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一五八冊目次

石經考一卷　（清）顧炎武撰　清康熙潘氏遂初堂刻亭林遺書十種本　〇〇一
嵩陽石刻集記二卷補遺一卷紀遺一卷　（清）葉封撰　清康熙刻本　〇一六
觀妙齋藏金石文考略十六卷　（清）李光暎撰　清雍正刻本　〇九三
分隸偶存二卷　（清）萬經撰　清乾隆三十四年辨志堂刻本　三七九
淳化祕閣法帖考正十二卷　（清）王澍撰　清乾隆秋水藕花居刻本　四二五

石經考一卷

（清）顧炎武撰

清康熙潘氏遂初堂刻亭林遺書十種本

石經考一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國朝顧炎武撰。考石經七種。裴頠所書者無傳。開元以下所刻。亦無異議。惟漢魏二種。以後漢書儒林傳之譌。遂使一字三字。爭如聚訟。歐陽修作集古錄。疑不能明。趙明誠作金石錄。洪适作隸釋。始詳爲核定。以一字爲漢。三字爲魏。然考證雖精。而引據未廣。論者尙有所疑。炎武此書。博列衆說。互相參校。其中如據衛恆書勢。以爲三字石經非邯鄲淳所書。又據周書宣帝紀隋書劉焯傳。以正經籍志自鄴載入長安之誤。尤爲發前人所未發。至於洪适隸續。尙有漢儀禮一碑。魏三體石經一碑。又開封石經雖已汨於河水。然世傳拓本尙有二碑。炎武偶然未考。竟置不言。是則千慮一失耳。

總序

東吳顧炎武輯

困學紀聞石經有七漢熹平則蔡邕魏正始則邯鄲淳晉裴頠唐開成中唐玄度後蜀孫逢吉等本朝嘉祐中楊南仲等中興高廟御書

漢石經

後漢書靈帝紀熹平四年春三月詔諸儒正五經文字蔡邕傳言六經刻石立于太學門外　儒林傳熹平四年迺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使天下咸取則焉注古文謂孔子壁中書篆書秦始皇使程邈所作也隸書亦程邈所獻也主於徒隸從簡易也謝承書曰碑立太學門外瓦屋覆之四面欄障開門於南河南郡設吏卒視之楊龍驤洛陽記載朱超石與兄書云石經文都似碑高一丈許廣四尺駢羅相接

蔡邕傳建寧中校書東觀遷議郎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學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訓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

盧植傳時始立太學石經以正五經文字植乃上書曰臣少從通儒故南郡太守馬融受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回穴臣前以周禮諸經發起粃謬敢率愚淺爲之解詁而家乏無力供繕寫上願得將能書生二人共詣東觀就官財糧專心研精合尚書章句考禮記失得庶裁定聖典刊正碑文歲餘復拜議郎與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竝在東觀校中書五經記傳　張馴傳拜議郎與蔡邕共奏定六經文字　宦者傳汝陽李巡等五人稱爲清忠巡以爲諸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更相告言至有行賂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者乃白帝與諸儒共刻五經文於石於是詔蔡邕等正其文字自後五經一定爭者用息

魏石經

晉書衛恒傳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恒祖敬侯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

魏書江式傳魏陳留邯鄲淳特善倉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閑理以書教諸皇子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之西其文蔚炳三體復宣校之說文篆隸大同而古字少異據衛恒書勢所言則三字石經非邯鄲淳書

晉石經

晉書裴頠傳轉國子祭酒奏修國學刻石寫經通典裴頠爲祭酒奏立太學起講堂築門刻石以寫五經

石經歷代存毀之迹

晉書趙至傳詣雒陽游太學遇嵇康於學寫石經（世說注嵇紹序曰先君在太學寫石經古文）

石季龍載記遣國子博士詣雒陽寫石經

魏書太宗紀泰常八年四月帝至雒陽觀石經　高祖紀太和十七年九月壬申幸太學觀石經　劉芳傳芳博聞强記兼覽蒼雅尤長音訓昔漢世造三字石經於太學學者文字不正多往質焉芳音義明辨疑者皆往詢訪時人號為劉石經　馮熙傳除車騎大將軍開府都督洛州刺史洛陽雖經破亂而舊三字石經宛然猶在至熙與常伯夫相繼為州廢毀分用大至頹落　崔光傳領國子祭酒神龜元年夏表曰石經之作起自炎劉繼以曹氏典論（魏志明帝太和四年二月戊子以文帝典論刻石立於廟門之外）初乃三百餘載計末向二十紀矣（接漢熹平四年乙卯至魏神龜元年戊戌計三百四十三年魏文帝黃初七年丙午至後魏神龜元年戊戌計二百九十二年）昔來雖屢經戎亂猶未大崩侵如聞往者刺史臨州多構圖寺道俗諸用稍有發掘基𡑞泥灰或出於此皇都始還尚可補復軍國務殷遂不存檢官私顯隱漸加剝撤由是經石彌滅文字增缺職忝胄教參掌經訓不能繕修頹墜興復生業倍深慙恥今求遣國子博士一人堪任幹事者專主周視驅禁田牧制其踐穢料閱碑牒所失次第量厥補綴詔曰此乃學者之根源不朽之永格垂範將來憲章之本便可一依公表光乃令國子博

士李郁與助教韓神固劉燮等勘校石經其殘缺者計料石功并字多少欲補治之後靈太后廢遂寢（通鑑云初洛陽有漢所立三字石經雖屢經喪亂而初無損失及魏馮熙常伯夫相繼為洛州刺史毀取以建浮圖精舍遂大致頹落所存者委於榛莽道俗隨意取之侍中領國子祭酒崔光請遣官守視命國子博士李郁等補其殘缺胡太后許之會元义劉騰作亂事遂寢）　孝靜帝紀武定四年八月遷洛陽漢魏石經于鄴

水經注漢碑五經立於太學講堂前悉在東側碑上悉刻蔡邕等名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隸三字石經魏初傳古文出邯鄲淳石經古文轉失淳法樹之於堂西石四十八枚廣三丈魏文帝又刊典論六碑附于其次

雒陽伽藍記開陽門御道東有漢國子學堂堂前有三種字石經二十五碑表裏刻之寫春秋尚書二部作篆科斗隸三種字漢右中郎將蔡邕筆之遺跡也猶有十八碑餘皆殘毀復有石碑四十八枚亦表裏隸書（與水經注言三字者不同）寫周易尚書公羊禮記四部又讚學碑一所竝在堂前魏文帝作典論六碑至太和十七年猶有四存高祖題為勸學里武定四年大將軍遷石經于鄴

雒陽記太學在雒陽城南開陽門外講堂長十丈廣二丈堂前石經四部本碑凡四十六枚（少二枚）西行尚書周易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論語三碑二碑毀禮記碑上有諫議大

夫馬日磾議郎蔡邕名（北章懷太子注後漢書所引𫝊之偽監記多論語一經　水經注以此爲魏正始中所立而蔡邕等名則在宣東與此不合）

北齊書文宣帝紀天保元年八月詔往者文襄皇帝所運蔡邕石經五十二枚即宜移置學館依次修立

周書宣帝紀大象元年二月辛卯詔徙鄴城石經于雒陽

隋書經籍志一字石經周易一卷（梁有三卷）一字石經尚書六卷（梁有今字石經鄭氏尚書八卷亾）一字石經魯詩六卷（梁有毛詩二卷亾）一字石經儀禮九卷一字石經春秋一卷（梁有一卷）一字石經公羊傳九卷一字石經論語一卷（梁有二卷）一字石經典論一卷三字石經尚書九卷（梁有十三卷）三字石經尚書五卷三字石經春秋三卷（梁有十二卷）後漢鐫刻七經著於石碑皆蔡邕所書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按皆魏二書皆云立三字石經此獨以爲一字則所謂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者安在耶）相承以爲七經正字後魏之末齊神武執政自洛陽徙于鄴都行至河陽值岸崩遂沒于水其得至鄴者不盈太半（按水經注伽藍記所列碑數中二十五兩四十八共七十三枚而北齊書所紀在鄴者五十二枚則不過失其二十一枚耳未至於不盈太半也）至隋開皇六年又自鄴載入長安（失載大象元年徙雒陽一節史書之誤也劉焯傳言自雒陽運至京師者爲信）置於秘書内省議欲補緝立於國學尋屬隋亂事遂寢廢營造之司因用爲柱礎貞觀初秘書監臣魏徵始收聚之什不存一其相承傳拓之本猶在秘府

劉焯傳運雒陽石經至京師文字磨滅莫能知者奉敕與劉炫等考定

襍著論跋

宋歐陽棐集古録目石經遺字古文篆隸三體凡八百二十九字後漢熹平中校定五經使蔡邕以三體書今其石亾失皆盡皇祐中有蘇望者得摸本左傳於故相王文康家取其完者而刻之莫辨其真僞也在雒陽蘇氏家

姚寛西溪叢語漢魏石經堙滅殆盡往年雒陽守因閲營造司所棄碎石識而取之凡得尚書論語儀禮合數十段又有公羊碑一段在長安尚書論語之文今多不同獨公羊當時無他本故其文與今文無異然皆殘缺已甚（与今洧此編同）

張舜民畫墁録嘉祐末得石經二段於雒陽城乃蔡邕隸書

邵氏聞見後録近年雒陽張氏發地得石十數漢蔡伯喈隸尚書禮記論語俱已壞缺

天下碑録漢石經尚書論語公羊在張奎龍圖家

趙明誠金石録右漢石經遺字者藏洛陽及長安人家蓋靈帝熹平四年所立其字則蔡邕小字八分書也其後屢經遷徙故散落不存今所有者纔數千字皆土壤埋沒之餘磨滅而僅存者爾按後漢書儒林傳序云爲古文篆隸三體者非也蓋邕所書乃八分而三體石經乃魏時所建也又按靈帝紀言詔諸儒

正五經文字刻石立于太學門外蔡邕傳乃云奏求正定六經文字既已不同而章懷太子注引洛陽記所載有尚書周易公羊傳論語禮記今余所藏遺字有尚書公羊傳論語又有詩儀禮然則當時所立又不止六經矣洛陽記又曰禮記碑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等名今論語公羊後亦有堂谿典馬日磾等姓名尚在據邕傳稱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乃奏求正定自書于碑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今石本既已磨滅而歲久轉寫日就訛舛以世所傳經書本校此遺字其不同者已數百言又篇第亦時有小異使完本具存則其異同可勝數耶然則豈不可惜也哉而後世學者於去古數千百歲之後盡絀前代諸儒之論欲以己之私意悉通其說難矣余既錄為三卷又取其文字不同者具列于卷末云

黄伯思東觀餘論漢石經與今文不同者殊多今略記之書女毋翕侮成人(今本女無侮老成人)保后胥高(今作保后胥感)女永勸憂(女誕勸憂)女有近則在乃心(今近作戕)女比猶念以相從(今作女分猷)各會中(今設中)爾惠朕曷祇動萬民以遷(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天既付命(今付作孚)曰陳其五行(汨陳)嚴恭寅畏天命自亮以民祇懼(今亮作度以作治)懷保小人惠于矜寡(今人作民于作鮮)毋兄曰(無皇曰)則兄自敬德(今兄作皇)曰以前人之微言(今作徽言)是罔顯哉厥世(今哉作在)文王之

鮮光(今作耿光)通殷就大命(迪殷集大命)論語意與之與(今意作抑)孝于惟孝(今于作乎)朝聞道夕死可也(今也作矣)是魯孔丘與曰是是知津矣(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耰而不輟子路以告子憮然(耰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置其杖而耘(今置作植)其斯以乎(其斯而已矣)譬諸宮牆(今諸作之)賈諸賈之哉(今賈作沽)又論語每篇各計其章數其最後云凡廿篇萬五千七百一十字又記諸家異文若曰在於蕭牆之內蓋毛包周氏於今論語無蓋氏毛氏書此石在雒宮前御史臺中年久摧散雒人好事者時時得之今張燾龍圖家有十版最多張氏壻家有五六版王晉玉家有小塊雒中所有者止此予皆得其拓本論語之末題云詔書與博士臣左立(劉本無立字)郎中臣書上臣下皆缺當是著書者姓名或云此即蔡邕書姓名既亾無以辨之獨刻者陳興姓名甚完又有一段公羊不知誰氏所得其末云谿典諫議大夫臣馬日磾臣趙陔議郎臣劉弘郎中臣張文臣蘇陵臣傅楨雜(雜未詳)谿上缺當是堂谿典也此蓋鴻都一字石經然經各異手書不必皆蔡邕也三字者不見真刻獨此一字者乃當時所刻字畫高古精善殊可寶重開元中嘗藏拓本於御府以開元二字小印印之與法書名畫同藏蓋唐世以前未錄前代石刻獨此見收其可寶如此

董逌廣川書跋石經下蓋蔡邕書如馬日磾輩相與

成之然漢隸簡古泼于法度亦後世不及趙綽曰唐
造防秋館時穿地多得石經故雒中人士逮今有之
國初開地唐御史府得石經十餘石此又唐末淪沒
之所出也

洪适隸釋

石經尚書殘碑

命（孔本作身）何及相（闕）散（孔作倫下闕）言白人維舊（孔舊上有求下闕二字）救（孔作求）
舊（下闕）有志女毋翕侮成人毋流（孔作汝無侮老成人無弱下闕）各共爾事
齊乃位度爾（孔作乃）口（下闕）民之承保后胥高（孔作感）鮮以不浮
（下闕）試以爾（孔作汝）遷安定厥國（孔作邦）今（孔無）女不（下闕）其或迪（孔作自）
自怨（孔作怨下闕）永（孔作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女何（下闕）之勞爾
先予不（下闕）于茲高后丕乃知（孔作崇）降爾疾白（下闕）能迪古
我先后（下闕）民女有近（孔作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下闕）與降
丕永於戲（孔作崇降弗祥嗚呼）今予（下闕）絕遠女比猶（孔作分猷）念以相從
各翕（孔作設）中（下闕）建乃家股（孔作盤闕一字）既（下闕）衆白女罔台民
（孔作無戲怠）勖（孔作懋）建大命今我（孔作予下闕）凶德綏（孔作嘉）績（下闕）今（孔無）爾
恵（孔作謂）朕（闕）栢（孔作宣）動萬民以遷肆上（下闕）乘（孔作隱）哉予其勖
（孔作懋）簡相爾念敬我衆朕不（已上盤庚三篇）
民中絕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付（孔作孚已上高宗肜日篇）厥遺
任（孔作王）父母弟不廸乃維四方（下闕）不衜于四伐五伐六
伐七伐乃（已上牧誓篇）
伊（孔無）鴻（孔作洪）水白（孔作汩）陳其五行帝（下闕）白建用皇極次六

白乂（孔作又）用三德（下闕）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下闕）食
二白貨三白祀四白司空（下闕）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
人無有（下闕）明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下闕）路毋偏
毋黨王道蕩蕩毋黨（下闕）為天下王三德（孔三上有六）一白正
直二（下闕）家而（孔無）凶于而國人用（闕）頗辟（孔作僻下闕）乃心謀
及卿（闕）謀及庶民（孔作人已上洪範篇）
維天命元（孔元作無遺）朕不敢有（下闕）爾時維天命王白告爾
（孔無二字）多（下闕）茲維（孔作洛）予維四方罔攸賓亦維爾（下闕）有手
于茲維爾小子乃興從爾遷王（已上多士篇）
畜（孔作稽）之艱難乃劮（孔作逸）乃憲（孔作諺）既延（孔作誕）不（孔作否）則侮厥（下闕）
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亮以（孔作度治）民祗懼（下闕）或怨肆高
宗之饗國百年（孔作享國五十有九年）自時厥後（下闕）功田功徽柔懿
共懷保小人（孔作民）惠于矜（孔作鮮下闕）酒（孔作滔）毋劮（孔作逸）于遊田
維（闕）共（孔作無滛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毋兄（孔作皇）白今日（下闕）厥不聖
（孔作聽）人乃訓變（孔變上有之乃）亂正刑（孔正上有先王之）至于（下闕）則兄白（孔作皇自）
敬德厥衜白朕之衜允（下闕）公白於戲嗣王臨于茲（孔監）
（上有其已上無逸篇）
道（孔作綏）出于不詳於戲君（闕）白時我（已上君奭篇）
我則致天之（已上多方篇）
常伯常任辟（孔作準下闕）亂（孔無）謀面用（下闕）于厥邑其在（下闕）有
會（孔作俊）心以敬事（下闕）王維厥（孔厥上有克）度（孔作宅）心乃（下闕）受茲（孔作此）
丕丕其（孔作基）於戲（下闕）旦以前（孔作已受）人之徽（孔作徽）言（下闕）訓德（孔德）

是罔顯哉（今作）厥世（下闕）王之鮮（今作耿）光以揚武王（下闕）之
人乃（下闕）名大保（下闕）通（今作達）殷就（今作集）大命在（下闕）非幾茲
即（下闕）（今作既）斷衣（今作衣）（已上顧命篇）

右石經尚書殘碑盤庚篇百七十二字高宗肜日篇十五字牧誓篇二十四字洪範篇百八字多士篇四十四字無逸篇百三字君奭篇十一字多方篇五字立政篇五十六字顧命篇十七字合五百四十七字熹平四年議郎蔡邕所書者漢儒傳伏生尚書有歐陽大小夏侯之學孔安國尚書漢人雖有爲之訓傳者然不立於學官永嘉之亂三家之書並亡故孔氏傳獨行以其書校之石本多十字少二十一字不同者五十五字借用者八字鴻艾勃猶之類是也通用者十一字於戲毋女之類是也孔氏叙商三宗以年多少爲先後此碑獨闕祖甲計其字蓋在中宗之上以傳序爲次也但云高宗饗國百年異爾范史云蔡邕以俗儒穿鑿經籍疑誤後學與堂谿典馬日磾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時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至有行賂改蘭臺漆書經字者靈帝乃從諸儒之請刊石立之太學天下咸取則焉碑高一丈廣四尺陸機洛陽記云碑凡四十六碑尚書周易公羊二十八碑其十二毀論語三碑其二毀禮記十五碑皆毀北齊徙之鄴都

至河陽岸頹半沒于水隋復載入長安有易一卷書六卷魯詩六卷儀禮九卷春秋一卷公羊九卷論語一卷未及補治而亂作營繕者至用爲柱礎唐初魏鄭公收聚之十不存一則石經之散亡久矣本朝一統時遺經斷石藏於好事之家猶崑山片玉已不多見今京兆轉爲鞏尉之鄉殘碑日益鮮矣予既作隸釋因以所有鏤之會稽蓬萊閣（闕）

[illegible]

石經魯詩殘碑

惟（毛作維）是褊心是以爲刺　葛屨（下闕）汾一曲言采其賣彼其之子美（下闕）之誰知（下闕）（毛作亦勿）之蓋亦勿思　園有棘其實之（下闕）父兮父（闕）曰嗟予子行役夙夜毋（毛作無）已尚（毛作上）慎（下闕）旃猶來毋死　陟岵三章章六句　十（下闕）兮（毛作兮）不稼不穡（毛作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下闕）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飲（今作坎）伐輪兮（闕下）毋食我黍三歲宦（毛作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下闕）宜女莫我肯勞（闕）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下闕）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闕）句　山有蓲（毛作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下闕）酒食胡（毛作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下闕）既見君子云胡其憂　楊（下闕）

右石經魯詩殘碑百七十三字魏唐國風數篇之文也與已（…）猗作兮貫作宦樞作蓲數字

又有一段二十餘字零落不成文惟有叔于田一
章及女曰雞八字可讀其間有齊韓字蓋敘二家
異同之說猶公羊碑所云顏氏論語碑所云盍毛
包周之比也漢代詩分爲四在東京時毛氏詩不
立學官隋志有石經魯詩六卷此碑既論齊韓於
後則知隋志爲然也

石經儀禮殘碑

東面主人下闕辛爵坐奠爵拜執下闕人盥洗升勝觚于
賓闕上拜受爵于筵前闕首公荅拜勝爵者立下闕勝
爵者執觶侍于闕公坐取大

右石經儀禮殘碑凡四十五字皆大射儀之文也石
磨滅字畫比它經不明白靈帝紀云詔諸儒正五
經文字刻石立于太學蔡邕傳則云奏求正定六
經紀傳既已不同陸機洛陽記所載但有尚書周易公
羊禮記論語爾惟隋志云後漢刻七經於石碑皆
蔡邕所書然日有一字石經儀禮九卷乃漢史傳
記之疎略也未央宮有曲臺殿天子射宮也西京
無太學於此行禮故后蒼著書說禮數萬言名曰
曲臺記今林中有遊德殿蓋便坐射之地而清
閟之燕啓訪治道率在於是殆與曲臺暗合古者
射爲六藝之一儀禮一經說射者兩篇後世非介
冑之士則不習與古殊矣勝觚勝爵云者勝蓋送

也

石經公羊殘碑

翬者何公子翬也闕何以不稱公下闕桓於是謂桓曰吾
爲闕矣隱曰下闕之之辭也然則孰立之石闕之石踖
板本作營立闕美大之之辭也棠者何濟闕之邑也曷爲下闕
仲子板本有也字桓未君則曷爲祭仲子闕爲桓立故下闕諸
侯四諸公者何諸闕者何天子三公稱下闕相處乎內
始闕者公放板本作於於此乎前此矣前下闕其成也曰吾成
敗矣吾與鄭人未有成板本有也字吾下闕後爲乎外取邑不
書此何以書久也下闕邾婁兄稱兄凡闕之大夫也此
下闕之邑也天子有闕諸侯皆從泰山闕而弟不日卒
赴而闕不告公曷爲與微者下闕大夫之未命者也
十年此公子翬也何下闕外於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於
內大惡諱小下闕國也何以不書葬隱之也何隱爾弑
板本作弑也弑下闕葬板本有以爲字不繫闕匡子闕鶉何以不地不忍
言已上隱公
何易之也易之則其下闕取周田也諱取已上桓公
十有四年何以闕記異也何異闕則至無王者則不
至有以告者曰有麕而下闕乎隱祖之所逮板本作聞闕所
見異辭所聞異辭所下闕不亦樂乎堯舜闕君子也制
春秋之義以已上哀公
有 傳桓公二年顏氏有所見異辭所聞異下闕何以

書記災也　世卒顏氏言君出則已入(下闕)顏氏無伐
而不言圍者非取邑之辭也　十(下闕)
谿典諫議大夫臣馬日磾臣趙陵議郎臣(闕一字)臣劉弘
郎中臣張文臣傅楨雜

右石經公羊殘碑三百七十五字自隱公四年至成公元年及哀公十四年之文也所書者皆是公羊氏傳辭而無春秋正經又有顏氏說石文斷續不可考繹蓋嚴顏異同之辨也以今板本校之惟易四字省四字爾漢注引陸機洛陽記云禮記碑上有馬日磾蔡邕名今此碑有堂谿典入人姓名論語碑亦有左立二人姓名陸氏所記未之詳也

石經論語殘碑

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下闕)本本立(闕一字)道生孝(下闕)曰道
千乘之國敬事(下闕)使民以時　子曰弟子(下闕)而有信
雖曰未學吾必謂(下闕)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下闕)與貢
(板本作抑)子之與子贛(板本作貢)曰夫子(闕五字)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
(下闕)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闕五字)禮節之亦不
(板本有可字)行(下闕)焉可謂好學已矣(下闕)(板本作也已)而無諂富而無
驕(下闕)告諸往而知來(下闕)人之不(下闕)章(已上學而篇)
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闕)(下)乎(板本作於)學世(下闕)孫問孝於
我我對曰毋違樊遲(闕一字)何(下闕)生(下闕)葬之以禮祭(下闕)
以別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下闕)勞有(下闕)孝(下闕)廋哉

人焉廋(板本有哉字)　子曰溫故而知(下闕)子(下闕)器子貢問(下闕)
乎異端斯害也已　子曰(下闕)子(下闕)曰何為則民服孔
子對曰(下闕)之(下闕)子曰書云孝于(板本作乎)惟孝友于兄(下闕)也
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下闕)(已上為政篇)
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林(闕十一字)與(下闕)
與對曰不能子曰(闕五字)山不如林放也射(下闕)曰起予
(板本有者字)商也始可(下闕)子曰(下闕)殷禮吾(下闕)也知其說(闕一字)天
下也其(闕一字)不諸斯乎(下闕)如神在(下闕)於二代郁郁乎(下闕)
太廟(下闕)子知禮(下闕)禮(闕)也(下闕)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
(下闕)往(下闕)門國(板本作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闕一字)管氏(下闕)知禮
(下闕)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闕一字)出曰(下闕)無道也久(下闕)觀

之哉　凡廿六章(已上八佾篇)
人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板本有也字)　子曰富與貴是
人之所欲也(下闕)顛沛必於是　子(闕一字)未見好仁(板本有者字)
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下闕)過也各於其黨(闕二字)斯
知仁矣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也(板本作矣)(下闕)子懷刑小
人懷惠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子曰能以禮(闕)
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
而已(下闕)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子曰三年無
改於父之(下闕)(已上里仁篇)
有三年之愛於(闕一字)父母(下闕)
用心難矣哉(下闕)君子(板本有下字)有惡子子曰有(板本有惡字)惡稱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

人之惡者惡居下（板本有流字）而訕上者惡（闕）之則不孫遠
之則怨　子曰年卌（板本有而字）見惡焉其終也已　凡廿
六章（已上陽貨篇）
枉道而事人何（闕字）去父母之國（板本作邦字）（闕）景公待孔子
曰若季氏（下闕）了曰鳳兮鳳兮何而（板本作如字）德之衰也（板本）
（闕字）往（闕字）可諫也（板本無）來者猶可追也（下闕）（板本無）恍東（板本作車）者爲
誰子（板本）（闕）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板本有也字）
是知津矣（闕）若從避（板本作辟）世之士哉擾（板本作耰）不輟子
路（板本有以字）以告（板本有夫子）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下闕）羣不
分孰爲夫子置（板本作植）其杖而耘（板本作芸）子路拱而（闕字）止子路
宿殺雞（下闕）禮（板本作義）如之何其廢之也（板本無）欲絜其身而亂

石經考　十七

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下闕）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
慮其斯以乎（板本作而已矣）謂虞仲夷佚（板本作逸）隱居（下闕）少（闕）陽擊
磬襄入于海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下闕）（作數）
（已上子篇）
交於子張子（闕字）曰子夏（闕字）何對曰子夏曰可者（闕字）諸
距（板本作拒）（闕字）子夏曰雖（闕五字）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下闕）其事
君子學（下闕）子夏曰小人之過（下闕）曰（闕）子夏曰大德（闕字）
出入可也　子游（板本作游）（闕六字）子（下闕）君子之道焉可（闕字）有
（闕字）有卒者其唯聖人（下闕）仕而（下闕）曾子曰吾聞諸（板本有夫字）
子人未有自致也者（板本作者）必也親喪乎（闕字）子曰（下闕）如
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闕字）紂之（闕字）善（闕字）是其（板本）

（作仲尼）（闕字）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板本作隆）於地在
人賢者志（板本作識）其（闕）告子貢（闕字）貢曰辟諸（板本作譬）宮牆（板本作牆）
之牆（闕字）窺見室家之好夫（下闕）尼不可毀（闕字）人之賢者
丘陵也（闕字）踰也仲尼日月也（闕）一言以爲不知言不
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下闕）（已上子張篇）
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板本作無）以萬方萬方有（闕一字）（板本有）
（闕字）在朕躬（下闕）心（闕）所重民食喪（闕字）寬則得衆敏則
有功（闕字）則說（闕）不驕威而不猛子（闕字）曰何謂惠而不
費子曰（闕字）民之（下闕）尊其瞻視儼（闕字）而畏之斯不亦威
而不猛乎（下闕）（已上堯曰篇）
凡廿篇爲五千七百一（闕字）字

石經考　十八

貫（板本作貢者）諸貫之共包周（闕字）蓋肆乎其肆也（闕一字）
周（闕）曰（闕二字）而在於蕭牆之內盡毛包周無於（下闕）
詔書與博士臣左立郎中臣隊表
工陳興刻
右石經論語殘碑九百七十有一字前四篇後四
篇之文也每篇必叶其章終篇又總其字又（以章）
毛包周有無不同之說以今所行板本校之亦不
至甚異其文有增損者其字亦有假借及用古者
有字異而訓不遠若置其杖貫之哉若漢人作文
不避國諱成宗諱志順帝諱保石經皆臨文不易
樊毅碑今守斯邦剡經砌來臻我邦之類未嘗爲

高帝碑也此碑邪君爲兩君之好何必上文廿之邪尚書安定廄邪皆書邪作國疑漢儒所傳如此非獨遠疑此碑也水經云光和六年立石於太學其上悉刻蔡邕名魏正始中又刻古篆隸三字石經蓋諸儒受詔在熹平而碑成則光和年也隋志有一字石經七種三字石經三種其論云漢鐫七經皆蔡邕書又云魏立一字石經其說自相矛盾新舊唐志有今字石經七種而注論語云蔡邕作又有三字石經古篆兩種蓋唐史以隸爲今字也觀其字畫之妙非蔡中郎輩不能爲以黃初後來碑刻比之相去不啻霄壤豈魏人筆力可到當以水經爲據三體者乃魏人所刻儒林傳云爲古文篆隸三體者非也史稱邕自書丹使工鐫刻今所存諸經字體各不同雖邕能分篆隸然備衆體但文字之多恐非一人可辦史云邕與堂谿典楊賜馬日磾張訓韓說單颺等正定諸經今公羊論語之後惟堂谿日磾二人姓名尚存別有趙䖍劉弘張文蘇陵傅楨左立孫表數人竊意其間必有同時揮毫者予詳究遺字公羊詩書儀禮又在論語上劉寬碑陰王曜題名則公羊詩書之屬行也黃初孔廟碑則論語之苗裔也識者當能別之

張縯石經跋蔡邕本傳稱邕自書丹於碑不言爲何體書今世所傳皆爲隸體至儒林傳序則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注云古文謂孔氏壁中書以續考之孔壁所藏皆科斗文字孔安國當武帝之世已稱科斗書鮮能知者其承詔爲尚書五十九篇作傳爲隸古定不復從科斗古文邕獨安能具三體書法於安國之後三百年哉漢建武時杜林遊地河西得古文尚書一軸當儒共傳寶之一軸已爲世所珍如此熹平距建武又幾載乃謂六經悉能爲古文非其情也或以邕以三體參稽其文而書丹於碑則定爲隸亦如孔安國之書傳耶儒林傳序疑字有誤者初邕正定六經與堂谿典等數人同受詔今六經字體不一當是時書丹者亦不獨邕也姑識其末以俟博識君子

唐明皇御書孝經

金石錄唐明皇注孝經四卷天寶四載九月八分書

見存西安府學

唐石經

舊唐書文宗紀開成二年宰臣判國子祭酒鄭覃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時上好文鄭覃以經義啓導稍折文學之士遂奏置五經博士依漢蔡邕刊碑列於太學創立石壁九經諸儒校正訛謬上又令翰林勒字官唐玄度復校字體又乖師法故石經立後數

十年名儒皆不窺之以爲蕪累甚矣

新唐書鄭覃傳始覃以經籍刓謬博士陋淺不能正建言願與鉅學鴻生共力讎刊準漢故事鏤石太學示萬世法詔可覃乃表周墀崔球張次宗孔溫業等是正其文刻于石　高重傳爲祭酒與鄭覃刊定九經于石　儒學傳序文宗定五經鑱之石張參等是正訛文

唐會要大和七年二月五日敕唐玄度覆定石經字體十二月敕於國子監講論堂兩廊創立石九經并孝經論語爾雅共一百五十九卷字樣四十卷　開成二年八月國子監奏覆定五經字體官翰林待詔

唐玄度狀准太和七年十二月五日敕覆定九經字體今所詳覆多因司業張參五經文字爲準其舊字樣歲月將久點畫參差傳寫相承漸致訛謬今依字樣參詳改正諸經別有疑闕舊字樣未載者古今體異雖篆隷不同總據說文即古體驚俗近代文字或傳寫乖訛今與校勘官取其兩由纂錄爲新加九經字樣一卷請附于五經字樣之末從之

新唐書藝文志張參五經文字三卷唐玄度九經字樣一卷

中興書目字樣一卷開成丁巳歲唐玄度撰序曰奉詔覆定國子石經字體刪補張參五經文字不其疑改舊未載者撰成一卷凡七十六部（[illegible]）

蜀石經

成都記僞蜀孟昶有國其相毋昭裔刻孝經論語爾雅周易尚書周禮毛詩儀禮禮記左傳凡十經于石其書丹則張德釗楊鈞張紹文孫逢吉朋吉周德貞也石凡千數盡依太和舊本歷八年乃成公穀則有宋田元均所刻古文尚書則晁公武所補也胡元質宗愈作堂以貯之名石經堂在府學

玉海蜀石經周易後書廣政十四年歲次辛亥五月二十日（[illegible]）公羊傳後書大宋皇祐元年歲次己丑九月辛卯朔十九日己巳畢　僞蜀相毋昭裔

取唐太和本刻石於成都學宮與後唐板本不無小異乾道中晁公武參校二本取經文不同者三百二科著石經考異亦刻於石張㚟又校注文同異爲石經注文考異四十卷

晁公武石經考異序鴻都石經自鄴遷雍遂茫昧于人間唐太和中復刻十二經立石國學後唐長興中詔國子博士田敏與其僚校諸經鏤之板故今世太學之傳獨此二本爾按趙清獻公成都記僞蜀相毋昭裔捐俸金取九經琢石於學宮依太和舊本令張德釗書皇祐中田元均補刻公羊穀梁二傳然後十二經始全至宣和間席貢又刻孟子參焉今考之

孝經論語爾雅廣政甲辰歲張德釗書周易辛亥歲
楊鈞孫逢吉書尚書周德貞書周禮孫朋古書毛詩
禮記儀禮張紹文書左氏傳不誌何人書而詳字闕
其畫亦必爲蜀人所書然則蜀人之立石蓋十經其
書者不獨德釗而能盡用太和本固已可嘉凡歷八
年其石千數昭裔獨辦之尤偉然也公武異時守三
營嘗對國子監所摹長興板本讀之其差誤蓋多矣
昔議者謂太和石本校寫非精時人弗之許而世以
長興板本爲便國初遂頒布天下收向日民間寫本
不用然有訛舛無由參校判知其謬猶以爲官既刊
定難於獨改由是而觀石經固脫錯而監本亦難盡

石經考　二三

從公武至少城寒暑一再易節暇日因命學官讎校
之石本周易說卦乾健也以下有韓康伯注略例有
邢璹注禮記月令從唐李林甫改定者監本皆不取
外周易經文不同者五科尚書十科毛詩四十七科
周禮四十二科儀禮三十一科禮記三十二科春秋
左氏傳四十六科公羊傳二十一科穀梁傳一十三
科孝經四科論語八科爾雅五科孟子二十七科其
傳注不同者尤多不可勝紀獨計經文猶三百二科
述其文理雖石本多誤然如尚書禹貢篇夢土作乂
毛詩日月篇以至困窮而作是詩也左氏傳昭公十
七年六物之占在宋衛陳鄭乎論語述而篇舉一隅

示之衛靈公篇敬其事而後食其祿之類未知孰是
先儒有改尚書無頗爲無陂改春秋郭公爲郭亡者
世皆譏之此不敢決之以隱姑兩存焉亦鐫諸樂石
附于經後不誣方將必有能考而正之者
洪邁容齋隨筆孟蜀所刻石經其書淵世民三字皆
闕畫蓋避唐高祖太宗諱也
范成大記考異併序凡二十一碑在石經堂中
宋開封府石經
玉海宋仁宗至和元年八月十六日己酉以皇姪右
屯衛大將軍克端書國子監石經以上所寫石經論
語求書石國子監監欲於紹宗宗將從其請二年九

石經考　二四

月十五日功畢上之賜銀幣
仁宗命國子監取易詩書周禮禮記春秋孝經爲篆
隸二體刻石兩楹　至和二年三月五日判國子監
王洙言國子監刊立石經至今一十五年上孝經刊
畢尚書論語見書鐫未就乞促近限畢工餘經權罷
從之　嘉祐三年五月十五日王洙言大理丞楊南
仲石經有勞賜出身六年二月　日國子監言篆學
章友直篆石經畢詔補試將作監主簿友直不願仕
賜以銀絹五月以同篆石經殿中丞張次立與堂除
書目石經七十五卷楊南仲書周易十書十三詩二
十春秋十二禮記二十皆具真篆二體

周密癸辛雜識汴學即昔時太學舊址九經石板堆
積如山一行篆字一行真字
宋高宗御書石經
玉海紹興十三年二月內出御書左氏春秋及史記
列傳宣示館職少監秦熺以下作詩以進六月內出
御書周易九月四日上諭輔臣曰學寫字不如便寫
經書不惟可以學字又得經書不忘既而尚書委知
臨安府張澄刊石頒諸州學十四年正月出御書尚
書十月出御書毛詩十六年五月又出御書春秋左
傳皆就本省宣示館職作詩以進上又書論語孟子
皆刊石立于太學首善閣及大成殿後三禮堂之廡

廡　繫年錄十三年十一月丁卯秦檜奏前日蒙付
出御書尚書來日欲宣示從臣時上寫六經論孟皆
畢因請刊石于國子監仍頒墨本賜諸路州學詔可
淳熙四年二月十九日詔知臨安府趙磻老於太
學建閣奉安石經真碑石于閣下墨本于閣上以光
堯石經之閣爲名朕當親寫參政茂良等曰自昔帝
王未有親書經傳至數千萬言者不惟宸章奎畫炤
耀萬世崇儒重道至矣上曰太上字畫天縱冠絕古
今五月二十四日磻老奏閣將就緒其石經易詩書
春秋左氏傳論語孟子外尚有御書禮記中庸大學
學記儒行經解五篇不在　大學石經之數今搜訪舊

本重行摹勒以補禮經之闕從之六月十三日御書
光堯御書石經之閣牌賜國子監
元史中所致遠傳西僧楊璉真加作浮圖於宋故宮
欲取高宗所書九經石刻以築基致遠力拒之乃止
見存杭州府學
晁公武石刻古人尚書
晁公武古文尚書序秦變前代法制以來凡曰古者
後世寖乎無聞書契之作同始於伏羲然變狀百出
而不復之若者亦已多矣尚書一經獨有古文在豈
非得於壁間以聖人舊藏而天地亦有所護不忍使
之絕滅中雖遭漢巫蠱唐天寶之害終不能晦蝕今

猶行於人間者豈無謂邪況孔氏謂尚書以其上古
之書也當時科斗既不復見其爲隸古定此實一耳
雖然聖人遠矣而文字間可以概想則古書之傳不
爲浪設予抵少城作石經考異之餘因得此古文全
編於學宮遂延士張奐倣呂氏所鏤本書丹刻諸石
是不徒文字足以貽世若二典曰若稽古之類學者
可不知歟嗚呼信而好古學于已　訓乃有假蓋前牒
所令方將配孝經周易經文之古者附於石經之列
以故弗克第述一二以示　好奇字者識又安知
世無楊子雲時乾道庚寅仲夏望日

嵩陽石刻集記二卷補遺一卷紀遺一卷

（清）葉封撰

清康熙刻本

史158-016

嵩陽石刻集記二卷 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國朝葉封撰。封字井叔，黃州人。順治己亥進士，官至工部虞衡司主事。是編乃康熙癸丑封官登封知縣時作也。登封地在嵩山南，故其所錄碑刻，以嵩陽爲名。考此書初出之時，顧炎武、潘耒皆嘗譏之。炎武之言曰：開母廟石闕銘，重曰二字出楚辭遠遊篇，所謂言之不足而長言之也。井叔誤以爲重日，而言是年月一行。案此一行今存六字，二年之下，重日之上，空石未鐫，益明其非紀日矣。耒之言曰：太安二年後魏中嶽廟碑，今在登封縣。天寶十四載少林寺還天王師子記，今在少林寺。井叔石刻集記不知何以遺此。其說誠然。然炎武金石文字記，採此記者不一而足。而景日昣說嵩金石類亦全用此記。古今金石之書，其備載全文者，在宋惟洪适之隸釋、隸續，在明惟陶宗儀之古刻叢鈔、朱珪之名蹟錄、都穆之金薤琳琅，在

國朝惟顧炎武之求古錄、陳奕禧之金石遺文錄、葉萬之續金石錄。其餘不過題跋而已。此書錄取碑文，便於參考。漢嵩山太室神闕銘、開母廟石闕銘、少室神道石闕銘，以及唐之則天封祀壇碑、夏日遊石淙詩，歐陽、趙、洪皆失載，而此記能收之。洪書但載漢魏，歐、趙二錄僅迄五代，此書載及宋金元明。東魏嵩陽寺碑文，取譌耶，矩譌短，馴譌巡，苑譌菀，洋譌庠，此書能是正之。王士禎蠶尾集有封墓誌，稱其精確，雅說文訓詁，工於篆隸。又稱其手輯嵩志二十一卷，復旁求漢唐以來碑版文字，別爲石刻集記二卷，辨證精博，人比之劉原父、薛尚功。則當時亦重其書矣。

竹素之留與天壤相敝嗟乎是亦一大
極也夫余因之有所感矣天下事其同
于石刻者何限然或志有不存則相與
置之耳今迹此以察公之志與其行事
則無小大動靜以及民物之生遂政治
之柔剛風俗之醇漓既已皆擇其宜而
措施之審其規畫而調劑之其精神所
寓又寧僅石刻之搜輯而已哉後有君
子循覽三復于此集知公之見諸事者
不遺于理考之藝者必衷于道存其言
者必求其人鑒其瑕者不掩其善謀于
物者必貞之以悠久覽一端而究觀其

之政且固以知

家姪弟耿介拜手撰

序

葉子慕廬先生之宰嵩陽取其境內石刻無大小古今完闕悉身至蒐覽摹搨置署中退而摩挲其間考世次別臧否錄其書法之善者或不甚善而其人名世其詩文卓爾者亟褒之間有人無足數而不斥置者以其文與書之工也自漢及唐苟不至於剝蝕殆盡則悉爲登載不能全收者節錄數

語及姓名歲月書成適予以嵩志之役見招入署吏屬相訂命爲之序夫觀人者必于所好好古者尤重其器識俗吏濡首簿書一無所嗜雖神禹嶽瀆之文宣王岐陽之石鼓無當于目棄之如遺而陽慕名高者遠搜遐取以夸于人妍媸無別猶珠與沙礫同器猶之無好也陽城太室天地之中古帝后巡遊公卿扈從往往置離宮別邸高賢棲遯仙館梵宇交錯互置其間遺珉殘石大抵雷霆水火戰鬬之餘樵虎牛羊磨牙礪角樵夫牧子輩釋耜支枕之用不爲之錄日就銷亡其他不論即如武后封禪壇碑義淨戒壇銘徐浩嶽廟殘碣數十年前猶存而今絕無片字慕廬曰此宰之事也起而錄存之非必不可已之事乎歐陽永叔趙德父鄭漁仲有集古金石之編蒐輯論定有裨史傳

前乎此者北魏酈善長引註水經時存碑版之目今百不一存猶賴記載使後人知其崖略慕廬猶是志也鈴太清淳化諸帖重摹鐫勒雜以僞書猶寶藏之若拱璧矧當日親書歷數千年于此者乎至于簡閱審定不苟登錄自有卓然之見歐趙諸公不得專美于前予因念人之學術神志必有獨至之處蓄于中而形見于外不自知其然而然所

以古之器人者舜于造次不意之間今于境內之石刻收錄之若是其無棄民也夫于石刻之善者而寶惜之若是其無棄賢也夫抑于不盡善者而含短錄長若是其無棄材也夫率是道也可以宰天下予于慕廬觀其大矣癸丑暮春秀水同學俞汝言拜撰

自序

說者謂金石之壽不及竹素盖以陵谷變遷風雷薄蝕水火兵革之摧燒苟遇一焉金石輒不可保而竹素則失于彼者或存乎此其勢固不俟已雖然設有一二留傳不惟得其事辭並其形神亦存乎其間則金石之重抑豈竹素之所能及哉惟是同爲千萬年之物而嶧山之銘咸陽之鑄不能與岣嶁銅槃等貴則是金石所傳者又以其人其文爲足重耳嵩山居天地之中昔時君子過從不少顧所傳碑碣不能多有其至今存者或又不能盡善此求訪遺文貽示來世誠不易易也予忝守斯邑間以公暇歷覽諸勝凡古石刻皆得蒐而觀之大抵唐人之筆佳者十七宋人而下姸不勝媸予念名山勝地遠者難至既多託諸臥遊而古刻之

存者世亦無由盡見日月逾邁益此再湮豈不重可惜歟因爲集而記之以貽好事者名之曰嵩陽石刻集記輯其可傳之書敘論以識之俾世之覽者如身履其地而鏡其原委焉亦庶幾觀古之一助爾嗚呼嵩于晉宋之代密邇京國漢唐諸君廵幸屢及宏其磨崖勒銘不可勝數乃志傳所載唐世諸篇已多湮沒即如[illegible]戒[illegible]今[illegible]人[illegible]所碑在明嘉隆間猶存今[illegible]不可復得如是而使古文之壽僅留竹素故可悲矣好古之士得不以今之所存者爲尤重哉

康熙十有二年歲次癸丑仲春楚黃葉封題于仰嵩堂

凡例七則

一敘次先篆書次隸書次正書次行書而一類中又以御書御製奉敕居前餘各以年月次第之間有以類相從者如唐金剛諸經及宋諸題名是也類從之中亦各以年月次第之金元以下所收不多不分正行但以年月

一書家惟晉有晉唐次之此米南宮有寶晉之名也西晉都洛去嵩最近乃絕無其碑其歲久湮沒耶抑書法盛于渡江以後而當時或少耶今僅存東魏大平一碑亦隸書則亦南朝梁武之[illegible]及北齊諸碑大抵出于鄙人之手劣甚不足錄也

一唐人如李邕有盛名其所撰嵩嶽寺碑此碑一云胡英書已不可得今所存者惟徐浩一碑爲名筆宋儒次之餘不甚著然凡屬唐以上者悉在所錄即書未能佳或損蝕甚者亦分別節錄備考自宋以下則有去取云

一名蹟原重人文而集古不刻以字爲主故如武后張易之之之旅李林甫蔡京之之姦而因其書之善者姑從錄入

不以人廢也至若盧鴻一之銘韓愈歐陽修諸公之題
記高風偉望掛日月行而其書皆湮沒無傳則有存之
浩歎而已今並存其名以託景行之意
一凡文筆應系撰人名而茲集石刻以字爲主則應系書
人名今據書姓氏可考者詳註銘爲之下其目錄悉系
以書人姓氏觀者辨之勿以其與志互異也
一登邑于嵩南故稱嵩陽今所錄皆其在南者也其嵩北
界連偃師鞏[illegible]昇仙太子碑
以其在嵩北分界不著其目矣

一自漢至唐凡石尙存而不可搨或未收者及志載其題
文當時有碑碣而今無存者悉錄其目曰紀遺附後備
考

孫監氏識

嵩陽石刻集記目錄

楚黃葉　封井叔氏編次
同學俞汝言右吉氏參訂

東漢 篆書

開母廟石闕銘　闕名

少室神道石闕題名　闕名

東魏 隸書

嵩陽寺碑 附唐初題名　闕名

唐一 隸書

潘尊師碣文　□□□

嵩陽觀紀聖德碑　徐浩

會善寺戒壇記　陸郢

唐二 正書

天后詩書碑　王知敬

夏日游石淙詩 刪九首　薛曜

封祀壇碑　薛曜

金剛經 節録　王知敬
永泰寺庭西石幢 節録　闕名
梵網經 節録十條凡五十一行　□□
陁羅尼碑　高岑
王徵君口授銘　王紹宗
秋日晏石淙序 節録　闕名
少林寺牒　闕名
大證禪師碑 節録　徐浩
少林寺厨庫記　崔琪
游嵩高靈勝詩 附宋王[illegible]　尉遲汾
唐二 行書
秦王告少林寺教　署名 太宗皇帝
會善寺戒壇碑　敕廿四字 代宗皇帝
少林寺碑　裴漼
永泰寺碑 節録題額　荀望
道安禪師碑 節録　宋儋

景賢大師身塔石記　釋溫古
靈運禪師塔碑 附題額十五字　釋勤□
宋一 正書
真君祕誥　闕名
真武經　宋傅
宋二 行書上廟寺碑記
中嶽醮告文　劉太初
中天崇聖帝碑 節録[illegible]　白憲

重修中嶽廟記　駱文蔚
會善寺重修佛殿碑 節録題名　王正己
宋三 行書下題名條著
嵩陽宮石柱題名 十一條附明一條
紀聖德碑陰題名 一條
潘尊師碣陰題名 十五條
戒壇碑石題名 一條
石淙題名 四條

文昌宮壁題名 四條 文彥博
少林寺詩 釋妙潛
三十六峯賦 黃庭堅
達磨頌 蔡京
署書題名

金

重修中嶽廟碑 郝□
聖竹林寺羅漢洞記 釋廣眞

元

少林禪師裕公碑 趙孟頫
據公茶榜 釋溥光
海市詩 丘□□

明

過少林諸詩 四首 王輂
嵩嶽道中詩 節錄一首 潘恩
少林漢栢二詩 區大相

少林寺題名 唐□□
廟寺諸詩 四首 王士裕
游嵩即事詩 黃輝
少林道公禪師碑 節錄題銘 董其昌
登嵩詩 節錄一首 傅梅

附紀遺 自漢至唐止

東漢

中嶽廟石闕銘 此下不錄碑□僅存而未錄入集者

北魏

會善寺浮圖銘

北齊

碑樓寺碑
少林寺碑
會善寺碑
龍華寺石幢
嵩嶽寺石幢

唐
永泰寺庭東石幢
會善寺碑
淨藏禪師身塔銘
大證禪師碑　盧元卿
岑禪師舍利塔碑　高迥理
告成斷碑
李嶠大周降禪碑　此下三文見嵩志而石今無存者
崔融啓母廟碑
楊炯少姨廟碑
陳子昂潘尊師碑頌
李邕嵩嶽寺碑
盧鴻一四銘
釋義淨少林寺戒壇銘　張侏
韋行儉中嶽廟記
李方郁新修中嶽廟記

李華中嶽越禪師塔記
楊栖許由廟碣
韓愈登封縣尉盧殷墓誌銘
韓愈天封觀題名　附宋歐陽修跋
中嶽廟斷碑　徐浩
會善寺石柱題名

嵩陽石刻集記選目 裴帖應依此目

嵩陽石刻集記予已具列全目矣其指在詳于備考以著山材苟不至甚劣而難辨者皆錄之若以書法論則不無甲乙之觀也今逐其最者另列如左諸篆隸書概不收入俾大雅君子搨表披尋亦較簡易焉是又予志所斤斤爾康熙癸丑季夏朔葉廬葉封并叔氏識

唐

秦王告少林寺主教 署名 太宗皇帝

戒壇敕 二十四字 代宗皇帝

天后詩書碑 王知敬

夏日游石淙詩并序 詩刻 薛曜

封祀壇碑 薛曜

王徵君口授銘 王紹宗

少林寺碑 裴漼

道安禪師碑 四條 宋儋

大證禪師碑 二條 徐浩

梵網經 十條 □□

陀羅尼碑 高岑

狀嵩高靈勝詩 附宋王觶跋 尉遲汾

宋

中嶽醮告文 劉太初

眞君誥 闕名

眞武經 宋傅

嵩陽宮石柱題名 九條

大宋皇祐 蘇舜元 余與子由

范陽祖無擇 癸丑蒙濟明 濮陽李孝稱

文及甫 政和改元 原武邢倚

祀聖德碑陰題名 一條

涌上盧漢條

潘尊師碣陰題名 四條

少室野夫 李禹卿 于與范仲武

李公麟

戒壇碑旁題名一條

石淙題名一條

宣和甲辰　王仲嶷

文昌宮題名一條

權發遣京西　政和甲午　左武大夫

達磨頌十六字　黃庭堅

君書題名　蔡京

金

重修中嶽廟碑　郝□

元

少林禪師裕公碑　趙孟頫

海市詩　丘□□

明

過少林有感詩二首　王㠯

游少林飲酒詩　□大相

中嶽廟詩　王士崧

游嵩卽事詩　黃輝

史158-027

楚黃葉　封井叔氏編次　男　逍復　挍

東漢篆書

開母廟石闕銘 按嵩高志開作啓崔融啓母廟碑云漢避景帝諱改啓之字曰開

□□□開母廟□□神道闕□太守□□朱寵丞零□泉陵薛政五官掾陰林戸曹史夏效監掾陳修長西河圜陽馮寶丞漢陽冀祕俊廷掾趙穆戸曹史張詩將作掾嚴壽佐左福

□□□□□□百川柏鯀稱遂□□□□□□浩浩下民震驚□□□□□□禹玄九山禮旅□□□□□□漢山辛癸之間□□□□□□斯民同心濟□□□□□□□□暨又遭亂秦□□□□□□□焉神䎽彼飛雉□□□□□□符瑞靈支挺生□□□□□□穆清與雲降雨□□□□□□□不歇比性乾坤□□□□□□我君千秋萬祀□□□□□山銘功昭眂後昆□□□□延光二年□月

重日

□□□□□□□德洋溢而溥優□□□□□□則文耀以消搖□□□□□□皇極正而降休□□□□□□芬茲楙于圃疇□□□□□□木連理于芊條□□□□□□胙日新而累熹□□□□□□咸來王而會朝□□□□□□九域□共修治□□□□□□祀聖母虖山隅

右開母廟石闕題銘今見存篆書凡三十二行前題名十行行七字內第三行止六字以少室石闕所刻銜名參考之則此各行亦上無闕文也後二銘共二十二行內前銘十行年月一行行十二字今止存六字後銘今止存九行每行以志載本文考之所闕多寡不齊今亦止存六字○按嵩高志云啓母廟石闕在啓母石正南漢安帝延光二年潁川守朱寵造闕銘載藝文今以志載本文考之前銘每行又闕三字蓋又迻其原石一層矣後銘尤參差益闕後神□亨而䬠格釐我后以萬祺于□樂而悶□承歷載而保

史158 028

之四句又志未載末連理十箏條六字及前題名附
記于此○又按闕式以石條纍砌如墻而闕其中石
質甚粗劣空地間刻雜花紋亦不工細即本篆文亦
未盡善也但嵩山絕無漢時碑偶此與少室石闕同
為最古悉錄之以備考○搖叶夷周切條叶徒繆切
朝叶張流切隅叶魚侯切蘇古韻也孫治與祺之為
一韻但與朝隅隔韻相叶又一體耳修條本文俱从
亻並附記之

少室神道石闕題名

□□林芝□日月而□□□□□三月三日郡陽城縣興治
神道□□□□君丞零陵泉陵薛政五官掾陰林戶曹史
夏效監廟掾辛述長西河圜陽馮寶丞漢陽冀祕俊廷掾
趙穆戶曹史張詩將作掾嚴壽廟佐向猛趙始

右少室神道石闕題名篆書在少室東邢家鋪西今
可辨搨者凡二十一行行四字以郡陽城縣推之則
郡字上似應尚有二字以丞零陵以下與啟母廟闕
參考之則似無闕文也按薛政等銜名與啟母廟題
名大同小異其同為漢安帝年間物無疑矣但有題
名而亡其銘辭以臆度之其□□林芝至三月三日
四行似爲所題之尾而郡陽城縣一行乃起首處也
識以俟考○闕式與啟母廟闕同

東魏 隸書

嵩陽寺碑 附碑陰行題字

中嶽嵩陽寺碑銘序

夫至理空淨非大智無以識其□法身凝□非妙有無以
感其像故託金軀于至敬之國啓慈雲于多士之世顯皮
紙骨筆之重半偈亡身之貴是以須達崇善填金佈優
王仰戀鑄檀寫真斯皆聖人留軌爲物樹業故然乃遺形
入方匿景慈頂有大德沙門生禪師苞三空以歸真濟法
流而御世控三車而發迹深常樂而復執隱顯無方流浮
崧嶺道風遠被德香普熏乃皇帝傾心以師食朝野望風
而居鄉此山先來未有塔廟禪師將欲拔引羣生永辭沸

設公殷祭品遊記炎猶下茲壩地剏立禪場當中狀之要
害對衆衢之徑外乃北背高峯南臨廣陌西帶溶潤東本文作柬
接修林于太和八年歲次甲子建造仰監築立塔殿布
置僧坊略渡地榮公王卿士咸發□向之心凡厥庶民抗
賓喜捨之志司空公裴行爵在齊都欽承師德願歸中國
爲寺擿王本願既從雲歸□□禪師乃搆丁善寶塔二十
五層始就七級綵差中止而七□之永遠望則迢亭巍峩
仰參天漢近覩則□嵬儼巍□巍絕聖自佛法光興未有

斯壯也禪師指麾成之匪日□師□後雖復各工巧匠無
能叫其蜿蜒禪師大弟子沙門純倫證一法師並妙思獨
臻禪智難建總軌四依律□□書覺華散藻戒香氛馥與
諸同志以師遺功成茲洪業分□餘塼更□兩塔並各七
層仰副師願殊特妙巧鑿刻秀出塔殿宮室尼羅舉布內
外間錯□生□□十方所儀無量億數□□全爲相裁玉
成象即毫竹瓊碧瑩爍丹彩絢耀色煥□□光炳宇宙異類
衆多周匝皆鑄金龕房禪室側□環繞僧門通門前後樓榭
增廊重複氣衍本文作瓌瑛透迤規而有偕矩本文作短而有則溝霤
覺泉四廻甘果翔萸長條松峯何益也荷花竹翠葉紅蓮
徵安碧漱淥流潔激異禽騁本文作騁歌飲啄相鳴碩學名賢
踵武相望引吭清誦列佇法言共鐘一扣應與四集唄響
八飛香煙似霧度礴禪□六時席綴方爲衆聖萬劫之靈
場入篳十方三世之死本文作苑闡也天平十二年四月八日倫
臨一統乃刊石樹碑雕飾尊像鐫貽嘉福顯彰聖像高廷
大沙門純證法師忠悅體道□珠皎潔仁智明敏器宇汪

汗本文作洋開妙思于三空之表□其如于四忍之外接引群
生舟航于海宇諸邑莫結立大寧整飭壞圮像造白玉像
一龕容樹侍御判剛錯麗妙匠精巧三十二滿八十好相
色撿耀靈光暉夜夜以諸勝善仰資皇帝曁后無窮國境
泰寧太后德被蒼海永保仁齡洎捨一衆同登我淨若見
若聞等一常樂傷盡發塵後窮來際咸銘此碑其詞曰明
明大聖皎皎無著至□至妙湛然常寂無像本文作儀隨形各應
世七步舉手播宣苦諦聲光振動濯我塵勞作息雙林終

至寶勝金像石寢塔像勃興香資遐邇多寶踊昇爲模範
楷承劫祇承維人沙門權機應傳英風秀朗弘道常作道
德芳烈帝后欽裕構造寺基初野傷務鶩當作遠擧妙喜近
光祇樹唯聖唯賢爰依爰附德光來蘇天龍慶仰城芥千
空此基無夾
大唐麟德元年歲次甲子九月甲子朔十五日庚申從嵩
陽觀移來會善寺立　按此一十字正書別勒碑末
右嵩陽寺碑銘東魏天平二年刊石唐麟德元年移
立于會善寺者也無撰書姓名按文內如東爲東矩
爲短則爲廻死爲葬洋爲序等字則其非名筆可知
然筆法頗合風致嵩自啓母諸闕漢篆外絕無唐以
上者故備錄之○又按此碑上截刻佛相雕鏤殆躬
佛相隆起餘地鑿下此文刻于下截當碑四分之一
其字之上方又刊窣方六寸許深入一二寸許蓋其規
製亦迥異于後代也北齊諸碑亦率類此
隸書

潘尊師碣文
唐默仙中嶽體玄先生太中大夫潘尊師碣文并序
雍州司功王適撰序弟子中嶽道士司馬承禎書
古稱列仙自貴常尚矣或解形默遯或鍊氣昭升然業有
代殊古將今遠聞之者不見見之者不留世智以局宇增
疑神人以客化爲貴故其道彌大其迹彌乖非理契實通
精存玄覽者不可得而論已尊師諱師正貴鄉青山里人也
族潘氏名師正字子真唐嵩山上清之全真者也尊師體
元和之精含太素之氣延靡之久景光苑盧客曰此天階
之秀非世貴者既而生有仙骨幼無童心足蹈靈文手垂
遐邇風儀嵩說文嵩高也而弓切秀挺殊幽貞年十二遍春秋及禮
見黃老之旨薄儒墨之言自以天心已返於十三喪母
氏孝填相以泣血伏塚瀝血推心藴維大孝嚴天非負土
之哀阻終崇德寶致碣之基大業五年回手謝俗啓金丹
之術祈玉清之宗抑栖霞練服露苟以康栽身外無影骨
間有聲時丹鼎真人王君居在茅山山有華陽洞天學仙

史158 031

之所乃負笈潛往結草幽居受祕錄于金壇奉玄文于石
室上君以尊師名著紫簡業蘊黃丘指以所居告歸中嶽
于是竭來上國負趾中經教陰冥之雙泉龍陽崖于二室
寢冥孤宙垂將十年以其標欲尚通隱逝或至縣崖以
遐睇窮絕界而擇幽僻逍遙谷者有古仙之迹雖罕見前
抗升天之階北谷空蒙（本文作冡）洞入冥之路于是因林石結
茅構燒楓柏而戒辭練松茯以存精志遐翔雲神合浩氣
谷沆瀣以龜息吸甯皇以龍蟄千古不留丹田已見冥宗

五紀遐與代殊想望三清悠感寶京會上元三年天皇大帝
幸洛都驛嵩阜禮三元之闕徵六甲之圖尊師以道有所
申責有所屈竟不屑命對以無爲後年邈隊許京爲想太一
室願言霄極佇降雲軺師仍隱几謝以闕疾令謁登元冠
月維孟冬天子迺卬遲竟心以整軒御萬騎雲羅六龍天
飛靖碧瑤之壇訪至人之道會師于嵩陽觀嵩頂大冊金
輪聖神皇帝潛光寶緯佇興瑤房洽所齊閑之遊遂契紫
九之妙究蘂羽從齋心致禱既而皇谷[illegible]尚淡乃
[illegible]洞涔乃眄風伯淨警雨師空巖日月按碧以流光星
辰環拱而列曜柟（說文作柟[illegible]）紫霄以承玉華闢丹徒而交
翠旗天步移清雲居攸止鵠崖絕以抗室亦松森而環階
藥銚絕煙無若火化林扉擁霧有同巢居天皇乃亭結茅
御蹕水訪大人之際究性命之元欣然順風數以碩景處
情遐佇欲罷不能爰制有司就師立觀即于逍遙隱谷建
隆唐焉神皇稚尚優閑孔懷祕訣每洗心谷道探賾求真
希步景于青元想餐霞于紫府嘗致書曰九宮神祕頃已

通其大綱太乙紫房猶未解其旨尊師微言蓋答祕世
莫闡明年仲春上又以乘輿步輦致師于洛城西宮繹羅
圭之禁林造上陽之傑閣龍香竟路羽蓋駢臨天子側席
疇宮虛坐宜寧是日八風微景五雲卿靄萬姓騰踏以聳
瞻百神翁習而發肉真與聖冥默與時接逖聽于古斯其
一焉者矣尊師言旋攀石梁之幽阻神容動思賦瑤
池之清歌遐延孔懷恐而不及乃降制命以嵩陽觀爲奉
天宮死接隆唐地鄰隱谷左闕偃遊之路右啓尋真之門

冇陛直于雲扃紫微通于煙幌大帝于是排閶闔弛鉤鞅
起嶢嶢御嶙峋屏中侍肅外臣若忘天下窅然踰旬後年
復降師下金闕亭問三洞之階稽七真之祕神皇親饗金
鼎而獻丹書五芝雲駿八桂霜麋允執天師之禮以旌問
道之勤又以功德事咨于宗臣乃于太子甲第建弘道之
壇老君前宮立玄元之觀二名稟于師曰雙楊題于帝筆
有制居德道統其綱將以光振玉冊慶洫（洫當作溢）瓊府上乃
降雲宇幸觀風命百寮儆九部丞衣冠趨而鋼路咽鐘鼓奏

而天津沸龍旗鶴蓋紛以揮霍倏寘宗妃忽其倏閃須臾
聲散景滅若循麻庭月曙煙飛已乎鹵谷斯亦上九不疑
之遯反。無跡之行焉其後乘輿幸陽山宮必儆竊嚮之
問尊師沒見絕跡不降河宗之居躋甫對雲霓想遺塵之
況忽乎玄道遐緬若日庭之修響永淳元年正月乙未告
胡風翳乙夜雲滅忽而有聞若萬籟聚徐而聽之則五音
繇井大帝之樂聲節玄都之儀制中使具以狀聞帝因潘
尊師其升乎即日駕幸奉天上諸虛室帝子屑踊于舍陛

金陵于實峯嶺咸用谷生陰黃竹申悲丘陵有時尋而高
宗厭世乘彼白雲我師寧極獨守玄牝後年季夏。日謂
弟子曰吾獲保茲錄于今五十餘年靈貺任公傳鶴蕭然
傳吾不接前乘之尊亦庶幾乎[illegible]各登玄籙身歷
太陰升玄之[illegible]信吾命也見[illegible]又[illegible]天盤嗚舉山
椎鑪眾各翊日師曰吾其蛻矣乃闔門入靜端坐焚香凡
生于晦日隮于甲命香水投青橙木苻蘭易振紫綬曰反吾
漸設之典[illegible]矣學年將化留此下卸歸吾石室乃遺形隱

異濟神幽欸（說文有所吹起許物切）于時紫氣氛氳以易燭紅雲藹
索而上延郁行芳藻流昇煙靄之表若有人焉聖神皇帝
聞而興感乃降寶命式旌松扃曰去年冬晚軒皇之駕不
延今歲秋奠廣成之居又示以此哀悼情何可任闔太中
大夫追謚曰體玄先生斯國禮也尊師業尚盡常淵忠幽
深理心專天所寶脫齒絕聖棄智不曜其光故真威冥冊
珍圖祕學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若乃崇標曠迹遐情
遠識忘懷白雲蓬觀蒿閭每歎曰大丈夫豈[illegible]不能拔

身霄嶺滅景雲林而疲痾此山以須世主吾之過乎遂欲東求蓬萊孤舟入海竭天皇敦篤斯道祈款逾深遲躕山隅絕策未往既而金格有命鑣轡遐臨於戲爷姑射有神人堯輕天下空峒有至道軒屈順風玄真高蹤萬古同德何其盛哉尊師有弟子十人並儀階之秀然鸞姿鳳骨彤悲雲松者唯潁川韓法昭皆稟訓緇庭密受瓊室專太清之業遺下俗之儔谷汲芝耕服勤于我蓋歷歲紀也昭等永惟尊師靈迹洞業高蹤邈古而棄世往矣其若之何乃

琢石幽山申頌玄德其頌曰漢帝得道白日登天赤松度世紫嶽乘煙業秘千古精淪九仙真蹤誰嗣猗吾尊玄 其一

體玄誰何保骨大楨沖而神秀幼有至德實性鴻騫寔心寂忍玄風獨邁白黃無稱 其二 金陵福地茅山洞天高真靈景終古貞全寥寥人寰渺渺丹玄惟我師友負笈往焉 其三 始受玉書即入瓊室機先體二道惟得一學備青台化窮丹術餐霞允矣抱景期畢 其四 玄真有命黃丘是躍煙駕來歸雲林卒止深光藏密寞儀異質巘嵲與居衆岡而已 其五 有唐天子樂我雲儒芝駕羽蓋蜺旌鳳旂齊心來謁契道忘筌瑤池一去鼎化千年 其六 煌煌女希繼天而立黑龍既濟丹鳳攸集宗我仁師緬懷真級紫房閶道青元遐翔 其七 玄功聿就洞業克成青童縞鶴絳虯來迎撫申阡辭臥丹霄行去去金闕悠悠玉清 其八 巖幽澗冬秀岑寒少君斯舉青子時來貞松雲鬱虛室霞開永言千載歸鶴徘徊

大周聖曆二年太歲己亥二月八日建立

右潘尊師碣文王適撰道士□馬□□書在老君洞南即志所稱逍遙谷也用筆稍肥姿致遒媚文亦清麗可誦錄之

嵩陽觀紀聖德碑

大唐嵩陽觀紀聖德感應頌

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左僕射兼右相吏部尚書崇玄館大學士集賢院學士[illegible]副大使修國史上柱國

臣林甫上太中大夫[illegible]河南水陸運使上柱國賜

紫金魚袋兼東京留守判留司尚書省事臣裴迥題額
城中之人有四道焉之首而王者統焉方外之人有五神
焉之目而學者用焉非道也無以致神非神也莫能感聖
自炎師水官軒訪崆山宥苑谷陽雒御河上丘猶私一巳
之利雁觴來之尊或得之而不存或求之而不及則未有
弘心六合玄化被于海隅爲覽九重異人條于闕下密傳
偉契恭役神功端拱紫庭坐進金鼎如我開元大寶聖文
神武皇帝之至盛也蓋德邁者其業崇道弘者其化博上

初戢巨難慕容閒以爲唐堯盛理致人而巳矣乃留心物
表結志于是乎帝典上綱罔不畢備及夫 戎夏敉寧黔
又以爲軒昊上德而巳矣乃致清靜復朴於是乎
偃甲韜衣少于無欲故載歷二紀功包九皇乃將有與人
方士不名而至者儼然而進自臣聞符者太初之先也皆
有受命握符 君于茂後代聖人膺其外爲打翼僊其中
爲尊養故其驗有不亦之名金丹爲長生之要是以降
茲道典聞陛下承紫氣之眞宗接玄神之遺範下檢之文

已備金丹之驗未彰天將授之其在今矣上覽其議而告
之言朕聞神丹者有埏埴生靈化五轉太乙得之爲上
帝之伯元君得之爲下教之所必折假無爲之功仵自然
之力乃可就矣于是考靈跡長驅庭以爲嵩陽觀者肅採
之宅頂保衛之樓臨直中天絕璅之上記烈神延遊之所
挹玄合幽冥之非會陰陽之所亟浚懷住之所往還丹竈
畢堂往往而在乃命道士孫太沖親承密詔封投眞訣
之日按圖于天府二之日陳爐于山壇然後俾太乙啓爐

陵陽傳火積炭于庭下投藥于鼎中同以扃鑰密其窗戶
除先不容人跡牢固自河尹官屬邑宰吏寮日封封泥手
連羣將太沖乃與中使薛履信銜命而東涉河洐過蒙羽
羅丹赫然開已八轉矣明年從樂於緱氏山廿歷太子廟
行且千里歸巳十旬然後剋日聚觀開封發鼎餘燼未滅
其役鍊之功煉毀之效又知何爲舜至降御詞陳說冊紫
泥來表祭忽飛大乡而下俗纘紛接座祠官瞻供史寫
睟靈既瞻荅有如此者其餘瑞鶴郁雲祥光丕符匪朝伊

久久可勝記按中丹經云金華符成感光鼎就則有朱烏
呈異白日激輝斯非類乎九轉既畢馳驛以獻聖上方齋
戒穆清齋心虛白神期應會如合契焉于是三事百寮奉
觴稱賀曰陛下撫羣黎而歸壽域上真降絲休而報聖德
神丹二御與天無極且夫弘化至道先烈也還風太初昇
運也異人委質聖感也靈藥薦壽天符也此四者皆圖帝
載所未聞焉微臣預春秋之徒忝申甫之地上清事隱非
典冊之敢微大淵功成豈周頌之能紀強銘琬琰永播乾

坤其辭曰太古今上皇千歲兮一君自軒轅兮獨往遂歷
代兮無聞有唐兮英聖六葉兮十紀惟天寶兮合符故濟
風兮變始嵩有峯兮穎有獨支靈氣兮集德壇會聖可兮
效神丹神丹御兮福庭會虹蜺旗兮紫雲蓋臨萬邦兮綿
億載

天寶二載二月五日建　按此九字篆書

朝散大夫檢校尚書金部員外郎上柱國臣徐浩書

右紀聖德感應頌李林甫撰徐浩書在嵩陽宮按上

世良貺云書爲徐浩古隸與帝隸法絕相類雖以肉
勝亦自有態可寶也予以爲書法遒整無一懈筆論
者謂其力如怒猊抉石渴驥奔泉信哉故備錄之○
又按此碑高大左右旁刻花紋亦甚工細在風日
中歷代久遠而絕無損蝕又其獨異者

會善寺戒壇記

嵩山會善寺戒壇記

汝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陸長源撰

嵩高得天下之中也所謂名山福地異人靈跡往往而有
漢有閒高僧掘貝多子于西峯一年化因爲寺閣遂爲
寰中之勝境又有尚岑中斷豁爲石門飛流縈回以懷薦
綺分森疏以布護先是有高僧玄同律師一行禪師繇林
嶽之勝仰瞻九寶之穹窿迺下直以結壇構廊廡植甍
修琉璃爲寶地遠溝五佛北思惟戒壇思惟爲以帶存目
多樹下思惟因名貝多爲思惟卽三花之義在此自河洛
陸爾塔廟踰稷上歸安國寺臨壇大德乘如終綜業廣東

律道尊古度有緣法既登勒慨慈揮堅道秀開微旨有公
甲命安國寺上座藏用聖善寺大德行嚴會善寺大德靈
珍惠海等住持每年建方等道場四時講律藏用上人遂
躅備寺高僧獨邁美殿塔之處麗賞泉石之勝絕其跡不
衍其教益弘于是鐘梵相聞幡蓋交蔭豈獨鏟峯名教空
說遊公之行跃潤精舍延道林之跡時貞元十一祀龍
集乙亥大火西流之月也河南陸郢書

右戒壇記陸長源撰陸郢書在會善寺代宗手敕碑

陰按袁宏道嵩遊記稱其隸法遒逸今觀其書蹤逸
潘彌然筆頗秀健無可卑時陸惠曾似附宗儀書史
會要亦稱郢善書詳見趙明誠金石錄存之

唐二 正書

天后詩書碑

大唐天后御製詩一首 并序 五言

從駕幸少林寺覩先妃營建之所倍切煢衿 當作營矜 逾悽遠
[illegible]本題作幸用遊悲懷

[illegible]遊余躬行賞出關開實俗攢峯落霞低插浪旋日宮
疏潤戶月殿啓扉金輪轉金把香閣飄香天鐘吟輕吹
發幡搖薄霧徐谿遐類多少山紅所野花花無年影蓮
塔有仁[illegible]定頓仁[illegible]何[illegible]遊城慈[illegible]與福緒于此衆
歸依汎長不可靜泣血竟何追

大唐天后御製書一首

朕敏對闕失序號慕山林靜寂梵宇清虛晏坐經行想當
依念弟子前隨奉駕過嵩岳所觀寶塔以徘徊覩先妃之

伊業萬修之所猶未畢功之一見[illegible]歲兼集帶光寶樹
歲淒風樹之哀[illegible]泉而更積寒泉之思弟子日[illegible]
鎮切[illegible]倍[illegible]之[illegible]切骨
之哀未極[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永淳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司門郎中太孫諮議王知敬書

右天后詩書各一首共一碑王知敬書在少林寺按

知敬有小楷書金剛經今在寺壁間字多剝落而此

碑獨完好如新

夏日游石淙詩十七首

夏日游石淙詩并序

聖製

若夫圓嶠方壺涉滄波而靡際金臺玉闕步玄圃而無階

唯聞山海之經空覩神仙之記爰有石淙者即平樂澗也

爾其近接嵩嶺俯屆箕峯瞻少室兮若蓮睇潁川兮如帶

既而躡崎嶇之山徑蔭蒙密之藤蘿洶湧洪湍落虛潭而

送響高低翠壁列幽澗而開筵密葉舒帷屏梅氛而蕩燠

疏松引吹清炎服以含涼就林藪而王心神對煙霞而滌

塵累森沈丘壑即是機深淼漫滄流還浮竹葉之酌而

弋懷登造石而如樓洞門今開溢千年之芳醑山腰半坼

吐十里之香粳無煩崑閬之遊自然形勝之所當使人與

俗殊各寄琅篇庶無滯于幽棲冀不孤于泉石各題四韻

咸賦七言

侍游應制

內史臣狄仁傑上

宸暉降望金輿轉仙路崢嶸碧澗幽羽仗遙迎鸞鶴駕帷

宮直坐鳳麟洲飛泉灑液恒疑雨密樹含涼鎮似秋老臣

預陪玄圃宴餘年方共赤松遊

奉宸令臣張易之上

六龍驤首曉駸駸七聖陪軒集潁陰千丈松蘿交翠幕一

丘山水當鳴琴青鳥白雲王母使垂藤斷葛野人心山中

日暮幽巖下泠然香吹落花深

鸞臺侍郎臣李嶠上

羽蓋龍旗下絕冥蘭除薜幄坐雲扃鳥和百籟疑調管花

發千巖似畫屏金竈浮煙朝漠漠石床寒水夜泠泠自然

碧洞窺仙境何必丹丘是福庭

鳳閣侍郎臣蘇味道上

瑤輿泉嶺擁千官仙洞靈谿訪九丹隱暎源花迷近路分
危巖竹掃危境黽崖對聳霞文駁潦本文作瞭水交飛雨氣寒
日落宸襟有餘興徘徊周覽既歸鑾

夏官侍郎臣姚元崇上

二室　金光地險均霜陰日處天中石泉石鏡恒留月山
鳥山花競逐風扇王久謝瑤池賞漢主懸慙玉樹宮別有
祥煙作佳氣能隨輦蓋共蔥蔥

鳳閣舍人臣崔融上

洞口偃嚴類削成泉香石冷晝含青龍旗晝月中天下鳳
管鼓雲此地迎樹作帷屏陽景驕芝如宮闕夏涼生今節
出豫臨玄圃明月陪遊向赤城

奉宸大夫汾陰縣開國男臣薛曜上

山洞幽尋更是天朱霞綠景鎮韶年飛花藉藉迷行路囀
鳥遙遙作管弦霧隱長林成翠幌風吹細雨即虹留作紅迷
此中碧酒恒參聖浪道崑山別有仙

通事舍人臣沈佺期上

金輿旦下綠雲衢綵殿晴臨碧澗隅溪水泠泠雜行漏鐵
煙片片遶香爐仙人六膳調神鼎玉女三漿捧帝壺自昔
汾陽紆道駕何如太室覽真圖

大周久視元年歲次庚子律中夷賓十九日丁卯左奉宸
大夫汾陰縣開國男臣薛曜奉敕書

右夏日遊石淙詩并序序天后自製薛曜奉敕書刻
石淙北岸上崖壁立臨水揭者鑿穴崖麓架木為棧
以登之原詩十七首今錄其佳者八首餘從刪○今

刪聖製是太子顯相王旦武三思張昌宗閻朝隱崔
彥伯楊敬述于季子九首○按書史稱武后嘗作字
嘗出新意增減前人筆畫為十九字當時臣下章奏
與天下書契咸用其字而文氏停雲館帖載石淙跋
唐人奉上方處通天[illegible]金輪御劍始[illegible]字今
帖歲月皆用其體當以書史十九字為[illegible]出篇與
廿七日晏石淙序及[illegible]日月
初人聖生[illegible]年正臣載國等字[illegible]依正

文苑定

封祀壇碑

封祀壇碑并序

春官尚書監修國史上柱國梁王臣三思奉敕撰朝散大
夫行春官郎闕
惟闕乾坤之大也炭一元而列五嶽帝皇之大寶也朝萬國
而禮百神然則歷考河圖傍稽洛識衆篇建極之義闕地
羲農軒頊氏往堯舜禹湯氏作邦畿則千八百國封禪則

七十二君睢臨日觀之岫緩越天齊之嶺猶且鳴□動驛
闕
二花玉樹遙分神女之臺五色金芝下秀仙人之窟仰
通上帝之境俯枕中樞之創風靈萬載徵萬歲而無闕霜
露千秋闕乃之日可以名玉帛可以勒銀繩建顯號而旋
[illegible]谷飛英登而騰茂實其睢我大周乎大祖無□孝明闕
[illegible]天之祕發運騰海而首出躍龍泉而尚視秦街元氣分
寶位于玄宮登步太階受珍圖于黃屋均兩曜而齊明德
一闕天册金輪聖神皇帝陛下御極作后聰明爲辟心爍

爲月從風塔而乘時足敷于花自龍宮而應運垂大造于
沙□鼓闕位肝縣負宇懸符啓夏之徵瑞星闈祥送門
庚之兆皆稱天浮紫氣知夫帝之將興地聚虹□表朱宮
之受命闕之因業聚祥符萬歲夫來之果延妙相于丹扆
降法身于紫極須彌常樂輪風循八柱之天寂闕圖開創
由滅羽雜之闕踊躍石鏡于丹霄聖小漸開湘沫泉于和
浪空潮仍月非闕竹箭之流廻時措六街[illegible]道花之嶽澱
仍劍形之王遠訪闕至德掩于百代宏猷超于萬葉謳歌

舜[illegible]考符瑞于堯終獄訟膺期還休徵于舜碑人窗四闕
之劍五宰九房之蜀闕宮片待于輿之議懸寶恩而不闕
運去際而獨建雖嶮峻竹若龍柱之臨空反宇中垂似雲
出之琰□臥翔支屋闕紺席于鶴渚開紫壇于龜浦蒼龍
飛闕鉤陳廻雙闕之前翠鳳矯張玉輦下三川之上山分
虎據指□□而□壤水控闕之野開玉帳而鈴上命金嶮
而拜將營分水月烽銜彭蠡之濱陣起山虹參廓洞庭之
野二監縱思七國連環纏張闕山梯驅鴻蒐而縣鳳駕太

若浪井常沸雲聚鎮涌流珠竿匹練玉難儔偶西聖而爲
薊龍東皇而保祚承雲湛露 闕 奕飛龍遠叶高陽之代鬼
焉無以秘其奧造化所以同其節鮑泡象浦幾居废劍之
中細柳蟠桃未出□歲之外掩 闕 庭而失所銅掌銘于漢
日金莖營于魏代空尚神仙之望無階風化之美未有殊
方逆裁爭馳就□之心異俗翹誠並 闕 峪嶢而上秀山光
拂迴疑覆鼎之黃雲珠影浮空似臨圭之白日銅冊鐵郵
凌幽駕險石砮玉璞蹴煙蹕□□滔龜委 闕 鹿銀麋年歲

於帝闕龍編刻壤遥通洛陽之峯梁都疏闕遠控路鳥之
水跗鶩蛇豕之恭或縱豺狼之虐蹋戈轉 闕 毗俗皇風遂
與取八桂若摧枯廓略寶遁緣一一琢如拉朽煙塵息而九
區靜文軌同而萬方泰至若瘵嚴霞 闕 至落喈草秀鳳飛
木落丹花翠柳迷宇宙之春光玉露金風澄山川之秋氣
提鑾門山大步敞雕軒而多覽瑜蓮 闕 陟登而俗卑高天
聆而先聞因衆之願厚地俯而更馴降下之端史韠知惕
中變無飛鄉竹所以焚科燕衆由其懺誠 闕 集堆玉來而

啟冢奔龍飛白水赤伏至于劉亭風集岐山丹書下于姬
户今皇圖錄于七寶天冊彰于萬歲陶虯□列 闕 頭燕領
既棄于阿閣牛尾狼題方馴于禁禦山車澤馬湊仙掖而
騁閶丹鰍黃銀擁神州而駱驛祥蓂候月□瑚朔而無 闕
騎蹄孫既成不名而自來絕代洪緣因無齒而不出于是
三□嵩發聽萬方翹首發今陳碑草之儀天子周宗祟之禮
闕 百寮集□龍闕者南聚宸儀迎蹕俄流黃道之蹕仙遊
遥亞忽降丹穹之液以天冊萬歲二年丟□紀候 闕 三

界有昭蘇之樂皇恩與和氣同泛帝澤共祥雲俱灑東封
玉關極速而蓄幽文物聲明振天而動地皇王之 闕 之禮
法駕出銅駝之道人神分衛飛蒙茸而走陸梁萬騎齊驅
摧浮雲而燃轉電虹霓作其旌旆霜雪爲其劍戟 闕 轄宮
紋野笙鏞交太一之壇帳殿獻山鐘鼓沸天中之邑聖皇
乃端瑤璧降蹕與幸行殿而度宵契□神而日想 闕 祥光
下燭金沙孕彩依緣道而分暉玉醴浮甘委行廚而蓋潤
仁壽于□峯仙裔于丹嶠木生連理氣長同踰 闕 射

牛之蹤□鑊望歆于翠珹騰帝徽于紫嶽煙雲動色標紀
跡于丁年宙可流恩合殊私于萬禎臣寮熙□□陶闕隆
而頌德肸蠁兔彖而懸恩所冀皇猷永固將九地而齊貞帝
壽長隆與三天而共遠其詞曰洪鑪始闢大象初甄日濬
壤地人柱承天江河噴薄日月迴旋三微遞作五運更遷
其一文物既敘皇王有作正位乾坤 闕 弃三皇俱陳五帝各
起壇場白魚符瑞蒼麥徵祥降臨太室空陟神崧其三玉册
延祥金龠馭極壇壝 闕 中千花霧塔七寶□宮偃周法界

上達虛空長懸佛日永息魔風其五峻極于天蟠盤于地漠
肆徒羅廣廸與至白□勝仙 闕 壘跡蒼龍希陪□薙願作
雲封蒿輪欲□芝詰俄從其七鳳歷祚年雖周考日法觀將
偈來與乃出埽望□門□蹠 闕 璋旌旗焰焰宮徽鏘鏘天
其八浮瑞日地燭神光其九古樹三花仙巖萬歲銀繩是勒金□
斯瘞柔鴛九皇功起 闕

右封祀壇碑武三思奉敕撰薛曜書在縣內萬羊岡

按此碑結構遒密較石淙碑文凡三十六行下
截三尺餘剝落已盡文義難屬今于每行其處註闕
字以識之其碑內書名今亦模糊邑人傅君作礪始
于舊本內有薛曜書名以此為据拓石諦觀猶可識
也

金剛經 節錄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
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世尊□□□衣持鉢入舍衛大城

乞食於其城中次第乞已還至本處飯食訖收衣鉢洗足
已敷座而坐

須菩提於意云何須陀洹能作是念我得須陀洹果不須
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須陀洹名為入流而 闕 菩提于
意云何斯陀含能作是念我得斯陀含果不須菩提言不
也世尊何以故斯陀含□□□往來而實無往來是名斯陀
含須菩提於意云何阿那含能作是念□□□那含果不
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 闕 那含須菩提於意云何阿羅漢

能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不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
□□有法名阿羅漢世尊若阿羅漢作是念我得阿羅漢
道即為著我人衆生壽者世尊佛說我得無諍三昧人中
闕我是離欲阿羅漢世尊我若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世
尊則不說須菩提是樂阿蘭那□□□須菩提實無所行
而名須菩提是樂阿蘭那行
大唐咸亨三□□□□□□月戊午朔三日庚申校書郎少
內監丞城門郎虞部員外郎守蘄王友直弘文館王知敬

奉敕書
右金剛經王知敬奉敕書在少林寺殿後壁字多剝
落今節錄之 按書史知敬工正行草峻利豐秀尤
善署書
永泰寺庭西石幢
今為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敬造陀羅尼幢
右石幢在永泰寺殿庭中東西各一此其在西幢也
幢八角上方一面題此一十一字字末作錄以備考

當時款識其下方刻尊勝陀羅尼經節錄如左
佛頂尊勝陀羅尼經
佛告帝釋言此呪名淨除一切惡道佛頂尊勝陀羅尼能
除一切罪業等障能破一切穢惡道苦
佛告天帝若人能書寫此陀羅尼安高幢上或安高山或
安樓上闕尼優婆塞優婆夷□□男族姓女於幢等上或
見幢或與幢相近其影映身或有風吹陀羅尼幢等闕塵
墮惡道地獄畜生□□王界餓鬼阿修羅身惡道之苦皆

悉不受亦不為罪垢之所染汚
大唐大曆九載歲次甲寅八月廿九日建施主清河張超
并妻彭城劉氏歸依
右尊勝陀羅尼經有序文剝十會善寺庭西石幢
名也無書人姓名字多剝落今節錄之
梵網經御 節錄三解凡四十一行
梵網經盧舍那佛說菩薩心地戒品
若佛子見一切衆生犯八戒五戒十戒毀禁七逆八難

切犯戒罪應教懺悔而菩薩不教懺悔共住同僧利養而共布薩一衆住說戒而不舉其罪教悔過者犯輕垢罪

若佛子自盜教人盜方便盜呪盜盜因盜緣盜法盜業乃至鬼神有主劫賊物一切財物一針一草不得故盜而菩薩應生佛性孝順心慈悲心常助一切人生福生樂而反更盜人財物是菩薩波羅夷罪

若佛子自謗三寶教人謗三寶謗因謗緣謗法謗業而菩薩見外道及以惡人一言謗佛音聲如三百矛刺心況口自謗不生信心孝順心而反更助惡人邪見人謗是菩薩波羅夷罪

若佛子故食肉一切肉不得食斷大慈悲性種子一切衆生見而捨去是故一切菩薩不得食一切衆生肉食肉得無量罪若故食者犯輕垢罪

若佛子以惡心故放火燒山林曠野四月乃至九月放火若燒他人家屋宅城邑僧房田木及鬼神官物一切有主物不得故燒若故燒者犯輕垢罪

若佛子自佛弟子及外道人六親一切善知識應一一教受持大乘經律應教解義理使發菩提心十發趣心十長養心十金剛心一一解其次第法用而菩薩以惡心瞋心橫教二乘聲聞經律外道邪見論等犯輕垢罪

若佛子應以好心先學大乘威儀經律廣開解義味見後新學菩薩有百里千里來求大乘經律應如法爲說一切苦行若燒身燒臂燒指若不燒身臂指供養諸佛非出家菩薩乃至餓虎狼師子一切餓鬼悉應捨身肉手足而供

養之然後一一次第爲說正法使心開意解而菩薩爲利養故應答不答倒說經律文字無前無後謗三寶說者犯輕垢罪

若佛子初始出家未有所解而自恃聰明有智或恃高貴年宿或恃大姓高門大解大福饒財七寶以此驕慢而不諮受先學法師經律其法師者或小姓年少卑門貧窮諸根不具而實有德一切經律盡解而新學菩薩不得觀法師種姓而不來諮受法師第一義諦者犯輕垢罪

若佛子一切不得受別請利養入己而此利養屬十方僧
僧別受請即取十方僧物入己八福田中諸佛聖人一一
師僧父母病人物自己用者犯輕垢罪
若佛子常應發一切願孝順父母師僧願得好師同學善
友知識常教我大乘經律十發趣十長養十金剛十地使
我開解如法修行堅持佛戒寧捨身命念念不去心若一
切菩薩不發是願者犯輕垢罪
大曆十三年歲次戊午正月戊申朔□戊申□崇建碑

右梵網經碑在會善寺後碑兩面刻正面分八層每
層分兩半頁每半頁二十一行字多剝落今節錄十
餘凡五十一行其碑陰剝落殆盡僅存年月備考○
按袁宏道記云古碑刻完好者菩薩戒經大曆十三
年協律郎高堅書據此則中郎遊時碑尚完好能識
其書名距今未久乃遂剝落如此

陀羅尼碑

佛頂尊勝陀羅尼咒

那謨薄伽跋帝啼隸路迦鉢底毗失瑟咤耶勃陀耶薄伽
跋底怛姪他唵毗輸馱耶娑摩那三漫多嚩婆娑婆曰羅
拏揭底伽訶那娑婆婆秫地阿鼻詵者蘇揭多伐折那阿
蜜嘌多毗曬罽阿訶羅阿訶囉阿瑜散陀羅尼輸馱耶輸
馱耶伽伽那毗秫提烏瑟尼沙毗逝耶秫提娑訶娑囉
囉濕弭珊珠地帝薩婆怛他揭多地瑟咤那頞地瑟恥帝
慕姪隸拔折囉迦耶僧訶多那秫提薩婆伐羅拏毗秫提
鉢囉底儞伐怛耶阿瑜秫提薩末耶阿地瑟恥帝末儞末

儞怛闥多部多俱胝鉢唎秫提毗薩普吒勃地秫提社耶
社耶毗社耶毗社耶薩末囉薩末囉勃陀阿地瑟恥多秫
提跋折嚟跋折囉揭鞞跋折[illegible]婆[illegible]
迦耶毗秫提薩婆[illegible]秫提[illegible]他揭多三摩
婆[illegible]地瑟恥[illegible]漫多鉢利[illegible]
秫[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哩耶

□□□□□摩訶薩埵耶摩訶（本文作詳）迦嚕尼迦耶怛姪他
□□佉鞞却佉鞞□□鞞俞□却鞞輸嚕陀羅却鞞伽囉拏
□□鞞視訶縛却鞞迦夜却鞞俞那却鞞娑嚩却鞞腥摩□
鞞輸若却鞞你婆多却鞞□□囉尼□那却鞞二摩地却鞞
波羅蜜多却鞞菩地却鞞娑嚩娑嚩多囉佛陁頌地瑟耻
帝曳羅孜囉孜囉達囉摩頌地瑟耻帝割囉割囉割囉稱
伽頌地瑟耻帝南牟囉多那多囉夜耶南牟阿唎夜跋路
吉帝濕伐囉耶菩提薩埵耶摩訶薩埵耶摩訶迦嚕尼迦

耶南牟度賀那活底菩提薩埵俱胝喃阿踰婆彌遮達俯
親怛姪他系囉鞞系囉鞞牟尼牟尼摩訶牟尼末底末底
摩訶末底南牟阿唎夜跋路吉帝濕縛囉耶菩提薩埵耶
摩訶薩埵耶摩訶迦嚕尼迦□□怛那二漫多跋達囉陁
羅尼娑婆訶

摩訶般若波羅蜜眼咒法

那謨婆伽筏帝般剌若波羅蜜多曳唵紇利伊地伊室唎
輸嚧陁毗社曳莎訶

嵩高靈勝上高岑書

右三咒列于靈運禪師塔銘碑陰高岑書無年月筆
法似不甚愜而有風致今附錄于唐正書諸經之後

王徵君口授銘

大唐中嶽隱居太和先生琅邪王徵君臨終口授銘（并序）
季弟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東宮侍讀兼侍書紹宗甄錄
并書

伊垂拱二歲孟夏四月晲昒（說文曰冥也呼骨切）寅卯之際吾六兄

同人兄疾大漸惟幾將遷寞於未始委化於伊洛之間僑
居惠和里之官舍自古有死於乎哀哉他日先語其第七
弟紹宗曰吾宅性玄鄉保和仁里寄跡華有遊心大無乘
陽以生遇陰而滅物之恒也汝固知之吾化後汝可依道
家無爲之事著子姪行儒教喪紀之迹吾聞精神者天之
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歸處而安不須擇日單車時服不
族嘗爲紹宗敬承緒言不敢失墜此時沛國桓先生道彥
亦在吾兄之側因獻欷而報曰此真學之理道流所尙有

偕有信安敢建之其後昇真潘先生門徒同族各大通越
中嶽而來自適問疾知吾見真命已畢又申勅曰儻或不
諱願歸神中頂石室之中幾者昇真臨終亦令宅役祝與
先師平生居止窗昔神交寔期不沬（當作昧）友遥洞府再三
敦請則又從之乃曰此吾迹也亟建爾意若然不須別築
室宇恐隳亡石但託體山阿而已吾嘗幽贊真詰肇創主
盟陸翁別詩內本人境不傳如或不忘款志俾存其兆可
取一塊青石其上有自然平者耕刻為字俾諸來裔知吾

之用心也其銘文皆力疾飫筆親情牽課含精寫爽籍碑
乘先仿佛（葢文見不審也歟勿明）暇昧不來已而口授之外姻密友
悲負考行號曰太和先生庶追道跡光眾妙也其銘曰
於戲昔有唐氏作吾中遇而生姓王名玄宗字承真本琅
邪臨沂人晉丞相文獻公十代孫陳亡過江先居焉湖中
徙江都其肇錫考系則國史家諜具矣降年五十有五貞
元十一年四月四日順大衍之數奄忽而終終後可歸我
于中頂舊居之石室斯亦葬而不墳神無不在耳且伊洛

之門嵩昔者周南之域吾祖上賓之地吾家得姓之鄉反
非中嶽幾不忘本也舉手長謝亦復何言不入有終乃為
銘曰焉焉太清悠悠太寧混沌無我其中有精忽然為人
時哉乃行理通寂感陰聚陽昇知常得性絕待忘情曰無
不在神無不經幽傳祕訣默往仙京萬物共盡吾何以停
歸于真宅此宇寘冥不封不樹無狀無名託體嵩石言追
洛笙去來十洞駐（當作驅）驂八鸞風雲聚散山水虛盈谷神
不死我本長生

右太和王徵君口按銘其弟王紹宗書在老君洞南
按書史稱紹宗書如曲澗鴻飛芳園桂植予觀此銘
筆法道勁殊軼曹娥碑且近在目前而初無傳搨予
始物色得之亦一快也

秋日晏石淙序（御製）

秋日晏石淙序

奉宸令張易□（闕）

夫瀛洲渤澥聽地際而無窮崑丘閬風望天崖而不極

披霧親大恩逕樂廣彈琴命酌願偕劉寔（當作佺）大開文酒
之俟都會琳瑱之客
樵蘇不變高談衆妙之門蘿薜成衣遠符幽棲之致
落札則書成鳥跡聯科斗之文章染翰則思緒飛騰射驥
龍之光彩聚東山之瓌寶未足爲珍擁南澗（本文失山）之風標
織綦入賞

右叙因晏石淙序張易之撰闕書人名按全文載崔融
嵩志止闕十餘字謂是文刻石淙南崖下臨澗谿人

跡罕至傳太常梅架木爲棧命工搨存之今見搨本
校之稱議陽城二字而其漫漶者不啻十之三矣太
常去今僅七十年而石文剝落輒爾相殊後此又當
何如耶兹擇其字筆清楚而文句可誦者節錄四條
○又按此書與天后游石淙序頗相似疑亦薛曜書
也

少林寺牒

少林寺今得牒稱上件地往因寺莊翻城歸國有大殊勳
據格合得良田一百頃去武德八年二月蒙敕賜寺前件
地爲常住僧田供養僧衆計勳仍少六十頃至九年爲都
維那故惠義不閑敕意妄注賜地爲口分田僧等比來知
此非理每欲諮改今既有敕普令改正請依籍次附爲賜
田者又問僧彥等既云翻城有勳准格合得賜田當時因
何不早陳論翻城之時頭首是誰復蒙委知得款稱但少
林及柏谷莊去武德四年四月翻城歸國其時即蒙賞物千
段准格合得者未被酬賚之間至五年以寺居僞地總被

廢省僧徒還俗各從徭役於後以有翻城之功不伏減省
上表申訴至七年七月蒙別敕少林寺聽依舊置立至八
年二月又蒙別敕少林寺賜地肆拾頃水碾磑一具前寺
廢之日國司取以置莊寺今既立地等並安置寺其教敕
案今並在府縣少林若無功勳卽是留同廢限以有勳勸
別敕更聽存立其地既張頃數恩敕還寺省事原豈非
賜田不早改正只是僧等不閑憲法今准量審始復申論
其翻城僧曇宗志操惠瑒等餘僧合寺爲從僧等不願官

僧曇宗出家行道報國若論少林功勳與武牢不殊武牢
勲賞合地一百頃自餘合賞物及關地數不敢重論其地
肆拾頃特敕還寺既蒙此賚請爲賜田乞附籍從正又准
格以論未蒙僉賞但以出家之人不求榮利少亦爲足其
翻城之時是誰知委者僞轘州司馬趙孝宰僞羅川縣令
劉翁重及李昌運王少逸等並具委者依問僧彥孝宰等
所在款稱其人屬游仙鄉任饒州弋陽縣令無身劉翁重
任在偃師縣李昌運王少逸等二人屬當縣見在者依狀
牒偃師勘問翁重得報稱依追翁重勘問得報稱少林寺
去武德四年四月內衆僧等翻轘州歸國是實當翻城之
時重見在城所悉者又追李昌運等問得款與翁重狀
扶同者又問僧彥等既稱少林僧等爲歸國有功數未卽
寺僧得何官款稱僧等去武德四年四月廿七日翻城歸
國其月卅日卽蒙敕書慰勞敕書今並見在又至武德八
年二月奉敕還僧地肆拾頃敕書今並見在當時卽授僧
等官職但僧等止願出家行道禮拜仰報國恩不取官位

其寺僧曇宗蒙授大將軍趙孝宰蒙授上開府李昌運蒙
授儀同身並見在者并追在手敕敕及還僧地符等勘驗
有實者少林僧等先在世充僞地寺經廢省爲其有功翻
柏谷塢功績可嘉道俗俱蒙官賞特敕依舊置立其寺寺
既蒙立還地不計依數足明賚田非叚今以狀牒帳次准
敕從實改正不得因茲浪有出沒故牒
貞觀六年六月廿九日丞萬齋佐董師史吉海
敕麗正殿修書使牒少林寺主慧覺牒得連敕白如前事
須處分牒舉者使中書令判牒東都留守及河南府並錄
敕牒少林寺至撿拔了日狀報敕書額及太宗與寺衆書
並分付寺主慧覺師取領者准判牒所由者此已各牒訖
至准狀故牒
開元十一年十二月廿一日牒判官殿中侍御史趙冬曦
副使國子祭酒徐堅中書令都知麗正修書張說用祕書
行從印
唐武德四年太宗文皇帝敕授少林寺百（柏當作）谷莊立功

名上座僧善護寺主僧志操都維那僧惠玚大將軍僧
曇宗同立功僧普惠明嵩靈憲普勝智守道廣智興滿豐
右少林寺牒無書人姓名在裴漼少林寺碑陰蓋當
時寺僧錄賜田牒由上石者也書法修整故自可觀
其上方刻太宗為秦王時教並武德年月官名因已
錄原教不復存之

大證禪師碑 節錄

大唐東京大敬愛寺故大德大證禪師碑銘 并序

金紫光祿大夫門下平章事太清太微宮使崇玄弘文館
大學士上柱國齊國公□縉撰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吏
部侍郎集賢殿學士副知院事上柱國會稽縣開國公徐
浩書
醴泉湧而弱疾質炬然而破闇蓮花無染而□□夜光不
纇而自得其惟上智乎夫上智之身曲隨世界上智之□
□□□□或□楨德本乘願復來或息生人開用弘□示
非慧□□孰□□之

自達摩傳付慧可可傳僧□□□□信信□弘忍□□□大
通大通傳大照大照傳廣□廣德傳大師一一授手一一
摩頂相承如嫡密付法印□□智□□非思□□□□□大
德既捨矜尚竊為沙彌身不顧名志在威道聲稱浸遠歸
依少林
大曆四年歲次□□□□月二十四日
右大證禪師碑銘□縉撰徐浩書在嵩嶽寺按浩於
唐書家有名黃山谷嘗云季海長處正是用筆勁正

而心圓書史稱其鋒藏畫心力出字外得意處往往
似王羲之其妙在楷法今觀此書結搆整贍秀逸天
然當與威應頌隸書並垂不朽惜剝落已甚文不可
讀僅節錄之

少林寺廚庫記

嵩嶽少林寺新造廚庫記

正議大夫尚書吏部侍郎上護軍吳縣開國男賜紫金魚
袋顧少連撰朝議郎守洛陽縣令雲騎尉賜緋魚袋崔漑

書
啓廸眞乘無相之門寂發揮象教有爲之功大非無不可
以臻極非有不可以化凡亦由睹影求形見煙知火通如
來請益之路爲舉隆繼明之階浩浩蕩蕩其貫一也自漢
明帝夢金人歷代試之于庭求傳設飭然之詞得竺乾雄
行之像精廬始備塔廟繼與大抵一教之行各有其屬尊
設所奉務專勞心若遊息不殊則其道駁雜若散渙無宇
則其風寂寥是以從其先師皆致室處故孔徒有庠序道

士有樓居而釋流謂之寺此聖人所以崇其教也少林寺
者蓋權輿於太和中廢於承光更名於大像錫用於開皇
若乃應天順人擒盜助信摧魔軍於充斥保淨土於昏霾
此又昭彰于我唐也其神異之尤若跋隗本文作隗之經始發
塔坊火不焚指駒泉流使之西注獨公揮杖而二獸解鬬
患可制臂而二業息摩夢蘭叢植十纔志作纔林隱德連翔
于法界則有惠光晏隱矯若烈於前玄宗明道闡微音於
後戾止者皆同一姓來儀者無復一乘塔釋氏之淹中西
方之別館也況其上主表正風雨所均嵩高峻極山嶽之
秀交艮兌之清氣積仙靈之祕蹟故其志道之人好奇之
士緊興能者履全求晏坐者水棲善薩色身未能忘食慈
悲老病斯用依仁而庫舍不營坊廚備臨每王城信士供
施所備稻谷土田殖殺所入豐眞如之性不假多藏而大
道之行忌其濟地釋法頴等來從學捏倘在持戒一日歸立
志在弘濟乃舊上僧衆陳于日官續因覆陳以果營建河
南尹杜公黄裳多歷勝因素崇淨業聆風嚮應如契夙心

于是躬王蘇之勤假清白之俸復欠都人白仙鶴李秀孫
光杜玢等共偵落苗用滋景福脫部悋之韁鎖成智慧之
舟航錢刀無貸而自飛寒暑不期而繼至單貧展敬富有
匯財神龍施珠香象均力加以寺半崖巘路躡凌兢伐松
柏于山巔致瓴甓于巖下佛教善誘人忘其勞爰始爰謀
是啓是辟于其坎窞相其塽輪梓人作埶郢匠施巧積於
如阜運斤成風眞公秉錫指麾晨夕演且先後以典食何
渴而飫衆翩以莊備任以老事期不揆日工無廢時爲梓

為櫨為桴為桷洪纖合度尋尺中規鑿枘啓耶楔斲惟稱
板榦既具垣牆以興支撐得其宜締構取諸壯以丹雘
用固雨鏽風雨攸除塵泥莫侵若乃曲突以舒煙疏竇以
流惡隙其霤局口其釜鬵釋之烝之惟精惟潔俾其潘汁
有所注氣焰有所通香風時來蕭滌煩燠斯乃廚之制也
湊中以虛受闔屏以制出隙其□杙施其緘縢取之用之
不奢不約必使公供無所耗歲計惟其用玄關截施成我
畜爾此又庫之室也乃崇佛宇欄楯孔嚴乃飾僧堂居處

增煥新亭弘敞闤香積之飯危樓聳擢俯者開之山豁至
年鐘大鳴旭日二舍緇徒總集就食于堂莫不亓歎表誠
肅容順拜先推尊像次及有情消滿牢之吼餘海潮之音
畢五鹽七菜重粳香杭來自中廚列於廣樹成造勿褻已
事而畯（本文作竣）勤求者無欠第之勞蓐齒者有終焉之託不
然于袁克壯其猶捻按上座僧淨業寺主愿海都維那智
寧與座道悟惟清老宿圓濟僧如空惟陟等度本矢誅式
昭畢務故得莊嚴實地豐潔中飧纂若前規指延後學以

嵩陽石刻集記卷下

楚黃葉　封井叔氏編次　男　道醇　校

唐三　行書

秦王告少林寺主等教

太尉尚書令陝東道益州道行臺雍州牧左右武侯大將
軍使持節涼州總管上柱國秦王世民告柏谷塢少林寺
上座寺主以下徒衆及軍民首領士庶等比者天下喪亂
萬方乏主世界傾淪三乘道絕遂使閻浮蕩覆戎馬載馳

神州糜沸羣魔競起我國家膺圖受籙護持正諦馭象飛
輪光臨大寶故能德通黎首化闡緇林既沐來蘇之恩俱
承彼岸之惠王世充叨竊非據敢逆天常窺覦法境肆行
悖業今仁風遠扇慧炬照臨開八正之途復九寓之跡法
師等並能深悟機變早識妙因克建嘉猷同歸福地擒彼
凶孽廓茲淨土奉順輸忠之效方著闕庭證果修真之道
更弘像觀聞以欣尚不可思議供養優賞理殊恒數今東
都危急旦夕殄除並宜勉終茂功以垂令範各安舊業永

僧依所故遣上柱國德廣郡開國公安遊往彼指宣所□
可令一二首領來此相見不復多遝四月卅日
右太宗為秦王時告寺王等教刻碁灌碑上方相傳
世民二字為御書則全篇乃募倩筆也按王世貞亦
云秀逸有法唐書妙品至裴碑稱御書碑額七字益
指明皇書今碑額無備而上有橫刻開元神武皇帝
書七字似為後人所為耳○又按碑內王字皆綴没
不知何時何人所為附記

會善寺戒壇碑

河南府登封縣嵩嶽會善寺戒壇□請抽東都白馬寺僧
崇光敬愛寺僧□□同德寺僧惠進奉國寺僧□□□香
谷寺僧從恕惠潑安州龍興寺僧□□
右河南副元帥黃門侍郎平章事王縉奏得安國寺僧乘
如狀前件寺戒壇故供奉大德一行禪師兜故臨壇大德
玄同律師叶心創造殿宇開闢自然□□受戒之所洛城
推最惜其高仁淪歿塔坦荒涼[illegible]不任
修葺竊想先賢遺址抽前件本律僧七人任持掃灑有闕續
塡每年建方等道場常講戒律庶福資聖壽國土安寧中
書門下牒□□□牒奉敕宜依牒至准敕故牒大曆二年
十月十三日牒中書侍郎平章事元載黃門侍郎平章事
杜鴻漸黃門侍郎平章事王縉兵部尚書平章事李使檢
校侍中李使檢校右僕射平章事使中書令使 右上層
沙門乘如言伏奉去十月十三日恩命於河南府登封縣
嵩嶽會善寺常建戒壇兼抽□律七僧灑掃修律者恭恩

自天誠荷無疆沙門乘如誠歡誠喜載欣載□常者五日
之前戒者萬行之首非絕頂岑寂烏詣茲希微會善戒壇
□□□□□登其封香遞塵累跡其□必契度外比為頹毀
湮沈蹤迹荒毀覩者興黍離之歎經之增涕隕之悲陛下
駐佛日之俱布慈雲之澤抽僧洒掃設壇講律雷音永震
更呼萬歲之祥聖壽無疆綱極九天之峻不任戴荷之至
謹詣右銀臺門奉表陳謝以聞沙門乘如誠歡誠喜謹言
大曆二年十一月□日安國寺沙門乘如上表 右中層

乃分律儀釋門弘範用申獎導俾廣勝因允在發揚須於

中謝 右下層代宗御書

右戒壇碑在會善寺西分三層刻上層中書奉敕蒸中層沙門乘如謝表下層代宗御書敕二十四字○按嵩高志略云右敕乃大曆二年十二月會善寺僧乘如因請允抽東都白馬等寺七人赴戒壇滿補其律其表稱為帝手敕二十四字答之碑刻會善寺後寺僧苦於求搨凡石上會善寺三字皆摧去棄之寺

西荒草中傳太常物色得之仍立戒壇之左○又按書史稱代宗留心翰墨於行書益工論其筆力非有太宗玄宗超邁之氣然亦有足觀者此敕為行書我嚴圓穩固自可珍

少林寺碑

皇唐嵩嶽少林寺碑

銀青光祿大夫守吏部尚書上柱國正平縣開國子裴漼文并書

原夫星垂梵界聖緣開萬化之先日照王宮神跡蘊三[illegible]之始包至虛以見世象教久傳於曠劫龍拏有以示凡法身初應於中古見神通之力廣拔苦因開智惠當作慧下同之門滲明樂界鶴林變色觀其戀慕之心鷹塔開扉通其瞻仰之路少林寺者後魏孝文之所立也東京近甸太室西偏正氣居六合之中帝都控九州之會緱山北峙亙宛洛之天門傾太南流連荊河之雲澤侍帝宸之靈境陽城之福地沙門跋陀者天竺人也空心立粹惠性淹定傳不二

法門有異[illegible]自西域來遊國都孝文屈黃屋之尊申緇當作林之敬太和中詔有司於此寺處之淨供法衣取給公府法師遁於寺西臺造舍利塔塔後造翻經堂香木成塋金繩為約苦心精力俾夜作晝多寶全身之地不日就工如來金口之說連雲可庇西緣長澗夾松柏之森森北拒滲巖覆箭篁之宴密燭花凝露暝下天香泉激清音號傳空樂跋陀息心茲地樂靜安居感而遂通境來斯感籟寂之際若有神人致石磬一長四尺規制自然聲律

成其得之河曲空聞漢使之談浮於泗濱徙入夏王之貢
管絃風夜合清響於中天鐘梵霜晨諧妙音於上劫時有
三藏法師勒那翻譯經論遊集剎上稠禪師採求正法住
持塔廟虹旛不居光塵易遠虹梁所指象設猶存周武帝
建德中納元嵩之說斷釋老之教率土伽藍咸從廢毀明
皇帝纘明正位追崇象法大象中初復佛像及天尊像選
於兩京各立一寺因孝思所置以陟岵爲名其洛中陟岵
即此寺也隋高祖受禪正朔既改徽號已殊惟此寺名特

令仍舊開皇中有詔一教初興四方普洽山林學徒歸依
者衆其柏谷屯地一百頃宜賜少林寺大業之末九服分
崩寧盜攻剽無限眞俗此寺爲山賊所劫僧徒拒之賊遂
縱火焚塔院院中衆宇倏焉同滅瞻言靈塔巋然獨存天
龍保持山祇福祐神力所及昔未曾有寺西北五十里有
柏谷墅峯巒合沓澗谷逶迤夜壑綠崖仰窺龍界高頂拂
日傍臨鳥道居晉成揭在齊爲郡王□充僭號署曰轅州
乘其地險以立烽戍擁兵洛邑將圖梵宮皇唐應五運之
休期受千齡之景命擒長蛇薦食之患拯生人塗炭之災
太宗文皇帝龍躍太原軍次廣武大開幕府躬踐戎行僧
志操惠瑒曇宗等審靈睠之所往辨謳歌之有屬率衆以
拒僞師抗表以明大順執充姪仁則以歸本朝太宗嘉其
義烈頻降璽書宣慰既奉優教兼承寵錫賜地冊頃水碾
一具即柏谷莊是也逮海內既平寇章云始僞王寺觀盡
令廢除僧等蒙制聽二門還該三行前開造表特蒙置立
武德中寺有白雀見貞觀中明禪師造重塔之辰白雀復

瑞見翔匝寶塔初欲呈祥寶殿纔興還聞相賀高宗天皇
大帝光紹鴻業欽明至理齊因豫游每延聖敬咸亨中乘
輿夾止御飛白書題金字波若碑留幡像及施物永淳中
御札又飛白書一飛字題寺壁雲開鶴鶚電轉游龍神草
競秀於椒塗雲泉迴飛於錦石雕甍增耀若綴春葩金甍
分輝似懸秋露天皇升遐則天大聖皇后爲先聖造功德
垂拱中有冬竹抽笋塔院後復有藤生罨聖中中使送錢
於藤生處修理階陛寺上方皆光堂功德隨日修造自爾

飛鳥莫敢翔集此寺跋陁疏置業造禪徵皇家尊崇帀光
幽祕珍符薦臻于動植靈應亟發於庭除果聖慮心每須
渥澤王言宸翰既叠映於鷄峯寶像珠幡亦交馳於龍象
皇上睿圖𥔲運神用多能彝明豪之化清釋天池之暴勅
以此寺有先聖締搆之跡御書碑額七字十一年冬爰降
恩旨付一行師賜少林寺鎸勒梵天官殿懸日月之光華
佛地園林動煙雲之氣色漢元魏武徒衒奇於篆素鍾繇
蔡雍虛致美於緗簡日者明敕令天下寺觀田莊一切括

責皇上以此寺地及碾先聖光錫多歷年所標爲名山延
象靈跡寧仙是宅邁羅閱之金峯上德居之掩青丘之石
室特還寺衆不入官收會是國土崇絕大人歸仰固以名
冠諸境福殊恒刹矣爲僧跋陀明三藏心禪滿門弟子惠
光道房稠禪師等精勤梵行克傳勝業惠光弟子僧達曇
隱法上法師等十大德亦號十英復有達摩禪師深入惠
門稠梁是寄弟子惠可禪師等玄悟法寶嘗託茲山周大
象中寺初復選沙門中德業炳然者菩薩僧一百二十

人慧達法師洪遵律師即其數也皇唐貞觀之後有明遵
慈安玄奘智勤律師虛求一義洞真筌之源復有大師靈
法如爲定門之首傳燈妙理弟子惠超妙思奇拔遠契玄
蹤文翰煥然宗塗易曉景龍中敕中使少林寺請大德十
人數內有欽寺中抽補人不外假崖無虛授澄什駢華林
之接武星霜始周於一紀蘭菊每芳於十步上座寺主都
維那等光龍法藏遊息禪林德馨神珠戒成甘露淨內靈
岳莫如嵩山山中道□茲爲勝殿一室迴合八谷灣旋地

包貝花門連石柱妙樓香閣傍映喬林金刹寶鈴上搖清
漢法界之幽賛如彼皇家之福應如此天長地久不傳初
利之宮劫盡塵微孰記鐵圍之會精求貞石博訪良工將
因衆客之詞或頌金仙之德其宗了義達喻真空其詞曰
恒沙國土微塵品類妄見飛奔正心蘊攝昏途莫曉淨根
將隆樂於蓋纏若安慶寐承（當作烝）哉大聖降跡閻浮潛迴
寶軸廣運慈舟實無滅度示有降柔猶宮西關白馬東流
迹因慢生悟爲信起玉刹斯建寶山哉峙花臺竹林清泉

妙水靜唯眞相湛然彼止嶽嶽嵩嶺河洛巨鎮下屬九霄
上干千仞天磴垂阻仙都清嶮式創招提是資跡進旋彼
上德披誕耆闍傳業西土演教中華孝文申敬恩錫仍加
經營宴坐廻山雲霞中嶽北臨嵩山西麓斜界玉池洞開
前岑紆餘回洞連延水木鬱起栴檀云誰卜築吾師苦行
清修道場爲稍像宇專力經堂金界繩直椒塗水香散花
有地梵剎得方解空應眞默識開士乘杯遊集振錫來止
翻譯幽偈發揮妙理僊羣感靈神雀降祉運交土木代歷

用隨劫火遘起魔風競吹法身成毀淨國同廢或閉與復
道振崩墜神堯應期撥亂反正皇矣覺力大弘福慶式遵
醜徒草扶神聖累降恩旨兼敕錫命尚崇時豫先后十征
迎迴雕輦屢佇虹旌嚴迴玉札地振金聲珍符薦至在物
斯呈我皇龍興有典成秩懿茲上界式備神筆雲搖天開
鑾廻少室草垂僊路林昇佛日護持入止每侯能仁跋陀
降德稠公有鄰厥後眞侶更傳了因辯才尚行無緣清塵
停馬梵衆代有明哲今我諸公繼彼禪悅芳越衡杜淨瑜

永塵逆綿津梁無非苦節潁上靈岳山開寶殿秀出梵天
孤標神縣芥城可竭桑田有變貞石永刊靈花常徧
開元十六年七月十五日建
右少林寺碑裴漼撰并書在少林寺嵩山諸碑行書
中此爲第一○按王世貞跋云裴懿公漼書少林寺
碑開元十六年建又在嵩山而金石錄不載何也裴
少時負文筆號籍然手而雅不以入法名此碑辭
旨掩不可讀而書頗秀勁多媚態得非時代爲之耶

傳不載附封此書銀青光祿大夫正平縣子亦可補
傳之闕

永泰寺碑 節錄題頌

大唐中嶽永泰寺碑頌 并序
龍興寺沙門靖彰撰
佛性微循合識隱顯自在兮無量力開祕藏羅無窮寶刹
放凝兮優路長覩慈鐙炭熾悠悠衆沈昏今清開域光勝
宅落津梁淨彼地獄今與天堂昔聞穢今見金地道迹記

史158 057

今斯爲大刻珍石炳徵右職代昭宣分萬祀傳

大寶十一載歲在壬辰閏三月五日建潁川處士荀望書

右元泰寺碑頌釋道彰撰荀望書在元泰寺書法肥重不甚雅馴僅錄其額

道安禪師碑 節錄

大唐嵩山會善寺故大德道安禪師碑

廣平宋儋撰兼書

禪師法諱道安俗姓李氏荆□人也玄悟慧達神聰道心秀氣古顔紺髮青目奇其儀表質於言談自弱年師問獨□塵惑躬被艱難行洞精苦越生于開皇洎大大業禪師已德聞於周鄰矣

大師每歎曰予嘗有願當令一切俱如妙門獲所安樂學人多矣惟秀與安借其才難也將吾傳之不至歟今法要當付付此兩子吾無憂哉上因數徵請之以師受禪要禪師順退避在推美于玉泉大通也從此就泉藪躬林棲爲淥谷回壑□腳□謂人曰山間樹下難可厭捨豈右足以枕倚香泉足以澡漱與道而遊不樂何求竟居嵩山會善寺焉

詢諸耆宿僉云禪師生于大隋開皇四年歲於有唐景龍二年春秋將百有二餘歲矣而念其聖道遺其歲時故莫得實其報□也

建塔僧殘貞□

開元十五年十月廿日建

右道安禪師碑宋儋撰并書在戒壇寺西南按志載傳梅云道安禪師碑廣平宋儋撰兼書文尚可讀字道勁多骨而風致超逸出李北海上末云建塔僧殘龕下損一字泉中郎嘗爲廟僧破龕殘予細辨損處下從木不似殘字豈嵩山有雨補破龕者乎可疑也予謂此書頗有風致然[illegible]遜北海書史評儋書如爽鳩搏大空[illegible]足爲[illegible]之耳至淳化閣帖只刻儋書一[illegible]之後絕[illegible]而黃山谷亦稱儋書筆墨精勁又稱儋書參[illegible]而[illegible]札偕不

多見則因當時名筆也今碑已于萬曆時雷轟爲兩截矣其下截爲土所瘞驗一尺許掘地出之文甚糢糊不可讀節錄三條云

靈運禪師碑

唐少林寺靈運禪師功德塔碑銘 并序

宣德郎試大理評事崔琪撰聖善寺沙門勤□□

廓空廣大乎其體智慧圓融乎其用寂而不生湛爾常寂離修離證非色非心歷微塵劫遍□沙界無量國土皆清

淨無塵昏暗皆光明誰其得之吾聞諸上人矣上人諱靈運蕭姓蘭陵人梁武帝後皇考蕭虢州恒農縣尉初上人之生也夜珠孕於母胎定水澂於孩性内典宿植外學生知自雲凝其高志明冰峻其苦節迺如也將不能知常以爲幻境非實泡身是妄五色令人昏五音令人聾五味令人爽聰輪彼生滅無時息焉吾將歸根以復於正因游嵩山至少林寺有始終之意焉會夐氏採於高平而上人遊緇於此郡玉立凡石不可踰其炳然日映衆星無以方其

明者竟移隸茲寺以副乎夙心無何習禪決 當作訣 於驪爲珪大師潛契密得以無貫理照十方於自空脫三界於彼岸慧眼既淨色身亦如始知夫心外無法所得者皆夢幻耳然後觀大地土木無非佛刹焉空山蒼然窮歲默坐猿對茶棲鳥棲禪菴彼嶺雲無心即我心矣彼澗水無性即我性矣夫如是孰能以凡聖量之乎故吾在造化中如夢中也粤開元十有七祀夏五月廿一日不示以疾泊然而終苦霧蔽黄於天地悲風哀明於草木吁崩吾禪山凋吾

法海空吾世界使凡百含識大千有情荼於是火於是可勝言哉故門人堅顧獨建靈塔於茲山奉遺教也夫顧德不發不有超世先覺而出夫等步者則孰能傳我法印以一燈然千萬燈乎彼上人者凝然佇立以定慧爲藏以涅槃爲山則逝於不住之境出没於無涯之域適來時也適去順也今則絕矣瑞仰如之何夫事往則迹移歲遷則物換況法與化兀念從心積豈可使上人之高殁而不紀是斵山石以旌斯文銘曰上人伊何傳我法印其體也寂其

行也顚紛彼識混汨夫斐倩非照不躍非澄不淸作大醫
王爲大解伯岳几松古蓮青月白一朝化滅六合悽愴世
界颯空雲山忽曠色身謝兮法體存金界慘兮鐵關昏靈
拔所留者唯心源
大寶九載四月十五日門人堅順建
右靈運禪師碑銘崔琪撰沙門勤□書在少林寺○
按王世貞跋云靈運碑者唐崔琪撰末云聖善寺沙
門勤下殘缺二字當時僧書耳文淺陋不足道書法

絕類聖教然一筆不似後世傾側偃臥以取姿態者
其人材氣足稱要之有得於此甚也
寺西石塔靈運師墳所梁帝皇嗣者也
右十五字刻于靈運碑頂不知何人書亦有風致附
錄之

宋

正書

眞君祕誥

翊聖眞君祕誥

夫執忘貪少思寡欲世短人浮晝夜輪促醉飽腥羶減壽
絕嗜祕語箴文謹守莫隳
嘉祐五年七月三日崇福宮立石
右翊聖眞君祕誥今在文昌宮無書人姓名筆法似
顏魯公可稱名筆

眞武經

元始天尊說北方眞武經
啓請仰啓元天大聖者北方壬癸至靈帝金闕眞尊應化

身無上將軍號眞武威容赫然太陰君列宿虛危分秀氣
雙睛掣電伏魔萬騎如雲威九地紫袍金帶佩神鋒蒼
龜巨蛇捧聖足六丁玉女左右隨八殺將軍前後衛消災
降福不思議歸命一心今奉請爾時元始天尊於龍漢元
年七月十五日於八景天宮上元之殿安羣五雲之座與
三十六天帝十極眞人無鞅飛天大神玉童玉女侍衛左
右一時同會鼓動法音天樂自響大衆忻然咸聽天尊說
無上至眞妙法是時上元天宮東北方大震七聲天門忽

開下觀世界乃有黑霧血光穢雜之氣幽幽冥冥從人間東北方直上衝天盤結不散大衆咸驚默然不敢議問時會中有一真人名曰妙行成德光備諸天遵仰越班而出執笏長跪上白天尊曰況此境清淨太陽道境何得有此黑毒之氣盤結衝上是何異因惟願天尊至聖爲衆宣說絕其疑慮天尊告曰汝等妙行能爲衆心發問是由汝當復坐靜默安神吾當爲說天尊曰下元生人皆稟清淨氣氤真一之形悉備三萬六千神氣扶衛其身今已陰陽數

盡劫運將終魔鬼流行信從邪道不省本源詣求餘福侍迸沈亂不忠不孝不義不仁好樂邪神禱祭魔法今爲六天魔鬼枉所傷害或老或少或男或女未盡天年橫被傷殺本非死期冤無可訖鬼毒流盛死冤不散怨怒上衝盤結惡氣汝當省知於是妙行真人與諸大衆聞是說已心大驚怖欲請天尊威光暫降下收除魔鬼救度生人拔濟幽冤去離邪橫大衆懷疑未敢天尊告曰不勞吾威神此去北方自有大神將號曰真武部衆勇猛極能降伏邪道

授斬妖魔真人上白天尊曰不審此位神將生居天界修何道德爲於神將天尊告曰昔有淨樂國王與善勝皇后夢吞日光覺而有娠懷胎一十四月於開皇元年甲辰之歲三月建辰初三日午時誕於王宮生而神靈長而勇猛不統王位惟務修行輔助玉帝誓斷天下妖魔救護群品日夜於王宮中發此誓願父王不能禁制遂捨家辭父母入武當山中修道四十二年功成果滿白日登天玉帝聞其勇猛敕鎮北方統攝真武之位以斷天下妖邪真人上

白天尊曰如何得此神將入於下方收除魔鬼救度群生免遭橫死日有所益伏願大慈天尊遂其所請天尊乃敕右侍玉童馳招真符一道遙往北方召其真武神將其神蒙召部領神衆徑到天尊前長跪臣已奉玉帝敕命位鎮北方今日何緣得覲慈顏特蒙符召天尊告曰吾於上元宮中大會說法忽下方黑毒怨氣衝上天界大衆咸驚汝可往彼收斷妖魔拔濟冤爽真武神將敬奉天尊教敕乃被髮跣足躡龜蛇八卦神通部領三十萬神將六丁六甲

五雷神兵巨虬師子毒龍猛獸前後導從齊到下方七日
之中天下妖魔一時收斷人鬼分離冤魂解散生人安泰
國土清平眞武神將與諸部衆還歸上元宮中朝見天尊
日昨奉教命往下方收斬妖魔仗慈尊力乃於七日之內
天下邪鬼並皆清蕩天尊日善哉汝等諸神得無勞乎於
是眞武神將曰变乾布斗魁剛激指上佐天關而作咒曰
太陰化生水位之精虛危上應龜蛇合形周行六合威攝
萬靈無幽不察無願不成劫終劫始翦伐魔精救護羣品

家國咸寧敢有小鬼欲來見形吾目一視五獄摧傾急急
如律令天尊告眞武曰自今後凡遇甲子庚申每三月七
日宜下人間受人之醮祭察人之善惡修學功過年命長
短可依吾教供養轉經衆眞來降魔精消伏斷滅不祥過
去超生九幽息對見存獲慶天下和平爾時妙行眞人與
諸天帝無鞅飛天神王眞仙大衆聞說莫不歡喜踊躍一
時作禮讚歎功德我等今日蒙大法利普告於人世救護
衆生令得免三災息難各各受持稽首奉行眞武神將再

奉天尊敕永鎭北方奉辭而退
元始天尊說北方眞武經
三元都總管九天游奕使左天關北極右員大將軍鎭天
眞武靈應眞君下降之日正月初七日二月初八日三月
初三日生辰初九日下降四月初四日五月初五日六月
初七日七月初七日八月十三日九月初九日十月二十
一日十一月初七日十二月二十七日眞君諱乞字忌食
鴈牛犬龍鱉蒜

宋元符二年歲次己卯正月甲辰朔二十八日辛未河南
宋傅書并立石武宗孟書張士寧刊
右眞武經宋傅書按宋末有名而其書秀雅可觀頗
似趙文敏且嵩碑絕無小正書錄之

宋二 行書上廟寺碑記

中嶽醮告文

中嶽醮告文

御製

維大中祥符八年歲次乙卯十二月壬子朔二十五日丙子
皇帝　稽首言伏以剏辟之規有邦之典必依憑於神化
用保祐於生民禮存大享之言書著咸秩之訓上下之祀
必在於交修神人之和乃臻於多福所以勵明誠于鑒寐
奉嘉薦于苾芬庶使不測之靈誕昭于忽恍無窮之應允
洽於希微竊念猥以眇躬昭茲大寶荷臨觀於穹昊承積
累于祖宗致百福之來同由三神之儲祉向自交馳玉帛
偃戢干戈尉候聊存風俗無外古先盛德之事罔不參與

圓清眷祐之心由其丕顯登春戒序吉日協期夕參先遵
祕文副降既而徇鄒魯之望幸修云岱之上封綠錯之圖
壘承于錫羨紫壇之燎言獲于升中以至輯玉于飛雁旋
軫于郊鄗祈后祇而躬祈穡事朝山闈而再展孝思颺馭
下臨瑤源遂啓珍臺肇營寶宇奉安將以伸道追啓乾肇
定國陽之位方答乎天祺吉渦曲之庭先朝乎道祕歷平
臺而駐蹕尋冀祖而建都盛則繼揚彌文悉率土修貢
奐蒲多獻律呂因環未盈七載禮容首冠儀已三成白先

嘉之辰泛飲至之日鴻猷景鑠既已有融美瑕禎圖初衍
無窮衛乃甘泉滋液神草紛披珍木交柯靈禽接羽商雲
炳蔚旂氣氤氳日月揚於榮輝星宿應于瑞牒考於曩古
蓋墳史之未傳本于方今乃耳目而咸熟至若齊璇璣之
七政和玉燭之四時通範圍之□文惠海城之黎獻千金
之積益儲峙于大農三尺之繁措刑辟于司寇顧惟勝治
成此治平欲□□於百靈用永安于九寓乃詢甲令于掌
禮之官乃訪祕科于修真之士載念始精儀於岱岳俄歙

至於漢都或望厥雍坐或絜斯蘋藻或崇壇而斯建或蕭
館而斯臨雖復欽翼內增齋明上達然而泓淑貫宙杳杳
方輿其藏無聲其功不宰高也明也豈碑碣之所詳知經
之緯之豈豎亥之所徧步穹壤之表非可以臆論鬼神之
形莫窮乎禮見寒門所會既秩序而靡彰澄山所朝亦增
宇而仍識琁臺珠闕邈處於混濛之中金簡瑤函寘藏於
杳冥之際其有默應妙用幽贊丕功或侖靡之云畢或造
化之攸歸列風迅雨仰其節宣精氣游魂資其陶冶或藏

處於清都紫府或下居於名山祕洞或徧及庶物世罔之
聞或力旃群生人弗之諭雖及承於純嘏而終闕於興禋
茲謂弗欽何伸人報由是內懷顯若建考徧于庶建寅感
以醻況施刓復裁稽地志緬眺靈區挺吞嶽以奠方號下
都而分治神鄉福地成紀實章爰雁衜風常翹欽罄是以
擇陽初之序躋峻極之峯祇遵輔車迅修醮席禋形告薦
發達至虔夫國之所保者民民之所尚者生生之所切者
食食之所興者歲倫或疵癘靡作當庶允登壽考可期願

成常洽然後八荒之外俗變風移九服之中道德齊禮不
從不異何止于緩刑文告靡施兢頌于用武是則天之祐
也神之顧也敢不勵乃志愨乃心以保乎盈成以戒乎逸
豫兢兢為務庶協于元闓翼翼在懷實期乎來格無任懇
惻之至謹言

天禧二年九月日建

翰林待詔朝奉郎行少府監主簿賜緋臣劉太初奉敕書
并篆額中書省玉冊官御書院祗候臣沈慶臣翁文質鐫

字

右中嶽醮告文真宗御製劉太初奉敕書刻於石幢
入南在中嶽廟峻極門外庭中按太初為翰林待詔
以書為職其書有唐人風故可觀也○又按宋諸奉
敕書碑皆御書院祇候刻字故有專官及其其事此
他代所未及也因備錄其銜名云

中天崇聖帝碑 節錄題銘

大宋中嶽中天崇聖帝碑銘并序

翰林學士中大夫行尚書左司郎中知制誥史館修撰知
審刑院事柱國太原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食實封壹百
戶賜紫金魚袋臣王曾奉敕撰翰林待詔朝奉大夫守太
府少卿同正輕車都尉臣白崇奉敕書并篆額

沆瀣定位坱圠殊形或融或結為紀為經奠方作鎮含澤
儲靈生物不貲得一以寧節彼崇高峙茲中土帝宅開鎬
仙臺晉宇宥密所均儲航攸聚因國是維于歲式序爰其
上洽遐矣清真官功博恢按賦高是財成庶類陰騭斯民

列嶽崇奉牲牷有倫乃祀公祠降則集慶乃啓王封皇唐
累盛奉若貞期對揚景命將極推崇聿求元聖炎精撫運
恭展承基天臨赤縣風偃遐圻祀事肅將禮官允贊勤信
大寶交修上儀講款降旌爰登太室期森仙仗裏回雲蹕
何以致誠於焉望秩明詔延敷徽言有述溫珉載刻羽衛
斯皇登于帝籙俯以褒章佑辭郁郁鸞車靡靡法座臨遣
褥騁具揚丙牡于征殊庭夙止涼志方達靈心遄集膺
宜灑卿宗府起頌德歆馨發群口維昔在治古祇暢明威

道苟中否神亦靡依赫赫我后聿彰鴻儀祭則受福先而
不違顯號克崇不敢允穆流泚琁珉飛英冕祇峻屺孟安
高嶽下奠盤等固瑤圖永綏坤軸
大中祥符七年九月七日建中書省玉冊官文林郎守高
州司馬御書院祇候臣王欽刻字

右中天崇聖帝碑銘王欽若奉敕撰白寔書在中嶽廟

今佚篆題銘

重修中嶽廟記

重修中嶽廟記

鄉貢進士駱文蔚謹撰并書

恭聞聰明正直者神于是乎封五嶽命四瀆以主天地之
祐溫良恭儉者人於是乎位三公侯萬戶以序君臣之政
神之靈雪霜風雨應其依人之正士農工商樂其生是知
神正則福善人貴則通神既感應以相符在影響而斯契
嵩嶽廟者名高祀典位建中央南汝川而北洛川地封處
穎左太室而右少室天設神宮國家祭享之外留守禱

之服每至清明届候翔吳方豐千里非遙萬人斯集歌樂
震野幣帛盈庭陸海之珍咸聚於此或曰非禮然事涉餘
論且理亦存焉使人畏其神則瞻宮之中有所思也使人
畏其法則康莊之內有所懼也若畏其神懼其法成政之
道亦在茲乎其如所獻不可勝紀雖五廟用末日楊尊歷
政以來罕華廠宇不有明略無由立功留守侍中吳岳之
英得河之靈可國忠貞施政肅清於是奉君之餘愛民之
暇乃偵斯邑備聆厥由一日命寮佐曰食君之祿豈徒然

[illegible]務本成政如斯可乎四座咸曰善於是[illegible]人
臣之於廟未踰朞月所獻貲貨幣帛充溢廊廡仍令学宿
衛役修崇乃差軍將孫膺相度又差登封鎮將郭武等
以閉其覩左右聽吾指蹤擇彼材人臻其必皆雜用二十
三處行廊一百餘間莫不備以丹青繪之部從叢松植木
去故就新不可一一盡紀俄而吏不敢欺告厥成功仍聽
民歌庶致邦歌曰時之泰兮聖人功政之清兮君子風
覩廟宇兮嚴潔賴明師兮修崇足使謁者生肅然之心祭

者敬如在之恭則明神貴人感應之兆信不虛耳文蔚叅
章無能編茖自許徒爲化風之內幸覩修飾之功是常熏
詞直書盛事庶年代以杏遐勒貞珉而斯在時乾德二年
八月十五日記

右重修中嶽廟記駱文蔚撰并書在中嶽廟按乾德
爲趙宋初年去唐未遠此書雖假稍拙然瘦棱有骨
略似歐陽率更錄之

會善寺重修佛殿碑　附錄題名

大宋嵩山會善寺重修佛殿碑
翰林學士朝請大夫尚書兵部郎中知制誥柱國賜紫金
魚袋王著撰前攝大理評事王正巳書
開寶五年歲次壬申閏二月二十八日建莫仁美刻字

右會善寺重修佛殿碑王著撰王正巳書在會善寺
按宋史云宋有兩王著一著善書者字知微官終侍書而
翰林學士王著自是一人今稱學士而書屬王正巳
其非知微可知矣此書雖孫聖教序頗散少骨氣僅

錄題名

宋二行書下題名稀著

嵩陽宮石柱題名二十二條附明一條
侍禁上官士衡著作佐郎張甫進士李覽皇祐二年三月
廿六日遊此棲宿於峻極中院
大宋皇祐辛卯七月十八日穎川陳知損臨邑大夫官舍
趙畋趙撿侍禁上官士衡縣尉田庶太室山人劉正之遊
大封觀

□元才翁題皇祐癸巳孟春因之河南府也

右按書史稱蘇才翁筆簡而法足與弟子美同有書名黃山谷極其推重至謂學書二十年抖擻俗氣不脫晚得才翁書觀之乃得古人筆意今觀所題數字故可重也

趙士宏朱壽臣舒昭叙王愼微同遊皇祐六年仲春聯日公嗣題記

緱氏去私張雅彥公同遊嘉祐己亥七月十九日吳通介夫書

陳知雄守柔趙抗正辭同遊嘉祐壬寅歲仲冬望六日也

嘉祐癸卯六月二日穎川陳守柔再遊成之失約

熙寧己酉歲春二月六日來觀邢恕和叔題

熙寧己酉二月七日崔象之元公亮馬嗣宗同邑令張癸上游同至此觀王樊尊師石題（此係遊西師碣陰第一條誤編於此）

余與子由敦武丙洛進士畢同遊二室南寺最後過大封嵩陽觀道士李國運行熙寧五年九月十日也

右無□名按袁宏道記云稱子由不以氏語氣酷似大蘇定蹟子由以督安石出爲河南府推官而子瞻送杭州進士詩序有云熙寧五年錢唐之士貢于禮部者九人十月乙酉燕于中和堂公是年監試杭州不應復至洛也其人定係士當是西京教授王平甫輩耳

范陽祁無擇上谷寇仲武游熙寧癸丑孟春一日

熙寧癸丑仲春月二十四日爾梁張起同上谷寇公輔遊此

焦通范博雅熙寧癸丑二月二十六日題

癸丑歲清明後一日陳知儉李馬申王壽同游大封觀蘇注題

汝上宋蹈邦淮西都陽之元豊戊午五月廿六日同游

新監臨安茶稅張克榮從孫安父樊少保游此崇寧二年季春十有一日

滎陽李孝稱衆游崇寧癸未五月記

文及甫孥家遊熙寧二年二月十□日觀退之題□□
夏聖求李季明袁倦夫游大觀丁亥四月六日
政和改元仲春唐通叟拉李勉之日中頃過精思天封唐
翁侍行
原武邢僖朝謁神霄像罷過天封得先公題字壁間不勝
孺慕三川王莛文同游宣和癸卯八月朔
蜀郡何臬宣和七年三月二十二日遊天封觀
後五十二年獲觀先人榻本題柱項城縣丞馬宗夫謹書

癸谷正德乙亥携兒同游今復携府游此義亦長劉成下
丹可應元識按癸谷乃王尚絅別號附
右以上題名二十二條附明一條皆刻於嵩陽宮石
柱者也去漢栢不數十武柱入由其下為土所淤世
淺掘地踰一尺許乃盡搨之按袁宏道記云漢栢於
不甚修者上掩其本也由此推之想當然耳今以年
月先後次第之後倣此
紀聖德碑陰題名二條
熙寧辛亥冬十月十日班以受代密題蒙致政融監劉
几伯壽侍禁陳天錫伯祥藍山令董湝臣直甫登封縣尉
孫君錫鄭右進士王袞拱之會飲天封觀和臬蕃劇談雅
歡步月引退大理評事知登封縣事張斑公玉燭下題
涌上盧漢傑率金容李百和穎川李剛中游紫虛谷試道
友茶酌七星泉登三醉石同觀聖德碑時宣和七年歲次
乙巳改元二日題
右題名二條皆刻于紀聖德碑陰者也

嵩陽觀碑陰題名十五條內崔象之一條錄入嵩陽宮石柱之下條缺
水部郎中知宗正丞公事趙宗壽陪正惠然訪我因話少
年把臂白髮相逢遂從兒孫輩游承天觀雅叙劇談之甚
引退熙寧辛亥仲春望日飛書監致仕劉几伯壽題男大
理評事唐宬武陽令唐民矩太廟郎唐老唐吝孫試芸閣
史高侍行攢監登封酒稅杜寧陳壽臣未至
錢待問王仲元任仰之魏瑊況弟□瑊辛亥二月初六日
謁承天李師到此

少室野夫劉几東鄉田述古熙寧辛亥季春廿一日同游

殿中丞新通判汝州張瑜君儀弟大理評事知郟城封珽公

玉熙寧辛亥三月二十四日率羽人張子際宗大傅繼榮

嗣真釋題秦宗約山人周谷潑大游

李尚鄰因游長官寨憇此真官時熙寧辛亥季春二十六

日子姪迺週瓚侍行

公度璿之詩臣損之辛春至此熙寧四年三月十八日公

度弟淳翁壽臣子昌彌同游

子與寇仲武游山至此抵暮而歸熙寧六年正月二十日記

無擇題按此與石柱條同日題

內侍王紳道士王成之同游與吳彷程久之竇儀記

右無年月按王紳跋尉遲汾詩乃熙寧丁巳因叙於

此

元豐辛酉季夏望日河南元卿康觀碑助從行

郟城李昂元祐庚午季春

尚郎李秀行郟城李昂邢符楊彥宗元祐庚午中秋二日

同游

李公弼仲修元符己卯閏九月來游

樓武周士通禾范亦直李仔肩宗仲基王叔敬同游元符

庚辰歲九月十九日

滎陽張曰同伊人趙守泰游政和癸巳六月廿二日子棟

侍行

右以上題名十五條皆刻于潘尊師碣陰及左右旁

者也

戒壇碑旁題名 一條

李仔肩宗仲基王通王王叔敬

右題名一條刻於戒壇碑旁者也按潘碣題名有綦武

可係有李仔肩者姓字為元符庚辰此當同時上

石淙題名 四條

范純仁至和 年十月望日游同洪川 闕

右按此題十月以下在王績詩行間字體不全 附及

盡翻

張瓊弟珽熙寧庚戌十月廿二日同釋顯泰游

宣和甲辰元宵後　日自許昌之華凌晨冒寒來與獨遊

王績公紀題

右按此題前有詩二云登道山巖下茅檐竹樹中淺瀞魚可見攢石路纔通坐聽潺湲君懸思爛漫紅不生丘壑志覽此與何窮因刻于范忠宣題名之上字相參互刪之

王仲嶷鄭修年弟億年李侑逵向子諲宣和乙巳七月來

右無書名按古史載王仲嶷字豐父向子諲字伯恭皆有書名應出二公手也

右以上題名四條皆刻于石崇張易之序後者也

文昌宮壁題名　四條

張景儉王起陸經從游

右按此石有潞國公文彥博嘉祐庚子三月十八日游十六字潞國公文彥博六字乃大字筆頗重拙故並年月刪之錄此九字

權發遣京西轉運使張杲被旨詣嵩山崇福宮安排祭

二門牌大觀庚寅十二月二十九日至此

政和甲午十二月十一日辛絲職事經從恭謁祠下康厚

書男寔侍潘璿宋繼稱從行

左武大夫忠州團練使知東上閤門事提舉中太一宮兼祐神觀公事王邵子學右武郎提點醴泉觀陳彥炳文忠訓郎王淵濬甫同隨侍□□節使太尉詣崇福得獲恭參啓母殿下遂觀聖迹不勝大抃時政和戊戌孟夏十有八

日彪謹題捧硯人劉大錫

右以上題名四條今在文昌宮在今縣學東即舊曆中傳公楙所建存古書院址也按公自爲記云吾嘗往來嵩山之麓每每從瓦礫荊棘中見有古人尺碣片石磨洗辨認但文字可識者則留嘗以移置此中嵌于室壁若鱗次然公徐過之左右顧盼輒移時不能去今凡稱在文昌宮者蓋皆此院之遺也宮淑隘石刻暗處難于觀玩予將與復嵩陽書院而移置焉

史158 070

少林寺詩

宿少林寺

保平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事潞國公文彥博

六六峯巒繞佛居俗塵至此嚮銷除西來未悟禪師意北上還隨使者車予方受命移守北都五品封槐今尚在九年面壁昔何如心知一宿猶難覺花藏重游貝葉書

嘉祐五年四月一日給事郎守太子中舍知河南府登封

縣管勾宗廟官事蔡若壯立石

右文潞公詩在少林寺按文氏停雲館帖載公書與此不似公爲有宋名臣書史稱其筆勢清勁不媿古人且詩亦可誦故並銜名年月錄之俟考

二十六峯賦

二十六峯賦并敘

四明樓异試可

余少聞洛邑之盛在唐宋爲東西都而山川形勝之冨觀他州爲傑觀昔韓退之白樂天見於歌詩形容勝槩有詠歎不足之意後歐陽文忠與梅謝諸賢相繼爲僚友數遊嵩少聞至今以爲美談余幸以不敏得令嵩高縱觀諸境未有過少室者而巉巖秀拔乃在戶牖間朝夕博望歷歷可數因作二十六峯賦以自廣非敢竊比古詩之流云

伊浮雲之公子兮訪道於林丘而棲神於巖谷超然有遊方之志兮乃東升於岱頂而西謁於華麓離衡陽之南兮與夫恒山之北厲不窮搜歷踐兮游心而騁目獨怡然而

忘歸兮內欣然而自足忽御風而行兮排空濛而造中域徐睥睨以四顧兮意惝怳而有失遇嵩高之丈人而問津兮曰游四方而奚有得何高之不登兮何危之不陟今乃西望兮嵬然而獨特雄柱天綱兮横亘於地軸連絡偃蹇兮龍盤而虎伏雖峯以九而亦以十二兮付未覩奇峯之六六丈人放杖而笑兮秋水方至而河伯自溢于烏覩海若之難匹兮獨不聞中天之少室其高則蘢嵷崢嶸崒嵂兮嵺峁兮十有六里而疊有十八其深則環紆縈繞盤糾紛

鍇兮上方十里而周圍一百包□□以作鎮兮截轘轅以為郭香歌山之所踞兮觀舞水之所樂其上則有嘉禾甘果兮神芝與僊藥石柱若承露之盤兮帝休若楊枝之葉石脂所滴兮飲之可以長上古玉膏在巔兮服之可以揖羽客雲母之井兮寶所聚光明之穴兮丹所鑠一丈之鍾乳兮可餐千歲之食糧兮不絕其中可避兵水之災兮白有經書之博其神異則玉女爛織錦之文兮金人逆白鹿之叢雲洞響時聞之鐘兮石井泣哀鳴之鶴王子晉環之以為壘兮兩有玉寶之以為塔 嵩岳記曰少室山有十八寺冀周圍一百里丙征記曰少室山上方十里元和郡國圖志曰少室山其高十六里山海經曰少室之山有木焉名曰帝休葉如楊其枝五衢郭璞曰少室山巔有白玉膏服之得仙郡國志曰少室有金像人往觀則有白霧起迷人道書曰少室之陽可避兵水之災嵩山記曰少室山有雲母井出雲母神仙傳曰少室山有自然五穀甘果神芝仙藥周太子晉學道上仙有千年食糧留於山中下有石室中有自然經書自然飲食與世無異石室前有石柱似承露盤有石脂滴下食之一合與天地畢郡國志又曰有十子晉學道有九十年食糧在山中河南志曰歌山舞水在嵩岑內室有玉塔在山北玉女織錦臺並在東北室內有色爛然煥如被錦錦山穴在山東南穴中有鐘乳徑頭大一丈光明穴在山東有角從二甲餘有上五百尺晝夜長明雲鐘自鳴人往往聞鐘聲石穴井昔有二人得道一人誤墜而死一人化為鶴

求其死者哀鳴 泣血滴石成穴 此皆公子之所未知兮而丈人之所安宅丈人曰名生於實兮義設於適子知其一兮未知其二子識其外兮未識其內是徒知六六之所有兮而焉睹六六之名義東朝獄祠像百神兮西望洛邑鬱千宫兮 下瞰洛陽其形如拱揖狀也 大陽少陽山之明兮 在山之南明月峯之左曰月之名太陽居東象山峯之南故名少陽 石城石笋天所形兮 上有石城然峭如城壁其形似笋秀拔萬寸 栢香丹砂寶所鈃兮 山多栢香峯皆紅色光明亦出朱砂 鉢盂香爐狀所肖兮 形如鉢盂峯其上狀若香爐然 遐天紫霄勢之肖兮 以其出峯上插於天漢以差低於遐天亦接雲霄

羅漢七佛像設留兮 上有羅漢洞隱現莫測岩中有佛像七尊 羅隱來仙洞府談兮 此峯是聖所隱之處古老云此峯是神仙洞時有見者 清涼寶勝梵刹標兮 昔有清涼寺名其下又云尼上名寶勝云 瑞應壇壁群光絲兮 峯多群瑞夜有神人通聞紅色由東一壁日出而色名銀彩 紫益翠華煙靄凝兮 色紫秀氣若幃蓋以其翠靄華茂故云 藥室紫微花作靈兮 多生奇藥若紫微之屬宮中亦可觀花 白道天德名字偉兮 昔有道人白道張隱此上有天德帝宇二帝字峯 卓劔白雲形貌紀兮 狀若卓劔峯因時多起白雲 金牛明月色像起兮 色若黄金其狀若牛峯中時現圓像如月 凝碧迎霞夫光聚兮 上多翠碧有在衆峯之東而迎其朝霞 玉華寶柱金石瑩兮 上有玉石

峯茂于諸峯而形狀拄繫馬曰声神仙衆兮下有丁若拜
背五色或云有金玉故馬淵峯如此
相或六化人繫馬於上峯上此則六六之名義兮而未覩
多白實或云無能其色皆白
六六之異氣丈人曰方春陽之盎盎兮燒痕無沒而青青
兮紅紫之繽錯兮引百鳥之幽禽雌雄嚶嚶傑觀兮切擘灰而
上從玉僊神女兮乘輜軿而下征朱明草木之扶疎兮斂
大[illegible]之午升山根雲氣之冉冉兮若猨龍而鬱蒸忽雨靜
兮天外兮勢翻盆而倒傾雄紫芝之與黃獨兮翳長空而產
英金飈之鷖葉兮由空落石若仙人之儷翠夜月白而風

泠泠兮玉笙清澈而彌聽聲于陰林柯之颼飀兮山形瘦
而骨稜稜冰雪積積于千仞兮玉龍飛而白虎兮兮錯四
時之由沒變態兮顯晦陰晴不可得而盡名豈翁個覩備
忽日旅及酉應接之不暇兮以[illegible]測吾此雖丈人之所不
能形容兮而豈公子之所可窺闚丈人曰奚兀搶空兮千
變萬狀山經地志兮不可究其或背若相揖兮或面若相
向或竦若相鬪兮或揖若相聒或散若相忘兮或聚若相
訪或後者若和兮而前者若唱或卑者若下兮而尊者若拉

上或舒兮若相揚或怒兮若相抗或若恭揖兮相匹或若
從趣兮相聚或俯瘦兮若戟冠或膨脝兮若挾纊或蹲伏
兮若駝虎或崇峩兮若襲蓋或嚴嚴兮若莊士或勇猛兮
若梟將或決驟兮若風馬或浮空兮若鵬翔或若游郊原
兮眾丘墳而包桓樹或若入宗廟兮梯豆登而鬱秬鬯或
取兮森翰或落落兮列屏障勢縱略兮顧而連連狀容與
兮宛而復壯超然若三十六天兮神僊之洞宅屹然若三
十六宮兮妃嬪之游燕昂首聳肩冠佩悠悠兮泉飛瀑傾爵

半流兮大闢星纍玉析成兮松篁瑟瑟鈞天迥兮嬌雲曲
月饑霜新兮慘斜露襟龍鷹笑兮雷霆鼓吹舞衣張兮雷
霆轟轟宮車還兮言未既而公子頽然如醉兮洒然如醒
非丈人無以槳之使移兮刮之使明僕未能窮兹山之勝
踐兮究兹山之躍蛩請執杖屨兮以從後塵
建中靖國元年九月廿三日戊午侍其浩之家書住持少
林禪師傳法沙門清江上石洛陽張士宣刊
右少室三十六峯賦傅昇撰併書今湘昔按昇有太宰

二十四峯詩殊不足觀而此賦叙述詳贍可備參考
書亦不惡錄之

達磨頌

少林九年垂一則許直至如今諸方擧
寶錄檢討官著作佐郎黃庭堅書頌

右達磨頌黃庭堅題書字徑四寸餘在初祖菴按志稱嵩山有蘇黃書蹟今石樹所題余與子由一條泉中郎已辨其非東坡書矣其山谷書即此是也公在當時有盛名書史稱其楷法妍媚自成一家草書尤奇偉嘗自云於僰道舟中觀長年盪槳羣丁拔櫂乃覺少進意之所到輒能用筆文公集中諸題跋古今人書銜論精覈亦頗自負今觀此書揮洒如意故足成家

署書題名

太師魯國公　京書

右蔡京署書直壁之上四大字題名也在少林寺

和壬寅八月資政殿學士河南尹范致虛立石按書史稱京書竦而不拘逸而不外規矩大字冠絕古今鮮有倫比今四大字亦甚佳惜徑逾尺不能入集耳

金

重修中嶽廟碑

大金重修中嶽廟碑

中憲大夫充翰林待制同知制誥上騎都尉江夏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臣黃久約奉敕撰奉政大夫充翰林修撰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驍騎尉賜緋魚袋臣郝俁書承直郎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雲騎尉賜緋魚袋臣党懷英篆額

大定二十二年十月庚申以重修嵩山中嶽廟成未有紀述制詔臣久約書其事於石臣學術荒蕪實懼不克奉詔然忝屬禁林以文字為職雖甚愚陋其何敢辭於是承命戰兢退而書之臣聞五岳在宇宙間肇自胚胎剖判之初鍾造化神秀之氣碩大厚博奠安一方噴薄風雷興騰雲雨

材用繇是乎出寶藏繇是乎殖形勢巍然非他名山屏鎮所可方擬若夫提峻極之狀著高大之稱據天地之中央得五行之正位嵯峨岌嶪俯瞰河洛號衆山之英者惟嵩爲然爰自書契以來事跡靈異非一祝融降而啓夏申甫生而興周浮丘公混俗以僑居王子晉得道而僊去自餘高真遊覽玄聖棲遲圖諜所傳不可殫舉維神尸之聰明正直克相上帝保佑生民是宜歷代帝王靡不宗奉凡巡狩四方往往祇謁其下而封爵之隆所以褒大之每有加

而無替也舊有廟在東南嶺上年祀縣邈莫知其經始之由魏大安中嘗徙于神崖山唐開元間始改□於此遘宋靖康兵革之難海內俶擾饑饉荐臻郡邑凋殘寇盜充斥齊國建立創痍未瘳用兵不休賦役煩重故伊洛淮甸之間戶口蕭條爲甚廟之基構僅存而繕修不時上漏旁穿風雨震剝玩歲愒日殆不能支歲時祭享牲酒寂寥鼓鐘不設神弗顧享可勝歎哉皇朝混一區夏方隅底寧辟燒除苛政教清肅涵養休息復見太平日衛公私慷功稍就

完穹然積久弊陋未足以稱神之居且當國家開拓之初地大物衆經營締構不失先後緩急之宜顧興作起發之功力或未暇如有待者洪惟主上纂明昌之緒運熙洽之期蒐獮道文禮樂備舉嚴奉宗廟肆祀郊丘懷柔百神無文咸秩至于崇飭海內前代祠廟恆敬不忘況嶽瀆之在祀典有功烈於斯民者乎如何哉先是十四年秋九月敕遣口人諭指宰相諸嶽廟久闕修治宜加增飾其遣使驛傳徧詣檢視以聞明年使者復命即以請應費財用工徒

與夫百物之數具圖上之是十月壬午乃有重修之命且詔有司凡一夫之役一物之用悉從官給無得煩民仍寬與之期戒勿倉卒涉于不敬以稱所以事神爲民祈福之意維中嶽在河南府登封縣之境內尚書省遂以其事下於府府以是下之縣地官則以其費用屬本道轉運司出公帑之錢合廟中前後供施餘利驗其數以時給之冬官則以其夫匠均賦河南及旁近諸郡發其驛馭役夫之羨卒闕或不足則取諸游手之民隨時之高下而優予其直

以待本縣令臣張子夏監護役事又命同知河南尹事臣
宋嗣明總治之諏日鳩功衆作畢舉廟制規摹小大廣狹
位置像設悉仍其舊無事改作視其棟楹榱桷之撓折朽
敗者則徹易之垣墉階戺之缺罅摧圮者則更築之黝形
黝堊藻繪之漫滅不鮮者則加飾之煥然一新窮壯極麗
吏無遺力人不告勞總爲屋二百二十有八間其西齋廳
以待每歲季夏遣使祭祀之次舍不與焉始事于十六年
四月丁未絕手于十八年六月戊子費錢以貫計之爲一

萬四千九百六十有四用力以工計之爲四萬八千二百
六十有二落成之日丁壯垂白執持香華遠近畢湊皆大
和會不謀同辭咸謂物之廢興成毀自有數存乎其間始
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致者矣以五十年因循委靡之弊一
日變爲殊絕偉麗之觀豈天遣聘降聖天子在位文明
勤儉無爲不成何以臻此嗚呼休哉昔漢武帝元封間嘗
登禮山從官吏卒咸聞呼萬歲者三流傳後世至今稱美
猶王上崇敬之心出于至誠如此占不云乎禮罔不答異

時修貢效珍發祥賜祉復生賢人爲國藩翰輔成萬世無
彊之休俾吾君壽考與山齊等永永無極其陰相之功又
豈特區區徒見於祀典之間而已耶臣既序其本末以展
歸美之報敢拜手稽首作爲頌詩繫之于後頌曰瞻彼嵩
高維嶽之雄穹窿隱轔屹然地中奕奕神宮樺與東殿孫
魏以來再徙覺衍上棟下宇揭虔妥靈規模顯敞氣象崢
嶸遭時否屯兵火餘燼大木厭雜人不堪命洒掃有闕聚
顏弗支上雨旁風過者咨嗟大金受命依闢疆宇與休撫

庠勝民樂土皇帝御極寢兵措刑山川鬼神亦莫不寧維
時神宮久未遑暇皇帝曰嘻我心之惻豈予近輔適詔登
司去舊取新經之營之毋費民財毋勤民力一出于公訓
其成式于杜耽耽萬瓦差差金鋪旋題薛聯陛離落成之
初四遠咸集羣神翩翩明示嬪改色邐足在廡鼓在庭肅
之格思松風泠泠工祝無私不施則其厚報不僭報其敬
後歆報維何篤生賢人左右王室如屏如臣予予予永
它九有巍巍堂堂如山之高詩下臣拜稽頌以稱丁歌刻之無

碑萬世不磨

右重修中嶽廟碑黄久約奉敕撰郝□書在中嶽廟

○按此碑與宋盧多遜王曾陳知微碑僧梨豐崇相等今刻立于崇聖門外左右各二四碑之中孫崇望邢守元所書盧陳碑俱無足取白憲書王碑差勝亦非上品惟此書特法道勁蒼老可觀雖蹟之唐人書中何多讓焉亟備錄之以知能自立者未可以時代囿也

中天嵩嶽寺常住院新修感應聖竹林寺五百大阿羅漢洞記

西京永寧縣熊耳山空相寺住持傳法吉祥大師賜紫釋有挺撰奉議郎知永安縣事王道書

原夫大法界中支那東震旦大國聖宋嵩山得其最尚勝妙者唯中嶽嵩山卓然聳拔青雲之表林巒□秀四季森木岑崟羣山趨揖長時異花芬芳玉鏡珍寶爛然是處光明巖洞泉源清流千古澄澈谷風松韻時呼萬歲之聲瑞氣祥雲盡鎖千壽之境是國家崇佛戒福神中天玉英崇聖帝領鎮之地宮廟之所也是山之中有聖竹林寺何知之乎古傳記云唐蜀僧法藏來遊是山長安道稠桑店逢一梵僧持孟肩錫問曰上人胡來而欲何往曰雲遊嵩嶽聖景曰可附一書與竹林寺堂中上座曰我久聞彼刹是聖寺羅漢所居嘗欲來尋其因可願佇聽高論開發前去曰上人豈不聞吾佛當年靈山會上以正法眼藏分付大迦葉傳芳流布授記付囑大國聖主賢臣與崇外護無令

斷絶敕諸大菩薩天龍八部一切神祇保衛國界敕五百大阿羅漢不得入滅長在人間天上赴供爲大福田令諸尊者將諸眷屬止住其中是寺隨機緣或隱或現緣熟者嘗見曰今日得聞未聞接書分衛而行法藏來至嵩前問人曰竹林寺何所是荅曰但去到嵩嶽寺入石二門登道遥臺望之山腹是也來至嶽寺入二門常住院禮佛衆僧安衣盂畢問曰竹林寺門從何處入曰我等嘗聞是聖寺未嘗得見但觀山腹二洞深邃無窮每有信士沿巖登險

金銀香花齋食供養獲其感應光明甚多法藏神書登寺遂一□人問曰上人今欲何往曰我寺竹林寺下昔老人曰隨吾手看乃見祥雲遼遶瑞氣蟠空竹林聳翠梵刹崢嶸丹臒彩繪金翠交光周徧相羅如寶絲網大雨□花雰雰散墜遂趨前瞻仰有一童子來迎入寺登殿堂中上座投書問矣忽見雲陛堦前天使持書帝釋請五百尊者齋羅那曰一尊者他方應供未還上座曰以今新來僧依赴且令禪堂晏息須臾聞金鐘動玉磬鳴觀諸尊者各運神

通擲錫擲盂騎鑾鹿虎乘龍象馬數坐移躡上座呼法藏來吾云中須刻到天際門帝釋出迎天樂擁從昇妙勝殿齋罷三銖絹每位一疋手拈天香酒面神證光滑來使法藏心生愛著默誦真言忽覺身墜巖前大宮聖寺都失悲泣嗟嗟愛物爲患仰觀見嵩頂下視祝獄寺尋迴到寺禮參僧衆問曰我曾寄衣缽此院可乞示還曰頃年有川僧寄竹林寺下書莫是上人否曰使是衆爲推尋得二五件皆以損壞衆僧復問曰竹林聖境可得聞乎曰我幸而不

幸雖得入聖寺瞻敬又隨諸尊者赴帝釋齋因得衆三銖絹心生愛著不覺身墜巖前聖境都失矣時耆年僧曰人間天上榮顯富貴奇異物積之山嶽若非是大權菩薩具正見曉達明了應緣利生投用自在心常離欲示現食染愛著心同梵行示現有諸□患心常清淨示現隨類在死心行佛行示現逆順境界心無取捨淡泊窮理妙道成不如然則爲少分愛幻境物耽染愛著持之迷醉漂蕩生死三界流轉更□少服迴光自照究乎真實妙道大患爲

障莫過此也汝今爲出家上人同聖寺諸尊者授天主供養事非小緣何故未除流俗愛物心非唯辱服圓頂犯戒律章條重亦乃自昧真心妙道玷吾門何多乎今此大絹亦非汝用之物當獻至尊願爲佳矣法藏其表進貽明皇在位聖恩撫問倍加宣賜爾後於洞聖現光明至今求者應現愈多院主宗政誘掖信施財還土木等欲依山上洞樣造一所斤斧才就成五羅漢請號州盧氏縣賜氏家託發家長曰嵩嶽寺今造羅漢洞汝家當鑄鐵像五百

身賜氏夢覺令人至寺果見與工造洞還報賜氏欣然捨
施五百餘尊像放隨喜信士之家願各以香花幡蓋依次
經從迎接送至洞完像到奉安之次陳蔡二善友挈袈裟
五百餘條至披挂像身應量齊等於是四方崇信一至於
前香花供送鑄有臨道然燈燒燭盤迎品饌供養精誠得
其感應燈未點之火光自然齋食與香聖像先現是洞今
有三經藏花塔狀三聖洞香花供獻施者亦陳獲之感應
三處俱有夫聖境無邊顯機各異無欺縱日可觀有脉[illegible]

途莫見名山大室佛刹隱現其中聖凡交參晝久往來無
間登臨香火萬戶一稱獲斯聖境光明益今日之盛時一
人聖德聖感之至化伏願聖壽無疆金枝玉葉永茂帝道
佛道同興金輪法輪並轉親王仙族同固盤維文武賢臣
皆存忠烈風調雨順軍民康安四海晏清萬邦率伏舉生
遂性三教長隆知洞惟一已焉記傳於金石永久無際有挺
因普爲缺正見佛行執有生死輪轉不了根本清淨者修
進圓之仍集佛教眼目兼以禪宗中妙言錄作明證俾令

一切悟明了達根本清淨具足正見佛行修進證大菩提
緣斯僧住是聖寺前白蓮菴將乎十年時親瞻覩聖境光
明殊勝不思議事非筆舌可窮今固敢簡略一二以塞其
命頌曰天下名山幾後先嵩高聊著混元前聖凡共聚寧
分別廟刹相依亦過然遊信一山根不囿華胥一境夢非
終寶光玉樹發虛液金色峯巒鼓樂天幾柏倒生垂澗谷
千松偃蓋覆巖顛登臨香火心同願上祝今皇萬萬年
聖宋崇寧元年壬午歲十月初十日中天嵩嶽寺常住院

前住持僧崇政院主僧法應知洞僧悟言知庫僧悟達同
勾當修造僧日用清信弟子焦泰施財刊守劉友諒刻
由野廟住法王嘗遊嵩岳寺見此碑經兵革火燒毀壞棄
於荆棘之中遊人見者阿嚨難以辨認嗟乎恐聖境以遠
漸得聞耳遂詣處追尋得全本謹捨衣盂命工刊石使聖
境重興以久留傳不絕矣皆大金大定二十九年八月十
五日會善寺開君嗣祖沙門淨浩重上石寧陵普照比丘
廣真書嵩陽高澄刊

右聖竹林寺羅漢洞記原宋崇寧年間釋有挺撰王
道書此其重刻於金大定二十九年者也僧淨浩敗
處但書在會善寺按崇寧原碑今在嵩嶽寺墻砌下
小正書破壞強半字亦糢糊兒以置而錄此

元

少林禪師裕公碑

大元贈大司空開府儀同三司追封晉國公少林開山光
宗正法大禪師裕公之碑

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程鉅夫奉
敕譔集賢侍講學士中奉大夫臣趙孟頫奉敕書嘉議大
夫禮部尚書臣郭貫奉敕篆額
皇慶元年春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臣陳顥奏請封贈少
林開山住持光宗正法大禪師福裕制贈大司空開府儀
同三司追封晉國公命詞臣文之碑臣鉅夫本職惟謹佛
法相傳有名具至達摩持以航海來武帝問道不契去之
魏隱於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為禪宗鼻祖六傳而至大
鑒復派而爲五師所居達摩處也其宗以混然常寂爲眞
空洞不虛爲質廣大不蕩爲際其教人亦惟曰性善其論
曰推一而萬則事無非眞混萬而歸一則眞無非事故曰
當仁又曰能仁陰有以格君心而贊皇猷未嘗以禍福利
害嚶嚶語人而慈悲法雨陰覆潛被歷代帝王意欲清心
靜治使爲姓家福祠存國亡可風行奉之澤至此其大略
也歲乙巳世祖潛邸命師少林大作資戒會俾建精舍于
故里曰報恩給田若物以飯衆戊申定宗詔住和林興國

未幾月憲宗召師于帳殿奏對稱旨俾總領釋教授都僧省
之符俾百僧咒得發守二百三十有七區庚申世祖即祚
因論辯僞經馳馹以聞火其書仍賜光宗正法之號
賜萬壽阿祖席僧□□當之者衆于師□□計以堂鉢之費未
能經營得都南御林爾田□□有頃餘碑玉泉北常觀音別
院自給藥寧洛寧賈賜拾其扁以寧處其分肄和林集聞
長安太原洛陽爲丘少林始終丙□□□□上鎮少人力邑
多既老倦于接納乃復歸嵩陽未久□□□□□□終於寺

七十三僧臘五十二嗣法小師三十人度弟子千餘指恭
戒者莫可紀嗚呼師去世已遠今上皇帝寵以尉典言行
而道大也皇帝若曰洪惟世祖神武不殺本仁祖義以一
天下朕欲昭我祖德持盈守成維爾克紹乃祖乃宗於
仁以弘濟我光民顧先哲其逝朕弗克見於茲還爲雖去
來夢幻無得而名封號哀榮豈不在我其尊爾官階爾衡
以寄予思以廸後人以永譽于萬世師之在世也一闡教
典而成誦誘掖後學無倦色迺發書善論梁吟咏從習普

說幾千萬言播在叢林而師未始以爲能事幼遭世變焚
然無依道逢老比丘勸以學佛曰能誦法華足矣師曰佛
法止是乎比丘異之與俗謂休林古佛於仙巖曰此龍象
種也當爲大器即爲祝髮授具與雙溪實公同執事者七
年遊方來燕親炙萬松師又十年道譽隆名諸著學者日
益廣其住少林也萬松老師實爲之主屬當少煨燼之餘
皆題緘氏之孔慶已而興仕起廢訓徒說法施者如丘山
來者如歸市嵩陽諸刹金碧一新洛陽門爲經筵不輟者

師力也師瞑目晏坐澹寂默若無與焉至元八年春詔天
下釋子大集於京師師之嗣法者居三之一其盛哉師剛
果凝毅公勤廉明平居風彩閑敞襟度弘曠復嵩山如初
師再出世倡道垂教於天壤間如鼓雷霆而揭日月所謂
大善知識標準斯世沒而不朽者與師字好問以雪庭自
號太原文水張氏子九歲入學日了千言鄉閭目爲小兒
方娠母有異夢及生家有吉徵其說法也涸池出泉古殿
有光瑞應非一端云門人惠慶以師平昔善遊刻梓既壽

其傳仍以道行碑靦請於上追念父師少不失報效之義
是可銘銘曰佛以仁傳聖以仁治其仁伊何此心而已涅
未嘗泯照徹大地推未嘗推淵澄止水染未有爲不著其
青蓮直指其宗曹溪東逝逮我裕公道還北矣師少不凡見
稱州里休林古佛與源指示至老游燕行成行已爲秋休
林合辭招致參從渡河幾二百指稱俗趨走登施山委積
陽諸刹金碧翬飛洛陽大藏經歲不兆一百四區舉廢興
起僧無役大衆歡喜曰一佛出世遇明天子其人已滅

其道不死不空不住天地終始帝命曰咨章服是宜百世
其承之四方其則之惟爾法是依惟爾言是師臣拜稽首
聖敬不違播爲聲詩刻之茲碑
延祐元年十一月日門人慧慶建宜授祠庭大少林寺住
法住持嗣祖沙門普就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陳顥立石
洛陽耶律德恩刻

右裕公碑程鉅夫奉敕撰趙孟頫書在少林寺按文
敏書法爲元朝第一此碑奉敕書不當假手乃覺肥

懊少風力何耶然筆自有致

揀公茶榜

大都大聖壽萬安寺諸路釋教都總統三學壇主佛覺普
安慧湛弘教大宗師揀公茶榜
昭文館大學士中奉大夫特賜圓通玄悟大禪師雪菴頭
陀溥光撰并書
竊以隨緣應物無非佪向菩提指事傳心總是行深般若
欲破人間之大夢須憑劫外之先春伏惟佛覺普安慧湛
弘教大宗師資集正宗轉輪真子學冠於終乾華冕顯密
圓通神遊於教海義天理事無礙笑辟支獨醒於一己擬
普提普結於群生借水滌心即茶演法滌睡眠於九結破
昏滯於十纏於是符梵宮於鹿野苑中覓清北苑採靈芽
於鷲山頂上氣壓蒙山價高蜀門能精製造之方得法藏清
涼烹煎之旨焙之以三昧火碾之以無礙輪煑之以方便
鑪貯之以甘露盤玉屑飛時香徧閻浮國土白雲生處光
搖紫極樓臺非關陸羽之家風壓倒趙州之手段以致三

朝共飲百辟爭嘗使業障報障煩惱障即日消除資戒心
定心智慧心一時灑落今者法筵大啓海衆齊臻法是茶
茶是法盡十方世界是箇真心醒即夢夢即醒轉八識衆
生則成正覺如斯煎點利樂何窮更欲稱揚聽末後句龍
團施滿塵沙劫永祝龍圖億萬春
至大二年正月十五日門資上座德嚴刻石于嵩山戒壇
寺

右茶榜釋溥光撰并書至大二年刻於戒壇寺爲右

四兩面刻凡入幅今移立在城西峻極下院按王世
貞跋云元僧溥光書茶榜風骨頗遒勁惜幅中無己
字骨令人趣流動筆端結習未忘超灑不足又周敘
記云元雪菴所書茶榜字徑二寸許遒偉可觀今觀
其書筆雖遒豐而結體過緊有清臣誠懸之風書史
亦稱其工大字錄之 按上書備大觀演為繁節錄亦可

海市詩

蒲察大使索海市詩

應天以實不以文人間世事從紛紛一旦元豐感靈應百
年異代殊無聞山東安撫心好奇一過蓬萊閣芝序談助
恍惚通仙靈不見嘉祥慘悽抱是時臣海風濤息萬里涵
空纔大碧大澄和氣生紫烟海上羣山倒青壁層城異木
當頭現甲馬神兵隨後變雲幢烟蓋出山尖寶閣迎樓浮
水面參差有若蓬萊宮乍移三山出海東鶴駕逍遥近西
岸來向清時振道風　丘立 按丘長春名處機

右海市詩末署丘立字無名立字鈐方門演道口宗
師之用相傳稱為丘祖碑分二層刻無年月在崇福
宮范天師傳碑陰按嵩嶽志云金丘長春世為嵩陽
顯於大定初還甫陽與君子海上傳其學至元己卯
太宗以蒲輪起于吳天觀至見上於漠北大雪山之
陽似即其人也此詩及字[illegible]觀乃兩志俱不
載錄以備考

明

遊少林諸詩　四首

將往安陽迂道過少林有述一首是日小雨薄暮方霽
披奇縱幽尋頻年說少林到門山雨至繞寺石泉吟花落
中天淨松叢太室凌燈龕耿木叢猶有照禪心
草樹連中嶽烟霞帶北邙古廊傳後魏藝術時初唐地僻
餘音壯寶喬鑿頭長浮丘招來太使夜禮名香

會善寺

青山迂鬱至不願客程遲花薄借芳歲流連餘落厲石同
份貌古泉共梵音微亦有蕤山對無人樹求薇

戒壇寺

兩日登二刹興衰亦漫傷樹交雲榻廢草長石壇荒乞供
鉢馴鴿栖禪夜倚猿惟餘茶樹在贏得打碑忙

既宿少林次日復捫蘿因得二境毀棟荒基顧瞻索然然
風景益更奇勝各賦一首并書於此嘉靖元年三月十有
四日南原王韋記事

右詩王韋題書刻於一石在少林寺○按書史王韋
號南原善書亦能詩

嵩嶽道中詩節錄一首

祭告嵩嶽道中

玉臺鳳駕赴星期嵩少平分岱華奇質相莊嚴中嶽殿雄
光璀璨萬年枝周笙沈寂殘河夜漢柏孤森欲曙時歸路
尚聞仙樂奏恍疑雲外步虛辭

嘉靖丙辰秋八月華亭笠江潘恩書

右詩潘恩撰書時以祭告至嵩用太宰喬白巖韻作
也在少林寺今錄一首

少林漢柏二詩

游少林寺値雨同丁元文紛詠

清晝入門春霧濃坐深檐溜遞疎鐘泉聲欲過三花樹雲
氣偏生二室峯入夜蕭條清客夢翻增滴瀝濟游蹤明朝
擬趁嵩前日好放晴光隨杖龍

嵩陽院觀漢封三柏

嵩陽宮外柏三株漢帝遺風今記無翠靄尚留龍聚蓋青
天時有鶴棲呼年深飽歷風霜色世渺全荒玉檢符欲問
興亡千載事不知人代幾榮枯

嶺南隱大相

右詩隱大相題書一石在少林寺

少林寺題名

萬曆甲戌冬毘陵唐鶴徵來訪孫應鰲年丈也

右題名在少林寺

廟寺諸詩四首

中嶽廟

嵩少夫何極中嶽名獨尊杖葰千里外歷覽手自捫攀水
梵字悲不數祗樹閉古樹浮夕霧蒼翠明朝暾形勢互廻
嵩胡遊虎豹蹤尘霞麗丹闕日月夾層軒佛燈然長夜鐘
磬時在門游絲靜不飛飛鳥爭自喧奇趣兹已窮洗心道
亦存素瑟無有学勝遊竟難該下策行拂衣無令孤願言

法王寺

訪勝屢回枉寄與良不尠漠漠煙霧霏泠泠巖露泫沾濡
意已罔恩頹聊所遣倚策玉柱峯歷覽信紛遝連巖互參

錯雲物森婉孌古剎制未頹高棟負絕巘方池不盈咫洞
徹足清淺采采金蓮花盈盈玉鑑展絲苔摩澤隔心頭精
浣流嫌微有淺東從兹謝軒冕

少林寺

久懷少林遊今宿少林寺紛擺佐羅構嵬官敞復迮岩盤
欄礎纍檜柏鬱而峙高棟排雲日虛牖弄翁翠雲色麗迢
峰川環迴相媚我來齊簡下恍從天外至怳然猶云虛塔
影與無殊秉炬獨躋攀摩碑識古字已斷碑中紋何知身

世界流野饒沙塵聊此停征騎

面壁石

折蘆浮渡江岌且揭與論心非尋法輪義不立文字九年
面壁人寂寂緣底事石中一片影參取西來意
萬曆丁亥閏月初九日天台王上嵇書

右詩王上嵇題書在各本廟寺絲法龍教錄之

游嵩山即事詩

太室少室蓮花巾大熊小熊巢父鄰衰從黃冠遭賢令笑

共青山閒過人茶竈炎米秋月冷芸籃提去久賜貪虛巖
已不知過一名好何勞著片珉
傲余熱則府同游嵩少前虛巖懸布踏月還登封賦此奉
對萬曆壬寅九月七日滿三鼓前允黃歸

右詩吳嶽書在少林寺按公與黃宗伯同時齊名
績書史齋代楷法鐘元常亦作行書洞往筆也

少林禪師道公碑 篆額題銘

嵩山少林寺賜紫住持曹洞正宗第二十六代禪師道公

碑銘

華亭董其昌撰并書

嵩高少室天地之中大乘氣象鬱鬱葱葱破顏未會面壁與風祖佛非殊惟變乃通 其一 般若無知慧光不昧如清涼池如大火聚直下便是擬何即背奇哉衆生具如來德 其二 五家宗旨如世醫師虛空可指丹青不施況乎月吼木馬風嘶不居空劫不落今時 其三 友有道公僧中之傑傳涅槃心吐廣長舌雙桂開敷三花啶蝶一代時教孔存

珉碣 其四

萬曆三十七年己酉月吉日門人慧如等立石

右道公碑董其昌撰并書在少林寺按宗伯爲當世名筆而此書過於豐腴豈其壯年所書如是耶僅錄其銘

登嵩詩 節錄一首

登嵩

丹巖翠嶂倚晴空呼吸還疑帝座通北至南均日景交風交雨列天中爲合元氣三台近分奠坤維四嶽同豈爲山呼崇祀典虞廷柴望已無窮

邢臺傅梅撰

右傅梅登嵩八首之一也公字元鼎邢臺人萬曆中爲登封令著嵩書十二篇嵩之形勝古蹟碑碣表章居之其所題刻亦多大約皆其幕客楷郛王正民筆也公有功於嵩錄此識之

景賢大師身塔記

嵩岳嵩山會善寺故景賢大師身塔石記

右拾遺太山羊愉撰　沙門溫古書

大師諱景賢菩提大通法胤也本姓薛氏汾陰人世爲著族容貌秀偉見者肅然幼而神明周覽傳記弱冠投心大覺宿好都講聞道於□□智寶禪師師言法王大寶世傳其人今運鍾江陵玉泉穴一佛出世亦難遇矣則星馳駿邁而得大通發言求哀揮汗成血大通照彼精懇略以方便一見悟入闇然邪洗爲世議詣隨遂迹幽絕客居巴峽三抗山中山奇寬□□□豹虎俱繞身鷹鳥蒸鬱而我歲時晏居初無惕懼靈道爲之守而碎靈保綏良可知也久之廣大同攝爲以瘝大須然克荷相許付寶藏傳明燈爲不讓矣時神龍有敕也中宗聞風詔請內及法衆仰德乞留都下大師雅尚山林追以新懇或出或處存乎利濟化自南國被乎東京向風靡然一變於代茲三世諸佛□

□法印妙極之用言外之功不可得而聞也觀乎萬形森然於黑閒千界熙熙然熱身如來有以登大■灑甘露雖形示寂滅而業道能象則我先佛法身湛然常住者矣始先祖師達磨爾來歷五葉而授大通赫赫大通濟濟多士寂成涌滅嗣其緒門同波派流分景並照亦東□之盛也嗟世相不實□盡誰□皆虛知時示同□物開元十一年龍集癸亥歲八月在嵩山會善道場現有微疾沐浴晏坐神精儼然朔日而滅春秋六十有四雲山慘黯庭樹朔摧

刻夫情靈痛可言也門人比丘法宣比丘慧嶽比丘敬言比丘慧林等不勝感戀奉爲建塔迢亭絕跡出下背半圭上追儼然悟賜古塔額略用報恩存沒榮乎山川光燭廿年又起身塔於此巖下永奉安焉若其積微成著之勤乘定發慧之用堅剛勇猛之攝大悲廣衍之業率皆碑版所詳不復多載也

開元廿五年歲次乙亥八月十二日建

右景賢大師身塔石記羊愉撰釋溫古書在會善寺

書說者不道安碑由稱述之按年月卽應次道安之後但集古錄有不知從何本○又按王維有留別溫古上人兄弟詩云不見此僧題名其族人必亦可稱者也

嵩陽石刻集記紀遺 自漢至唐止

楚黃葉　封井叔氏編次　姪　道生　校

東漢

中嶽廟石闕銘 此下石今尚存而未錄入集者

右按嵩高志云中嶽廟石闕在廟正南神道漢安帝元初五年陽城長呂常造闕銘載藝文其銘曰惟中□□□嵩高神君□□□□□□休□最純春生萬物□方起雲潤施源流□淙□宣並天四海莫不蒙恩聖朝肅 本文作敬 衆庶所尊□□奉起□□盡勤□□

功德刻石紀文□顯□異以傳後賢今石闕尚存其字剝落不堪摹搨矣自惟中至後賢凡八行乃小隸書其後相連尚有一二十餘行字益漫滅不可識也

北魏

會善寺浮圖銘

右按塔銘云神龜二年七月二日魏故太傅侍中太尉公清河王懌世子元亶字子亮次子元□字子開

泰定建元靈塔寶[illegible]一區放用頂髮及諸雜寶上[illegible]

[illegible]宗敬手截佛志蓮銘函蓋在會善寺

北齊

隆慶寺碑

右碑天保八年丁丑立其詞蓋紀劉碑為首造碑之緣起也今在本寺俗稱劉碑寺碑刻佛相文刻上方

少林寺碑

右碑武平元年立在少林寺

會善寺碑

右碑武平七年立在會善寺○碑皆面刻佛相碑陰刻文○以上四碑字皆拙劣故不錄入

龍華寺石幢

右石幢二北齊時立今在龍華寺門荒草中刻尊勝陀羅尼經

嵩[illegible]寺[illegible]石[illegible]

[illegible]嶽寺亦刻陀羅尼[illegible]年月觀其制度則亦唐以前物也○以上四幢皆漫漶不佳不錄

唐

永泰寺庭東石幢

右石幢在永泰寺庭東永淳二年立刻陀羅尼經與庭西小異字頗漫漶不及西幢故錄彼置此

會善寺碑

右碑面上半刻佛相下已蝕盡似非唐製其碑陰隸書乃唐麟德二年亦漫漶不可搨矣在會善寺

淨藏禪師身塔銘

右塔銘天寶五年立無撰書姓名在會善寺西塔尚端然字未馴雅刪之

大證禪師碑銘

右碑□□撰道士虞元卿書隸書元和□一年立在嵩嶽寺後與徐浩書大證禪師碑並欲仆荒戎中殊不剝落字亦肥重刪之

[illegible]禪師舍利塔碑

右碑□□撰裴通理書太和二年立在會善寺漫漶
不可搨
告成闕碑
右碑在測景臺左今已斷破字没殆盡矣僅其第一
行猶存大唐洛州登封縣七字亦不可搨
李嶠大周降禪碑 此下數文見嵩志而石今無有者
崔融啟母廟碑
楊炯少姨廟碑

陳子昂潘尊師碑頌
李邕嵩嶽寺碑
盧鴻一四銘
右按盧鴻一四銘爲望都雞鳴二峯中天門下女揆
帛石銘文不傳陳文燭遊嵩山記云隱士讀書盧巖
闕十八門四銘尚中乃諸志止載十志未載銘文云
釋義淨少林寺戒壇銘
右按王世貞跋云少林戒壇銘開元三年爲學生張

僕書當是時僕應尚少且不以書名而筆法老成乃
爾又時未盡習帝書故猶有瘦勁意據此則鳳洲時
此碑尚存也今于少林寺及戒壇故址徧索之不可
得
韋行儉中嶽廟記
李方郁修中嶽廟記
李華中嶽越禪師塔記
楊植許由廟碣

右按今許由廟在箕山有嘉靖八年登封令嘉定侯
泰重立小碑載此文末有跋云侯令邑二載公暇遊
行阡陌乃登箕絕頂歎曰先生之風雖高而先生之
行無碑記以表章之後之采風者安有所據耶必有
不軌之徒欲便己私以塞之耳果爾蒐遺文於淡土
而石碎也遂命局隸轅鑴此心庶幾乎少慰若此是
得碣於土而石碎乃鑴耳何云轅鑴此語頗未曉今
原碣碎石無復存者

史158 090

韓愈登封尉盧殷墓誌銘

右墓誌當有刻石然按本志云殷以饑寒死愈與買棺斂無子女一人爲比丘尼則當日或以貧死無子此銘未嘗入石亦不可知也

韓愈天封觀題名

右按嵩嶽志云天封觀石上有韓文公題名歐陽文忠公跋嵩高志載韓愈天封觀題名云元和四年三月二十六日與著作郎樊宗師處士盧仝自洛中至少室謁李徵君渤樊次玉泉寺疾作歸明日遂與李盧道士藻僧榮過少室而東抵衆寺上太室中峯宿封禪壇下石室遂自龍潭寺躋龍潭水遇雷明日觀啓母石入此觀與道士趙玄遇乃歸閏月三日國子博士韓愈題又歐陽修跋云右韓退之題名二皆在洛陽其一在嵩山天封宮石柱上刻之記龍潭遇雷事天聖中余爲西京留守推官與梅聖俞遊嵩山入天封宮徘徊柱下而去遂登山頂至武后封禪處

有石記戒人遊龍潭者毋語笑以黷神龍龍怒則有雷恐因念退之記遇雷意其有所戒也其一在福先寺塔下當時所見墨跡不知其後何人摹刻於石也據此當在石柱而今無之豈別有一柱而後已亡焉者耶

中嶽廟斷碑　　徐浩

右按陳交獨記云中嶽廟碑刻石數其豐碑王曾撰斷碑徐浩八分書惜未詳撰人姓氏而李海八分則當與嵩陽宮紀聖德碑並傳矣今訪之廟中不可復得惜哉

會善寺石柱題名

右按袁宏道記云會善寺石柱上有唐宋題名字極精今亡

史158-091

跋

宣聖季札碑在潤州延陵鎮書史謂人勞應命石遂堙埋唐大歷十四年刺史蕭定就搨本重刊于石嘻碑版亦有廢興歟自東漢建都洛陽至北魏有唐嵩高在其畿內天子以爲巡幸之所遊勝建刹帝后尤甚而磨崖勒銘誇示後人其法書名蹟于今爲烈然而歲久堙埋如延陵故事正復不少由此觀之其不存者皆其可存而存者皆其不可存歟而不盡然也則天封祀壇碑夏日遊石淙詩皆薛曜書書法瘦勁有柳公權精意而金石錄不載王世貞之評皆不之及王徵君口授銘其弟紹宗書紹宗書雅爲當時所重而後世評書亦不之及豈非物之賞鑒必待其人而後存與不存皆有論定而可無遺憾歟葉公來原先生來令吾邑爲

治之暇於殘碑斷碣留其銷落搜集品騭筆之書以俾勿壞覩唐之蕭定抑有進矣公之治登也政简刑清比戶爲祝其訓督毖也一以先民爲範文章政事當世無雙嗣有嵩志之刻而先以此識其一端較論精核如刻鏤君因知其筆削嵩志必有可觀名山不朽之業非公其誰與歸哉

康熙歲在路陽赤奮若壯月年家治弟焦賁亨拜撰

觀妙齋藏金石文考略十六卷

（清）李光暎撰

清雍正刻本

觀妙齋金石文考略十六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李光暎撰。光暎字子中，嘉興人。嘉興之收藏金石者，前有曹溶古林金石表，後有朱彝尊吉金貞石志。彝尊所藏金石刻，又歸於光暎，遂裒輯所得，集諸家之論而爲此書。前有雍正七年金介復序，稱其不減曹氏古林之富。然古林金石表明有參差搘拄，且無論說，不及此書之有條理。而吉金貞石志久無成帙，或疑彝尊當日本未成書。然此書內乃有引吉金貞石志一條，則或存其殘稾之什一，未可知也。所採金石之書凡四十種，文集地志說部之書又六十種，可謂勤且博矣。惟於瘞鶴銘不引張弨釋文，於天發神讖碑不引周在浚釋文，蘭亭序不引俞松續考，是爲漏略耳。自昔著錄金石之家皆自據見聞爲之評論，惟宋陳思寶刻叢編則雜取金石錄、復齋碑錄諸書，薈粹爲之。是書亦同此式，每條下各註所出之書，間有光暎自識者，什一而已。金石著錄之富，無過歐陽、趙、洪三家，而是書於隸釋所引不及十之一，於集古、金石二錄所引亦不甚詳。至隸續、婁機漢隸字原則皆未之及。蓋諸書以考證史事爲長，而是書則以品評書蹟爲主，故於漢隸則宗鄭簠之評，於唐碑則取趙崡之論，雖同一著錄，而著書之宗旨則固區以別矣。

觀妙齋藏金石文考略

觀妙齋藏金石文攷略引

七情欲居其一人所不能無而足以為累者也然非必為累也視所欲何如耳觀妙主人李子子中一切聲色貨利澹於清無所欲

獨於書籍及名流筆墨遺跡與夫金石文字自謂平生之欲存焉計積累所收碑刻搨本視曹氏古林金石表不減其數可謂富矣好事褒瀆時出把

史158-095

玩乃借其姊夫王子典生博采
諸家之論錄之以互證其所互
聞附己說於其後成書二十六
卷可謂勤矣自非甚有欲於此
惡能搜羅之富而攷訂之勤如

序　二

是夫人無有欲〻在彼聲色貨
利則志氣日以昏欲不在彼而在
此則志氣日以清此觀妙之
之所以能觀其妙也老子言常
無欲以觀其妙蓋則有欲

以觀其妙不亦與道德之旨可
相參也與雍正七年歲次屠
維作噩十月朔同里心齋老
人金介復題

序　三

觀妙齋藏金石文攷略目

嘉興李光暎子中纂

卷一
夏禹岣嶁銘
周武王銅盤銘
周宣王石鼓文
孔子比干墓題字
秦李斯嶧山碑
卷二
魯孝王刻石
蕩陰令張遷碑
執金吾丞武榮碑
孔宙碑
史晨請出家穀祀孔廟碑
史晨饗孔廟後碑
魯相韓勑造孔廟禮器碑
淳于長夏承碑
魯相請置孔廟卒史碑

北海相景君碑
郃陽令曹全碑
司隸校尉魯峻碑
豫州從事尹宙碑
博陵太守孔彪碑
溧陽長潘乾校官碑
郎中鄭固碑
郭有道碑
九疑山碑
白石神君碑
卷三
魏受禪碑
吳天璽元年斷碑
周孝侯碑
王公神道碑
開皇本蘭亭序
定武本蘭亭序
東陽本蘭亭序

賜潘貴妃蘭亭序
監本蘭亭序
天曆之寶蘭亭序
神龍本蘭亭序
米跋褚摹蘭亭序
穎上井底蘭亭序
宋憲聖吳皇后蘭亭序
陸玄素摹唐摹蘭亭序
薛稷臨蘭亭序

小字蘭亭序
草書蘭亭序
宋搨黃庭經
穎上井底思古齋黃庭經
右軍筆陣圖
舊搨玉版十三行
翁藏玉版十三行
王子敬十三行
卷四

瘞鶴銘
卷五
後魏孝文皇帝弔殷比干墓文
後魏太公望表
後魏脩孔子廟碑
後魏魯郡太守張猛龍碑
後魏溫泉頌
北齊磨崖報德碑
北齊平定州磨崖碣

北齊少林寺碑
北周豆盧恩碑
北周西嶽華山神廟之碑
攝山棲霞寺碑
僧智永千字文
陳明府脩孔子廟碑
安喜李使君碑
歷代三寶記
龍藏寺碑

史158-098

皇甫君碑
左光祿大夫姚辯墓誌
爲子禱疾疏
卷六
幽州昭仁寺碑
呂州普濟寺碑
臨淄郡公房彥謙碑
房梁公碑
化度寺邕禪師塔銘
褒國公碑
祭酒孔穎達碑
孔子廟堂之碑
九成宮醴泉銘
萬年宮銘
虞公溫彥博碑
太常卿薛收碑
將軍張阿難碑
朝散大夫行潤州句容縣令岑君德政碑

卷七
晉祠銘
慈德寺舊宅詩
秦王告少林寺主教碑
英國公李勣碑
蘭陵公主碑
汝南公主墓誌
天后御製詩并書一通
夏日游石淙御製詩并序
岱岳觀造像記
昇仙太子碑
磨崖紀太山銘
御注孝經
玄宗御注道德經
涼國公主碑
金剛經碑
任君碑
棲霞寺明徵君碑

封祀壇記
于志寧碑
涼國公契苾明碑
李靖上西岳書
卷八
集王右軍書聖教序記
慈恩寺雁塔褚河南書聖教序記
同州褚河南書聖教序記
又褚河南書聖教序記

王行滿書聖教序記
王居士磚塔銘
騎都尉李文墓志
太宗文皇哀冊
兒寬贊
枯樹賦
景龍觀鐘銘
菩薩戒本碑
太宗廟碑

雲麾將軍李思訓碑
雲麾將軍李秀碑
李北海千字文
少林寺戒壇銘
岳麓寺碑
娑羅樹碑
北岳府君碑
伯夷叔齊二公碑
道安禪師碑

敬節法師塔銘
李永嗣造佛像贊
高延貴造佛像贊
中岳潘尊師碑
王徵君口授銘碑
卷九
明堂令于大猷碑
興聖寺尼法澄碑
元氏令龐履溫碑

淄川公李孝同碑
大照禪師碑
延陵季子廟記
嵩山少林寺碑
贈池州刺史馮公碑
碧落碑
碧落碑釋文
騎都尉薛良佐塔銘
中岳永泰寺碑
任城縣橋亭記
景教流行中國碑
華岳精享碑
孔温裕脩廟碑
遺教經
太尉李光顏碑
憫忠寺重藏舍利墖記
憫忠寺葬舍利記
國子學石經

長安縣丞蕭思亮墓誌
淨域寺法藏禪師墖銘
衛州共城縣百門陂碑
比丘尼法琬碑
兗公頌碑
楚金禪師碑
寶際寺碑
唐安寺尼明空墓誌
再建福田寺三門記
道因禪師碑
范陽郡新建文宣王廟碑
同州澄城縣鄭公德政碑
寂照和尚碑
少林寺厨庫記
鉅鹿縣時傑墓誌
顏師古製頌
某府君墓銘
供養記

大智禪師碑
卷十
御史臺精舍碑
涼州都督郭公神道碑
濮陽卞氏墓誌
郃國公梁守謙功德銘
重修孔子廟碑
葉有道先生碑
承天軍城記

茅山紫陽觀法師碑
清河郡王李公紀功載政頌
左金吾衛將軍臧希晏碑
華岳題名
文宣廟新修三門記
孔廟殘碑
嵩山圓徹禪師禪林真訓
鐵像頌
憫忠寺墖頌
田仁琬德政碑
夢真容碑
不空禪師碑
大遍覺禪師墖銘
慈恩寺基公墖銘
尊勝陀羅尼經咒石幢
帝廟碑
贈太師孔宣公碑
少林寺靈運禪師碑

朔方節度李光進碑
太保李良臣碑
義陽郡王苻璘碑
嵩陽觀碑
臨淮武穆王李光弼碑
姜遐斷碑
高邑縣殘碑
本願寺銅鐘銘
龍門山大盧舍那像龕記

卷十一
中興頌
宋州官吏八關齋會報德記
東方朔畫像讚碑
碑陰記
工部尚書臧懷恪碑
顏魯公奉使題字
送劉太沖叙
麻姑壇記
顏氏家廟碑
郭氏家廟碑
廣平郡文貞公碑
千福寺多寶塔碑
卷十二
爭坐位書藁
嘉善魏氏摹刻爭坐位書藁
祭姪文藁
元君表墓碑

茅山玄靖先生李君碑
平淮西碑
嵩高靈勝詩
岳麓書院重摹禹王紀功碑
蝌蚪書後記
滕王閣記
祭岳題名碑
南海廣利王廟碑
石壁寺甘露義壇碑
涿鹿山石經記
處士馮公墓誌銘
褚河南千字文
柳宗元書
大達法師玄秘塔碑
西平忠武王李晟碑
朔方節度使清源王公碑
圭峯禪師碑
姜嫄公劉廟碑

武安君廟記
本願寺碑
周公祠靈泉碑
雲居寺浮圖銘
兗州牧京兆韋君碑
杜順和尚碑
淨業禪師塔銘
興福寺半截碑
虢國公主花臺銘

杜府君夫人韋氏墓誌
濟瀆北海壇罷物銘
李陽冰三墳記
李輔光墓誌
揚州都督段行琛碑
彌勒佛頌
華州城隍神濟安侯廟記
鄭太常栢暨夫人崔氏墓誌
李克用北岳題名
華嚴九會之碑
石柱題名
易州石浮圖頌
張祥師墓志
法門寺重修塔廟記
後唐汾陽王真堂記
後晉重修瑤巖閣記
後漢不其縣令童府君碑
後周晉州慈雲寺長講維摩經僧普靜捨身記

後周栖巖寺修舍利塔殿記
後周栖巖寺疆界禁約碑
卷十三
重修周康王廟碑
廣慈禪院新修瑞像記
增修中嶽中天崇聖帝廟碑銘
篆書千文序
重修開元寺行廊功德碑
重脩孟姜廟因留古調詩

真宗御書先天太后賛
真宗御製御書廣生帝君讚
夢英夫子廟堂碑
絳州夫子廟碑
抄高僧傳序
摩利支天經并陰符經
浯山巖詩
三體陰符經
重脩中岳廟記

重修嵩岳中天王廟碑
祥符玄聖文宣王賛
宣義大師夢英十八體書
勸慎刑文并箴
承天觀碑
龍門銘
永興軍修文宣王廟大門記
中岳中天崇聖帝碑銘
重修北嶽碑
韓魏公書杜少陵義鶻行
劉太初書中岳醮告文
重刻終南山上清太平宮碑
汧陽普濟禪院碑
原理碑
賜西岳廟乳香碑
宋傳書真武經
心經序
雲居寺碑

兗州學記
重刊樊宗師絳守居園池記并叙
游師雄昭陵圖攷
溫泉箴
驪山雜題
李長者祠雜題
故贈左屯衛將軍劉公墓志銘
周孝侯廟記
京兆府新移石經記

題李衛公墓
鼓堆文
元祐黨籍碑
御製宣聖贊序
重修文宣王廟記
阿房宮賦并後序
西嶽題名
靈巖雜題
孔林宋金元雜題
賜孔廟書樓勑
兗州仙源縣至聖文宣王廟新建講學堂記
小學牓
萬安橋記
晝錦堂記
瀧岡阡表
石曼卿大守
觀音感夢記
太史公祠題名

藍田縣重修孔子廟記
劉真人贊
過井陘淮陰侯廟詩
韋博草堂寺遊記
新譯三藏聖教序記
卷十四
復唯識廨院記
汝州香山寺大悲菩薩碑
叵獻杜公衍書
蔡卞曹娥碑
于真菴記
韓魏公墓誌銘
靈巖寺疏
善感院新井記
題介子廟碑
永興軍香城善感禪院主海公壽墖記
韶州寶林禪院記
汾州平遥縣清虚觀記

賜壽聖禪院勑
修感聖竹林寺羅漢洞記
泰寧軍升元觀牒
韓昌黎五嶽
太學莫士子義冢記
開元寺圓照塔記
三聖堂銘
三十六峯賦
范致沖聖廟題名
泰山建長腳竿記
龍圖梅公瘞說
重修泰岳廟記
游師雄墓誌銘
封豐澤廟神勑
昭祖菴記
祀岳神頌
泰山題名
陸放翁帖

吳說書
唵字讚
劉次莊壽仁壽縣君墓誌
啓母殿題名
拜謁孔林題名
嵩山崇福宮題名
紫虛谷題名
菩薩戒
洪内相高州石屏記
代州牛頭山順應侯廟記
重修三藏鳩摩羅什塔亭記
登封縣盧店𠛬修東嶽廟記
乾明寺建塔記
靈巖寺五頌
重修北岳廟記
僊林大士十勸
龍興寺題名
金剛經

中書劄子
越州顯寧廟昭祐公牒
星巖石室題名
岳忠武大字
紹興十八年進士題名録
祖廟祭文
友石臺記
宜州學記
蘇東坡草書醉翁亭記

蘇文忠歸去來辭舊本
蘇東坡海市詩
蘇東坡黄州雪堂詞
蘇文忠廣濟大師行録小楷書
蘇東坡表忠觀
蘇文忠乳母銘
蘇東坡羅池銘碑
蘇長公半月泉詩
靈巖慈受和尚披雲臺頌

蘇東坡安平泉詩
蘇東坡金剛經
蘇書司馬温公碑
蘇書湖郡刺史舊叙
蘇書齊州長清縣真相院釋迦舍利塔銘
蘇書上清詞
蘇書蒲澗寺詩
蘇書大字憶子由詩
蘇書大字醉翁亭記

蘇書豐樂亭記
蘇子瞻王郎碑
蘇長公詩寄徑山和尚
蘇黄馬券帖
黄山谷晦堂開堂疏
黄魯直七佛偈
黄山谷食時五觀
山谷書經伏波祠詩
黄山谷書歐陽永叔廬山高歌

黃山谷禹太伯季子伍員碑
黃魯直大字
山谷夷齊墓碑
黃山谷墨竹賦
黃魯直大字頌
黃山谷大江東去辭
黃山谷書中興頌碑後詩
山谷涪州詩
山谷登東林詩

山谷狄梁公碑
黃魯直題琴師元公此君軒詩
黃魯直題元上人此君軒詩
米海嶽天馬賦
米元章〻居士墓表
米海嶽章吉老墓誌銘
米南宮菉竹居詩
米南宮樂圃先生墓誌
泰山封禪遺文碑

米元章顏魯公碑陰記
米海岳龍井山方圓菴記
米海嶽孔林古檜詩
米南宮王略帖
米元章蕪湖縣學記
米海岳研山銘
米友仁蘇州孔廟碑
卷十五
古柏行

重脩中嶽廟碑
趙秉文閑〻圭峯草堂寺詩并偈
圭峯草堂雜題
党懷英孔廟碑
嵩山題詩
梁公畫像記
興慶池題名
定兩縣水碑
華州城隍神濟安侯新廟記

普會禪院記
重修天龍寺銘
醮事記
皇弟經略郎君行記
大雲禪院之記
華嚴寺薄伽藏教記
博州重修廟學記
博州廟學碑陰記
解州聞喜縣改修董池神記
重修微子廟記
重修東岳廟記
京大慈恩寺貴戒師圓舜銘記
隴西郡李公墓誌銘
黄華老人汾州大字詩
重修京兆府學記
龍興寺碑
孔廟留題雜詩
獲鹿縣靈巖院深公塔銘

重修州學宣聖廟記
汾州平遥縣莫枯骨碣銘
普天醮藏寶符記
重修宣聖廟記
萬卦山題詩
重修碑院七賢堂記
重修宣聖廟記
勅修曲阜宣聖廟碑
嶧州孔子廟記
應州學記
東平府路宣慰張公登泰山記
靖應真人祠堂碑銘
禱雨歌
重建文宣王廟碑
重陽仙跡碑
重修平江路儒學記
歸安縣儒學教諭題名記
諸真人讚

孔廟留題雜詩
加封顯靈英濟義勇武安王碑銘
封兗國復聖公制又兗國夫人制
加封顏子父母妻謚議
終南山古樓觀重建文始殿記
說經臺希聲堂記
靈寶縣重建有夏忠臣關公祠堂記
觀絳守居園池次傚世玉韻詩
修學宮記

刻大開元寺興致
漢武帝秋風辭
重修淮陰侯廟記
重脩闕里廟垣記
重修尉遲迥廟碑記
重修晉祠廟記
重修媧皇廟碑
元遺山先生墓銘
抱一無為真人馮丹陽道行碑

義井漢昭烈祠記
天開禪寺碑
顯應王廟祈雨感應記
代祀闕里孔子廟碑
萬卦山野雲禪師行業記
代祀闕里記
致祭先師兗國復聖公祝文
勅修太師忠烈公比干廟碑銘
忻州天慶觀重建功德記

封啓聖王碑
岱嶽行宮記
少林禪寺蕭梁達磨大師碑敘
重修飛英舍利塔記
京兆府重修宣聖廟記
代祀記
重刻潮州韓文公廟碑
湖州路歸安縣修學記
井陘縣守禦官脫公德政碑

平定等州大總帥聶公神道碑
敕賜靖應真人道行碑
華嚴寺明圓照碑
廬山東林重建太平興龍寺記
焚毀道藏碑
兗國公新廟碑
重修壽聖寺記
蒲察大使索海市詩
重修嘉興路總管府治記
萬安寺茶牓
泰山題詩
加號大成至聖文宣王牒文
何山寺安定書院牒文
李晉王影堂碑
嘉定州東岳行祠記
察罕帖木爾祀宣聖記
東岳仁聖宮碑
孔廟詩

更新功德之記
封衍聖公治牒
無錫州儒學記
湖州路歸安縣儒學記
太師右丞相過鄒祀孟子之碑
汶上張釣石先生遺教碑記
文水縣重修學記
重建至聖文宣王廟碑
加號孔子碑
重修廟學記
嘉興路興舉學校記
武林弭菑記
八大人覺經
湖州路西湖書院增置田記
重刻義田記
卷十六
趙文敏崇國寺演公碑銘
平江北禪大慈講寺大通閣記

真人張留孫碑銘
張真人留孫畫像贊
張真人上卿碑銘
勅賜伊川書院碑
大報國圓通寺記
蔚州楊氏先塋碑銘
乾明廣福寺重建觀音殿記
呂梁廟碑
江東宣慰使珊竹公神道碑銘并序

松江寶雲寺記
涇縣尹丞務蘇公政績記
上天眷命聖旨
番君廟碑
嘉興路資聖禪寺脩造長生局記
蕭山縣學重建大成殿記
居竹記
嘉興重修儒學記
英烈廟新殿記

常熟知州盧侯生祠記
義廩記
重建留珠蘭若記
乾元萬壽永福禪寺之碑
崇聖宮碑
大龍興寺祝延聖主本命長生之碑
長興州修建東岳行宮記
處州萬象山崇福寺記
佑聖觀碑

裕公和尚道行碑
證道識真說
泗州普照寺靈瑞壇記
臨濟正宗禪師塔銘
孫公道行之碑
御服碑
清河郡伯張公墓碑銘
大興路知教大師道行碑
前赤壁賦

大書前赤壁賦
後赤壁賦
枯樹賦
七觀帖
臨智永真草千字文
項刻千字文
蘭州千字文
小楷千字文
天冠山詩
白雪齋帖
雪賦
臨右軍道德經
為空慧師作法語
小楷過秦論
松雪文賦

觀妙齋藏金石文攷略卷一

夏禹岣嶁銘

此無慮數十刻唯楊用脩所得之石爲最先凡此等皆一石所摹也勿論古篆奇逸即題後廿餘字亦非千年内物以爲出自夏后或未必然然當非隋唐以來人所能辦也 墨林快事

禹碑七十七字在衡嶽密雲峯楊用脩得之張僉憲云宋嘉定中何致子一遊南嶽脫其文刻於嶽麓書院用脩又刻於滇中安寧州近世楊時喬又刻於栖霞山天開巖余所收二本其一稍泐跋數十字尤不可辨隐隐有何致字當是子一舊本其一則楊時喬刻也用脩謂韓愈劉禹錫朱熹張栻諸人求之不得而已得之以爲奇幸而王元美復疑之謂銘辭未諧聖經類汲冢穆天子語何也用脩金石古文并楊時喬皆註釋互有不同元美亦有二本釋亦不同時喬本出在元美后元美所得豈即何子一楊用脩二刻耶何其牴牾同也但其文所謂龍畫

螺書鸞漂鳳泊雖經摩刻猶可想見古人惜
不得衡嶽石上蹟耳 石墨鐫華
徐靈期衡山記云夏禹導水通瀆刻石書名
山之高劉禹錫寄呂衡州詩云傳聞祝融峯上
有神禹銘古石琅玕姿秘文龍虎形崔融云
於鑠大禹顯允天德龍畫傍分螺書匾刻韓
退之詩岣嶁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又
云千搜萬索何處有森森綠樹猿猱悲古
今文士稱述禹碑者不一然劉禹錫蓋徒聞

其名矣未至其地也韓退之至其地矣未見其
碑也崔融所云則似見之蓋所謂螺書匾刻非
目覩之不能道也宋朱晦翁張南軒游南嶽
尋訪不獲其後晦翁作韓文考異遂謂退之
詩為傳聞之誤蓋以耳目所限為斷也王象之
輿地紀勝云禹碑在岣嶁峯又傳在衡山縣
密雲峯昔樵人曾見之自後無有見者宋
嘉定中蜀士因樵夫引至其所以帋打其碑七十
二字刻於夔門觀中後俱亡近張季文僉憲

自長沙得之云是宋嘉定中何致子一摸刻於
岳麓書院者斯文顯晦信有神物護持歟韓
公及朱張求一見而不可得余生又後三公乃得
見三公所未見一奇矣禹碑凡七十七字輿地紀
勝云七十二字誤也其文云承帝曰嗟翼輔佐
卿洲渚與登鳥獸之門參身洪流而明發尔
興久旅忘家宿嶽麓庭智營形析心罔弗辰往
求平定華岳泰衡宗疏事裒勞餘伸禋鬱
塞昏徙南瀆衍亨衣制食備萬國其寧竄

舞永奔輿地志江西廬山紫霄峯下有石室
室中有禹刻篆文有好事者縋入摸之凡七十
餘字止有鴻荒漾余乃撰六字可辨餘叵識
後復追尋之已迷其處矣福建莆田縣陳崑山
有自然仙篆以爲摸之形類禹碑何喬詩烏
書蟲文不可識如讀岣嶁神禹碑禹之遺蹟
靈閟如此豨曰神禹抑有由矣余既得禹碑刻
作禹碑歌
酈道元水經注云禹治洪水血馬祭衡山於是

得金簡玉字之書按岩玉字通水理也或曰此即金簡玉字之文云宋嘉定中蜀士有好奇者不憚高峻始陟其所乃濡帋脫其文七十二字刻於夔門觀後亦磨滅張季文得之云是岳麓書院者余流辟滇土乃獲坐玩之亦奇且韋矣遂拓刻之安寧州法華山之晚照峯仍建亭曰岣嶁亭 二條升菴外集

古今雜體書勢韋續述之凡五十六種但云夏禹作鍾鼎書不言有岣嶁銘然見於吳越春秋南嶽記湘中記南岳總勝集劉夢得寄呂衡州詩有云嘗聞祝融峯上有神禹銘古石琅玕姿秘文螭虎形昌黎韓子謁南岳廟兼賦岣嶁山詩上言岣嶁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科斗拳身薤倒披鸞飄鳳泊拏龍螭下言事嚴蹤跡鬼莫窺道人獨上偶見之千搜萬索何所有森森綠樹猿猱悲是韓子僅得之道人之口而銘文仍未見之也地志稱宋嘉定中有何賢良致於祝融峯下樵子導之至碑所手模其文以歸

奉曹轉運彥約時人未信致遂刊之岳麓書院都陽張世南作記事亦有之是銘致古家率以為偽但同箋釋者太支離故疑信相半蒙著於錄下配壇山之石不亦可乎 曝書亭集

岣嶁銘碑余所藏二本一乃嘉定壬申何致遊南嶽至祝融峯下遇樵者訪禹碑樵者言石壁有數十字俾之導前過隱真屏復渡一二小澗攀蘿捫葛至碑所得古篆七十餘字乃取隨行市曆碎而摹之歸獻長沙轉運曹彥約刻之岳麓書院一乃湛甘泉先生重刻新泉精舍者其碑韓昌黎劉夢得俱有詩稱不得見而歐陽集古錄趙氏金石錄鄭漁仲金石畧俱未載其為真偽不可知然字畫奇古非近代人所能為自可寶也 銷夏記

禹碑在祝融峯重刻者二本而錄釋亦徵不同大抵多以意會耳非必盡能識之也按昌黎歌科斗拳身薤倒披鸞漂鳳泊拏虬螭是書形勢亦誠有之及讀盛弘之荊州記劉禹錫

寄呂衡州詩此碑 流蹟已久不當叅之蝌蚪之足
但銘辭雖古未諳聖經極類汲冢周書穆天
子傳中語豈三代之季好事者託大禹而刻之
石耶然宣王石鼓文亦類是似更有不可曉者
余直以為秦以前文猶勝作西京後人語而用
脩所謂龍畫傍分螺書扁刻不啻倍蓰嶧
山琅琊也留以冠諸刻 弇州山人稿

周武王銅盤銘

此文元祐間摹汝帖刻於石者辭旨簡遠雖非

原物亦可重也 石墨鐫華

今在汲縣北十里比干墓上衛輝府志曰周武王
封比干墓銅盤銘碑石殘斷字畫失真萬
曆十五年知府周思宸重摹汝帖立石於墓
前辭尚功鐘鼎款識言唐開元中偃師縣
土人耕地得此盤篆文甚奇古其釋文云左林
右泉後岡前道萬世之藏茲焉是寶一作前
岡後道藏一作霻一作寧茲一作於寶一作保
今攷張邦基墨莊漫録曰政和間朝廷求三
代鼎彝器程唐為陝西提點茶馬李朝孺為
陝西轉運遣人於鳳翔府破商比干墓得銅盤
徑二尺餘中有款識一十六字又得玉片四十三枚其
長三寸許上圓而銳下潤而方厚半指玉色明瑩
以盤獻之於朝王留秦州軍資庫道君皇帝
曰前代忠賢之墓安得發掘乃罷朝孺退其
盤其玉久在秦庫近年王庶知秦州日取之而
去祁寬居之嘗見之為余言之然則此碑之得
自鳳翔不自偃師即其為何代之物不可知而比

干殷人必無葬鳳翔之理也疑以傳疑姑存之
以俟 金石文字記

唐開元中偃師農人得之地中文甚奇古計十
六字 天下金石志

周在篆隸之先而此前後口道世之是寶等字皆
帶有篆隸之筆其為後人妄作也無疑況云封
墓之盤則四語更無謂然其傳甚遠必漢以来
人所謂比干之仁甚偉封比干之事甚懿宜其生
後世之仰欽而為之點飾也以為三代之典則大

不類以為漢晉之遺則亦不啻古矣況是兩河故
寔尤當先表章者 墨林快事

周宣王石鼓文

石鼓有說成王時又有說宣王時然其辭有似車
攻甫田詩辭恐是宣王時未可知 朱子詩傳遺說

左傳云周成王蒐於岐陽而韓退之石鼓歌則曰
宣王所謂宣王憤起揮天戈蒐於岐陽騁雄俊
是也韋應物石鼓歌則曰文王所謂周文大獵岐
之陽刻石表功何煒煌是也唐蘇氏載紀云石鼓

文謂周宣王獵碣共十鼓東坡石鼓詩亦云憶昔
周宣歌鴻鴈方召聯翩賜圭卣不知韋詩云周文
安所據乎歐陽永叔云前世所傳古遠奇怪之事
類多虛談而難信況傳記不載不知韋韓二君何
據而有此說也 韻語陽秋

金馬定國傳石鼓自唐以來無定論定國以字畫
攷之云是宇文周所造作辯萬餘言明楊用脩
最稱好古亦以為非今在京中國學戟門 金石
文字記

鼓文出入雅頌書法淳質出周宣王時史籀筆亾
疑都玄敬楊用修王元美諸人辯之已詳余借
得一本雖磨泐特甚真三代物也古人有以為秦
物者已非又有以為宇文周物者尤可笑歐
陽公最號博古乃亦疑之遂令後人譏駁無地
自容矣今石鼓猶在太學門內余從李典籍
又覓得此本湯滅視余借本尤甚而護持無
人惜哉 石墨鐫華

陳倉石鼓從來便以為周宣物退之大儒亦無

復剖決宜後人之不復置猜也攷其文詳其字
必非姬氏之鼓無疑古人尚質簡秦以前未多
見以石為久計也況一獵較宵務〻為此數十石散
於田野之中乎經孔子大聖錄車攻吉日於詩
此變〻數百千言何無一言及此漢武好古右文
不啻饑渴此物切近輦下乃無一人錄而獻之
何也唐太宗以書自聖不惜官賞以收遺跡亦
不入御而待餘慶乎此必宇文周之物於時
事〻倣姬至於皇帝亦抑而天王之此必遥聞

車攻之響依而撰此以為繼周一班其云公謂天子
似宇公護攝政氣岸唐初尚明了所以不取後
漸妄目之耳中多篆籀古文總一好異未必即
思偽為宣王也然其制亦可取字復雅馴此
退之輩所以愛而為之價與 墨林快事

三代之文字存於今者惟穆王吉日癸巳史籀石
鼓文及商周彝鼎款識夫吉日癸巳數字而
已商周款識又不多得然嚴正婉潤端姿旁
逸銛利鉤殺則惟石鼓文耳惜其歲久剝落

卷一 十

至唐始顯遂至紛紛起議歐陽文忠謂其書
非史籀不能作但疑其自宣王至宋千有九百
餘年理難得存是不然也夫石刻之易湯者
以其摹搨者多故也今石鼓委置草莽泥土
之中兀然不動至唐始出以故完美如初況其
石之質頑性堅若為碓磑者哉此不足疑一也
鄭漁仲謂是秦篆同其以殹為也見於秦
斤以丞為承見於秦權其文有曰嗣王有曰天
子天子可為帝亦可謂王秦自惠文稱王始皇

稱帝以為惠文之後始皇之前所作也余按易
書經文無也字則知古轉用殹丞字亟當從山取
奉丞高意六月宣王之詩也曰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吉日宣王田獵之詩也曰天子之所曰以燕天子祈父
剌宣王之詩也曰予王之爪牙此不足疑二也溫彥
威使三京以為後周文帝獵於岐陽所作蓋因
史大統十一年西狩岐陽之語而云也尤為謬妄
夫自秦漢晉宋隋唐以來多能書者如斯冰
璩邕諸人皆名後世豈後周時有能書若此

卷一 十一

而不名乎況其詩詞嚴古尤非當時之人所能及
且蘇勗韋蘇諸公去後周未遠不應謬稱如
是此不足疑三也故余斷然以為周宣王田狩之詩而
史籀之書也 趙古則石鼓文跋

石鼓文宋代搨本洪武中藏於餘姚儒者趙古
則後歸余家石鼓昔人論之詳矣趙氏跋謂溫
彥威使三秦以石鼓為後周文帝獵於岐陽所
作而斷其繆妄余按姚氏殘語云彥威使三秦
此得之偽劉詞臣馬定國然亦非也金元好問編

中州詩定國小傳云仕金翰林學士孜石鼓字畫定為宇文周時所造作文辯之萬有餘言元天台劉仁本為石鼓論本之定國而斷其非史籀之書二子謬妄固不俟言既復謂蘇勗韋韓諸公去後周未遠不應謬稱如是而以其言為可信余觀應物退之其去後周似為遼闊勗貞觀時仕吏部侍郎視後周則誠未遠又按李嗣真書後品張懷瓘書斷亦皆以石鼓為史籀書嗣真高宗時人懷瓘老於開元則稱石鼓為籀書者始於蘇氏繼於李張而退之直據之耳

鄭夾漈謂石鼓至唐始出於岐陽鄭餘慶取置鳳翔孔廟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傳師求於民間得之十鼓遂足王順伯謂五代之亂鼓復散失司馬池復輦致府學其一鼓已亡向傳師搜訪足之二說皆同余近見傳師跋謂數内第十鼓較之文亦不類訪於閭里果獲一鼓字雖半缺驗之書體真得其跡遂易而置之其數方備乃知第十鼓其先蓋嘗有偽為者至傳師而真鼓始復此皆王鄭之所未及豈其未嘗見向跋耶鄭復謂大觀中鼓置之辟雍復取入保和殿經靖康之變未知其遷徙與否王則謂大觀中鼓歸京師詔以金填其文靖康之末保和珍異之器或傳濟河遇風棄之中流而存亡未知後王子充題此謂金人入汴剔取其金而棄去之至元乃輦至京師置於國學廟門之下余按胡世將資古録云崇寧中

蔡京作辟雍取十鼓置講堂後辟雍廢徙置禁中則置之辟雍者蔡氏而所謂禁中即保和殿也若王鄭之未知其遷徙存亡蓋當是時北方非中國所有而二公又皆南人故云然也及觀之虞伯生云金人得汴梁鼓亦北徙留王宣撫宅宅後為大興府學伯生助教成均言於時宰得置之國學大成門内則淪入濟河與夫金人棄之之說皆不足信不知二王何從而得此也鼓今在北京國子監即元之舊地余官禮部時

嘗命工搨之字多湯滅較之宋本僅十之二三而已
二條金薤琳瑯
石鼓文在大學潘廸有音訓凡四百九十四字余
得唐人拓本於李文正先生凡七百二字蓋全文
也嘗刻之木以傳矣然都元敬金薤篇劉
梅國廣文選所收仍是殘缺四百九十四字本蓋
亦未見此也
石鼓文韋應物以爲周宣王臣史籀作韓退之
蘇子瞻皆以爲然而後人或以爲後周宇文時

所刻則疑之畢之甚矣余按宣王之世去古未遠所
用皆科斗籀文今觀說文所載籀文與今石鼓
文不同石鼓頗小篆可疑一也觀孔子篆比干墓
及吳季札墓尚是科斗則宣王時豈有小篆乎
又按南史襄陽人伐古冢得玉鏡竹簡古書江
淹以科斗字推之知爲宣王時物則宣王時用
科斗書可知矣羋豐云岐本周地平王東遷以
賜秦襄公矣自此岐地屬秦秦人好獵是詩之作
其在獻公之前襄公之後乎地秦地也字秦字也

其爲秦物可知此說有理余切信之書以俟知者二
條升菴外集
石鼓籀文雖與大篆小異然雜鐘鼎款識未遠
其爲三代物信矣而諸家或疑之馬子卿至謂宇
文周所刻誠僞父之言也十鼓向闕其一皇祐間始
得之歐陽永叔見之最早文存四百六十五字尓
薛尚功則云歲月深遠缺蝕殆盡今款識所載
乃得之前人刻石者方之永叔僅多二字胡世將
資古紹志錄云所見者先世藏本在集古之前

僅益九字至潘廸山作音訓時止存三百八十有
六字而已楊用修謂從李賓之所得唐人拓本多
至七百有二字又言及見東坡之本人多惑焉愚攷
第三鼓潘氏音訓有避衆既簡句古文苑脫避
字有衆字用修不取易以六師二字第四鼓潘
本有四馬其寫六轡口鰲句鰲上脫一字古文苑本
鰲作重文用修亦不取更以六轡沃若第五鼓
靁雨上古文苑有蓤蓤二字薛氏施氏本則有天
字用脩亦不取增我來自東四字夫車攻狩於

東鼓云旟言徂東〻有甫草若岐陽在鎬京之西
豈得云我來自東乎至於第六鼓因民間窪
以爲臼其上漫漶以諸鼓驗之每行多者七字少
者六字此鼓行僅四字上皆缺二三字用脩每行
增一字强以成文又如第七鼓用修增益從御嘽〻
會同有繹或群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咸
與小雅同文不知鼓文每行字有定數難以增
益尤有異者鼓有𦣻文鄭氏云恐是𦣻字古
老反大句、辛也用脩遂以惡獸白澤入正文中其

卷上 十六

亦欺人甚矣攷賓之石鼓歌中云家藏舊本出
梨棗楮墨輕虛不盈握拾殘補缺能幾何
以一消埃稗海岳夫以歐陽薛胡諸家所見止
四百餘字若賓之本有七百餘字拾殘補缺
亦已多矣賓之不應爲是言也子瞻之詩曰雖
公好古生已遲我今況又百年後强尋偏傍
推點畫時得二三遺八九模糊半已似瘢胝
詰曲猶能辨跟肘子由和之有云形骸偃蹇任
苔蘚文字皴剝因風雨字形湯汗隨石缺

蓍蛇生角龍折股夫用修之本旣得自賓之傳
自子瞻是子瞻克見其全子由亦得縱觀子瞻
子由又不應爲是言也杜子美詩曰陳倉石鼓
久已訛韋蘇州詩曰風雨缺訛苔蘚澁而
辨吏部歌曰公從何處得紙本毫髮盡備無
差訛又曰年深豈免有缺畫則石鼓在唐時已
無全文故吏部見張生之紙本以爲難得也吳立
夫詩亦云岐右石鼓天下觀駱駝載歸石盡爛夫
以唐宋元人未見其全者用修獨得見之此陸

卷一 十七

文裕亦不敢信由石鼓而推之用修他所攷証吾亦
不能已於疑無惑乎陳晦伯有正楊一編矣 曝書
亭集
周宣王石鼓文在國子監廟門內其形如鼓其數
盈十蓋周宣王田獵之事史籀之跡也諸家紛紜
之說不足存舊在陳倉野中韓昌黎爲博士時
請於祭酒欲輿之太學不從鄭餘慶遷之鳳翔孔
廟經五代之亂遂至散失宋司馬池知鳳翔復輦
致府學廡已失其一皇祐四年向傳師搜足大觀

二年歸於汴京詔以金填其文初致之辟雍後移至保和殿金人破汴輦致於燕置王宣撫家復移大興府學元皇慶移置文廟戟門內其文漫滅不可讀潘迪音訓載三百八十六字薛尚功帖載四百五十一字今三百二十五字數雖少於薛帖然遒朴而饒逸自是上古風格薛刻不逮遠矣殘璞斷璧終當以真者為寶也

元至元己卯國子司業潘迪音訓刻鼓傍其自跋畧云迪自為諸生往來鼓傍每撫翫不忍去

今幾三十餘年昔之所存今已磨滅數字不知後今千百年所存又何如也間取鄭氏樵施氏宿薛氏尚功王氏厚之等數家之說攷訂其音訓刻諸石俾習籀篆者有所稽云

余家有宋搨薛氏石鼓文自跋云右岐陽十鼓周宣王太史籀所書歲月深遠剥泐殆盡前人嘗以其可辨者刻之於石以甲乙第其次雖不成文然典型尚在姑勒於此與好事者共之薛帖条得之故內精工之甚恐後人並此不及見矣

石鼓文據楊升庵慎金石古文載其全文謂得之唐人拓本於李文正家余讀而竊歎已録於京師古石孜中然陸文裕深謂石鼓經博洽之儒如王順伯鄭漁仲搜訪靡遺餘力咸存斷缺歐陽公集古録才四百六十有五字胡世將資古所録僅多九字孫巨源於佛龕中得唐人所録古文乃有四百九十七字近世吾衍子行自謂以甲秀堂譜圖隨鼓形補缺字列錢為文以求韋句又参以薛尚功諸作亦僅得四百三十餘字

不知近日何緣得此十詩完好如用修之所從來果有的據固是千古一快如以補綴為奇固不若缺疑為愈然細讀十詩古致翩翩恐非用修所能辦然用修謂得之李文正家而文正懷麓堂稿絕不道及何也四條錢夏記

石鼓文辭既深典出入雅頌而書法淳質是籀史跡其為宣王田獵之語可據歐陽公偶以臆見疑之為書家諸學士貶擊殆無地可容而若以夫子之所不應刪則非也詩固有夫子之所未

盡見者此石今猶在太學而人不知護持豈亦所
謂舍周鼎而寶康瓠者耶　弇州山人稿
右石鼓文周宣王之獵碣也定為史籀書無疑三
代石刻存於世者惟壇山吉日癸巳與岐陽此刻
耳其鼓有十因其石之自然粗有鼓形字刻
於其旁石質堅頑類今人為碓磑者其初散
在陳倉野中韓吏部為博士時請於祭酒
欲與致太學不從鄭餘慶始遷之鳳翔孔子
廟經五代之亂又復散失宋司馬池知鳳翔復

輦至府學之門廡下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傳師
捜訪而足之大觀中歸於京師詔以金填其文
以示貴重且絕模搨之患初致之辟雍後移入保
和殿金人入汴携剔取其金而棄去之元朝都
燕乃輦至京師置於國學廟門之下至今存
焉　金石文

孔子比干墓題字

此書程邈李斯不為而曰仲尼手書洪氏隸釋
漢隸字源辨其謬矣然以比干之忠烈尼父是

其族孫姑妄信之亦足為忠臣吐氣也　石墨鐫華
水經注云比干冢前有石銘題隸云殷大夫比干
之墓所記惟此今已中折不知誰所誌也隸續
云僅有殷比干墓四字比水經闕其三字畫清
勁乃東都盛時人所書者收碑如歐趙皆未
之見石公弼跋云世傳孔子書然隸始於秦孔
子書必矣字畫勁古當是漢人書　顧南原隸辨

碑攷

秦李斯嶧山碑

右秦嶧山刻石者鄭文寶得其摹本於徐鉉刻
石置長安此本是也封演聞見記載此碑云後魏太
武帝登山使人排倒此碑然而歷代模拓之以為楷則
邑人疲於供命聚薪其下因野火焚之由是殘缺不
堪摹寫然猶求者不已有縣宰取舊文勒於石
碑之上置之縣廨令人間有嶧山碑者皆是新刻
之本而杜甫詩直以為棗木傳刻者豈又有別本
與按史記本紀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
山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而其頌詩不

載其他始皇登名山凡六刻石史記皆具載其詞而獨遺此文何哉然其文詞簡古非秦人不能爲也秦時文字見於今者少此雖傳摸之餘然亦自可貴也 金石錄

觀妙齋藏金石文攷略卷二

魯孝王刻石

八分書

有高德裔記

此石金高德裔脩孔廟掘得之太子釣魚池中池在靈光殿基南三十步太子者景帝子劉餘封魯故俗以太子呼之也石曰五鳳二年宣帝號也又曰魯卅四年德裔以爲餘孫孝王時也又曰六月四日成者必當時劉建或鑿池而記其成功之日也西漢石刻傳者極少此字簡質古朴存之以示後人 石墨鐫華

五鳳二年者漢宣帝有天下之年也魯卅四年者魯孝王有國之年也上書天子大一統之年而下書諸侯王自有其國之年此漢人之例也三代之時侯國之爲史者則但書本國之年而不書天子之年春秋隱公元年者何自魯人書之也秦誓十有三年者自周人書之也 金石文字記

昔歐陽公著集古錄不得西漢字劉原父出

守秦中得古銅器數件以款識寄之得償其
額盖碑文起於東漢而西漢無之也金明昌
中詔修孔廟於靈光殿基南三十步有太
子釣魚池取池石充用得一石刻曰五鳳二年魯
卅四年六月四日成十三字按五鳳乃宣帝時號
字形朴質此西漢之物絕無僅有者也使歐
陽公當日見之不更為欣慰耶 錢夏記
右漢五鳳二年甎一出曲阜孔子廟庭前
殿東壁書以篆文一行志塼埴之歲月後有

金高德裔題跋西京陶瓴之式存於今者惟
此耳東京則有建武二十八年北宮衛令邯君千
秋之宅甎亦作篆書其餘載於洪氏所紀者
有永平八年甎一建初三年汝伯寧甎一七年
曹掾文甎一元和三年謝君墓甎一永初元年
景師甎一其文皆隸書也或云萬歲舍大利
善或云千萬歲署舍子孫貴昌未央大吉或
云大吉陽宜侯王蓋東京人尚讖緯民間造宅
墓爭作吉祥之語與西京不侔矣 曝書亭集

蕩陰令張遷碑

八分書 中平三年 碑今在東平州儒學
右漢蕩陰令張君碑〻云君陳留己吾人治京
氏易少為縣吏徵拜郎中除穀城長遷蕩
陰令後云中平三年二月故吏韋萌等刊石立
表蓋其去思碑也字特完好可讀漢碑中
之不易得者攷之東漢地里志蕩陰屬河內
郡即今彰德府之湯陰縣己吾屬陳留郡即今
開封府夏邑縣 此碑余官京師時常於景太

史伯時處見舊搨本不及錄近得之友人文徵仲
按隸釋云東漢及魏其碑到今不毀者十才三
見歐趙錄中所無者世不復有余生去宋數百年
而此本兩見歐趙錄中蓋未嘗載隸釋并隸
續亦無其文通志金石略所載碑目雖多然亦
未之及乃知昔人之言未必可信而舊物之在天
壤間者固不可盡謂之無也 金薤琳瑯
張蕩陰碑建於中平十年石完好無缺而書
法方整亦雅漢石中不多見攷之通志金石略

既無其目而集古録金石録及隸釋隸續並不
載豈亦出有近代耶而近代人如秦中趙涵及郭宗
昌捜訪舊碑亦不之及何也此碑及樊巴郡碑俱
完整而佳一旦獲見前人所未見天下事孰有快
於此者 銷夏記
右蕩陰令張遷碑歐趙俱無惟金薤琳琅載其
文闕者五字以此碑按之徵拜下當是郎字焼
平下當是城字流化下當是八字八基者謂字
賤以下八事又開下作罡字當是罡通作迒孔

羨下當是二字若尒則為全文矣又張良善用
下釋作蕭何此碑是籌策字縠城長下釋
作埶碑是蟄字晉陽汎下釋作攏碑是瑋
字吏民頡下釋作頎碑是頏字于是刻石下
釋作整碑是豎字此則南濠公之偶誤存恤
高下釋作年字孔羨下釋作貳字碑皆湧
滅難識此則南濠公之意測乎〻絲〻下有一字
不可識而不釋此則南濠公之刪削碑曰問禽
猗所有當是禽獸荒遠既殯當是既賓爰既

且於君當是既租中謇於朝當是忠謇〻薛沛
棠樹當是蔽芾此則古字之相通也 金石評攷
令在東平州儒學其文有云荒遠既殯者賓之
誤中寒於朝者忠之誤而又有云爰既且於君則
暨之誤古字多通而實旁加歹巳為無理又何
至以一字離為二字也歐陽趙洪三家皆無此碑
山東通志曰近掘地得之豈好事者得古本而
摹刻之石遂訛謬至此耶 金石文字記
右蕩陰張遷碑不著於歐陽氏趙氏洪氏之

録殆後時而出者碑額字體在篆隸之間極其
飛動銘書蔽芾棠樹為蘚沛按党毋祝睦
魏元丕三碑其書蔽字略同而芾作沛則此碑
所獨也碑陰率錢從事二人守令三人督郵一人
故吏三十二人昔賢謂東漢鮮二名者是碑范巨
范成韋宣而外自韋州珎下皆二名或書其字
然邪南濠都氏金薤琳琅少碑陰不若此本
之完好 曝書亭集
金石文字記以碑中賓誤殯忠誤中暨誤既

且疑後人摹刻按以殯為賓見禮記曾子問以中為忠與魏呂君碑同說在第一卷東真二韻 按第一卷云禮記曾子問反葬而後辭於殯鄭氏注云殯當為賓聲之誤也辭於賓謂告將葬啟期也此碑仍禮記之誤耳書仲虺之誥建中於民釋文云中本作忠中忠字古或通用又魏横海將軍呂君碑君以中勇顯名州司亦以中為忠惟以既且為暨有不可解然字畫古拙恐非摹刻也 顧南原隸辨碑攷

執金吾丞武榮碑

八分書

執金吾武榮碑歐陽公謂其文字殘缺不見

卒葬年月及氏族所出余家本殘缺與歐公同而隸釋所載者則又往往可讀如云君即吳郡府卿之子燉煌長史之次弟此乃其氏族之所出也但碑文簡短不書卒葬年月歐公特未之知耳 金薤琳琅

武榮碑久稱殘缺剝落集古録載其名金石録並不載然石非全磨滅者文既簡質字亦如之自是東京風格可珍也榮之父吳郡丞武開明兄燉煌長史武班俱有碑載金石録何以獨遺此碑耶 銷夏記

武君榮碑在濟寧州學儀門漢制執金吾丁人丞一人月三繞行宮外戒司非常水火之事秩六百石緹騎二百人輿服導從光滿道路光武嘗歎曰仕宦當作執金吾而樂府古歌辭稱陛下三萬歲臣至執金吾蓋中興以後官不常置榮之本末惜碑文已漫滅年月無攷僅存其廓落焉耳 曝書亭集

今在濟寧州儒學殘缺婁機漢隸字源曰

碑言遭桓帝大憂衰隕而已當是靈帝時也王昶撰曰碑額漢故執金吾丞武君之碑十字作陰文凸起他碑所無 金石文字記

孔宙碑

八分書 延熹七年 碑今在曲阜縣廟中

宙融之父孔子十九代孫也卒以延熹六年碑造於七年而趙明誠歐陽永琳王元美皆曰四年宙字季將隸書易辨而永琳集一作秀持皆不知何據鄭漁仲金石略又載兩孔宙碑

尤謬 石墨鐫華

孔季將碑字法古逸尚存分體漢石之佳者王元美乃謂文與書皆非至甚矣鑒定之難也 銷夏記

右漢泰山都尉孔宙碑宙孔子十九世孫而融之父也其事實不見史傳然碑稱其齊聖達道德音孔昭又稱其治泰山旬月之間民皆解甲服罪可謂無愧聖人之後者碑在曲阜延熹七年立通志金石略常載其目云未詳所在復

載泰山太守孔宙碑云在兖州立於延熹六年是漢有兩孔宙兩碑復有二何其繆哉

右孔宙碑陰不云碑陰而云門生故吏名此漢碑中之僅見者前碑云故吏門人陟山采石勒銘示後則此所載皆其人也今按宙門生四十二人門童一人弟子一人故吏八人故民一人隸釋謂漢儒開門授徒親受業者則曰弟子次相傳授則曰門生未冠則曰門童緬而稱之亦曰門生籍所治官府其掾屬則曰故吏占籍者則曰故民非吏非民則曰處士素非所莅則曰義士義民此皆讀漢碑者之所當知而隸釋人間少傳故著之 三條金薤琳琅

漢泰山都尉孔宙碑在曲阜縣孔子廟庭大中大夫融之父也裴松之注魏志引司馬彪續漢書亦作宙又韓勑碑陰出私錢數列郎中魯孔宙季將千當以碑為據而後漢書融列傳作伷攷宙卒於靈帝熹平四年而伷於獻帝初平元年拜豫州刺史籍本陳留字公緒別是一人竊疑范史不應紕繆若是或發雕時為

妄人所更後學遂信而不疑也 曝書亭集

額題云漢泰山都尉孔君之碑九篆字為一行碑首行題云有漢泰山都尉孔君之銘隸釋云凡漢碑有額者首行即入詞無額者或題其前如張納樊安之比亦甚少已篆其上復標其端唯此碑尒又文十四行〻二十八字隸行銘辭下空十一字刻年月 顧南原隸辨碑攷

余有谷口鄭先生臨此碑墨本其跋語有云字體寬舒古勁允為東漢大家 光曦識

史晨請出家穀祀孔廟碑

八分書 建寧二年 今在曲阜縣廟中

飲酒畔宮者泮字之異文也益州太守高眹修周公禮殿記亦作畔宮 金石文字記

此史晨上尚書奏章蓋漢制郡國曰尚書以達天子如今通政司事也晨初到官自出俸錢以供禋祀可謂知尊聖人矣 又一碑紀晨姓字載當時廟享觀禮者九百七人復修瀆罍井及守墓人可謂盛事 石墨鐫華

此碑漢靈帝建寧二年立晨姓氏見於後碑此乃其所上尚書奏章蓋當時之制郡國不敢直聞朝廷曰尚書以達之也碑云到官秋享無公出酒脯之祠自用俸錢以供禋祀知其為魯之賢相也 金薤琳琅

余有鄭谷口臨前碑墨本其跋語云漢建寧二年魯相史晨饗孔廟有前後二碑前碑敘奏請之章後碑陳興禮之盛使郡魯學者得觀前修之美也 光瑛識

史晨饗孔廟後碑

八分書

今在廟中後有武后天授二年馬元貞題名 金石文字記

題名馬元貞下有楊景初郭希元又有楊君尚歐陽智琮李艸度余表兄萊畦沈先生曾臨此本極佳可想見當時墨跡萊畦為余臨孔林百石碑郃陽令曹全碑又以漢隸書開元磨崖太山銘余珍藏之 光瑛識

魯相韓勅造孔廟禮器碑

八分書 永壽二年 碑在曲阜縣廟中

孔廟禮器碑建於永壽二年碑完好所缺不多而筆法波拂具存漢碑存世者不必皆佳而以遒逸有古致者為上如此碑者未易屈指也 銷夏記

是碑隸書與辛史碑無二且記法簡質非今所能而元敬乃以雜用讖緯薄之余竊不取焉 石墨鐫華

無史民立以頌令君之德政者同其載有孔顏氏族得以附於孔氏以永世而世主之爲孔子立者反多逸焉石亦有幸不幸與字意奇古蓋時之有書技者所爲聖人或取其藝而收之門墻閒乎今之指擊者何心哉漢石如此首尾完者更少每一拜觀不覺肅然生敬 墨林快事

右漢魯相韓勅造孔廟禮器碑說者謂其文雜用讖緯不可盡通余觀東漢自光武以赤伏符即位篤好圖讖臣下則而效之流弊浸廣至漢末而其說尤熾見之金石者不特此碑然也帝堯碑云堯遊於玄河之上有龍授圖堯乃受命成陽靈臺碑云堯母慶都遊觀河濱感赤龍交而生堯象相史晨孔廟碑云孔子乾坤所挺西狩獲麟爲漢制作皆怪誕恍惚不經之甚後之君子以漢儒之陋狹如此而不知其所從來孔子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以光武之明智而慮不及此嗚呼於漢儒乎何尤 金薤琳琅

闕里孔子廟是漢魯相韓勅丗節建碑二前碑紀造禮器後碑以志修廟謁墓碑陰兩側均有題名金陵鄭簠汝器相其陷文深淺手摑以歸勝工人椎拓者百倍汝器以余於金石之文有同好也遠遺書寄余乃取題名之參錯不齊者彙之裝界成冊思夫孔子既沒褒崇之典歷代有之世本王侯大夫莫不有宗譜族牒聖人之後獨無聞焉厥後仙源宗子珎扈宋南渡金源立別子爲祖嘉熙雖仍錫文遠以爵而授之田里俾居三衢宗之巳也忽焉元人思復立大宗而宗子辭不受能以禮讓是人之所難也以余所見明嘉靖中孔門僉載一書先聖六十一代孫承德郎魯府審理正弘幹所撰有世表有宗系圖其於三衢一支棄而不錄奠系世辨昭穆者宜知是乎可爲長歎息也矣勅前後碑陰載孔氏苗裔有襃成損建壽御史翊元世東海郎中訢定伯豫州從事方廣平故從事樹君德朝升高守廟百石卒史恢聖文〻學百石芝德英

故督郵泳伯序賴元夏進幼達相史諸仲助術子佑賛元賓曜仲雅遵公孫旭連壽番安世太尉掾凱仲悌處士徵子舉巡百男憲仲則況漢先九二十三人而後碑稱碑係孔從事所立殆方也伏念聖人之後有賢子孫改修闕里志孔門僉載則宗子支子之流派及書名吏冊碑碣者具書之惟泳其族必去泳聖人之言必削之庶乎其可已　曝書亭集

淳于長夏承碑

八分書　建寧三年

金石錄云碑在洺州元祐間因治河得於堤土中刻畫完好如新余所收亦無剝落者其字隸中帶篆及八分洪丞相謂其奇怪真奇怪也有疑其偽者然筆致有一段英氣決非後人所能及元人王惲謂爲蔡中郎書恐未必後刻建寧三年蔡邕伯喈書後人附會其說耳漢碑如郭有道碑最爲名跡今假刻可厭之甚何可與夏碑同日語耶　銷夏記

此碑隸釋云字體奇怪唐人蓋所祖述又引梁庾元威論書載隸有十八種此乃其間之一體宋鄭僑書衡云漢石經諸刻乃隸體八分夏承碑乃篆體八分然三家皆不云何人書也元王文定公惲跋此碑云蔡邕書夏承碑如夏金鑄鼎形模怪譎雖蛇神牛鬼厖雜百出而衣冠禮樂已胚胎乎其中所謂氣凌百代筆陣堂堂者乎余由是始知爲中郎之跡碑在今廣平府學後刻尚書蔡邕伯喈及永樂七年等字乃庸妄人所加然心竊疑之楊賚公集中亦有此跋謂近歲廣平府民因治河得此蓋廣平古洺地也所謂近歲恐即永樂七年余向官京師時廣平通判山西宋孟清爲余言府學後有一碑字與此類余蓋疑焉江陰徐子擴好奇士也嘗得舊刻雙鉤其字迹以惠余與此絕異此云動給舊刻作勤彷且其間字之缺者四十有五字而此獨完好則其偽不俟乎言而余昔日之疑始釋

然矣 金薤琳琅
都玄敬引證極博大略以此碑自元王文定公
惲定爲蔡邕書謂其氣凌百代筆陣堂
堂洪丞相隸釋謂此字體奇怪鄭僑書衡
謂其兼篆體八分合數說而超碑非真跡又
云江陰徐擴有舊刻缺字四十有五此獨完好
則其僞始信余亦覓得一本非漢刻似不待
辨而楊用修謂爲漢刻之僅存者王元美亦
云其隸法時時有篆籀筆骨氣洞達精
彩飛動非中郎不能豈所見别一碑耶 石墨鐫華
有明嘉靖四年知府唐曜重刻今在潭川書院
金石文字記
右漢淳于長夏承仲兗碑在今廣平府宋元祐
間治河堤得於土中崇禎癸未予年十五隨弟
六姊父子蕃觀同里卜氏所藏猶是宋時拓本
今爲土人所摹失其真矣 曝書亭集
予所藏夏承碑一本闕一百四字不知原碑
所闕或輾轉流傳遺失之故也其後無尚

卷二 十六

書蔡邕伯喈及永樂七年等字都元敬謂庸
妄人所加者幸無此辱據都云舊刻作勤約而
此本作勤紹則又未敢遽定爲舊刻惟是此
本筆法歸奇於雅含勁於圓古意盎然似
非後世所能摹王文定公讚爲如夏金鑄鼎
者殆不媿斯目云 光暎識

魯相請置孔廟卒史碑

八分書 永興元年 碑在曲阜廟中

漢魯相置孔廟卒史碑今在曲阜蓋魯相
乙瑛上書請置百石卒史一人典主守廟司徒吴
雄司空趙戒以聞制從之蓋在元嘉三年三月
後魯相平補以孔和上書於司空府則永興元
年六月也攷之范史桓帝紀元嘉惟有二年碑云
元嘉三年三月者蓋是年五月始改永興至十
月而雄戒亦罷矣 金薤琳琅
此碑都元敬攷據甚明楊用修金石古文全錄之但
碑中奏洛陽宫下有司徒公河南□□□□字季
高司空公蜀郡武都□□字意伯廿四字内

卷二 十七

關六字而二公不之及何耶

碑後有刻云後漢鍾太尉書宋嘉祐七年張稚圭按圖題記按此碑永興元年造元常薨於初始爲黃門侍郎距永興且四十年此非元常書明甚未知張稚圭所按何圖其叙事簡古隸法道逸令人想見漢人風采政不必附會元常也碑中趙戒范史注字志伯今云意伯趙明誠云疑是避桓帝諱戒哀宏又作誠二條石墨鐫華

此漢元嘉永興間孔子廟置百石卒史一人以掌祭祀之碑也相傳以爲鍾元常今書即古石質朴不志主名然詳其筆意與余所藏隸書道德經同一軌格蓋彼楷而存分法此分而存楷法其方正平遠無不欣合決爲鍾無疑也其初書數百字筆畫渾淪全不顯承接縫鑄未簡鋒鍔盡出如群峰亂水不可遏抑變化無窮神情不滯所云郊廟俎豆者可遐想其概人能以此立脚以老子言爲橋梁入宣示門逕其造於鍾氏閫奧也何難焉睨而由季直戎輅即無從見法象矣此學書人第一宗祖而多盲瞶何耶敬爲開千古之謬 墨林快事

孔廟卒史碑文既爾雅簡質書復高古超逸漢石中之最不易得者都元敬謂此碑殘闕余所收碑則完善當在都所見本以前後云後漢鍾太尉書則後人附會之耳 銷夏記

余嘗撿洪丞相隸釋見此碑列於第五而近世都元敬楊用修徐獻忠俱以此爲第一豈先數者已零落不可得見刻在孔林尚無恙耶勉字下隱起是學字蓋崇聖道勉學藝詞理俱暢而人往往缺之故敬爲補之而記其說如此蒼潤軒帖跋

上由奎文閣西偏門出閱永樂弘治碑前至同文門覩門右漢碑孔尚任奏曰此漢元嘉三年魯相乙瑛始置卒史碑今謂之百戶碑

上問何謂百戶碑尚任奏曰歷代優崇之典於廟庭設官四員典籍以教習禮儀司樂以典司樂

舞管勾以經理屯田百戸以守衛林廟謂之禮樂
兵農四司衍聖公孔毓圻奏曰今典籍司樂管勾
皆奉
朝選惟百戸止由臣劄委於典制未全伏望
皇上特恩一體選設
上命毓圻具疏上請是月
詔復設聖廟百戸與典籍司樂管勾一體咨部
題授
臣毓圻按元嘉始置百石卒史其職掌領禮器
黃初之詔則云令魯郡修起舊廟置百石卒史
以守衛之蓋以漢之制祿秩自二千石至百石百石以
下爲斗食碑文是百石非百戸而其職則今之百
戸職也歷代復民供灑掃守衛卒百戸有差
卒史初置選於孔氏子弟其後選於諸儒
生弘治十一年准於灑掃丶才徳兼優者委用
其職掌專司林廟戸籍訓以武事守衛林廟
司掃除啓閉收掌禮器凡祭祀則造酒飼牲燎
爼滌濯陳設省牲至期充監宰官瘞埋血毛其服

如各衛所百戸其祿與管勾同在免粮田内支給蓋
本於漢魏之百石卒史以其管灑掃百戸之人故
亦謂之百戸云我
皇上攷古驗今錄其籍於司馬重其職於
朝選貴以游徼干掫之任禮樂兵農燗然並
列而祠官無不脩之物所以尊吾夫子者百代
莫與京也已上二條卒魯式典
魯相乙瑛以孔子廟在闕里褒成侯四時來祠
事已即去廟有禮器無常人掌領請置
百石卒史一人典主守廟元嘉三年司徒吴雄司
空趙戒聞於朝詔如瑛言選年四十以上經通
一藝者乃舉文學掾孔龢任之按漢書儒林
傳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臣瓚以爲卒史秩
百石者劉昭注漢書百官志引應劭漢官儀
河南尹百石卒史二百五十人黄霸傳補左馮
翊二百石卒史蓋秩有不同故舉石之多寡別
之今本杜佑通典乃謂百石卒史爲百戸吏卒
我聞在昔有釋戰國策音義者更難呆作

雞尸貽笑藝林以百石爲百戶是雞尸之類也曝
書亭集
今在曲阜縣中後人刻其上曰漢鍾太尉書洪
氏隸釋曰按圖經云鍾繇書繇以太和四年卒
上距永興七十八年圖經所云非也 金石文字記

北海相景君碑
八分書 漢安二年
右漢北海相景君銘其碑首題云漢故益州太
守北海相景君銘其餘文字雖往往可讀而

湧滅多不成文故君之名氏邑里官閥皆不可
考其可見者云惟漢安二年北海相任城府君卒
城下一字不可識當爲景也漢功臣景丹封櫟
陽侯傳子尚尚傳子苞苞傳子臨以無嗣絕安
帝永初中鄧太后詔封苞弟遽爲監亭侯以
續丹後自是而後史不復書而他景氏亦無顯
者漢安順帝年號也君卒於順帝時蓋與
遽同時人也碑銘有云不永麋壽余家集錄
三代古器銘有云眉壽者皆爲麋蓋古字簡

少通用至漢猶然也 集古錄
此石殘缺多不成文致集古錄蓋自歐陽永叔時
已然而都元敬錄其全文以缺三十字不知何據
元敬云家藏漢碑不完者皆以洪丞相隸釋足
之此是耶王元美曰隸法故自古雅但益州部當
言刺史不當言太守頌曰銘辭曰誄亦屬未妥
東京作者往往如是而碑中眉壽作麋壽歐
公以爲古字通用良是 石墨鐫華
景君碑據金石錄云在濟州任城縣今乃在

濟寧州學不知何年移此此碑集古錄云文
字湧滅金石錄云此碑景完何也豈搨者有
先後耶余所收本文已湧滅惟碑陰差存其
書方整有分法王元美稱之曰古雅非溢美也 銷
夏記
此碑金石錄云在濟州任城縣蓋任氏在漢爲任
城人也余按濟州即今之濟寧州今碑乃在
州學不知何年移置於此通志金石略以不知
其地故直云未詳 姚江謝中舍大中近過濟寧

擱以見惠余家自祖宗來藏碑頗富兼以余所好
收録中間得於朋友之助者十常四五如此碑是
也
景君碑陰列門下書佐及故吏等中有脩行九十
九人趙氏謂後漢書百官志注河南尹官屬有
循行一百三十人而晉書百官志亦有循行以為
循修字畫相類遂致譌謬余謂景君碑刻
於漢而後漢書舊皆出傳録則以修為循者
特傳録之誤耳趙氏不信碑本而信漢書且

引晉書為證殊不知晉書修於唐其亦曰循行
蓋仍漢書之誤云然也 二條 金薤琳琅
簡翁嘗言碑之有額猶身之有首服者不可棄
今觀此帙乃得其實也然洪跋謂任城有景氏三
碑而近世收者獨此何耶昔人謂漢碑在世猶
鳳翎麟角不可因其殘剝而輕舍淵泉其慎
守之也 蒼潤軒帖跋
濟寧州儒學孔子廟門列漢碑五其制各殊
北海相景君碑其一也地志不載何年所立余

攷之元天曆間幽州梁有字九思曾奉勅歷河南
北録金石刻三萬餘通上進類其副本為二百卷
曰文海英瀾於濟得漢刻九於泗水中葛邏祿
迺賢寄以詩云泗水中流尋漢刻泰山絶頂得
秦碑閱歐陽趙氏著録斯碑本在任城其移
置於學者必天曆間矣碑陰漫漶其陰旁右
壁工以不能椎拓辭余留南池三宿强令拓之題
名有替鄯增盜賊議史書佐騎吏〻行義修
行午小史豎其云午者不載於續漢書百官

志即趙氏亦不知也廣韻詮郎字稱漢複姓凡
四十有四引何承天姓苑漢有司隸校尉水郎岑
而斯碑有修行水郎郤營陵人又有修行都
昌台郎遲故年都昌台郎遲則在四十四姓之外
亦足資異聞也已 曝書亭集
郃陽令曹全碑
八分書 中平二年
萬曆初郃陽縣舊城掘得此碑中平二年造
內稱全為戊部司馬征疏勒王和德攻城野戰謀

若湧泉咸年諸貢和德面縛歸死還師振旅諸
國禮遺且二百萬悉以簿官按范史西域傳和德
射殺其王自立涼州刺史孟佗遣從事任涉將燉
煌兵五百人與戊己司馬曹寬西域長史張宴將
諸國兵合三萬人討疏勒攻楨中城四十餘日不能
下引去二說不合且司馬為曹寬非曹全豈即其
人范史傳寫誤耶即紀功者張大其詞而面縛
歸死似涉虛飾抑又何也碑又稱光和七年史先
和止六年蓋七年冬十一月始改元中平耳碑文隸

書道古不減卒史韓勅等碑且完好無一字缺
壞真可寶也余曾與友人論及古碑友人曰吾輩
幸生此時猶得見漢晉人書恐後世無復存者
余曰神物顯晦有時寧無沉埋以待後死者如
曹全碑歐陽公趙明誠都玄敬楊用修諸公豈
得見哉相䀹一笑 石墨鐫華
曹景完碑萬曆年間始出郃陽土中〻惟一因
字半缺餘俱完好且字法遒秀逸致翩〻與禮
器碑前後輝映漢石中之至寶也 銷夏記

漢碑之存於世者今皆烏有惟託跡孔廟者間
有一二然或殘毀蓋世物之不可常如此不謂
埋沒土中不與浮在人耳目者爭一日之耀及
可以發身千古之後衷為眾稱之長如此石者
也自晚漢迄今二千有餘年而字如新鏤卒
矣此發自我師葉龍潭少保方以名侍御謫
居郃陽丞乃見於世漢世近古民於令君有元普
之戴意猶可想而文家亦雅璞寶無不情之
譽皆令人神往即其字全不作意如僅辦筆

畫而後之作意求工者乃遜焉又於八分之體裁
了然可信令傳後知妄作者之為誑至於銘言
三字為句甚醇古且用二足字相連又以明手足
之足與滿足之足可各押也 墨林快事
門人蒲城趙善昌貽曹全碑〻在漢隸中最
為完好書法圓美此碑萬曆時出於郃陽
歲月未久故鮮刓缺趙崡石墨鐫華于奕正
金石志始載之都玄敬金薤琳琅未及見也
碑尾署中平二年十月丙辰造 帶經堂

萬曆中郃陽縣民掘地得漢曹全碑以其最後
出字畫完好漢碑之存於今者莫或過焉按碑
文全爲隃麋侯相鳳之孫鳳嘗上書言燒當事
得拜金城西部都尉屯龍耆而全以戊部司馬討
疏勒又定郃家之亂信不愧其祖矣時人語曰
重親致歡曹景完蓋其孝友之性尤人所難
能也嗚呼今之爲吏者雖遭父母之喪必問其
親生與否按牒弁三始發其去而全以同產弟
憂得棄官歸以此見漢代風俗之厚其敦

孝友若是士君子顧惜清議而自好者不乏
也全以禁經隱家巷者七年可以補後漢史黨
錮諸人之闕史載疏勒王臣磐爲季父和得所
射殺而碑云和德弒父篡位德與得文亦不同
史稱討疏勒有戊己司馬曹寬而不曰全又云其
後疏勒王連相殺害朝廷亦不能禁而碑云和
德面縛歸死司寇盍范蔚宗去漢二百餘年
傳聞失真要當以碑爲正也　曝書亭集
漢郃陽令曹君碑神廟初始出渭水磧中未
經剝蝕字畫完好較之宇內所存東漢諸碑剝
落殆甚好古之士未有不閣筆興歎者也此碑
一出東南漸知有漢法矣癸丑春夏之交養痾
荒園晝長多暇漫臨一通勒於濯木樓中是
歲臘月謁天壽山賠左羽先生識以求教谷口
弟鄭簠　汝罷先生臨本書後

司隸校尉魯峻碑

八分書　熹平二年

右漢魯峻碑云君諱峻字仲巖山陽昌邑人盟

營謁者之孫修武令之子治魯詩顏氏春秋舉
孝廉除郎中謁者河內太守丞辟司徒司空
府舉高第御史東郡頓丘令遷九江太守拜
議郎太尉長史御史中丞司隸校尉遭母憂自
乞拜議郎服竟還拜屯騎校尉以病遜位熹
平元年卒門生于商等二百三十人謚曰忠惠父
其餘文字亦粗完故得遂拜次序頗詳以見漢
官之制如此惟云遭母憂自乞拜議郎又其最
後爲屯騎校尉而碑首題云漢故司隸校尉忠

惠父魯君碑二者莫曉其義治平元年四月二十
三日 集古錄
右漢司隸校尉魯峻碑云君諱峻字仲嚴酈道元
水經注引戴延之西征記曰焦氏山北金鄉山有漢
司隸校尉魯恭冢冢前有石祠四壁皆青石隱
起自書契以來忠臣孝子貞婦孔子及七十二弟
子形像像邊皆刻石記之今墓與石室尚存惟
此碑爲人輦置任城縣學矣余嘗得石室所
刻畫像與延之所記合又其他地里書如方輿志
冢字記之類皆作峻惟水經注誤轉寫爲恭
爾 金石錄
漢司隸校尉魯峻碑水經注以峻爲恭趙氏謂
方輿志冢字記皆作峻而辯水經之誤余家舊
藏此碑峻字明白可識趙氏果有其本何乃不知
而必證之以地里書也歐陽公謂峻最後爲屯騎
校尉而碑首題云司隸校尉莫曉其義隸釋
云漢人碑志或以所重之官揭之司隸官尊而職
清非列校可比故書之也此足以祛歐公之惑鄭

樵又謂此碑書於蔡邕按徐浩古迹記其敘
邕書惟三體石經西岳光和殿華馮敦數碑及
攷其他字書亦未聞邕嘗書此不知鄭氏何
所據也 金薤琳琅
右魯君碑熹平二年四月立隸書額穿其中
文十一行本在金鄉山墓側趙德甫撰金石錄
時已輦置任城縣學至今存焉相傳是蔡中
郎書惜其文不入集中石久崩剥僅識其百一
而已 曝書亭集
峻後爲屯騎校尉而額題司隸者隸釋云漢
人書碑或以所重之官揭之司隸權尊而秩清非
列校可比亦猶馮緄舍廷尉而用車騎也趙氏洪
氏皆云水經注亦載此碑而誤以峻爲恭今按水
經注所載乃石壁畫象非此碑也 顧南原隸辨碑攷
豫州從事尹宙碑
八分書 熹平四年
尹宙碑土中晚出文字尚完結體遒勁猶存篆
籀之遺是本烔楮患舊對之如百年前物尤爲

盡善太原傅山青主藏檇李曹溶潔躬審定朱
彝尊錫鬯書康熙乙巳秋八月 曝書亭集
豫州從事尹宙碑今在鄢陵縣豫字磨滅以
其穎川人而言本州知其爲豫州也
左傳襄公三十年傳有尹言多當周景王之世
漢書酷吏傳尹賞字子心楊氏人也以右輔都
尉遷執金吾卒官今碑曰扎縣按楊氏縣屬鉅
鹿郡於文不當省氏字也河東郡自有楊縣又
鉅鹿之廣不當從金位不福德福字亦副字之誤

右碑是漢靈帝時作前無題後無書撰人名
長一丈餘廣四尺許額中一孔徑三四寸孔傍有篆
書從銘二字文是隸書如蔡中郎筆近日鄢
陵地中得之嘉靖十七年通政鄢陵劉訒以貽許
吏部穀董生字元復以貽余者也 金石文
潁南原碑攷云金石文字記作豫州從事尹宙碑
云豫字磨滅以其穎川人而言本州知其爲豫
州令碑甚完好無一字磨滅惟云仕郡歷主簿

督郵五官掾功曹守昆陽令州辟從事而已無
豫字也或亭林所見之本傳拓不清以爲磨滅
耳按金石文字記載有全文所云仕郡歷主簿
以下二十字極明豈不知無豫字而云然耶當
是亭林所見之本其首行有標題豫州等字
而謂豫字磨滅也余所藏無標題想南原所
見之本亦然故以無豫字爲疑耳又南原云額題
從銘二篆字金石文亦云有篆書從銘二字
而余本無之金石文字記亦不言有此二字蓋碑
本不同如此 光瑛識

博陵太守孔彪碑
八分書 建寧四年 在曲阜縣
按彪爲孔子十九代孫仕終於河東太守而碑額
仍云博陵或碑乃博陵故民所建每閱漢人碑
陰載出錢名字或其門生故民非其子弟所
置也彪名及字元上碑中猶存集古錄謂名
字磨滅不可見豈當日所見不及今本耶書
法娟美開鍾元常法門矣 錢夏記

右漢慱陵太守孔彪碑按碑彪字元上孔子十九
世孫與孔宙盖弟兄行嘗為尚書侍郎治書
御史可謂顯矣闕里志世表宗譜皆不見其名
字微此則世不復知有彪矣
右孔彪碑陰故吏出慱陵者凡十有三人故其額
不稱後官而直書慱陵洪以為故吏臣甘棠之
惠痛夏屋之傾相與立碑遂以本郡題其額也
此或得之然予觀漢碑亦往往有書前官者又
似不必拘此金石録乃云不知何謂非也 二條金薤琳琅

右漢慱陵太守孔彪碑曲阜石闕多置孔子廟
廷獨此碑在林中歐陽子集古録第六孔君
碑惜其名字皆亡趙明誠以為碑雖殘缺名字
可識諱彪字元上證以韓勑史晨二碑率錢人
姓名是本彙見之於宛平孫侍郎宅文愈斷爛
諱及字形模尚存乃知治中修闕里志改彪為
虎都少卿穆遂謂撰志者遺之不知虎即彪
字之誤也孫氏所藏漢隸約三十餘種尚有張表
衡方夏承王純侯成戚伯著諸碑皆宋時拓本

今盡散佚覩此如覩故人又絶類郃陽令曹全筆
法此正永對所云碑石不完者則其字尤佳旨哉言
也 曝書亭集
此碑雖剥落已甚然字有拙法漢人中出色
者 蒼潤軒帖跋

溧陽長潘乾校官碑
八分書 光和四年 有單禧跋
右漢溧陽長潘乾校官碑在今南畿溧水縣
學蓋溧水即漢溧陽地也余初得此碑而

不知其有釋文逌始得之乃元至順四年校官
單禧所為而刻之者也禧謂此碑宋紹興中縣
尉喻仲遠得於固城湖濱置之官舍則其得
免於毀棄仲遠之力也禧又有跋謂攷訂碑文
與隸釋不同者二十七字而復辨溧陽志之失可
謂有功於文字者 金薤琳琅
紹興十三年溧水尉喻仲遠得漢碑於固城
湖中驗之則靈帝光和四年溧陽丞尉吏掾
為其長潘乾元卓立其出也晚故猶未

湯德碑稱惠我犂蒸犂黎通蒸犂字乃倒用之其曰尚是在昔我君存今蓋以周公太公喻乾擬人非其倫矣 曝書亭集

宋趙彥衛雲麓漫鈔曰范蔚宗後漢書永平十年閏月甲午南巡狩幸南陽祠章陵日北至又祠舊宅禮畢召校官弟子作雅樂奏鹿鳴帝自御塤篪和之以娛嘉賓則東漢時縣有校官矣 碑詞末云永世支百民人所彰子子孫孫俾尔熾昌宋吴棫韻補引之作民人所聽以証詩桑柔聽字可讀為彰今此碑正作彰字不知才老何所據而改為聽也單禧跋云宋紹興十一年溧水尉喻仲遠得於固城湖濱置之官舍才老時此碑未出或據類文錄之耳 金石文字記

郎中鄭固碑

八分書 延熹元年 在濟寧儒學

右漢郎中鄭固碑文字磨滅其官閥卒葬年月皆莫可攷其僅可見者云君諱固字伯堅孝友著於閨門至行立乎鄉黨初受業於歐陽仕郡諸曹掾史主簿督郵五官掾功曹又曰忠以衛上清以自修其餘殘缺不復成文又云延熹元年二月詔拜而不見其官惟其碑首題云漢故郎中鄭君之碑以此知其官至郎中尓漢隸刻石存於今者少惟余以集錄之勤所得為獨多然類多殘缺不完蓋其難得而可喜者其零落之餘尤為可惜也 集古錄

右漢郎中鄭固碑歐陽公謂碑文磨滅官閥卒葬年月皆莫可攷余家本磨滅尤甚蓋以去歐公之遠也而隸釋所載文字獨完其云君著君之子延熹元年四月廿四日遭命隕身年四十二則門閥與卒固可攷也歐公所錄在隸釋之前而乃云云若此不可曉也 金薤琳琅

已酉之春泊舟任城南池步入州學見儀門旁列漢碑五左二右三郎中鄭君固碑其一也碑文全湯德不可辨識舍之去明年冬同

崑山顧寧人嘉定陸翼王觀北平孫侍郎識
本文有逡遁字寧人謂是逡巡之異文退而引
三禮注以証之且傳稽晏子春秋作逡遁漢書
作逡循莊子作蹲循靈樞經亢倉子作遵
循又謂逡遁之異文筆之金石文字記以余
攷之集韻逡遁浚三字辛遵書之均七倫
切音義則一說文釋辵字云乍行乍止也遁
字雖音徒困切而配之以辵當讀如辵縮縮如
有循之循以爲假借則可不得謂之異文矣

寧人作音論惜集韻不存未知是書尚存
天地間故於諸書疑義未盡晰尔 曝書亭集

郭有道碑

此碑在介休余邑人王正已曾爲其縣令余從
其家覓一紙乃正已重刻者滌恨不得原刻
近有晉人爲余言舊石曾在一秀才極愛
之每往碑下摩挲累日一夕盜碑舁去縣令
無奈重刻一石以應求者後又磨泐而王正
已再刻之秀才所盜之石竟不得出異哉

介休縣城東有徵士郭林宗宋子浚二碑宋
沖以有道司徒徵林宗辟司徒舉太尉以疾辭
其碑文云將蹈洪崖之遐迹紹巢由之逸軌
翔區外以舒翼超天路以高峙稟命不融
享年四十有三建寧四年正月丁亥卒凡我
四方同好之人永懷哀痛乃樹碑表墓銘
景行云陳留蔡伯喈范陽盧子幹扶風
馬日磾等遠來奔喪朋友服心喪期年者

如韓子助宋子浚等二十四人其餘門人著錫
衰者千數其碑文故蔡伯喈撰伯喈謂盧子
幹馬日磾曰吾爲天下碑文多矣皆有慙容
唯郭有道無愧於色矣 水經注

九疑山碑

八分 蔡邕書 有李龍之題
碑在廣西梧州府
漢碑既亡搨本亦少而二京遺法付之寥寥金
石古文用修容有補以史傳等書者此蔡邕

九疑碑銘分法甚嚴可以關後人之訛然既無可
証真贋何以別乎余藏宋拓漢隸分韻諸碑
略倫欲類出各為一本巨者缺之良足大觀後此
書寄一友人郎中為水所浥失其十三遂休此
志可惜也 石墨鐫華

白石神君碑
八分書 光和六年

白石碑不甚剝落光和四年民盖高等為無
極山詣太常求法食至六年而沒民比例為白石
神君以請碑文云居九山之數參三條之壹語殊荒
唐 銷夏記

右漢白石神君碑在無極縣立石者常山相南陽
馮巡元氏令京兆王翊與歐陽氏集古錄所載無
極山神廟碑略同文稱神君能致雲雨法施於
民則祀之宜也然所云盖高者合之無極廟碑
特常山一妄男子尔先是光和四年巡詣三公
神山請雨神使高傳言即與封龍無極共
興雲雨賽以白羊高等遂詣太常索法食

越二年具載神君始末上尚書求依無極山為
比即見聽許盖斯時巫風方熾為民牧者宜
潛禁於將萌乃巡翊輕信巫言輒代為之請何
與非所云國將亡而聽之神者與碑陰有務
城神君李女神執石神君壁神君名跡殆
以白石而充類名之者碑建於光和六年是歲
妖人張角起矣 曝書亭集

漢人分隸固有不工者或拙或怪皆有古意此
碑雖布置整齊略無纖毫漢字氣骨全
與魏晋間碑相若雖有光和紀年或後人用
舊文再刻者尔 隸釋

魏受禪碑

八分書　黄初元年

此傳是司徒王朗文梁鵠書太傅鍾繇刻石謂之三絶碑又云即鍾繇書亦未有的據然謂爲鍾書者出顔魯公言或不妄隷法大都與勸進碑同王元美曰以太傅手腕使書前後出師表刻七尺珉不遂與日月照映哉但其文與事海内士所指而唾罵者實玩不忍釋手孰謂書一藝也　石墨鐫華

此碑余家有舊搨本無一字斷裂上有晉府圖書蓋宋時搨也書法同勸進金石史云雖小遜漢人雍雍雅度衫履自飭亦復矯矯　鍇夏記

右受禪表上尊號奏皆元常梁鵠妙跡學書者自此求之而遡乎中郎可全見古人面目澗泉其珍之哉嘉靖甲寅四月十二日記　蒼潤軒帖跋

右魏受禪表一通劉禹錫以爲王朗文梁鵠書鍾繇鐫字世稱之爲三絶筆法勁拔如鑄鐵所成蓋得蔡中郎之遺意至唐人效之則流於婉媚矣朗字景興東海郯人也史稱其文博而富贍觀此碑蓋可見矣　宋學士集

吳天璽元年斷碑

右吳天璽元年斷碑其前云上天帝言又云帝曰大吳一萬方又云天發神讖文天璽元年七月巳酉朔又云天讖廣多不解〻者十二字嗚呼其言可謂妖矣據吳志天璽元年秋八月鄱陽言歷陽山石理成字凡二十明年改元大赦以協石

文今此碑乃在金陵驗其文與吳志所載亦異莫可攷究孫皓在位凡八改元而六以符瑞然竟不能保其國蓋人事不修而假託神怪以矯誣天命其不終宜矣　金石録

皇象書吳大帝碑在江寗府書雖本漢隷然搽奇振古有三代純樸氣自是絶藝非如東漢遺書循一矩律藉蹈綴襞竊而自私也自王志愔定録古今書而象已在著録中至庚肩吾以象品入上中其後李嗣真因之不改米

知當時所定何據也羊欣稱象善草書世稱沉
著痛快而張懷瓘惟稱象小篆入能品其他不
見稱於人今官書有象章草帖故自精深奇
崛前世獨不言象爲隸字何也意謂既以書
入品第則或不盡著其言又諸人或有兼擅書
著者此又不可知也余疑此碑近出書畫尚完
故是前人未見當其評書時不得睥睨於其
間也不然書隸至此而可遺其品目哉象尺
書曰太子屛風在此已久而未得之又曰想必酢

令作鱧魚梅羨相待其自矜持如此 廣川書跋
吳後主紀功三段石碑傳是皇象書其二段之陰
有襄陽米芾學亦爲人磨礲幾盡 米海岳
志林雜記
嘗覽黃長睿東觀餘論稱休明書人間殊少
唯建業有吳時天發神讖碑若篆若隸字勢
雄偉後又閱趙明誠金石録頗載碑所謂上天
帝言大吳一萬方等語以爲妖而不著其奇昨
胥甫中丞搨一幅見寄大抵與漢隸殊異亦不

用批法而挑跋平硬又盡去碁筭斟瑑之累隸
與篆皆不得而名之信所謂入今也雖稍磨泐
不可讀而典型盡在因録之箧中跋尾胡宗
師不著臨池名而絶得象公宗文貞碑側記
法亦可取也 弇州山人稿
吳天璽元年紀功碑亦名天發神讖碑舊在巖
山段石岡山譙之丹陽記巖山東有大碣石長二
文折爲三段今其石移置學舍中累之高止
數尺譙之蓋神其說尒碑文倒置錯誤不可

讀今依祥符周在浚雪客攷定狀潢之相傳
文出華覈余爲雪客撰碑攷序已辯其非矣
觀其字在篆隸之間雖古而近拙亦未必定出
於皇象手跡也金陵瑣事謂是蘇建書不知
何據 曝書亭集
江寧府南天禧寺門外有石三段乃吳後主天璽
元年巖山紀功德石其文不全宋元祐六年轉
運副使胡宗師葺致漕臺後圃仍題其末
令在府學顧起元曰府學中三段石碑按實

録吳天冊元年吳郡臨平湖開又於湖邊得石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長四寸廣二寸刻上作皇帝字於是改元天璽立石刻於巖山紀吳功德其文乃東觀令華覈作黄長睿東觀餘論曰皇象書人間殊少惟建康有吳時天發神讖碑若隸若篆字勢雄偉相傳乃象書也歐光績志云象書獨步漢末況體兼篆籀誠宜居周鼓秦刻之次魏鍾繇諸碑勿論也其石四方面皆闊書各八行兩傍狹書口行其文書

滿三方而虚其一碑雖不可讀其可識者百八十餘字首曰上天帝言次曰天發神讖曰天讖廣多曰將軍裨將軍關內侯曰詔遣中書郎章咸李楷賀曰吳寵建業丞許口等十二人曰永歸大吳上天宣命曰文字炳服曰在諸石上其後又別書曰蘭臺東觀令曰巧工九江曰吳郡曰東海夏侯此蓋列典事之臣於正文之後猶泰碑刻制尔泰山碑似方非方四面廣狹皆不等正與此石類

晉葛洪曰吳之善書則有皇象劉纂岑伯然朱季平皆一代之絕手如中州有鍾元常胡孔明張芝索靖各一邦之妙並用古體俱足周事 二條金石文字記

右天發神讖碑逆稱爲皇象又定爲蘇建若篆若隸字勢雄偉舊在獸巖山後歸天禧寺又歸籌思亭又移府學櫺星門近歲復徙入尊經閣下余屢欲搨之未果今得觀元白所收本摩挲之誦書疑皇象多

之句以歸然以爲建書者是也斷碣之夢元白想知之久矣

世稱此爲三段石誌言乃華覈文皇象書者余向見一書辨此碑與國山碑俱蘇建書甚詳今已失記然陳后山詩云書疑皇象多則亦未以爲決然也玉泉公自蜀還寄升庵楊先生爲余所作蒼潤軒記言升菴索及拓本余因拓一本致之一本貽陳公一本留軒中而同附其事於下云 二條蒼潤軒帖跋

周孝侯碑

宜興周孝侯墓有古碑一通云晉平原内史陸機撰右軍將軍王羲之書跋尾云唐元和六年歲次辛卯十一月十五日承奉郎守義興縣令陳從諫重樹此碑後又有一條前試太常寺協律郎黄口書名與書俱模糊而書字微可推當是後人因陸機撰下有空石妄增右軍將軍王羲之書以重其價耳文内初載處事大約與傳同至於弦絶矢盡左右勸退處按劍怒曰此是吾効節授

命之日何以退爲我爲大臣以身殉國不亦可乎下忽接韓信背水文差不成句又云莫不棣山架壑襁負來歸云云元康九年因疾增加奄捐館舍春秋六十有二天子以大臣之葬師傅之禮親臨殯壤建武元年冬十一月甲子追贈曰孝侯禮也賜錢百萬葬地十頃京城地五十畝爲第又賜王家田五頃詔曰處母年老加以遠人朕每愍念其二年 月日葬於義興舊原按處以永平七年戰歿贈平西將軍賜錢葬地及給處母醫藥

酒米俱如碑盖又十五年而元帝稱制追封孝侯建武其年號也時陸平原歿已久矣豈於樹碑之際而爲處後者竄入謚孝侯一句耶然不應以永平之詔移入建武後至所謂棣山架壑奄捐館舍天子以師傅之尊等語又似乎原他文錯簡然致之吳及晉初俱無元康年號不可曉也書結搆雖小疎筆亦過強而中間絶有姿骨將策之際大得鍾王意在李北海張從申間又不可以其謬而易之也 弇州山人稿

古君子貴砥礪名節不貴後迴甘忍周子隱少年名陷輕薄至父老比之三惡一旦發奮遂爲江左名流顧於陸士衡集見其碑令人慨然遠想意欲適宜興上斬蛟橋摩挲石刻以還今日秋澗兄出所藏石本覯之愈爲暢快秋澗文雅博達家有古刻數百種居復近子隱讀書臺旁每風日晴美上故基宿莽想像當日牟 韻誦少陵蕭條異代之句以歸而燈下在古石洞天展平原文章會稽字畫夜深而寢恨余不能從之遊也余既

㝵厰觀此本而秋澗命書數字於上促筆答曰佛
頭堆糞正是此類座中如遇米顛幸勿出示彼必
連道惶恐殺人也嘉靖甲寅七月四日記（蒼潤軒帖跋）
宜興縣周孝侯碑相傳平原內史陸士衡撰文
會稽內史王逸少書孝侯戰沒而碑辭云元康
九年舊疾增加奄捐館舍爭訟已甚然書法
亦不惡但假逸少之名是為不知量矣末題元
和六年歲次辛卯十一月承奉郎守義興縣
令陳從諫重樹疑文字皆此君偽託尔（曝書

亭集）
晉周孝侯碑今在宜興縣首曰晉故散騎常侍
新平廣漢二郡太守尋除楚內史御史中丞使
持節大都督塗中京下諸軍事平西將軍
孝侯周府君之碑晉平原內史陸機撰右軍
將軍王羲之書其末曰唐元和六年歲次辛
卯十一月十五日承奉郎守義興縣令陳從諫
重樹前試太常寺協律郎黃以下缺張㸚
編次陸士衡文集收入此篇謂其中多訛謬文

理不接且孝侯戰沒而云舊疾增加奄捐館舍明是
不讀史者偽作按此碑本唐人之書故業字晉諱
而直書不避其於唐諱則世字二見皆作廿虎
字二見一作虍一改作獸基作朞豫作預而塗
中亦當作涂中（已下辯作塗之非按詳節之）碑作塗非也士衡逸
少既不同時而晉以前碑亦未有署其人書者其
文對偶平仄全是唐人可定其為偽作也書梁王
彤作形尤誤（金石文字記）
余初得周孝侯碑一本其末云唐元和六年歲次

辛卯十一月十五日承奉郎守義興縣令陳從
諫重樹前試太常寺協律郎黃□書此弇州
山人稿金石文字記曝書亭集所論之碑也既云
重樹則舊碑固已毀然豈無搨本流傳於世
而諸先生並不論及豈於舊碑搨本皆未之
見耶蒼潤軒帖跋此碑題曰晉王右軍行書周
孝侯碑按重樹碑是正書而此曰行書想舊碑
本係行書而重樹碑自作正書也繼得行書本
於好古之家據云此是舊碑其首晉散騎常

侍云云及撰人書人皆與重樹碑同惟平原內史上無晉字亭林先生所疑不諱業字而諱虎世基豫字此本基字全文其餘則同重樹碑重樹碑業有書人黃某其非右軍自明若行書本疑亦唐人所為筆法與聖教序如出一轍當是集右軍書也較重刻碑實為過之

光暎識

王公神道碑

王公諱重光字廷宣濟川其號也濼南人仕晉

終光祿大夫左柱國大將軍吏部尚書神道碑是右軍將軍王羲之撰并書書法與聖教序絕相類缺字約一百六十餘當是其來已久而大槩記金石文者皆不及此碑何也末紀年月云永和戊戌正月之吉攷永和無戊戌且年號下不紀歲年徑書甲子古者無之是則可疑耳此本得自好古家據云傳雲館舊物頗有賞鑒印章文休承其一也 光暎識

開皇本蘭亭序

蘭亭叙六朝時已有刻石余收開皇本是隋時刻者唐文皇因見刻本遂訪真跡於越州辯才得之命湯普澈馮承素褚遂良歐陽詢各摹一本原與隋時本相似不知宋代何以獨稱定武為歐陽詢摹下真跡一等群公聚訟緣此而起以至點畫波撇之間各加辯證又有五字損本七字損本及會字首行有闕有全紛紛同異如王順伯尤延之輩而吳興踵之為十三跋十七跋獨尊定武不知右軍曾點頭否 容臺集

王逸少書惟禊帖摹本最多南渡內府所藏凡一百一十七本賈師憲竄逐朝廷命王孟孫簿錄其家石刻蘭亭八千匣令陶九成所載目錄唐以前本無聞焉茲冊為烟溪潘氏家藏序後具書開皇十三年歲次壬子十月模勒上石高熲監刻一十九字覩者或疑之按秦澤卿博議載有智永臨本蓋永師本逸少七世孫傳其家法學書永欣寺閣梯桄不下者四十年其勤苦若是且於陳天嘉中蘭經真跡曾歸之宜其筆精

墨妙過於趙韓馮葛數子也明胡祭酒若思亦
云永嘉本是智永臨寫宗紹興間太守程邁刻
置郡齋末有孫興公後序是唐乾封三年僧
懷仁集書斯言先後符合竊疑是冊即永師所
臨至煬帝時又有大業石本見周公謹雲烟過
眼錄則稧帖流傳隋代已有二本攷古之君子可
以釋其疑已　曝書亭集
蘭亭者晉右將軍會稽內史琅邪王羲之
逸少所書之詩序也右軍蟬聯美胄蕭散

名賢雅好山水尤善草隸以晉穆帝永和九年
暮春三月三日宦游山陰與太原孫統承公孫綽興
公廣漢王彬之道生陳郡謝安安石高平郗曇
重熙太原王蘊叔仁釋支遁道林及其子凝之徽
之操之等四十有一人修祓禊之禮揮毫製序
乘醉而書用蠶繭紙鼠鬚筆遒媚勁健
絕代所無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有重者皆構
別體其中之字最多乃有二十許字變轉悉
異遂無同者是時殆有神助及醒後他日更

書數十本終無及者右軍亦自愛重此書留
付子孫傳至七代孫智永永即右軍第五子
徽之之後安西成王諮議彥祖之孫廬陵王胄
曹昱之子陳郡謝少卿之外孫也與兄孝賓
俱舍家入道俗號永禪師禪師克嗣良裘精
勤此藝常居永欣寺閣上臨書所退筆頭置
之於大竹簏受一石餘而五簏皆滿凡三十年於閣
上臨得真草千文八百餘本浙江東諸寺各施
一本今有存者猶直錢數萬孝賓改名惠欣兄

弟初落髮時住會稽嘉祥寺即右軍之舊宅
也後以每年拜墓便近因移此寺自右軍之墳
及右軍叔薈已下塋域並置山陰縣西南三十一
里蘭渚山下梁武帝以欣永二人皆能崇釋教
故號所住之寺為永欣焉事見會稽志其臨
書之閣至今尚在禪師年近百歲乃終其遺
書並付弟子辯才辯才俗姓袁氏梁司空
昂之玄孫辯才博學工文琴碁書畫皆得其
妙每臨禪師之書逼真亂本辯才嘗於寢

房伏梁上鑒爲晴檻以貯蘭亭保惜貴重甚
於禪師在日至貞觀中太宗以德政之暇銳志
翫書臨右軍真草帖購募備盡唯未得
蘭亭尋討此書知在辯才處乃降勑追師
入内道場供養恩賚優洽數日後因言次乃
問及蘭亭方便善誘無所不至辯才確稱往
日侍奉先師實嘗獲見自禪師殁後洊經喪
亂墜失不知所在既而不獲遂放歸越中後
更推究不離辯才處又勑追辯才入内重問

蘭亭如此者三度竟靳固不出上謂侍臣曰右
軍之書朕所偏寶就中逸少之跡莫如蘭亭
求見此書勞於寤寐此僧暮年又無所用
若爲得一智略之士設謀計取之尚書右僕射
房玄齡奏曰臣聞監察御史蕭翼者梁元
帝之曾孫今貫魏州莘縣負才藝權謀可
充此使必當見獲太宗遂召見翼翼奏曰若作
公使義無得理臣請私行詣彼須得二王雜帖
數通太宗依給翼遂改冠微服至洛陽隨商

人船下至於越州又衣黄衫極寛長潦倒得山
東書生之體日暮入寺廻廊以觀壁畫過辯
才院止於門前辯才遥見翼乃問曰何處檀
越翼因便前禮拜云弟子是北人來此鬻蠶
種歷寺縱觀幸遇禪師寒温既畢語議便
合因延入房内即共圍棋撫琴投壺握槊談
説文史意甚相得乃曰白頭如新傾蓋若舊今
後無形跡也便留夜宿設甕面藥酒茶果等
江東云甕面猶河北稱甕頭謂初熟酒也酣樂

之後請各賦詩辯才探得來字韻其詩曰初
醞一缸開新知萬里來披雲同落莫步月共徘
徊夜久孤琴思風長旅雁哀非君有秘術誰
照不然灰蕭翼探得招字詩曰邂逅歡良
宵殷勤荷勝招彌天俄若舊初地豈成遥
酒蟻傾還泛心猿躁似調誰憐失群翼長
苦葉風飄妍蚩畧同彼此諷咏恨相知之晚通
宵盡歡明日乃去辯才云檀越閒即更來此
翼載酒赴之興後作詩如此者數四詩酒爲務

僧俗混然遂經旬朔翼示師梁元帝自畫職
貢圖師嗟賞不已因談論擲墨曰弟子先世皆
傳二王楷書法弟子自幼來耽翫今亦有數帖自
隨辯才欣然曰明日可携來看翼依期而往
出其書以示辯才辯才熟詳之曰是即是矣然
未佳善貧僧有一真跡頗亦殊常翼曰何帖
辯才曰蘭亭翼佯笑曰數經亂離真跡豈
在必是嚮搨偽作耳辯才曰禪師在日保惜臨
亡時親付於吾付受有緒那得參差可明日

来看及翼到師自於屋梁上檻内出之翼見訖
故駮瑕指纇曰果是嚮搨書也紛競不定自示
翼後更不復安於梁檻上并蕭翼二王諸帖
並借留置於几案之間辯才時年八十餘每日
於窗下臨學數遍其老而篤好也如此自是翼
往還既數童弟等無復猜疑後辯才出赴
靈汜橋南嚴遷家齋翼遂私来房前謂弟子
曰翼遺却帛子在床上童子即為開門翼遂
於案上取得蘭亭及御府二王書帖便赴永

安驛告驛長淩愬曰我是御史奉勅来
此有墨勅可報汝都督知都督齊善行聞
之馳来拜謁蕭翼因宣示勅旨具告所由
善行走使人召辯才辯才仍在嚴遷家未
還寺遽見追呼不知所以又遣散直云侍
御須見及師来見御史乃是房中蕭生也
蕭翼報云奉勅遣来取蘭亭蘭亭今
得矣故喚師来取别辯才聞語身便絶
倒良久始蘇翼便馳驛而發至都奏御

太宗大悅以玄齡舉得其人賞錦綵千段
擢拜翼為員外郎加入五品賜銀瓶一金鏤
瓶一瑪瑙椀一並實以珠内廐良馬兩匹兼寶
裝鞍轡莊宅各一區太宗初怒老僧之秘悋
俄以其年耄不忍加刑數日後仍賜物三千
段穀三千石便勅越州支給辯才不敢將入己
用迴造三層寶塔〻甚精麗至今猶存老僧
因悸病不能强飯唯歠粥歲餘乃卒帝命
供奉搨書人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諸葛貞

罒人各搨數本以賜皇太子諸王近臣貞觀二十三年聖躬不豫幸玉華宮含風殿臨崩謂高宗曰吾欲從汝求一物汝誠孝也豈能違吾心耶汝意如何高宗哽咽流涕引耳而聽受制命太宗曰吾所欲得蘭亭可與吾將去及弓劍不遺同軌畢至隨仙駕入玄宮矣今趙模等所搨在者一本尚直錢數萬也人間本亦稀少絕代之珍寶難可再見吾嘗為左千牛時隨牒適越航巨海登會

稽採禹穴訪奇書名僧處士猶倍諸郡固知虞預之著會稽典錄人物不絕信而有徵其辯才弟子玄素俗姓楊氏華陰人也漢太尉之後六代祖佺期為桓玄所害子孫避難潛竄江東後遂編貫山陰即吾之外氏近屬今殿中侍御史瑒之族長安二年素師已年九十二視聽不衰猶居永欣寺永禪師之故房親向吾說聊以退食之暇略疏其始末庶將來君子知吾心之所存付永明溫超等兄弟其有好事同志者亦無隱焉於時歲在甲寅季春之月上巳之日感前代之脩禊而撰此記

唐何延之蘭亭始末記

余嘗見開皇石本褚河南臨本與此雖小有不同然皆行筆也定武稍真為一時賞重然米南宮絕不喜之其後摹者日益楷而小非復故步矣相傳定武為歐陽率更臨故楷法勝褚河南臨則行法勝蓋皆以其質之近為之耳米筆佻以故不欲為定武左袒與公瑕之

謂此本不如定武者俱非篤論也 弇州山人稿

朱竹垞太史開皇蘭亭本跋云煬帝時又有大業石本禊帖流傳隋代已有二本按太史所跋本是開皇十三年十月上石高熲監刻而余得一本序後書開皇十八年三月廿日無其人監刻則開皇時已有二本也 光暎識

定武本蘭亭序

蘭亭真跡隱臨本行於世臨本少石本行於世石本雖定武本行於世何延之記云右軍書

此時乃有神助他日更書數十百本終無祓
禊所書右軍亦自珎愛此書付子孫傳掌
至七代孫智永禪師永付弟子辯才太宗求
之不得及遣監察御史蕭翼以計取之太宗
殁殉葬昭陵及唐末溫韜盜發昭陵其所藏
書皆剔出取裝軸金玉而棄之於是魏晉以
来諸賢墨跡遂復流落人間然獨蘭亭亾
矣前輩之言云尔又張芸叟云靖康中有得
蘭亭真跡者詣闕獻之半途而京城破遂不
知所在此真跡之本末也
按劉餗傳記與延之不同劉謂梁亂出在外陳
天嘉中為永所得太建中獻之隋平陳或以獻晉
王〻即煬帝〻不知寶僧智果借搨曰不還果
死弟子辯才得之太宗見搨本驚喜使歐陽詢
求得之以武德二年入秦王府高宗以蘭亭殉
葬太宗從褚遂良之請也又前輩謂行間
僧字為徐僧權　縫吳傅朋家古石本僧字
上又有一察字當是姚察如此則劉說似可信

然梁武帝收右軍帖二百七十餘軸當時惟言
黃庭樂毅告誓何為不說蘭亭此真跡之
異同也
太宗既得真跡乃命供奉搨書人趙模韓道
政馮承素諸葛貞四人各搨數本以賜皇太子
諸王近臣如歐陽率更褚河南庭誨皆嘗臨
搨傳之本朝者蘇舜元家所藏褚河南臨
本也藏之館閣後有崔潤甫李後主徐鉉
題者唐儒臣所臨也藏之鄭洵仁家後歸米
氏者諸葛貞所臨也周越所藏者唐名手傳
搨本也蘇舜欽胡絫公所藏者唐粉蠟本
也陵頃年亦嘗見褚河南臨本但經墨皆晦未
敢斷其真贋此臨本之本末也
若石刻則有智永臨本見於周越法書苑褚庭
誨臨本見於山谷跋唐勒石本見於天禧中僧元
靄進唐刻本在泗州杜氏家集古錄四本其一流
俗所傳其二得於王廣淵其三得於王沂公家其
定州民家本無甚髮之異其四得於蔡君謨

家自以爲盡於此矣厥後京師別本刻定本此〻
逼真成都刻蘇氏本洛陽張景元劚地得石
本此本獨無僧字宋元章父子自刻板木歸三
米蘭亭今諸本皆寫傳而海内妄刻無慮百
本獨定武見重於世耳此石本之本末也
自昔相傳以定本爲歐陽率更所臨石晉之亂
契丹自中原輦寳貨圖書而北至真定德
光死遂棄此石謂之殺虎林本慶曆中土人
李學究者得之不以示人韓忠獻守定武李

生以墨本獻公〻堅索之生乃瘞地中別刻本以獻
李死其子乃出石擅摹售人每本須錢千好
事者爭取之其後李氏子負官緡無從取償
宋景文爲定帥乃以公帑金代輸而石匣藏庫
中非貴遊不可得也熙寧中薛師正出牧其子
紹彭又刻副本易之以歸長安斷損湍流帶右
天五字以惑人碑目云鐫損再刻以爲識殊有
典型余嘗得損本較之字差肥而刻畫明白
此說信矣大觀間詔取薛氏所藏石龕置宣

和殿内丙午絶至與岐陽石鼓俱載而北矣或云
嘗置艮嶽瑪瑙亭亂後宗汝霖居守東都得
之以獻思陵維揚南渡倉卒失之後向子固帥
淮南密旨搜訪窮索不獲此定本之本末也
王性之云慶曆中宋景文帥定武有遊士攜此
石死於營妓家樂營吏孟水清以獻子京愛
而不敢有也留之公帑又據蔡條所記國初
有著說者謂僞吳時遣内客省使高彌聰
於蜀彌以石本獻於孟氏世子乃右軍在時刻

於蘭亭者定本即此石也錢氏未天下一統而定
武宦民好事者厚以金帛從會稽取之及後
户絶没官因置諸定帥便坐辟間孫次公侍郎
帥定日有旨納其石禁中則又刻石而還之辟
或謂石歸薛氏不知雖非古矣大觀初詔索諸
尚方則無有或謂此石亦殉裕陵矣乃更取薛氏
石入御府此定本之異同也
蘭亭之說略備於此矣今世傳定本雖肥瘦不
同只是一石但帋有精粗石有燥濕墨有濃淡

故尔然有鋒芒稜角為上若五字不損乃熙豐前本尤為可寶或謂石歸御府時薛氏父子意欲取捷以三重紙拓既入石有深淺故字畫有肥瘦此亦一說也夔嘗疑前輩不專尚定本之本之重自山谷始近見劉清卿出學易所藏洛陽斷地本但手大十餘字以定本較之宛在其下乃知前輩所見者博矣嘉泰壬戌八月八日番易姜夔堯章 已上蘭亭攷

王右軍蘭亭草韓為最得意書宋齊間以

藏秘府士大夫間不聞稱道者豈未經大盜兵火時蓋有墨跡在蘭亭右者及梁亂之間焚蕩千不存一永師晚出此書諸儒皆推為真行之祖所以唐太宗必欲得之其後公私相盜至於發塚今遂亡之書家得定武本蓋仿佛古人筆意耳褚庭誨所臨極肥而洛陽張景元斷地得缺石極瘦定武本則肥不剩肉瘦不露骨猶可想其風流三石刻皆有佳處不必寶已有而非彼也此本以定州土中所得石摹入棠梨板者字雖

肥骨肉相稱觀其筆意右軍清真風流氣韻冠映一世可想見也今時論書者憎肥而喜瘦黨同而妬異魯未夢見右軍腳汗氣豈可言用筆耶 二條黃山谷集

蘭亭墨本最多惟定武刻獨全右軍筆意此舊所刻者不待聚訟知為正本也

蘭亭帖自定武石刻既亡在人間者有數有日減無日增故博古之士以為至寶然極難辨有鑱損五字者又有五字未損者獨孤長

老送余北行攜以自隨至南潯北出以見示因從獨孤乞得攜入都他日來歸與獨孤結一重翰墨緣也獨孤名淳朋天台人

頃聞吳中北禪主僧名正吾號東屏有定武蘭亭從其借觀不可一旦得此喜不自勝獨孤之與東屏賢不肖何如也

河聲如吼終日屏息非得此卷時時展玩何以解日蓋日數十舒卷所得為不少矣

蘭亭當宋未度南時士大夫人人有之石刻既亡

江左好事者往往家刻一石無慮數十百本而真
贋始難別矣王順伯尤延之諸公其精識之尤
者於墨色紙色肥瘦穠纖之間分毫不爽故
朱晦翁跋蘭亭謂不獨議禮如聚訟蓋笑
之也然傳刻既多實亦未易定其甲乙此卷乃致
佳本肥瘦得中與王子慶所藏趙子固本無異
石本中至寶也

蘭亭誠不可忽世間墨本日亡日少而識真者
益難其人既識而藏之可不寶諸

學書在玩味古人法帖悉知其用筆之意乃為
有益右軍書蘭亭是已退筆因其勢而用之無
不如志茲其所以神也

大凡石刻雖一石而墨本輒不同蓋紙有厚薄
粗細燥濕墨有濃淡用墨有輕重而刻之肥
瘦明暗隨之故蘭亭難辨然其知書法者一
見便當了然政不在肥瘦明暗之間也

靜心云此卷乃得之李公曾伯蓋宋畫士王曉
之所藏曉徐黃同時人觀其寶惜如此誠不易
也

至大間僕偕吳靜心先生北上得此蘭亭與獨孤
長老所惠本並觀船窗中三十二日得意甚多屈
指計之已復七年矣其子景良馳驛來京師復
出見示使人眷戀不能去手噫靜心仙去其子
能寶藏如此為之感歎

昔人得古刻數行專心而學之便可名世況蘭亭
是右軍得意書學之不已何患不過人耶

書法以用筆為上而結字亦須用工蓋結字因

時相傳用筆千古不易右軍字勢古法一變其雄
秀之氣出於天然故古今以為師法齊梁間人結
字非不古而乏俊氣此又存乎其人然古法終不
可失也

蘭亭與丙舍帖絕相似

東坡詩云天下幾人學杜甫誰得其皮與其骨
學蘭亭者亦然黃太史亦云世人但學蘭亭
面欲換凡骨無金丹此意非學書者不知也

右軍人品甚高故書入神品奴隸小夫乳臭之子

朝學執筆暮已自詫其能薄俗可鄙可鄙以
上趙松雪諸跋
柰世昌澤御蘭亭攷定武禊序李學究殁
於妓家時定師宗景文以入官庫此真本也名
玉石蘭亭薛師正師定武其子紹彭別刻
置公寢師正歿日乃悟曰頃瘦此瘦本也紹彭
又刻肥本遂缺真本湍流帶暎天五字易之以
歸謂之公庫本真本則名五字損本公庫本
宣和中入內府繹曽見定武多矣唯鮮于伯

機郎中趙子昂學士二家本叙字波脚作
螳螂肚形趙本墨色頗晦鮮于本縢磬得
所畢為精妙欣字脚作九轉折餘所見皆
肥瘦本耳侍御王公得此真玉石本有紹興
希世印淳化榮芭跋右丞東平杜爾馬公爲
饒州仲山校書并西王公之子慶皆今代絶識印
誌唯謹叙字波脚正與鮮于趙氏本相同真
百世奇寶也陳繹曾記 六研齋載
蘭亭帖世有定武本爲第一金陵清涼本爲第
二其定武本薛珦作師別刻石易去宋宣和間
於薛珦家取入禁中建炎南渡不知存亡清涼
本洪武初因寺入官其石留天界寺住持僧金
西白盜去後事覺其僧繫獄死石亦不知存亡
格古要論
定武以玉免金鎚爲證此不足證〻當以拙如椎
含蓄如瑣窗處子一字一換轉秃毫之致可掬
也此本柯丹邱家藏余以三十四千得之王子廓用
四千貂皮易之 邢子愿跋

蘭亭禊帖既入昭陵書家之論以定武本爲第一
熙寧間納諸禁中或云此石亦殉裕陵則是人間
不合有是本矣按歐陽永叔集古録謂定武
二民家各有一石較之纖毫無異然則定武原有
二本也相傳趙子固覆舟於嘉興疾呼蘭亭
在否舟人負以出子固大書云性命可輕此寶
難得好事者目爲佳話又子昂仕元子固不
仕其弟過之行後拂塵於坐以余觀袁伯長
跋禊帖稱子固死帖入賈相家賈敗籍於官

有官印然則子固卒於宋未亡之前伯長所云蓋不誣矣茲來西湖觀定武本則未知孫次公所納石與御薛向所藏石與要之肥瘦適中姸啄生動勝於他本因以所聞述之 曝書亭集

東陽本蘭亭序

按王明清揮麈錄云薛紹彭既易定武石刻於裕陵取入靖康之亂金兵悉取御府珍寶而北此石非其所識獨得留焉適宗汝霖為留守見之併取內府所掠不盡之物馳進高宗駐蹕維揚得而愛之置諸左右踰月金兵至倉卒渡江亟奔杭州遂失此石及向子固為揚帥高宗令資搜之竟不獲茲余承乏兩淮運使治維揚石塔寺者古之木蘭院也寺僧浚井掘出此石缺其一角字多剝落然書法遒勁較之世傳歐陽率更摹本逼真遠甚其紹彭所易高宗所失者與孜得紹彭易時鐫損天流帶右殺字果然因稽考歷此石失於宋建炎己酉至我明宣德庚戌實三百有二年矣嗟嗟此石一物也而得失有時向以亂季而失今以盛世而出豈偶然哉

曰紀其顛末以告來者 何士英跋

瘦本定武帖缺角處有柯九思印蓋其所藏也姜白石言蘭亭石本以有鋒芒稜角為正此本聳帶右流天五字已缺而鋒穎神彩奕奕攝法之最工者也濟南邢子愿曾翻刻之視此相去千里矣甲午始來余家余曾題之云昔人謂評蘭亭如聚訟其實有不然者蘭亭之有定武如衆星之有斗群峯之有嶽也舉目可辨寧待聚訟乎蘭亭之妙法度悉備而不以法見神力俱足而不以力見所謂純綿裹鐵此其是矣宋人極力規撫不下百本或學其純綿而失之嫵媚或學其裹鐵而失之硬直即面貌已遠況精神乎此本在趙中舍士禎家濟南邢太僕得之太僕歿歸於新城王氏兵亂淄川人以五斗米易得攜至京師不知重也劉安邨見之歎賞其人乃珍秘之時余物色定武帖不得再四購求不許其人愛余唐人維摩說法圖及宣鑄乳鑪乃彼此相易未幾趙子固所藏五字未損本亦至子固本肥此本瘦蓋經有厚

薄湮燥之不同寔一石也於是字内秀氣盡在我
凡研前矣（銷夏記）

往有吴寧之游訪及蘭亭石刻金職恭語余云
曩者某令去任時舁此石而去庠士三人追之及以
爭奪致石碎爲三矣三人各藏其一於家搨則合之
搨畢仍各歸焉以故搨之不甚便蒙以一本贈余〻
謝以詩有煬言優孟衣冠是須認廬山面目真
之句據職恭言他刻多唐人臨本此刻摹自真跡
也（心齋筆記）

余所得定武蘭亭一本前有定武二小字一本前
有定武蘭亭四行楷字内鈌三十二字一本前有定
武蘭亭四小字有神品二字小印一本前有定武
正本四字有賈平章家藏六字一本有唐模瘦
本四字一本前有臨晉王羲之蘭亭叙八行楷字
一本東陽本有何都運跋又有前無題字後無
跋語者數十本肥瘦不同各見妙趣所傳薛
紹彭刻損湍流帶右天五字蘭亭攷所載
諸家之言皆然按東陽本湍字不損犖
字則損銷夏記所云是也何都運跋中但云
天流帶右亦不及湍字（光暎識）

賜潘貴妃蘭亭序

世傳王羲之書蘭亭叙惟定武所藏石刻獨得
其真乃歐陽詢所摹刻之唐内府者也熹嘗
見三本參墨不同而字跡無異縉紳題者剖
析毫末議論紛然大約奇秀渾成無如此搨陳
舍人至浙東極論書法携此本觀之看來後世書
者刻者不能及矣亦可爲一慨云淳熙壬寅歲謝

東提舉常平司新安朱熹記（題帖後）

此禊帖所謂蘭亭叙正本賜潘貴妃者及秋壑
圖印乃是作一小冊子於綾面書記耳是元初人
裝贉池皆零落後有朱紫陽及柯丹邱題仲
穆諸公跋末又一老僧作胡語末云付之東屏永
鎮山門按趙吴興獨孤長老蘭亭十三跋内稱
吴中北禪主僧東屏有定武蘭亭從其借觀
不可一旦得此喜不自勝獨孤之與東屏其賢
不肖可知也此本爲六觀堂周氏世藏豈真北禪

物耶第細看是木本及取姜堯章偏傍攷証之所謂仰字如針眼殊字如蟹爪列字如丁形云字微帶肉頗可據他未必盡尒又中所註曾字乃作一鉤礫黃長睿謂押縫僧字之誤今亦不然也字形視他本差大而中多行筆雄逸圓秀天真爛然又聖教序古刻佳字皆從此中摹出吾不知於定武何如復州以下皆當雁行矣始吾一再題皆謂定武不能辨木本所以後閱米海岳書史稱泗洲杜氏收唐刻板本蘭亭與吾家所收

俱有鋒勢筆法回視定本及世長刻之本異又云錢塘開景仁收唐石本佳於定武不及余家板本遠甚米高自標樹乃尒即世所聞三米蘭亭是也理廟題作正本且所謂有鋒勢筆法語豈三米耶抑杜氏本耶 若老僧付東屛一跋恐是好事者附會成畫蛇足耳語云蘭亭如聚訟吾鄙者不熟律湯爲長歌遂作一番錯斷公案然此本亦自不辱也 弇州山人稿

閱前人跋語監本東陽本皆爲定武凡屬云定武者字形一同止分肥瘦此本字形迥異全似聖教序宜非定武矣朱文公題語定爲定武本必有所據則凡世人所謂定武者非矣而趙文敏借東屛本不與獨孤有借因歎其賢不肖則獨孤本宜與東屛本同而文敏所臨本字形又悉同於凡世所云定武者雖定武云有三本又云悉一石所摹不應不同若此〻是彼非彼非此是未能折衷敢質諸高明 王世貞跋

此本前書蘭亭叙正本賜潘貴妃後有老僧付

東屛跋有朱文公跋余觀此本筆法殊類聖教朱夫子所謂奇秀渾成者也又一本前無題後無跋者筆法相類而意思更古有長洲王祖枝墨筆跋最稱賞之又一本前有賜潘貴妃四字者甚不佳 光睽識

監本蘭亭序

蘭亭自殉昭陵後人間僅留歐虞褚薛四臨本今虞褚尚有墨跡爲好事家所藏以余所見贊價俱重然斷以爲二公真手筆則終未敢定也稧

帖石刻以定武為正嫡子孫石晉時為契丹將去
帝䣱歸日棄置中途今所傳宋搨本皆屬之定
武然其價已不貲頃乙酉丙戌間北雍治地掘得
一石其行款肥瘦與定武畧同說者遂以為真廣
運時所棄即未必然固亦佳刻時吳中韓敬堂
宗伯為祭酒搨得數百本以貽友朋今石已敲
摹年久漸就剝蝕并韓初搨已不可得矣今
曰褚摹曰玉枕曰寶晉齋曰神龍本紛紛翻刻
幾數十種又出棠世昌蘭亭攷之外不可勝紀

然質之定武則遠矣 飛鳧語畧
書至右軍入聖右軍書至蘭亭而變化無
方後人評品以定武本為冣歐陽率更所臨
也流傳有玉有石有棠梨版字有潤行有斷
損有肥有瘦有始肥終瘦各本不同相傳石
晉廣運中契丹輦歸棄之中道而縈次新
言宋定國使金云在中京中京遼之南京金
海陵改為中都即燕京也吾鄉沈先輩帶
臣撰野獲編云萬曆乙酉丙戌間北雍治地

得禊帖行款肥瘦與定武本畧同識者疑
是廣運所棄石時長洲韓公存良官國子
祭酒拓數百本遺友朋合之次新所述或即韓
氏摹勒未可定尔 曝書亭集
蘭亭序以定武本為最佳其真者已不可
得即宋人重刻之本存於世者亦少惟京師
國子監一石為諸家刻本之冠然不知其所自
來元史周伯琦傳言順帝以伯琦工書法命摹
王羲之所書蘭亭序智永千字文刻石宣

文閣中意此伯琦所摹後人因閣癈而移
於此也 金石文字記
此本明初出於天師菴土中送置國學字法遒秀
氣味淳厚宋人諸家所臨遠不及矣每疑燕京自
石晉後淪於外境此石何時所刻何時入土定在石晉
以前姜堯章云定武本在官庫中熙寜中薛紹彭
刻一副本易之取原石刻損五字以歸此本五字未
損或薛氏所刻副本乎又云大觀間詔取薛氏所
藏石龕置宣和殿內丙午冦至與岐陽石鼓俱載

而此今石鼓具在而蘭亭何在此本五字未刻揹非薛氏所藏石也蓋定武今之定州也去京師不遠薛氏所臨副本金元人移之於此理或然也 銷夏記

國學本相傳即是薛紹彭所刻攷紹彭欲易真本別刻一本其父師正不辨其偽數日乃悟曰頗瘦則此本瘦可亂真矣紹彭又刻一肥本今國學本是瘦本非肥本也 先暌識

天曆之寶蘭亭序

唐相褚河南臨禊帖白麻墨跡一卷曾入元文宗御府有天曆之寶及宣政紹興諸小璽宋景濂小楷題跋吾鄉張東海先生觀於曹涇楊氏之衍澤樓盖雲間世家所藏也筆法飛舞神采奕奕可想見右軍真本風流寔為希代之寶余得之吳太學每以勝日展玩輙為心開至於手臨不一二幾止矣苦其難合也 容臺集

董文敏極賞此帖墨跡余收得石本所云天曆之寶及諸小璽皆存而宋跋不存焉此本肥而有骨逸而不佻可想見墨跡之妙摹刻可謂最工其年月無可攷石微有損壞大抵元時所刻也如在明代則以宋學士之題跋豈不增重而乃删去耶文敏不言及石刻或偶不及見此且自跋墨跡不言石本固無足怪耳 先暌識

神龍本蘭亭序

蘭亭序在唐貞觀中舊有二本其一入昭陵其一當神龍中太平公主借出搨摹遂亾其後溫韜發諸陵蘭亭復出太宗朝留神書學嘗出使購求羲文諸書當時已無蘭亭矣仁祖復尚書篆求於四方時關中得蘭亭墨書入錄字畫不逮逸少他書其後秘閣用此刻石為法帖今諸處蘭亭本至有十數惟定州舊石為勝此書雖知皆唐人臨搨然亦自有佳致若點畫校量固有勝劣惟仿像得真為最佳也 廣川書跋

評禊帖者十九多推定武獨陳長方謂唐人模

本非定武石刻所能及是本有神龍半印正唐人摹本也墨跡存項子京天籟閣今授其子德弘鋟諸石康熙壬子夏余購得之經熈寧元豐諸賢審定元人賞識畧同比於瘦本差肥然抑揚得所骨力相稱假令孫莘老見之定移入墨妙亭矣 曝書亭集

神龍蘭亭吾邑項氏刻石有項氏印記今歸潛采堂朱氏先有刻於烏鎮王氏者有王氏印記此二本前後二小半印神龍二字而余又

得二本一則前有左半印後無右半印或搨者遺之一則前有左半印而右半印在中間此其異也四本皆佳尤以半印在中間者為最每一展閱其恬靜古穆非諸刻所及又有李氏續帖本萬曆庚戌年刻似從此本鉤摹者已損其妙 光暎識

米跋褚摹蘭亭序

蘭亭敘以行款為重米元章得褚摹真跡割截成袖珍帖乃知續鳧截鶴皆不為害客

臺集

昔人稱宋搨蘭亭自定武外以復州為勝豫章次之劉無言重刻張澂褚摹蘭亭為第三本今此帖稱張澂摹勒上石蓋昔人偶未見澂原石耳所謂循王家藏本恐不甘復州豫章下也記余少時得石刻褚摹稧帖前四字為張即之書次為馬軾圖褚摹狀又次為米元章跋及贊於尾云元祐戊辰獲此書崇寧壬午六月大江濟川亭舟對紫金避暑手裝

稧帖之下僅紹興二字御記及後有政和六年夏汝南裝觀察使印而已餘七印皆米氏識也英景閒吳中陳叅酒緝熙得此本謁館閣諸大老跋凡十有三雙鉤入石余獲石本後十餘年而陳裔孫以墨本來售僅餘忠安等五跋而增元陳深十三跋於前詰之則曰近以倭難寘身失後燬原耳陳深書尚固未登石也余時不甚了了損三十千收之踰月小閒較以石本不及遠甚又踰年檢都元敬書畫見聞

記云祭酒沒此奏燬於火余悶ゝ不能已然怪所以
存此五跋者蓋陳命工吏臨一本而刻此跋以授
少子令此其本也又數年始獲此宋搨本內有
范文正仲淹王文忠堯臣手書杜祁公蘇才
翁印識及米老題贊與前本同異幾二十許
字孜之米老書史無一不合而光堯秘記數
文鑒定又甚明確始悟陳所得蓋米本耳陳
本輕俊自肆至米跋翻ゝ可喜使他人故不易辨
此然亦不敢出入乃尔意此ゝ老當別為贗本以

應人又懼異時奪嫡故錯綜之耶此老白戰博
書畫船其自敘以王維雪景六幅李主翎毛
徐熙梨花易之損橐裝矣能無作此狡獪
也余不足言獨怪陳以平生精力與諸老先生
法眼不能辨故詳記其事於張本以歎夫真
賞之不易得也余贗本為友人尤子求乞去余
笑曰售之第無損人三十千　弇州山人稿
褚摹褉帖先是宋張瀲刻石所謂循王家本也
劉無言重刻明英景間陳祭酒緝熙又刻王

氏贊同齋帖亦有之余所得本米老題較王本字
句之不同者甚多竊所不解又容臺集言元章
得褚摹真跡割截成袖珍帖而王本與余所得
本皆非袖珍有作袖珍者海寧陳氏刻入渤海
藏真帖中近又見劉孟偉方伯所刻其所題
與王本同按王弇州題褚摹褉帖有云意米
老當別為贗本其言大抵不誣所以題有不
同又有袖珍非袖珍之異耳余所得本所題與
弇州言少時所見者合微有滲漉而古意

盎然即非宋刻亦自可貴余姊夫王典存云九
蘭亭本領字無山惟褚摹本作嶺滁北
海所刻跋稱褉帖領字從山本固別其為褚
摹也　光暎識

穎上井底蘭亭序

此石出最晚萬曆間始有得之於穎上井中
者與黃庭共一石不知其刻自何年風骨完
美意態變然余初見而大驚乃托之同籍
田寗二君致本甚富及海內漸知有此刻搨去

集四十年來石損壞因有持示余者大非昔日
出井之初矣余倍爲悵惜幸其要致有此也
大抵蘭亭之患〻在模多字形空存全無
筆意而右軍之妙〻在筆意字形非所計
矣如此安見右軍於蘭亭中乎則此刻之
勝俗所借名定武者多已況刻即潛于地下數
百年是起古人於旦夕寧不爲書家奇遘
耶 墨林快事

潁上縣有井夜放白光如虹亘天縣令異之乃令

人探井中得一石六觚㽞其石所刻黃庭經
蘭亭記皆宋刻也余得此本以較各帖所刻
皆在其下當是米南宮所摹入石者其筆法
頗似耳辛卯四月舟泊徐州黃河岸書 容臺集

嘉靖八年潁上村民耕得此石遂縣治縣官都
不省視遂之學宮學官亦不復省視齋夫移
置鄰壁磨房凡來碓者俱坐其上真如明妃
嫁呼韓有餘辱矣逮丁酉清明孔文谷先生
涖憲此邦聞而索之亟屏姜尹龕諸明倫堂
中黃庭另一石龕左右列此本搨法不滅周藩
東書樓序初搨墨光如漆何必李廷珪潘谷
乎 邢子愿

嘉靖中潁上人見地有奇光發得古井函一石
上刻蘭亭黃庭經前有思古齋石刻五篆
字下有唐臨絹本四楷字復有墨妙筆精
小印〻細而勻疑是元人物識者定爲褚河南
筆因唐以諸臣臨本頒賜天下學宮事或然
也初搨不斷張希恣而字甚完好次搨而墨

皆精蘭亭額字遂爾殘缺最後爲一俗令
妄補大可憎且搨皆竹紙草略殊甚僅存
形似耳今此石碎已久即竹紙者亦不易得余
游金斗時得一本猶是次搨固足寶也 筠廊偶筆

潁上縣玉版蘭亭黃庭本出井中藏於縣庠
後又摹刻一本寘文廟中明末流寇之亂庫
石碎於賊惟摹本尚存學宮 居易錄

此帖筠廊偶筆云始搨字甚完好次搨額字
已殘缺補之者可憎令則石碎久矣不言缺字

余所得本缺二十七字而無碎石痕跡當是原
刻所缺類字誠可憎知是次搨也字畫圓勁
流愁意有餘閑美無不具字缺何害其為
善本乎後有李陽春補全本改補類字亦不
佳各刻類字行書李作正書一誤正書米下
从大而李因舊補从女又誤又名為補二十七字
實則通本重摹而刻之筆法殊嬾遜缺字
本多矣余處有白榆徐先生臨缺字本墨跡
可知此本固書家之所重也家藏此帖有三本

其一稍覺湧漶蓋次搨亦有先後耳 光朕識

宋憲聖吳皇后蘭亭序

慈福皇太后 高宗內禪稱吳皇后為太上皇后名所御殿曰慈福 喜觀翰墨
尤愛蘭亭常作小楷一本全是王體流傳內外
故陸升之代劉珙造春帖子有云內仗朝初退
朝曦鬧翠屏硯池深不凍端為寫蘭亭
桑世昌蘭亭博議

憲聖慈烈皇后嘗臨蘭亭帖佚在人間咸寧
郡王韓世忠得之表獻上驗罝文知為中宮
臨本賜保康軍節度使吳益刊於石 蘭亭攷

東書堂帖初刻無此本蓋後人續入汴人傳
聞乃先憲王宮中人所臨後人誤收傳以宋后
然莫可詰也攷之蘭亭各刻中元自有小字
一本比世傳定武徽減細豔治明媚如不勝羅
綺或藩府兼有此本遂疑以為婦人之書與
然蘭雪軒蘭亭至五六本此獨不在焉何
也集中又有微主一臨本樸直窘急大不及
此則人之材質已定即前規在目固有不可
強者乎昔永卄集古錄以高氏兩碑為婦人

僅見豈生此一班以足奇話耶乃書苟可取
不問其婦人與否總之宇宙之靈氣耳 墨
林快事

陸玄素摹唐摹蘭亭序

右甫里陸繼之摹右軍蘭亭序唐太宗既
得蘭亭真本命當時群臣能書者搨賜
諸王余平日所見何啻數十本求其弄翰
能存右軍筆意者蓋止二三耳此卷自褚

河南本中出飄撇甌藉大有古意一洗定武之習為可尚也今世學書者但知守定武刻本之法寧知蘭亭龍跳虎卧之遺意哉蘭經既不可復見得見唐摹斯可矣唐摹世亦艱得々保玆卷勝世傳石刻多矣當有精於賞鑒以吾言為然 柯九思

先兄子順父得唐人摹蘭亭序三卷其一迺東昌高公家物余竊慕焉異日兄用河北鼠毫製筆精甚因念常侍先師筠菴姚先

生文敏趙公聞雙鉤塡廓之法遂從兄假而放之前後凡五紙兄見而喜輒懷去已而兄卒其所藏皆散逸至元戊寅夏得此於兄故隸家既喜且慨吁吾兄不復生唐摹不復見予年已中亦不復可為撫卷增歎 陸繼善

舊見馮承素米禮部及趙文敏公所臨稧帖未嘗苟同今觀此本筆勢翩々風神峻發又絕異欲以參較之而不能不以四者之難并為恨也

黃溍

蘭亭蠒紙固不可得見苟非唐世臨摹之多後之人寧復窺其彷彿哉今觀陸彥素雙鉤一卷筆意具在展玩不忍舍置也 倪瓚 已上四跋皆刻在帖本

薛稷臨蘭亭序

薛少保臨本罕見於評論唯沈景倩飛鳧語畧謂蘭亭自殉昭陵後人間僅留歐虞褚薛四臨本云々按唐書本傳稷外祖魏徵家多藏虞褚書故銳精臨倣結體遒麗遂以書名天下又書斷云薛稷書師褚河南尤高綺

麗媚好膚肉得師之半矣今觀此帖洵然 光暎書

小字蘭亭序

定武稧帖惟賈秋壑所藏至百餘本其客廖瑩中縮為小本或云唐時褚河南已有之此本余己丑所書亦從館師韓宗伯借褚摹縮為蠅頭體第非定武帖耳 容臺集

蘭亭帖自唐以後分二派其一出於褚河南是為唐臨本其一出於歐陽率更是為定武本若玉枕本則河南始縮為小體或謂率更亦

嘗為之宋景定之間賈氏柄國凡蘭亭遺刻之
在世者鮮不資其玩好此本後有右軍小像
且題曰秋壑珍玩其賈氏所重刻者耶 王忠文集
董華亭縮褚摹本猶未為蠅頭也趙松雪
有蠅頭書刻在麻姑山顏碑之陰近陳香泉
太守臨玉枕本字樣同趙而筆畫更細甚自
跋云臨有三本余所得石刻蓋第三本筆意
舒展自如若絕不知作小字者以視前賢有
過之無不及也曾于坊間見翻刻本遠不如
此矣 光暎識

草書蘭亭序
余初見此帖大駭已論與右軍存跡毫髮不
相似其縱惕生稗即居開元以前無之獨於智
策處小近筆陣圖耳楊用修謂筆陣圖
乃江南李後主僞作及覽蔡子正跋尾謂
陶穀學士得之李後主所後穀之裔孫遺之
且云迹者定州石刻小字朝廷尚取而置之禁
中則此書尤可寶重也蓋陶性貪甚而嘗識
又以豪壓李主所以劫奪無厭李故用懷琳
故事作僞書裝潢古色以戲陶々果不察而寶
藏之其孫又賂子正於樞廷代朱提而蔡文不
察果淺降虜强作解事引洸學士饒鷹挍
歸渴驥奔泉語笑之石俱可笑也世固有寶
燕石者猶似玉也此書固朴之於璞哉 弇州山人稿

宋搨黃庭經
黃庭經二篇皆不著書人姓名余得後本已愛其
字不俗遂錄之既而又得前本於殿中丞裴造

造好古君子也自言家藏此本數世矣與其藏
於家不若附見余之集錄可以傳之不朽也余
因以舊本較其優劣而並存之使覽者得以自
擇焉世傳王羲之常寫黃庭經此豈其遺法
耶 集古錄
黃庭世有數本或響搨或刊刻皆正書蓋
六朝及唐人轉相摹仿所以不同此卷臨學殊
工字勢源仿歐率更固自合作殊可佳歎世
傳黃庭真帖為逸少書僕嘗致之非也按陶

隱居真誥翼真檢論上清真經始末云晉哀帝興寧二年南岳魏夫人所授弟子司徒公府長史楊君使作隸字寫出以傳護軍長史許君及子上計掾〻以付子黃民〻以傳孔默後為王興先竊寫之始濟浙江遇風淪漂以真誥校惟有黃庭一篇得存蓋此經也僕按甲子歲逸少以晉穆帝升平五年卒是年歲在辛酉後二年即哀帝興寧二年始降黃庭於世安得逸少豫書之又按梁虞龢論書表

云山陰曇壤村養鵝道士謂羲之曰久欲寫河上公老子縑素早辦而無人能書府君若能自屈書道德經兩章便合群以奉於是羲之便停半日為寫畢攜鵝去而晉書本傳亦著道士云為寫道德經當舉群相贈耳初未嘗言寫黃庭也以二書攷之即黃庭非逸少書無疑然陶隱居與梁武帝啟云逸少有名之跡不過數首黃庭勸進告誓等不審猶有存否蓋此硯在著真誥前故未之攷証耳至唐張懷瓘作書估云樂毅黃庭但得成篇即為國寶遂誤以為逸少書李太白承之作詩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鵝苟欲隨之耳初未嘗攷之而韓退之第云數紙尚可博白鵝而不云黃庭豈非覺其謬與然今此帖始見於梁代蓋晉興寧以後或宋齊人書也僕頃在洛見承直郎李鵬舉家畜此帖一卷乃唐褚令摹單廓未填筆勢精善乃錢思公家本號玉軸

黃庭中有五行為周越摹換之今歸御府矣世所傳本無出其右今題此卷聊尔論之東觀餘論

宋黃伯思東觀餘論辯駁古今法書最為精刻乃其辯黃庭經一節實欠詳審（已下述伯思所云余已全錄之於前故刪去）伯思自以為至當矣不知右軍寫道德經換鵝又寫黃庭經換鵞自是兩番事而太白詩亦兩見一云右軍本清真瀟洒在風塵山陰遇羽客要此好鵝賓掃素寫道

德筆精妙入神書罷籠鵝去何曾別主人云鏡湖清水漾晴波狂客歸舟逸興多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黄庭换白鵝實互用之也

政道藏黄庭有數種有内景黄庭有外景黄庭又有黄庭遁甲緣身經黄庭玉軸經魏夫人所出乃内景一種係楊真人羲寫其外景經元君所作先出行世右軍所書兩不相涸也張懐瓘書斷張彦遠法書要錄並載右軍黄庭六十行褚遂良右軍書目黄

庭經書與山陰道士其時真跡自在又武平一徐氏法書記親在禁中見武后曝書太宗所遺者六十餘函有黄庭何所復疑哉他人無誤正伯思自誤耳 六硯齋

右軍書黄庭經有以時代置喙者有謂爲吳道微筆者如黄伯思董逌輩要是肯中微有書眼中無珠耳無論陶通明啓事可據試取宋搨石本觀之唐以後人能辨此否也趙吳興臨筆精微之甚第不可合看合之則石本如絳雲在霄舒卷自如臨本或不免羊欣之歎耳吾此語殊有意須於宣城諸葛家叩之乃能得所以 王弇州題

昔人謂右軍黄庭不傳世所傳者乃吳通微學士書余所見多文氏停雲館本往往纖促無復遺蘊以爲真通微贗作及覩此宋搨乃木本耳而增損鍾筆蕭勁古雅小法楷法種種臻妙乃知停雲自是文氏家書耳且通微院吏體安能辨此狡獪耶曹君其寶之異日受白雲子訣見

飛天僊人驚鶴時更當一大快也

黄長睿以陶隱居翼真檢興寧二年南岳魏夫人授弟子楊君黄庭經使作隸字寫傳許長史時右軍没已二歲爲辯然隱居上梁武書云逸少有名之跡黄庭勸進不審猶得存否長睿以隱居破隱居亦似癡人說夢也第唐人謂是换鵝經則可笑耳此木本宋搨摹拓展轉失真而中間尚存意態如所謂王謝家子弟猶可想也 二條 弇州山人稿

褚登善於西堂錄右軍書目正書止樂毅論
黃庭經東方朔贊三種而已此外太史箴大雅吟
不傳遺教經謂缺過半樂毅論亦已其一角惟
黃庭經獨完宋人謂其不類疑後世依仿爲
之然登善著錄其爲右軍書信矣余嘗
論周公孔子之文屈原之楚辭篇各異體不成
一家之言右軍於書亦若是也雲壤換鵞之
後傳刻者衆漸失其真佳本難得斯於
謹東中審視之似雖橫逸生面畢露殆亦
東名手所鐫亦名手所拓洵銘心絕品也已 曝書亭集

穎上井底思古齋黃庭經
黃庭經以思古齋刻爲第一乃遂良所臨也淳
熙續帖亦有之
吳用卿得此卷余乍展三四行即定爲唐人臨
右軍既閱竟中間于淵字皆有缺筆蓋高
祖諱淵故虞褚諸公不敢觸耳小字難於
寬展而有餘又以蕭散古淡爲貴顧世人
知者絕少能於此卷細參當知吾言不謬也
黃庭經稍近鍾體與樂毅論東方像贊小
異宋時所刻是吳通微摹本又經王著臨手
已非右軍本色惟米元章書史所載褚河南
綠綾臨本致佳耳
此摺當是褚本余曾於沈純甫司馬齋頭見
之今歸問卿收藏弇州先生所謂日臨一本當
作飛天僊人者是在問卿矣 已上容臺集
余所藏最淳古黃庭既爲海内鑒定家評

爲第一矣嗣又得穎上井底本與稧序共爲一
石似宋盛日所刻故以金齊之亂沉井中耳此石
字體大不類淳古文織利細帖却最與内景
全本相似蓋在梁陳時書者不一臨者亦不一又
可信黃庭之不出於右軍也而此與稧序一石
又以明宋以來人漸以之屬右軍矣而東書堂
帖遂又以内景予右軍今人知内景之非會稽
而不能決此之非王也然字實可以名之王而無
忝則王非王何害況古人已有信而好之者余

乃仍之王籍亦猶東書堂之志也 墨林快事

右軍筆陣圖

筆陣圖有二本一本刻自周鄂者小類歐陽率更偽本無疑此本作行筆而稍大斆行之後筋脈橫出至訛張昶為張旭蓋亦非真跡也或云出江南李主手李用筆疎而婉媚此則遒勁有格恐亦非宋人所可到也 弇州山人稿

筆陣圖乃羊欣作李後主續之今陝西刻石李後主書也以為羲之誤矣 天祿識餘

舊搨玉版十三行

此刻傳為賈秋壑家藏武林陸正伯於葛嶺掘地得之石色如瑪瑙其底凹崎不平作架扶之乃可搨耳余所見十三行頗多求如此帖光采陸離殊不可得惠余者郎子在三也併紀以志感行童錢光繡書於孤竹菴

墨跡跋

翁藏玉版十三行

陸冰修先生云賈秋壑得子敬十三行鐫於于闐碧玉萬曆間或從葛嶺斫地獲之歸泰和令陸夢鶴朱文盎云此非宋刻也乃錢塘洪清遠所刻余從祖四桂老人親見玉工鐫字是二說者向未知其孰是甲申三月於維揚吳禹聲家見宋搨本與此纖毫無異但我字戈法尚細宣和印宣字尚全耳始信宋時已有此刻若洪氏本亦於維揚杜氏見之妍媸不啻霄壤又盎從聞四桂老人之言遂誤認為一不知其又從此本翻刻也至陸說余亦未敢深信蓋此

刻獨有宣和印而無悅生長字印又無朱友仁跋與容臺集所載秋壑家晉時麻牋不同豈秋壑所刻非麻牋耶抑此玉不刻於秋壑而刻於宣和耶自泰和後又經觀橋葉氏王氏數年前轉入京師主者意欲問售余謂同里諸公曰此吾浙舊物也豈忍使之流落於此蘿軒先生遂以重價購之乙酉丙戌間余客閩中蘿軒則贈學嶺南貽余墨搨數本且屬余攷其源流因為述所聞見如此若夫字之秀勁圓潤行

世小楷無出其右者趙文敏題曹娥卷云觀見
呂仙閣吹玉笛余於此刻亦云 楊可師䟦
右帖圓勁瘦硬運腕靈活剝蝕之餘彌見精
采其爲宋刻無疑洮近代所能規摹也得
吾友可師論定益信癸未之春持節嶺南携
之行笑至丙戌立秋日謝任蕭然無事以端州
一片石識其本末後人其慎守之無忽 翁蘿軒䟦

王子敬十三行

王獻之所書洛神賦十三行二百五十字人間止

有此本是晉時麻牋字畫神逸墨彩飛動
紹興間思陵極力搜訪僅獲九行一百七十六字
所以米友仁䟦作九行定爲真跡宋末賈似道執
國柄不知何許復得四行七十四字欲續于後則
與九行之䟦自相牴牾故以紹興所得九行裝於
前仍依紹興以小璽款之却以續得四行裝於
後以悦生胡蘆印及長字印款之耳益頫
數年前竊祿翰苑司在都下見此神物
託集賢大學士陳公顥委曲購之既而益頫

告歸延祐庚申忽有僧闖門持陳公書并此
卷數千里見遺云陳公意甚勤〻也陳公誠磊落
篤實之士不失信於一言豈易得也因併及之
至治辛酉既裝池適老疾不能䟦壬戌閏五月
十八日雨後稍涼力疾書於松雪齋
又有一本是宣和書譜中所收七璽完然是
唐人硬黃紙所書字畧高一分来亦同十三行二
百五十字筆畫沉着大令之韻勝余屢嘗細觀
當是唐人所臨後却有柳公權䟦兩行三十二

字云子敬好寫洛神賦人間合有數本此其
一焉寶曆元年正月廿四日起居郎柳公權記所
以吾不敢以爲真跡者蓋晉唐字異亦不可不
知也 趙松雪齋集
予敬能作方丈大字觀其細書巧妙方丈不足
爲大令右軍法雖同其放肆豪邁大令差
異古人用功精深所以絶迹也治平三年三月廿
八日襄 刻帖後
趙文敏得宋思陵十三行於陳灝益賈似道所

購先九行後四行以悅生印款之此子敬真跡至
我朝惟存唐摹耳無論神采即形模已不相
肖惟晉陵唐太常家藏宋搨為當今第一曾
一見於長安臨寫石刻恨趙吳興有此墨跡未
盡其趣盖吳興所少正洛神疎雋之法使我得
之故當不啻也　容臺集

子敬洛神賦舊僅見石本十三行今刻之吳中
章氏者雖結法小異翩翩有格外姿態若
人評右軍洛神如淩波僊女今絕不可復得

卷三　六十三

觀此髣髴遊龍驚鴻矣　弇州山人稿

觀妙齋藏金石文攷畧卷四

瘞鶴銘

瘞鶴銘攷汪退谷太史一編最為詳核今依其本
錄之

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於華（闕一字當為亭）甲
午歲化於朱方天其未遂吾翔（闕一字當為寥）廓耶
奚奪（闕一字）遽也迺裹以玄黃之幣藏乎茲山
之下仙家無（闕四字）我（竹此字不全）故立石旌事篆銘不
朽詞曰

卷四　一

相彼胎禽浮邱（闕二字）余欲無言尒（闕五字當有雷門二字）
去鼓（闕一字當作華）表留（闕二字為形義）當唯髣髴事亦微
冥尒將何之解化（闕五字）厂（此字不全又闕五字）惟寧後蕩
洪波前固重扃右宮荓尸〻〻（又闕八字）華亭爰
集真侶瘞尒（闕二字或文但止於此未可知也）丹陽真宰（此四字不
知其次　邨字非銘文奉今上欽定字凌同）
右部資政攷次瘞鶴銘文附東觀餘論卷後
按今現存石云相此胎禽則此云相彼胎禽者
誤石云後蕩洪流此云洪波者誤

瘞鶴銘　華陽真逸撰　上皇山樵書（闕一本有書字）

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於華（闕一字當為亭）甲午歲化於朱方天其未遂吾翔（闕一字當為寥）廓耶奚奪（闕一字）遽也迺裹以玄黃之幣藏乎茲山之下仙家無（闕四字）我竹（此字不完）故立石旌其事篆銘不朽詞曰

相此胎禽浮邱（闕二字）余欲無言（闕三字當有雷門二字）去鼓（闕一字當為華）表留（闕二字當為形表）唯髣髴事亦微冥尔將何之解化（闕五字）厂（此字不完又闕一字）惟寧後蕩洪流前固重扃右（此六字不完又闕八字）華亭爰集真侶瘞尔（闕兩字或但止于此未可知也）丹楊真宰（此四字不知其次）

右張子厚記瘞鶴銘文載廣川書跋

按今現存石云旌事篆銘此云旌其事者誤也

按此本惟寧上云一字不完又闕一字邵本云闕五字今現存石惟寧上有厥土二字原秘闕一字邵本或傳寫之誤

按銘文華亭上邵本云不全五字又闕八字此本云不完六字又闕八字今現存石上有奚壇勢掩四字此古人所未見惟張力臣所得字有之

鶴壽不知其紀壬辰歲得於華亭甲午歲化於朱方天其未遂吾翔寥廓耶奚奪余仙鶴之遽也迺裹以玄黃之幣藏之茲山之下故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

相此胎禽仙家之真山陰降迹華表留名真唯彷彿事亦微冥西竹法里宰尔歲辰鳴語解化浮邱去莘左取曹國右割荊門後蕩洪流前固重扃我欲無言尔也何明爰集真侶瘞尔作銘宜直示之惟將進寧

丹楊僊尉江陰真宰立石

右金山經度唐人書瘞鶴銘文刁景純所得亦見廣川書跋

按此本唐人於經後所書刁學士就金山經度中得之以校邵張二本其字錯亂失序為多其左取曹國則張力臣國內取之以補原文

其西竹法里四字則鉉取之以補厥土之上山陰
二字取之以補奐壇之上者也景純名約
瘞鶴銘　華陽真逸譔　上皇山樵
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於華亭甲午歲
化於朱方天其未遂吾翔寥廓耶奚奪之
遽也迺裹以玄黃之幣藏兹山之下仙家無隱
故我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
相此胎禽浮邱著經迺徵前事我傳尔銘
余欲無言尔其藏靈雷門去鼓華表留形

義唯仿佛事亦微冥尔將何之解化惟寧後
蕩洪流前固重扃右割荊門厤下華亭爰集
真侶瘞尔作銘　丹陽外仙尉　江陰真宰
右輟耕録瘞鶴銘文
按此序文與諸本大略相同惟藏下少一字銘
文較俗本不同二句俗本云出於上真此云我傳
尔銘俗本云紀尔歲辰此云尔其藏靈未下
華亭作厤下爰集譌奚集惟留聲作留
形我惟作義惟與郜張二本不異至我傳
尔銘瘞尔作銘韻既重複義亦相類更不
然也
瘞鶴銘并序　華陽真逸撰
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於華亭甲午歲
化於朱方天其未遂吾翔寥廓耶奚奪之
遽也迺裹以玄黃之幣藏乎兹山之下仙家有
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
相此胎禽浮邱著經迺徵前事出於上真余欲
無言紀尔歲辰玄門去鼓華表留聲我唯

髣髴事亦微冥尔其何之解化惟寧後蕩洪
流前固重扃右割荊門未下華亭爰集真侶
瘞尔作銘　上皇山樵人逸少書　夆山徵士
丹楊外仙尉　江陰真宰立石
右近代流傳瘞鶴銘碑刻文
此世所流傳之本海昌陳氏刻之玉烟堂法帖中
者也以較鎮江府治後石刻臨本皆同惟少夆
山以下至立石十五字耳又按丹徒縣志載宋咸
淳間所存者其文亦同玉烟堂本惟題名夆山

徵士仍作徵君與今現存石字不異耳

按此文較之古本前後改竄文義不同字體譌舛張力臣辨之最詳其上皇山樵下有逸少二字此緣潤州圖經以為王右軍書故遂增入其傳已久當不始於王烟堂也大槩前人不曾按原石地位故所補字多少不同如序內仙家下添一有字直接立石字則少六七字浮邱著經下則又多添出八字皆與原石地位不符字之錯訛又其餘矣

右銘文共五本其字句各異今並列於前以備參攷其邵張二本雖缺字數尚與原石地位不亂銘文共二十句後二本已十八句也

右瘞鶴銘題云華陽真逸撰刻於焦山之足常為江水所沒好事者伺水落時模而傳之往〻極得其數字云鶴壽不知其紀而已世以其難得尤以為奇惟余所得六百餘字獨為多也

按潤州圖經以為王羲之書字亦奇特然不類羲之筆法而類顏魯公不知何人書也

華陽真逸是顧況道號今不敢遂以為況者碑無年月不知何時疑前後有人同斯號者也 集古錄集本

右在焦山之足常為江水所沒好事者伺水落時模而傳之往〻極得其數字云鶴壽不知其紀而已世以其難得尤以為奇惟余所得獨若此之多也潤州圖經以為王羲之書字亦奇放然不類羲之筆法而類顏魯公不知何人書也或云華陽真逸是顧況道號銘其所作也 集古錄真蹟

按此碑原文首尾不足三百字文忠以為所得六百餘字蓋傳寫之誤當時所得極六十餘字故東觀餘論以為即書者誤以十為百也

文忠以華陽真逸為顧況道號真跡云銘其所作今按廣川書跋云余於崖石上又得唐人詩〻在貞觀中已刻銘後銘之刻非顧況時可知此為定之論即歐陽集本亦自改真跡云不敢遽以為況也

屺瞻云皮骸美顧道士已弟子乞銘詩云大椿枯後斲爲記仙鶴已來如有銘已用瘞鶴銘事若近出適翁肯以劉莊子乎

右軍嘗戲爲龍爪書今不復見余觀瘞鶴銘勢若飛動豈其遺法耶歐陽公以魯公書宋文貞碑得瘞鶴法詳觀其用筆意審如公說 黄山谷題

余嘗戲爲人評書云小字莫作癡凍蠅樂毅論勝遺教經大字無過瘞鶴銘隨人作計終後人

自成一家始逼真然適作小楷亦不能擺脫規矩客曰子何捨子之凍蠅而謂人凍蠅子無以應之因知書雖棊鞠等技非得不傳之妙未易工也

山谷題樂毅論後

頃見京口斷崖中瘞鶴銘大字右軍書其勝處乃不可名貌以此觀之遺教經良非右軍筆畫也若瘞鶴銘斷爲右軍書端使人不疑如歐薛顏柳數公書最爲端勁然纔得瘞鶴銘髣髴亦唯魯公宋開府碑瘦健清拔在四五間 山谷書遺教經後

觀山谷三跋所以推崇瘞鶴銘者至矣直以爲右軍書不疑也

朱方鶴銘陶貞白書在焦山下石頑難刊且爲水汕故字無鋒穎若搵筆書昧者從而斅之殊可一笑 東觀餘論

按鶴銘定爲陶弘景書此發於黄校書也而苕谿漁隱叢話云東觀餘論黄伯思所作其跋陶華陽書云隱居書故自出流俗其

在華陽得許楊顏三真跡顏最多而學之故蕭遠雅淡若其爲人伯思此跋稱貞弘景若此故以瘞鶴銘爲顏之弟余初曾見弘景書未敢遽以爲然按此則沈存中固疑非弘景書矣

右瘞鶴銘資政邵公亢嘗就焦山下鈇石孜次其文如左其不可知者闕之故差可讀然文首尾似粗可見雖文全亦止此百餘字亦而歐陽文忠公集古録謂好事者往往只得數字

唯余所得六百餘字獨爲多矣蓋印書者傳
訛誤以十爲百當時所得蓋六十餘字故訛
毀家本爲多此銘相傳爲王右軍書故蘇
舜欽子美詩云山陰不見換鵝經京口新傳
瘞鶴銘文忠以爲不類王法而類顏魯公又
疑是顧况云道號同又疑是王瓚僕今審定文格
字法殊類陶弘景自稱華陽隱居今曰真逸者
豈其別號與又其著真誥但云己卯歲而不著
年名其他書亦亦今此銘壬辰歲甲午歲亦不

書年名此又可證云壬辰者梁天監十一年也甲
午者十三年也按隱居天監七年東遊海嶽
權駐會稽永嘉十一年始還茅山十四年乙
未歲其弟子周子良仙去爲之作傳即十一
年十三年正在華陽矣此銘後又有題丹楊
尉山陰宰毀字及唐王瓚詩字畫亦類似瘞
鶴銘但筆勢差弱當是效陶書故題於石側
也或以銘即瓚書誤矣王逸少以晉惠帝大
安二年癸亥歲生年五十九至穆帝升平五年

辛酉歲卒則成帝咸和九年甲午歲逸少方
三十二至永和七年辛亥歲年四十九始去會稽
而閒居不應三十二年已自稱真逸也又未宦於
朝及閒居時不在華陽以是攷之此銘決非右
軍也審矣 東觀餘論跋郜資政攷次
按西清詩話云陶隱居外傳隱居號華陽
真人晚號華陽真逸則真逸者固隱居之
別號矣
劉昌詩蘆浦筆記云攷銘刻雷門鼓事按

臨海記昔有鶴晨飛入會稽雷門鼓中於是
鼓聲聞洛陽孫恩斫鼓鶴乃飛去恩起兵攻
會稽殺逸少之子凝之蓋在安帝隆安三年斫
鼓必此時豈復有羲之誰肯遽取以爲引證
哉然則非晉人文不辨可知矣漁隱攷訂華
陽真逸爲陶隱居或庶幾焉
余又云焦山鶴銘俗傳王逸少書非也一小書中
載云陶隱居書此或近之然此山有唐王瓚一
詩刻字畫全類此銘不知即瓚書抑瓚

學銘中字而書此詩也劉曰嘗親至彼觀
疑即瓚書也下有云上皇山樵人逸少書非
王逸少也蓋唐有此人亦號逸少耳東觀
餘論與劉無言論書
按劉無言疑爲王瓚書而黃長睿駁之是
已然此銘斷爲六朝人書即逸少與右軍同
號亦决非唐人此又誤也
山陰不見換鵞經京口今傳一作新傳一作今存瘞鶴銘
蕭洒集仙來作記風流太守爲開亭兩扃

玉蘂塵初滌四體銀鈎鮮尚青我久臨池
無所得頗觀遺法快沉冥蘇子美寶墨亭詩
集本原題云丹陽子高得逸少瘞鶴銘於
焦山之下及梁唐諸賢四石刻共作一亭以
寶墨名之集賢伯鎮爲之作記遠來求詩
因作長句以寄按此則直以爲右軍書矣別
本今傳譌空傳集仙作記譌謫仙作郡鮮
尚青譌跡尚新
師示以瘞鶴銘辨今同以所得陀羅尼經右軍

書遺之郡志有墨寶二即此帖之在郡治者與
華陽真逸書也隱而顯離而合於是古潤二
寶俱萃於焦山之下矣趙溍題僧如玉瘞鶴銘辨後
按此亦以銘爲右軍書也
鎮江府志云銘之所餘斷石今在山之西南觀音
菴下濱江崩崖亂石間春夏水漲石沒秋冬
水落始可摹搨崖上者乃翻本也
瘞鶴銘今存於焦山及寶墨亭者蓋晝
於此凡文字句讀之可識及點畫之僅存者

三十餘言而所亾失幾五十字計其完書蓋九
行々之全者率二十五字而首尾不預焉熙寧
三年春予與涂陽郭逢原公域范陽范禕
子厚索其遺逸於焦山之陰偶得十二字於
亂石間表留惟字十字完餘二字訛缺石甚迫隘偃臥其下然
後可讀故昔人未之見而世不傳其後又有丹
楊外仙江陰真宰八字與華陽真逸上皇山
樵爲似是真侶之號今取其可考者次序之如
此其間缺文雖多如華亭寒鄉之類亦可

以意讀也二月一日南陽張壆子厚記 張子厚跋銘文列前
瘞鶴銘在潤州焦山下初刻於崖石久而崩摧
覆壓掩没故不復得其全文余嘗怪唐人尚
書學而此銘字特奇偉宜世賞愛而并不
見傳於人自張懷瓘張愛賓徐浩論書備
有古今字法亦不見錄攷其歲月雖不可得
然此山之摧裂圮墜莫知何時而是書壓覆
其下知其刻已久但隱没石間自昔或未知之然
其刻畫亦幸至今尚完歐陽文忠公以舊說稱

王羲之書爲非又疑顧況自號華陽真逸謂
此書類顧太師況存中直謂顧況所書況不
知所書如何而碑書篆者上皇山樵也則謂況書
將於是乎取不可得也往時邵興宗攷次其文缺
四十二字而六字不完又有六字不知其次其後張
壆自力求之摹雨山間其缺字三十有五不完
者七而又別得十二字與興宗不同昔刁景純
就金山經度中得唐人於經後書瘞鶴文以
校興宗字序其字錯雜失序多矣宜直示

之惟將進寧則不可究今並列序之來者可以
攷矣文忠集古錄謂得六百字今以石校之爲行
凡十行爲字廿五安得字至六百疑書之誤也余
於崖上又得唐人詩々在貞觀中已列銘後則銘
之刻非顧況時可知集古錄豈文并詩繫之耶

廣川書跋張子厚銘後

黃伯思學士以瘞鶴銘示余世謂晉右軍將軍
王逸少書歐陽公疑華陽居士唐顧況道號然
逸少通翁其書可見不與此類嘗攷次其年

羲之生晉惠帝大安二年癸亥歲至穆帝升
平五年辛酉歲卒當五十九年而成帝咸和九年
太歲在甲午逸少當三十二歲遠四十八年辛亥
始去會稽其時未嘗至朱方華陽又非其
郡邑所望不得以此爲稱顧況至於貞元末
當元和七年爲壬辰九年爲甲午良不及也
上推壬辰歲爲天寶十一載況當見稱其號
華陽子蓋自貞元以後皆不合於此昔陶弘
景嘗以其居華陽觀故自號華陽隱居

貞白平時著書不稱建元直以甲子紀其歲今曰壬辰歲得之山陰甲午歲瘞於朱方壬辰歲當天監十一年甲午則其十三年也隱居以天監七年遊海岳住會稽來永嘉至十年還茅山十二年弟子周子良仙去貞白作傳即十一年在華陽此其可知也或曰茅山碑前一行貞白自書與今銘甚異則不得為陶隱居所書然華陽真逸特其撰銘若其書者上皇山樵也四人各以其號自別固不得

識其姓名疑皆隱君子也然其書在江巖石壁摹搨最難又石摧壓其上人不得至風雨霜雪不及故字畫至今尚完或疑梁世書傳遠六百年不應如新刻於石余求銘後王瓚書蓋自貞觀至今亦無論缺貞觀去梁未久可考而知也 廣川書跋黃學士銘後

按東觀餘論直以為陶弘景書而廣川則以撰人為弘景而書者乃上皇山樵固非出於一人也

右瘞鶴銘題華陽真逸撰莫詳其為何代人歐陽公集古錄云華陽真逸是顧況道號余遍撿唐史及況文集皆無此號惟況撰湖州刺史廳記自稱華陽山人亦不知歐公何所據也 金石錄

焦山瘞鶴銘不著姓氏但稱華陽真逸丗因謂羲之書雖前輩名賢皆無異論獨章子厚丞相不以為然緣石刻在崖下水中非窮冬水落不能至其處其側復有兵司參軍王瓚

題名小字數十與瘞鶴銘字畫一同雖無歲月可考官稱乃唐人則章丞相可謂明鑒矣 蔡佑雜記

按廣川跋瓚為貞觀中人此云兵司參軍則又得其官職矣

江水初不凍今年寒復遲衆芳且未歇近臘仍袂衣載酒適我情興来趣漸微方舟大川上環酌對落暉兩片青石稜波際無因依三山安可到欲到風引歸滄溟壯觀多心目

谿暫時況淂窮日夕乘槎何所之（墨莊漫錄載王瓚詩）

按大石山人瘞鶴銘攷載王瓚詩祗四句云宋尤文簡公云瘞鶴銘側一小碣云徒步不知遠夕陽猶未回好花隨意發流水逐人來無名氏與刻石之歲月碣傍復一小石刻詩云江外水不凍今年寒苦遲三山在何處欲到引風歸題云丹楊掾王瓚作（京口志作江外水不凍山川無同依）宋曾旼潤州類集以瘞鶴銘蔡邕焦光贊江淹焦山集王瓚詩為山中四絕

余淳熙己酉歲爲丹楊郡文學暇日遊焦山訪此石刻初於佛擱前見斷石乃其篇首二十餘字有僧云往年於崖間震而墜者余不信然遂挐舟再歷觀崖間尚餘兹山之下二十餘字波間片石傾倒舟人云此斷碑水落時亦可摹搨今因請於州將龍圖閣直學士張子顏發卒挽出之則甲午歲以下二十餘字偶一卒曰此石下枕一小石亦覺隱指如是刻畫遂併出之其文與佛擱所見者同持以較之第闕二字而筆力頓異乃知前所見者爲僧所紿耳因摹數本以遺故舊近觀陶隱居諸刻反覆詳辨乃知此銘真陶所書前輩所稱者衆矣惟長睿之說得之（馬子嚴題）

按宋淳熙中是石已嘗發卒挽出但不知置之何地又不知何時復沒於江也

瘞鶴銘在今鎮江府大江中焦山後巖下冬月水落亦靡仰卧乃可摹印紹興中訪舊

本有使者過命工鑿取之石頑重不可取祗得十許字又以重不能攜但攜一兩字去棄其餘今通判東廳者是也（雲麓漫抄）

此條此賂所採云此碑殘缺之所由始也余以爲此碑一毀於雷再毀於人其攜去者已莫可蹤跡而所謂通判東廳本又不知何往矣豈不惜哉

右瘞鶴銘刻在鎮江焦山下頑石上潮落方可模相傳爲晉王右軍書惟宋黃長睿東

觀餘論云爲陶隱居書良是決非王右軍書又疑華陽是顧況道號又疑王瓚書皆非屬字長孺號雲林子郎武人又董逌書跋第六卷載南陽張壆子厚所記取其可考者次第之又董君自書其後云余於崖上又得唐人詩詩在貞觀中已刻銘後則銘之刻非顧況時可知君字彦遠號廣川東平人又國朝鄭杓衍極第二卷論瘞鶴銘而劉有定釋云潤州圖經以爲王羲之書或曰華陽真逸顧況號也

蔡君謨曰瘞鶴文非逸少字東漢末多善書惟隸最盛至於晉魏之分南北差異鍾王楷法爲世所尚元魏間盡習隸法自隋平陳中國多以楷隸相參瘞鶴文有楷隸筆當是隋代書曹士冕曰焦山瘞鶴銘筆法之妙爲書家冠冕前輩慕其字而不知其人最後雲林子以華陽真逸爲陶弘景及以句曲所刻隱居朱陽館帖參校然後衆疑釋然其鑒賞可謂精矣以余考之一本山樵下有書字真宰下有立石二字一本我傳尒銘作出於上真尒其藏靈作紀尒歲辰張壆本作丹楊外仙郎元本作丹楊仙尉又有作丹楊外仙尉者且中間詞句亦多先後不同尚俟挐舟過揚子手自摹印以稽其得失之二可也輟耕錄

按鄭杓字子經莆田人泰定中辟南安儒學教諭著衍極五篇衍極記載三篇其書自倉頡迄蒙古九古人籀篆以極書法之變皆在所論

曹士冕字端可號陶齋南宋人有法帖譜系劉有定莆田人

按張力臣瘞鶴銘辨云再察陶南邨輟耕錄本亦有不同諸句末又云尚俟挐舟過揚子手自模印以稽其得失可見南村亦是懸揣之詞在元時已無定準無怪近日之紛紛也

瘞鶴銘余往歲遊焦山後崖水落時得之僅數字耳而此帖乃一百許字蓋取舊本刻之壯觀亭者刻手精頗不失初意可玩也其

書炳烺今古第不知為何人造潤州圖經謂為王右軍至蘇子瞻黄魯直確以非右軍不能也歐陽永叔疑為顧況尤無據黄長睿謂為陶隱居又謂即丹陽尉王瓚〻腕力弱不辨此隱居雖近似要之亦懸斷也余不識書竊以為此銘古拙奇峭雄偉飛逸固書家之雄而結體間涉跡愕若手不隨者恐右軍不得不至於鋒秃穎露非盡其本質亦以石頑水泐之故而魯直極推之又極愛之得無作捧心鄰女耶

焦山瘞鶴銘或以為陶隱居或以為顧況或謂即王瓚筆獨蘇長公黄太史以為非右軍不能而苕溪漁隱辨其誤似更有據余藏舊搨銘書僅缺二十餘字蓋郡守模之壯觀亭者雖結法加密而天真微减葉伯寅嘗從其舅氏周六觀遊焦山於水中探剜石摩搨久之不及搨時〻悵恨昨年秋得袁尚之本僅十六字加裝潢屬余題其後六觀博雅君子清言為一時冠不幸早夭伯寅念之尤切毋亦寄渭陽之思於朱方之化耶 二條弇州山人稿

撿東坡集無稱瘞鶴銘者此云子瞻魯直確以非右軍不能豈誤以子美為子瞻耶

右梁陶弘景正書瘞鶴銘刻京口焦山西南之巖下臨江水余弘治甲子嘗游焦山閒僧銘之所在則云已崩裂隨江壁水落亦不復見余信之載其語遊山記中正德丁丑冬再至京口錢逸人德孚為余言嘗識其處余既驚喜且自笑昔為僧所誑遂與德孚及鄉貢士俞貞明渡江登山躡雪尋之果得於石壁之下可讀者僅二十字因搨以歸未至銘數十步崖上有宋嘉熙二年陸放翁題字云躡雪觀瘞鶴銘乃知昔人好奇已先於余銘殘闕而錄其全文好奇之士庶幾同一快也 金薤琳琅

踏雪觀瘞鶴銘可謂佳話獨不得見放翁題字為悵快耳

宋嘉熙二年十二月陸務觀與何德器張仲玉

韓光吾遊焦山踏雪觀瘞鶴銘置酒上方烽火未熄望風檣戰艦在烟靄明慨然盡醉薄晚泛舟自甘露寺以歸

瘞鶴銘余親至焦山茅之止有此耳殘璋斷玦當以真為貴豈在多耶淳熙之元九月一日蜀州重裝 二條陸放翁

瘞鶴銘見稱於世不在蘭亭之下但以其僻在荒寂山僧憚於摹搨舩云崩裂墮江人間既少其本雖京口士大夫往來山中亦以傳言為信

吾師南濠先生家藏碑刻甲於東南嘗錄其文悉加題品為金薤琳琅凡數十卷獨以未得此銘為恨邇者放舟京口冒雪渡江果得於山石之下親搨以歸由是此銘復傳人間而僧亦不能隱矣昔姜白石有蘭亭攷俞壽老有蘭亭續攷元慶敢竊其義取古今論辨緝為一編名之曰瘞鶴銘攷天下後世豈無同余之好者乎正德戊寅正月十日姑蘇顧元慶謹書

大石山人銘攷

周吉父金陵瑣事云大石山人作瘞鶴銘攷尚少一認李石續博物志云陶隱居書自奇世傳畫板帖及焦山下瘞鶴銘皆其遺跡大石山人何不引此

瘞鶴銘華陽真逸撰正書今在丹徒縣焦山下刻於崖石輟耕錄云須潮落方可模故罕傳其全文者歐陽文忠公以舊記稱王羲之書為非又疑顧況號華陽真逸而此書頗類太師沈存中則真以為況黃長睿東觀

餘論謂陶弘景嘗居華陽故自號華陽隱居弘景著書不稱逸元宣以甲子紀歲今此銘曰壬辰曰甲午壬辰梁天監十一年甲午十三年也弘景以天監七年遊海嶽住會稽及永嘉至十年還茅山十二年弟子周子良化去弘景為作傳即十一年在華陽可知也董逌書跋載南陽張壆所記云瘞鶴銘今存於焦山凡文章句讀之可識及點畫之僅存者百三十餘字而所亡失者幾五十計其完書蓋

九行〻之全者二十五字而首尾不須焉熙寧
三年春余索其遺逸於焦山之陰偶得十二字
於亂石間石甚迫隘偃卧其下然後可讀故
昔人未之見而世不傳其後又有丹楊外仙江陰
真宰八字與華陽真逸上皇山樵似是真侶
之歸余於崖上又得唐人詩〻在貞觀中已列
銘後則銘非顧況可知矣今攷此銘字體與
舊館壇碑正同其為隱居書無疑余友淮
陰張弨以丁未十月探幽山下復得七字云惟

寧之上有厥土二字華亭之上有爽塏勢掩四
字其右題名徵下有君字皆昔人之所未見
也金石文字記
按厥土二字爽塏勢掩四字發自張力臣而徵君
君字則丹徒縣志所載宋咸淳中存本已有
之矣厥土等六字因在仆石之下難於搨取故
昔人皆未之見今閱潞洲搨本真若新發於
硎厥字兩點下用一反筆尤顯然洵寶物
也

瘞鶴銘刻於焦山西足當江流之衝怒濤去齧
其下想昔日轟裂之時正值雷雨之夕俗因傳
為雷轟石其石常沒於江惟冬日水落始得見
丁未十月望後三日過此先觀重刻二石次至壯觀
亭址右俯瞰碎石叢雜攝衣下尋見一石仰卧
於前一石仆於後字在石下去泥沙咫尺卧地仰
觀始見字迹又一石側立剝甚各存字多寡不
一命僕各搨一紙時落日風寒不能久立遂乘
片帆回所寓之銀山蘭若挑鐙審視未得其詳

次日復往搨之仆石之下仰搨為難僕之兩手又
不能兼理搨具余乃取其傍落葉藉地親仰
卧以助之墨水反落污面不顧也及拏舟而返
余之周旋於石隙者已三日矣手足不寧衣履
皆穿始得四紙湊其裂痕詳其文字皆歷〻
可觀所少者無幾亦此刻因手書於石故自左
而右其字之大小踈密亦不一謹按原石存字上
有並列六行下有並列三行是當時本文之定
位也雖其間殘缺一段難於追尋要可討數

其方又察重刻二種云是本之海昌陳氏玉煙
堂帖内者竊意重摹本山之書未有不先
求本山舊跡而反依轉摹之本以意為增損
者也豈因水涸之時未能訪求或轉相委託
豕譌魯舛不肎如余之身任其勞與此所以
不得不辨也因節録東觀餘論廣川書跋
中切要語知非王逸少書并非顧陶所書凡
余之欲言者古人已先言之殊勝余之喋喋也
張力臣銘辨

按力臣所見之石一仰一仆一側立於旁今抄録之
下如親置身江干周旋石畔共事椎搨時當
盛暑揮汗洒然忽若江岸清風襲人也
弨按二書論次出于宋熙寧之時其字之完闕
皆有次序當取為程式但前列原文未免漏
略今以弨所搨先於側石上得八字仰卧石上得
三十字仆石下原存二十三字并不全二字後
察出惟寧上得廓土二字華亭上得爽塏
勢掩四字其君題名徵字上得岳字徵字下

得君字此八字儼然現存合前六十九字何以數
百年前諸君竟未之見耶據子厚云石甚迫
隘偃卧其下然後可讀即弨當日同僕仰卧
搨出時甚苦濕滲粘置壁間諦審熟揣者
累日夜而後得此八字蓋不敢使古人遺跡等
諸過眼煙雲也畧裒嚮徧質之宇内精鑒東
吳顧亭林先生著金石文字記載云淮陰
張弨審訂復得八字可謂毫髮無遺矣茲
欲論其全勢惟據原石上下見存之定位即

可揆度其餘而余所難罝者尤在中間巨矢
一段據廣川跋云行之全者率二十五字即為句
讀之約束定數每行除上下存者若干又據
各本所傳之文填寫湊合恰當原位無容那
移其無證佐不敢妄入者僅闕十字金山唐人書本存字
如去華西竹法里山陰之類徒可成句亦不輕為引用較前後諸本又獨多
矣然不比尋常碑版楚楚易讀故非圖不明
非註不悉特依原式完闕斷裂之形臚列於
左
張力臣書東觀餘論廣川書跋後

按力臣之圖最為有功其原石之大小斷裂之紋痕使千載後覽者恍然在目銘今依其原圖石之大小及所存之字具於一圖而以其所湊合之文分為一圖其字之不足者仍闕之著於篇首以便展卷即得銘又於力臣所遺唐人書本內字湊入山陰二字於爽塏之上西竹法里於厥土之上以成全文并度原石之文只別為一圖亦附卷首苟有可取不敢遺棄一字也

今本山重刻橫直二種皆全依玉煙堂帖本前後改竄不同與原石位次參差不合并字體多譌亦列於此以備對勘

前標題瘞字今刻譌作瘞下有序譌作并

序

前題名一行原文華陽真逸譔上皇山樵書十字今刻前心有華陽真逸撰五字逸又譌作逸譔譌作撰乃於銘末揷入上皇山樵人逸少書譌增人逸少三字

序首行上於字今刻作於

序次行今刻奚奪下少余仙鶴三字

序三行原文仙家下是無字下闕三字是我字我下又一字不完方接故立石字今刻仙家下譌作有直接立石字應少七字

銘首行原石上存相此等六字下存華表等五字其間闕十四字當是浮邱著經下半句又余欲無言尔也何明雷門去鼓三句下便恰合華表句矣今刻作洫徵前事出於上真余欲無言紀尔歲辰多出一句八字下占雷門二句之位與原石不合則次行唯髣髴之位亦不合矣又雷譌作玄鼓譌作鼓表譌作衮留譌作留形譌作聲義譌作我

銘次行上存唯髣髴等六字下存厥土等六字其間闕十三字當是徵宜一句又尔將何之一句解化下半句又闕一字即接厥土惟寧矣今刻以解化接惟寧為句竟參錯損去二句八字與原位相遠况原石惟寧上見存厥土二字蓋未察也又蕩譌作湯

銘三行上存洪流等五字下存奐壇等八字其間闕十一字當是重扃一句又左取曹國右割荊門下又闕二字是奐壇上半句今刻重扃下作右割荊門未下華亭察原石華亭上見存勢掩二字何以改作未下勢掩上又存奐壇二字何以改作荊門可見各句皆謬矣

右題名一行原文岳字止存上半偏在右下是岳徵君三字今刻謬作夆山徵士岳謬作山君謬作士

題名二行丹謬作丹

題名三行原文江陰真宰四字今刻下增立石二字

右皆指數可見者不敢略加妄議想因重摹之時不曾計其位次俾合足成耳

弁察元陶宗儀南村輟耕錄本亦有不同諸句云乃徵前事我傳尔銘余欲無言尔其藏靈又作義唯髣髴麽下華亭寔集真侶董文敏遂依之以刻石輟耕又云以余孜之一本山樵下有書字真宰下有立石二字一本我傳尔銘作出於上真尔其藏靈作紀尔歲辰陳氏玉煙堂帖正本之卌今重刻二種又本之玉煙堂也

又廣東黎堯石并嚴氏有翻刻殘本未睹其全然刻於他處或增減無孜如金山唐人書本已自不同惟刻於本山者後人將信爲真或原石漸至於淪已或憚勞不精於摟孜則終不能覩本來面目其爲害孰甚乎識者其辯之 以上五條張力臣辯玉煙堂本錯謬

玉煙堂刻即世所流傳之本也文列於前

奚奪下亦余仙鶴三字今按原石地位奚奪下亦或容不下三字故圖內止添入鶴字

凡神物之在天地間也隱見固有其時而能力而寶之者豈不以其人哉岐陽之石鼓岱嶧之篆刻當昔時消沈磨滅未嘗不僵仆於煙榛霜草之間一旦有好事者寶之聚之雖或不無殘缺而人終不敢以譌舛亂焉陸放翁云殘珪斷玦以真爲貴豈在多耶顧不然與貂之於瘞鶴銘

也既倘列五本於前可以一覽較然矣然釋文
雖詳而本文未顯究不能與石鼓篆刻彪炳
天壤吁可惜也原其要歸仍以重立原石為主
請試言其次第蓋重立之法宜先以仰面一石側
立一石移置寶墨亭上至仆石雖大圖畢裹所會
植者若扶而立之江邊斯稱極快否則俟冬日
水涸時掘其沙土容身可搨再別磨一石依原
位行次效宋人之補刻重摹而精勒之亦一快
也不然姑將仰面一石取起可一朝而畢至為

簡易從來遺墨數字即可垂之永遠況此石
見存三十字已得首尾之大槩乎誠令此石先得
無恙徐圖再摹三十九字與不全二字并宋人
補序三十四字合一十三字置於一處則神物復
還舊觀一以正前人之譌舛一以啓後來之信從
力而實之是所望於博雅君子者也余始於
丁未迄於申戌垂三十載其間遍遊五嶽較
刻諸書故鹿鹿無暇每思各依原形大小摹
刻四幅於家園日月逾邁忽至七旬嗚呼余

且老矣方苦形神之衰憊老病之相侵無可如
何因念茲殷勤細訪亦大費苦心亟重刻此本
并力疾雙鈎數幅以待識者且玩而老焉可矣
至於石之果能復立耀光恠而吐虹霓他日有望
氣者是必遠知神物之所在也　張力臣欲重立原石論
按自丁未歲張君力臣欲重立原石至今數十
年間無人為其事者而潞洲太守乃舁而出
之沙石之中不可謂無人同其好也力臣又欲
重摹四幅其志甚勤余今欲手摹其文㦯成

力臣之志而龍石未就且謀剞劂之資他日
若成當亦快事但恐腕弱無能髣髴古
人萬一耳
立石真侶有丹楊外仙尉攷郡名唐曰丹陽
史遷年表文從楊祭姪帖顏魯公官爵亦
然今之仙尉晉邪唐邪正自待辨朱長文
帖攷載云梁普通四年陶弘景書　計僑玉烟
勘刻本跋
按丹陽古雲陽縣唐天寶初號丹陽非晉

漢之比漢丹楊郡治宛陵晉丹楊郡治秣陵
以山多赤柳得名故古本丹楊皆從木也
又按壬辰爲梁天監十一年甲午乃十三年即
以此銘爲弘景書亦當繫之天監中不知長
文何據而云音通罕
滄洲太守既出瘞鶴銘於江中以獨本見貽
因諦觀累日沉思默想知其用筆蕭洒之
妙其鋒頹穎秃固是水與石泐使然未可以
是爲古人秘妙也至於書撰姓氏本無可攷既

非右軍亦非弘景即華陽真逸與華陽
隱居偶同道號亦祗可懸擬爲弘景之文不
當直定爲弘景之書其書者固自署上皇
山樵何從知其姓名而一時道流皆各自别銜
如真宰仙尉徵君即銘辭所謂真侶是
也諸君並高世慕道匿跡逃名更安可
强指其人又其字體參雜篆隸六代皆然
即南北分界其書法亦未必不互相流傳何
可定爲平陳以後南士始有此結體而諸家

議論紛紜余俱未敢深信鈎摹之餘仍採拾
舊聞而各識數語於後或譏余曰東觀既有
成書廣川亦多緒説此書雖不作可也余曰
自古文人各是其説蘭亭聚訟無慮數十
百家又何嫌詞費耶家有數帋亭之千金
此亦鶴銘之數帋也好古之士或庶幾覽焉康
熙甲午六月望日退谷汪士鋐記 以上凡不註其
人某書俱汪太史攷
焦山西南曰瘞鶴巖今淪於山麓亂石中壯

觀亭之左曰義之巖宋僧了元詩云朱方瘞
鶴右軍奇入石三分記歲時龍躍蛇奔此岩
下等閒雷雨恐飛馳 京口三山志
此刻爲世瓌寶者千餘年而迄無有定説
無有真見大奇以爲右軍者非以爲隱居
者亦非蓋晉梁二世字形尚古今諦玩皆唐
人筆意明明其非二公也謂之有右軍之奇則
可業有右軍之奇亦何必右軍非右軍也必
唐中晚之人無疑惟其書石時隨其高下或

仰面或平立皆懸腕擲筆所以千態百致不可押睎山冢幽邃又必自爲刻鏤所以下筆精神色色呈露況經江波洗濯石理真成錐沙尤助其奇耳永叔集古錄云獨得六百餘字今按其首尾余所得無百而大義已可屬何有六百字爲且不言六百字果何說是歟未見真本也蘇有詩王有述近日董宗伯亦有補書潘有江上山志皆爲未見而余獨幸家小阮爲我收錄敢詫之以爲山

居之耀 墨林快事

石墨之傳於今有難以驟讀者天發神讖石斷而爲三瘞鶴銘裂而爲四又失其腹由是釋文不符覧古者闕其疑可也移易增益其辭不可也曩在白下得祥符周雪客神讖碑攷既序而傳之矣淮陰張力臣乘江水歸壑入焦山之麓藉落葉而仰讀瘞鶴銘辭聚四石繪作圖聯以宋人補刻字倫序不紊且證爲顧逋翁書盖逋翁故宅雖在

海鹽之橫山而學道句曲遂移居於此集中有謝王郎中見贈琴鶴詩鶴殆出於性所好斯瘞之作銘理有然者自處士之圖出足以息衆說之紛綸矣力臣名弨精書法嘗爲顧處士炎武寫廣韻及音學五書手摹家藏漢器款識遺余惜不營生產殁後盡散失并傳刻棗木悉歸之閩人可歎也 曝書亭集

已上三條補錄按汪編載顧元慶瘞鶴銘攷一條蓋書於所錄論辨之後者也其所錄

大約汪編所收余補錄三山志一條則顧所錄而汪不載者潞洲先生既出銘石於江中搨之計七十七字較歐陽公所得更多令人何幸而得此也余先此得一本有仲經曹君題跋知爲倦圃先生藏本計三十六字其前兩幅又十一字仲經題云此十一字余親至焦山搨得石雖剝蝕而字形猶幸完好特補少司農藏本之缺云此冊先後所搨僅四十七字視今搨尚少三十字而元本三十六字筆法特見遒

健似為勝之石為水泐愈久則字畫愈類此帖鋒鋩殊未為失不知搨自何年也可云至寶矣 光晪識

觀妙齋藏金石文攷畧卷五

後魏孝文皇帝弔殷比干墓文

右後魏孝文弔比干文其首已殘闕惟元載字可識其下云歲御次乎闕茂望舒會於星紀十有四日惟甲申按尔雅云歲在戊曰閼茂又鄭康成注月令仲冬者日月會於星紀後魏書孝文以太和十八年十一月甲申經於比干墓親為弔文樹碑而刊之是歲甲戌其說皆合其未嘗改元而稱元載者孝文以是歲遷都洛陽蓋以遷都之歲言之也 金石錄

今在汲縣北十五里比干墓上魏書劉芳傳高祖遷雒路由朝歌見殷比干墓愴然悼懷為文以弔之芳為注解表上之即此文也

此碑字多別搆如莪為蕺蕺為蘗菊為蘂寔為寔萁字為萁字往為往厥為厥遭為亶顛為巔辛為棄因為回桴為梓翱為翱曳為电芙蓉為扶容葩為葩漂搖為瀏颻慮為慮鷸為鷸鷸為禹帶為帶

訢爲訢雜爲鷄瀏爲淄俯爲府闔爲閻騶虞爲驕驤隨爲隓巒爲戀吸爲歙闚爲闚睇爲睇不可勝記顏氏家訓言晉宋以來多能書者故其時俗迹相習尚所有部帙楷正可觀不無俗字非爲大損至梁天監之間斯風未變大同之末訛替滋生蕭子雲改易字體邵陵王頗行僞字前上爲草能旁作長之類是也朝野翕然以爲楷式畫虎不成多所傷敗爾後墳籍略不可看北朝喪亂之餘

書迹鄙陋加以專輒造字猥拙甚於江南乃以百念爲憂言反爲變不用爲罷追來爲歸更生爲蘇先人爲老如此非一徧滿經傳今觀此碑則知別體之興自是當時風氣而孝文之世即已如此不待喪亂之餘也江式表云皇魏承百王之季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錯謬隸體失真俗學鄙習復加虛巧談辯之士又以意說炫惑於時難以釐改後周書趙文深傳太祖以隸書紕繆命文深與黎景熙沈遐等依說文及字林刊定六體成一萬餘言於世蓋文字之不同而人心之好異莫甚於魏齊周隋之世別體之字莫多於此碑雜體之書莫過于李仲琁而後之君子旋覺其謬自唐時國子監置書學博士立說文石經字林之學而顏元孫作干祿字書張參作五經文字唐玄度作九經字樣天下之文始漸歸於一矣顧以此碑出於千歲之遠而與孔壁之文蘭臺

之典同什襲而寶之豈不可笑也哉雖然此碑不傳則唐人正字之功不得而著乎千載也存之以示後人使知趣舍云爾 金石文字記

後魏太公望表

汲縣古朝歌地相傳師尚父舊居也遺碑一表一表在縣治西南隅晉武帝太康十年三月尚父裔孫盧无忌來爲汲令刻石在縣西北三十里廟中北魏孝靜帝武定八年四月立石司農卿穆子容正書 曝書亭集

水經注曰縣故汲郡治城西北有石夾水飛湍濬急人亦謂之磻溪言太公常釣於此也今其文曰般溪之山明靈所託般即磻之異文也

水經注又言縣民故會稽太守任宣白令崔瑗曰太公生於汲舊居猶存君與高國同宗令臨此國宜正其位以明尊祖之義遂立壇祀又言城北三十里有太公泉泉上有太公廟晉太康中范陽盧無忌爲汲令立碑於其上此碑是無忌所立無字作兂而自稱爲太公之裔孫然則崔盧二姓皆出太公其後人之門第可謂盛矣

表云其紀年曰康王六年齊太公望卒蓋壽百一十餘歲宋王應麟困學紀聞謂尚書顧命稱齊侯呂伋則成王之末伋已嗣太公爲齊侯以太公爲康王時卒者非矣開寶中詔修先代帝王祠廟而以鬻熊配文王召公配武王周公唐叔配成王太公畢公配康王蓋因此碑而誤

後魏脩孔子廟碑

李仲璇爲兗州都督修孔廟建碑事在興和三年史官稱之是時高歡與宇文泰方確鬭關洛而東魏又當遷都之際仲璇乃能改脩孔廟崇尚文儒賢矣碑正書時作篆筆間以分隸形容奇怪效古書法大小篆謂之篆東漢諸碑減篆筆有挑法者謂之隸以篆筆作隸書謂之八分亦謂之隸正書謂之今隸亦謂之楷然則如此碑篆耶今耶古今隸耶 石墨鐫華

右曲阜縣脩孔子廟碑兗州刺史李仲璇撰文并書孝靜帝興和三年十二月立石杏壇之下碑尚完好雜大小篆分隸於正書中蓋自太武始光間初造新字千餘頒之遠近以爲楷式一時風尚弃別此江著作式所云世易風移文字改變俗學鄙習炫惑於時者也曩觀太原風峪高齊時鐫石柱佛經亦多類是

斯亦穿鑿失倫矣仲璇魏書有傳自兖州還除將作大匠卒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 曝書亭集

魏書李仲璇傳除車騎大將軍兖州刺史仲璇以孔子廟墻頹有頹毀遂脩改焉即此碑也其文一行之中有篆有分有隷有草雜亂無倫而或者以為奇然則作詩者亦當一句騷一句漢魏一句選一句律而後為奇也此愚之所不解也刻禮記梁木其摧作良木

尤誤 金石文字記

後魏魯郡太守張猛龍碑

猛龍為魯郡太守郡人立碑而頌之正書凢健已開歐虞之門戶碑首正書大字十二尤險勁又蘭臺之所自出也猛龍不見史冊據碑諱猛龍字神冏而金石錄有劉乾碑諱乾字天魏人名字如此亦異矣 石墨鐫華

右魏魯郡太守張猛龍碑建自正光三年其得列孔林者以當日有興起學校之功也吾於是乎有感孔子之道若日月然萬物宜無不向照乃或叛而之佛老何與蓋誅貴者治世之權罪人者是非所從出也春秋之作所以誅亂臣賊子者至矣天下之人非者常多是者常少懼無逃於聖人之誅獨佛老以無所可否之言暢其清淨寂滅之旨為怡情所樂聞而聖人者亂世之所惡也元魏之俗事佛尤甚斲山以為窟範金以為像九層之臺萬金之液竭民力事之及其既成靡不刊石勒銘以紀

功德斯時也又安知聖人之道哉猛龍為郡武公軌八世孫方晉之朝士崇尚莊老獨武公在涼州徵胄子五百人立學校春秋行鄉射禮而猛龍克術祖父之教脩聖人之學於舉世不為之時使講習之音再聞於闕里意可傳也余留大同問拓拔氏故都觀所鑿佛宮穹碑巨碣已無存者而斯碑在孔氏之庭歷千年不壞雖更歷千年知莫有徒而去之者此余所為感也嗚呼為政之君子可

以知所務矣 曝書亭集

漢魏碑多隸書此獨楷書而筆法古勁酷似鍾太傅非後代可及姓名不可攷矣書法高古中復有秀逸之致為後來楷字之祖碑雖糢糊細覩神理猶可因畫沙而知錐之銳也 魏儒魚跋

後魏温泉頌

正書 今在臨潼縣

北齊磨崖鄭德碑

天保六年 釋仙書

北齊平定州磨崖碣

皇建三年

北齊少林寺碑

正書 今在本寺大殿前刻佛像與相里寺碑製畧同書法甚劣爾作褒 金石文字記

北周豆盧恩碑

史恩附兄寧傳曰永恩今據碑蓋以字行耳碑稱保定二年贈柱國大將軍涪陵郡公史稱贈少保幽冀等五州諸軍事幽州刺史謚曰敬似當以碑為正碑在咸陽恩墓前隸書令尹王公家瑞求得之余摹一紙多不堪讀而王公所刻金石遺文尚存强半蓋從碑下錄之耳 石墨鐫華

右周少保豆盧恩碑康熙戊子觀於稼堂潘氏書屋恩本前燕支庶姓慕容氏與兄同州刺史封楚國公贈太保寧先後立功碑云恩字永恩北史後周書俱軼其名止書其字永恩附見寧傳惜也後幅漫漶不能卒讀

矣宇文建國用蘇綽盧辯輩議禮諡法不輕假人即宗子維藩弗隱惡德如晉公護曰蕩齊王憲曰煬衛王直畢王賢曰剌趙王招曰僭陳王純曰惑越王純曰野代王達曰奰紀王康曰厲而豆盧兄弟或易名以昭或易名以敬誠孚幸矣稼堂曰昭乎哉乎之言也盍書之於是乎書 曝書亭集

北周西嶽華山神廟之碑

八分書 万紐于瑾造 趙文淵書 天和二年

碑在華陰縣西嶽廟中

碑文万紐于瑾造趙文淵書按瑾唐瑾賜姓史稱其著碑頌數十萬言此其一也而文辞殊無超抜其稱趙文淵云雅有鍾王之筆〻勢可觀守文泰時命文淵與黎季明等刊定六體書至江陵書景福寺碑梁主稱之又以題榜功增封邑除郡守後雖外任每須題榜輙復追之實泉賦云文淵孝逸獨蓁前躅至師子敬如欲登龍有宋齊之而貌無孔薄之心胷然則文淵書在當時固自知名此碑天和二年造正其書路寢等榜後也故官稱趙興郡守云碑字小變隸書時兼篆籀正與仲璇孔廟碑同然褚河南聖教歐陽蘭臺道因之所由出也江陵景福寺碑不知存否此則完好無一字磨泐固文淵之幸哉文淵史避唐祖諱作文深石墨鐫華

右周天和二年修西嶽碑趙文淵隸書當南北分爭之時即此文章字畫足以見其景像此古人所以擬金石之剝猶人之面貌也然是碑好事家罕收蔺翁能搜之淵泉其勿輕以示人哉 蒼潤軒帖跋

其結銜曰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司宗治内史臨淄縣開國公万紐于瑾造此文車騎大將軍儀三司縣伯大夫趙興郡守白石縣開國男南陽趙文淵字德本奉勑書余所見碑誤人書人列名者始此其陰爲唐刻華嶽精享昭應之碑而左右旁各有題名別見於後

万紐于瑾者唐瑾也後周書本傳時燕公于謹勳高望重朝野所屬白文帝言瑾學行兼修願與之同姓結爲兄弟庶子孫承其餘論有益義方文帝歎異者久之賜瑾姓万紐于氏又云封姑臧縣子以平江陵功進爵爲公而不言臨淄者史闕也李昶樂運傳並云臨淄公唐瑾

又曰趙文深字德本少學楷隸雅有鍾王

之則筆勢可觀當時碑牓唯文深及冀儁而已太祖以隸書紕繆命文深與黎景熙沈遐等依說文及字林刊定六體成一萬餘言行於世及平江陵之後王褒入關貴游等翕然並學褒書文深之書遂被遐棄文深慚恨形於言色後知好尚難反亦攻習褒書然竟無所成轉被譏議謂之學步邯鄲焉至於碑牓餘人猶莫逮王褒亦每推先之宮殿樓閣皆其蹟也其書應官與此碑

志同其以淵爲深者避唐諱耳

又達奚武傳武之在同州也後周改華州為同州時屬天旱高祖勑武祀華岳岳廟舊在山下常所祈禱武謂僚屬曰吾備位三公不能燮理陰陽遂使盛農之月久絕甘雨天子勞心百姓惶懼忝寄既重憂責實深不可同於衆人在常祀之所必須登峯展誠尋其靈奥嶽既高峻千仞壁立巖路嶮絕人跡罕通武年踰六十唯將數人攀藤援枝然後得上於是稽首祈請陳百姓懇誠晚不得還即於岳上藉茅而宿夢見一白衣人來執武手曰快辛苦甚相嘉尚武遂驚覺益用祗肅至旦雲霧四起俄而澍雨遠近霑洽高祖聞之璽書勞武賜雜綵百匹授武以保定三年出爲同州刺史天和三年轉太傅則此碑已其在州時立也四條 金石文字記

攝山棲霞寺碑

此碑江總撰韋霈書霈隋文帝時人金陵六朝

遺刻惟始興安成二碑在花林田中此雖陳時所立然初本燬於會昌後又重立而石復斷僧人契先尋依古本寫之則今立於殿廡者是已碑內言明徵君初居此輿度法師講經遂捨宅爲寺繼而欲造無量壽佛未成而沒子仲璋繼之又言朗法師在寺梁帝遣十僧受法又言蕭眕遁跡茲山死葬法師傍又言楚靳尚神受戒則令山頂有廟者是已但蕭公之墓都

不可尋而遺刻蓋已剝盡則江總持
所謂辭題翠琰字勒銀鉤賢於樂
餌過客宜留者亦有時而泐耶 萬潤
新帖跋
棲霞寺碑文及銘梁尚書江總持撰至宋沙
門懷則始集右軍書勒之石亦聖教序遺法
也結體極婉潤過真草鈎捺處不得其行
筆之妙耳總持江字佛氏子阿難為總持弟
一故云祥京地游棲霞詩所謂宋刻梁文江令

字者是也總持平生好佞其佞佛亦爾已落綺
語障中是何功德哉 弇州山人稿
正德丙子余以應試始至南畿若清涼牛首靈
谷雨花臺及聚寶門外諸勝處無不游而
攝山則未一到嘉靖癸卯歲得交於雲浦盛君
君雅有棲山之志寄余棲霞二大字圍竟五
尺許妙甚然無書者姓名或是蔡君謨筆甲
子之歲偶得棲霞寺碑乃陳韋霈書後
為宋僧懷則翻刻字畫全擬懷仁集右軍
書體而篆額題刻云僧有朋暇日兩總因手
製成冊是歲乙丑九月霜降後三日謝湖老
懶湯記於嘉趣堂 珊瑚網
棲霞寺江令碑署名陳侍中尚書令宣惠
將軍參掌選事菩薩戒弟子江總持王
阮亭尚書遊攝山記稱此碑書法齊之不
減聖教序又云江令名總史不稱以字行而此
署總持豈後人重書筆誤耶余於康熙
甲午寓棲霞寺數月遍覽諸石刻寺僧

為余言江令碑自王公稱之搨者甚衆固知
名家鑒賞之足重也署字之疑自當從闕 心齋筆記
僧智永千字文
有項元汴記
又寶墨軒本有徐渭朱之蕃李待問曹溶
孫承澤魏裔介張陛諸跋
智永傳其家逸少法無一筆不合此刻於大
觀間精良可寶也南部新書永居長安西
明寺寫千文八百本但是律台調陽乃真跡蓋

草聖名字似呂故俗本誤作律呂調陽徐散騎亦誤爲呂夫以閏餘對律名是其義也今本正作名字 石墨鐫華

智永書圓勁古雅無一筆失度妙在於藏鋒斂態耳余少時任尚書郎曾見絹本真跡於山陰董氏妙墨深入膚理淵鬱欲飛真神物也生時一字敵五萬今當不知何如耳弇州山人稿

智永嘗書千文八百本散在江南諸寺今

尚有墨跡存世宋大觀中薛氏以長安崔氏所藏真跡刻石極其精善余所收乃當時搨搨不待驗律名及有方緣摹字而知其妙也

董思白云智永爲虞世南之師作永師書當思永興用筆乃不笨鈍作永興書當思永師用筆乃不板結

智永千文在宋原有善本歐陽文忠所見本有後人妄補者遂去二百六十五字蔡君謨猶曰未能盡去豈歐陽公未見善本耶則薛氏之功大矣 二條銷夏記

陳明府脩孔子廟碑

陳明府名叔毅字子嚴陳宣帝子爲曲阜令修孔子廟仲孝俊爲文樹此碑〻書亦頗有漢魏分隸法而集古錄金薤琳琅俱不載惟金石錄有之且都元敬謂隋碑少傳自云嗜好垂三十年止得皇甫君龍藏寺姚辨志江夏碑墻記四種皇甫碑唐刻以是觀之都才有三種余所收乃四碑并常醜奴

誌李淵記爲六而皇甫智永不在其中安得起元敬於九原而詫示之 石墨鐫華

觀此碑有五善焉隋帝平陳能內消猜忌外破形骸帝子王孫量才擢用一善也叔毅以宮掖膏腴知民社爲何物而不卑小官致官盡職二善也富貴華靡未嘗問學而解宗孔氏極虔致俾與泮水靈光並永三善也曲阜北疆乃知崇隆止陳之裔侈〻思癖四善也字內雖平亂形已兆乃知浮慕

文字華銘佳字彪炳翰林五善也世人鄙
隋爲閏位文爲俗主而其所注曆明主治世或
莫及焉是宜好古者之時有取也八分雖小有
致而醇雅之度已失十七反出唐諸分之下存
之以備一代之製耳 墨林快事

安喜李使君碑

奉天鄉人掘得此碑樹之上官村廟前余過觀
攔二俯錄書亦自遒逸而碑頗完使君源武王
之後祖景超員外散騎侍郎父通逸使持節

東南道都督狄道縣開國子季父琰之出牧
荊郡使君仕開府儀同三司使持節邛州諸
軍事邛州刺史安喜縣公開皇十六年卒十七
年樹碑皆歷歷可讀而獨闕使君名按使君
與唐同宗官亦不卑隋史無傳遂不可攷使君
祖父季父獨琰之見魏書耳因知史官軼畧如
此類者不可勝計也 石墨鐫華

歷代三寶記

費長房撰 和尚瀰德立

龍藏寺碑

正書 張公禮撰 開皇六年 碑在真定府龍
興寺

右齊開府長兼行參軍九門張公禮撰不著
書人名氏字畫遒勁有歐虞之體隋開皇
六年建在今鎮州碑云太師上柱國大威公之世
子左武衛將軍上開府儀同三司使持節恒
州諸軍事恒州刺史鄂國公金城王孝僊
奉勑勸奬州人一萬共造此寺其述孝僊

云世業重於金張器識逾於許郭然北齊周
隋諸史不見其父子名氏不詳何人也
右隋龍藏寺碑齊張公禮撰寺已廢此碑
今在常山府署之門書字頗佳第不見其
人姓名亦碑以隋開皇六年立而張公禮猶
稱齊按周武帝建德六年虜齊幼主高常
齊遂滅後四年隋建開皇之號至六年齊滅
葦年矣公禮尚稱齊何也 二條集古錄
龍藏寺即今真定府龍興寺碑尚存碑書遒

勁六是歐虞發源但碑立於開皇六年是時齊
滅已久而張〻禮尚稱齊官何也又碑稱造寺
者太師上柱國大威公之世子使持節左武衛將
軍上開府儀同三司恒州諸軍事恒州刺史鄂
國公金城王孝僊史傳逸之遂無所攷 石墨鐫華
右隋龍藏寺碑齊張公禮撰而不著書人名
氏集古錄謂寺已廢碑在常山府署之門常山
即今之真定余近以使事過之聞府治東二里
龍興寺有古銅佛一軀崇七十二尺閣之覆者

崇百有三十尺與太守同年李君往游其間見
殿前一古碑其趺已沒寺中讀之乃公禮文蓋寺
在隋名龍藏歐公謂寺廢寺碑在常山府
署蓋未嘗親歷其地故誤書耳 金薤琳琅
真定府治東龍興寺隋龍藏故址也寺剏於開
皇六年恒州刺史鄂國公金城王孝僊立石齊開
府長兼行參軍九門張〻禮撰文恒州齊亡後
入於周〻又亡入於隋而公禮仍書齊官君子不
忘其故國於稱名見之矣流傳宋太祖曾幸

其地寺重建於乾德元年龍興之額所由更也
然歐陽子著集古錄稱龍藏寺已廢遺碑
在常州府署之門則嘉祐間碑猶在寺外也今
入門有殿北閣五層廣九楹崇十有三丈中奉觀
世音像高七丈三尺辟四十有二土人目為大佛寺
碑亦具存而終南山釋道宣撰神州寺塔錄鋪
敘佛像顧不及焉何哉若夫隋之碑存於今者
寡矣裝界而藏諸也可 曝書亭集
碑為隋開皇六年恒州刺史鄂國公金城王孝

僊立而其末乃云齊開府長兼行參軍九門張公
禮撰齊已入周〻已入隋而猶書齊官蓋君子之能
不降其志而其時之人亦不以為非也其書殘作
為戕祚何人為河人伽藍為伽籃懷為壞五臺
為吾臺則理之不可通者疑為後人模刻之誤
又宋歐陽公集古錄云龍藏寺已廢此碑令
在常山府署之門此嘉祐八年所書而龍藏寺
乃乾德元年建據文忠集錄之日碑尚不在
龍興此其徙置之由已不可問惟其大書齊官

則必非後人之所加也余故類之推任歷周隋而其作家訓猶謂梁爲本朝蓋同此意其時南北分彊興亡迭代爲之臣者雖不獲一節以終而心之所主見於稱名之際者固較然不易如此然則今人之不及古人者豈獨書法之陋文字之訛而已哉 金石文字記

隋人龍藏寺碑其書方整有致爲初唐諸人先鋒可存也至碑立於開皇六年齊已久亡而張公禮猶稱齊官書者不以爲嫌當時不以爲禁此尚有古道尤可紀也 銷夏記

皇甫君碑

正書 于志寧撰 歐陽詢書 碑在西安府學

金石錄謂常得誕墓志又得此碑與北史及隋書參攷以正史氏之謬又謂碑與墓志所述亦有不同墓志今不得見碑在陝西西安府學不甚缺壞蓋歐書中之得意者也 金薤琳琅

皇甫君名誕歿於隋而碑立於唐以子無逸貴也于志寧撰歐陽詢書王元美謂比之信本他書尤爲險勁是伊家蘭臺發源余謂其勁而不險特用筆之峻一變晉法耳可爲楷法神品碑舊在鳴犢鎮今在西安府學戊子余君房增學作亭覆之丙申亭圮壓碑中斷碑故剝二十餘字至是又亡其五十餘字余所收乃未斷時搨本深寶惜之 石墨鐫華

率更書皇甫君碑比之諸帖尤爲險勁是伊家蘭臺發源石刻在西安雖小苦剝差可誦耳皇甫君名誕仕隋死於漢王諒之難者卹典殊不薄後以子無逸貴於唐始克樹碑噫逝者有知能無麥秀之歎乎 弇州山人稿

九成并銘主書家牛耳舊矣今石已經洗改不如此皇甫明公之碑在信本中最爲妍潤所惜剝涉者多工匠不欲示人以關節文就字遂不可讀余收遂搨未裝之際手自依行間而葺之其壞者存其空地倚其上下而承接之粗足見其大槩此石尚可爲不完中之完覓也此石立於隋日乃公少年所書宜其文采之流麗而

神情之暢適與其暮年老筆奉勅矜持者不同也况皇甫公以開業之元、猶狂童之大難事可爲倫文應行遠又與一方之奇歹亘之娛者徑庭學古又當覽其全而甲乙之也 墨林快事

右歐陽詢書醴泉銘與皇甫君碑詢本在隋末稱能書入唐爲太宗寫九成宮愈翩翩自許然詢亦王魏之類也故誕因歐書留名至今而詢竟以筆札登節令二本並裝一函觀者因書法而愛名敎可也 蒼潤軒帖跋

題曰隋柱國左光祿大夫弘義明公皇甫府君碑銜曰銀青光祿大夫行太子左庶子上柱國黎陽縣開國公于志寧製銀青光祿大夫歐陽詢書皇甫君以仁壽四年九月卒而不書立碑年月按舊唐書于志寧傳貞觀三年累遷中書侍郎太宗命貴臣殿內宴怪不見志寧或奏曰勅召三品以上志寧非三品所以不來太宗特令預宴即加授散騎常侍行太子左庶子累封黎陽縣公則此碑貞觀初立也其不書年者不以隋臣而蒙唐號也

隋字作随虞世南孔子廟堂碑歐陽詢九成宮醴泉銘王知敬李衛公碑高宗李英公碑天后順陵碑于敬之華陽觀王先生碑裴漼少陵寺碑皆然當日金石之文二字通用有司馬溫公作通鑑以後始壹用隋字而水經注潁水東南逕隋縣西隨字作隋則知此自古人省筆之字謂文帝始去辵而爲隋者未必然也

杜氏通典武德九年六月太宗居春宮總萬機下令曰依禮二名不偏諱令其官號人名及公私文籍有世及民兩字不連讀者並不須諱避此碑中有世字及民部尚書字 三條金石文字記

渤海公以險勁易王體故碑石照耀四裔大小皆合宜右軍世傳皆小楷霜寒帖稍展至筆陣圖則疑非真再傳爲千文爲廟堂碑確守繩墨稍廣拓非歐不能余嘗評歐書化度第一皇甫碑與溫恭公伯仲臨池積年必領其妙

余幼不學書酷嗜藏歷代金石覽此益重自棄之歎 淸容居士集

隋光祿大夫皇甫君碑 唐于志寧文歐陽詢書骨氣勁峭法度嚴整論者謂虞得晉之飄逸歐得晉之規矩觀此其振發動盪豈非逸猶非所謂不踰矩者乎初學者師此以立本而後入虞入永入鍾王有所持循而成功不難也 東里集

皇甫君隋人而碑則立於唐歐陽詢書其筆帶

有漢人分法是率更得意書王元美云比之諸碑尤爲險勁是伊家蘭臺發源信然蘭臺道因碑筆〻帶隸得之家學也 銷夏記

左光祿大夫姚辯墓誌

正書 虞世基撰 歐陽詢書 大業七年

右隋左屯衛大將軍姚辯墓誌銘虞世基撰歐陽詢正書誌稱辯精於邊事屢立大功蓋老將也其官至大將軍而死謚恭公爵亦尊矣而隋史不爲立傳向非率更之書後世不復知有辯此古人據墓之文所以必託之名筆豈無意耶 金薤琳琅

爲子禱疾疏

此唐高祖也記稱鄭州刺史李淵爲男世民目患先於此寺求仏蒙仏恩力其患得損敬造石碑像一鋪顧此功德資益弟子李淵一心供養後署大業二年正月八日按是時太宗才九歲耳而史稱高祖爲譙隴岐三州刺史不曰鄭州此亦可以証史之闕 石墨鐫華

豳州昭仁寺碑

正書　朱子奢撰　貞觀四年

右昭仁寺碑在豳州唐太宗與薛舉戰處也唐自起義與群雄戰處皆建佛寺云為陣亡士薦福湯武之敗桀紂殺人固亦多矣而商周享國各數百年其荷天之祐者以其心存大公為民除害也唐之建寺外雖託為戰亡之士其實自贖殺人之咎爾其撥亂開基有足壯者及區區於此不亦陋哉碑文朱子奢撰而不著書人名氏字畫甚工此余所錄也治平甲辰秋分後一日書　集古錄

右昭仁寺碑唐守諫議大夫騎都尉朱子奢譔歐陽公愛其字畫甚工惜無書人氏名金石錄嘗載其目亦不言為何人書也惟通志金石略以為虞永興書永興書之傳世者有孔子廟堂碑然此不類而金石略乃謂出於虞公當必有所據昭仁寺在邠州西八十里昔唐太宗與薛舉戰爭之處正德癸酉余以使事道邠州得搨其本字畫若初刻者真可寶也朱公余鄉先生唐史有傳其文字人間罕存可見者僅有此耳　金薤琳琅

碑在長武縣朱子奢撰無書者姓氏余觀其筆法大類廟堂廟堂豐逸此稍瘦勁廟堂五代重勒此伯施真跡也歐公亦不言誰書鄭樵直以為伯施都元敬謂必有據而曹明仲曰歐陽通書通書道因諸碑殊與此不類按舊唐書貞觀三年詔建義以來交兵處為隕身戎陣者各立一寺令虞世南朱子奢等為之碑此破薛舉處也又通本傳少孤母徐氏教以父書儀鳳中始知名貞觀三年至儀鳳元年四十八年道因碑書在龍朔三年去貞觀三年亦三十五年則此碑非通書明甚而虞與朱同事其為虞書無疑曹明仲又以虞恭公碑在宜祿巡撿司虞恭公溫彥博也陪葬昭陵正在醴泉宜祿巡撿司即今長

武縣明仲蓋誤以昭仁爲恭公耳且恭公碑亦是信本書非通也明仲之誤如此據其言者可謂無目 石墨鐫華

余幼讀永叔集古錄所評昭仁寺疑之而此碑久無傳求得碑陰一幅即有歐説又有蔣之奇輩題名於是心愈思一當之爲快後乃於一故家得敗者四本高價都市之歐貶太宗懼殺人之名禍以湯武爲比全不見史湯武未一敗安得殺義旅太宗敗於仁杲損亡甚衆其閉營老其師之後一

鼓而勝直追而無戰逆取之未嘗多殺彼人也其辛苦追薦專在我兵而彼人附之文中自明歐未嘗一覽而遽爲立論真可笑也至於誚其以殺人爲歎是長人主喜殺之心而先王恤亡撰義之典皆可焉用其害於萬世可勝言乎所以然者只是爲儒者所惑爭先闢佛不顧其言之合否也唐文皇此舉真孟子所云不嗜殺先王不忍人之心也 墨林快事

昭仁寺爲朱子奢文不著書者名鄭樵金石略以爲虞世南細閲之筆致娟秀亦雅非永興不能也舊唐書載貞觀三年詔建義以來交兵處爲陨身戎陣者各立一寺令虞世南朱子奢等爲之碑此碑立於豳州乃破薛舉處也文既爲朱則字爲虞更是據耳 銷夏記

呂州普濟寺碑

正書 許敬宗譔 貞觀二年

右呂州普濟寺碑貞觀二年許敬宗撰呂州者霍邑也高祖義兵起太原始破宋老生於此義寧

元年乃以霍邑趙城汾西靈石四縣置霍山郡武德元年更曰呂州太宗十七年廢 集古錄

臨淄郡公房彥謙碑

八分書 李百藥撰 貞觀五年

彥謙玄齡父也在隋任司隸刺史出爲涇陽縣令卒官不大顯而隋書立傳二千餘字者蓋修史時玄齡方爲宰相故也彥謙自曾祖而下三世皆封壯武侯隋唐史玄齡碑所書皆同獨此碑作莊武未知孰是碑李百藥撰歐陽詢八分書在今齊州

章邱縣畧世頗罕傳
房彥謙碑陰具載彥謙歸葬恩禮儀物之盛太宗
遇玄齡可謂厚矣蓋厚其禮所以責其報也太宗可
謂善任人矣 二條金石錄
房彥謙高祖法壽自宋歸魏封壯武侯子孫承襲
魏隋唐三書皆同獨碑莊武按漢膠東國有壯
武縣文帝封宋昌爲壯武侯正義曰括地志云壯
武故城在萊縣即墨縣西六十里後漢志壯武故夷
國左傳隱元年紀人伐夷是也賈復傳封膠東侯

食郁秩壯武等六縣晉張華亦封壯武侯字並作
壯獨此碑與左傳杜氏注作莊 金石文字記

房梁公碑

正書　褚遂良書

右唐房玄齡碑文字磨滅斷續不可攷究惟
其名字僅存其後題脩國史河南公而名姓殘
闕者褚遂良也按舊唐史云玄齡名喬字玄齡
而新史乃云名玄齡字喬今碑所書與新史合惟
宰相世系表又云玄齡字喬松者不知何所據也

金石錄

碑已泐僅存六百餘字褚河南正書結法與聖
教序同可寶也舊唐書諱喬字玄齡碑曰諱
玄齡字喬當是以字行后以名爲字耳新唐書
從碑 石墨鐫華

化度寺邕禪師塔銘

正書　李百藥撰　歐陽詢書　貞觀五年

歐陽率更書所謂直木曲鐵法也如介胄有不可
犯之色然未能端冕而有德威也 山谷集

唐貞觀間能書者歐陽率更爲最善而邕禪
師塔銘其最善者也至大戊申七月中袖此見過
爲書其後吳興趙孟頫

吾家率更書流傳人間甚多邕禪師塔銘乃其
絕佳者此帖臨摹鐫搨又其絕精蓋是舊本
至元庚辰二月丁亥歐陽玄題李宗道所藏

歐陽率更姜白石以爲追縱鍾王今觀此石刻尚
使人驚絕矧真跡哉因知白石之論爲信然此化
度寺碑蓋舊本收者宜寶藏之至元六年歲

庚辰三月十六日康里巙巙書 三條郁逢慶書畫題跋記
長沙歐陽信本書在唐評為妙品鄭漁仲金石略
所載凡二十三種而行於南北者惟僧邕塔銘及醴泉
銘而已二銘多所翻刻南本失於瘦北本失於肥殊
無精妙之本余嘗于越見胡文恭公所藏醴泉銘
肥瘦適均精彩煥發識者定為初刻今觀此塔
銘其神氣絕與之類誠可寶玩也然塔銘尤信
本得意書姜堯章謂肥於醴泉駸駸入於神
品其亦知言也哉元諸大老真品評於其間者

凡十又三人余尚何言庸掇拾緒餘而書於左方云
宋犖跋
趙子固以歐陽率更化度醴泉為楷法第一雖不
敢謂然然是率更碑中第一而化度尤精緊深
合體方筆圓之妙而殘缺尤甚昔年得一本僅
二百餘字後又致一本雖剝蝕其可讀者幾再倍
之當是前百年物而字意小緩徹不能如前本
之精勁也豈獨手徵劣故耶因合而識之俟明窓
細展究其所以異可也 弇州山人稿

余兒時亟聞先慤庵府君稱化度寺帖妙出九
成宮右而未獲見每以為恨今太師英國張公
廷勉間出所藏舊帙乃駙馬李子期家物鈐
叙畧備其空缺處率用印識若文書家所謂
蓋印者帙後若趙松雪揭曼碩巙子山諸公
皆有題識惟謝端所謂藏鋒王沂所謂神氣
深穩者最為得之周馳云石刻羽化久矣則此
固二百年前物也張公博雅好文事尤重世澤
其永寶之不獨如李氏所識也正德五年八月十

日長沙李東陽識 懷麓堂集
右歐陽率更書化度寺邕禪師塔銘石本
王象齋先生自言兒時見其兄以此臨學時二
百四十餘字其兄亡後魯齋求補為全文而妍媸
自見景定庚申人日所為跋如此至咸淳己巳春
又得河南范諤隆興初跋尾云慶曆初其高王父
開府公諱雍奉使關右歷南山佛寺見斷石砌下
視之廼此碑稱歎以為至寶既而寺僧誤以為石
中有寶破石求之不得棄之寺後公他日再至失

石所在閩之僧以寶對公求得之為三斷矣乃以
數十緡易之以歸置里第賜書閣下靖康之亂
諸父取藏之井中兵後好事者出之椎搨數十
本已乃碎其右恐流散浙右者皆是物也則以是
為范公家本矣今又百三十年而魯齋六代孫文
英寶藏之如舊比今西安府學本清勁文采相懸
絕矣大抵書法有輕重之勢而近撫石本類皆一體
填湊字內筋脉舉無存者余與他人言多不省
今見此本乃知古人自有真也 春雨集

趙明誠金石錄載化度寺邕禪師塔銘李百
藥撰歐陽詢書貞觀五年十一月立即此碑也余
早歲得此碑於崑山沈大中云是黃應龍先
生故物以其殘斷不甚珍賞後過文氏停雲館
閱有宋搨本索以觀及其出示大畧不遠雅慕
其舊復手模以歸亦無李百藥字是知此碑自
宋已不全矣豈明誠所見又當時之善本與 金
石評攷
此歐陽得意之筆未收有舊搨是本乃經重刻
每行缺其半中間更有節去損壞不可摹之
字遂可讀者少字亦直存其大都令其峭拔
獨立之神雋時化而為穩重綿密之色所缺去
者多矣其蕭疎冷澹之致尚存二三焉者古人
名法時其不泯不得視為殘廢之物也 墨林快事
墨林快事云此歐陽得意之筆未收有舊搨
舊搨自屬難得而重刻碑誠亦足寶余姊夫
陳蓋之家有先世所遺碑石余借得搨之蓋除
去所缺入刻者雖其文已不可讀其存者字不

模糊所謂峭拔獨立之意未為全失也 光暎識

褒國公碑

右段志玄碑以唐史攷之多不合云公諱某字志
玄而其名已殘缺然始初不載其名也碑云鄒平
人而史云臨淄人碑云謚忠壯而史云謚忠肅舊史
亦作忠壯與碑合又碑云圖形戢武閣按唐史及
諸書功臣圖形皆云淩煙閣初余得河間王元
碑云圖形戢武意謂淩烟先名戢武後改之尒今
得斯碑亦同由是益知前言之不謬二碑皆當時

所立不應差誤也 金石錄

公封褒國公時亦授金州刺史見舊唐書而新唐
書亦闕之何也且史云志玄父偃師至郢州刺史碑
云散騎常侍益都縣開國公贈洪州都督八州
諸軍事謚信公碑云志玄從破薛舉劉武周
云云而史不書碑云謚忠壯舊史同而新史曰忠肅
其刻謬不合如此惜碑全者僅半尚未得詳考
爾至如碑書撰俱無名氏書法雖方整不無
步趨崔安上李藥師碑然於正書中時作二

筆分隸是六代遺習 石墨鐫華

祭酒孔穎達碑

正書 于志寧撰

右孔穎達碑于志寧撰其文磨滅然尚可讀今以
其可見者質於唐書列傳〻所闕者不載穎達
卒時年壽其與魏鄭公奉勑共修隋書亦不著
又其字不同傳云字仲達碑云字冲遠碑字
多殘缺惟其名字特完可以正傳之謬不疑以
冲遠爲仲達以此知文字轉易失其真者何可
勝數哉而因余集錄所得以正其謬者亦不爲少
也乃知余家所藏非徒玩好而已其益豈不博
哉 集古錄

右孔穎達碑于志寧撰世傳虞永興書據碑
云穎達卒於貞觀二十一年時世南之亡已久矣
然驗其法蓋當時善書者規摹世南而爲之
也 金石錄

孔祭酒碑世傳虞永興書非也冲遠之沒迺後
伯施十年豈非當時學永興法者耶然筆

勢遒媚亦自可珍 東觀餘論

此碑于志寧撰不著書者姓名其書全習虞
永興而結法稍疎自非中唐以後人所辨黄長
睿亦云世傳爲永興書非也祭酒沒后永興十
年乃學永興法者書也碑半沒土中據集古
錄已謂磨滅而摘其與史傳不同者傳字仲
達碑字冲遠碑與魏鄭公同脩隋書而傳不
著傳又不著穎達卒時年壽今碑字冲遠
與修隋書事尚如新年壽字半泐隱〻可讀

云貞觀二十二年六月十八日薨春秋七十有五然
則歐公所有碑與今碑畧同數百年間豈無
剝蝕之突且昭陵諸碑多不可讀而孔公碑獨
尚如此或公有功六經而鬼神呵護之耶　石
墨鐫華

孔子廟堂之碑

正書　虞世南撰并書　貞觀四年

右孔子廟堂碑虞世南撰并書予爲童兒
時嘗得此碑以學書當時刻畫完好後二十
餘年復得斯本則殘缺如此因感夫物之終弊
雖金石之堅不能以自久於是始欲集錄前世之
遺文而藏之迨今蓋十有八年而得千卷可謂
富哉　集古錄

虞永興孔子廟堂碑石刻在關中余有二本
其佳者以乞家弟文雖斷缺不甚剝蝕然是
五代時翻本也首有相王旦書碑額盖舊無
額武后增之耳至文宗朝馮祭酒琢請斷去周
字而唐史遂以此碑爲武后時立者誤也相王所

書大周孔子廟堂之碑虞書入妙品評者謂其德
鄰貞白又謂與歐陽率更齊名而專體過之如
層臺緩步高謝風塵又如行人妙選罕有失
辭特其傳世頗少常見貫躭相公極稱虞筆
字云孔子廟堂碑青箱中至寶而已噫當其時
已珍貴如此況千載之後其殘碑斷墨如魯靈
光者但再經摹勒雖典刑僅存而風骨銷鑠
所餘無幾慨念唐石不勝色飛　弇州山人稿

嘗記在京師時見世南真跡謂以此文石本進
呈太宗特賜王羲之黃銀印一顆則世南之書
貴重於當時者固已如此但世之人不見真跡故
鮮有知是說者　金薤琳琅

評者謂虞永興書如層臺緩步高謝風塵
又如行人妙選罕有失辭觀此碑果不虛也貫
躭相公云孔子廟堂碑青箱至寶今碑已經五
代翻刻尚尔則當時可知但碑已斷泐在西安
府學予常至其處見碑傍一片石取視之
則碑之破裂者如此恐後人不復得見此書

可勝慨哉 石墨鐫華

榮咨道以三十萬買未去大周二字本即此〻刻乃宗時重勒者永興親受筆訣於永禪師當時進呈石本唐太宗以右軍黃玉印賜之今謝表勒在群玉堂帖好事者合觀之可以知伯施書矣 蒼潤軒帖跋

余幼習此帖六宋搨本但已經斷折合縫處率差一行以致裝潢之家前後各不相中券不可讀偏覓全本了不可得後細詳文義知其

誤由折處跡之每行可失去二三字而已欲改裝之而帋墨腐敗無可着手乃其鋒稜峭拔情致溫文視近日搨者不啻千萬因重愍其衣飾而識其概如此然好古之士即片言隻筆玩之可以有得況琅〻千計固闇世〻瑰寶也有唐一代雅尚字學大家之遺造物者亦為呵護種〻貞石色澤如新令有志者不出案頭領交古哲此其一也北斗當天是在見知者耳 墨林快事

其書銜曰太子中書舍人行著作郎臣虞世南奉勅撰并書司徒并州牧太子左千牛率蕭撿挍安北大都護相王旦書碑額相王者睿宗也舊唐書宣宗大中五年十一月國子祭酒馮審奏文宣王廟碑始太宗立之睿宗篆額加大周二字蓋武后時書也請琢去偽號從大唐字從之此大周字削而相王之銜獨存也其末曰永興軍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等使王彥超再建則元碑已亡此重刻也

此碑與皇甫誕碑並書晉為晋廣韻晉俗

作晋攷之漢人如韓勅孔廟禮器碑桐柏淮源廟碑司空宗俱碑巴郡太守張納碑竹邑侯相張壽碑成伯著碑金廣延母徐氏碑穀阮祠碑陰楊震碑陰及魏公卿上尊號奏北齊南陽寺碑固已書為晋矣（漢人碑亦或作晉 後周華嶽頌作晋）故李善注枚乘七發以通厲晋毋之場為晉毋之誤而晋字一傳為晋再傳為晋三傳為晋四傳為晉皆晉之變也（詩有女同車釋文晋音細字林作晋戰國策韓且坐而晉也手王晉臣之反而行並作晉書大傳不愛人者及其晉餘作晉晉）

書五行志論聶於北音義聶息魚反張駿傳有黃龍見於攝次之嘉泉呂光載紀迎大豫於攝次音義攝子魚反次音恣漢書地理志武威郡有攝次縣此皆晉字之誤漢仙人唐公房碑瞀字作智晉王右軍帖有女智字其書幕為莫笑為咲霞貫為霞遺莿為薪歌為哥其字或通或俗而及之為反則重刻者誤也二條金石文字記

廟堂碑為虞永興得意之書貞觀四年碑成進墨本賜以王逸少所佩右將軍會稽內史黃銀印當時車馬填集碑下氈拓無虛日故未久而壞至五代王彥超翻刻之止存郭廟耳今觀此本珠貝玉粟神彩照映信為千秋至寶唐搨久亡恐世無二本昔宋人榮咨道以錢三百萬購唐搨本在彼時已難得如此矣金石錄云廟堂碑武德時建而題曰相王旦書額者蓋應額無額武后時增之亦至文宗朝馮審為祭酒請琢去大周字而唐史遂以此碑為武后時立矣

金石史云唐書法以歐虞並稱然前人云歐若狂將深入時或不利虞若行人妙選罕有失

詞又虞剛柔內含歐以筋骨外露君子藏器以虞為優固當至謂秀嶺危峯處處間起則非也歐虞固可並稱今所存一廟堂碑已經五代翻刻丰神尚亦映發初刻更不知何如耶二條銷夏記

永興廟堂碑唐搨自不可得見矣五代時翻刻碑亦已殘缺漫漶余所藏一本猶完好所謂虞書剛柔內含者不失其真信為善本至可珍也又松壑顧先生曩自山左歸贈余一本亦佳未曾訊其所從來按王司寇居易錄一條歷城門人趙于京豐原官城武教諭寄其邑二碑尚極完好蓋世鮮知之摹搨者少故也一虞永興夫子廟堂碑不減王彥超翻刻西安本云云松壑所贈當即是司寇所賞本也光暎識

九成宮醴泉銘

正書　魏徵撰　歐陽詢書　貞觀六年　碑在麟遊縣

右九成宮醴泉銘唐秘書監魏徵撰歐陽率更書九成宮即隋仁壽宮也太宗避暑於宮中而乏水以杖琢地得水而甘因名醴泉焉集古錄

鄭公此文因隋氏之鉅麗歸唐德之儉損頌而有諷體了然諫錄中語也渤海書書鄭公語當知合也

書斷謂率更正書出大令森森焉若武庫矛戟虞永興稱其不擇紙筆皆能

如意高麗亦知愛重遣使請之其名大若此然太傷瘦儉古法小變獨醴泉銘道勁之中不失婉潤尤為合作此帖得之十年前文既殘缺字亦模糊視汴刻猶是未央瓦差不蕩古意也因識而藏之

復得一本更完整覺精意古色流映眼睫間摩挲竟時率更之於虞褚李陽冰之於碧落至下馬坐臥味賞旬日不能去昔人云解則愛之余不解而愛之矣又不解不知何也 三條弇州山人稿

九成宮醴泉銘唐秘書監魏徵撰率更令歐陽詢書按唐書貞觀中改隋仁壽宮為九成宮永徽中又改為萬年宮宮在岐州開皇十三年楊素所治徵言宮城之內本乏水源六年四月西城之陰土覺有潤以杖導之有泉隨而涌出因名醴泉按醴泉爾雅曰甘露時降萬物以嘉謂之醴泉甘露雨也而漢魏郡國與唐離宮皆謂水從地出其味

若醴誤矣 廣川書跋

九成宮醴泉銘秘書省撿校侍中鉅鹿郡公魏徵撰兼太子率更令歐陽詢書九成宮乃隋之仁壽宮也魏為此銘亦欲太宗以隋為戒可以見魏之志也

唐人云書貴瘦硬方通神瘦近清寒清寒則氣易弱硬則堅苦堅苦則勢易危涂山道人積精鍊神滓穢日去清虛日來雖頗清羸而沖和內融所以能耿膚若冰雪

綽約若處子歐陽所以可貴也 二條古今法書苑載虞集說

歐書皇甫君道勁此碑婉潤允為正書第一碑已缺殘余曾見一舊搨已為貴人攜去浙中余所收乃二十年前物近復致得數紙其中被縣令使石工鑿三十餘字則余本又為難得矣宋趙子固謂率更化度醴泉為楷法第一今巋然獨存者醴泉耳化度寺在朱雀街今禾黍離離無復蘭若之跡不知碑

亡在何時每至其地悵然者久之 石墨鐫華

九成宮近皆湧滅射利者乃妄為洗之其形模猶昔而韞藉屑越矣況有增註其所缺二字而以奴書充之更堪穢嘔古跡之不幸如此余收有舊搨本自二字元缺外字字皆完美如新亦墨本之最希有者也 墨林快事

右九成宮醴泉銘魏徵撰歐陽詢正書之合作者此舊搨本首缺一百十八字嘉靖戊戌八月朔日重裝以善本補之校今流傳者碑愈殘剝而搨手孱墨皆不及遠甚固宜寶也

右九成宮醴泉銘其文曰維貞觀六年孟夏之月皇帝避暑乎九成之宮此則隋之仁壽宮也又曰粤以四月甲申朔旬有六日丁亥上及中宮云云則是四月無疑新唐書作三月當以碑為正歐陽文忠集古錄每以金石正史氏之失至此又復抵牾何耶 二條金石評攷

貞觀初歐虞褚薛以王佐才弄翰追配二王

謹嚴瘦勁歐陽絕出流落天壤間者何限獨化度寺記醴泉銘最為珍玩習之者往往失其韻致但貴端莊如木偶死於活處鮮不為吏牘之歸假刻誤人人亦罕識真忽見此本殆未易得反復數日書以歸之 北澗集

長沙歐陽信本書在唐評為妙品鄭樵金石略載凡二十三種而醴泉銘居其一銘刻於貞觀六年自貞觀至今七百有餘歲石剝泐已久世之所傳完善者多非真此本乃毘陵胡

春公武平故物神韻生動其爲初刻無疑
可寶藏也 宋學士集
歐陽率更書米海岳稱其真到内史石刻惟
醴泉銘化度寺二碑特妙化度缺其半醴泉
銘文字可讀者皆後人重摹此本雖有缺
文乃宋搨致佳下真一等者也董其昌觀
於墨禪閣因題 珊瑚網
余向年於王公惟儉家得醴泉善本僅缺
數字潞藩後竟失之丙戌之春復得此本故

尚方物也雖缺廿餘字然搨法甚精昔人所
稱草裏驚蛇雲間電發森森若武庫戈矛
者備現楮上今人絕不能有此種蠲真宋人本
也率更正書多帶隸法如首行宮字左點作
竪筆正鋒一畫乃隸體近年搨本竟是一
點大失書家妙旨矣此搨之所以貴舊也
銷夏記

萬年宮銘
行書 高宗御製并書 永徽六年

萬年宮即九成宮改名高宗幸而銘之書之
也行草視英公碑尤爲勁拔 石墨鐫華
此唐高宗書也間都活潑不著矜持湊
泊之態誠爲合作 墨林快事
初唐帝王留心書學太宗每得二王帖輒令
諸王臨五百遍易易一帖故所書多可觀至太
宗晉祠銘不見佳不如淳化帖中諸書高
宗萬年宮銘筆致生動有晉人遺致勝
似所書李勣碑

碑陰五十餘人長孫無忌李勣褚遂良輩
皆與焉書名大小不倫然皆有法即契苾賀
蘭亦不草草唐人能重書學如此 孫銷夏記
今在麟游縣舊唐書高宗永徽二年九月戊
戌改九成宮爲萬年宮乾封二年二月辛丑改
萬年宮依舊名九成宮冊府元龜永徽五年
五月制萬年宮銘刻石於永光門外仍令中
書門下及文武三品已上并學士自書名位於
碑陰刻之 金石文字記

虞公溫彥博碑

正書　岑文本撰　歐陽詢書　貞觀十一年

右唐溫彥博碑歐陽公集古錄跋類勤禮碑後云按唐書溫大雅字彥弘弟彥博字大臨弟大有字彥將兄弟義當一體而名大者字彥名彥者字大不應如此蓋唐世諸賢名字可疑者多封德彝云名倫房玄齡云名喬高士廉云名儉顏師古云名籀在唐無所諱不知何避而行字余按顏之推家訓云古

者名終則諱之字乃可以為孫氏江南至今不諱字也河北士人全不辨之名亦呼為字字固為字尚書王元景兄弟皆號名人其父名雲字羅漢亦皆諱之其餘不足怪也又顏師古匡謬正俗載或問人稱字而不稱名者何也師古攷諸典故以稱名為是蓋當時風俗相尚如此初無義理也然師古既立論以稱名為是而乃以字行殆不可曉也已　金石錄

率更書溫虞公碑得之鬻書人者殘缺不復可讀第其字畫之妙不在醴泉化度下如郭林宗雖標格清峻而虛和近人他書不免作李元禮謖謖松風矣　弇州山人稿

信本此碑字比皇甫九成差小而結法嚴整不在二碑下王元美曰如郭林宗標格清峻而虛和近人攷溫公卒於貞觀十一年是時信本年已八十餘而楷法精妙如此虞伯施嘗謂信本不擇紙筆豈亦不擇老少耶惜碑已殘泐世不復見耳　石墨鐫華

此碑已久壞下大半皆湯滅不可讀市兒取其存者而重刻之約得四百餘字余初見之驚喜求全本三十餘年不可得後得一本乃工已截去壞字亦只僅五百餘字而已予深為惋惜最末始得此本乃未裝者數之有八百廿餘字鋒芒轉折精神宛在余遂手為裁潢每行約有廿有三四字各自為起竟使一覽而知其所缺為何等文義可以逆度而聯屬之即缺亦足為完想大抵字與九

成宮雖相埒而此更瀟洒雍容其玲瓏秀潤不可以言語形容率更面目千古如對信古刻之不可及而裝潢之不可苟也因述其求之之艱示後之人焉 墨林快事

此斷碑已亡其半名字皆莫可攷唐書温彥博遷中書令進爵虞國公尚書右僕射薨贈特進謚曰恭蓋虞言其國恭言其謚温言其姓也碑有高應字者即史諫與高應抗禮事也碑云無忝於月氏即史戰敗沒於突厥事也碑云李綱見禮者即史云李綱歎異其鄉相才也其爲彥博無疑矣 金石評攷

太常卿薛收碑

正書 于志寧撰 永徽六年 今在醴泉縣

昭陵陪葬者百六十五人今存者僅十六碑記中載其十五惟遺此碑先師所錄必目覩其碑與收得拓本者非然則置之蓋其慎也

碑亡存百餘字而額尚完 金石文字補遺

薛收碑文字殘缺其可讀處以唐史校之無甚異同惟收之卒謚曰懿而史不書亦又收之子元超據唐史及碑皆云名元超而楊炯盈川集載所爲元超行狀乃云名振字元超蓋唐初人多以字爲名耳 金石錄

此碑殘缺存者數十字耳碑額題太常卿汾陰獻公據史永徽間贈太常卿而不書謚見史之佚者多也碑書法亦類王知敬趙模而無名氏撰者據金石錄爲于志寧 石墨鐫華

將軍張阿難碑

碑書大似李衛公碑殘泐特甚中有云內侍汶江縣開國侯張阿難又云勇冠三軍掃定河汾等語得無溢美乎唐初開國宦侍爲公侯魚李之禍兆矣 石墨鐫華

朝散大夫行潤州句容縣令岑君德政碑

正書 張景毓撰 歐陽詢書

岑君德政碑乃唐雍州錄事參軍張景毓字燭微撰按碑岑君名植字德茂南陽人也祖文本父景倩解褐爲軍又爲蒲州司户參軍又調精補衢州司倉參軍乃擢授潤州句容縣令是碑因其去而立也碑今在縣治二門外今年秋余以試事赴句容既失意日夕游行崇明寺訖居民搨毀碑以還柳沂江君指示此及寺中仆地石幢云是李北海所書又撿書史會要以示句容隱士

若江君者可謂難得矣是日出步時與柷京兆往復詩稿及宋刻句容縣志自言遠祖江賓王與朱文公同年家有當時試錄在鄉中不及取后予迫試事歸昨始寄至因得摩挲墨本恍憶往事故記之云嘉靖戊午十月廿一日記 蒼潤軒帖跋

余所藏岑君碑得之吾鄉項氏尾有墨林先生書云宋搨歐陽率更正書明丁丑又八月十八日重裝共計五十五楮墨林項元汴珍藏按碑明是張景毓撰歐陽詢書而蒼潤軒題云唐業行寺主釋翹微正書攷金石錄則云釋翹微正書所異者作徵作微皆不言率更書竊謂元碑是率更書翹公當另書一碑耳余未得見翹公所書本獨怪率更所書本豈前人多未之見耶 元晦識

晉祠銘

行書　太宗御製并書　貞觀二十一年

唐得天下後太宗祠晉侯而為之銘晉侯者周唐拊後霸天下者也高祖起兵時嘗禱於晉侯之祠而以是報享之太宗製文并書全法聖教序蘭亭而縱橫自如但石理惡歷年多其鎚鑿之存者無幾耳 石墨鐫華

詳東周之世天王空寄諸侯力爭而夷狄復割據僭竊於外所幸齊晉二主創為霸國乃得終春秋而入戰國然栢未終世文開累葉況以同姓之親地捲北紀則周之不亡晉實留之居然一中興之業矣不幸六御瓜分多半異姓而周始零落晉之關於宇宙豈淺唐能褒功千古豈不允合人心乃以禱祠求助之私侈加崇奉寧是神明之胄所願受乎即御製御書不為光也然此碑自予收外游歷南北不聞有見之者則其視高宗他書更為難得亦所合寶

惜者乃指其私仍錄而存之以俟尚論君子采而覽之云 墨林快事

唐太宗自晉祠興師定天下貞觀二十一年七月御製碑文及銘勒石於拊虞祠東隅碑陰列長孫無忌蕭瑀李勣張亮李道宗楊師道馬周銜名後人覆之以亭而庸工以字畫上石稍淺遂剜而深之帝嘗自述作書之法惟求骨力骨力既得形勢自生不意為庸工改鑿而骨力形勢俱失矣予嘗五至祠下輒摩挲是碑既古興懷集少陵野老詩句文章千古事社稷一戎衣書於亭柱富平李因篤見而賞其工因遺書與余定交於其歸也拓銘一本贈之而書其後 曝書亭集

祠在今太原府西南四十里距今太原縣八里而今縣則古晉陽之故地唐時為并州為北都為河東節度使治昔人立廟於此以祀唐拊攷之北齊書已有其名而唐高祖起兵嘗禱於此冊府元龜太宗貞觀二十年正月幸晉祠

樹碑製文親書之於石今存祠中蓋晉之并都
甚大祠去城三四里亦在懸甕山之麓晉水之
所發源後人於此引池結亭架橋其上林木
翳然足為一方之勝其廟負山而東面者晉
水之神南面者唐叔之祠後晉天福六年封
唐叔為興安王臺駘為昌寧公而宋時又封
晉水為顯靈昭濟聖母飾為婦人之像今之
人但言聖母而不復知有唐叔為古先有土之君
矣水經注云昔智伯遏晉水以灌晉陽後

人踵其遺跡蓄以為沼〻西際山枕水有唐
叔虞祠水側有涼堂結飛梁於水上北史薛
孝通曾與諸人同詣晉祠皆居牀盡禮孝
通獨捧手不拜顧而言曰此乃諸侯之國去
吾何遠恭而無禮將為神笑是則當時之所
祀者唐叔非水神也祠前蓮花臺上有鐵人
四一紹聖四年一五年造俱完一弘治十一年一無
年月俱壞今之工不及古也
碑陰字體不一其上右方云司徒太子太師上柱

國趙國公臣無忌太子太保上柱國宋國公臣瑀
特進太子詹事兼左衛率上柱國英國公臣
勣光祿大夫刑部尚書上柱國鄖國公臣張亮
禮部尚書上柱國江夏郡王臣道宗太常卿
駙馬都尉柱國安德郡公楊師道正議大夫
守中書令太子左庶子兼攝吏部尚書護
軍臣馬周凡七行皆當日書者其餘則皆宋
人續題錯亂無次其空處又有洪武二年行
省參知政事楊憲題而絕無一唐人題者以

御書之碑不敢擅刻也他碑則唐人之題固
纍也
舊唐書東夷傳新羅王真德遣其弟國相
伊贊於金春秋及其子文正來朝春秋請詣
國學觀釋奠及講論太宗因賜以所製溫
湯及晉祠碑并新撰晉書將歸國令三品以
上宴餞之 三條金石文字記
晉祠銘貞觀間樹碑其年月記者亦有不同
而言太宗撰文并書則無異也墨林快事獨

謂為高宗書不知何據 光暎識

慈德寺舊宅詩

此唐太宗先後於故宅詩二首人以後題字有僧惠鑒書遂以詩而僧書殊不尔蓋天聖中已刻於种世衡必有所本今原搨即不存然跋語明稱字畫損壞復命工刊立而已未言改書則書仍舊體必矣即未可必為太宗手筆乃其修蔡不俗自非惡札其傃傃慕思之誠尚可見於彷彿罔攷古者所宜急想見者也唐一代書法之妙輝

掩千古自其立國之初已然矣余特為索其故更之非傳訛也 墨林快事

秦王告少林寺主教碑

今在寺中其文刻於裴漼碑之上方首曰太尉尚書令陝東道益州道行臺雍州牧左右武候大將軍使持節涼州總管上柱國秦王世民告柏谷塢少林寺上座寺主以下徒衆及軍民首領士庶等末曰四月卅日按舊唐書太宗紀高祖受禪拜尚書令右武候大將軍進封秦王加授雍州

牧武德元年冬拜太尉陝東道行臺尚書令尋加左武候大將軍涼州總管三年加拜益州道行臺尚書令七月總率諸軍攻王世充於洛邑則此乃四年之四月卅日也其五月丙寅則世充降而河南平矣世民二字草書特大乃太宗親書

按碑文行書

又按金石錄載唐太宗賜少林寺教書今書武德二年與此不同或別是一教 二條金石文字記

英國公李勣碑

行書 高宗御製并書

公陪葬昭陵碑文高宗製并書行草神逸楳流浚羊尤縱横自如良由文皇藏右軍墨跡如蘭亭之類極夥故其父子青宮萬機之暇一意橅仿以至此也碑首御製御書四字大類褚登善余曾至碑下見碑高大過房杜諸臣豈以陛下家事之一言而為是以報之耶 石墨鐫華

文皇以絶世之姿而字學又所留神是以凡有制作不偷不傍自章心得晉王問安之暇時所佩

服乃既無其天授兼歎、亦王力而竊、効之遂
沓拖断截僅存風流自賞之態視之尔日大
醉之貺不啻倍之恐不得聯翼異家難也然初
唐之主世以字名亦其貽謀之驗與高宗諸族
各有致而此又其白眉者況在黃屋因題而錄
之 墨林快事

贙廣韻作贙胡畎切獸名似犬多力出西海倒
一虎者非也五經文字亦云贙于犬反從二虎從貝俗
以二虎顛倒與說文字林不同此書用俗體倒

一虎而又缺一筆以避太祖諱今人不識之矣蘇文
舉開業寺碑亦用此體尔雅贙有力注出西海
大秦國有養者似狗多力獷惡沈佺期驩州
寄家人詩且懼威非贙寧知心是狼杜甫录
蘇源明詩不要懸黃金胡為投亂贙寄劉
峽州詩亂贙歸攀石饑鼯訴落藤注引炙
轂子載贙銘曰爰有獷獸厥形似犬饑則馴服
飽則反眼出於西海名之曰贙
梁昇卿御史臺精舍碑作贙一武一虎更奇

文選左思魏都賦蘙薈贙蘿蒻森李善
注引說文曰贙分別也此又一義 三條金石文字記

蘭陵公主碑

蘭陵公主太宗第十九女名淑字麗貞駙馬都
尉慶州諸軍事使持節慶州刺史扶風竇
懷悊太穆皇后從銀青光祿大夫上柱國竇
德素子也史書竇氏二十餘人無德素名而公
主傳但言悊為太穆皇后族子而已此碑亦可
以備史之缺撰者據金石錄為李義甫無書

者名姓而方整勁拔亦歐虞之流亞也 石墨鐫華

汝南公主墓誌

行楷 虞世南

昔人於永興率更書俱登品神妙間而往
往左袒永興余初不服之以虞之肉似未勝歐骨
蓋謂正書也晚得永興汝南公主誌銘草
一閱見其蕭散虛和風流姿態種種有筆
外意高可以並蘭亭詩叙治頭眼方畢莊
枯樹上游則非鄱陽薄冷險筆所能並駕矣

天后御製詩并書一通

王知敬正書 永淳二年 今在少林寺

知敬工草及行尤善章草入能膚骨兼有戈戟足以自衛毛翮足以飛翻若翼大畧宏圖摩霄殄寇則未奇也 書斷

知敬善隸草行評者謂如麒麟將騰鸞鳳欲翥翁 墨池編

夏日游石淙御製詩并序

薛曜正書 久視元年 碑在嵩山石淙崖上

右唐武后夏日遊石淙詩并序群臣和者一十六人河東薛曜正書久視元年五月刊於平樂澗之北崖斯游也新舊唐書本紀均未之書計敏夫唐詩紀事亦不載僅見之趙明誠金石録及樓大防集而已予友葉封井叔知登封縣事撰嵩陽石刻志始著於録顧删去九首覽者不無憾其闕漏康熙己卯九日獲披全文碑尚完好湯漶僅三字惟張易之昌宗姓名為人鑿去然猶可辨識也井叔纂語余澗壁面水必穴崖棧木乃可搴拓故儲藏家罕有之余性嗜金石文以其可證國史之謬而昔賢題咏往往出於載紀之外若賈竦華岳詩李賞恒嶽詩任要韋洪岱岳觀白蝙蝠詩三衢石橋寺李諲古風臨朐馮氏詩紀海鹽胡氏唐音統籤泰興季氏全唐詩集皆畧而不收斯碑亦棄而不録世遂莫知睿宗及狄梁公之有詩傳於今因為跋其尾 曝書亭集

岱岳觀造像記

泰山之東南麓王母池有唐岱岳觀今存小殿三楹土人稱為老君堂其前有碑二高八尺許上施石蓋合而東之其字每面作四五層每層文一首或二首皆唐時建醮造像之記周環讀之得顯慶六年一首儀鳳三年一首天授二年一首萬歲通天二年一首聖曆元年一首久視二年一首長安元年一首四年二首神龜元年一首景龍二年一首三年一首景雲二年三首開

元八年一首大曆七年一首建中元年一首其空
處又有唐代人題名書法不一東側面有詩一首
其下題名西側面題名亦有詩一首中二側面皆
無字唐碑於泰山者唯此及玄宗泰山銘蘇
題東封朝覲頌二文皆磨崖刻於山上而此
碑在山下以小而雙束故不仆書非名筆故摹
拓者少而獨完至今因歎唐時六帝一后脩齋
建醮凡二十許共此二碑亦異乎近代之每歲一碑
以勞人而泯沒者矣但不知趙德甫金石錄何
以不收恐古人碑記失傳者正多耳碑爲積土
所壅余來游數四最後募人發地二尺下而觀
之乃得其全文云

碑凡大周年者天作𠑺地作埊人作𤯔聖作𨲢臣
作𢘑年作𠡦月作𠥱亦作囝韻會以囝爲生字誤攷此碑及順陵碑囝字並是月字日作𡆠星作〇正作𠙺授作𥠢契苾明碑授作𥠢
初作𡔈唯履字無可攷疑是應字凡數字作
壹貳叁肆捌玖等字皆武后所改及自制字
其𨲢曆年記有云設金籙寶齋河圖大醮參

𡆠參古七字太玄經玄攡曰運諸參政玄棿曰棿擬
之二參方言曰吳有參娀之臺晉束晳玄居釋夕宿七娀之房王
莽侯鉦銘侯鉦重五十參斤是也後人不知妄於
左旁添數三點淺而大又稍偏知非一筆唐碑書七字亦有作漆者今世手書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漆十士張參五經文字七作漆後人省筆作柒柒即漆之草書趙古則謂以七漆二字合成造之非也山海經剛山多柒木水經注漆水下有柒縣柒柒柒溪字皆作柒今作柒又漆之省
舊唐書睿宗紀先天二年三月癸巳詔制勅表狀
書奏牋牒年月等數作一十二十三十四十字是
知前此皆借壹貳等字矣不知其始於何年
也
程大昌演繁露曰古書一爲弌二爲弍三爲弎蓋
以弋爲母而一二三隨數附合以成其字特不知單
書一畫爲一單書二畫三畫爲二爲三起自何
時今官府文書凡其記數皆取聲同而點畫
多者改用之於是壹貳叁肆之類本皆非數
直是取同聲之字借以爲用貴點畫多不
可改換爲姦尔本無義理若十之用拾八之用捌

九之用玖尤爲不倫 韻會捌破聲劉歆遂初賦石捌破之諂〻 亦有似可
相通者易之參天兩地左傳自參以上則往稱
地來稱會是嘗以參爲三矣 考工記鍭矢參分茀矢參分莊子參
月而後能外天下史記滑稽傳飲可八斗而醉二參並以參爲三 顏子不貳過士
有貳宗國不堪貳爲其與二爲副則貳之
爲二尚或可以傳會矣在顏師古時江充傳
固已訛大臺爲太壹又薛宣傳本曰壹笑
爲樂而俗本乃改壹笑爲壺矢是此時一
已爲壺矣若元本不用壹字則一字本一畫

何緣轉易爲壺也又今漢書凡一字皆以壹
代 詩壹醉日富壹者之未大學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周禮典命其士壹命公羊家二十九年傳許
夷狄者不壹而之 則一變謂壹已在師古之前矣 冊府元龜
謂叙傳班壹當作一流俗本改壹爲誤洙也 然而古今經史凡書千百
之字無有用阡陌之阡伯狮之伯者余故疑舊
本不曾改少畫以從多畫也然不能究其起
自何時
洪氏容齋隨筆曰古書及漢人用字如一之
與壹二之與貳三之與叁其義皆同鳲鳩序

剌不壹也又云用心之不一也而正文其儀一兮表
記節以壹惠注言聲譽雖有衆多者節以
其行〻大善者爲謚耳漢華山碑五載壹
巡狩祠孔廟碑恢崇壹變祝睦碑非禮
壹不得犯而後碑云非禮之常一不當則
一與壹通用也孟子市價不貳趙岐注云無
二價者也本文用大貳字注用小二字則
二與貳通用也易繫辭參天兩地釋文云
參七南反又如字音三周禮設其參注

參謂卿三人則三與叁通用也
冊府元龜文宗大和二年十月詔天后所撰十
二字並都書其本字今按景龍以後碑志
之文同皆書其本字矣不知何以復有此詔
六條金石文字記

昇仙太子碑
行書 天后御書 聖曆二年 今在偃師縣
南三十五里府店 緱氏山本廟
武曌溪橫千古而亦假借条翰天之生才於

彼何其不斬也此文未必真出后手當是北門
學士語碑首昇仙太子之碑六大字飛白書
作鳥形亦佳飛白書久不傳於世此其僅存
者耳 弇州墨跡跋
武氏牝晨淫革唐鼎此書遂欲亂千古同文
之治噫何其甚也文似北門諸學士手筆意
軟媚無鉄雄々悍馬時意忌氣且既為太子
立碑而以蓮花六郎稱之後身得不䙝千古
青簡耶為之一笑 弇州山人稿

唐武德肆訖立國規模未定太宗力行仁義
而未純繼以高宗之昏前徵幾墮得武曌剛
明精密之心思整頓二十餘年而後海內貼然
馴致高嚴百濟一々收服以隋廣之强自覩之
武不能得者以一婦人竟其績即其崇武抑
李不無大罪而有功於唐則多矣觀其詞
筆之美不遜文皇寧非天挺之豪乎三郎不
知妄作遂以亡唐論者貴有目力耳 墨林快事
磨崖紀太山銘

八分書 明皇御製并書
記太山銘唐開元帝製及手書相傳燕許脩
其辭韓史潤其筆以故文頗雅馴不猥弱
隸法雖小變東京最為穠勁饒古意余嘗
游其地度天門造碧霞宮浮雲霧中此銘
獨燁然有龍翔鳳翥之態已參軍搨得
一本以示予々既讀而愛之然竊有慨於帝之
侈心也未有蝕蠹入焉當時天下幾小康帝
意以前薄秦皇漢武不足道而不知太真林

甫國忠祿山之徒固已乘其侈而入之蠹矣參
軍得浯州中興頌當時置墨池傍閱之其
治亂始末有大足相發者噫嘻可畏哉
記太山銘者唐玄宗皇帝御撰及書字徑
可六寸許雖小變漢法而婉縟雄逸有飛
動之勢余嘗登太山轉天門則見東可二里
穹崖造天銘書若鸞鳳翔舞於雲烟之
表為之色飛既摩挲久之惜其下三尺許為
搨工人惡寒篝火焚蝕遂缺百餘字傍有

蘇丞相題東封頌正書閩人林煒以四大字刻
其上惡札題名縱横漶滅不可讀悵然而下
後人事〻可憎殆不特此 二條弇州山人稿
玄宗御製并書文詞雅馴而分隸遒逸婉
潤最爲得意之筆刻在太山高崖字大
六七寸石方三丈極不易搨王戶部堯年爲
彼中司理見餉一本如獲明珠 石墨鐫華
唐初諸人隸石猶畧存漢法如孔廟諸碑是
也至玄宗而始一變力趨豐艷漢法蕩然矣

所書太山銘字大七八寸雄偉可觀絶勝他書
是其最得意筆 銷夏記
余所收有三本其二本有缺文王弇州所云爲
火焚蝕遂缺百餘字是也其一本無一字損
壞鋩鑯俱全當是舊搨無疑 光暎識

御注孝經

唐玄宗書孝經後有太子亨右相林甫左相
適之等題名韋鄖公陟稱彭城縣男蓋自吏
部侍郎出爲河南採訪始襲公爵此本封
耳韋斌封平樂郡公可補本傳之闕書法
豐妍勻適與太山銘同行押亦雄俊可喜當
其時爲林甫所蠱媚極矣猶知有是經耶
三子同日就隕屬鏤南內淒凉厭食厭代
唐家父子如此循覽遺跡爲之悲慨 弇州山人稿
此碑四面以蟠螭爲首鐢嵌精工故非後世所
能開元帝書法與太山銘同潤色史惟則老
勁豐妍如泉吐鳳爲海呑鯨非虛語也後有李

齊古表行書亦往同勒諸臣名字〻不草〻
至如行押數十字尤豪奕可喜乃知前代帝
王留心翰墨如此 石墨鐫華
前第二行題曰御製序并注及書其下小
字曰皇太子臣亨奉勅題額其額云大唐開元
天寶聖文神武皇帝注孝經臺後有天寶
四載九月一日銀青光祿大夫國子祭酒上柱
國臣李齊古上表及玄宗御批大字草書
三十八字其下有特進行尚書左僕射兼右

相吏部尚書集賢院學士修國史上柱國晉國公臣林甫光祿大夫行左相兼兵部尚書知文館學士上柱國渭源縣開國公臣李適之等四十五人姓名惟林甫以左僕射不書姓（舊唐書王琚傳載李綽疏云左右僕射師長庶僚開元中名之宰相表狀之中不著其姓宋周必大二老堂雜志曰祖宗朝宰相官至僕射勅後乃不著姓他相階官自吏部尚書而下皆著姓）中間人名下擁入丁酉歲八月廿六日紀九字是後人所添是歲乙酉非丁酉也又末六人官銜下不書臣亦

可疑

孝經疏序曰孝經河間顏芝所藏因始傳之於世自西魏及魏歷晉宋齊梁注解之者殆及百家至有唐之初雖備存秘府而簡編多有殘缺傳行者惟孔安國鄭康成兩家之注并有梁博士皇侃義疏播於國序然辭多紕繆理昧精研至唐玄宗朝乃詔群儒學官俾其集議是以劉子玄辨鄭注有十謬七惑司馬堅斥孔注多鄙俚不經其餘諸家注解皆榮華其言妄生穿鑿明皇遂於先儒注中採摭菁英芟去煩亂撮其義理允當者用為注解至天寶二年注成頒行天下仍自八分御札勒於石碑即今京兆石臺孝經是也（二條金石文字記）

玄宗御注道德經

唐石臺道德經開元二十三年道門威儀司馬秀等請於兩京及天下應脩宮齋等州皆立石臺刊勒其經文御書其注皆諸王所書群臣請立道德經臺奏答并書注諸王

列名附唐玄宗諸子十三人字皆一體（集古錄）

唐玄宗注老子道德經開元二十三年用道門威儀司馬秀言令天下應修宮齋等州皆於一大觀立石臺刊勒邢州故有龍興觀開元二十七年刺史李質立石摹勒如制至宋端拱初觀臺已廢沒知州軍事何纘始修復之鐫記於臺左方余至邢州龍興觀已廢僅存半畝之宮先有尼居之前太守徐衍祚改為社學石臺尚存隱於屋後人少知之者千

年之物莫知愛惜計亦不能久矣 歸震川集

涼國公主碑

右涼國長公主碑小許公𥘉而開元帝御書〻法過肥然點畫間自有異趣要自唐變此體帝為最也碑𨻶大半可讀攷之唐史睿宗第六女字華莊始封仙源下嫁薛伯陽今碑內封爵先後同而字乃從花粧非華莊也又稱歸故丞相虞公溫彥博曾孫曦及攷彥博傳曾孫曦尚涼國長公主伯陽傳尚仙源公主坐父稷誅流嶺表自殺然則公主固嫁薛伯陽再嫁溫曦史遺曦而碑諱伯陽也 弇州山人稿

此蘇頲撰開元帝令書帝書潤色史惟則而此碑稍肥要之一變漢法者也公主碑名花粧史作華莊先封仙源嫁薛稷子伯陽伯陽坐父稷流嶺表再嫁溫彥博曾孫曦史遺曦不書而碑諱不言伯陽 石墨鐫華

今在蒲城縣其文有云開元十二載八月辛丑薨於京永嘉里第按唐書天寶三年正月丙

辰朔改年為載而此在其前二十年已云載矣蓋文字中偶一用之後乃施之詔令符牒耳 金石文字記

金剛經碑

王知敬正書

任君碑

碑在汾州府南門外二里文侯村任君名恭官至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臨濟縣開國男貞觀十七年二月卒夫人鄭氏其文有曰未挂東都之冠先還北墉之首按論語伯牛有疾注禮病者居北牖下仁山金氏曰牖字誤當作墉室中北墉而南牖墉墻也 金石文字記

棲霞寺明徵君碑

正書 高宗御製 高正臣書 上元三年

舊唐書明崇儼傳累遷正諫大夫特令入閣供奉崇儼每因謁見輒假以神道頗陳時政得失帝深加允納潤州棲霞寺是五代祖梁處士山賓故宅帝特為製碑文親書於

石論者榮之今按此碑高正臣書史家以御製
并訛爲御書耳 金石文字記
上元縣攝山佛寺明徵君碑其文唐高宗御
製書之者高正臣也碑立於上元三年徵君者
蕭梁處士山賓寺其故宅高宗以山賓來孫
崇儼入閣供奉特爲撰文勒之於石石至今
猶完好 曝書亭集
右高宗御製高正臣書王知敬篆額碑陰
有棲霞二大字乃大中庚午歲立今碑乃景

子此即米芾所謂手序一文王讀盡上元記
者書自聖教序中出極有風骨可愛 蒼
潤軒帖跋

封祀壇記

正書 武三思撰 薛曜書 登封元年

于志寧碑

正書 令狐德棻撰 子立政書 乾封元年

右唐于志寧碑以致唐史列傳其微時所
歷官史多不書今亦不復錄錄其尤著者碑

云大業十年爲清河縣長而傳云爲冠氏長
碑云自中書侍郎遷兵部郎中授蒲州
刺史不赴後爲衛尉卿判太常卿事以本
官兼雍州別駕遷禮部尚書而史皆不載
中云自侍中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
三品頃之兼太子少卿遷太傅顯慶四年以
老乞骸骨詔解僕射更拜太子太師仍同
三品今以碑致之其初拜僕射也未嘗領中書
門下三品至罷僕射乃爲同中書門下參

謀朝政皆史家之誤又按百官志唐初宰相有
參議朝政參預朝政參知政事其後有同
中書門下三品同平章事永淳中遂以平
章事入銜而獨無參謀朝政之名蓋惟見於
此耳 金石錄

涼國公契苾明碑

正書 婁師德撰 殷玄祚書 今在咸陽縣

以武氏僭竊之年載亂賊蠢譎之字此纖碑
也收之當愛其字而忘其惡邪是不然扶

餘高句麗等國隋廣富强之世太宗英武之主悉
折服之而不能一得志者后能以夷狄歸順之
才驅疲敝渙散之卒勝而敗敗而復勝卒踵
理其地而歸之版圖雪千古之憤蓋其開創
之畧故能籠絡駕馭不郵不疚竟底於成
立此碑所述平涼土又其小小者耳後世曆數
一統之君問學雄傑之辟能闖其藩籬否
其人固窮兇極惡其畧固可取也監古者取
其畧用之不勝於師蛛之絕蝗之谷乎况其

有功之佐又烏可廢也 墨林快事
此碑立於先天元年十二月乃玄宗受禪之後
而碑猶用武后字又明父何力吏作何而此碑
作河又其中特勤字再見皆特勒之訛按
北史突厥傳大官有葉護次特勤通典同温公通鑑攷
異曰諸書或作勅勤今從新舊二唐書廻紇傳依託高車臣屬
特厥近謂之特勤無君長契苾何力傳父
葛隋大業中繼爲莫賀咄特勤隋書高
祖紀突厥雍虞閭可汗遣其特勤來朝李

崇傳突厥遣使謂崇曰若來降者封爲
特勤吏傳中稱特勤者甚多此乃作特勤
又柳公權神策軍碑亦云大特勤嗢沒斯此
皆書者之誤若其中有玄玉質金相作葙
薦揚字前从木後从才又其小失也 金石文字記

李靖上西岳書

世傳扶餘國事類若劍俠而衛公從之似以任縱
自喜然攷其行事則動以禮法自約又若老
書生此書豪武自將亦既放矣或疑其僞

將其暴侮神羞求合於杳冥者爭亦當時
憤激感慨豪氣未除而然耶劉餗嘗言衛
公訴神且請告以官位所至詞色抗厲後有
聲曰僕射好去後果如言此書殆似或真有
是邪將後人因此附益之乎餗在開元中其
說似有據若可信也 廣川書跋
此好事者誣衛公而爲之書詞可笑而劉餗
言衛公訴神且請告以官位詞色抗厲後有聲
曰僕射好去顧不見後果如言以此觀之真

有是書耶又小說載公射獵行雨事殆異人不可以常理論也書三種潞州者崇寧間刻藤縣者紹興間刻西岳廟則近刻筆亦遒逸王元美稱之當是潞州本藤縣者不及近刻又下矣 石墨鐫華

右唐李衛公布衣時上西岳書真跡蓋厭隋亂已極負濟世之志奮欲有為而咨之神明之辭也士重乎立志養氣衛公此書志已先定而氣蓋宇內矣是以卒能輔明主而建功業焉其書亦佳石刻在廣西余得之劉長吾僉事云 東里集

世傳李衛公未遇為文告西岳神意在取天下次則擇主而仕若微時預以帝王自許者然致之史衛公初仕隋為殿內直長尋為馬邑丞唐高祖擊突厥衛公察其有非常志乃自鎖上急變新舊唐書所載略同可謂不知天命之尤者亦安得於未遇時逆知為唐佐命出入將相乎其事雖見李肇國史補而告文不知何人所作其云斬大王之頭焚其廟宇此豈衛公之言昧者從而刻之石按歐陽趙氏所錄皆無之蓋近代作偽者為之真妄男子也 曝書亭集

集王右軍書聖教序記

此碑爲百代書法模楷今時尤重搨者無慮日風骨銛鐵俱無存者形似耳然其筆法隱然可尋余曾見舊搨十數本獨長安一田生本爲善今已爲按察僉事劉公餘澤索去餘皆不及也余所收本乃二十年前物較之今搨猶勝真可寶惜 石墨鐫華

書苑云唐文皇製聖教叙時都城諸釋諉弘福寺懷仁集右軍行書勒石累年方就逸少真跡咸萃其中今觀碑中字與右軍遺帖所有者纖微克肖書苑之說信然然近世翰林侍書輩多學此碑學弗能至了無高韻因是目其書爲院體由唐吳通微昆弟已有斯目故今士大夫玩此者絶少然學弗至者自俗耳碑中字未嘗俗也非深於書者不足以語此政和四年四月長睿書 東觀餘論

聖教序雖沙門懷仁所集書然從高宗內府借右軍行筆摹出備極八法之妙真墨池之龍象蘭亭之羽翼也余平生所見凡數十百本無踰於此者其波拂鉤磔處與真跡無兩當是唐時搨本耳去歲嘉平臘得此本今年伏中復得定武蘭亭爲自快自賞者久之窮措大餘生一何多幸耶

聖教序未裂本子往往得之多爲人乞去而留其頗佳者此亦其一也懷仁既善書又從

文皇借得真跡摹出以故雖不無偏旁輳合而不失意他集右軍書者未盡爾也二條 古今法書苑載王世貞說

世之所以重藏序非重懷仁也以右軍之精神在也右軍之精神一寄於石而懷仁即可以爲世寶則夫古搨之全者一筆一畫右軍之遺意與懷仁寤寐追維之極思一舉而收之豈非千古之尤物學此道者所當以頂踵奉之者哉 墨林快事

懷仁真跡在余家一紀餘未嘗展觀今乃臨
石本政如漢元殺毛延壽
每以懷仁聖教序書有蹊徑不甚臨仿欲
用虞永興法為之方於碑洞習氣有異此
冊亦其一也苦不能竟耳
古人摹書用硬黃自運用絹素此卷首有
宋徽宗金書標字與內景經同一黃素知
為懷仁一筆自書無疑書苑所云雜取碑
字右軍劇迹咸萃其中非也黃長睿書

卷八 三

家董狐亦以書苑為據恨其不見真跡輙隨
人言下轉耳
此書視陝碑特為姿媚唐時稱為小王書若
非懷仁自運即不當命之小王也吾家有宋舍
利塔碑云習右軍書集之為習正合余因此
自信有會 四條容臺集
集右軍書聖教序心經今前後閱數十本獨
此舊搨本不失筆意最佳耳此序為唐文
皇記為高宗作今以冠藏經蓋敘記僧玄

奘求法事也始奘於武德末乞往西佛地取經
不許乃私從一賈胡闌出邊亡何胡棄之去幾
死獨身越五烽詣高昌王傳致西突厥可汗
歷十餘國而抵嬀摩從胡僧戒賢習大乘論
譯經語又之中天〻竺戒日王所說法積十八
年而以二象馱夾經像還至涼州上聞手詔
飛騎迎之令安夏阿蘭若譯經行世而父
子相率為序記侈大之噫彼高宗者固耳
豈文皇之雄畧豪氣而遂衆沮不振至此耶

卷八 四

彼其志得而無所事〻意慘而感慨係之不
之於長生則之於因果無足怪也奘既托之
文皇懷仁又託之右軍以不朽其業即令達磨
師見之不喘一笑耳右軍真跡固多第自稧
帖外不應行法大小勻整乃尒且梵字多所不
備其小〻展縮偏傍輳合所不免也
聖教序書法為百代模楷病之者第謂其結
體無別構偏傍多假借蓋集書不得不尒仲
蔚謂出文皇手又經于志寧等潤色不無失

真是不知咸亨中沙門懷仁摸集勅石而心
經末有志寧等潤色題字蓋玄奘方於洛中
總譯西域所齎經藏以志寧等領其事故
云尔唐世寫相有兼譯經潤文使者即
其職也又唐藏經卷尾皆有諸公名姓此
何與於書而仲蔚乃以是病之陋一至此乎
褒毋爲之失笑 二條弇州人稿
王知撰曰序中如金容掩色心經中色不異
空〻中無色諸色字於草法合至空不異

色〻即是空〻即是色無色聲香味觸法
諸色字乃色字集書者誤以此作色耳觀
天地苞乎陰陽苞字下體文抱風雲之潤抱
字右邊自見而昔無言及之者 金石文字記
懷仁聖教叙乃集右軍書宋人極薄之呼爲
院體院中人習以書詰勅士大夫不學也趙子
固云其中逸筆不知懷仁從何處取入使人
未學他書先學此殊爲可惡乎固深於書
學者故其言如此至近時乃大不然視此帖

不斷本如懷寶收藏家學與不學俱購求一
本以修人而秦中士夫爲甚有著金石史者謂
聖教叙較定武蘭亭相絕千里可爲噴飯
真所謂夜郎王不知漢大彼亦未見真定
武耳蘭亭是右軍第一妙跡定武是蘭
亭第一妙本不特此也即宋所臨諸本無不
各具一風格陸子淵所謂原本既高得其一
枝半節無不善者人能學一分即得一分
之力無不卓然大雅惟一學聖教序則渾身

板俗即唐人吳通微諸能書者亦受此累
況其他乎黃長睿云學勿能至自俗碑字
未嘗俗夫碑字不俗何以學之輒俗使學
蘭亭者有是乎長睿深於書學者失
言矣余初得一不斷本繼於故內復得此本
更完好字法纖毫畢具蓋唐搨也秦人王
文含見之歎不釋手 銷夏記
按董文敏容臺別集云〻聖教序是懷仁
書矣懷仁既奉勅書宜云僧懷仁奉勅

書何篤名右軍若奉勅集右軍書又不得自
書文敏言懷仁真跡在其家恐未必是真跡
即使是真跡當是懷仁集書之後另書豈
可據此疑集書原本鄧洸文恪跋所臨蘭亭
後序云古人集字之工如出一手他帖不多見唯
聖教序及此序耳董宗伯謂懷仁乃右軍
後裔習其祖之筆法流傳既久遂以習爲集
不知何所攷據則文敏所言懷仁真跡文恪
亦不以此爲據也 光暎識

慈恩寺鴈塔褚河南書聖教序記
褚河南書本學逸少而能自成家法然疎瘦
勁鍊又似西漢往往不滅銅筩等書故非後世
所能及也昔逸少所受書法有謂多骨微
肉者筋書多肉微骨者墨豬多力豐筋者聖
無力無筋者病河南豈所謂瘦硬通神者耶
廣川書跋
此以序與記分刻二碑於慈恩寺塔下分東西
兩龕置之風雨與童牧俱不能及是以能久而

不毀書法遒健然用筆輕細后署永徽四
年書似不及同州本 石墨鐫華
此長安本也筆法老幹簡勁有不可屈之
色而形態朴野似以貧賤驕人者可敬而
不可狎造其妙可以高揖貴人而學之未
至覺粗直可憎蓋喜甘惡苦所從來矣
墨林快事
三藏聖教序世傳二本予嘗評之以爲王
書如千狐聚裘痕跡俱無褚書如狐貍蠱吐

絲文章具在然今藏書之家右軍之刻多
有而中書之搨僅見簡翁此帙紙墨兩
精原溥可以傑矣 蒼潤軒帖跋
趙崡曰據張茂中游城南記云寺廢毀殆盡
惟一塔儼然則今寺亦非唐舊而塔自宋熙
寧火後不可登萬曆甲辰重加脩飾施梯始
得至其顛求記所謂唐人墨跡蓋郭舒元
輿之類皆不可得塔下四門以石爲桄桄上唐
畫佛像精絕爲游人刻名侵蝕可恨東

西兩龕褚遂良書聖教序記尚完好而唐人題名碑刻無一存者問之僧云塔前元有碑亭乙卯地震塔頂墜壓爲數段今已失 金石文字記

長安慈恩寺有河南所書聖教序記今爲二碑嵌雁塔門東西兩傍最完好序云永徽四年十月十五日建中書令臣褚遂良書記云永徽四年癸丑十二月十日建尚書右僕射上柱國河南郡開國公臣褚遂良書此是同州名還後筆稱臣者以御製文非奉勅書也 銷夏記

同州褚河南書聖教序記

余舊藏褚登善聖教序記婉媚遒逸波拂處虬健如鐵線蓋善本也後陝省致一紙輊弱不足言或以爲翻刻或以爲有二本第俱有可疑者舊藏本稱龍朔三年建按遂良以永徽六年貶潭州顯慶二年從桂州未幾貶愛州歲餘卒蓋未嘗生及龍朔也豈遂良嘗書之至是始摹搨上石耶陝省本則云永徽四年中書令臣褚遂良書攷之本傳宰相表遂良貞觀末爲中書令後罷永徽三年以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四年進尚書左僕射疑皆後人附益之耳 弇州山人稿

此以序記并書一碑在同州遒逸婉媚波拂處虬健如鐵線后署龍朔三年書似勝慈恩本

聖教二碑王元美攷年代官品以爲不合署名處疑皆後人附益是但元美未嘗至關中遂不知二碑所在耳余又按玉海太宗製聖教序高宗爲太子又述記并勒置慈恩寺浮圖永徽四年十月褚遂良書則大塔本似是真跡而同州本反勝何也 二條石墨鐫華

按舊唐書褚遂良傳永徽元年出爲同州刺史三年徵拜吏部尚書顯慶三年卒於愛州至龍朔三年則遂良之亡已五年矣恐是後人追刻也王弘撰曰碑後有大唐褚遂

良書在同州倅廳十字當是後人補書其書
法亦徵不類 金石文字記

同州河南所書聖教序記其慈恩寺大小畧同
而同州饒骨意思饒韻如出兩手而同州尤
有墜石驚雷之勢後云龍朔三年癸亥六月廿
三日建大唐褚遂良書在同州倅廳按公永
徽元年庚戌出爲同州刺史三年還朝六年
貶潭州顯慶二年貶愛州三年戊午卒於貶
所至龍朔癸亥卒已六年蓋非手書上石

者公殁同人不勝桐鄉之思復摹刻官所寘
記所建歲月初不計其存亡其兩地字跡不
同者摹手異耳 銷夏記

此碑書龍朔三年是時褚公已五年矣似屬
可疑按雁墖二碑皆稱臣某此碑直書姓名
而不稱臣王弇州所云褚公嘗書之其後模勒
上石者容或有之銷夏記金石文字記皆擬
爲追刻誠是余於雁塔同州二刻之外又得
一本年月同雁墖本而字法不同碑已有
斷蝕處不知此碑在何所諸評論者皆不之及
焉蒼潤軒帖跋論褚公真書聖教之後又
一條云褚公行書聖教序碑立於懷仁集右
軍書時蓋是咸亨三年然則褚公聖教序
實有四本又金石録載有王行滿正書聖
教序并記在顯慶二年余亦收得一本 先
睨識

王居士塼墖銘

上官靈芝撰 敬客正書 顯慶三年十月

近出終南山楩梓谷土中 金石文字記

騎都尉李文墓志

碑曰公諱文而不言其姓蓋石斷而亡其半尔
文休承題其額曰李將軍碑考唐書及集古
録金石録碑目皆無李姓名文者人無可紀
史不悉載天下碑闕至多歐趙不能兼收
理或有之第碑又曰夫人李氏禮不娶同姓
則文似非李也唐初功臣率多賜姓而碑敘
官閥有曰開國承祀得非先娶李而後亦

賜姓者與休承素稱博洽且不輕妄余是以疑之 金石評攷

同里曹生仲經嗜金石文手拓同州李君碑示余紙墨精善對之眼明碑未詳書者姓氏觀其峻利秀逸非王知敬殷仲容不能造詣及此李君諱文字緯東漢以後字必以兩字稱一字者罕矣載於唐書房玄齡字喬顏師古字籀李勣字師李琇字琇張巡字巡郭曜字曜宇文審字審李愃字祚

李絛字堅實思仁字恕張義方字儀此外不多見也 曝書亭集

太宗文皇哀冊

正書 褚遂良撰并書

哀冊褚固宜有書乃字法太稚而治雖河南降格而為之亦不至是後人臨仿不可知要不可據以為登善之正果也 墨林快事

褚河南書哀冊刻於吳江史氏余疑為米南宮所臨以其時出米老腳手故也又常獲觀褚書枯樹賦見寬貲真跡與此體不類且米跋尾蓋其晚年語意實有未盡必求售者剪棄後語以冒褚名而希厚價尓觀陳字微跋惟南宮知之以下數語可見 金石評攷

天台唐君國器嗜古如嗜利近於汴梁市中購得褚登善所摹唐太宗哀冊文一卷舊嘗藏相臺岳珂倦翁家後有北燕喬簣成所題定為唐人書唐君既自識其左復請瀟一言之瀟聞唐故事哀冊國之大典也非職載

筆至司鈞衡者不敢為之登善自貞觀二十二年九月己亥為中書令二十三年三月丁卯太宗不豫四月己亥幸翠微宮五月己巳崩於含風殿庚午奉大行御馬還京師當是時登善秉政中書繹熙帝載者已九月哀冊必屬之益無疑也此卷當為命藁之第二故於二十三年下闕歲次己酉五月甲辰八字嗣皇帝下不書治字家傳緝雲下無高祖配天又有慶八字迴悲風於長下闕術字然特

其闡文耳徵之大詔令羅國琬琰集文粹文苑諸書其改又各有同異殆不能悉數也濂竊按正史雜史咸謂太宗以八月庚寅日葬與大詔令等書並同庚寅則八月之十八也今獨書爭則是月之二十八日不知何以有一旬之差將史誤耶或藁本之筆訛也嗣皇帝之名不書懼僭也其理固當太宗之崩既書二十六日己巳矣年月甲子初何足隱諱而懸空之耶尤有不可得而曉者相去七百餘載其事不可臆度未可以遽言也若論字畫當爲登善所書登善初師虞世南晚入右軍之室故唐之能正書者僅二十八人而登善居三四之間此卷溫潤以虞其結體則多法右軍世之人徒見登善所書或與薛稷類者遂疑之殊不知先哲有兼人之才而其作字初不拘一體張顛善草書至其小楷極端謹有法傳其學者惟顔真卿得之亦觀登善者宜以是求之實成雖雖能覽古其言似不足徵也

國器尚永寶之翰林學士金華宋濂題 潛溪集

褚河南書太宗哀册文曾得之先友登州教授郭敬守先生書家論古名賢遺跡河南傳世之佳者三龕碑兒寬贊及此帖耳三龕碑未得見嘗見會稽鄭宗經有兒寬贊墨跡真妙絕此帖亦今世所罕見者余家諸帖此當爲冠 東里續集

晉宋間人以風度相高故其書如雅人勝士瀟灑醖藉折旋俯仰容止姿態自覺有出塵意陵夷至于中唐法度森然大備而怒張挺劒之氣亦已露矣唐初諸賢去古未遠故猶有晉宋遺風觀諸公所書哀冊豈後人所可髣髴哉古人所爲常使勝於法而後世嘗法勝於意意難識而法易知顔柳之書余一見即知其美此書八九年中凡三見矣今始識其用意之妙正猶有道君子泊然內運非久與之居不足知其所蘊也 遜志齋集

倪寬賛
褚書本和易妍美聖教記序可見巳緣中
有絲披老筆人遂目以枯澁而譌傳之深可
惋歎此賛用意細貼運筆輕活而一種老
成尤自不可及盖褚書中之最合作者 墨
林快事

枯樹賦
昔賢之彸字之琤琤成名者褚枯樹其一也屢
經翻摹精神如在况以元美先生付之良工固
巳足淵海内之志矣吳興、廸之以圖畢安蛇足
况繼之以臨能無虎皮集為一卷殊添河南
之妍此不必容賛惟深感於此賦之遇也 墨
林快事

枯樹賦故龍圖閣壽春魏公家傳云褚河
南書其卷末題識亦云貞觀四年為燕國
公書而無書人姓名按徐浩書品云中宗時
中書令宗楚客恩倖用事嘗賜二王真跡
二十軸因製為十二屏以褚遂良枯樹賦為
脚大會群賢張以宗之薛稷崔湜輩見之皆
磨食歎息驗此賦河南書明矣然既用作
屏而今本乃横卷豈非後之好事者重裝
背以便緘藏耶抑河南書此賦自有別本
耶不可復知也觀其筆力遒媚頗逼二王非
河南不能為也而學者多云燕公于志寧也
按志寧曾祖謹仕周開國封燕志寧貞觀
末始襲祖封而此賦乃在未封前豈當時公
卿自有封燕者而史失其傳耶或志寧

嗣封當在前而書傳記之誤耶又不可得而
詳也余愛玩其書因究其本末於後蘇魏公集
右枯樹賦世皆以壽春魏氏為真丹陽蘇丞
相雜識之墨帖既藏魏氏今所傳蘇丞相跋
尾者亦模勒也至或以雍直所臨仿為魏本
而系蘇跋其後余此本得之晉汶陽梁正
壽正壽雅好筆墨且自精賞魏鄭公嘗云
褚河南下筆遒勁甚得逸少體資此本皆
蘭亭筆法識者寘云開封丁禹錫毗陵胡

永之以勒石大野晁无咎記 雞肋集

景龍觀鍾銘

景龍觀者中宗所作景雲二年睿宗為之鑄鍾也正書而稍兼篆隸奇偉可觀鍾今在西安府城鍾樓 墨林快事

睿宗景龍觀鍾銘楷書帶有隸篆然文弱如書生知其廉廉不振也且書各有體不得混如大小篆即楷也寫楷者亦惟用其法而不用其象故佳況楷豈可兼篆乎閑李仲璇孔廟碑忽楷忽分忽篆令人噴飯睿宗殆襲其跡耳 銷夏記

景雲觀在脩業坊見宋次道長安志鍾銘睿宗景雲二年所撰并書字體與順陵碑文畧似猶有八分遺意間雜篆法姿態橫出妙品也由唐以來歷年既久當時古跡高臺已傾曲池已平殘碑斷碣僅存千百之一而睿宗之書獨留至今無恙鍾虡不移亦事之希有者也 曝書亭集

初唐人作字尚有八分遺意正書之中往往雜出篆體無論歐虞諸子即睿宗書亦如此猶之初唐律詩稍似古風平仄不盡穩順開元以後書法日盛而古意遂亡遂以篆楷為必不相通分為兩部然而蚩之從屮巴屮之从巴黍之从分薛之从省虛之從业昆之从析出益之从横出此見行於今代者而不察其為篆也詩篇書法日以圓熟而俗筆生焉亦世道升降之一端矣 金石文字記

菩薩戒本碑

高駢正書 大曆十三年

太宗廟碑

孫九鼎撰 天寶元年

雲麾將軍李思訓碑

行書 李邕撰并書 在蒲城

李北海翩翩自肆乍見不使人敬而久乃愛之如蔣子文倪健好酒骨青竟為神也吳興習之加媚似猶未得其道此雲麾將軍

碑尤著者將軍名思訓畫品在神妙間碑
辞絶不之及豈古人以藝為諱耶 弇州山人稿
北海書逸而遒米元章謂其屈强生疎似為
未當此碑是其得意者雖剥蝕過半而存
者其鋋鐵凜然碑在蒲城楊用修謂已斷
正德中劉逺夫御史以鐵束之又謂已亡朱
秉器又謂良鄉亦有此碑蒲城者趙文敏
臨書令蒲城碑尚在未斷無有鐵束事且
蒲城李思訓葬處北海真跡的非文敏所

能良鄉本肥媚文敏書無疑楊朱二公未嘗至
蒲城而朱公尤為瞽斷 石墨鐫華
李北海書法獨步當時李陽冰許之為書中
仙手趙子昂精心慕習遂亦獨步於元故模
搨日廣以至碑碎字削後為俗工懼其滅沒重
加脩治謂之洗碑典則由是蕩然矣 金石評攷
此碑久壞不但字之完者日少而畫亦日澗殆與
李他碑經重拓者相類全非公瘦硬古真
本色矣 墨林快事

李思訓碑為北海最妙之跡今殘剥已甚余
所收者止缺二三字宋以前搨本為趙文敏故物
其題簽乃手書也北海有兩雲麾碑一李
思訓一李秀官同姓又同思訓碑在陝西李秀
碑在良鄉石墨鐫華以為一碑且以北碑為趙
文敏所臨誤矣良鄉碑不知何時入都城宛平
令掘地得六礎洗視之乃秀碑也建古墨齋
貯之不知又何時移至少京兆署中止存二礎
矣 銷夏記

雲麾將軍李秀碑 在良鄉
右唐李秀碑李邕撰并書碑在幽州按明
皇以天寶三年改年為載今此碑元年正月立
而稱元載何哉 金石錄
李秀碑僅存二伯許字漫漶不可讀曾於海
上顧氏得全本雄秀異常用其意書此論
董思白書樂志論䟦
孫承澤春明夢餘錄曰李秀字玄秀范陽
人以功拜雲麾將軍左豹韜衛翊府中郎將

封遼西郡開國公開元四年卒葬范陽之福
祿鄉此碑爲靈昌郡太守李邕文并書逸
人太原郭卓然模勒并題額李北海有兩
雲麾碑一爲李思訓碑在蒲城一爲此碑其
官同其姓同也趙子函秦人未見此碑其著
石墨鐫華乃以爲一碑又以此碑爲趙子昂
所臨誤矣碑不知何時入都城萬曆初宛
平令李蔭署中掘地得六礎洗視乃此碑
存者百八十餘字碑首存唐故雲三字因築

室砌之壁間名曰古墨齋後移少京兆署中止
二礎其四礎相傳萬曆末王京兆惟儉携之大
梁　金石文字記
黎民表古墨齋記云良鄉縣有雲麾將軍碑
舊置官廨不知何時爲校官裂爲柱礎墨本
遂不見於世近復修學舍更以新礎置而不
用推之瓦礫中過者不睨也鄒生正魁董生鳳
元往經其地蹤跡之則古礎存焉規如鏡鑑字
尚未泐也以語宛平李侯子羨侯喟然興歎

寓書縣令韓致都下云云得此記乃知是碑
入都之由在少京兆署中止二礎匪菴吳公涵居
是官時求之不得後忽得於蔓草間珍重
異常嵌之文信國祠壁蓋以存官署中已經
一失再失而遇好古若王某又或取之而去不
若存是祠之得以無虞也吳公有記刻石 光暎識
李北海千字文
首題云行書千字文末云開元十九年三月
廿八日隴西李邕書

北海此書固與岳麓雲麾相似而較不露筋
骨法密而神暇姿態殊勝趙松雪千字文似
從此脫胎要之松雪自行其本色不必合亦不
能合也此碑不知置於何所存不存不可攷
顧余所見記載碑刻諸書無一及此碑則此
碑久不存可以意斷矣 光暎識
少林寺戒壇銘
李北海行楷書
此書初於秀餐軒帖中見之似未盡北海筆

法之妙既而得原碑本一帙有儀圖曹先生鑒
賞印觀其筆法之妙無所不具難於形容
許靈長先生跋云余見北海書數十種用筆
各異唯岳麓雲麾相似此帙世不概見出奇
無窮抑先生晚年之筆與每作志傳皆手
自勒石伏靈芝黃仙鶴皆寓言也許故書家
善鑒別以此碑筆妙并信其手勒其推
重此碑如此按金薤琳琅記戒壇碑其云藏
法師義淨製開元三年正月十五日立皆同碑

本獨於書人則云南館學生張傑又注缺字凡
九不似碑本之無一缺字明是李張各有一碑
矣獨不應立碑之同月日也是不可解也弇
州續稿云少林戒壇銘開元三年為學生張
傑書當是時傑應尚少且不以書名而筆
法老成乃尒又時未盡習帝書故猶有瘦
勁意此條與金薤琳琅俱是作張碑跋不
及李碑誠無足怪而嵩山志云張傑書天
下金石志云張傑八分書俱言張而不及李

豈於李碑皆未之見耶　光晙識

岳麓寺碑

余友俞仲蔚為余言李北海岳麓寺碑勝
雲麾余亟購得之僅可讀耳其鉤磔波撇
雖不能復尋覽其神情流放天真爛熳
隱隱殘楮斷墨間猶足傾倒眉山吳興也題
名稱前陳州刺史按邕謁上太山還獻詞賦
上悅會有仇人發其贓著張說忌之下獄論
死許昌男子孔璋救之得免謫尉遵化其

赴謫時道書也碑文頗庸陋又於杜拾遺集
見其一詩稱語殆不可曉何以負干將莫耶
稱於世耶米元章評其書如乍富小民屈强
生踈此語殊未當書故佳小佻耳邕以纖文獲
名以虛名獲死以佳書獲譽皆所不虞者因
附識之　弇州山人稿
是碑筆勢雄健在雲麾之上刻字亦出公
手　蒼潤軒帖跋
此碑俞仲蔚謂勝雲麾王元美謂殘楮

斷墨猶足傾倒眉山吴興余初未之見日游
長安有書賈持一碑來售余知其為北海書
亟伸之則岳麓寺碑也雖漫漶然筆意
猶存亦不能勝雲麾差伯仲耳雲麾下半
已無字上半存者乃如新此碑雖首尾皆可
讀而鉤磔波撇不復可尋當是石理有堅
脆也 石墨鐫華

岳麓碑雖已殘剥然其鋒穎尚凌厲不可
一世北海奇人故所書極〻昔俞仲蔚謂此碑

勝雲麾必有所見也北海書宋初人不甚重
之至蘇米而稍覩其法又至趙文敏每作大
字一意擬之北海諸碑皆手自鐫所云黄仙
鶴伏苓芝無其人而託名也歐陽公云李邕書
余始甚不好〻之最晚譽猶結交其始也難
則其合也必久全 銷夏記

娑羅樹碑

娑羅樹碑是北海筆遒逸豊美而不傷佻
亦當是合作書也 弇州山人稿

北海得意之碑今有數種惟雲麾存其半
其東林法華葉有道皆經再刻此亦淮上
重翻者法華有其骨而此有其色皆足以
稱尊藝苑大抵李法專以力勝一筆一畫
如純鋼貞玉壯士不能屈利刄不能入一切奇
怪斜傾一二游戲在公原不自以為佳後世之
子雲自有其日寧有為其所欺而景仰之
者況以為法乎 墨林快事

今重刻在淮安府張弨曰其末曰一歸可門

可門者何門也攷說文誰何之何本篳作可其
从人者則為儋何之何易何校滅耳詩何蓑
何笠亦雅何鼓謂之牽牛是也後借為誰何
之何更以擔荷為儋何字〻日繁而忘其
本此文以可為何可見開元時文字尚存古
法 金石文字記

北岳府君碑

行書 韋虚心撰 陳懷志書 開元九年
今在開陽縣北岳廟中 金石文字記

陳懷志此碑在李北海雲麾之下法華之上蓋以其筋骨有餘而丰度微遜尔 葛潤軒帖跋

伯夷叔齊二公碑

八分書 梁昇卿撰并書 開元十三年 今在蒲州首陽山二賢廟中 其文書於碑之兩面 其側有後唐同光元年護國軍節度押衙丁紹建立廟宇題字 金石文字記

道安禪師碑

行書 宋儋撰并書 開元十五年 今在嵩山會善寺瘞戒壇前中斷

宋儋字藏諸廣平人高尚不仕戶部侍郎宇文融薦為秘書省校書郎 字作鍾體而側戾放縱迨不副名開元中舉場中後輩多師之 述書賦注

宋儋筆墨精勁子瞻嘗云其人不解此狡獪書便不足觀如儋書畫不可棄也 黃山谷集

右道安禪師碑宋儋譔并書在戒壇寺西南

按志載傳梅云道安禪師碑廣平宋儋撰并書文尚可讀字遒勁多骨而風致超逸出李北海上末云建塔僧破竈墮下損一字袁中郎謂為神僧破竈墮余細辨損處下從木不似墮字豈嵩山有兩稱破竈者乎可疑也余謂此書雖有風致然用筆傾側殊遜北海書史評儋書如寒鴉棲木平沙走兔是為似之耳至淳化閣帖誤列儋書於秦程邈之後絕勝於此

而黃山谷亦稱儋書筆墨精勁又稱儋書姿媚尤宜於簡札惜不多見則因當時名筆也今碑已於萬曆時雷轟為兩截為土所壅踰二尺許掘地得之文甚模糊不可讀 葉井叔嵩山石刻記

敬節法師塔銘

正書 開元十七年 今在西安杜永村 金石文字記

李永嗣造佛像貲

正書 長安三年 金石文字記

中岳潘尊師碑

八分書　王適撰　司馬承禎書　聖曆二年

今在嵩山老君洞南題云弟子中嶽道士獄馬藺奉書按唐書隱逸傳司馬承禎字子微事潘師正傳辟穀導引術無不通師正異之曰我得陶隱居正一法逮而四世矣則此碑稱弟子者司馬承禎也廣韻獄亦司字老君洞即唐之逍遥谷潘師正傳云居逍遥谷高宗詔即其廬作崇唐觀及營奉天宮又勅直逍遥谷作門曰仙遊曰尋真　金石文字記

高延貴造佛像贊

正書　長安三年　金石文字記

王徵君口授銘碑

正書　弟紹宗戡錄并書　垂拱二年　今在嵩山老君洞南徵君即王玄宗也　金石文字記

觀妙齋藏金石文攷畧卷九

明堂令于大猷碑

此碑僅存強半書法全出登善峻拔遒健可爲傳神而書者名氏遂不可求惜哉按大猷志寧之孫立政之子志寧之玄孫顯於肅代朝傳云休烈又黙成師縣令早卒合之正爲四世但不知黙成者是大猷子否趙明誠有黙成碑今不可得見矣　石墨鐫華

今在三原縣碑云聖曆三年歲次庚子十一月十二日合葬於雍州三原縣萬壽鄉之先塋而碑非此時立也蓋後續爲之故其書並不用武后所製字　金石文字記

興聖寺尼法澄碑

行書　開元十七年　今在西安馬頭空　金石文字記

元氏令龐履温碑

八分書　郎混之撰　蔡有鄰書　開元二十四年　今在元氏縣西寺內

碑陰有宋熙寧九年笙士龍遜碑記滎陽鄭陶撰 金石文字記

淄川公李孝同碑

孝同者淮安靖王神通之子史但附名神通傳末碑亦磨泐可讀者才半中有公太宗爲秦公孝同隸焉旅閭啓王曰秦公睠視非常功業又大雖非儲貳必膺寶歷靖王心然之云云此亦可見矣撰文姓氏已不可求書者據趙明誠爲諸葛思禎今亦磨蝕但其筆法虬健波拂處大類褚河南可寶也 石墨鐫華

大照禪師碑

行書 李邕撰并書 天寶元年

大照名普寂大通秀之嗣去達摩七世是名北宗門庭甚盛所謂兩京法主三帝門師者也碑當在嵩岳寺今不存拓本乃翻刻者不逮雲麾岳麓亞於娑羅耳 金石文字記補遺

杜子美稱李北海碑版照四裔余行游天下見東林岳麓諸碑皆宋以後重刻耳大照禪師碑乃唐時硬黃雙鉤神采煥發結構古雅宋時尚不聞其名况見其跡乎余最嗜李書晚獲覩此遂摹勒上石以公同好雖謂之唐搨可也 容臺續集

金陵俞仲茅先生藏李泰和大照禪師碑二千餘字硬黃細筆法精整清栗有歐虞風味視他書欹側跌宕者大不同先生云此書自唐以來即爲高麗所藏以故絕無宣和政和等璽群玉秋壑等印與蘇米等跋神廟末年一弁得之平壤將獻之幕府媒進余策遼事之必敗戒其毋遽往已而果然此卷遂留余處稍酬之金帛不能滿其意也而終無肎歸直應者故尚爲余物耳世傳北海名本娑羅雲麾率以宕逸取奇與此絕不類乃知古人勝處初不可以逐取如菩薩神變散入諸趣在具眼者默參之蕭然有得也 六硯齋二筆

延陵季子廟記
蕭定撰　張從申書　大曆十四年
丹陽城西南六十里有延陵鎮去鎮九里爲吳季子廟有孔子十字篆碑及潤州刺史蕭定脩廟記大理司直吴郡張從申書并識重刊篆碑歲月二碑蓋同時立也歐陽公不喜從申書僅録其三碑今存者獨此耳昔人評張書韵頗李北海今觀遺刻捷勁有餘而乏儁逸之氣恐未堪肩隨也　金石文字記補遺

嵩山少林寺碑
裴漼撰并書　開元十六年
唐嵩岳少林寺碑吏部尚書裴漼撰并書
少林寺在河南登封縣少室山麓去嵩岳二十里嵩岳一稱太室故有少室而此寺曰嵩岳者統於尊也余正德癸酉常游嵩岳訪少室留宿寺中見殿後有立雪堂相傳達摩之徒惠可欲嗣其法雪深至腰不知即其處寺右上山三里有達摩洞洞有石達摩面之九年形

宛然石上甚異達摩爲釋氏西來初祖可稱二祖碑雖及其人而二事皆不之載寺復有太宗與僧教書石刻蓋太宗爲秦王時寺之僧禽王世充以獻故太宗賜書褒美而碑亦僧執世充姪仁則以歸與教書不同余故書之以見古人之文不無缺誤如此然非余之親歷則亦莫能知也　金薤琳琅
裴懿公漼書少林寺碑開元十六年建又在嵩山而金石錄不載何也裴少時負文筆躋霹靂手而雅不以八法名此碑鋒至猶拖不可讀而書頗秀勁多媚態得非時代爲之耶傳不載階封此書銀青光祿大夫正平縣子亦可補傳之闕　弇州山人稿
碑首太宗皇帝御書七大字分書出開元帝中刻太宗徵王世充時移寺主并軍民檄所謂御書即此也但其中止世民二字以渴筆草書填之餘皆正書不類文皇而開元帝以爲御書賜額何也下方則裴懿公漼撰述寺之

始末并書淮負文筆殊霹靂手不以書名
而此文殊不及書書法秀勁其得意處漸升
伯施之堂矣 石墨鐫華
唐碑遇帝殊必空三字此碑所記宇文周
事有明皇帝皇上空三字有隋高祖祖上
空三字而前有周武帝却不空蓋緇流不
通古今者之所為也
碑內王字俱鐫去按金史海陵正隆二年二月
癸卯改定親王以下封爵等第命置局追

取存亡告身公私文書但有王爵字者皆立
限毀抹雖墳墓碑誌並發而毀之則知前
代封爵之碑有王字者多毀仆於此時而此
碑以梵力獨存乃其間王宮夏王王言育王
等字亦從而鐫去矣完顏之不通文義而
肆為無道可勝歎哉 二條金石文字記

贈池州刺史馮公碑

八分書 崔尚撰 郭謙光書 開元十一年 今
在咸陽縣其文曰公諱仁口字太玄長樂人馮
文王之後也仁下闕一字 金石文字記
此當是道士馮道力父名仁口字太玄道力與
劉承祖占玄宗嘗受命潛布款誠開元中
拜道力銀青光祿大夫冀國公而又拜其父
朝散大夫使持節池州諸軍事池州刺史
也開元十一年五月卒十一月壬申葬咸陽北
原建碑今在長陵西碑云意得玄珠謀叅
黃石同心戴舜以為天子蓋指玄宗受命
事也書者為國子監丞郭謙光謙光又

嘗書韋維碑見鄭樵金石略朱長文古碑
攷則其書亦小有聲者此碑分隸自是名
家惜剝蝕不可搨 石墨鐫華
右碑在縣東四十里漢長陵西下里許野中
字八分書剝落過半存者僅有可玩近下
半入土中北望平衍莫識墓之所在拂拭苔
蘚辨別形似讀之如右郭監丞當時名筆又
分書唐太子右庶子韋維碑古碑攷載在
京兆向未搜得見是碑亦差慰想並記 金石

遺文

碧落碑

篆書

韓王元嘉四男爲母房太妃立碑云有唐五十三祀龍集敦牂則咸亨元年也唐書言垂拱中元嘉徙絳州刺史與此不合今在絳州有咸通十一年鄭承規釋文但篆文難通者頗多而翻刻復多舛誤如淮館儀傒釋傒爲山貪遂餘滿釋逮爲建注儀鄰以同煥釋同爲洞直書心事釋書爲言敬心感慕釋敬爲叨並誤

敬古叩字出周禮宋謝靈運山居賦卷敬艇之遠曲感江南之哀歎用此字此碑用粤若稽古作乩說字作侻宋韓侻曹字本此三條金石文字記

右碧落碑在絳州龍興宮有碧落尊像篆文刻其背故世傳爲碧落碑據李璿之以爲陳惟玉書李漢以爲黃公譔書莫知孰是洛中紀異云碑文成而未刻有二道士請刻之閉戶三日不聞人聲人怪而破戶有二白鴿飛去而篆刻宛然此說尤怪世多不信也碑文言有唐五十三祀龍集敦牂乃高宗總章三年歲在庚午也又云哀子李訓誼譔諶爲妣妃造石像按唐書韓王元嘉有子訓誼譔而無諶又有幼子訥元嘉以則天垂拱四年見殺在總章三年後十八年有子訥不足怪而不應無諶蓋史官之缺也集古錄

碧落篆李肇得觀中石記爲陳惟玉書字奇古行筆精絕不類世篆學而惟玉於唐無書名於世不應一碑便能到古人絕處李陽冰於書未嘗許人至愛其書寢臥於下數日不能去段成式謂碑有碧落字故以名之李肇謂碑在碧落觀故名李漢謂終於碧落字而得名余至絳州龍興宮考其記知舊爲碧落觀又篆文若未畢者終非碧落字則肇說是也其云有唐五十

三禩龍集敦牂永升謂高宗總章三歲以
唐曆攷之實咸亨元年總章者誤也
絳州碧落篆刻天尊背州將不欲以椎擊
石像迺摹別石因封其舊石像今世所得皆
摹本也雖橫直圓方典型有稽然道其
神者眾矣段成式言樊宗師作誌令陳惟
玉立太行山上此言險怪難知豈嘗求得其
當而妄戲哉世言字不攷古甚則以品為鄭
令於古文數字正如此便知後世不識古字而

妄議者可以歎也二條廣川書跋
右唐碧落碑大篆書其詞則唐宗室黃公
譔所述或云陳惟玉書或云譔自書皆莫可
知李肇及李漢並言李陽冰見此碑裴回
數日不去又言陽冰自恨其不如以椎擊之
今缺處是也此說恐不然陽冰嘗自述其書
以謂斯翁之後直至小生於他人書蓋未嘗
有所推許唐人以大篆當時罕見故妄有稱
說耳其實筆法不及陽冰遠甚也金石錄

段成式謂此碑有碧落字故以名李肇謂
此碧落觀也故名李漢謂終於碧落字
而名歐陽公謂其宮有碧落尊像文刻其
背故名碧落碑　董逌攷其地原名碧落
觀段龍興宮以李肇說為是其書雜出
頡籀鐘鼎為款識或以為陳惟玉書或以為
李譔李譔書皆不可辨洛中記異錄又云
刺史李諶為母房太妃追薦造像成有二
道士來請書之閉戶三日乃開化二白鴿飛

去篆文宛然像背此說尤怪誕然李陽冰
觀之七日而不忍去學之十二年而不成其妙
如此豈易知哉又一說陽冰毀其佳者數字
而去未知然否篆文原刻像背州將以不便
摹搨別刻置廟中今所傳皆模本也其文
曰有唐五十三禩龍集敦牂歐公謂為高宗
總章三年董逌謂為咸亨元年按總章
三年三月始改咸亨耳
釋文鄭承規書咸通中立書法方整甚有

歐虞遺意 二條石墨鐫華

絳州碧落碑唐高宗咸亨元年庚午歲韓王元嘉之子訓等爲其妣房氏造碧落天尊像於龍興宮而刻其文於背故以名碑然不知何人書據李旋之王京宮記以爲陳惟玉李漢黃公記以爲李訓弟譔殆莫能定而翠岩聚聖字則又以爲宗室璀豈或有所攷耶吳歐張天雨讀爲喧爲曜者非當以釋文鄭字爲是俞希魯辯叨作叩亦大

卷九 十一

家而釋文則又訛矣蓋此雜出於鐘鼎篆籀諸文其亦戛戛乎難知哉從水從人說文中音乃歷反溺則音奴弔反釋文今借休爲弱亦恐非本字之義而其他可疑者甚衆攷禮之冗未暇及之姑識其後俟博雅君子正焉 宗鑒坡

碧落碑石本吾子行所藏自云手補首行五字及十五葉一行之闕今觀補字非子行不能作也獨跋語謂以籀文歸小篆爲妙絕恐未必然周伯琦疑其雜出諸體者得之蓋其妙在筆不在體也此帖數傳至陳刑部明之家嘗見此刻久不復識手臨二本輙爲好事者取去數月後偶撿得藏而得之則首行故在而其中乃缺三十餘字豈模搨先後互有異耶古測寖不完此固可寶而子行之篆伯琦之隸與楊宗道之楷書宋潛溪之題跋皆不可得已明之其永寶之 懷麓堂集

駙都尉薛良佐塔銘

正書 薛從先鈞撰 弟良史書 天寶三載

卷九 十二

文言年止廿八卒於里第塔於終南山施陁林善知識之次此官而葬以僧者 金石文字記

中岳永泰寺碑

行書 沙門靖彰撰 荀望書 天寶十一載 今在嵩山永泰寺 金石文字記

任城縣橋亭記

八分書 游芳撰 王子言書 開元二十六年今在濟寧州儒學泮池上 金石文字記

書在唐隸中爲古雅文極蒸可誦 葛潤軒帖跋

右任城縣橋亭紀唐開元廿六年任城尉游芳撰王子言隸書雖出唐人古意蔥然後之人能若此者甚少吾家唐隸獨有紀信及此二碑耳 東里續集

景教流行中國碑

正書 僧景淨撰 呂秀巖書 建中二年太簇月 今在西安府城外金勝寺 金石文字記

景教流行中國碑書法秀逸遒勁唐石之最佳者余前此未見已亥之秋王文含自秦寄至未知碑在何地何以能完好如此 銷夏記

華嶽精享碑

此開元帝遣蘇頲禱雨華山有應而建碑也作者爲主簿咸廙書者爲御史劉升也見金石略僅二碑而遺此今觀其隸古遒逸有漢人遺意五代以降求此一枇法不可得矣 石墨鐫華

今在華陰縣西岳廟中其文即刻於後

周天和二年頌碑之陰宣義郎行華州華陰縣主簿咸廙撰殿中侍御史劉升書銀青光祿大夫檢校華州刺史上柱國李休光題額碑之右側有顏魯公大字題名乾元元年十月左傍有賈鍊謁華岳廟詩元和元年十月作并書太和六年四月姪男宣義郎行華州叅軍琳重脩碑之下方亦有唐人題名此碑前後空處爲宋人攙入題名甚多碑正文皆八分書題名或隸或行不相混耳廟中古碑嘉靖末地震多毀唐碑惟此與述聖頌二通僅存

古碑陰多無刻字故後周之碑而唐人得以刻之觀此碑而周人之質樸唐人之譎約兩見之矣按此爲華陰縣主簿咸廙而新唐書趙冬曦傳有大理評事咸廙業亦開元時人恐即是一人 二條金石文字記

孔溫裕修廟碑

溫裕孔子三十九代孫能以私俸奏請葺廟

宜蒙嘉奬矣碑賈防㮣文聊略未稱書者
無名氏而亦有顏淸臣柳誠懸遺意不作惡
札 石墨鐫華
此咸通中孔子三十九代孫溫裕以兗國公鎮鄆
曹濮所出私財脩廟之記連原奏并勅共
刻一石無書人姓名惟存㮣人賈防字存歐
虞遺法或曰㮣人自書不可知夫防以鄉貢
進士攝巡官乃其評湯武桓文之德之功而
推重於孔子雖取論於已定之後然亦具有

南宮适羿我之識焉此即不以石字見收亦可
以孫行於後世況字又古雅可錄固宜與孔廟共
悠久也況唐之崇聖溫裕之尊祖均可傳之
來斯爲標其文都俾有攷焉 墨林快事

遺教經

右唐遺教經國初時人咸傳爲王右軍書歐
陽公識其非是余家藏金石刻二千卷獨此
經最爲𦾔物蓋先公爲進士時所蓄耳 金
石錄

歐陽永叔以爲唐寫經手黃魯直謂此書
在楷法中小不及樂毅論今世不知樂毅論已
遭火而別本爲薛崇徽所藏已於五溪其
摹本皆摹畫善者則亦與寫經手何異但此書
跡肥今家〻瘦令跡自得古人書意其爲名筆
所推良有以也嘗得佛戒經其碑乃比部道秀
書與此經一體卒化衆緣共崇鐫刻則知爲道
秀所書道秀德宗時人其書當建中三年
壬戌蓋永叔魯直不見碑陰故所評如此 廣
川書跋

太尉李光顏碑

正書 李程㮣 郭虔書 開成五年 今在
榆次縣 金石文字記

光顏光進皆以功蓋天下時人以大小大夫別之
兄弟孝睦載於舊史而碑稱光顏平吳元
濟師旋請於朝葬其兄則史傳所未及 曝
書亭集

憫忠寺重藏舍利記

采師倫正書會昌六年今在京師憫忠寺

與初復佛寺之文　金石文字記

右采師倫書重藏舍利壇記在京師憫忠寺碑　建自唐會昌六年文稱舍利舊藏智泉寺寺經始於元魏幽州刺史尉苌命故又號尉使君寺按北史苌命太安狄那人其作長為領齊神武起兵破尒朱兆者其曰節制司空清河張公則仲武也當武宗詔毀佛寺地分三等幽州等居上許

卷九　十八

留僧二十人尋又詔諸道留二十人者減其半故碑云勅於封管八州內寺留一所僧限十人至是年宣宗即位遂弛其禁先是智泉寺已燬遂以舍利歸憫忠寺焉仲武在幽州屢破回鶻鄭畋謂會昌時功第一方毀寺之歲五臺僧多奔幽州仲武封二刀付居庸關曰有游僧入境則斬之及宣宗增置僧寺碑稱司空固護釋門殷誠脩敬若是乎前後不相侔者盖仲武功名之士

宜其好惡與時移也師倫無善書名然猶存王知敬薛稷遺意亦能拔乎俗者　曝書亭集

憫忠寺葬舍利記

舍利壇一燔於太和八年一爐於中和二年至是僧復瘞葬舍利於憫忠寺觀音像前南叙述記知常書之碑中所云隴西令公大王者李匡威也匡威欲遷舍利於閣內至拜疏於朝請發封壤詔可而後行當時崇重法寶如是　金石文字記補遺

卷九　十九

右唐景福元年僧復瘞葬舍利於憫忠寺觀音像前於是南叙述記知常書之碑云隴西令公大王者李匡威也是歲李克用王處存合兵攻王鎔匡威救之有詔和解河東及鎮定幽四鎮碑稱欲遷舍利於閣內陳辭請發封壤上許之蓋匡威方恃燕薊勁旅有雄天下意宜有請無不許者碑文修陳發緘時舍利光茁異香郁烈外石函封內金函閟其崇奉象教至矣迨明年匡威

復出師救鎔其弟廷儔據軍府自稱留後
廷威進退無所之鎔迎館於鎮登城西大悲
浮圖顧望流涕未幾以冂鎔見殺然則事
佛果得福乎舍利之墖一燼於太和八年一
燼於中和二年今廷威所建之閣遺跡已不
可問其碑僅存焉尔已踣佛脚俾工拽而
出之摑以藏諸笥 曝書亭集

國子學石經

今在西安府儒學其末有年月一行題名十

行曰開成二年丁巳歲月次於玄日惟丁亥書
石學生前四門館明經臣艾居晦書石學生
前四門館明經臣陳玠書石學生前文學館
明經臣□□□□□書石官將仕郎守潤州句容
縣尉臣段絳校勘兼看書上石官將仕郎守
秘書省正字臣柏暠校勘兼看書上石官將
仕郎守四門助教臣陳莊士覆定字體官翰
林待詔朝議郎權知沔王友上柱國賜緋魚
袋臣唐玄度校勘官兼專知都勘定經書

撿校刊勒上石朝議郎守國子毛詩博士上
柱國臣韋師道朝散大夫守國子司業騎
都尉賜緋魚袋臣楊敬之都撿校官銀
青光祿大夫□□□□□□□□國子祭酒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清宮使監脩國史上
柱國滎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臣覃按
舊唐書開成元年正月中書門下奏起居
舍人集賢殿學士周墀監察御史張次
宗禮部員外郎孔温業兵部員外郎

集賢殿直學士崔球等同勘校經典釋文
又云令率更令韓泉充詳定石經官新唐
書亦列墀等四人而碑並不載
舊唐書文宗紀開成二年宰臣判國子祭
酒鄭覃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時上好文
覃以經義啓導稍折文學之士遂奏置五經
博士依漢蔡邕刊碑列於太學創立石壁九
經諸儒校正訛謬上又令翰林勒字官唐玄
度復校字體又乖師法故石經立後數十年

名儒皆不窺之以為蕪累甚矣舊史之評如此愚初讀而疑之又見新書無貶辭以為石辭九經雖不逮古人亦何遽不賢於寺碑冢碣及得其本而詳校之乃知經中之繆戾非一而劉昫之言不誣也 二條金石文字記

金石文字記著石經之繆戾一某字誤作某字及脫字多字一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一先誤而後改一標題有八分書正書之異一旁注一續添一先脫而後添注一辭二十字三十字作廿卅字之非具在本記至明且悉覽之頗怪當時之校勘何其太疎也又所云諱創業不祧之廟諱七廟而祧廟不諱又成城字缺筆知為朱梁所補刻皆云以免後人之疑 光暎識

長安縣丞蕭思亮墓誌

正書 顏惟貞巽 景雲二年 近出西安府城南神和原中 金石文字記

淨域寺法藏禪師塔銘

正書 田休光撰 開元四年 今在西安府南山

金石文字記

衛州共城縣百門陂碑

行書 辛怡諫文 張元琮記 孫去煩書 長安四年 今在輝縣 金石文字記

比邱尼法琬碑

正書 僧承遠巽 劉欽旦書 景龍三年 今在西安府城外賈里村 金石文字記

兗公頌碑

正書 張之宏巽 包文該書 天寶元年 今在曲阜縣孔子廟中

舊唐書禮儀志開元二十七年八月制追謚孔子為文宣王贈顏子淵兗公閔子騫費侯冉伯牛鄆侯冉仲弓薛侯冉子有徐侯仲子路衛侯宰子我齊侯端木子貢黎侯言子游吳侯卜子夏魏侯又贈曾參顓孫師等六十七人皆為伯 金石文字記

兗公顏回也字子淵碑避高祖諱作子泉都督李庭誨命縣令張之宏巽頌包文該正

書〻遒勁有法石惡多泐耳 石墨鐫華

楚金禪師碑

正書　沙門飛錫纂　吳通微書　附秦勃追

謚䟦記　貞元二十一年　在顏魯公多寶墖

碑陰 金石文字記

吳通微為學士工行草然有誠其近吏

者此碑清圓婉逸雖鈎磔小減而亦微有

晉之丰度觀者當自得之 石墨鐫華

按賈氏談錄言通微為學士工行草然

體近吏中州士大夫效習之謂為院體此碑

清圓有餘遒勁不足即所謂院本體非耶

渴顏尚書小許鈎磔便脫此病夏熱偶題

弇州山人稿

嘗見山谷老人作字稍拖彼蓋自詫為前

無古人〻亦推其自出機杼以致後人之慕

者日趨惡札及觀吳通微則古已有此路

但山谷天資高不由一家入不至奴書耳今比

二家之書皆以自得為奇吳自得於法度

之中其不合者少黃自得於法度之外其不

合者多乃失之吳在俗而得之黃在雅豪

人固不棄雅以就俗而學子亦不可貪雅以

廢法然僧文既惡僧事亦非奇吳甘為之

把筆若黃則無此矣 墨林快事

書學之盛莫踰李唐今世雖啚爛墨渝

而收者得其一字猶鳳毛麟角不嫌於少

多寶佛墖魯公之書遍天下而通微此刻

僅見之即此可以想見當時之盛矣故世人

有言者曰收藏貴富賞鑒宜精二者我今

見之印翁夫子矣 碧澗軒帖䟦

實際寺碑

實際寺主懷惲碑無書撰人姓名觀碑中

有弟子思莊敬想清徽勒茲玄琰之語則

碑乃惲之徒所篹碑稱惲能誦般若神

咒際遇高宗武后兩朝可謂緇流之出色者

而其老也乃患惡疾以死朝廷復贈之曰隆

闡法師然則其法果安在哉 金薤琳琅

此碑行書源出聖教而漸作婉媚纏繞殊乏
晉人瘦勁蕭疎之趣碑爲懷惲立都元敬
云無書篆人姓名碑中有弟子思莊敬想
清徹勒茲玄琰則碑爲惲之徒所撰未知是
否而王元美曰僧懷惲撰及書然亦能爲其
家言筆法尤圓熾有聖教遺意今碑中叙
惲生死甚備明云大足元年十月二十二日神遷
春秋六十有二神龍元年勅贈隆闡大法師
天寶二年建碑又弟子思莊云云如元美言
豈惲鬼篆書耶蓋碑首後人妄增懷惲
及書四字文理本不屬而元美毅於及字上
當有撰字遂誤耳元美博學絕世似未
見都元敬金薤琳琅又似未讀竟此碑然
謂惲頗能爲其家言又似并取其文者豈人
乃作夢語何也 石墨鐫華
惲公死後贈謚而生前自書此可笑事然此
碑晚出未爲人賞故人亦無談及之者今詳其
筆法最佳乃表而章之以是人漸知有此

書而趨之愈甚不知此爲學逸少也唐初大
王書全出而真者亦多有之惲公平日必多有
臨習之者存焉及其化去贈後而其門人知師
素心既不忍沒師之迹又恐他人書石不稱師
之雅志故集而刻之令以爲師書固佳而就之
索會稽遺法更近人之寶之合不居藏序下
也 墨林快事
今在西安府學題曰唐實際寺主懷惲奉勅
贈隆闡大法師碑銘并序其下曰懷惲及
書蓋不可曉
文中有弟子大溫寺主思莊敬想清徹勒茲
玄琰疑即其人所書 孫金石文字記
唐安寺尼明空墓誌
王鉚撰 大和八年
再建福田寺三門記
楊知新述 李少鴻書
道因禪師碑
王元美曰評者謂蘭臺瘦怯於父而險峻過

之此碑如病維摩高格貧士雖不饒樂而酒宇
間有風霜之氣可重也余謂蘭臺故學父書
而小變為險筆時兼隸分自是南北朝流
風餘韻李仲璇孔廟碑趙文淵所書華岳
碑可覆觀也 石墨鐫華
偏鋒古未有也小王郎云濫觴而其精神筋
力仍在畫中未有全憑畫之正背兩邊以矜
並見奇者有之自大歐始然亦因八分之餘
勢稍出一二筆耳而小歐乃全用之於主筆

峭厲𡽱㟾殊失古人冲和渾樸之致開惡
札之端及宋人而筆筆皆偏即以長公之習顏
非不厚重而大抵只於筆兩邊見奇若軍
以來之法蔑也盡矣 墨林快事
歐陽通正書較信本流麗有餘而嚴整不
足杜詩云書貴瘦硬方通神今以此視化度
醴泉諸碑已自癡肥矣然學者自非求信
本之迹則亦執柯伐柯取則不遠也 茗潤軒帖跋
范陽郡新建文宣王廟碑

行書 韋稔撰 張濬書 貞元五年 今在涿
州 金石文字記
同州澄城縣鄭公德政碑
行書 呂巷 鄭雲逵書 貞元十四年 今
在本縣文多剝泐但云公字教鄭州滎陽
人而不得其名 金石文字記
舜照和尚碑
此碑在咸陽西馬跑泉地中武功康守秀先
生過而識之以語土人曰於道傍其後王咸陽

移之咸陽城中寺以碑有安國寺字遂改名
其寺為安國寺按碑𡕒成式筆卷僧無可書
成式文筆自奇此文為佛言尤奇無可賈
島從弟有詩集傳世其書法出柳誠懸
而優孟者子秀名梓太史德涵子也 石墨鐫華
無可之書固一時習尚石經多此法可知也然
此碑則導源二歐撫有河東清遒圓利洵
可擅一時之技出諸書僧之上 墨林快事
少林寺廚庫記

正書　顧少連篹　崔漑書　貞元十四年　今
在寺中　金石文字記

鉅鹿縣時倈墓誌
行書　劉通明篹　貞元二十一年
其文曰葬薊縣燕夏鄉海王村之南原近出
之古字拙而卑　金石文字記

頌師古製頌
四言十章章八句有序

某府君墓銘

貞觀元年

供養記
景龍元年

大智禪師碑
分書　史惟則書　開元廿四年
此碑爲唐史侍御惟則書竇泉賦述稱史書古
今析衷大小應變聲價極不落莫也其行筆絕
類太山銘而縝密過之知開元帝潤澤所自耳大
智師北宗之錚錚者嚴挺之粗能其家言俱可
存也　弇州山人稿
史惟則分隸書竇泉稱其古今析衷大小應變
如因高而矚遠俯川陸而必見今觀此碑信是開
元間分書第一手嚴挺之文亦麗則可觀大智師
見唐方技傳傳云開元二十年卒碑云二十四年
石墨鐫華

御史臺精舍碑

八分書　崔湜撰　梁昇卿書　開元十一年

御史臺精舍記崔湜撰梁昇卿書讀其文則湜於佛可謂篤信者矣唐書列傳云桓彥範等當國畏武三思使湜陰伺其姦而三思恩寵日盛湜反以彥範等計告之遂勸三思速殺彥範等以絕人望因薦其外兄周利正以害彥範等又云湜貶襄州刺史以譙王事當死賴劉幽球張說救護得免後宰相陷幽求嶺表諷周利正殺之不果又與太平公主逐張說其餘傾邪陰惡不可勝紀世言佛之徒能以禍福怖小人使不為惡又為虛語矣以斯記之言驗湜所為可知也故錄之於此其碑首題名多知名士小字頗佳可愛也治平元年三月九日書　集古錄

此梁昇卿追書崔湜文湜人品殊污人尚類而棄卿尚追書其文何也豈唐世重佞佛湜之名精舍於御史臺適投時好耶但昇卿分隸聲動一時東封朝覲碑史冊稱之今觀此碑名不虛耳碑陰題侍御史并內供奉殿中侍御史并內供奉監察御史名共六百餘人參差不齊分書者五六人餘皆正書書皆有法　石墨鐫華

此唐中書令崔湜為殿中侍御史日所撰蓋已入相而後人追書之者分體嚴正自是盛唐本色　墨林快事

此書與戒壇碑結體相類唐人隸書之可觀者也　蒼潤軒帖跋

唐自貞觀中李乾祐為御史大夫別置臺獄囚當訊就近拘繫之其漸也侍御史東西推監察御史糾視刑獄各禁其囚迨武后時來俊臣侯思正皆為御史制獄之外臺獄圍扉恒滿崔隱甫總憲臺務言於朝極去於是旁列精舍以釋典懺之崔湜為文梁昇卿書以八分開元十一年勒諸石碑陰列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并內供奉銜題名僅盧懷慎崔湜陸

景初三人亦昇御分書自懷慎以下正書百二十
二人侍御史也自湜以下正書百八十四人殿中侍御
史也自景初以下正書三百卌七人監察御史也
碑額又有天寶元載以後侍御史知雜侍御
史監察御史共五十人而碑之左右椎拓不及
焉中有薛儡〻者二名重又碑凡三見此唐一
代所僅有也昇御自監察御史歷殿中侍
御史遷侍御史再遷太子右庶子 曝書亭集
今在西安府儒學碑陰題名表其上格曰侍御
史并內供奉列盧懷慎等名中格曰殿中侍
御史并內供奉列崔湜等名下格曰監察御史
下有一并字下缺不全列陸景初等名其盧崔
陸三人姓名並八分書蓋梁昇卿筆也餘則正書乃
後人續書之者 碑額空處前後皆有剜前
刻監察御史及姓名後刻知雜侍御史及姓名
有自天寶元載以後七字按天寶三年始改
年為載不當云元載恐是追書 金石文字記

涼州都督郭公神道碑

知運有兩碑其一張說文其一蘇頲纂知運
傳載其子三人曰英傑英乂而蘇張二公所為
碑書其子四人曰英傑英奇英協英彥而
無英乂歐陽公疑焉以謂英奇等三子在
唐不顯史家闕漏尚或有之英乂嘗為西
川節度使其事甚著史官不應差其世
家而蘇張二公作銘在知運卒後不遠亦不
應缺其子孫余按代宗實錄云英乂知運
季子而元載所為英乂墓碑亦云隴右節
度使知運公之皇考也然則英乂之為知運
子無疑又按英乂碑云公以天寶二載筮仕蓋
知運以開元九年卒明年立碑〻之所載諸
子皆以有名位英乂幼未從仕故不載爾余又
嘗得徐浩所為英傑碑有云移孝於忠二
葉四將齊名當代同氣十人然則知運諸子
碑傳缺漏者尚多不獨此三人而已 德宗實
錄又有郭英幹云英乂弟也 金石錄

濮陽卞氏墓誌

康熙二十年秋禁垣西偏中官劉進成宅掘地誤發古墓中有瓦爐一瓦罌一墓石二方廣各一尺二寸刻卞氏墓志四字環列十二辰相皆獸首人身一刻誌銘而書誌作誌又無篆文人姓名第云歸于我彭城劉公而已文稱貞元十五年歲次己卯七月朔夫人寢疾卒於幽州薊縣以其年權窆於幽州幽都東北五里禮賢鄉之平原按憫忠寺有唐人舍利記二一云寺在城東門一云大燕城內地東南隅有憫忠寺門臨康衢則唐之幽州在今都城之西南合之是碑益信 曝書亭集

邠國公梁守謙功德銘

此碑右神策軍護軍中尉楊承和篆并書邠國公者內侍梁守謙也攷之唐史宦者守謙無傳惟憲宗十五年書帝暴崩於太極殿中尉梁守謙王守澄等共立太子殺吐突承璀及澧王惲而韓文公平淮西碑亦載守謙在帝左右常命之往撫蔡師夫守謙以一宦者而爵至上公此可見憲宗之信任小人宜其晚節不終卒死宦者之手然則余之錄此蓋將為天下後世之戒非徒取其文字也 金薤琳琅

此宦者梁守謙造經於興唐寺而護軍中尉楊承和為銘之書之者也書全法歐陽蘭臺方整老勁所不及者結構小疎耳但頌宦者功德乃謂淮蔡之功十居其七將令裴李諸公何處生活 石墨鐫華

此淮蔡之役監軍內侍紀功之碑也為右監軍楊承和所篆并書者功則是已而其事不典是以文章家希言之即字頗可存而名不揚且更大誅中人之變書人姓名亦為鏟駁淺之射利者以其涉名筆且姓字又漫可以作偽乃指為徐浩并其文亦先從尾裝之遂不可讀予乃詳攷而得之行行改易一復其初遂為完璧唐碑如此全美者甚少亦此字之幸遇也 墨林快事

重脩孔子廟碑

此李北海邕墓而張庭珪書邕文不及書此碑
是已庭珪名書〻小史謂邕文必致珪書而評
者有古木崩沙閒花映〻語觀此亦未爲的
然但書趙盾作趙遁何也 石墨鐫華
此開元七年碑也李邕製文而八分則屬之
張庭珪蓋李多行恐其傷於不恪而然乎
抑可見唐日之以八分爲重也張書嚴整有
法不爲新奇之致而鋒芒光燄奕〻映澈 墨
林快事

舊唐書張庭珪傳庭珪素與陳州刺史李
邕親善屢上表薦之邕所製碑之文必
請庭珪八分書之庭珪既善楷隸甚爲時
人所重庭字作廷邕傳同 金石文字記

葉有道先生碑

北海分隸固自遒逸雖於漢人不無小遜而
與梁昇卿韓擇木輩逐鹿未知死誰手
矣又趙明誠錄二碑一爲邕行書一爲韓擇
木八分書此正分書而曰邕不知何故豈后世
翻本者未見邕碑而以韓書附會邕名耶書
以俟攷 石墨鐫華
右有道先生葉公碑李邕撰并書余集古所
錄李邕書頗多最後得此碑於蔡君謨君
謨善論書爲余言邕之所書此最爲佳也
集古錄
此碑似經重刻乃李字之瘦勁有骨力者莫
過於此而始終完全如此石者更不易得葉
先生種〻奇行知非虛設北海記載隱而不

沒略而不漏滌得述二氏異端之法 墨林快事
有道之子慧明孫法善三世爲道士其祖若父
之碑皆邕撰而書之可謂盛矣書法秀逸閑
雅不見欹側之態蔡君謨謂是邕書之最佳
者良然 金石文字記補遺

永天軍城記

道士胡伯仁書 大曆元年

茅山紫陽觀法師碑

玄靜先生碑 柳識撰張從申書李陽冰篆

顏唐世工書之士多故以書知名者難有非有以
過人者不能也然而張從申以書得名於當
時者何也從申每所書碑李陽冰多爲之篆
額時人必稱爲二絕其爲世所重如此余以集
錄古文閱書既多故雖不能書而稱識字
法從申所書棄者多矣而時錄其一二者以
名取之也夫非衆人之所稱任獨見以自信君
子於是慎之故特錄之以待知者 集古錄
從申書法出二王而與李北海彷彿昔人許

其書獨步江外此碑在茅山蓋唐行書之得
名者 東里集
玄靜先生碑有二本一爲顏魯公書一爲張從
申書昨余遊三茅山時見衆公碑乃方石斷
裂草野而是碑㝡瑩然如玉壁立廡下李
陽冰題額於大曆七年八月十四日建諸多爲
人指所畫豈以此碑世爲三絕故遂膾炙人口
而知與不知皆愛耶 蒼潤軒帖跋
清河郡王李公紀功載政頌

王士則行書 永泰二年
王公此碑頗奇偉有矩矱 蒼潤軒帖跋
右成德節度使李寶臣德政碑 寶臣降虜
與田承嗣輩劇藩鎮之梱其人本不足道碑
辭膚下爲諛餖譾不文獨王士則者僅見陶
九成書譜中不甚著而書法遒勁瀟洒有
李北海張從申之筆良可寶也碑在真定
御史行臺不易搨昨夏溫中丞如璋致一
本裝潢成帙而記於後 弇州山人稿

左金吾衛將軍臧希晏碑
碑在三原縣
右金吾衛將軍臧希晏碑朝議郎守衛尉
少卿淮陽縣開國男賜紫金魚袋韓秀
弼八分書文多糢糊不可讀所可辨者其卒
以廣德二年八月五日及有懷恪懷亮語致懷
恪碑希晏其長子也書法亦清勁可喜其能
不因開元帝之好而變者乎畧文爲銀青
光祿大夫行兵部侍郎清河郡開國公而

缺其名當以史証之　弇州山人稿

華岳題名

顏魯公大字正書　乾元元年

今在華岳碑之右旁王伯厚言華岳題名五百十一人再題三十一人自開元訖清泰今存者惟此與述聖頌二碑不過二十餘人而已又曰地震之後以碑石裝砌岳廟大門墻上亦有唐人題名今王無異所搨得者通共九十二人有裴士淹李德裕李商隱名　金石文字記

唐人書法俱從右軍禊帖中各自抽繹而成如伯施得其朗潤信本得其縝栗登善得其婉逸公權得其雄邁泰和得其超卓陸柬之趙模則又全體脫出而乏其神駿其不踐迹而天成者顏平原揚景度二人耳　六硯齋

文宣王廟新脩三門記

八分書　裴孝智撰　裴平書　大曆八年

今在曲阜　金石文字記

孔廟殘碑

正書　程浩撰　顏魯公書　今在華州

此文載唐文粹為扶風縣文宣廟記大曆二年駕部郎中程浩文而今西安府學有僧夢英書此一記其文正同但去扶風古縣也半篇其跋云此記刊石元在湖州臨安縣夢英愛而書之豈駕部先作此於扶風魯公又書之於湖州而去其半篇耶又攷唐地里志臨安屬杭州不屬湖州得非夢英之誤耶今華州有此殘碑數十字其文同　金石文字記

嵩山國瀲禪師禪林真訓

李邕書　開元十三年

鐵像頌

王端譔　蘇靈芝書　開元二十七年

石之堅不及鐵而像之尊又過於碑當其為像時豈不欲萬古長在哉寧料其後毀萬斤鐵已泯滅而獨賴此一片石使今日知此地曾為山魏睟之容香花之奉可以起來茲之想憶耶　墨林快事

右易州錢像碑頌開元廿七年崇文舘校書郎王端篡行易州錄事蘇靈芝書端此文多頌故太守盧暉德政詞猥音瑣不復可觧靈芝此書遒勁有逸氣然令景龍閒虛和之度埽地矣宣和譜謂其行書有二王法而成就頗放當與徐浩鴈行戈脚復類世南夫季海誠有之以擬二王永興吾未之敢信也譜又謂靈芝之書爲易州刺史鄭明肅書候臺記宋時陷胡中胡人每以墨本詒権場需絹十端始易一本妬者竟碎之今此碑幸尚完而求其所謂十綃之直理不能得一也物完毀貴賤要自有時然亦有不可觧者 弇州山人稿

陶南村評蘇易州書謂有二王法具於徐季海鴈行可謂知言大抵唐人書端謹有則況易州復有書名宜趙明誠之采之也此碑傳世甚少豈以結字古朴不入時好耶 金石評攷

蘇靈芝書余所見者幽州憫忠寺寶㙮頌及是碑而已今其石漸泐飛動之致已失遂不堪與北海對壘此宋人搨本精采具存董尚書稱其遒密宜矣冊舊藏曹氏古林康熙壬午春忽見於花南水北之亭匹如久別故人相對古林金石表儲藏秦漢已來至五代十國凡七百本近已散失斯碑獨爲識者所得幸矣 曝書亭集

憫忠寺塔頌

此蘇靈芝爲史思明書乃唐之所不宜存其跡者易之人傳其碑無亦以妙札之故今覩其字榦有李顏二家而視北海則加莊視太師又多隽誠足述也 墨林快事

宋文惟簡虜庭事實曰燕京城東壁有大寺一區名曰憫忠唐太宗征高麗回念忠臣義士沒於王事者建此寺爲之薦福東西有兩磚㙮高可十丈是安祿山史思明所建此碑稱御史大夫史思明奉爲大唐光天大聖文武孝感皇帝敬无垢淨光寶㙮頌

者是也春明夢餘錄曰此碑盖建於思明初歸附之時其碑完好近日劉同人作帝京景物畧謂碑上半斷裂不可讀且蘇靈芝書名甚著當時乃謂爲李北海自鐫名尤誤之甚不知北海自鐫名乃伏靈芝也此碑書丹於石故以左爲前

按舊唐書肅宗紀至德二載十二月己丑賊將僞范陽節度使史思明以其兵衆八萬與僞河東節度使高秀嚴並表送降三

載正月戊寅上皇御宣政殿册皇帝尊號曰光天文武大聖孝感皇帝二月丁未大赦天下改至德三載爲乾元元年今此碑建於二載十一月而已稱尊號又以大聖字移在文武之上與史書不合

宣和書譜蘇靈芝儒生也嘗爲易州刺史郭明肅書侯臺記靈芝行書有二王法而成就頓放當與徐浩爲行戈脚復類世南體裁善於臨仿者

余後至燕一日與鄞人萬言同至憫忠寺訪觀此碑萬曰前行大唐光天大聖文武孝感皇帝及中間唐字史思明字類磨去重刻者石皆四面首行憫忠寺上元只二字今改范陽郡三字盖思明復叛之後磨去之及思明誅後此地歸唐後人重刻者也當日君臣之分殆如弈棋然非親至其下摩挲遺石而徒摺帋上之字未有能得其情者若年月尊號之先後亦從此而無疑矣 四條金石文字記

右憫忠寺寶墖頌其文張不矜撰蘇靈芝書建自唐至德二載碑稱御史大夫史思明奉爲大唐光天大聖文武孝感皇帝敬无垢淨光寶墖頌宛平孫侍郎耳伯著春明夢餘錄謂碑建於思明初歸附之時而崑山顧處士寧人箸金石文字記稱嘗偕鄞人萬貞一觀是碑其文陷處類磨治再刻以爲思明復叛之後磨去及思明誅此地歸唐後人重刻者今年冬遇貞一於諸城

李渭清所遂同往觀焉碑首范陽郡三字史
思明三字次行大唐等十二字文中維唐紹統
及彼命啟興禪虞又東宅眾西都入川暨唐
祚字至德二載字其文深陷然書法寔出一
人始悟侍郎處士所云猶未為定論也攷思明
之降在至德二載十二月至明年正月肅宗始
加尊號二月乃赦天下改元碑既建於二載十
月不應預書尊號又思明初附肅宗授以
歸義王范陽節度使其碑於降後宜大
書王爵不當祏稱御史大夫則是碑之建蓋
在思明未降唐之先范陽三字其初本二字
祿山僭稱范陽為東都必東都也大唐一行
其初必祿山父子偽號文中唐字其初必燕
字而至德二載其初必祿山父子僭號之年
無疑載攷安慶緒襲位賜思明姓安名榮
國迨既降附復更舊名因命靈芝改書者
亦碑文以左為前寧人謂書丹於石之救起
從祿山俗尚未可定也不紟與判官耿仁智同

係思明之將復叛也表請誅李光弼不紟寔
為起草跱曰陛下不為臣誅光弼臣當自引
兵就太原誅之及將入函為仁智削去思明知
之遂執二人仁智死不紟度難獨免可知已當
日思明降而復叛既誅之後唐人見其碑踣之
惟恐不力安有反勒其名於石者乎此又事
之所必無也貞一聞余言作而曰有是哉於
是人摹一本余為攷其始末書於後 曝書亭集

田仁琬德政碑

此蘇靈芝書靈芝武功人生開元天寶間書
與胡霈然齊名霈然書評者謂其格力不
揚今霈然書不可見見此碑可以得其概矣大
都原出聖教而肥媚為多尚不及王縉書王
清源公碑而宣和譜擬之季海伯施季海
不足論恐伯施於地下笑人 石墨鐫華

夢真容碑

蘇靈芝行書 開元二十九年 今在盩厔縣
樓觀

是年四月玄宗自言夢見玄元皇帝云有像
在京城西南百餘里即命使同諸道士求得
之於盩厔縣樓觀東南山阜間迎至興慶
宮大同殿宰相牛仙客李林甫拜賀 金石
文字記
靈芝之字纖而有體嚴而不局最爲合作蓋
學褚而得其神者同時如薛稷徐浩未之
或先也 墨林快事
此蘇靈芝書按碑開元帝夢老子真容求

得之中南之樓觀博州刺史李成裕奏准諸州
同勒石則此碑天下皆刻之金石略載之云未詳
所在余此碑并田仁琬碑得自鄉人之守易州
者或在易州今中南樓觀亦有此碑亦靈芝書
文同而易州碑稱奉勑旨宰相牛仙客樓觀
碑稱張九齡按碑此事在開元二十九年閏四
月九齡自二十四年罷相二十五年左遷荊州長
史二十八年薨未嘗生至二十九年也似當以易州
碑爲是樓觀碑經宋翻刻字畫不及易州

三舍豈但謬易其名姓耶 石墨鐫華
石墨鐫華論此碑在易州樓觀之異同可
謂明確余所收一本稱牛仙客不稱張九齡
則此碑非樓觀所刻也獨異真容求得之
樓觀而碑刻於樓觀者有以牛爲張之誤
何與余又得刻在古白鶴觀一碑先是党
光所書早已損壞漢乾祐三年楊致柔
奉命重書者 光暎識

不空禪師碑

碑徐浩書浩傳曰父嶠之善書以法授浩世
狀其書曰怒猊抉石渴驥奔泉尤爲司空圖
所愛又嘗論書曰鷹隼乏彩而翰飛戾天者
骨勁而氣猛也翬翟備色而翱翔百步者
肉豐而力沈也若藻曜而高翔書之鳳凰矣奇
謂詩詡之極今觀此碑雖結法老勁而微少
清逸在唐書中似非其至者 石墨鐫華
顔魯公與李海同時同有能書之聲於世今
類之傳者不下數十本而徐之存者蓋少故人

知宗顏而季海之名遂掩余經營四十餘祀始
獲此帖乃手自重裝書發其字之精神真態
然後知二家之法度情致初似一規顏之體縻〻則
之舒揚之氣徐之體適〻則多沖𦎧之美徐更
進一籌若通其行草分篆計之徐不啻後
矣墨林快事

大遍覺禪師塔銘

玄奘久居西域廣譯佛言唐太宗極尊崇之
據史卒於顯慶六年即龍朔元年銘則云

卒於麟德元年之二月史云年五十六銘云年
六十九先葬滻東後移徙樊川北原即少陵原
文宗開成四年劉軻譔文僧建初書行草
秀勁有法而文亦粗能言師事俱可存也石
墨鐫華

慈恩寺基公塔銘

李和度墓卷　沙門建初行書　開成四年　今
在西安府城南興教寺

基公者尉遲敬德之從子也度為僧譯經於

慈恩寺卒於永淳中太和間始建塔李和度
銘之書者亦建初然其筆法不無步趨玄奘
塔銘 石墨鐫華

奎基法師尉遲敬德之子年十八有絕力每出
以三車自隨一載醇酒精餅一載女樂十餘人
一載兵器而自與壯士錦袍花帽以騎從遇所
欲留屢縱飲至醉擁女樂遍幸之而後與壯
運矛挺槊持刻自快率以為常玄奘法師
自西域取經回欲立賢首宗旨而難其堪授

者一日請於唐文皇曰大唐國中能承我法嗣者
尉遲子耳帝命敬德令依奘剃落奘為開示
數語即盡棄其習而精研宗乘令相宗諸
和奧皆其所披析也然性廓落不知有戒律
饑則恣飡飽則鼾睡而已一日行脚買牛肉喫
之而挂其餘於錫端至一剎乃宣律師所住也留
三宿別去宣律平日受天供不御人間食至是
天供三日不至奎師行復來宣師曰日來為粗
行者腥穢所觸耶天人曰不然我輩岳瀆小

聖耳兩日聞本剎有大乘菩薩四洲大力神
王色欲界主咸在擁護故不敢唐突今幸
其行始得展敬也宣律爲之三歎久之曰
我不能也而奉律益嚴此段話記海上老僧歸休如者與予夜談若龍井不知所據出藏何函何典爾時但覺光雄○叢邈歷落之氣可以壯入膽骨故特追而著之 桃軒雜綴

尊勝陀羅尼經咒石幢

張少悌行書　天寶七載

今在西安府尊勝陀羅尼石幢天下多有

不具載此以少悌之名而存之 金石文字記

余所收石幢文凡十餘一張少悌書此金石文字記謂以其名而存之者也石墨鐫華謂其書清圓秀逸蘇靈芝輩不及曝書亭集亦稱其筆法娟秀一劉鏞書曝書亭集有跋一僧無可書石墨鐫華稱其佳無可俗賈姓島之從弟也聯照和尚碑是其所書爲鑒賞家所貴一趙信書一司馬簡書一高岑書一沙門義淨譯其三無姓名書法要皆可觀 光暎識

帝廟碑

李經書　大曆二年

贈太師孔宣公碑

此崔行功墓孫庭範書行功常書開元寺千佛記者庭範無書名而此碑今隸是唐初法亦有漢魏遺意可與唐詒表碑同觀 石墨鐫華

碑文內升什二字升音陞什音斗隸釋漢

苦縣老子銘有什星字司隸校尉楊孟文石門頌上順什極白石神君碑米什五錢注並云斗字漢隸分韻升什二字上升下斗唐比邱尼法琬碑天今手極竟作升字則謬矣昔人以其文易混故改什爲斗俗作斗而二字多有誤者故漢書食貨志治田勤謹則畝益三升不勤則損亦如之臣瓚曰當三斗尚書帝命驗黄曰神斗博雅誤作神升又世語姜維膽大如升誤作斗

字之从斗者漢樊毅復華下民租田口筭碑
斛作斛苦縣老子銘涼州刺史魏元丕碑
料作斜魏受禪碑料發用兵料作斜王知
敬李衛公碑運奇料敵作斜歐陽通道
因禪師碑斜作斜韋虛心鄭子春北岳廟
碑史惟則慶唐觀金籙齋頌魁作魁晉
書孝武帝紀論謝玄之善斜軍事何超音
義曰斜力弔反一作料後人不知古人書法妄
改為斷而淳化閣帖晉簡文帝書斟字作

斟又於升旁加一點以別升字後周華岳頌
斟字亦同張公禮龍藏寺碑揖讓而升大
寶升字作𠦃以斗加一點為升則不經之甚
矣 二條金石文字記

少林寺靈運禪師碑

靈運禪師碑試大理評事崔琪譔會善寺
沙門行書而缺其名矣向遊少林愛其中
碑刻時值大雪命人搨之此其一也或謂余
好奇之過不知余之所得抑亦多矣 金薤琳琅

此碑天寶九載立世言開元天寶之際文人嗜
地皆成珠玉今以此碑觀之如云窮歲默坐
猿對茶椀鳥棲禪菴彼出嶺雲無心即我
心矣彼澗水無性即我性矣此數語雖含
善知識不能拈出況經生哉書法自聖教
序中出是善學逸少者 蒼潤軒帖跋

今在寺中碑額有字云寺西石塔靈運師墳
即梁帝皇嗣也以其為梁武帝之裔而
稱皇嗣亦為不順其陰刻陁羅尼經咒 金

石文字記

靈運碑者唐崔琪譔亦云聖善寺沙門勤
下殘缺二字當時僧書耳文淺陋不足道
書法絕類聖教序無一筆不似後世傾側
偃臥以取姿態者其人材雖足稱要之有
愧於此髡也 弇州山人稿

翔方節度李光進碑

令狐楚譔 嗣子李元行書 今在榆次縣
光進與弟光顏並為唐名將憲宗平淮西

光顏功最高唐書天並有傳光進碑令狐楚之所纂光顏碑李程所譔皆名臣也然歐趙二錄皆無此二碑歐錄所載李光進碑楊炎譔韓秀實書者乃李光弼之弟非光顏兄也趙錄有贈太保李良臣碑則光進之父官止雞田州刺史初無功績以光顏故贈太保與二子同葬一地乃趙氏錄其一而遺其二殊不可解余友朱錫鬯過榆次趙村摺得此碑以副本遺余故得而錄之 金石文字補遺

太保李良臣碑

正書　李宗閔纂　楊正書　長慶二年

楊正書　今在榆次縣

李良臣即李光顏之父也碑爲李宗閔纂文詞不雅可喜宗閔牛僧孺皆一代奇才而自陷朋黨惜哉 金石錄

良臣本河曲部落稽阿跌之族襲雞田州刺史隸朔方軍其稱太保者以子貴贈官 曝書亭集

義陽郡王苻璘碑

右唐苻璘碑按唐書列傳璘姓苻而碑作符以姓氏書攷之瑯琊符氏出於魯頃公之孫公雅爲秦符節令因以爲氏而武都苻氏出於有扈之後爲啓所滅奔西戎代爲氏酋本姓蒲至苻堅以背有文改焉今此碑以璘爲符氏又云其先瑯琊人皆不可知然按璘與弟瑤皆封邑於瑯琊豈書碑者誤以苻爲符其家出於武吏不知是正乎 金石錄

符尚書碑字法深厚與崔太師碑同王文含自秦中攜寄此本把玩竟日唐初諸公無不學晉即褚河南剛正不撓千古偉人而其書亦帶有婢媍不勝羅綺之致蓋屈而就晉法也至誠懸始大闢境界自出手眼雖學魯公常有出藍之譽故唐人稱其一字千金又謂墓碣之書不出誠懸則爲不孝至四庫咸知寶重豈倖致哉近人評書者乃以晉法繩之真井蛙之見也 銷夏記

嵩陽觀碑

聖德感應頌尚書右僕射兼右相吏部尚書晉國公李林甫撰蓋玄宗命方士煉大還於嵩陽觀六轉而移煉緱氏山太子廟九轉而林甫紀其瑞者也當是時女蠱追孽交作於中外而林甫以金石之毒發之天下之緣稽幾絕而唐事去矣而君臣方日熙熙然交史其美而張大之良可歎也頌成之明載太真冊其又七載林甫死又四載帝走蜀不知大

內辟穀自託元始孔昇真人時所得此丹力否耶書為徐浩古隸與帝隸法絕相類雖以肉勝而自有態可寶也 弇州山人稿

嵩陽觀聖德感應頌乃道士孫太冲為明皇煉丹六轉而移緱氏山九轉而李林甫紀其瑞徐浩書其碑者也碑作於天寶三載是時開元之政已獘而林甫以姦佞為肆本不足採但浩分隸與史惟則韓蔡欲伯仲矣 石墨鐫華

臨淮武穆王李光弼碑

此碑顏清臣撰張少悌書少悌書在當時不大知名而此碑殊勁拔清圓深得右軍行草遺意惜殘缺不完且於李公中興偉畧不得一二記之唐史耳 石墨鐫華

此碑在張誼書姜嫄碑之上盛時泰借觀姚氏法書內有此帙敬為書評歸之 蒼潤軒碑跋

姜遐斷碑

姜晞正書 碑在醴泉縣

遐者謩之孫行本之子史但附見簡傳撰書遐碑乃簡之子晞代簡襲行本爵為郯國公者也書法全師登善而結體小弱碑上段已亡止有下段棄墓側余摩而錄之 石墨鐫華

高邑縣殘碑

本願寺銅鐘銘

開元十九年 東京大福寺□□撰集書

龍門山大盧舍那像龕記

水經伊水出南陽縣西東北過陸渾縣南又東北過伊闕郦道元注昔大禹疏以通水兩山相對望之若闕春秋之闕塞是也韋應物詩鑿山導伊流中斷若天闢而司馬君實之言曰龍門伊闕天所為非山橫其前水壅其流禹始鑿之然後通也斯言其信矣夫山有八寺其一曰奉先像建自咸淳三年而以調露二年賜額蓋闕去洛陽二十五里而近兩岸洞龕佛像累千合夾侍坐立者幾盈萬莊少陵詩所云氣色皇居近金銀佛寺開也碑闕書者姓名或云袁元哲撰攷曰續書之康熙戊子竹垞八十翁彝尊識 曝書亭集

觀妙齋藏金石文攷畧卷十一

中興頌

右大唐中興頌元結纂顔真卿書書字尤奇偉而文辭古雅世多摹以黃綃為圖障碑在永州磨崖石而刻之模打既多石亦殘闕今世人所傳字畫完好者多是傳摹補足非其真者此本得自故西京留臺御史李建中家蓋十年前崖石真本也尤為難得爾 集古錄

中興頌刻永州浯溪上斷其崖石書之刺史元結纂結自以老於文學故頌國之中興成之書頌太師太師以書名時而此尤瑰瑋故世貴之今數百年蘚封莓固遠望雲烟外至者仰而玩之其亦天下之偉觀耶嘗謂唐之文弊極矣結以古學為天下倡首芟擢蓬艾奮然拔出數百年外故其言危苦險絕畧無時習態氣質奇古蹤屬自將嘗曰山蒼然一形水泠然一色大抵以簡潔為主韓退之評其文謂以所能鳴者余謂唐古文自結始至愈而後大成也 廣

川書跋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商周之遺篇可以概見今次山乃以魯史筆法婉
辭含譏蓋之而章後來詞人復發明呈露則磨
崖之碑乃一罪案何頌之有竊以爲未安題五
十六字刻之石傍與來者共商畧之 三頌遺
音和者稀半容寧有刺譏詞絶憐元子春
秋法郤寓唐家清廟詩歌詠當諧琴搏
拊策書自省瑕瘢紛紛健筆剛題破從

此磨崖不是碑 范成大
磨崖碑中興頌元結撰顔真卿書字畫方
正平穩不露筋骨當爲魯公法書第一唐文
靡瑣極矣至結與蕭穎士輩方振之頌亦典
雅彷嶧山諸碑第有可議者頌其君而并
其君之父曰噫嘻前朝孽臣姦驕且覩之篇
首豈頌體亦耶吉甫於宣王詩穆如清風者
未聞以厲王并也序辭所謂非老於文學其
誰宜爲亦誇矣晚人不當如是 弇州山人稿

磨崖中興頌碑自歐陽公集古錄已謂其
歲久剝裂字多殘闕好事者以墨增補之王
元美景慱雅乃云字畫方正平穩不露筋骨
當爲魯公法書第一豈元美所見乃崖石真
本耶予獲一帋恐是橅刻雖筋骨不露而神
氣全已惜不得至永州崖一證之 石墨鐫華
此卷公書之翹然者在八關齋記之上 篛溪軒帖跋
書至於顔魯公魯公之書又至於中興頌故爲
書家規矩準繩之大匠河朔嘗見三數本皆

完好而森森如劍戟有不可犯之色今得此本
頗有殘缺既裝褙則反得古中韻勝乃知崖
角剥弊本真全露有李白所謂秋水出芙蕖
天然去雕飾者尤可賞激也 陵川集
元次山有文名唐人所推重中興頌又其得意
之作乃其韻俱用平聲亦見弱夫宫商經
緯依永乃和盡用仄必噍殺矣盡用平必滯
伏矣陸平原所謂偏弦獨張清奏靡應此
頌不無此病焉此頌大曆六年鐫於永州浯

溪石崖已八百幾十年不遽泯徒以顏魯公正
書能使山靈訶護若此耳李陽冰琅邪康
子泉銘亦磨崖字已不可辨余親見之或謂
此頌是再模則不可知矣宋瀘陵羅大經說
歎肅宗即位靈武事遂謂節判前叙數
語止言大業而不及盛德以為節判亦不滿之
羅君讀此不及竟耶頌中固已有盛德字
以補叙文之闕作文固有稱停廉免複累此
文瀘陵之所不識也 陽閑集

宋州官吏八關齋會報德記
右顏魯公書字徑可二寸許方整遒勁中別具
恣態真蠶頭鼠尾得意時筆也此書不甚
名世而其格不在東方家廟下故洮餘子而及
也記文宋州將吏為節度使田神功疾愈請禱
此猾裨媚驕帥之常巨豆怪者第其時有可慨
也蓋載緇鴻漸輩方以因果之說聳人主至引
阿修羅帝釋為証每虜至禮佛祈禱退則
修八關齋飯僧報謝將帥體解而世風靡矣

嗚呼唐之所以終不復振也有由哉 弇州山人稿
此宋州將吏為節度使田神功頌疾愈作齋
會也神功故洮良臣徐白等媚其主帥洮佳事
而魯公為墨為書何也乃其字法大徑三寸
許方整遒勁不減鬲倩贊家廟碑 石墨鐫華
八關齋碑在歸德府字法大徑三寸許方整而
有風致視他書更勝 銷夏記
此碑乃因田公之病而為之當時所費不下千萬
然當時猶有傴羅於此者今皆漸滅而田公事

獨以魯公之書而傳余常評此書在顏碑最
為奇偉蓋以氣像森嚴而又不容柬故耳若
潤軒帖跋
刺史崔倬叙顏魯公石幢事曰會昌中有詔
大除佛寺凡堂閣室宇關於佛祠者措滅
無遺今遣御史覆視之州縣祗畏至於碑
幢銘鏤贊述之類亦皆毀瘞此州口元寺先
有太師魯國顏公以郡守僚吏州人等為連
帥田氏八關齋會鐫紀大幢亦鑿缺仆埋因

訪其遺文於前刺史唐氏之家得其搨本
命工補刻大中五年正月一日 金石文字記
右唐宋州官吏八關齋會報德記顏魯公篆
并書筆力巖整不減東方畫贊惜乎文
字滅沒闕一百九字因以魯公文集校補以便
快讀朝散大夫使下闕持節宋州字徐向
等下闕本字左右僕射知省下缺事兼御
字之所遣也下缺公名起下缺孝字安人務在
於撫下缺柔況字緝熙下缺故能殿天字佐

令下缺右僕射李公忠臣字思明懼忠下缺臣
國已令公字公斬下缺德信之從諫遂并其字
副元帥李下缺光弼請公字又討敬釭下缺釭
歸順焉史字封信下缺都郡字每食宿下缺
皆躬自省視字二年拜下缺亦宋節度遷兵
部大曆二字妻信安下缺郡王褘女為涼國
夫人字居常不離下缺左右閱讀史書或時
疾字二寺下缺以祈福祐五年字功下缺既高
字忽嬰熱下缺疾況頓字是即下缺我公

字入於烈下缺熱矣字徐君悅下缺而從之
來字開元伽藍將下缺佐爭豕帷字一千五百
人為下缺一字者壽百姓張下缺烈等設字
又按碑本淪胥龜文集作淪字泉文武將
吏集作眾字竭胡構逆集作朱胡字又討
敬釭集作詩字都六軍集作六年清河
張氏集作清州則又集本之訛也元年拜
戶部尚書集作授戶部睦於姻黨集作親
黨不茹董集作茹葷禮讖不絕集作禮

讖則當從碑為正也首題額真下當缺鄉
誤字篆尾唐下當缺行宋字則又推而可知
也
按碑曰收滄德攻相州拒杏園守陳留陷思明
斬德信之從諫襲敬釭讓侯希逸破法子
營封信都郡王等事舊史皆無之而新史悉
合歐公得此碑而更定之也新史又謂八年
自力入朝卒代宗為飯千桑門追福然七年
壬子得疾宋州官吏為之祈禳至八年卒而

朝廷又為飯僧追福可見當時從信釋氏之深
也 二條金石評攷

東方朔倩畫像讚碑

東方畫像贊碑陰記額魯公書 石刻在陵
縣陵即古平原郡也故城址猶存今僅三之一耳
碑已再刻余所得乃舊本雖小模泐然其峭
骨道氣淵鬱奮張亦足辟易餘子余謂東
方生跡固奇詭然以道溪流易之度處虛實
有無間夏侯文亦時〻有壺公薊子意獨公書

卷十二 八

太巖整未稱所以發之不若留右軍寫其情性
可也語固涉狂公復生不能不頫首耳 弇州山人稿
東方朔倩畫贊昔魯公守平原時為書今
其石刻刓剝後世復為摹搨以傳然魯公於
書其神明煥發正在筆畫外若拳朱墨而
印於石者此待詔書亦果有道耶公之書畢
今猶有存者更數十百年後石破字缺人間所
得皆其傳摹見者必噱而笑之其書不足傳
也 廣川書跋

此碑在山東陵縣王元美曾得舊本余所收乃
長安故家者小〻磨泐當與元美家搨本同
書法峭拔奮張固是魯公得意筆也元美
謂東方生跡固奇詭夏侯文亦有壺公薊
子意獨公書巖整未稱不若留右軍寫其
情性可也余則謂魯公忠義而好神仙小說載
公歿後指甲金色透出手背又寄家人手書
事雖涉怪誕而亦可證公深於神仙之術固
東方生千載至契也然其筆都無物外姿

卷十二 九

態不如書汾陽家廟大是本色 石墨鐫華
右唐人所摹東方朔畫像贊圭角混融而光
精燦然非深知晉人筆法者不能予在中秘
獲觀褚登善鉤搨黃庭經與此正同雖帋
墨亦不殊信可寶也 宋鸞坡
此讚在山東陵縣書法較他刻更巖整余以
朔倩生平極詼譎後世乃有以極正之筆書
其讚者使朔倩見之當為骨竦 錙夏記
此碑久毀東明穆先生得古搨重刻之石其期

亥等字多偽想其元搨湯滅者時有之矣予
前過平原留意蹤跡之迄不可得後乃購得
此本字更明甚何嘗有偽字且其篆題蕪
存尤古雅峻峭全無鈍質俗態此時陽氷
稱高手乃其文采風流不及此十二字也其贊
字視顔他書獨瘦勁恬適與家廟碑相上
下盖公中年制作最爲得意想此搨在
穆先生所收數百年之前可見世之罕物時
在人家但不易遇耳因此溲鈌志蒐羅媿不

出里巷不得使之無脛而來其保持之殷當
何如 墨林快事

碑陰記

余既得先生畫贊自記希有之遇矣其後
又得此記字比畫贊更大而筆尤豐偉鋒芒
轉換一二如新盖搨更在前者遂成完璧其
題乃公爲象公公書更少見尤可寶也記稱廟
象捏素爲之二細君旁侍風流可想而書之年
爲天寶十三載亂在目前而平闊李宋四公

又以北平王判官巡按狎至然象公兄弟又伺其
旁則亂萌即兆又相系錯可爲有國之永
鑒則公所爲拓韓君開元八年之新碑而大
書之者非急也關係治亂當傳之百代耳墨
林快事

工部尚書臧懷恪碑

臧尚書墓碑顔魯公纂并書尚書墓在陝
西三原縣顔公此刻人間少傳余向以使事道
陝得之尚書七子希崇希旭希沈希愔希

景希晏希讓皆爲顯官而希讓至魯國
公顔公文集後有臧氏糾宗碑書七子官爵
與此不同 金薤琳琅

臧懷恪碑顔魯公纂并書懷恪再爲王晙
蕭嵩兵馬使積官右武衛將軍封上蔡縣
侯三贈而至工部尚書則以子希讓貴故也
兄懷亮至左羽林大將軍懷恪有子七人咸
顯而希讓至尚書節度使魯國公碑稱兄
弟子姪勛賢間出自天寶距於開元衆

朱輪而拖珪組者數百人而唐史不爲立傳故聊
載之書法偉勁不減家廟茅山而石完不泐
尤可喜也金石錄又載韓擇木書第三子太
子賓客希恍碑及希晏碑以韓秀弼書
之希讓胄子也而能爲不朽計乃尔誠有過
人者矣 弇州山人稿

臧將軍碑視魯公他書差勁峭且石又完好
鋒穎棱具墨寶也 銷夏記

今在三原縣九陂城臧氏墓上文有廣德元
年十月字碑歷叙臧氏自魯公子彄及僖
哀二伯文武二仲而其下又列丈人子原義
和榮緒按莊子文王寓而政於臧丈人下距
魯隱公殆四百年不得以爲公子彄之後且莊
子中名氏多是寓言不可爲據子原乃漢
臧洪原字从厂从泉後人復添三點今後漢書
作子源 金石文字記

顏魯公奉使題字

顏魯公奉使蔡州書今在同州其上有魯
公畫像 書曰真卿奉命來此事期未竟
止緣忠勤無有旋意然中心悢悢始終不改
游於波濤宜得斯報千百年間察真卿心
者見此一事知我是行亦足達於時命耳
又曰人心無路見世事只天知下有題曰觀此
筆跡不顯歲月以事實攷之蓋使李希
烈時也希烈以建中元年陷汝州盧杞建
議遣公奉使至正元宗諱貞故作正元年八月丙戌
公不幸遇害困躓賊庭者踰二年刃加於
頸而色不變度無還期誓不易節蓋書此
以自表云 靖康元年七月壬申朝散郎知閤
脩謁知同州軍事唐重書 金石文字記

送劉太沖叙

顏魯公送劉太沖叙豪傑屈瑰奇於二王法
外別有異趣米元章謂如龍蛇生動見
者目驚不虛也宋四家書派皆出魯公而只
爭坐帖一種耳未有學此叙者豈當時
不甚流傳耶真跡在長安趙中舍士禎家

以余借摹遂為好事者購去余凡一再見不復見矣淳熙秘閣帖亦有刻 容臺別集

麻姑壇記

顏真卿撰并書 小字正書 按魯公立此碑元作大字今有拓本而石已其小字者乃別本後人補刻非初碑也 大曆六年

今在建昌府南城縣麻姑山萬曆初年重刻 金石文字記

唐麻姑仙壇記顏魯公譔并書在撫州又有一本字絕小世亦以為魯公書驗其筆法殊

不類故正字陳無已謂余嘗見黃魯直言乃慶曆間一學佛者所書魯直猶能道其姓名無已不能記也小字本今錄於後使覽者詳其真偽云 金石錄

小字麻姑壇記或疑非魯公書魯公書書大字余家所藏顏氏碑最多亦嘗有小字者惟干祿字書註最為小字而其體法與此處記不同蓋干祿之註持重舒和而不局促此記遒峻緊結尤精悍此所以或者疑之也余初亦頗以為惑及把玩久之筆畫巨細皆有法愈看愈佳然後知非魯公不能書也故聊志之以釋疑者 集古錄

右唐小字麻姑壇記顏魯公撰并書在今江西南城縣之麻姑山歐陽公謂或者疑其非真而復以為筆畫有法非魯公不能書也趙明誠謂陳無已嘗見黃魯直言此乃慶曆中一學佛者所書魯直能道其名觀陸放翁云魯公麻姑壇記有大小二本蓋用筆州于峴山故事通志金石略載魯公書亦有小字麻姑壇記則歐陽公之疑與魯直之言又似不足信元柳待制道傳云麻姑壇碑小字楷法尤精緊比聞舊石焚毀山中雖重刻無復當時筆意則亦以小字為顏書但謂石已不存非也吳文正公云麻姑碑在吾鄉舊為雷所破重刻至再字體浸失其真則被焚者乃臨川大字本而南城之石至今固無恙也 金薤琳琅

作字大至方丈小至粟粒其位置精神不差豪
髮然後為畫如以此字與中興頌參較當知予
言為信 苕溪集
顏字小者最少惟此撫州仙壇記最為千古之
尤物自永州以來六百餘祀膾炙人口鋒芒之
內精神之外一無減損此雖中得名詰為之
護持引延然非其光怪陸離太和洋溢自足
以永於宇宙之間而不可滅似有神物為之守
禁者亦不可得如此堅且久也 墨林快事

撫州有魯公仙壇記字形大如指頂筆筆帶
有隸意魯公最得意書也不知何時毀壞
世無見者余收此本得之故恭順家宋以前
搨楮墨精好最所秘惜至行世蠅頭小書
乃慶曆中人偽書載金石錄而今舉世奉為
楷模誤矣杭州姜涯思有宋搨大觀第九本
余家正少此乃持以换仙壇本去今所覩者乃
忠義堂本耳 銷夏記
往見魯公所書麻姑壇記皆小字甲戌夏景

陵吳既閒蹤之子雋彥來京師求作其父遺
集序遺余麻姑壇記大字宋云奉議大夫建
昌府知府梁伯達重建按集古錄跋麻姑壇記
云顏公忠義之節皎如日月其為人尊嚴剛
勁象其筆畫而不免惑於神僊之說謂此
書也別有小字麻姑壇記一跋云右小字麻姑
壇記或疑非魯公書余家所藏顏書碑最多
未嘗有小字者惟千祿字書注最為小字而
體法與此記不同蓋千祿注持重舒和此記

遒峻緊結尤為精悍此所以疑之也及把玩久
之筆畫巨細皆有法度愈看愈佳然後知非
魯公不能書也陸務觀云魯公麻姑壇記有
大小二本蓋用羊羽子峴山故事都元敬金薤
琳琅引柳待制道傳云麻姑壇碑小字楷法
尤精緊比聞舊石焚毀山中重刻無復筆
意亦以小字為顏書但謂石已不存非也吳文
正云麻姑碑在吾鄉舊為雷所破重刻至再
浸失其真則被焚者乃臨川大字本而南城

之石至今固無恙也亦今大字本蓋臨川舊石燬後梁君重刻於建昌者草廬所謂浸失其真者是也 帶經堂公

夫代與世移物隨時變居今鏡古匪蹟何稽石磴紅泉靈運之風流尚在銀鉤鐵畫魯公之生氣猶存若乃紀化仙都顯神丹於木石抽奇冊府寄藻思於縹緗則所謂昔人已矣遺跡依〻以故點綴陳跡聽之來除大運俾千載而下意氣相感者得有考焉

麻姑仙壇記魯公手書小楷并碑陰附刻諸河南虞永興歐陽率更柳河東諸小楷俱稱神品不知何年遺失山澗中謂為好事者携去宋景祐間一樵豎偶于山澗鋤得之斷其角故曾子固詩云碑文老勁信可愛碑石小缺誰能鐫後人每跡之謂翻刻新本不如也 二條麻姑山丹霞洞天記

撫州南城縣舊有顏魯公麻姑仙壇碑後分南城入建昌碑隨入公廨聞為一守褱之歸而命俗工摹一碑於郡今所相傳者是也余覽顏書小楷最為難得而屢經摹仿失其故吾每用慨惜爰是廣訪宋搨命良工精刻置之邸中用存故事其碑陰衛夫人等書〻並留不差毫髮臨池者尚鑒余之苦心

武益王滋南道人題於遜學書院

仙都觀壇即蔡經故居王方平來會仙人麻姑之處顏魯公記其事手書入刻往在京師見一舊本筆法奇勁精采煥發寔

義大節披覽間畧具世尤珍之當時購之不得後十餘年來守建昌與刻匣貯郡齋啓視之石方廣盈尺中斷字多磨滅不可辨為之慨然偶過近溪羅大參出所藏舊本點畫波發與京師所見毫髮不差何異龍劍之合遂鐫之以傳郡之舊跡碑陰有唐衛夫人褚河南虞永興歐陽率更薛稷柳河東李北海諸小楷書家謂小楷難工右軍黃庭經外絕少是數家之筆跡真可與公仙壇並

傳者也因併刻之萬曆乙酉六月一日雲間季
膺書

是碑失去既久洪武初郡守新學宮見舊墨
聖座東偏爰委仙都道士立石殿隅今具在
也正德中山蹊樵豎於澗底拾出其碑版字
跡猶無恙先君以其奇邁輒珍襲一幅後碑
入郡中漸就剝裂觀者每爲悵怏茲郡爲
山李先生將圖翻刻而莫獲善本暇日過從姑
山房肆覽遺墨得是冊色喜遂命工入石與

四方好古者共之嗚呼是碑相傳已歷千載
中間隱而忽現失而忽得裂而忽完若蛟龍
幻化莫可方物是固魯公之精英貫徹今古斯
能如是然微我爲山先生孰興成之吾儕當
知所以歸德矣郡人羅汝芳敬書 已上三條

益王重刻碑跋

金殿鎮昭回翰墨錦雲張風雷氣魄真靈應
千秋白石磨無磷萬載忠誠貫日光屈曲龍蛇
滄海桑田直渺茫丹竈烔消遺址在古壇夜
靜月蒼蒼 左邊士洄題

類碑刻於唐大曆六年魯公撰文紀山迹也
石膩書工良足珍重元季兵燹流落人間永
樂初爲薊州衛知事郡人雷鐐所得成化
紀元其子泰獻於府遂什襲藏之蓋欲其
可久也嗚呼公之節義感於人人字書特其餘
事耳猶不忍泯沒如是要亦古人思召伯而
愛甘棠之意同志君子珍致寶重毋令更
流落可也 謝士元

余所收大字仙壇記未必是原碑大都是翻夏
記所云忠義堂本也另見一本或是建昌重
刻遠不及此其小字者翻夏記據金石錄直謂
爲僞書金薤琳琅辯之最明無可疑其僞
也余收得二本字法精妙搨亦極工中有斷處
殆原碑所搨本致足寶惜余親家范舒山
侍御令南城時貽余一本蓋萬曆初年所
刻余所藏二本實勝之范云重刻碑今亦不
存 光暎識

顔氏家廟碑

右顔魯公家廟碑石刻四面環轉在關中後廟燬宋初有李延襲者語郡守移置之結法與東方畫像賛相類而石獨完善少殘缺者覽之風稜秀出精彩注射勁節直氣隱隱筆畫間可重也天寶間安氏蹴天柱折而力扶之者郭尚父張睢陽平原與常山四耳顔氏獨擅其二碑之所以重者寧獨書哉 弇州山人稿

此碑李陽氷篆額魯公譔并書石四面環轉製法精工廟不知在何處後燬宋初有李延襲者語郡守移置文廟此書結法與東方朔賛正同勁節直氣隱隱筆畫間 石墨鐫華

古人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魯公之先後何其輝映也文學之優清貴之選人世可及忠烈之著褒䘏之稠何可易得而況魯公以精忠大節之括秉筆而叙也休哉殆庶之貽與

孔氏爭光矣魯公此碑則洵洵和雅不露鋒芒如章甫雖雖有聲容之儀焉其在賊中題巳像則又錚錚矯矯不可狎押眞與日月爲昭蓋公之忠孝大閑培植素厚故其出之胸中與取之筆下迥然不同 墨林快事

碑在西安文廟文刻四面制作精工魯公忠孝植於天性殫精竭力以書此碑而奇峭端嚴一生耿耿大節已若顯覈之先人矣 銷夏記

郭氏家廟碑

唐贈太保郭敬之廟碑廣德二年顔眞卿譔并正書 古今法書苑

碑今在陝西布政司乃汾陽父敬之廟碑文與書俱出魯公手以一代偉人之家廟求得一代偉人之書不足當之可稱古今二絕碑陰載汾陽兄弟九人皆列大位不必史所傳幼明又也所載汾陽封拜亦與史小異 銷夏記

廣平郡文貞公碑

宋文貞公碑并碑側記皆顔魯公譔并書文

貞墓在沙河縣碑久埋沒土中近余友方思
道作縣出之重樹於墓以搨本見示金石
錄謂碑與新史不同者二事又謂碑側記
文貞逸事甚詳而新舊史皆無之余家
藏象公文集中有此碑因得比較以補石本
之缺但其文時有小異如集本云建一言而天
下倚平碑一言作一陽集本云曾祖弘後碑
作弘峻集本云嘗夢大鳥銜書吐公口中公
呑之碑作大鳥銜書吐公口中而咽之集本云

欲優游自免碑自免作鄉里集本云左右
震棘碑左右作天后集本云勅使馳救之
碑救作赦集本云與執法通同碑作與
執政通問集本云玄宗將幸西蜀碑作中
宗將幸西京集本云公職氣詰之碑氣作
色集本云東宮有大功宗廟社稷主也安得
異議碑作春宮有大功主安得異議集本云
駕幸洛陽碑作駕達東都集本云馳道
險隘行不得前碑作馳道隘稽車騎不得

前集本云以臣免之碑臣字下有言字集本
云母寵子愛碑作母寵子異集本云勅公按
覆碑無勅字集本云置之座右碑之作諸
集本云仲冬十九日碑作十有九日集本云
壺蓋官供碑壺作器集本云戊寅歲五
月碑無歲字集本云叨太僕之下烈碑烈作列
集本云義形言色碑言作顏集本云既遷
鄴城碑遷作還集本云汗洽流漿碑流作
如其不同者又如此則趙氏之所未及也金莚琳琅

余始有碑側記又後一歲乃得碑文頗剝
蝕其行筆與記全異碑肄內稱公雅善
戲謔不常矜莊凡所詼諧人輒疏取昔人
見公賦梅花以鐵心石腸為怪故不足怪也
非所望於蕭傅亦是一証太史公讀張文成
事而疑其偉然丈夫乃如好女子世固有不
可曉者

宋文貞公神道碑側記顏魯公暴書石刻
沙河云公劉劭大鄭相埒書亦稱是真足三

絕第其筆以取勢為主微類徐吏部而力過之不免奔驤渴猊有山窠得此法作擘窠書愈增怪偉黄豫章獨印賞以為瘞鶴銘之流亞噫惟其似之是以嗜之然耶 二條 弇州山人稿

此碑書法方整中帶有虛和視他書稍異尤為可寶余以崇禎己卯於役河南親至碑下見石雖漸泐然規畫尚可撫摹搨一本置典中共晨夕者經年 銷夏記

雖沙三喻皆喻藏鋒不知出鋒亦有之因出鋒之道故成藏鋒之渾此碑是也東坡偃筆雖形類類失在用筆矣其學王僧虔亦然 容臺續集跋仿宋廣平碑例帖

右廣平文貞公碑額魯公書在今沙河縣之東北康陵丁丑之年太守方思道為沙河令碑已斷沒出之土中鎔二百斤鐵貫而續之今方公所為修復封樹皆無存矣惟此碑屹立於風霜烈日之中恐亦不能久也歐陽文忠公以謂魯公真跡今世在者得其零落之餘猶足以為寶今此碑剝蝕猶少況以廣平之重使歐公得之其為珍賞當倍他書矣 歸太僕集

千福寺多寶塔碑

右千福寺多寶塔碑岑勛譔顏真卿正書顏公之書多矣惟此碑盛傳人間歐陽公作集古錄跋尾而此獨見遺惟趙氏金石錄有之謂多寶塔者僧楚金所造楚金嘗寫法

華經千餘部寘塔中趙氏復謂於士大夫家數見之則楚金之書至宋猶有存者 金薤琳琅

魯公正書惟此碑最著以其字比諸碑稍小便於展玩耳而結法視東方朔贊家廟碑似覺少遜王元美曰貴在藏鋒小遠大雅不無佐史之恨信然碑舊在興平千福寺不知何時移立西安府學中 石墨鐫華

魯公書多寶佛塔最窘束而世人最喜如

杜少陵書佳處淵奕而學者徒取其硬縮
此猶曹子建所謂蘭茝生香人之所嗜而海
畔有逐臭之夫者也嗟嗟世人若不具隻眼而
隨人語言以評古書又曷足以言心賞耶 蒼潤
軒帖跋

魯公之石布滿天下或滅或闕而琅琅千古惟此
碑最永釋氏所云不可思議豈此碑固將
與蓮經共無極已耶此書最謹嚴雖少松
拘束而天全神活自得之趣盎然欲流固是
平原之傑作可自爲宇宙間一物無借竺
乾也 墨林快事

觀妙齋藏金石文攷畧卷十二

爭坐位書藁

昨日長安七師文出所藏顏公與定襄郡王書
草數紙比公他書尤爲奇特信手自書動有
姿態乃知瓦注賢於黃金雖公猶未免也 東
坡集

余少則習魯公坐位帖晚始得此佳本爲之摩
挲竟日噫忠義草耳乃無一筆不作晉法所
謂無意而文從容中道者也其辭余未敢論
獨笑魚開府郭僕射把截祿山希烈之徒漸
滅已盡而公之斷楮殘墨千載恒若新嗚呼是
寧獨書而已哉

公剛勁義烈之氣其文不能發而發之於筆墨
間何也余常謂公學不如其人於麻姑壇記見
之辭不如筆楷不如行有意不如無意於茲
帖見之 二條弇州山人稿

魯公與郭僕射英乂書所謂爭坐位帖者其
草藁也世人重公名節故並重其書故草

史158-300

草之筆亦爲摹刻人其可以不立德耶（金薤琳琅）

此魯公草行不知何時上石已泐矣而法猶可尋王元美云無一筆不作晉法所謂無意而文從容中道者也又云剛勁義烈之氣文不能發而發之於筆墨間余嘗謂公學不如其人於麻姑壇記見之詞不如筆楷不如行有意不如無意於此帖見之而都元敬乃謂草草之筆亦爲摹刻目中有筆余不能不服膺元美

此碑雖泐而顏公筆法宛然近董氏摹入戲鴻堂帖乃云陜省者不足觀而自謂存魯公法度今以余觀董氏刻視此則神已多矣（二條石墨鐫華）

此乃魯公草本無意於書而天真爛然學者可以知作字而之無意佳者乃誠佳也（菊澗）

新帖跋

此帖烜赫宇宙不必言此本又搨之最先行間踈達筆意如生洵可寶也即近搨糢糊亦勝於翻刻數倍況見此善本益信宋諸家書無不致頫之非過也然亦學其字耳公於爭是非之際宜言不暇擇及言及軍容沖抑巽順絕無一分鄙薄棄遺之習態惟欲與之同歸於善共成一是其優柔忠厚之意見於言外何其大也宋人言涉中貴至不比諸人類觀其尚論古昔習態令人可厭況目交其人身評其曲直豈作此中外一體之想以之相提真蘇合與壤之懸殊宜其形之筆札狼戾偏欹全失恬和之度也公表表節義萬死不回誰知其所養之平之定如此宋賢於此處不能學雖日摹其字安能移易其心胸以覬毫末之似哉（墨林快事）

魯公作字多辟窠大書端勁而秀偉蕭曾直云此所期無不欲高照千載者此帖草略匆匆前所未見開軸未暇熟視已覺絜然忠義之氣橫溢而點畫所至處便自奇勁公嘗謂盧杞曰朝廷法度豈更堪公破壞也於此又曰朝廷綱紀須共存四凛然想見其爲人蓋

公所遭之時如此而所守之道不得不然故為卒未敢忘國之綱紀也余私有感於中者因記於此 石門文字禪

宋搨魯公坐位帖及二祭文皆手稿也而坐位一帖尤米元章所極力規橅不能得其彷彿者蓋其書欝勃奇宕渾以天行而無跡可求故令人自遠也 銷夏記

宋沈括夢溪筆談曰都堂及寺觀百官會集坐次多出臨時唐以前故事皆不可攷唯顏魯公與左僕射定襄郡王郭英乂書云宰相御史大夫兩省五品供奉官自為一行十二衛大將軍次之三師三公令僕少師保傅尚書左右丞侍郎自為一行九卿三監對之從古以來未嘗參錯此亦畧見當時故事 金石文字記

爭坐位書藁近得嘉善魏氏本摹刻甚工玩賞之下覺陝刻已泐之石一時改觀亦足喜也視摹入戲鴻堂帖者似為勝之 光暎識

祭姪文藁

峻拔一角潛虛半股此於書法其體裁當如此矣至於分若拉背合如並目以側映斜以斜附曲然後成書而古人於此蓋盡之也魯公於書其過人處正在法度備存而端勁莊持望之知為盛德君子也嘗問懷素折釵股何如屋漏水曰老賊盡之矣前人於其隱處亦自矜持不以告人其造微者然後得之此二體又在八法六體外乃知書一技而其法之衆至此公祭猶子文殆兼存此體者也 廣川書跋

公行押之妙一至於此噫此藁草耳所謂無待而至者忠義之氣與懇切真至之痛欝浡波磔間千古不泯陳深陳繹曾文徵明三跋博雅殊稱是真跡在永豐蕭氏尤可寶也 弇州山人稿

公祭文稿有二此其祭季明從子者其字之奇偉自然不可名狀即其文忠憤纏綿叙述有體真公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妙境宜

其筆畫之精工有出於結構運用之外者也
又有祭伯父一通不但字無一佳而文多鄙俚
不適即三尺童子知其僞而亦以其僞傳何也蜣
丸蘇合自不可掩孰云愚可欺也視之爭坐
帖其執管時尚有一分勝心客氣浮動於指腕
之間不可按抑不如此一派義色錚錚欲飛
去始知古人之成名者其不可及乃至於如此
今之學子未嘗多見博學而早掉鞶先
掐拒益其陋已耳 墨林快事

顏魯公唐朝第一等人公字畫雄秀奄有魏
晉而自成一家前輩云書法至此極矣余嘗
見公爲狀書告身一通其楷法嚴甚聞公行
書尤佳不可得見但時摩挲乞米石刻想象
風致耳今王君出示公祭姪季明文藁一紙詳
玩此帖縱筆浩放一瀉千里時出遒勁雜以
流麗或若篆籀或若鐫刻其妙解處殆
出天造豈非當公注思爲文而於字畫無意
於工而反極其工耶蘇文忠謂見公與定襄王

書草數紙比公他書尤爲奇特信夫如公忠賢使
不善書千載而下世固愛重況超逸若是尤宜
寶之撫卷三復歔歎因題其末条兆洪灘秋
八月望吳郡陳深識
右魯公祭兄子季明帖前十二行甚遒婉行末
循亦既事字右轉至言字左轉而上復侵恐
字右傍繞我字左出至行端若有裂文適與
褙縫合自亦既至天澤適五行殊欝怒真
屋漏跡矣自移牧乃改吾承至尚饗五行沉

痛切骨天真爛然使人動心駭目有不可形容
之妙與禊叙稿哀樂雖異其致一也承字掠
策啄磔之間嗟字左足上捲處隱然見轉折
勢摧字如泰山壓而底柱鄭宋勢字如輕雲
之搖日饗字蜃蛔如驚龍之入蟄吁神矣觀
此見真跡無疑按史公自馮翊太守轉蒲州刺
史封丹陽縣子而帖自署開國侯蓋史誤也杲
卿爲公從父兄而季明謂公從祖狀父塗從父
字加第十三於狀上公之處名義一字不苟可法

也季明杲卿之少子以死事贈五品官則贊善
大夫是也天寶末杲卿為范陽戶曹安祿山表
假常山太守祿山叛公為平原太守遣甥盧
逖約起兵時杲卿長子泉明方往返真定
内邱間計事報盧逖使平原屬之季明
宜也玄宗不識真卿為何如人而顏氏兄弟
子姪戮力王室如此一門忠義其有自來耶玄
宗拜杲卿中丞因傳檄河北陽言王師大
至遂請土門十七郡同日推公為盟主兵勢

振矣賊懼急攻常山太原尹王承業不救
於是杲卿父子被執亦加季明頸謂曰若
降活汝子不荅遂殺季明杲卿至洛陽乃
遇害明年史思明歸國又明年則乾元〻
年也泉明自常山陷復客壽陽清溝之
敗復陷思明至是歸公於蒲州以公命購
杲卿季明尸於洛陽河北杲卿僅得一足於
張湊所歸髮葬長安淑栖季明同塋據
此帖季明歸櫬唯首而已哀哉此帖作於泉

明購尸還蒲之日死生亦大矣士大夫平居抵掌
高議視死宜若易然觀史及此帖髮膚有
所不敢毀忍殘身至此耶兄弟子姪駢首
就死豈易〻哉顏氏出魯國子淵平日循〻
如和風慶雲及畏於匡孔子意其必死則
其履嚴霜烈日之變坦如康莊聖人既信之矣一
門忠義可不謂有所自來耶至治三年十一月廿
日吳興陳繹曾書
米元章以顏太師爭坐位帖為顏書第一謂

其字相連屬詭異飛動得於意外最為傑
思而黃山谷謂祭姪季明文〻章字法皆能
動人正類坐位帖二帖宋時並藏安師文家安
氏之後不知流傳何處坐位帖世有石本而米
氏臨本尚在人間余嘗見之與此帖正相類然
元章獨稱坐位而不及此也世論顏書推取
其楷法遒勁而米氏獨稱其行草劇致山
谷亦云奇偉秀拔奄有魏晉隋唐以來風流
氣骨回視歐虞褚薛輩皆為法度所窘豈

如魯公蕭然出於繩墨之外而卒與之合哉蓋亦
取其行書之妙也況此二帖皆一時稿草未嘗用
意故天真爛熳出於尋常畦徑之外米氏所
謂忠義憤發頓挫鬱屈意不在字者也聶
君文蔚出以相示俾為鑒定後有陳淳陳繹
曾二跋淳字子徵號寧極翁宋季吳人繹曾
字伯敷元吳興人二人並以字學知名而跋語攷訂
精審余復何言姑取黃米之論以備二帖折衷
亦補二陳之遺云嘉靖四年乙酉十一月長洲文徵
明書於金臺寓廬 三條停雲館

元君表墓碑

右唐元結次山碑顏魯公撰并書按唐書列傳
結後魏常山王遵十五世孫而碑與元氏家錄
序皆云十二世蓋史之誤又碑與元和姓纂云結
高祖名善禕而家錄作善禕未知孰是也金
石錄

顏文忠為元次山書中興頌攷又為撰碑文而
自書之所以推許次山者至矣其忠義才術畧

相當然次山於文非真能古者何至竭蹶其步
而追之耶 弇州山人稿

茅山玄靖先生李君碑

大曆十二年夏五月建顏魯公撰并正書碑稱
隱居先生以三洞真法傳升玄先生升玄付體
玄先生體玄付正一先生正一付先生自先生距
隱居五葉矣今攷之隱居先生梁陶弘景升
玄為王遠知體玄為潘師正正一為司馬子微
三人唐書有傳惟玄靖無之余嘗游茅山至

玉晨觀其前有雷平池池南為伏龍岡玄靖
葬其上碑今在觀中四周皆刻文字道士以
亭覆之 金薤琳琅

魯公好仙術不特書麻姑壇已也按李含光
者陶隱居裔凡五世其事絕無紀獨人謂其
篆法勝乃父遂斷不作篆差近厚耳魯公
結體與家廟同遒勁鬱勃故是誠懸鼻
祖然視虞永興褚河南閒閒氣象不無小乏
弇州山人稿

平淮西碑
韓愈撰
昔李商隱讀愈平淮西碑謂如元氣正賴陶化
庶類而當時不容或謂不叙愬功致其言用夜半
至於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士卒豈
嘗泯沒顧愈以裴度決勝廟算請身任之帝黜
群議決用不疑其所取遠矣劉禹錫嘗忌愈故
為說每務訿訾且謂文昌此文自成一家又謂柳
宗元言愈此文如時習小生作帽子頭以紉綴其

卷十二 十一

文宗元嘗推愈過揚雄不宜有此語皆禹錫妄
也 廣川書跋

元和中有老卒推倒平淮西碑帝怒命縛來
朕自所殺之因至曰碑中只言裴度功不述李愬
力微臣是以不平上命放囚勑段文昌別撰 事文
類聚

春秋論戰勝功賞必歸功於以之者李愬淮西
之功謂裴度督戰以之耶韓愈文體裁宏麗
足重國紀愬取唐安公主女出入禁中訴碑文

不實帝詔斵其文更命學士段文昌為之以
功歸於愬叙云憲宗疑裴與韓黨故抑其文
又疑李逢吉初議與裴不協皇甫鏄忌愈陰
毀為黨致爾及觀裴度纂述蔡鄭用兵帝
之憂勤揆畧皆歸功於上不敢以元功自居野
史云蔡州舊有吳少誠德政碑後勒韓文暨石
相對少誠碑流汗為泥雖金石之物似亦有知何諸
人見及不及耶蘇內翰錄臨江驛小詩云淮西功業
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膾炙不

卷十二 十二

知世有段文昌陳無已曰龍圖孫學士覺喜論文
謂退之淮西碑叙如書銘如詩李商隱讀韓碑
有詩落句曰願書萬本誦萬過口角流沫右
手胝傳之七十有二代以為封禪玉檢明堂基
劉夢得嘗言柳八駁韓十八平淮西碑有帽
子使我為之便說代判矣此才人忌能常態
耳夢得詩云城中晨鷄喔喔鳴城中鼓角
聲和平此美愬之入蔡須臾之間賊無覺者
又落句始於元和十二載重見天寶昇平時

此署平淮西之年也又朝廷功業臣子遭逢皆
有宴定裴公未第騎驢過洛陽橋ゝ上二老人
相指曰若要平淮蔡須此人作相裴已過僕
聞之追而語于裴ゝ公曰彼見我龍鍾故相誚尓
及裴爲右相始驗況裴公行師發地得石刻云
雞未肥酒未熟術者云雞未肥ゝ去肉爲已酒
未熟酒去水爲酉破賊在巳酉時已而時日果
應 六硯齋
碑舊刻段文昌文宋知州陳珦磨去仍刻韓

昌黎文 天下金石志
嵩高靈勝詩
尉遲迥書 太和三年 今在中嶽廟壁有宋
熙寧丁巳王紳題字 金石文字記
岳麓書院重摹禹王紀功碑
韓愈書 大曆十四年
蝌蚪書後記
韓愈書 元和十一年
滕王閣記

韓愈書 元和十五年
祭岳題名碑
所題皆唐年號人名以殘缺不盡可辨
南海廣利王廟碑
碑在廣州府東南八十里海神廟中
右南海神廟碑韓愈撰陳諫書以余家
舊藏集本較之皆同惟集本云蜿ゝ蜒ゝ而
碑爲蜿ゝ虵ゝ小異當以碑爲正今世所行
昌黎集類多訛舛惟南海碑不舛者以

此刻石人家多有故也其妄意改易者頗多
亦賴刻石爲正也 集古錄
石壁寺甘露義壇碑
正書 李逢吉撰 元和八年 碑在寺中
碑陰有進甘露表云臣説言臣所部太原府
交城縣石壁山寺今月二十二日夜甘露降於
寺內戒壇西及寺外柏林上大枝小葉無不
周遍凝注垂滴甘甜如蜜當寺臨壇大德僧
慎微與僧惠廣等一十五人咸共觀睹還

問如狀云〻貞元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臣説者河
東節度北都留守太原尹李説即普光明
殿碑所謂尚書李公者也此碑爲元至順三
年重刻 金石文字記

涿鹿山石經記
劉濟譔 元和四年

處士馮公墓誌銘
公諱懿字承美 開元二十年

卷十二 十六

褚河南千字文
褚遂良書見於石刻者世亦甚鮮况其真跡
乎今觀所書千文筆勁險媚真如鐵線縈結
而成或者評爲柳誠懸所臨褚書似則似矣
其入神處恐非誠懸所至也 法書苑
右法書苑云〻評其真跡也余得者乃是石刻
刻亦精妙不失其真河南聖教序記枯樹賦
兒寬贊皆以瘦勁取姿而千字文筆致另
出結搆特多跌宕殆與袁冊駸駸此石今在
吾鄉朱氏潜采堂不知何時所刻往論石刻
者多未之及 光暎識

柳宗元書
所題三言六句試一行元和十二年柳子厚書

大達法師玄秘塔碑
唐大達法師玄秘碑 裴休譔柳公權正書歐
陽公嘗謂物之所遭有幸不幸詩書遭秦
不免煨燼而浮屠老氏以託於字畫之善遂
見珍藏若此碑是矣嗚呼緇流之藉文字以
傳後世如余之所錄蓋不止於一玄秘也 金薤琳琅

卷十二 十七

玄秘塔銘石刻在閬中會昌元年建柳學士
公權書裴觀察休譔又十二年休始以鹽鐵使
入相所著楞嚴義解諸所參會妙入玄宗豈
彼法中居士長者之流耶此碑柳書中之最露
筋骨者遒媚勁健固自不乏晉法一大變
耳 弇州山人稿
塔爲大達法師建者碑裴休譔柳誠懸書〻
雖極勁健而不免脱巾露肘之病大都源出
顏公而多疎此碑是其尤甚者

碑陰僧正言買莊造經堂疏正書亦方整可
録正言者大達弟子也 二條石墨鐫華

柳行草以禊詩爲上正書以此爲上行書之妙ゝ在全不拘法度信心信手即使成就一家此正書妙在法出於顔而能變顔之法顔之法筋在畫中而二邊皆肉或豐或瘠不必齊也柳變畫之兩邊爲骨而畫中爲肉故顔法肉蘊而柳法外稜内蘊猶存王術而外稜則王術去盡矣然自後世惡札之濫觴也故顔妙集先而柳侯開後今人漸喜柳而右軍遠矣然亦彷像其行草耳若求正書如此者一筆無也 墨林快事

柳誠懸書學出自烏形烏形出自懷素而素自直追永師者大抵唐世字學極盛然自魯公而下其餘諸名家數人同論則具體而微各覩則同工異曲玄秘塔是柳書之極有筋骨者刻手精工唐碑罕能及之故可寶以爲玩也 蒼潤軒帖跋

誠懸玄秘碑最爲世所矜式然筋骨稍露不及紀聖德與崔太師碑宋僧夢英等學之遂落硬直一派不善學柳者也 銷夏記

西平忠武王李晟碑

右唐李晟碑裴度譔碑載西平子十二人愿聰總懸憑恕憲愬懿聽惎懸唐史宰相世系表所書亦同而新舊史列傳皆云晟十有五子舊史云侗伷偕無禄早世豈以侗等早世故碑不載與又李石譔李聽碑云西平有子十六人疑史有未名而卒者耳元和姓纂載西平子十人以碑較之姓纂缺聽總憑懿四人而懸應二子墓碑舊史皆無之又其倫次差謬亦當以碑爲正 金石録

李晟碑裴晉公撰柳公權正書晟在唐功蓋天下可謂偉矣碑不具載又唐書列傳敘其官與碑不合碑謂晟由左清道率歷三衛右職累遷至光祿太常卿傳則云授特進試太常卿碑謂晟爲涇原四鎮北庭節度

都知兵馬使代宗徵之以左金吾衛將軍爲神
策軍兵馬使傳則云以右金吾衛大將軍爲徑
原四鎭北庭兵馬使碑謂晟平蜀還授檢校
太子賓客而傳不書碑謂建中二年以晟爲神
策先鋒都知兵馬使加御史中丞尋拜左散
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傳則云晟爲神策先鋒
加檢校左散騎常侍兼魏府左司馬尋授御
史大夫碑謂皇居失守授晟檢校工部尚書
充神策行營節度使傳則云詔拜神策行

營節度使碑謂大駕再遷加檢校右僕射尋
轉左僕射同平章事兼京兆尹神策軍京
畿鄜坊節度觀察等使管内及商華等州
副元帥復詔晟兼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
又兼京畿渭北鄜坊丹延節度招討使又進京
畿渭北鄜坊商華兵馬副元帥傳則云進晟
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詔晟兼
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又兼京畿渭北鄜
坊丹延節度招討使又進京畿渭北鄜坊商

華兵馬副元帥碑謂鑾輅爰歸拜司徒兼
中書令俄以本官兼鳳翔尹鳳翔隴右節
度觀察等使及四鎭北庭涇原等州副元帥改
封西平郡王傳則云拜晟司徒兼中書令尋
拜鳳翔隴右涇原節度使兼行營副元帥
徙王西平郡晟之碑作於當時而史成於後
代要當以碑爲是金薤琳琅
碑在高陵縣王墓前裴晉公譔柳誠懸書已
磨泐不可讀矣都元敬全錄其文缺數字

又別本有刻者與碑亦抵牾數字當是傳寫
之誤王元美云西平諸子皆已逝獨太保聽存
乞晉公文寥落不能發其忠義戡定之績至
於料吐蕃背盟事絶不載蓋聽於其時徒
見晉公標位勛業之盛冀埒西平意其文足
以光顯其先而不知晉公雖非忌者以爲位宰
相文從簡要體當如是而於西平之元功偉
畧十不著一二嗚呼今碑首云奉勅譔書序
末云乃命臣度稱代言時似非聽乞也王元美

豈未讀其全文耶　石墨鐫華

此碑余舊未見近始見之字雖剥落然一段挺拔不群之概可捫而得也　銷夏記

朔方節度使清源王公碑

唐朔方河東河西隴右節度使清源公王忠嗣碑中書侍郎元載譔門下侍郎王縉書載其女夫也所記事與史不甚異其文詞瑣冗無足多者縉於書稱名家與李邕相伯仲評者謂其過薛少保公其結法清婉老勁不在岳麓雲麾下覽者自當得之

哥舒之力爭義者能之李臨淮之先見智者能之清源仁者也所見遠矣所見超矣二條弇州山人稿

忠嗣歿於天寶初碑立於大曆十年元載譔文王縉書載忠嗣女夫縉王摩詰兄也縉名能書結法老勁真可與李邕伯仲然姿態婉媚啓後世如趙承旨諸人書者此碑也　石墨鐫華

王公此碑元載譔文夏卿書丹字結體規模北

海而肥余曾於盧岡卿書室見之記憶不真因近世希有也聊存之　茗洞軒帖跋

圭峯禪師碑

圭峯禪師碑唐相裴休譔并書其文辭事跡無足採而其字法世所重也故錄之　集古錄

圭峯禪師宗密法門龍象第以多所游講著述一時不能無疑於達摩慧能之宗旨而裴丞相休獨能知之然至累千言而爲之辯則亦贅矣自心而證者爲法隨願而起者爲行行有殊法則一即四語已盡之是時柳誠懸銘書名天下僅以之篆額而自書文若深欲有致於密也書法亦清勁蕭灑大得率更筆意裴能知密爲四依十地人其自待當亦不遠而浚後爲于闐王子書姓名於背豈猶未能離輪迴耶抑亦所謂隨願而現者也記於此俟耆宿質之　弇州山人稿

此碑裴相公休譔并書書法全出歐陽信本而瘦勁不及也當時誠懸書名動一時乃任篆額休自

任書亦信能書矣余不敏竊謂此固當勝柳
書 石墨鐫華
裴休書脫胎於智永而附益以歐陽率更是碑
乃其以篆額付誠懸而已任書何不自量也後
世有以為勝柳書者兒童之見耳 錢夏記

姜嫄公劉廟碑

姜嫄公劉新廟碑中書舍人高郢𥳑撰大理
評事張誼行書廟在今邠州城南唐邠寧節
度觀察使張獻甫所遷故當時稱為新廟
而高郢為文余昔以尚書郎出使寧夏道邠
謁廟其後稍上有履迹平乃姜嫄履巨人
迹所在余為大書履迹平三字俾州官刻寘廟
側蓋州人但知有廟而少知乎此故表而出之
金薤琳琅
碑在邠州張獻甫為節度作廟祀姜嫄公
劉者也高郢纂張誼書郢事李懷光能
引壁旨忠義不為勢屈卓然名臣獨為相
時不能制王伾文輩耳文尤冗弱殊無足稱

張誼於書家不甚著此書不及王縉而畧似
柳公權亦足存也 石墨鐫華
張誼是碑行押綽有魏晉風韻乃知今人
不能退筆如冢以造古人妙處而欲傳世真
是愧赧無地也 菉潤軒帖跋

武安君廟記

廟在今咸陽東古杜郵起雖刻獨有將畧
耳亦祀至今何也廟間記唐乾符五年重脩
事已書遒勁亦有歐法知唐世官縣無不
作佳書也 石墨鐫華

本願寺碑

此碑獲鹿縣孫按察家掘地得之乃康泉
信士畢瑜造瑜藏舍利者行草亦不惡石
理脆已其真耳然是唐碑中之最下者 石
墨鐫華

周公祠靈泉碑

周公祠靈泉湧出大五小七凡十二處觀察崔
珙奏狀勅石事在大中間石前刻奏狀中刻

宣宗批荅後刻珙謝表文詞婉至有盛世風書
道健有法且其敘列大似漢人碑例而遜其古
質耳如此等碑宋以後恐不能得也 石墨鐫華

雲居寺浮圖銘

易州雲居寺石浮圖碑明皇開元十五年太
原王大悅撰并書 燕都遊覽志

兗州牧京兆韋君碑

常君名元珪李邕文張廷珪八分書

杜順和尚碑

碑在開佛寺董景仁行書亦清勁但小弱耳
石墨鐫華

淨業禪師塔銘

正字畢彦雄撰文而無書者名書法習褚
河南者勁拔似之而其鉤磔處不及尔楊脩
齡侍御在長安日亟賞之遂多搨者 石墨
鐫華

興福寺半截碑

此碑斷缺棄西安城南隍中王生堯惠輦見
之以語郡守舁置泮宮碑為大將軍吳文立弘
福寺僧大雅集右軍書余觀其筆法去聖
教序遠甚應是集字者不及懷仁而碑中有
開元九年字疑又從聖教序諸刻中摹集
非右軍真跡也 石墨鐫華

此碑郡少半其敘之人只存其名文而已姓亦不
存集人大雅乃興福寺僧故世謂之興福帖其
集王字頗獨得精神筋力儼如生動不比
懷仁只得其形模并其古淡之趣而已是以書

家重之遂多湯沒余所藏乃最先搨本希
墨皆非今有無論筆意之宛具矣余亦用分
行法節別之文始可想見乃鎮軍大將軍
行右監門衛大將軍及其夫人李氏之碑以開
元九年十月廿三日葬此正盛行聖教序而毫
不依仿蓋內史之精神各由性所近而入一有所
入即為自家物而出之安得同若奴步懷仁枷
豈能並為千古耶 墨林快事

鄎國公主花臺銘

申屠液墓志書今在西安南門內華壇寺 金石文字記

申屠液順宗時人唐虢國公主花臺銘 唐書公主列傳虢國公主順宗女始封清源郡主 申屠液書 金石表

杜府君夫人常氏墓志

李宣墓 姪成均行書 貞元十年 今在西安寺坡杜君官至京兆尹名濟 金石文字記

濟瀆北海壇祭器物銘

此銘濟源縣令張洗篆歐陽公謂洗之所記乃開元時事州縣祠廟置齋郎六人官不勝其濫又謂史家不能詳載惟於碑刻見之按碑作於貞元十三年歐陽公誤以貞元為開元且碑載廟有令一人祝史一人則其官固不止於齋郎攷之唐書百官志五嶽四瀆令各一人主掌祀事此外又有祝史各三人齋郎各十三人則官之濫又不止如歐陽公所書而史家亦未嘗不詳載也但與碑有不同耳 金薤琳琅

山川望秩濟瀆神清源公建廟於濟源縣西北而築北海壇於廟後號廣澤王掌之祠官歲立冬日奉祀其來久矣舊俗廟不設祭器先期令請於上官購諸洛下酹以稅緡所用沉幣之舫則以車遠運沁河渡口貞元十一年濟源令張洗字濯纓覩廟中楸槐毀本為大風所拔用其材製祭器凡百二十有二餘以造雙舫云按尔雅祭川曰浮沉郭景純注以為投祭水中或浮或沉語焉未之詳也碑文謂沉幣雙舫蓋舫以浮之幣以沉之比於郭氏之注義較明晰今山祇川后祠宇恒有車船置殿左右殆本古祭川遺製亦洗於事神有禮度治人必有方惜乎斯銘不載兩經而洗之政事亦無表見碑今藏吳江潘氏稼堂甚善藏諸 曝書亭集

唐制附祭北海於濟源此碑記新作祭器事碑文乃濟源令張洗字濯纓所篆簡古有體裁一洗駢儷之習洗與韓退之同時文體已矯傑如是蓋文弊之極而將變元結權德輿

華皆然不獨韓也 金石文字記補遺

李陽冰三墳記

此李卿表曜卿三墓陽冰書碑雖無翻刻字字畫法具而神巨似與前碑同 李氏卜塋記李曜卿兄第三人而弟季卿記從子陽冰書謂之先塋記經大中祥符間翻刻石墨鐫華錄先塋記於三墳記之前故曰前碑 王元美乃謂石刻故物故無傳改之譌豈別一碑耶抑未見前碑耶元美自任識書恐於此碑失之矣陽冰顏魯公家廟碑書作陽冰 石墨鐫華

二十

篆書自秦漢而後推陽冰為第一手今觀三墳記運筆命格矩法森森誠不易及 錯夏記

少溫書始自嶧山終歸況篆故勁利豪爽遂為一代絕筆論者以為蒼頡後身誠知言哉今遺刻散見人間者庶子泉銘怡亭刻石為家而不可見見此而已過半矣 蒼潤軒帖跋

元吾邱衍謂陽冰即杜甫之甥名潮取海賦陽冰不冶之義為字既以字行乃別字少溫楊用脩嘗辨其非 按陽水趙郡人太白從叔其字少溫見於宣和書譜與其名相應若名潮而以陽冰少溫為字於義皆無取且陽冰工篆書潮工八分觀趙氏金石錄載城隍祠記忘歸臺銘孔子廟記先塋碑三墳記等為李陽冰篆書而慧義寺弥勒像碑彭元曜墓誌為李潮書則其非一人明矣

今人讀陽冰為陽凝非也文苑英華有林滋陽冰賦戴侗六書故曰說文仌凍也冰水堅也俗作凝孫氏魚陵切說文蓋以冰為凝按仌於楷不能獨成文故後人加水為凝之从仌从水無義當從今文 二條金石文字記

李輔光墓誌

崔元畧撰 巨雅正書 元和十年 今在高陵

三十

縣

文稱門吏晉州司法參軍巨雅此輔光為河中監軍所除唐時士人而出於內侍之門者蓋不少矣輔光少選入內而有夫人輔氏子罗人唐之宦官有權位者則得娶婦史之所載高力士娶呂玄晤女李輔國娶元擢女皆奉勅為之而楊復光至假子數十人又後漢書劉瑜傳言常侍黃門亦廣妻娶周舉傳言豎官之人亦復虛以形埶威侮良家取女閉之至有

白首殺無配偶逢於天心單超傳言四侯轉横
多取良人美女以為姬妾則固不始於唐時
也
唐人日曰二字同一書法惟曰字左角稍缺石經
日字皆作曰此碑及玄奘塔銘亦然故陸氏
釋文於九經中遇二字可疑者即加音切宋
以後始以方者為曰長者為日而古意失矣
碑内宫掖作宫殘怍作祚士君子作仕皆誤
盧藏用書蘇許公碑亦以殘怍作祚 三條金石文字記

揚州都督段行琛碑
張增正書　李同系篆額　大暦十四年　今在
汧陽縣
此碑名不著而書法遒逸豐美極是當家
書者為張增增無書名亦可以知唐人能書者
多矣非此碑則后世不知有增也按碑行琛
者忠烈公秀實父忠烈兄弟四人長秤顗
次公次秀成次同顗史傳不著因為指出碑
又不署篆文者姓名豈即張增耶忠烈公

汧陽人碑在汧陽完好可搨趙明誠金石錄
又有一碑云楊炎篆蕭正書與此不同而都無
此碑豈段公有二碑耶書之以俟攷 石墨鐫華
此碑人以其非名家也搨者少故石尚全然字
固非惡可以覘唐日文明之盛又何必名家後
可存也 墨林快事
張增無書名所書段公碑遒勁豐逸全得晋
人遺法唐石之最佳者也 銷夏記
彌勒佛頌

太原府交城縣石壁寺鐵彌勒像頌者林鶚
撰參軍房嶙妻高氏書余所集録古文自
周秦以下訖於顯德凡為千卷唐居其十七
八其名臣顯達下至山林幽隱之士所書莫不
皆有而婦人之書惟此高氏一人尔然其所書
刻石存於今者惟此頌與安公美政頌亦二
碑筆畫字體遠不相類殆非一人之書疑
模刻不同亦不應相遠如此又疑好事者寓
名以為奇也識者當為辨之治平元年端

午日書 集古錄

此房嶙妻高氏書高氏又書安公美政頌歐陽公謂字跡如出二手而疑好事者寓名以為奇余未見美政頌此本借自東肇商覩其筆法遒勁信足名家而一經元祐火燬政和間寺主道琢重勒再經大定火燬泰和間寺主元釗又勒鋟鐫都無僅存形似耳金人口苑跋語歷々可証近吾鄉人有爲安城廣文者爲言碑今又就燬安城人猶有舊搨本以此覩之當

亦非開元刻乃泰和刻也然則碑自元祐至今凡三燬於火矣何高氏之不幸也 石墨鐫華

集帖中少女人書所存惟太原參軍房璘妻高氏所書錢佛頌昔人稱其字畫簡古筆力遒健今石雖經翻刻然簡古遒健之致尚在夫男子生而泯々者何限乃婦人借書名以傳後世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寧無愧此巾幗哉 鏞夏記

華州城隍神濟安侯廟記

濟安侯廟記在華州蓋昭宗自華歸長安褒賞節度使韓建而及於城隍之神者也記爲諫議大夫李巨川撰拾遺柳懷素書其所載七月甲午建迎上於富平丙申至華州命建與丞相參大政固辭其年爲大京兆光化元年加大傅興德尹與史皆合特巨川所譔建辭過當後梁兵下華州以建所爲表檄書奏皆出巨川手又爲建畫策殺十六宅諸王遂禁旅斂藩鎮資數

而傺之距碑成僅一年亦吾故記其事以戒夫文人之貳心而貽辭者 弇州山人稿

記在華州唐昭宗在富平韓建迎之至華自華歸長安褒建而及於城隍神記爲諫議大夫李巨川撰拾遺柳懷素書文固諛詞而楷則嚴整何如君家誠懸具眼者自知之 石墨鐫華

碑在州城隍廟內近日移之西安唐昭宗自華州還京改華州爲興德府封少華山神爲

佑順侯華州城隍神爲濟安侯此文多述韓建
之功稱太傅許國公而不名
唐文粹錄房鄴少華山佑順侯碩與此同時
朱彝尊曰巨川爲韓建掌書記譔許國勤王錄
以頌建方昭宗幸華建請散殿後軍誅李
筠圍諸王十六宅皆巨川教之後爲朱全忠所殺
新唐書附諸叛臣之列 三條金石文字記

鄭太常恒暨夫人崔氏墓志
秦貫撰 正書 大中十二年

夫人即今世所傳崔鶯鶯也年七十六有子六
人與鄭合葬此銘得之魏縣土中足辯會真
記之誣而志墓之功於是爲不細矣 金石文字記
唐鄭太常恒暨夫人崔氏鶯鶯合祔墓在淇水
之西北五十里曰舊魏縣蓋古之淇澳也明成
化間淇水橫溢土崩石出秦給事貫所撰志
銘在焉舜人得之鬻諸崔氏爲中亭香案
石久之尋得其家有胥吏名吉者識之遂白於
縣令邢某置之邑治志中盛稱夫人四德咸備

乃一辱於元微之會真記再辱於王實甫關
漢卿西廂記歷久而志銘顯出爲崔氏洗冰玉
之恥亦奇矣或傳此志銘又於康熙初年崔
氏見夢於臨清州守之往學宮自識寺中清
出夫臨清與淇邑道里遼遠何以墓石又在臨
清耶姑存以備攷 潛園雜志
昔年見一書載崔鶯鶯有子七人客有言鳳望
一將九子者余以爲喻然其書不知所出今日
讀鄭恒爲崔夫人埋志子六人曰項珮瑾玘璘

琬女一人適盧頊字行甫崔七十有六而合葬此
碑成化間出於舊魏縣麋墋古之淇澳也碑立
於大中十二年當以會真記歲月參攷之 容臺集

李克用北岳題名
按宋沈括筆談云岳祠在曲陽祠中多唐人
故碑殿前一亭中有李克用題名則知此字乃
當時所刻或毀於靖康之兵火而金人重刻之
今石也然克用將門之子何能工於筆法乃爾
豈亦如宣和書譜謂後梁太祖批答賀表

當是筆吏所書之類與 金石文字記
曲陽縣北嶽廟有唐李克用題名一百二十字文稱中和五年二月者即光啓元年攷僖宗以是年二月至鳳翔三月還京改元之詔猶未下也克用與義成節度使王處存同破黃巢以功封隴西郡王而盧龍節度使李可舉成德節度使王鎔惡處存約共滅之分其地通鑑載克用遣將康君立救之而碑文則云領蕃漢步騎五十萬衆親來救援與通鑑異又云至三

月幽州請就和斷遂班師取飛狐路却歸河東則又史所不及載者當唐之季藩鎮連兵境上各事爭鬬職方不錄其地朝廷號令所及僅河西山南嶺南劍南十數州上下不交以至於無邦生斯世者其聞見已不能悉真況百世之下寧免傳聞異詞哉惟金石之文久而未泐往往出風霜兵火之餘可以補舊史之闕此好古之士窮搜於荒崖破冢之間而不憚也克用本武人未嘗以知書名而碑文楷畫端勁詞簡

質可誦英雄之不可量如是夫嗚呼益以見金石之文爲可寶也 曝書亭集

華嶽九會之碑

李立穆行書

石柱題名

柱八面每面爲三段或四段自唐初迄宣宗諸名臣多在焉書者不知何人筆法出歐陽率更蕭永興河南雖骨力不逮而法度森然蓋唐世以書判取士故人多習書而歐虞褚薛一

代前茅人多用其法柱今在西安文廟門內 石墨鐫華

易州石浮圖頌

王利貞文 太極元年

張祥師墓志

諱義琬字思靖 開元十九年

法門寺重脩塔廟記

薛昌序譔 王仁恭正書 天祐十九年 今在鳳翔府寺中

通鑑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封岐王李茂貞爲秦王今此碑天祐十九年建而其文已稱秦王則在同光前二年矣蓋必茂貞所自稱又史言茂貞奉天祐年號此碑之末亦書天祐十九年而篇中歷述前事則並以天復紀年至天復二十年止亦與史不合 金石文字記

碑稱天祐十九年是時唐亡已久李茂貞尚稱唐年號又二年而莊宗取梁茂貞稱臣又一年而茂貞死戰爭之時得作此佛事若以梁晉構兵茂貞偷安故也按傳茂貞先稱岐王莊宗改封秦王據碑則已先稱秦王矣碑王仁恭書亦精勁有法 石墨鐫華

後唐汾陽王真堂記

右後唐汾陽王真堂記李鶚之五代時仕爲國子丞九經印板多其所書前輩頗貴重之余後得此記其筆法蓋出歐陽率更然窘於法度而韻不能高非名書也 金石錄

後晉重脩瑤巖閣記

蘇禹圭 蘇曉書 開運二年 劉知遠立石

後漢不其縣令董府君碑

孫彭年記

後周晉州慈雲寺長講維摩經僧普靜捨身記

藏瑩撰 雲靄書 顯德二年

後周栖巖寺脩舍利塔殿記

李瑩篆 張靄書 顯德六年

後周栖巖寺疆界禁約碑

李裕書

重脩周康王廟碑

宋祖蒭前代帝王寢廟文武成康皆有之今碑存者獨成康尓而康王碑斷泐不可讀開寳六年建黃逖浮篆孫崇望行書亦與唐太宗廟同時而王元美題憲宗廟碑謂宋祖注意憲宗蓋未見周成康唐太宗諸碑耳崇望待詔書院者一時習尚故不離通微院體也 石墨鐫華

廣慈禪院新修瑞像記

雍熙二年　希夷先生陳摶譔　揚從乂書并篆額

增脩中嶽中天崇聖帝廟碑銘

乾興元年　陳知微奉勑譔　邢守口奉勑書并篆額

篆書千文序

乾德五年　陶穀譔　皇甫儼書

英公於篆書獨推李監而陶承旨穀此序亦云陽冰死而夢瑛生甚然乎序書出皇甫儼手

可謂升率更之堂者 石墨鐫華

重脩開元寺行廊功德碑

建隆四年　劉從乂譔　袁正己書并篆額

重脩孟姜廟因留古調詩

嘉祐戊戌　五言古廿二韻宋宗諤并書

真宗御書先天太后贊

真宗此書在亳州龍德宮道逸有致蓋以其年正月謁龍德耳先天太后者老子母也唐祭自老子尊徽號曰玄元皇帝故太后之號因之乃宋亦尓耶　弇州山人稿

真宗御製御書廣生帝君讚

帝王學書自非急務然即其筆勢觀之亦足以知其治所在趙宋自太宗後惟真宗稱良觀青帝廣生君刻亦足以知好生之意評者謂其書妙在全備八法

右碑在泰山南麓青帝觀中宋真宗御製廣生帝君讚并序其文及篆額皆御書青帝即禮記月令所謂其帝太皞而史記封禪書

秦宣公作密時於渭南祭青帝唐書王璵傳請置春壇祀青帝於國東郊者也夫帝者一而已矣易傳曰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是周流乎四時入卦之中而其爲帝者一也家語載孔子之言曰某也聞諸老聃曰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古之王者易代而改號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終始相生亦象其義故其生爲明王者死而配五行是以太皥配木炎帝配火黃帝配土少皥配金顓頊配水於是有五天帝五人帝之說漢儒因之遂立感生帝之名謂帝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鄭康成述春秋緯說蒼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叶光紀則王子雍諸儒所排駁而後世雖存五帝之祀亦不遵用其名者也豈若易傳之言簡而當哉若真宗之事又所不足論云 金石文字記

夢英夫子廟堂碑

英於篆體偏傍二石皆條跋語與忠恕書皆作正書皆方勁有法而此碑忽尔踈張全用柳誠懸玄秘墖法不師其遒勁而師其粗疎所謂真惡札也米南宮可作請以是質之 石墨鐫華

夢英譯篆極爲可鄙一時縉紳從而贈詩今觀此碑有顏柳遺法殊堪披誦豈唐時舊刻特重摹之上石故典型俱在耶 蒼潤軒帖跋

英師學柳不啻似之冷而枯腸出世人所宜也夫子廟記緣其文美辭意極精以敵之允爲合作程碑初刻遂無傳 墨林快事

扶風縣夫子廟碑首云天地吾知其至廣也云云作者唐大曆二年丁未駕部郎中程浩碑尚在扶風縣今傳爲皮日休誤矣皮在僖宗廣明年與大曆相去年代殊遠不知何以錯誤如此此碑書法清勁仍多古字地作墬三作弎道作衜子作𡍲光作灮唐作啺天作兲善作譱遊作逰曹作曺 卅菴外集

此碑著潤軒帖跋墨林快事弇庵外集皆稱之趙
子函獨貶之者過也按碑文爲程浩撰相傳爲皮
日休金石評攷云此記載在古文大全作皮日休而碑
作程浩豈日休代浩作歟致日休文藪無此文則
當從碑余竊謂代作之說宜有之既代之作則已
集中自不必載耳 光曦識

絳州夫子廟碑

聖教序以唐文皇從右軍墨迹集之而又雜懷仁
善手故能師法百代此碑從刻本摹集僅形
似耳無論不及聖教即以較吳文斷碑又隔一塵
矣 石墨鐫華

絳州夫子廟記宋人集右軍書聖教序猶是真
跡中集者此又從序書及他石摹刻形似之外風流
都盡矣然記得朱䖍陽好曹孟德書劉共父好
魯公書朱以時代譏之劉答固耳吾唐忠臣若
漢賊也朱乃屈然此夫子廟記不當勝作裴師
序耶吾姑爲此石解嘲 弇州山人稿

抄高僧傳序

陶承旨文全之蘊藉英大師書徒尔矜張俱非當
家善手元美氏之言曰陶法門之畫葫蘆者英
筆塚之盜枯骨者蔑以易矣 石墨鐫華

摩利支天經并陰符經

此碑首摩利支天經前作佛像次黃帝陰符經
前作黃帝問廣成子像畫俱不惡書者爲汝
南袁正己亦能習歐陽率更法者因以見宋初諸
人猶步趨唐矩也 石墨鐫華

袁正己所書摩利支天及陰符經立於乾德年在
京兆國學以太學刻二教之經不必論宋初文字徐
以篆夢英以雜體袁以楷皆得鄒忠恕之一端
而此袁得意之作古淡閑雅尚有李氏之遺風焉
蔡襄稍爲變調繼以蘇黃各出新意凌夷至於顛
老古法埽地盡矣余於宋初猶有取焉尔 墨林快事

語山嵺詩

淳化改元 永陵李建中題

西臺本學王大令書而拘攣若此猶韓非之學黃
老李斯之學荀卿也余觀筆勢尚有先賢風

氣固自佳 東觀餘論

三體陰符經

乾德四年　郭忠恕書

右郭忠恕三體陰符經其二大小篆其一隸也忠恕篆筆哉與徐鉉埒而尤以工小楷名畫入妙品仕宋爲國子主簿用酒狂得罪貶能自卜死日或云仙去不死也陰符最爲唐人所重褚河南前後奉勑書至累百卷中亦多精語是老子以下鬼谷以上人作但非黃帝書耳忠恕既謫仙人宜其有會屢書之而不足也 弇州山人稿

重修中岳廟記

中岳廟記乾德二年鄉貢進士駱文蔚撰并書瘦樸有骨畧似歐陽率更 嵩陽石刻記

重修嵩岳中天王廟碑

嵩岳中天王廟碑盧崔州撰有唐季衆爾之風孫崇望蓋以書待詔者運筆固圓熟毋乃通微院体之遺耶 弇州山人續稿

祥符玄聖文宣王贊

泰至無道而創封禪儒人排之未達於天人之故也天地之秀孔子未生散於山川孔子既出鍾於泰岳是以自秦之後沿漢及唐未有不登封泰山而降禮曲阜者載在史故非若七十二君之荒忽也故不知者謂因岱而及孔子不知造物之意尊孔子而本於孔子之所由生也即祥符之主詐爲天書以誣上帝況於岳神而於孔子獨爲傾志躬𧶼躬書下及弟子此其心亦有一豁之明者其𧶼或假手潤色字必其所勉爲皆不必以葬布之法繩之矣 墨林快事

此眞宗東封還過曲阜謁孔子而作碑二方上刻御製贊下刻加謚詔眞行書無名氏疑亦書院待詔尹熙古輩爲之雖不離院體而亦有聖教遺意摹碑奉勑諸道府州監各於文宣王廟刻贊并詔不止曲阜余所收乃曲阜碑蓋它處易燬而孔林獨存耳 石墨鐫華

宣義大師夢英十八體書

後有郭忠恕書

勸慎刑文并箴

此宋鼎迴述自古酷吏循吏之報應以為用刑者勸
文穴似點鬼書則方整勁拔有歐陽率更法稍
遜其遒逸耳碑無書者姓名以后慎刑箴碑証之
當為盧經書
迴既作慎刑文又為是箴刻石永興軍文宣王廟
即今西安府學碑亦於天聖中是時迴判西京已年八
十餘矣名宴太清樓既而獻斧扆慎刑箴是此耶
中多為長吏語似非上天子者迴為殿中丞時失入死
因奪二秩故晚年津津慎刑如此耳書碑者進士盧
經大有歐法 三徐石星鶴華
慎刑箴乃鼎尚書迴判西京時所作一敘一箴極其剴切
而進士盧經書刻於石書法整潔可愛當茲刑罰煩
苛四海重足安得此仁人之言重刻之石置司刑之座
右乎 銷夏記
承天觀碑
大中祥符二年 李維奉勅撰 尹熙古奉勅書
并篆額
龍門銘

大中祥符四年 御製御書并篆額
永興軍修文宣王廟大門記
大中祥符二年 孫僅譔 冉宗閔書
中嶽中天崇聖帝碑銘
大中祥符七年 王曾奉勅篆 白憲奉勅書
并篆額
重修北嶽碑
北嶽廟在曲陽中有一白石梁相傳云是舜時從嶽
飛至者因祀於此其說迂誕不可信然古樹遺蹤
有二類鬼奇甚皆千年外物碑刻亦稱是魏公
此書全法顏平原而時時露柳骨鋒距四出令人
不可正視公之受遺二世以身係輕重此亦可窺一斑
矣 弇州山人稿
嘗見王元美稱是碑云魏公書法顏平原而時時露
柳骨鋒距四出令人不敢正視竊慕而購求之既得
再閱所謂鋒距四出良是但以三公較之似不無少遜
顏之方整而偏得柳之瘦張居顏柳間可也何至
兼二公令人不敢正視乎魏公受命二世以身係重

輕誠不可及而於書家嫡派恐不敢過枉也 石墨鐫華

余於宋名臣墨跡每每見之獨未見公手書此碑仿魯公書宛如畫像賛毅然有不可犯之色 銷夏記

韓魏公書杜少陵義鶻行

墨池編論字體有擘窠書今書家不解其義按顏真卿有云點畫稍細恐不堪久臣今謹據石擘窠大書王惲玉堂嘉話云東坡洗玉池銘擘窠大字極佳又云韓魏公書杜少陵義鶻行詩擘窠大字此法宋人多用之墨札之祖也 米襄陽

志林攷據

右韓忠獻王琦所書杜甫義鶻行端嚴厚重古所謂顏筋柳骨殆無以過之展卷熟視則夫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者其氣象猶可想見其彷彿也朱文公有云韓公書跡雖與親戚卑幼未嘗有一筆作行草勢以此觀之王之爲人出中達外無斯須不本於誠故其建功立事凝然不搖德在生民而著史册宜也視彼傾欹傴仆常若大忙中書者則其躁急寬易相去何如哉 宋學士集

劉太初書中嶽醮告文

中嶽醮告文真宗御製翰林待詔朝奉郎行少府監主簿賜緋臣劉太初奉勅書并篆額刻於石幢八面在中岳廟峻極門外其書有唐人風致 嵩陽石刻記

重刻終南山上清太平宮碑

上清太平宮碑太平興國五年徐鉉奉勅譔張振奉勅書

汧陽普濟禪院碑

閻仲卿撰 沙門善傳書

碑在汧陽于侍御永清始獲之亟稱賞以爲不減聖教序余得一本觀其書非惟不及聖教抑且不及隆闡法師碑時代爲之非書者責也書者爲僧善傳曰習右將軍王羲之書其年爲大中祥符此時蘇黄四家未出故書雖遜古猶有唐風 石墨鐫華

原理碑

天聖五年 孫冲述 張茂宗書

賜西岳廟乳香碑
咸平六年　韓見素撰
高紳轉運荊湖奏請賜南岳焚香而四岳并及之
據碑南岳諸殿日破乳香一兩西岳諸殿共十一處
乃日破半兩古人焚香其儉如此且所焚乳香非今
香也碑正書亦有柳誠懸筆意　石墨鐫華
宗傳書真武經
真武經元符二年河南宗傳小正書秀雅可觀　嵩陽石刻記
心經序
心經序僧省言書趙崡云得心經序於報恩寺壁間
唐南陽忠國師述宋九華山僧省言書全出伯施
裂於亂真　石墨鐫華
雲居寺碑
燕山雲居寺碑塩鐵判官朝議郎行右補闕王正
述鄉貢進士鄭熙書鄭熙穆宗時人　吉金貞石志
袁州學記
李泰伯撰柳淇書章友直篆額世稱三絕

柳淇書學中興頗筆力雖未絕勁而間架已方嚴
書史會要
重刊樊宗師絳守居園池記并叙
孫沖撰　薛琰書　耿說篆額
游師雄昭陵圖跋
六馬贊唐文皇御製歐陽詢書石與文德皇后
碑同立陵后高宗又詔殷仲容別題馬贊于石座
則贊宜有歐殷二公書也今文德皇后碑與歐書
都已而陵上馬無石座書世所傳圖乃游景叔所
刻景叔序云得唐陵圖記云然楊用修丹鉛録記
六馬贊云在秦中殷仲容譔歐陽詢書又有元學
士王惲跋云云其說與景叔小異或用修所見乃離
石耶然一爲歐書刻石一爲殷書刻馬座實出太
宗製非殷譔而歐書也游公刻圖或傳用修不當
未見何牴牾乃尔今去用修未百年豈確石頓已獨
有游公刻耶景叔亦云詢書不復見獨殷書猶存距
昭陵北五里今石馬已在陵下不數十武又無座書其
非唐馬無疑然則殷書宋時尚在今亦淪沒不可求

矣非游公刻圖誰其知之公又云殷書薛仁杲作仁果
以訟史官之誤如此類者尚多游公雅善臨池李靖
李勣碑陰各有題字草行甚佳而此圖序乃醴泉
縣尉刁玠正書深得歐陽詢遺意者可觀也石墨鐫華

溫泉箴

溫泉箴唐燕國公張說作宋治平丁未孟冬朔縣
令尹光臣立石虞部員外郎楊方平書丹

驪山雜題

程懿丼詩一首胡彥詩一首吳雍詩一首惠吉詩二

首張詢詩一首曹儀立石刻正甫太丞詩四首王素
詩一首田積詩一首朱光庭詩一首李君保書郭忠
詩一首程懿丼又詩一首張昪詩一首蒲宗孟詩
四首李挺詩三首孫僅詩二首張若谷書孫漸詩
一首程昔章詩二首溫迪詩一首趙子期詩一首秦
宏道詩六首

李長者祠雜題

唐李長者皇枝也諱通玄滄州人祠在太原壽
陽縣方山昭化禪院記一篇宋崇寧元年比邱宗
勝立石前作長者像又宋張商英新脩祠堂記并
書又元祐己巳魯郡侯曾布謁祠題名借行者錢景
山潞璟鄒壎張元淳李毅李良臣李秉後附曾
紆題名又紹聖二年楊謨題詩一首郭時亮次韻和
又元符庚辰知壽陽縣事郭瑗以祈雨獲應設
報謝道場見五色雲起散為五顆明珠且現長
者身因記其異又邑宰貟逢原留題二詩崇寧
四年立石又太原府帖崇寧二年壽陽縣方山昭
化禪院牒尚書禮部符內勅命指揮施行

又政和戊戌十月張商英作記陳知質篆額張元
亮書碑陰又張商英手啟一通又宣和辛丑董賓
卿留題詩一首又西堂海慧詩一首沙門呂次韻和
又元統五年沙門呂詩一首又貞元乙亥太原王華卜
重修寺記又祁人王雷詩二首

故贈左屯衛將軍劉公墓誌銘

元祐元年　楊構撰　臧逢書

周孝侯廟記

元祐四年　沃彥撰　劉明仲書并篆額

京兆府新移石經記

京兆府學新移石經記一帙乃宋元祐五年黎持為文安宜之正書以紀呂公移碑之故者呂公舉真光明俊偉有功斯石余嘗兩觀石本慨想蔡中郎遐軌然後知是記之作所關者大 蒼潤軒帖跋

京兆府學新移石經碑記宋元祐中京兆黎持篆文河南安宜之書鐫之者長安石工安民也其曰汲郡呂公者宣公大防之兄以工部郎中陝西轉運副使知陝州以直龍圖閣知秦州大忠也自唐鄭

卷十三　女

覃等勒石辟九經一百六十卷天祐中築新城石為韓建所棄劉鄩守長安幕吏尹玉羽請輦入城鄩謂非急務玉羽紿曰一旦敵兵臨城碎為矢石亦足以助戰鄩然之移置尚書省至大忠領漕日始克盡列於學載持記甚詳方是時宣公在朝二三執政罔非正人監司長吏咸以興起學校褒集經史為務至紹聖元符之際小人柄政諸君子咸被重罪以去宣公竄死虔州未幾大忠亦降官崇寧初籍黨人立石端禮門側蔡京復自書碑頒郡縣彼張

商英周秩楊畏之徒及霸附和恬不知恥民以一石工獨能嚴邪正之辨不肯鐫名姓於碑惟恐得罪後世匹夫之志不可奪如是夫持為京兆學官其文辭條達類南豐曾氏而宜之之書亦稱入格迄今博聞之士或不能舉其姓氏則後生末學皆能道之以見立身行己不可不為後世慮苟是非得其正雖百工技能之人及有榮於當時之士大夫者嗚呼可感也已王羽者京兆長安人以孝行聞杜門隱居鄩辟為保大軍節度推官仕後唐至光祿少卿

卷十三　大

晉高祖召之辭以老退歸秦中嘗著自然經五卷武庫集五十卷其書散見於冊府元龜惜歐陽子不為立傳而其書亦不傳於世也余既慨碑文之出於民所鐫而題其後余友鍾淵映將注五代史記并書玉羽之事告之俾附注於鄩之傳焉 曝書亭集

題李衛公墓

元祐四年　游師雄題

鼓堆文

嘉祐元年　司馬光題　尹仲舒書

元祐黨籍碑

元祐黨籍徽宗書之立石端禮門其初九十八人尒
既而蔡京復大書頒郡縣以上書人及已所不喜者
作附麗人添入凡三百九人碑稱皇帝嗣位之五年蓋
崇寧四年也是時籍中曾任宰臣執政者十無一
存曾任待制及餘官亦已零落過半已者毀其繪
像及所著書奪其墳寺存者定為邪等降責
編管荒徼禁不得同州住其子弟亦不得詣闕
下小人之快意未有甚於斯時者矣豈復有所

忌憚乎其後張綸者詳謂王珪一名不合在籍自九
十七人外蓋以上官均岑象求江公望范柔中鄧考
甫孫諤六人共一百三人皆係名德之臣許子孫陳乞
恩例次數而龔頤正遂采三百九人之事跡成元祐
黨籍列傳譜述一書凡一百卷蓋惟恐其闕然則
小人之厄君子適以榮之士之自立宜審所擇矣京所
書刊石滿天下惟桂林勒之崖壁故至今獨存碑後王
珪章惇姓名湯漂者為瀑泉所泐也康熙乙丑二
月望日書　曝書亭集

晁氏客語云紹聖初籍定元祐黨止數十人世以為
精選後乃汎濫人以得與為榮而議者不以為當
也張文簡綸華陽集有紹興間進劄子云臣等
看詳黨籍人姓名見於碑刻者有二本一本計
九十八人一本三百九人內九十八人係崇寧初所定
多得其真其後蔡京再將上書人及已所不喜者
附麗添入黨籍汎濫雜亂遂至三百九人者詳得九
十八人內除王珪不合在籍自餘九十七人多是名德之
臣所有三百九人除九十七人係前石刻所載其餘更

有侍從上官均岑象求餘官江公望范柔中孫諤
鄧考甫等六人名德亦顯然可見共計一百三人係得
累降推恩指揮許子孫陳乞恩例之宰臣文彥
博執政梁燾等十六人待制以上蘇軾等三十五人餘官
秦觀等三十九人以此攷之蔡京手定黨籍原有二本
南渡合二本詳定為三本王伯厚小學紺珠載三百
九人乃京第二本龔頤正列傳譜述一百卷凡三百五人
又不可詳者四人亦據第二本也今此碑列章惇李
清臣張商英賈易楊畏輩蓋亦第二本未經南

渡詳定者慮爲諸賢之玷故詳著之云　帶經堂集

余同官黃州司馬于北溟成龍由粵西來贈余元祐黨籍碑一本云碑在柳州之融縣乃黨人沈千曾孫沈暐刻也暐跋云元祐黨籍蔡氏當國實爲之嶽廟逌悟乃詔黨人出籍高宗中興復加褒贈及録其子若孫公道念明節義凜凜所謂詘於一時而信於萬世矣其行實大槩則有國史在有公議在餘官第六十三人迺暐之曾祖父也後復官終提點杭州集真觀暐奉政大夫暐幸託名節後敬以家藏碑本鋟諸玉融之真仙岩以爲臣子之勸云嘉定辛未八月既望朝奉郎權知融州軍州兼管内勸農事古雲沈暐謹識又周元亮先生書影亦載此碑一則附録之

書影云倪文正題元祐黨碑云此碑自崇寧五年毀碑遂稀傳本今獲見之猶欽寶籙矣當碑毀時蔡京厲聲曰碑可毀名不可滅也嗟乎嗚知後人之欲不毀之更甚於京乎諸賢自涑水眉山數十公外凡二百餘人史無傳者不賴此碑何由知其姓名哉故知擇福之道莫大乎與君子同禍小人之誅無往不福君子也余凡兩見此碑各不同碎碑之後宜無可搨當時令郡邑各建之或尚有存者故其式弗一耳　筠廊偶筆

元祐所立姦黨碑以司馬溫公爲首一旦爲雷所霹張山人有詩昨夜風雷起擊碎奸黨碑若問張山人不知　事文類集

余得黨籍碑二本一沈暐所跋者一饒祖堯所跋者餘今視沈本字樣較大又題額沈是正書饒是八分書按書影謂當時令郡邑各建之或尚有存者故其式弗一沈饒摹刻之不同以此故也　光暎識

御製宣聖贊序

紹定三年製淳祐改元刻石國子監宣示諸生

重修文宣王廟記

建隆二年　劉從乂譔　□昭吉書并篆額

阿房宮賦并後序

元祐八年　游師雄後序　安宜之書

西嶽題名

丁亥歲程琳恭謁岳祠同子侍問楊士彥陳傑留
慶祖男嗣隆嗣瑯嗣恭姪男嗣直從行又大觀四年
李傅恭詣帝祠供養又政和二年西河宋逵弟
造恭謁帝祠姪脩仔從行又皇祐己丑程琳再
經華陰恭謁岳祠同蔡挺楊士彥男嗣隆嗣瑯
嗣恭嗣先侍行又慶曆丁亥京清臣恭款神祠
明年再經守下劉紀王仲平施邈李孚佑從
行又政和壬辰二月謝璘趙口同謁祠下又宣和辛
丑東平梁鼇弟鯤侍親恭謁祠下又紫微呂

公析雪滚上蘆訥洛陽程旨樊川王讜從熙寧癸
丑讜題又政和四年杜宏錢揚紫若樊賓同拜
祠下又宣和辛丑梁口恭謁祠下又大觀四年東汶
梁慶祖侍親恭謁帝祠又楊可世可辯可昇可
輔可瑯可晟恭拜祠下政和四年二月初三日暮
題白瑛劉丁梁安史彥臣同行又書某某觀者有
四

靈巖雜題

蘇軾詩一感陶啓一詩二張子雍七詠任瀛詩一林泉
老衲詩一傅亨詩三

孔林宋金元雜題

或紀恭謁聖祠年月姓名或序恭謁聖祠事或
題詩篇詠檜居多所刻石凡十有七

賜孔廟書樓勅

大中祥符二年

兖州仙源縣至聖文宣王廟新建講學堂記

景祐四年　孔昂撰　孫昱書　孔彥輔篆額

小學榜

至和元年　鄉貢進士張衫書

萬安橋記

王元美云萬安天下第一橋君謨此書雄偉遒麗
當與橋爭勝結法全自顏平原來惟策法用虞
永興耳余觀此書雄偉遒麗實有之而結似平
原無其緊密策似永興無其秀逸時代為之耶
君謨之罪也　石墨鐫華
鄭杓子經著衍極取古今十三人謂公書起五季
之衰萬安為摩崖之苗裔可謂確論蓋大

書不難於矩矱而難於得天真趣多今以此觀之只似作蠅頭小楷此固其過人者 蕉潤軒帖跋

泉州萬安橋長三千六百尺費至一千四百萬事亦鉅矣忠惠以一太守不費公帑爲之事舉而民不怨此忠之所以爲忠惠之所以爲惠也橋成公召還朝乃大書刻石雄偉閎宕堪與橋稱 鄭夏記

晝錦堂記

歐陽脩撰文 蔡襄書

蔡忠惠公書此記凡一字數十更存其合者綴得以其意爲此如黄金鑄范少伯一鑄而就止以速成自喜不計工拙也 容臺續集

顏碑什七耳今得宋搨徐季海書洺州府君碑運筆柔則無芒角執手寬則多緩弱點掣短則法臃腫點掣長則法離澌畫促則字勢橫畫疎則字形湯拘則乏勢放或少則純骨無媚純肉無力少墨浮澁多墨笨步衮切苯蒪草叢生也鈍書病如此其衆唯積學漸成者當求擺脫入究竟三昧此宜有墨池筆塜終身於是然書法須得天然至功力亦不可棄王僧虔曰宋文帝書自謂不減王子敬時議天然勝羊欣功夫不及便知學力所至不可廢也蔡君謨妙得古人書法其書晝錦堂每字作一㯶擇其不失法度者裁截布列連成碑形當時謂百衲本故宜勝人也 廣川書跋

韓魏公以上相作晝錦堂於相州時歐陽文忠以參政爲之記而蔡忠惠以三司使書之時稱三絶又謂忠惠每一字必寫數十赫蹏擇合作而後用之以故書成特精絶世所謂百衲碑者是也今觀

其用筆特遒勁偉麗出入清臣誠懸間而不無段師琵琶之誚然自宋書家當以襄爲首云 弇州山人稿

瀧岡阡表

歐陽公書如其爲人外若優游中實剛勁 朱子集

歐陽公書筆勢險勁字體新麗自成一家 東坡集

歐陽文忠公瀧岡阡碑爲龍神借觀事甚奇黄魯直檄龍文云臣黄魯直謹言臣聞天子詔脩永州以三月三日趨朝欽承皇上深寵錫以重爵

推以峻位加恩三世著其褒辭以贈修令石氏鐫
之故刻瀧岡阡表世次碑乃僱舟載回五月十
三日至鄱陽湖泊舟廬山之下是夜一更同五舍青
衣大帶來舟揖而言曰聞公之文章蓋世水府願
借一觀自謂龍也請碑入水遂不見焉惟陰風
怒號淡月映空修驚悼不已坐以待旦黎明起
諭直時知泰和令以同邦之誼命直為文以檄恭
惟洞天水府之宮震澤主者淵濟王閣下福地陰
陽龍池歲月星斗茫寒受寄賫於上界雲

津變化膺顯號於人間廟食吳中官民均賴茲有
河神之玩法敢將表石以沉淪妙畫雄文自應呵
護璜章玉冊孰敢誰何雖龍宮之幽玄而雷神
之慧徹巽風震雷駭蚪奔鯨地裂水竭淵泉
俱滅既已各司其職胡不永保其身以汝上天功
也驤首雲霄德配亭毒乾道之性厥位六焉豈
成以升寶汝之神下地利也淵源潭洞養身適性坤
絕妖魔其德玄焉禹舟之負寶汝之功今汝不然乃
羅茲禁萬一株連五龍盡滅書畢投檄湖中忽

空中語云吾乃天丁也押服驪龍往而送至永豐
沙溪敕賜文儒讀書堂之南龍泉坑而去也文
忠公歸家掃墓但見坑中雲霧濛藪虹光爍
空往視一大龜負碑而出倏忽不見惟碑上龍涎
宛然在焉乃起置於崇國公墓前俾垂不朽嗚
呼文能動龍孝足感天公之文章德業至矣極
矣天下前世誰不翕然而宗師之時熙寧三年
庚戌七月望日黃魯直謹識 莆鄉偶筆
石昜卿大字

明道二年書
韋蘇州詩高於王維孟浩然諸人以其無聲色
臭味也因舉石昜卿詩極有好處如仁者雖無
敵王師固有征無私乃時雨不殺是天聲長篇
其藏於其人處見昜卿親書此詩大字氣象方
嚴遒勁極可寶愛真所謂顏筋柳骨令人喜
蘇子美字以昜卿字比之子美遠不及矣其容勸
其人刻之不知今安在昜卿詩極雄豪而縝密方
嚴極好如籌筆驛詩意中流水遠愁外舊山

青叉樂意相闘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之句極
佳可惜不見其全集亦多於小說詩話中畧見一二 系
曼卿詩次極高非諸公所及其為人豪放而詩詞
乃方嚴縝密此便是他好處可惜不曾得用 朱子
語類

石延年字曼卿宋城人少以詩酒豪放舉進士不
中為三班奉職 陳氏曰其仕三舉進士為三班奉職
也詩格奇峭工書兼顏柳為世所珍卒後其
故人有遇之者曰我今為鬼仙所主芙蓉城呼故

人往遊不得忽然騎一素騾去如飛其後降於
亳州一舉子家又呼舉子去不得留詩一篇與
之張浮休云曼卿字道勁可愛蘇子美遂不
及矣 襄陽志林

觀音感夢記
杜華書 李舜篆額

太史公祠題名
一王景脩題名元豐庚申 一田溉高士乙邵錦題名元
祐五年

藍田縣重修孔子廟記
嘉祐八年 章惇撰 閻景仁書 李舜篆額

劉真人賛
大字題云提點刑獄公事延平張維經畧安撫使
歷陽張孝祥以會慶節祝聖壽於西山資慶
寺飯已登超然亭遂遊中隱巖白龍洞劉公
巖以歸乾道元年九月廿二日是年十月朔作劉
真人賛使巖中道士刻石
過井陘淮陰侯廟詩

韓琦題 曹逐書

章惇草堂寺遊記
子厚與子瞻遊而題此書亦用卧筆間作渴
筆遊絲法亦道逸可存也 石墨鐫華

新譯三藏聖教序記
沙門雲勝書 端拱元年

復唯識廨院記

唯識廨院者藍田故龍泉寺也有洪集者與姚氏共復之而爲之碑碑文寥落耳書或正或行或草兼一二筆小篆分隸其草又時作渴筆極奇怪殆倣似象公誠懸而時復出入但記者爲豫章黄□缺其名書者爲瑯琊□□元缺其姓名二字題額者爲鄭□□闕其名立石者爲□大雅缺其姓諸人名姓無一全者獨刻者張遵姓名無恙人固有幸不幸哉 石墨鐫華

復唯識廨院記條章黄庚誤庚字亞夫宋時人其文載其伐檀集中 光暎識

汝州香山寺大悲菩薩碑

右碑蔣之奇譔蔡京書京字元長莆田人也早有時譽尤嗜書有臨池之風初類沈傳師久之深得羲之筆意自名一家其字嚴而不拘逸而不外規矩正書如冠劍大臣議於廟堂之上行書如貴介公子意氣赫奕光彩射人大字冠絶古今鮮有儔匹 節

錄宣和書譜

正獻杜公衍書

正獻杜公以元老之重退居睢陽皇祐中宗翰出宰鄉邑公賜詩以寵其行逓又贈言以勉之治致深恐眞跡後浸滅勒於堅珉俾示子孫奉遵訓戒 孔宗翰識

正獻公晩乃學草書遂爲一代之絶公書政使不工猶當傳寶況其清閑妙處得昔人風氣如此耶 東坡

高適五十始爲詩而與李杜抗行正獻公莫年乃學草書筆勢翩翩遂逼晉魏孰謂桑榆不迨晝游哉 東觀餘論

正獻公嘗和孫拄秘丞詩曰老來楷法不如初試向閑齋習草書落筆何曾見飛動雕章累已過吹噓公楷法端勁如其爲人暮年始學草書而歐蔡蘇黄諸公皆盛許之豈非大本先立則縱横造次無往不合耶 停雲館帖跋

蔡卞曹娥碑

北海曹娥真碑傳世甚少皆摹刻也此蔡卞於元
祐間書頗得其神而精采勝之以其宋人勿貴
也且石在越迄今尚完善此搨更早字更全尤
覺爽爽射人豈孝女之神實在山川間有志為書
者則精英即附助之耶抑其地石佳而刻手工自
昔已然耶由此觀之則卞勝於京京又勝於襄今知
有襄而不知有他蔡名之有幸不幸如此若其自
當家則一字便有定評寧復向人言下轉 墨林快事

蔡開府手腕極有力故行法多遒逸楷亦二俗筆未
書去亦此碑尤可玩也 弇州山人稿

于真卷記

此徽宗為道士于元隱羽化作郗轉運使任諒譔
記而集唐歐虞褚薛顏柳李陽冰諸書者也
亡國之君尚虛無而忌政治無足言者其書歐虞
褚居十之七顏柳薛才間出或以顏柳字大不倫
薛書少故亦李則獨以篆額集刻俱善但書
而百衲殊不足觀存之以備一種 石墨鐫華

于道士元隱歿宣和帝賜之道號乃集唐諸名
家書而為記集字絕無湊泊痕風神瀟洒高手也
銷夏記

韓魏公墓誌銘

熙寧八年 陳薦譔 文彥博篆額 呂書

聖泉寺跋

建中靖國元年 蔡卞書

帖末題胡山宗高登觀又有題云嘉靖元年三月六
日棠陵方豪觀嗚呼君子可以人廢書乎

米南宮謂卞得筆此書闊健道美有兼人之力
而時以己意參之蓋有書筆無書學者要之不可
以人廢也 弇州山人稿

善感院新井記

熙寧七年 侯荀撰 文雅大師慧觀書 李元
直篆額

題介子廟碑

介子廟碑張商英書

商英法顏而自運為多 都穆帝京編

張丞相好草書一日得句索筆疾書滿紙龍蛇

飛動使姪錄之當波險處姪罔然而止執所書問曰
此何字也丞相熟視久之曰何不早問致余忘之 冷
齋夜話
永興軍香城善感禪院主海公壽塔記
元豐改元 文雅大師慧觀記 王灝書 李元直
篆額
韶州寶林禪院記
鄭霖記 趙汝鄂書 曾用虎篆額
汾州平遙縣清虛觀記

元祐七年 謝悰記 朱處厚書 裴述之篆額
賜壽聖禪院勅
熙寧二年
修感聖竹林寺羅漢洞記
竹林寺羅漢洞記崇寧間僧有挺撰奉議郎知
永安縣事王道書 嵩陽石刻記
泰寧軍升元觀牒
右碑在泰山東南麓升元觀其大字草書甚
遒勁不知何人筆錄之以見當日縣文之式考宋

史晏寅亮傳但云政和二年進士爲上虞丞不言歷
官兗州亦可以此碑補史之缺其曰太師國公則蔡
京也 金石文字記
韓呂黎五歲
嘉祐八年 李舜篆書
太學葬士子義冢記
嘉定元年 王介記 陳一新書
開元寺商照塔記
大觀四年 陳振譔 晁詠之書 吴晙篆

三聖堂銘
元符三年 竹隱記并書
三十六峰賦
四明樓异令嵩高賦少室賦不足道而書者爲
武林僧參寥極得坡公用筆法遒勁古雅即坡
公見之亦當首肯 石墨鐫華
武林僧參寥從坡公游其所書樓四明三十六峰
賦筆法全彷坡公聞彼時徐州有營妓習坡公
書人每不能辨蓋公爲一代偉人即異流婦女

咸知企慕倣法如此而朝士猶欲殺之而甘心者何歟

銷夏記

范致冲聖廟題名

孔子祠墓古今賢哲莫不過而拜焉拜必有題刻石雜沓皆不足錄偶見宋宣和間范致冲所留少快人意字法朗豁辭瀀縈嚮洵千百不一二見者尚恨其於此時作元長手腳不無迎合之意然蔡其人可輕耳書固未惡也後評者以端明易之未見遠絕覺古者當平其心庶可張其

泰山建長腳竿記

元豐三年 胡元質撰 張徫書 口守德篆

額

龍圖梅公瘞說

紹興改元 朱晞顏跋 石俛八分書

重修泰岳廟記

宣和六年 宇文粹中奉勅撰 張漴奉勅書

篆

游師雄墓誌銘

紹聖四年 張舜民撰 邵龢書 章楶篆蓋

京兆安民安敏姚文安延年模刻

游公表章古跡自周秦以及唐無不有題識至今尚存焉志亦云然志多與史合蓋修史時采志語入也志張舜民譔頗盡闡揚之致書者邵龢清閟秀勁大足名家所可恨者偽佻耳其書尺作只赤々與尺通揭用借以尺牘為赤牘李之𥿄雖上有文繳上有赤王元美又引華山石闕云高二

丈二赤平等寺碑云高二丈八赤 石墨鐫華

仲恭從學於蔡君公京々教仲恭學沈傳師遂有名家 鐵圍山叢話

仲恭書秀有餘而老不足 姑溪集

封豐澤廟神勅

政和八年 黃翰記并書

昭祖菴記

政和改元 武陵王齊史記

祀岳神頌

宣和庚子

泰山題名

天觀元年范致沖題一宣和己亥錢伯言題一徐世

隆書一泰定元祀段輔等題名一至正乙酉貫魯題詩

陸放翁帖

兩書或行或草　陸書不多見有此足珍　光琳識

吴說書

宣和元年　書臨川先生諸葛武侯詩廬陵先

生於忽操

唵字讚

一宋太宗讚正書宋熙寧二年刻一唐玄宗讚八分

書金正大元年刻

劉次莊書仁壽縣君墓誌

正德中祈澤寺僧佛堂此志背嵌牆角僧欲碎

以爲路東橋顧公見而止之遂傳於世余向見此石

在露地諷寺僧移向屋下從此久不至山中今不

知果移否也又龍池邊有宋時移文摹刻極精

印岡公當不應反遺之也余既借觀此帙而並以

是告原博原博有別業在湖西他日轉搨之歸齋

事也嘉靖甲寅三月十八日淨信居士戚時泰仲交

記茗澗軒帖跋

啓母殿題名

政和戊戌　王邳陳廓王洞同詣崇福祭啓母殿

廓題

拜謁孔林題名

宋熙寧八年錢勰　大觀丁亥黃輔國蔡洞石采

聖裔端友尹天民王濟朱平董延賞遂汝賢

杜立誠李壽　政和丙申夏鰭　宣和元年范致沖

宣和四年王雲狄琢安寓呂希莘　宣和五年王

衣同弟光賓　金大定甲辰赫戲

嵩山崇福宮題名

大觀庚寅　張杲題

紫虛谷題名

熙寧辛亥李禹卿　熙寧辛亥劉几田述古

元符己卯李公弼　宣和七年盧漢傑李百和李劉中

菩薩戒

張循王之孫鎡舍宅為寺有發額文集米元章書
為之 容臺續集
甚矣人之好名也好異也以米老之高資逸襟何患
不名於書畫而作意為奇畫取古人之法而廢之
能免於滌呵以為韋而嗜之者奉之為正宗至於
未能似者亦勉而學之其於古宗師之雅殆為識
見不真所撝今平心品之張鎡此字大有可取乃米
在似米也若一一似米久矣夫人不之存矣懷仁一誤
於唐今後人皆迷至今更有可笑者集歐褚李

類人之掉扯雜腫瘠削備極苦楚而本色更無可
取一夕而與元石俱盡悲夫 墨林快事
洪內相高州石屏記
慶元改元 洪邁書 朱希顏跋
代州牛頭山順應侯廟記
元豐元年 王崇拯記
重修三藏鳩摩羅什墖亭記
元符三年 寧祖武譔 釋宗議八分書
登封縣盧店翻修東嶽廟記

建中靖國元年 劉□□譔 李伸書 馮益篆
額
乾明寺建墖記
政和五年 趙復圭譔 田仲淵書并題額
靈巖寺五頌
大觀四年 住靈巖釋仁欽述 侍者道巖
書
重脩北岳廟記
崇寧五年 韓容記

雙林大士十勸
紹聖元年 淨土院滌明闍書
龍興寺題名
宋人金人觀褚河南書聖教序題名
金剛經
篆額曰府藏坡金經
中書劄子
景祐二年
越州顯寧廟昭祐公牒

紹興元年
星巖石室題名
紹興辛亥　張達明題
岳忠武大字
紹興五年　送紫巖張先生北伐詩
紹興十八年進士題名録
此刻於琅滁山中者是科第一甲十人第二甲十
九人第三甲卅七人第四甲百廿二人第五甲百卅
九人紫陽夫子在第五甲第九十是為下第

而是科明專為文公一人姓名下注云字元晦小名
沈郎小字季延年十九〻月十五日生外氏祝偏
侍下第五二兄弟無人一舉娶劉氏曾祖絢故
不仕祖森故贈承事郎父松故任左承議郎福
建〻陽縣群玉鄉三桂里自為户註之如此其詳
餘但注其州縣而已其得因文公以傳其姓名
猶為幸也榜首王佐山陰人宋狀元録載會稽
志云王佐廷對第一與朱熹同榜志中言佐立朝
風節凛〻可觀而必以與文公同榜加重如此

又蒼潤軒帖跋嘉靖戊午年書云句容柳沂江君
言遠祖江賓王與朱文公同年家有當時試録云〻
因得摩挲墨本按此試録蓋江賓王手書而
其子孫藏於家自宋紹興以至明嘉靖間垂四
百年不失出以示人以為榮明允同榜三百卅餘人
與三百卅餘人之子孫莫不藉此為榮可知也已光
映識

祖廟祭文
景祐二年　四十五代孫道輔奏巻　張宗益奉命書

友石臺記
友石臺記朱文公淳熙己酉年書記後書云此屏山
先生紹興甲午年年間之所誤按宋史儒林傳劉
子翬字彦冲學者稱屏山先生以大儒之文得
朱夫子書之而益彰矣朱夫子書似不一格他所
見者不具論惟舊得家傳詩禮四大字筆法端
嚴此書則極流動然端嚴者自逸流動者不
放要是中正和平之氣流溢於筆墨間者也是
碑在福建〻寧府載天下金石志中　光映識

宜州學記
淳熙六年　張栻記

蘇東坡草書醉翁亭記

蘇文忠書早師顏魯公嘗大書醉翁亭記刻石不改魯公家法晚喜李北海書稍去其圭角變為圓熟雍時劉方筆仗不能盡脫此後書亭記真行草相間別六二種奇逸余學公書多年故殁其洞源特為推賞歎予書得其彷彿贊辭公下不勝慚惶云吳寬 碑跋

右蘇文忠公草書醉翁亭記後有趙文敏宋昌裔及吳文定沈石田諸公題識其為真跡無疑然筆畫奇逸全不類其平日所書雖嘗見東坡雜帖中有雲跌月駛舟行岸移八字公自題云此書真似楊風子也蓋楊少師書宋初極重而傳世甚少豈公嘗愛而學之耶而此記筆法大與八字相類亦足為一驗也昔子由題懷素自敘云余兄和仲特美行草惜不令其一見然則公蓋嘗留心於草聖者特世少見耳大抵人品既高下筆自然不同昔杜祁公楷書方嚴而晚乃以草聖見稱蓋高人韻士胸中無所不有不可以一律論也中立師相命彭撫勒上石以見東坡草聖之妙敬題其後 碑跋

新鄭公家藏蘇書醉翁亭記今刻之石結法遒美氣韻生動極有旭素屋漏痕意第不類長公余見蘇行草不少唯渴筆一二得似之耳正書遂無是矣且公此書既不發石不應復用前跋豈公沒後有王逸老者居恒欲出懷素上乃其筆

耶或南渡諸公如陸務觀張温甫輩觀琅邪石刻戲書之耶又念三君不辭此妙境令人悅悅跋尾趙吳興小慎愓而跡不應稱宋及趙子固并沈啓南吳原博跋想亦未為真耳區區不能隨人悲笑因記於此以俟夫識者 弇州山人稿

此新鄭公得之嶽麓郎者公命摹刻摹者文壽承故能縱横自如字字不失真態其真跡一入江陵再入大內今世所傳乃摹本耳王元美再三致疑初以為不似公書公沒後有王逸老者自欲出懷素上

或是其筆或是陸務觀張温甫輩戲爲之后又云
渴筆側筆拂策磔掠有折釵股屋漏痕法以
爲公興到書則又不類又云趙吳興宋昌裔沈啓
南吳原博跋是入石時壽承作此伎倆無一真者
當盡割去之以備一家余蓄有此帖亦時展玩其
中無一筆類長公者但此君筆法雖不能盡脫
宋習時時露長公何不自題姓名而署長公耶殆
不可曉然謂或爲長公興到書則斷無是理也
諸跋非真亦似有據第無從証之 石墨鐫華

成弘間有士人白麟專以伉壯之筆恣爲蘇黃米
三家僞跡人以其自縱自由無規擬之態遂信以
爲真此所謂居之不疑而售欺者蘇公醉翁亭
草書是其手筆至刻之石矣米公書說亦此公
所爲也 六硯齋

蘇文忠歸去來辭 舊本
此帖似李北海流便縱逸而小之遒氣當是三錢
雞毛筆所書耳卓契順大奇人然亦名使之
在彼法中固無取也揮海孤臣借暎牢落不亦

無以送日爲之一歎 弇州山人稿
東坡謫嶺南故舊少通問者在蜀惟巢元脩在
吳則僧契順皆徒步萬里訪之於荒陬絕徼之外
元脩以是登名青史歸稱卓行契順亦託此以傳
真可敬哉契順之言曰惟無所求故來惠州蓋有
求則有欲有欲則失其本心是非顛倒有不自
知者世之小人疾視君子至欲擠之死者豈皆其本
心已生有欲故耳趙公孫藏此帖間出以示人所補多
矣 西山集

若本在潯陽長公此書用筆員鋒鍔都不露
後有跋差大字更疎爽余少藏是本每暇則臨
數百字常慨想惠順句言惠州不在天上之語而壯
之謂其間關萬里只求長公一書爲誕及今觀之公
此書真足以傳惠公一死然公不書他文而獨書靖
節此辭豈非所謂飽喫惠州飯細和淵明詩者深
有感於中耶 茗澗軒帖跋

陶千古真人蘇千古真士其重之不相借而光長相
映發一也此書又居荒寨無人之地思傳其精神面

貌於北方與名士大夫相見宜其佳也況書之以遺契
順代綢載事甚清誼景古此之爲遇合當有筆
墨以来無兩 墨林快事
文忠書歸去来兮辭與僧契順若在塗謝繩正
家後題彭鏞拜觀又鄧文揚金圖同觀又王汝玉
跋羽石於得陽王弇州稱其流便縱逸洵有之其
謂小之滴氣竊以爲未當也此書極佳摹入晚香堂
帖似未及此 光蒅識

蘇東坡海市詩

坡僊常謂韓退之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解憲宗
之惑能信鱷魚之暴而不能已當時之謗觀海市
詩若出一轍世稱二公命宫舍磨蝎故文而多訕
信哉 蒼潤軒帖跋
此本逍遥自在似不欲著畫又似非筆版所成
宛如星緯在天洲島出海疎疎密密圓長全破不
一其形亦不一其變自有書法以来無此恐虚規
巧者也 墨林快事
右蘇長公書自作登州海市七言古體詩一章

凡十二韻集有小序而此不著登州岸東大海每
春夏之交於波濤晦靄閒見城郭邑屋樓臺
觀闕參差隐見而人物車輿騎從裨販之類往
来雜遝不啻通都要區之突出乎前里俗孪言
海市以爲異餘時莫之覩也長公以元豐八年八
月自陽羨起知登州十月十五日至登二十日召爲
禮部員外郎念奇觀之非時而茲遊之莫再乃
瀝誠致禱於海神廣徳王之廟明日見所謂海
市如春夏焉因作詩紀異複呂黎公之謁於衡
嶽不亦異體而同符哉儒者語常不語怪海市
之玄涉於奇詭佛言幻境豈近是耶然則盈天
地閒一氣耳其屈伸消息固有忽然而成形亦有
然而莫知其終始者矣海爲歸墟魚龍物怪何
所不有則夫翕是百物之精而使光景變化隨感
隨應爲城邑樓觀爲人物車騎尚皆神之所爲
而造化之迹也黄太史云東坡乞得海市不時見神
物亦變現磊之士乎此足以明長公之心矣夫奚疑哉
柳道傳集

蘇東坡黃州雪堂詞

坡書此黃州二詞行楷大小絕似表忠觀碑遂無一筆失度恐好事者若酲教序之勒石也內百年强半来日苦無多語人或憂之而公歌歷禁從節師又十六年而後殁四百年後乃爲唐伯虎作讖無情之能感有情也如此 王世貞

蘇文忠廣濟大師行錄小楷書

唐廣濟大師行錄碑王佩謨佩與禪師並時蘇文忠書并跋其字圓勁不必言妙在運筆天然若不知作小楷者故爲小楷丫所難也 光暎識

蘇東坡表忠觀

長公書法得自顏魯公魯公自蠅頭小楷至徑七八寸未有能窮以大者也蓋其胷中之氣不恒得大展局促細幅不既其質莛之撞烏足發洪鍾之鳴哉此長公表忠觀碑爲公字之一極大者而其氣概尚有未展之色倘有長廊巨崖揮斗大奇蹤不知又當何如佳也蔡萬安橋便癡重可知方丈之難也每風雨披對手足亦爲之舞蹈 墨林快事

大字有骨力學長公書者自此入可得其勢 蒍潤軒枯跋

表忠觀碑蘇軾書文多磨滅存在淸波門外今重刻府學 天下金石志

表忠觀碑蘇文忠公譔并書結法不能如羅池老筆亦自婉潤可愛銘詞是蘇詩之佳者余常怪錢氏起群盜非有大功德於民而能制一方傳數世寵爵崇奉洎於大明犧火自若納款之後圭組映帶者又百餘年久而人思之何也武

肅王初有國將築宮望氣者言因故府大之不過百年填西湖之半可得千年武肅笑曰世有千年而中不出真主者乎奈何困吾民爲遂弗改此其智有足多者五代史歐陽氏懟筆未盡微也 弇州山人稿

維山集載有文忠行書表忠觀碑字僅拇指大者余未得見爲恨 光暎識

蘇文忠乳母銘

此刻在黃州近有人於土中得之蓋子瞻親書

於石者以故比之他書尤渾古遒勁其用墨過豐

則平原之遺軌也 弇州續稿

蘇東坡羅池銘碑

東坡公書柳子厚羅池銘辭道勁古雅是其書中第一碑內步有新船秋鶴與飛昔人證之已明無足論者子厚英秀鬱ヽ未吐沒為明神亦是常理獨怪嫚客死當是附任文態未洗盡耳 弇州山人稿

蘇長公半月泉詩

前書蘇軾劉季曾輔孫鮑朝懋鄭嘉會蘇堅同遊元祐六年三月十一日

凡十詠孫觀跋宣和元年比丘沖正上石

靈巖慈受和尚披雲臺頌

蘇東坡安平泉詩

律詩一首舊碑失去洗一先集蘇字重刻

蘇東坡金剛經

坡書金剛經刻石者二本其一後有甘昇提舉跋為甘刻其一前有篆書十餘字凡坡書皆法多擲趣是右軍臨宣示筆意甘本失之今此舊本也第石理粗澀鋒鋩多中斷耳 弇州山人稿

弇州謂此書刻石有二本余所得者前無篆書後亦無甘跋繼得一本有儀圃先生印記亦與前所得本同 先暎識

蘇書司馬溫公碑

溫公碑在夏邑蘇文忠奉旨撰書文既宏肆琳琅其書法端謹大存晉唐遺法文忠第一妙跡也此碑仆後皇統八年夏邑令王廷直重

刻之因斷舊石為四前有額後有跋事載元人程鉅夫老杏園詩叙及王廷直修復溫公墓碑記中 錙夏記

宋之政事推司馬文章首長公以長公而述司馬宜為一代巨觀 墨林快事

司馬溫公紹聖初有旨令毀隧碑豫章先生自黔安至荊南作詩云司馬丞相驟登庸擢用元老超群公楊綰登朝天下喜斷碑零落卧秋風蓋謂此也孫舍人君孚云方毀拆時大

風走石群吏莫敢近獨有一匠氏揮斤而斲未
盡碑忽仆碑下死其碑元賜精忠粹德之文
類叙
帖有虞山書跋云司馬文正公以元祐元年九月卒
於位其葬也以二年正月辛酉既葬之明年勑
翰林學士蘇軾譔碑上親篆字以表其首
誠篆典也紹聖間惑於群憸之口仆碑而磨其文
至金皇統間始訪得舊本而摹立之斷碑爲
四額一跋八共六石余初得此碑凡四紙僅長丈餘

橫半之與斷碑爲四之說符合而額與跋皆不可攷
矣嗚呼是碑也仆於宋復於金其間豈無鬼
神護持而余乃幸而得之又豈易哉又豈易哉
天啓乙丑冬十有一月二十七日虞山老民錢謙益
謹記顏蔡六虞山手書皆方勁不同時手又有
一行云天啓丙寅秋七月既望程嘉燧拜觀於律
逮軒 光楼識

蘇書湖州刺史舊叙

蘇書齊州長清縣真相院釋迦舍利塔銘

蘇書上清詞

蘇書蒲澗寺詩

蘇書大字憶子由詩

蘇書大字醉翁亭記

歐公此文蘇公此書真不負此滁州山水但不知
李陽氷篆庶子泉與韋蘇州作詩時如何若
潤軒帖跋

北宋學士東坡蘇公之筆趙子固家藏舊物也
今爲伯田馮先生所得余在京時嘗見此卷於

高仁卿家前後有子固印識今悉亡之想爲俗工
裁去誰謂神物而冥亦見侵如是然而字畫未
損猶幸甚耳或者議公書太肥而公却自云短
長肥瘦各有度玉環飛燕誰敢憎又云余書
如綿裹鐵余觀此帖瀟洒縱橫雖肥而無墨豬
之狀外柔內剛真所謂綿裹鐵也夫有志於法
書者心力已竭而不能進見古名書則長一倍余
見此豈止一倍而已不識伯田之所自得又幾何元
貞二年四月一日持來求跋聊爲草草 松雪集

蘇書豐樂亭記

坡公所書醉翁豐樂二亭記擘窠書法出顏尚書徐吏侍結體雖小散緩而遒偉俊邁自是書家醉翁一記偶創新樣翩翩動人無取大雅介甫沿之作誌更成捧心若能於壓字處用古韻差可耳 弇州山人稿

蘇子瞻王郎碑

蘇長公詩寄徑山和尚

蘇黃馬券帖

右馬券帖刻在嘉興陸宣公祠中乃子瞻為李方叔所書後有子由詩并魯直跋方叔即子瞻主試落第者余嘗謂子瞻以玉鼻騂贈方叔不足奇而子瞻以玉鼻騂贈方叔則甚足悲然方叔不遇於子瞻乃命也而后竟躓齟以死使坡公有愛才之累則士之自立可不慎歟嘉靖己未二月八日因友人所貽謾為誌此

馬券帖是蘇黃二公為方叔區處其窮者讀其券真有令人愧死處今時風土偷薄豈徒朋友道淪落如兄弟骨肉以財勢欺凌者何限況兩姓人耶

大字甚佳方叔遇子瞻不偶而落第即此刻觀之不徒見當時友誼之篤亦足以知李公人品矣 三條蒼潤軒帖跋

黃山谷晦堂開堂疏

文節此書骨肉俱到勝七佛偈百倍 蒼潤軒帖跋

山谷此書不帶一毛单刀直入是真具禪觀者 墨林快事

黃魯直七佛偈

此書遒筆纖刻手不佳失真多學者恐流於媚

米元章嘗譏黃魯直是描字今以七佛偈觀之信然如缺月疎桐之横放晚登快閣之清勁大江東去之轉折則又種種臻妙大抵學書之士只須遍覽古今墨跡石刻爛熟胸中臨書時隨手筆興趣寫出更不可道古人不好處便落人腳底下亦 二條蒼潤軒帖跋

黃山谷食時五觀

食時五觀帖多折筆

余嘗謂涪翁四體詩與五觀帖視其言若迂而真有益於人今人閱世事不空讀梵書不靡少侈於衣馬老溺於晏安失意則奔走競得志則驕奢終歲其有留意清淡者鮮矣而又況於深諳理諦耶余備此帙於羅氏閱之而深有所感故手臨以還之也 二條茗淵軒帖跋

涪翁食時五觀乃小乘經猶語耳然不可不時使何太宰王侍中讀之筆法極輕弱而鮮餘味 弇州山人稿

山谷書經伏波祠詩

山谷晚年書法大成如此帖毫髮無遺恨矣心手和調筆墨又如人意譬泰豆之御內得於中外合馬志六轡沃若兩驂如舞鍚鑾肅雍自應武象既不入馳驅之範亦非詭遇者之所知也范成大至能題於此 鐵網珊瑚

右文節公書劉賓客伏波祠詩雄偉絕倫真得折釵屋漏之妙公嘗自言紹聖甲戌黃龍山中忽得草書三昧又云自喜中年字書稍進此詩建中靖國元年五月乙亥荊南沙尾書於時公年五十有七正晚年得意書且題其後云持到淮南示余故舊何如元祐中黃魯直書也按公自評元祐中書云往時王定國嘗道余書不工余未嘗以服而今觀之定國之言誠為不謬蓋用筆不知擒縱故字中無筆耳字中有筆如禪家句中有眼非深解宗趣豈易言哉此書豈所謂字中有筆者耶公元符三年自貶所放還建中靖國元年四月抵荊南崇寧元年始赴太平凡留荊南十閱月常有解免恩命狀云到荊南即苦癰疽發於背脇毒痛二十餘日今方稍獲而此帖云病瘍不可多作勞正發奏時也 嘉靖十年辛卯冬臘月三日徵明書 書畫題跋記

黃山谷書歐陽永叔廬山高歌

歐陽公廬山高自謂出李杜上不滿識者一笑然

其雄勁豪放亦是公最合作詩也凡李杜長歌所以妙者有奇語爲之骨有爲語爲之姿若十萬衆長驅而中無奇正器甲不精爲何言師也山谷此書恣態猶存而鋒勢都乏豈石頑工拙之故耶 弇州山人稿

歐文忠公廬山高自謂其韻頌蜀道難然得語翁此書愈覺氣勢軒翥是皆二公平生之極詣也 蕙澗軒帖跋

黄山谷禹太伯季子伍員碑

黄魯直大字

帖有跋云山谷老人墨快四幅余得之方伯□公喜其奇崛蒼健有古意恐傳之不永因付呂令王逵重刻於邑庠之□堂以與四方之學書者共之□□

壬辰四月吉□□憲司事莆田楊逼識

山谷夷齊墓碑

余始謂黄書傾側盡變唐法又得此碑而不覺失席也碑乃黄書而無一筆類梁公碑者法全出褚登善聖教序瘦勁絶人策拂鉤磔幾無遺恨但結體疎步遜登善耳𣪍一人手腕豈其懸殊若是且黄他書俱與此不類何也今世字學出蘇黄者强半遂令唐法不傳不知黄故自能傳唐法者也 石墨鐫華

山谷字拖沓跛踦聊以不拘拘繩墨放誕自勝故人誚之者謂之爲此書何其不爲也一筆一轉從容於法度之中而挺直不阿骨鯁無間有斬頭截胸不可屈撓之氣雖學褚聖教然亦謂於二子之墓爲宜亦耶 墨林快事

黄山谷墨竹賦

山谷之字以天趣勝小字拘束不盡所長此墨竹賦磊落淋漓與賦中語相發如月影上牕流風入袂一種活潑潑恬曠之妙不可名狀豈目對墨竹神與俱摇不自覺其情志之出諸胷入於手也 墨林快事

石室先生以書法畫竹山谷道人以畫竹法作書其風枝雨葉則偃蹇欹斜疎稜勁節則亭亭直上此卷爲先莊書墨竹賦尤是當家試一展覽淇

園秀色在目睫間矣 弇州山人稿

黄魯直大字頌

黄山谷大江東去辭

涪翁此書不如秋月桂跡相後有跋語已模糊 茗淵軒帖跋

銅将軍鉄著板唱大江東去固也然其詞跌宕感慨有王處仲撾鼓意氣傍若無人魯直書莽莽亦足相發磊塊時閱之以當阮公數斗酒 弇州山人稿

黄山谷書中興頌碑後詩

山谷中興頌碑後詩是論宗語俯仰感慨不忍再讀迫急詰屈亦令人易厭書法翩翩有致惜搨摹久遂多失真耳余謂坡筆以老取妍谷筆以妍取老雖側臥小異其品格固已相當跋尾云惜不得秦少游妙墨鑱之崖石少游當亦善書亦時謫藤州故谷念之耶 弇州山人稿

山谷涪州詩

山谷登東林詩

山谷狄梁公碑

自古正書法無作傾側筆者晉人法在態中故圓而多逸唐人態在法中故方而多遒宋初諸人猶遵唐矩四大家出而唐法盡變競爲偏側矣魯直其尤甚者而昔人乃謂狄公事范公文黄公書爲三絶即文正文篇法靡弱與黄公何絶之有試以視裴公文李西平事誠懸書爲何如毋言蔡中郎之於郭有道也 石墨鐫華

王欽佩先生謂此碑如劉阮之徒章甫緌豆蓋謂涪翁不善真書故不免反拘於規矩中無超然處也 茗淵軒帖跋

碑爲范文正公譔文黄文節書文載梁公事極悉書極端謹不類他書以梁公之節德文正之文章文節之妙筆可稱三絶文節尚有東齋碑惜未見 銷夏記

昔人謂狄梁公事范文正公文之黄文節公書之爲海内三絶然文篇法既俳書勢亦傾側未足絶也黄正書不足存有韻無體故也梁公復英王薦張

相所稱潛授五龍夫日以飛千載而後猶凜凜生色
然史稱王及善王方慶亦與諫復英王者衷之以
梁公薦白益州拜洛州再遷秋官後以姚崇薦入
相世知姚著績開元不知其薦張至二王愈泯泯矣
余故附著之 弇州山人稿

黃魯直題琴師元公此君軒詩

弘治辛酉長洲薛英按蜀獲此碑於南榮立
於合司嚴之以亭自以為起廢涪翁九原之英爽
亦一蘇醒昨玉泉公在南榮合司早發時忽

見破屋中樹一石自披荊視之因榻以歸噫好
事如玉泉公使薛老有知其亦蘇醒已乎涪
翁此書與詩頗奇偉自言咄嗟而成文不加
點蓋亦一時之興而至尓程嬰杵臼二句煞有江
西派之意 蒼潤軒帖跋

琴之法音一往而無撓曲韻回伏而多俳佪乃為
妙指寫琴手者未必能盡也山谷老人不但以言
寫之而以字寫之筆筆各具一趣以自成一物又共
逗一趣以共成一物讀其句而琴之聲依依在耳
即此君之高潔亦依依在耳且刻手精工於磨石
崩脆之上獨傳其神而即其一點一畫不甚照
會而握運揮馳之色具在無遺在山谷諸石中
此其第一矣 墨林快事

此君軒詩為涪翁極得意之作而書亦瀟洒如意
不知刻於何地搴手不工然一段清朗之致如霽色
在林尚足撲人眉宇也 銷夏記

先騎曹可徹云何可一日無此君吾家小祇園竹
萬箇中有軒三楹不施丹堊純碧而已雨微

颸朝暾夕月峭蒨青蔥映帶君睫間令人神
爽陳子薰方伯為題扁曰此君軒今年歸自楚
得山谷老人大書此君軒詩一卷怒筆勃摯有
籜龍坼石勢懸針下垂則輕梢過雲槎牙外
衛則鬚節蕭張居然墨池傍兔苑固留賞
山房中異日乞公瑕健鉤入石壁之軒為此君傳神
弇州山人稿

黃魯直題元上人此君軒詩

先有一刻最妙頗有瘞鶴銘之致此刻詩即

别而字乃婻秀柔賦另亦風流然開朗雅健非
山谷老人不能也古人遺字如此者多或各有所
祖未必僞黄字近亦當口爲其不拘束而自合矩度
然學之者必至於脊拖無骨不相稱架苟能
於謹嚴繩墨中時一涉其自得之趣爲見其
不可也因並存録以俟後之博覽而有目力者鑒
之要以彼一石爲極則 墨林快事
涪翁書此君軒第二詩是初得長沙法而以華陽
真逸筆運之能於穉中取老作法外具眼

觀可也 弇州山人稿
山谷書此君軒詩有二刻皆行楷大字其一前云
奉題一琴師元公此君軒後云元符二年冬元訪余
於棼道約米三月余必東歸ミ當復來别我既
而如其言果来相見但乞此君軒詩而已咄嗟而
成文不加點其一前云題元上人此君軒後云鍾陵
黄庭堅魯直奉答周彦詩與前同韻觀山谷
别集有此君軒詩跋云余既追韻作此詩寄周
彦周彦抄本送元師元師更欲得余手寫因爲

作草書近時士大夫罕得古法但弄筆左右纏
繞遂號爲草書耳不知與蝌蚪篆隸同法同
意數百年来惟張長史永州狂僧懷素及余
三人悟此法耳蘇才翁有悟處而不能盡其宗
趣按跋所云追韻作此詩寄周彦即石刻所云奉
答周彦者也而跋所云更爲元師作草書草書
本不知有石刻否據其自鳴得意方之旭素
必有可觀也其行楷本二刻墨林快事所評論
至當皆爲足珎 光暎識

米海嶽天馬賦
天之美以清風暖日地之美以青山綠水人之美以
豐肌端骨而爲三才之秀獨可疾雷苦霧驚湍
險磵鬼軀獸吻爲美乎米老之字洵有怪法乃其
弊非佳境也惟大字天馬賦差爲合作無奈好異
之草㧞少端廉之態另出面目諸醜畢具大雅
之道遁其遠矣而又有爲其眩惑者表之惟恐
不及老顛何仇於後人也至於字有旦異亦惟大字
者勝余力爲洗垢自附於老顛知己云 墨林快事

米書此賦余見三本學襞窠大字僅有此本字
字皆可為榜署米公自言大字如小字以勢為
主者 容臺續集

庚午春馬生致米元章墨刻天馬賦筆勢雄
强超逸真有千金蹀躞過都歷塊之氣賦語
則不受銜嚙膝生禿駒耳徐元玉後題一詩頗
致代興忌未敢盡許也 弇州山人稿

米元章々居士墓表

元章書章吉老墓表筆勢優於誌銘大都

士人作書時有率有合觀者雖不可執此較彼
然必求其妙處則於自己臨摹方有資助不則
只是閒張顛善草凡得其敗紙惡札皆謂是
以頭濡墨時所書豈不是痴人前說夢 菊閒軒帖跋

米海嶽章吉老墓誌銘

章吉老傳盧扁之術米元章得鍾王之法真世
間之二妙儒郡之一奇也而志棄不錄碑植於城
南十數里荒郊中蓋吉老之墓在焉由大觀距
今百六十餘載雨淋日炙漸覺斑駁懼其弥久

而磨滅也因刻之以附於寶晉齋帖末 曹之格跋

米南宮蒹竹居詩

米南宮樂圃先生墓誌

米元章書沉著痛快直奪晉人之神少壯未
能立家一々規摹古帖及錢穆父訶其刻畫太
甚當以勢為主乃大悟脫盡本家筆自出機
軸如禪家悟後拆肉還母拆骨還父呵佛罵祖
面目非故雖蘇黃相見不無氣攝晚年自言無
右軍一點俗氣良有以也此為樂圃書志道

勁奔逸又是平生得意筆太史公作信陵君傳
蔡中郎為陳仲弓志皆以得意人不輕賛譽也
似此書耳 容臺集

泰山封禪遺文碑

司馬相如撰 米芾集晉右將軍王羲之書
熙寧元年

米元章顏魯公碑陰記

米書素有偏側之勢一遇魯公便加莊重魯公之
風至數百年後猶能匡正米老 金石評攷

宋世書稱蔡黄蘇米然南宮雖自晉唐諸名家出而其法亦少變焉此帙筆勢猶端謹無怒張穰纖之失其亦因魯公而變之者與 蒼潤軒帖跋

米老爲魯公書碑陰即用魯公書法奇宕可喜至碑中謂杞欲害公之人而不能害公之仙其說亦奇余以爲杞能害公一時而不能不口公以千古固無論公仙與不仙也 銷夏記

米海嶽龍井山方圓菴記

此米字之最有聲合作者乃以菴之僧脩好事

者適得米老舊搨以補亡而恰遇一顛倒裝潢者錯其先後據之入石庸林游人如織莫有爲之是正者余早得此本亦以爲裝家誤旋入枕摩挲石下依然誤也因另搨一紙爲之改裝則文從理順不致誚一公爲偈又顛士爲糊目矣欲再正其石而匆匆北歸當賒此恨因識於此 墨林快事

米海嶽孔林古檜詩

王佐云古檜在孔林杏壇東南今不存矣惟再生一株亭亭獨立身文皆左轉如草繩纏至梢有葉青青可愛非世上所有也佐親見之梢尾有葉一小叢廣高一尺許樹大僅一尺許 志林攷據

右孔聖手植檜贊米芾撰并書碑在孔林余得之衍聖公彥緒陸伯易爲余言宋人書米爲優而余家米書獨此與露筋碑爲優云 東里續集

米南宮王略帖

米元章蕪湖縣學記

此碑在米書中最爲瓌瑋吾鄉嚴子寅酷愛海岳書每日臨千百字弊則更易一帖此本

不知是第幾次裝者 蒼潤軒帖跋

米老書所貴獨鍊自己精神全不依傍門戶即其夢寐古法頭目奉之要不過以爲薪炭其丹先已在鑪中不借他分毫也貴亦在此累亦在此奇形怪貌居之不疑所云不可無一不可有二今人乍見而怪再見而習三見而漸親就之以爲亟蓋世間自有此一種形貌無足怖悸而已 此學記

字字有體勢亦鮮敗筆又米書中之可貴者 墨林快事

蕪湖學記黃裳纂文米芾書字法遒勁而韻秀余舊有未斷本兵亂失去今雖稍剝然大勝龍井方圓庵諸刻 錢夏記

米海岳研山銘

米友仁蘇州孔廟碑

評者以南宮書擬張有子路未見夫子時氣象今以小米較之又不但堂廡之差而已余嘗合晉二王唐三歐宋二米並觀謂其一蟹不如一蟹以茲二刻眎之良可見其梗槩矣 萬潤軒帖跋

米元暉書夫子廟記石刻在吳城中書亦秀穎可愛但結法既不古又乏變態耳 黃誥翁贈之詩專兇筆力能扛鼎教字元暉繼阿章 取義之獻之故事 書家不醜其衰者有大小鍾大小衛大小王大小歐陽大小米惟小米差弱耳 弇州山人稿

觀妙齋藏金石文攷略十五

古柏行

任君謀退之詩十一首 啼墨尚佳書法雄秀結構縱逸蓋宗於顏魯公識曰古退之詩十一首辛巳秋三日 龍岩君謀書 卷後同時有雷溪叟道明題跋 明有李西涯周公瑕董思白等題跋 中云龍岩姓任諱詢字君謀易州人登正隆進士法書名天下亦善畫 雷溪叟同易州人亦登進士而正隆者金國年號也 陝地有石刻古柏行後而題識龍岩書古今名流皆認為顏魯公之書余今見此始知為任君謀書也 書畫記

重修中嶽廟碑

中岳碑 黃久約奉勅譔郝史奉勅書 郝史世宗時人

此碑正書方整遒勁蓋習清臣誠懸而兼運以永興者於金碑中最為妙品 書者為郝史不立傳亦無書名 觀其結構王庭筠輩似不及

也党懷英跡為能書乃任篆額不任書知跡
書在當時亦自知名碑立於大定間與博州碑同時
世宗朝頗稱太平故以其暇得修祀事耳 石墨鐫華
趙秉文閑〻主峯草堂寺詩并偈
正大乙酉年冬秉文詩八首丙戌仲夏中伏鑑山口
亨疏又秉文偈語
趙秉文金禮部尚書號閑〻居士嘗為張天錫序
草書韻會云俳佪閑雅之容飛走流注之勢驚
竦峭拔之氣卓犖跌宕之志矯若游龍疾若驚

蛇似邪而復直欲斷而還連千態萬狀不可端倪
亦閑中之樂也觀此則其自負可知而此諸詩草
法頗似鄭騏馬心經王元美謂不中素師作奴者
然則閑〻其亦不免元章重儓之誚乎 石墨鐫華
元有兩閑〻吴閑〻名全節係羽流趙閑〻名秉文
官禁近致云金正大間人俱善書法有辭藻而
趙元横溢 大研齋
圭峯草堂雜題
崇寧改元三月吴郡梅澤說之題詩四首崔

珙書又雷嵒老人詩一首又大安改元春六十日
洹山史口題詩一首又東原田曦詩二首 孤雲
野釋普安書又雪菴溥光詩二首又進士陳
堯佛詩一首景祐二年六月望日甥王舜俞後
序眉山釋惟悟書
党懷英孔廟碑
此金修孔子廟碑也自唐荒於五季宋初統
一崇奉之儀日有建樹俚言偽字未臻美盛
直至金主曲阜而此碑方能推原道由六經而

取秉於孔子自漢向以來各途名家之製為之
一洗何其懿也公之業唐自明皇外諸大家亦
未數〻然此刺豐骼平淡卓具執物一時南
北莫之或先 墨林快事
嵩山題詩
大定十五年　趙揚鄭元詩　張尊書丹
梁公書像記
承安丁巳　郝長卿述　吴琢書
興慶池題名

明昌甲寅　劉仲游書

定兩縣水碑

天眷二年　楊邦行篆　喬木書并題額

華州城隍神濟安侯新廟記

大定二十四年　張建記　鄉貢進士口口篆額

并書

普會禪院記

正隆三年　郝大亨撰　李德森書丹　何思

篆額

重修天龍寺銘

正隆己卯　智光迪篆　任崇書并篆額

醮事記

崇慶改元　書史呂知明

皇弟經略郎君行記

是其國書　後有題云天會十二年尚書職方

郎中黃應期宥州刺史王圭从行奉命題

又有題云明崇禎癸酉歲都范仲闇書

大雲禪院之記

大定十年姜光仁記　孫衍書丹篆額

華嚴寺薄伽藏教記

天眷三年　段子卿篆　沙門法慧書　張公徽篆

額

忻州重修廟學記

大定辛丑　王去非記　庭筠書　党懷英篆額

王庭筠在金與趙秉文党懷英輩同負書名

而庭筠酷似南宮此書是也致是時庭筠父遵

古實成廟學事王去非記之而令庭筠書之故

尤為得意篆額者即懷英也　石墨鐫華

黃華老人行書全學南宮史言老人儀觀秀偉

善談吐胷次不在元章下觀之信可見矣　蒼潤

軒帖跋

自米老[illegible]於宋而後之學[illegible]為效顰不顛

亦顛也自今人之好米老書而凡類米老書者皆

好之不出於顛猶其出於顛也字不足以自名或

附之以希千秋一眛若庭筠者以書聞完顏之世

為其父書此記亦仰託之米老令覽其字勿論

其能肖米與否乃列之古人之中差不爲辱云
不敢自信其可以傳父之製於不朽其心之虛
而尊師及爲親無已之思皆可取也 墨林快事
庭筠負書名此碑風骨巧然有襄陽之勁秀
而無其傾欹近石不多見者庭筠以名家子仕
於完顏年未四十自稱黃華老人其意良足
悲矣 銷夏記
金王庭筠號黃華老人善寫梅書法沉頓
雄快與南宋諸老各行南北元初蘐子山諸人

不及也 大研齋

博州廟學碑陰記

碑陰王遵古記 男庭筠書 李毅篆額
然亦王庭筠書其父記字差大結構風骨似不及
前碑 石墨鐫華
黃華老人此書駸駸遂浸淫來顛只欲與之齊
庭抗禮虔兒在堦下便當縮頸爾 菊澗軒帖跋

解州聞喜縣改修董池神記

天眷元年 賈葵篆 滕祐書并題

重修微子廟記

天德三年 楊溪卿書

重修東嶽廟記

大定十八年 楊伯仁奉勅譔 黃久約奉勅書
党懷英奉勅篆額

京大慈恩寺貴戒師圓寂銘記

大朝丙午

隴西郡李公墓誌銘

大定十一年 賈圻譔并書

黃華老人汾州大字詩

居易錄云洱海叢談有云三塔寺內有黃華老
人草書石刻字大如椀相傳以橫梆敲蘸墨汁
書之老人宋元間人自江右來此久之仙去其詩挂
鏡臺西挂玉龍半山飛雪舞天風云云某按黃
華老人即金翰林修撰王庭筠字子端此四詩
有真蹟石刻在汾州府學朱翰林彝尊吳
徵士雯皆曾見之蓋李中溪元陽侍御摹於點
蒼而滇人傳會爲仙耳居易錄所云如此余所藏

一本得自沈友兄壽朋蓋壽朋尊人平遂先生爲
汾州守時所搨則是真跡刻本也筆法極似黃山
谷嗣又得一本是山東憲司樓某屬城武令王𫍯刻
於邑庠者楊有跋則云山谷書 光昳識
重修京兆府學記
正隆二年 李臬記 潘師雄書 錢義方題額
龍興寺碑
大定元年
孔廟留題雜詩

金元人題咏二十一首
獲鹿縣靈巖院深公墖銘
大定十四年 □景□譔 李如珪書
重修州學宣聖廟記
明昌三年 鄭昕譔 李洪義書丹 邢𨍪篆
額
汾州平遙縣莫枯谓碣銘
皇統壬戌 鄉貢進士李致堯譔并書
普天醮藏寶符記

大德三年
重修宣聖廟記
承安戊午 史倬記并書 南山題額
萬卦山題詩
一宋政和甲午一金大定六年
重修碑院七賢堂記
正隆四年 曹誼記 郭孝忠書丹 徐頤
篆額
重修宣聖廟記

廉希憲墓 商孟卿書
商挺字孟卿曹州濟陰人與元好問楊奐遊世祖
在潛邸聞挺名遣使徵至鹽州入對稱旨六年同
僉樞密院事八年陞副使有詩千餘篇善隸書
贈魯國公諡文定 元史本傳
敕修曲阜宣聖廟碑
歐陽玄墓 康巙巙書
巙巙刻意翰墨正書師虞永興行草師鍾太傅
王右軍筆畫遒媚轉折圓勁名重一時評者謂國

朝以書名世者自趙魏公後便及公也 書史會要
子山嘗問客一日能寫得幾字客曰聞趙學
士言一日可寫萬字公曰余一日寫三萬字未嘗以
力倦而輟筆 輟耕錄
子山書從大令來旁及米南宮神韻可愛 四友
齋叢話
嶧州孔子廟記
大德十一年加號大成 至治三年立石
應州學記
泰定元年 劉思温撰 鄭份書 穆誠中
篆額
東平府路宣慰張公登泰山記
至元二年 杜仁傑記 王禎書篆
靖應真人祠堂碑銘
至正十六年 趙承禧撰并書 王士元篆額
禱雨歌
至正三年 泰不華製并書篆額
重建文宣王廟碑

闊濩誤 劉賡書
劉賡字熙載洺水人至元十三年授國史院編
修官至大三年拜翰林學士承旨言語字畫
人窺而敬之 道園學古錄
重陽仙跡碑
姚牧菴燧述書金劉祖謙文、頗蘊藉而書
全法顏平原但波拂鉤磔稍不及因以知勝國
時不乏能書也 石墨鐫華
姚牧庵書仿平原秀拔樸厚大有先正典型
入有言此記可媲美宋文貞碑非妄 銷夏記
重陽仙跡記金翰林修撰劉祖謙撰而姚牧菴
燧至元世祖朝以安西文學爲書、法全學宋
文貞碑比之殊李不作墨豬氣而文亦能畧去
幻化語稍蘊藉不爲其徒張帘也重陽得無
師智近六祖而懸識若誌公蹤跡又似萬回真
異人哉 弇州山人稿
重修平江路儒學記
至正五年 鄭元祐爲文 唐珙書丹 逯永貞

篆額
歸安縣儒學教諭題名記
至正十五年 宇文公諒記 錢用壬書丹 梁國標
篆額
諸真人讚
至元三十年 真人自尹喜而下凡三十人各有小傳系
以贊刻於古樓觀大清宗聖宮 茅山朱象先
製并書有跋
孔廟留題雜詩

五言律詩一首七言律詩五首七言絕句五首
加封顯靈英濟義勇武安王碑銘
至元五年 武元亨撰 彭高裕書丹 皇甫口
篆額
封兗國復聖公制 又兗國夫人制
至順二年 封兗國公 元統三年 封兗國夫人
加封顏子父母妻諡議
元統二年
終南山古樓觀重建文始殿記

此杜道堅譔書文始先生者尹喜也今殿與碑
尚存詞本蕪兒而書與希聲堂碑正同亦弱不
足存也 石墨鐫華
說經臺希聲堂記
希聲堂元建在說經臺北下一級今廢而建閣
獨朱象先所爲碑存碑辭卑不足觀而杜道堅
書非隸非分去古益遠於法益盬如吾子行所
謂拖扻平硬若折刀頭者不復可得殊令人有
韓蔡諸人之想 石墨鐫華

靈寶縣重建有夏忠臣關公祠堂記
大德六年 熊正德撰 王道亨書
觀絳守園池次傑世王韻詩
至正丙戌 王士元書於花萼堂
修學宮記
至正甲辰 李祺記 馬懿書
刻大開元寺興致
金貞祐四年 僧澄潤書於開元皇帝祠壁元
延祐六年移以立石

漢武帝秋風辭

大德丁未　董若冲書

重修淮陰侯廟記

致和改元　楊先韓譔　孛朮魯翀書

重修闕里廟垣記

至元十九年　楊桓譔

重修尉遲迥廟碑記

至正辛巳

重修晉祠廟記

至正三年　王思誠譔　王九思篆并書

重修媧皇廟碑

至元十四年　高鳴奉勅譔　胡祗遹書　王博文題額

元遺山先生墓銘

大德四年

抱一無爲真人馬丹陽道行碑

丹陽真人初名從義後名鈺重陽上足也其所云心不馳則性定形不勞則精全神不擾則丹結然後滅情於虛寧神於極亦是第所謂丹與極者何物也丹陽初有家爲重陽所導至再三乃棄之與妻孫各行化得道碑爲元學士王利用譔而道流孫德彧書文頗詳贍而書尤勁有魯公遺意　并州山人稱

道士孫德彧字用章眉山人十一歲爲道士未嘗忘讀書武宗賜真人號仁宗累加恩命管領諸路道教居終南山重陽宮　道園學古錄

義井漢昭烈祠記

至正五年　呂思誠撰　葛禋篆并書

葛禋順帝時人奉訓大夫中書刑部侍郎　日下舊聞

天開禪寺碑

至元三年　禪師惠川福珪譔并書丹

顯應王廟祈雨感應記

至正三年　揭傒斯譔　劉允忠書　郭輝篆

代祀闕里孔子廟碑

天曆二年　曹元用譔　張栢書篆

萬卦山野雲禪師行業記

至正十二年　郝忠恕撰并書
代祀闕里記
至正二十五年　魏元禮撰　林儀書并題額
致祭先師兖國復聖公祝文
元統二年
勅修太師忠烈公比干廟碑銘
延祐四年　王公儒撰　劉敏中書丹　姚煒額
額
忻州天慶觀重建功德記

至元十九年　元好問撰　王㫤書　李鄗篆
額
封啓聖王碑
至正十四年　呂思誠奉勅纂　王守誠奉勅書
姚庸奉勅篆
岱嶽行宮記
至正壬辰　張徵中書
少林禪寺蕭梁達磨大師碑叙
至正七年　歐陽玄叙　夔書　趙世安篆

重修飛英舍利塔記
延祐六年　孟淳纂　趙孟頫書并篆額
京兆府重修宣聖廟記
至元十三年　徐琰纂
代祀記
至正八年　董立記
重刻潮州韓文公廟碑
至正丁未
湖州路歸安縣修學記

至正十一年　儲惟賢撰　張世昌書　吳鐸篆額
井陘縣守禦官脫公德政碑
至正丁未　吳郡王口撰并書　泰序篆額
平定等州大總師聶公神道碑
大德二年　李治纂　劉德書并篆額
勅賜靖應真人道行碑
至元十七年　李槃奉勅撰　祖英書　商挺
篆額
華嚴寺明圓照碑

至元十年　如意老人祥邁譔　松菴悟圓書

田介篆額

廬山東林重建太平興龍寺記

仍改至元之二年　虞集譔并書　趙世延篆額

道園公德行文章在勝國冠冕一時而書字特其餘事然其行筆重厚典雅有道者之士明公之德行文章又於書字見之矣　考潤軒帖跋

自松雪公中興書學一時碑版奕〻可傳是後受其法者又彬〻嗣起獨伯生〻可其正宗乃松雪雅

纂北海一二合作遂追其單刀直入之氣而不能脫其横跳敧舞之習是以蹤迹未化派脉可尋亦盡美中之微憾也虞公此作既以似北海之遺而能全去怒張還之揖讓愉〻静謐有松雪之恬怡而無其累真善於集大成者伯生得無見及乎此而以此矯其偏乎此學書之士所宜急知也變化之妙者也至於涼國之篆更爲精典所增重於東林者博矣　墨林快事

右記爲奎章閣侍書學士虞公集纂及書所志寺顛末頗詳而書亦圓婉可愛特少遒耳余嘗過東林歎其日就荒落爲之憮然盖元時賦斂薄江淮間有餘力得以從事小果今日貴璫外無能繼之者矣非盡其教之衰然也　弇州山人稿

焚毀道藏碑

至元二十一年　王磐等奉勑譔　奥魯粘合瑋書丹　奥魯八合充篆額

兗國公新廟碑

至正九年　歐陽玄奉勑譔　張起巖奉勑書　耿煥奉勑篆額

重修壽聖寺記

至正八年　呂思誠譔　陳好謙書

蒲察大使索海市詩

古詩二十句書法在南宮山谷之間　光暎識

重修嘉興路總管府治記

至正五年　韓璵譔　吳秉道書　馬合謀篆額

萬安寺茶牓

右茶牓釋溥光譔并書至大二年刻於戒壇寺爲石四兩面刻凡八幅今移立在城西峻極下院按王世貞跋云元僧溥光書茶牓風骨頗遒勁惜會中無七字骨今天趣流動筆端結習未忘超洒不足又周叙記云元雪菴所書茶牓字徑三寸許遒偉可觀今觀其書筆雖過豐而結體遒緊有清臣誠懸之風書史亦稱其工大字錄之一 嵩陽石刻記

溥光字玄暉號雪菴俗姓李氏大同人特封昭文館大學士賜號玄悟大師爲詩沖澹粹美善真行草書尤工大字國朝禁扁皆其所書 書史會要

趙松雪過酒肆見帘字駐視久之謂當世書無我逮者而此書乃過我問知爲雪菴李溥光也因薦之朝 懷麓堂集

中岳之勝自山川奇秀外則宋燈撲擘皆爲宇內之冠即雪菴所書施茶牓其一也字受骨於清臣句頡於王局僧書中之錚錚者北地燦劉當暑尤甚而大都廛寘中爲更烈施茶之緣處處仰之大卒以釋子主其務其遺法然也先子每歲必領其勞是以小子不敢有怠焉恒張此以當戒論又爲書之有用者不徒玩其筆已也嗟乎自王政之熄而美意一線之西方不另癈渴之一節而已司世者念諸 墨林快事

溥光字玄暉大同人自幼爲頭陀號雪菴和尚滌究宗旨好吟詠善真行草書尤工大字與

趙文敏公孟頫名聲相埒一時宮殿城樓扁額皆出兩人之手亦善畫山水學閑全墨竹學文湖州大德二年文宗降旨來南闡揚教事推輪葛嶺後詔畜髮授昭文殿大學士玄悟大師有雪菴長語大字書法行於世 顧俠君元詩選溥光小傳

泰山題詩

至元戊子 達魯花赤題

加號大成至聖文宣王牒文

至大三年

何山寺安定書院牒文

泰定四年　正書，法類趙松雪

李晉王影堂碑

此碑剝蝕已極

嘉定州東岳行祠記

皇慶元年　張興紹書　張興材撰并篆額

察罕帖木爾祀宣聖記

至正二十一年　孫翥撰　完者書　閻思孝篆

東嶽仁聖宮碑

至順三年　虞集奉勑製文書并題額

孔廟詩

泰定三年至正元年五年六年七年諸謁廟者

題詩

更新功德之記

至元甲申　李道謙述

封衍聖公浴牒

大德四年

無錫州儒學記

至正二年　孟潼記并書　黃溍篆額

湖州路歸安縣儒學記

泰定五年　鄧文原撰并書　高昉篆額

太師右丞相過鄒祀孟子之碑

至正十二年　楊惠撰　張思政書　孔克堅篆額

汶上張鈞石先生遺教碑記

至治口年立無撰人名門人夏日葵書

文水縣重修學記

至正十四年　郝忠恕撰并書

重建至聖文宣王廟碑

元貞改元　閻復撰　劉賡書

加號孔子碑

大德十一年　皇慶二年趙世延跋

重修廟學記

延祐丁巳　陳良弼撰　廉希貢書

嘉興路興舉學校記

至正六年　鮑恂撰　李祁書　張仲仁篆額

武林頭舊記

至正三年　楊維禎譔　陳遘書　班惟志篆額
父大人覺經
雪菴所書茶牓最為人稱此書罕稱之者此書
明萬曆辛卯刻石在吾邑東墖寺禪堂壁間
有達觀可道人跋有包理跋余得此刻久矣
其真跡藏本寺明秀房余過明秀請觀真
跡密菴師出以睎余循環把玩識如包跋所云
不啻球琳瑯玕之寓目也卷首裝以宋箋余歎
其可貴天一師云此箋幸而得存前本房僧某
曾取以乞戴懷古書懷古異之詢得其由令易以
他紙曰雪菴真跡乃寶物忍損其所裝手仍歸
如故即此可知前人之於名跡襄潢貴重懷古筆
墨名家知所珍惜又如此 光撰識
湖州路西湖書院增置田記
延祐　湯炳龍譔　白珽書　康希貢篆額
重刻義田記
至正庚寅　錢公輔譔　趙雍書

趙文敏崇國寺演公碑銘
松雪之字多為釋道二教者大抵一奉勅所譔
也其有扶植正義者為上其闡揚各宗者次之
若鋪張寵遇以炫眉俗者斯下矣茲其敘宗
演事則能推重毗尼宗佛所以立毗尼之意及演
所以即毗尼為上乘之功詳哉其言深哉其旨矣
蓋自禪說橫潰而人昔律為拘也久矣其究
令人晃洋而無所歸恣肆而無所守多論世有
孟子必為洪水猛獸憂即佛復生亦必為藥之羅
剎處公推而分之又引而合之蓋既能闡揚戒宗
以顯牟尼之法又能救抑禪說以陰留牟尼默
合吾道之正於諸文中最為近理 墨林快事
平江北禪大慈講寺大通閣記
至大戊申之明年　趙孟頫譔并書
仙人稱五通所不能通者出輪迴之外耳佛法則
六通矣亦有不能通者能化有緣不能化無緣
也此云大通則一切皆圓滿矣按法華經佛與阿

彌陀佛偈為大通智勝如來法王子無央刧以來今始成佛闡所以名大通歟文敏書此記遒勁自憖肉不隱骨晚年最妙筆佛地位書也元人跋至三十餘皆具八法蓋其時多能書而又好事非今人所可及也 弇州山人稿

真人張留孫碑銘

碑為集賢修撰虞集奉學士承旨趙孟頫書蓋序真人張留孫玄教之所由始自張閒詩而下及其徒陳義高凡八人皆踰真人留孫位已至開府而其孫吳全節亦階特進元之名器濫觴至此哉且虞公修撰集賢而留孫實知院事其文與書雖美不足論也 弇州山人稿

張真人留孫畫像贊

張道士像贊亦文敏奉勑書字形比碑稍小而更勁逸 蒼潤軒帖跋

此等題極難楷手松雪不阿不離既不張其術又不沒其長恰合時宜自成家數直屢經鍾錘非泛泛苟作者比且字既閒雅恬適又不似奉上命為時貴人書者況吳真人全節題後更為合作在松雪諸道家碑中最稱白眉每一披覽亦足以見元主延才之廣即異教之中亦有能助清平之治者也 墨林快事

張真人上卿碑銘 并序

天□二年 趙孟頫奉勑譔并書并篆額

松雪公字平多應詔書而其為張上卿者亦不一然字亦修而得意之最勝者惟此碑為尤始末三千字倫極楷則無一筆縱放而無一筆不生動流利可云滿志矣即公極慮以體君之心然二君子之相知契亦可以觀焉真人以黃冠秉時遇主位極人臣而能服一時百世之口不致起君之受惑而臣之倖寵者豈不以公之文有以摹其一味至誠不事矯誣之美於不可泯滅乎則吾世看聞人不亦大可循也耶 墨林快事

勑賜伊川書院碑

延祐三年 薛左諫奉 勑篆 趙孟頫奉勑書

大報國圓通寺記
趙孟頫 纂并書
蔚州楊氏先塋碑銘
至治元年 趙孟頫為文并書篆
乾明廣福寺重建觀音殿記
延祐七年 趙孟頫譔并書
呂梁廟碑
趙孟頫為文并書
江東宣慰使珊竹公神道碑銘 并序

姚燧墓 趙孟頫書并篆額
松江寶雲寺記
至大元年 牟巘譔 趙孟頫書
子昂亭林碑其真跡曾黏村民屋壁上王野
賓買得之以轉售項氏 陳眉公書画史
涇縣尹承務蘇公政績記
至治二年 梅震記 趙孟頫書 劉有慶篆
額
上天眷命聖旨

大德十一年 趙子昂書
番君廟碑
此承旨暮年筆亦豐兒老勁而不及孫公碑番君
者長沙王吳芮也無大功德而二千年后尚祀不
絕何也 石墨鐫華
此吳興行書微傷於肥世人學書者咸知有番
君廟本猶學顏書者咸知有多寶塔也 盧塘
斯帖跋
番君廟者祀番陽令吳芮也令當秦末漢初有

功於民世世祀之廟始於范文正公至此重新之文
敏書翩翩欲仙可珎也 錫夏記
番君廟碑者祀故長沙文王吳芮也芮以故番令
不能為秦死而從亂時以寬厚得物情能取國
於越項保爵於猜劉歷數代而卒以善絕垂
二千年而人祀之有加不亦宜哉碑為元學士明善
文趙承旨孟頫書皆暮年筆故老勁而書尤
可喜也 弇州山人稿
嘉興路資聖禪寺修造長生局記

至治元年　趙孟頫書并篆題

蕭山縣學重建大成殿記

大德三年　張伯淳譔　趙孟頫書　貫仁篆

額

居竹記

大德二年　趙孟頫書

嘉興重修儒學記

大德四年　牟巘譔　趙孟頫書并篆額

英烈廟新殿記

至元再元之四年　汪澤民為文　趙孟頫書

泰不華篆額

常熟知州盧侯生祠記

至大二年　周馳譔　趙孟頫書

義廪記

大德八年　曾鍔篆　趙孟頫書

重建留珠蘭若記

至大改元歲在戊申　洪矞祖譔　趙孟頫書

乾元萬壽永福禪寺之碑

延祐六年　口口篆　趙孟頫書

崇聖宮碑

至元二年　元明善譔　趙孟頫書

大龍興寺祝延聖主本命長生之碑

延祐四年　王思廉篆　趙孟頫書

長興州修建東岳行宮記

延祐改元　孟淳撰　趙孟頫書

處州萬象山崇福寺記

萬象山趙書寺記為處州之文獻余得此碑

以歸乃其寺建於元季作於帝師非有古跡名勝之遺可以仰企顧其山川四伏之奇實如記所指陳況本公問學淵博其發揚釋理及學釋之覺路皆自身歷心得以來非從耳趨口者比松雪行篆雖未為得意之作然出自游戲殊無常日束縛惡態亦與州光文焰相發俱可録也墨林快事

佑聖觀碑

王元美謂此書規摹北海余得一本一字不損而

肥緩殊之筋骨摹本耶聊存之以俟知者
石墨鐫華

裕公和尚道行碑

福裕無他異行至贈儀同三司胡俗乃尒亦皆
書不甚如意圓熟有之而姿態不足亦不及孫
德或御服二碑 石墨鐫華

此爲程鉅夫文松雪公書字微肥殊有李北海
筆意 蒼潤軒帖跋

松雪之書長於蘊藉以萬丈之光畢解之力

畢藏於規矩𨳍澹中是以筆尖利而不俗態
娑豐而不釋其爲此碑則鋒穎四射變化百出
惟恐奇之不外見固是書之一法然亦發揚盡矣
其長處遂與北海爭長而其與處逆浸浸乎凝
式即之之靡此亦百代筆硯得失之林也公即不
慮及此奈一再傳當於何處立腳 墨林快事

裕公少林僧也元人贈大司空開府儀同三司追
封晉國公宜當日仁虞院司鷹者皆帶中書銜
也碑爲程鉅夫文趙孟頫書稍不及他碑或模刻
者不及茅絲之耳 銷夏記

右裕公碑程鉅夫奉勅撰趙孟頫奉勅書在
少林寺按文敏書法爲元朝第一此碑奉勅
書不當假手乃覺肥愞少風力何耶然筆
自有致 嵩陽石刻記

證道藏真說

趙松雪書有稜文楷跋

泗州普照寺靈瑞塔記

泗州聖塔之靈於宇內昭昭矣此松雪所書元賜

名而紀之后者字視他刻更大而精神矩度亦越
尋常直與北海上下而時復過之真如風大雖
赫天地洞赤而聖塔飛行於海山波濤中又如金
碧晃日鈴鐸吟風而金象苔龕閃爍搖曳趙
書之最有致者僧伽木叉圓合消此寶章也
覽此心馳於圍繞矣 墨林快事

臨濟正宗禪師塔銘

右濟禪師塔銘閻禪師譔二僧皆南渡後法
門龍象也毋論其文辭工拙要之是本色語耳

趙文敏既夙精臨池詣極八法而又服膺西來深入三
昧故其所書視他跡尤妙蓋本右軍骨調以大
令肉即北海蹤跡不露一筆也千人百騎珠入我家
中月來貫文錢為之一洗恐兒輩厭不能浮大白
快賞之第以一辨香展供耳 弇州山人稿

孫公道行之碑

元統三年 文原撰 趙孟頫書 趙世延篆額

此松雪公中歲筆雖出北海而加以婉媚所可取者生宋四
家之後能一變其頹靡筆耳以方北海北海擅
而勁拙於藏鋒亦旨肥而緩巧於取態而元美謂
姿韻溢出於波拂間蓋能用大令指於北海脫
者其然乎宮目又曰永有可出宋人上比之唐人當
隔一舍此則定論也 石墨鐫華

趙文敏書道行碑更覺兒圓秀王元美云姿韻
逸出於波拂間蓋能用大令指於北海脫者信
然 銷夏記

御服碑

此碑亦婉媚大都如前碑而稍遜其圓逸御服者

元成宗感異夢而以賜孫德彧於萬壽宮者也
今尚在道士所時出觀之誤為王喆衣者非 石墨鐫華

元成宗感異夢致御服於終南之萬壽宮趙參
政世延記之集賢孟頫書之集賢此書乃承制
又中年以後筆當最妙而出入北海有不勝其婉
媚者何也 弇州山人稿

清河郡伯張公墓碑銘 有序

延祐六年 元明善譔 趙孟頫書 王毅篆額

大興路弘教大師道行碑

大德十一年 趙孟頫撰并書篆

前赤壁賦

周萊峯翻刻有跋跋末云嘉靖丁巳穀旦黃岡令
南滁孟津謹識

松雪所書前赤壁賦此外又有二刻一有汝陽趙
賢跋

大書前赤壁賦

此石刻之淮藩字大易摹鐫法頗不失格而松雪
之書亦大略全無他字攣卷之獘蓋其得意之作

後赤壁賦

後有跋云黃之赤壁稱名衆字以蘇長公遊傳有二賦故也撫臺汝陽趙公既以松雪所書前賦摹刻山石矣而後賦尚缺余因憶檇李項氏藏有松雪真跡走伻借摹之捐補焉同寅熊君珂宋君崇獻周君世澤李君好問咸快二賦之完俾余識之以永傳於後祀旹萬曆四年春三月朔上海潘允哲題

枯樹賦

有枯樹圖有褚河南書劉辰翁跋後則趙臨褚書白珽龔璛二跋

趙文敏臨褚河南枯樹賦師其意不踐其跡圓秀溫潤即河南見之亦當心折乃周公瑕鉤摹者宜非常刻所能及也 銷夏記

褚河南枯樹賦為武延秀羞作二王屏風腳歐虞之跡不與焉其在當時珍貴可知趙吳興更取二王結法臨之茂密秀潤視真跡不知孰叩

絕也

昔人謂臨書如雙雕摩天各極飛動之勢余謂褚河南倣鈎真跡與此卷對之雖形模大小不甚異而中間行筆絕不同褚妙在取態趙貴主淡鋒褚風韻逍逸飛動真所謂謝夫人有林下風氣趙則結構精密肉骨勻和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也若貫褚得趙當亦不失所望矣 二條弇州山人稿

七觀帖

文敏楷書極多而七觀獨著其用筆最重有大令十三行之骨 墨林快事

余曩歲見橫涇顧師菖此帖每向余言松雪是書不拘學黃庭而字字畫畫皆自黃庭而出此乃真善學黃庭者 蒼潤軒帖跋

七觀帖元袁文清公所作以贈程文憲公致仕南歸而趙文敏公之所書也余家有公小楷帖如黃庭樂毅皆臨古人書獨此帖出公自然之趣惜紙墨未甚

佳耳此刻今在四明余得之陳益顯秀才

余多得七觀帖獨此本紙墨差勝彭百鍊浙東還所惠者

程文憲之歸袁文清之文趙文敏之書皆所謂得意者也而具於斯盛哉所惜當時渺手不及耳余所得者獨此本差明白蓋鄞士吳友麟所惠者 三餘東里續集

臨智永眞草千字文

有元明善危素二跋

書法甚難有得於天資有得於學力天資高學力到未有不精與而神化者也趙松雪書筆既流利學亦淵深觀其書得心應手會意成文楷法深得洛神賦而攬其標行書詣聖教序而入其室至於草書飽十七帖而變其形可謂書之兼學力天資精與神化而不可及矣此種千文又非平日率意之書若以鐵門限相並較之雖永師復作不能為之高下矣虞集識 道園學古集

古今人書千文甚多如趙公此卷尤秀潤可貴者

按方正學跋語宋舍人仲珩書評此以為公中年得意書仲珩為國初書家第一手其言如此豈特他人言哉 乾翁家藏集

項刻千字文

周興嗣千文便於小學善書者恒寫一本獨智永曾書八百本散在江南而吳興趙王孫亦屢書之延祐三年四月有旨趙子昂寫來千文一十七卷發秘書監裝背收拾此或一十七卷之一也吾鄉項子京家刻石今歸於余 曝書亭集

蘭州千字文

有班惟志跋又有題云海岱劉貞時同鑑賞

小楷千字文

天冠山詩

有松雪自跋 文徵明跋 鄧霖跋 又題邦江周

鎸觀

白雲齋帖

大德二年 趙孟頫書 有盛淳跋

雪賦

大德二年日短至寫與班彥功

臨右軍道德經

山陰楊耕夫賓為余作字一幅云王會稽書道德經不傳々者唯趙文敏墨池堂本嬾其尙多於骨近見終南山說經臺本字稍大方嚴類獲舘記在趙本上余初得墨池堂本嗣又得一本不知是說經臺本否尺寸不見稍大而方嚴則有之 九峰識

為照慧師作法語

叅一六

廿六

延祐元年 正書大字有松雪自跋

小楷過秦論

至元辛卯八月晦日書後有鮮于樞鄧天錫盧克柔李衎姚式張謙張嗣真仇遠錢良右陸輔之虞集宋无劉致李瓚倪瓚姚安道口立李衎周伯龍諸題跋

松雪文賦

文賦為子昂真跡無疑乃其中多有可商處真書有瑕筆行書有俗氣不害其佳亦不必其瑕俗也惟臨之最難似其瑕俗則益之醜不似其佳而驟改其病又益之醜董宗伯所云初欲離而去之後乃就之非虛也宗伯天分高離而去之者其本懷就之者業已臨之不得不俯耳然臨書之法尤當得其佳者其病隨筆改之佳者既為我有則縱有改處是本其佳者生出焉有不似本人自改者 墨林快事

趙子昂書文賦精工之極如花月松風娟娟濯濯披襟留連不能自已 弇州山人稿

叅一六

廿七

右晉陸士衡文賦元趙文敏公子昂為其友楊仲和所書士衡年二十作此賦吳亡因杜門積學太康末晉徵為郎中令成都王兵敗被害子昂宋昌陵後寓家湖州元初程鉅夫薦為集賢學士延祐三年仁廟超拜翰林承旨階榮祿大夫六年己未得請歸老仲和名戴宋楊文公裔孫登進士第授浮梁州同知七年正月還寧國推官歸杭省墓道謁子昂雪上書此子昂人品甚高書法晉人元初克變晚宋詩體上接於唐始乎公也繼

以仲和二公名重一時此賦晚年合作尤為世寶襄
城伯李公世濟忠孝功載彝鼎以此卷求題余
攷士衡之殁距今千有一百五十載而子昂仲和下世
亦已一百又十年矣海桑遷變匪一然遺文勝墨
流傳至今三君子之名耿耿在人耳目孰謂詞翰非
不朽之事又况立德立功立言之在天壤間者乎有
志者其可不自勉哉而甘同草木之泯滅乎余
重襄城公之請因書梗槩後之覽者亦將有感
斯言也宣德十年乙卯正月中順大夫都察

院右僉都御史海虞吳訥書　續書畫題跋記
容臺集云吾郡普照寺士衡宅也勝國時有
碧溪上人與趙子昂遊得其所書文賦特為
精妙牟巘任士林諸君子皆為題詠不知何時流
落好事家後為項子京所摹刻以較真跡無復
遺恨此刻故董尚書所稱賞也今在吾里朱氏
潛采堂　光暎識

嘉禾鍾仁山刻

分隸偶存二卷

（清）萬經撰

清乾隆三十四年辨志堂刻本

分隸偶存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萬經撰。經字授一，號九沙，鄞縣人。康熙癸未進士，官翰林院編修。是編上卷首作書法，次作分隸書法，次論分隸，次論漢唐分隸同異，次漢魏碑考。下卷爲古今分隸人名氏，始於程邈，終於明末馬如玉。自鄺露以前，皆引據諸書，惟如玉不著載何書，則經所自增矣。集錄金石之書，梁元帝所輯不可見。歐趙以下，罕有論及分隸筆法者。經所錄頗詳晰有門徑。所列漢魏諸碑雖止有二十一種，而考證剔抉，比諸家務多者亦較精核。至云唐以後隸與八分各分爲二。隸卽今楷書，八分卽古隸書。以八分爲隸，趙明誠已譏之。

國朝顧炎武金石文字記，幷漢碑無不名八分。以楷爲正書，正恐仍蹈歐陽之失。其說亦明白可據也。

乾隆己丑仲秋

分隸偶存

繼志堂藏板

翰墨之道雖微非精其術者不能言言亦不足以傳信若蔡中郎之九勢鍾太傅之十二意至於今學士大夫不能增損一字蓋其用功也深故收效也遠固非稍涉其藩籬而輙能不朽者也至乃右軍之學筆法再傳季海之家擅名三葉一門師授奕世同光又古今不可必得之數其中隱顯絶續之機往往有默司其柄者非復人力所能與焉甬東九沙萬先生胚胎家學於讀書攷古而外復覃精於分隸之書余童年即宿奉其零縑斷楮爲家藏珍秘及來守濟南乃得與先生文孫函初共事一方一日出先生所輯分隸偶存見示公餘披讀再三信先生之精於斯藝能薈萃成書以嘉惠後學無異中郎太傅之用心而函初復能闡揚其手壽諸棗梨以公同好抑亦何愧王徐之子孫乎因念先君子昔日亦酷嗜作隸每得漢人一碑臨摹不數百徧不輟

將論以光和為宗下此者弗尚也余不能仰繼
先人餘業讀幽初所刻之書而益滋內愧且以
歎立言傳信之難而世濟其美如先生之家者
為不多見也爰為之序
乾隆辛卯長至日吳江後學陸燿書於濟
南郡署

甬東萬氏始自定遠徙鄞世以
武職顯徃徃以名諸生起為大
將至明末履安先生與黄黎洲
諸人同學于山陰劉念臺以理
學經術顯甬上自象山四大弟
子而後儒風至今不墜者履安
先生為之振興也家學相承其

子充宗季野兩先生一以經而熏
史一以史而兼經天下知與不知
皆謂甬上萬氏為學海經神也
然皆以隱逸高尚自命至九沙太
史始為玉堂金馬之客與兄貞一
先生又以學問相切劘所刻辨志
堂五經已流布宇內久為科舉

家所共習矣又以其餘緒工於漢隸雄視江南復知隸法之不傳也乃為分隸偶存一書凡分隸之源流碑版之存逸用筆之工拙諸家之短長無不臚列而存之盍取書斷書譜隸釋金石諸家合而為一雖曰偶存實集其大成也初

藏于家太史孫陞清州使君郁初始刻之囑余為序其書得以流布為功不小然家藏先世著作極富如經學五書已重付剞劂氏間尚有李野先生河渠考石經考史表群書疑辨諸書若餘亘盡以付梓正如商彝周鼎之重出於人間不亦天壤之快事哉余于使君有厚望也

乾隆壬辰秋九月桂林書巢甫胡德琳謹序

簡明目錄史部目錄類

余年未及弱冠嘗執雪邨程叟學作漢人
隸書即知仰止
先生其時無受教地未敢膽謁家素蓄曾
金碑善本覺臨橅之下頗於真書有裨歲
庚午金壇于大農視學淛水授余山東全
省隸帖甲戌計偕　京師得交濟南名士
朱青靄援余學隸書歎顧以多好無成故
步屢失後因移家京邸　論棄所藏金石之

文並來歷下值先生文孫幽初以異姓謁首
邑令季酬近蓬亦在署近逢為余妹祖子
淳公及門風騷翰墨克繢家聲示余先
生手輯分隸偶存一編余開卷極為心賞
繙閱甫終不禁廢書而歎久之緣編中所
論書法雪邨叟嘗為余言宛如先生之面
命也所著漢魏碑考耐圃師嘗於余贈又
不啻先生之留遺也雖無老成人尚有典

型少之所慕今得恣觀時移事異感慨係
之爰附私淑之義誌數語於編末先生詩
負周夫人擘窠手蹟余與雪舫遊得寓目
其為余內子書大小幅素及扇頭細字藏
於家乾隆己丑重陽前二日書於濟南縣
署寓齋

同里後學施養浩

分隸偶存卷上

甬東萬經授一編輯　孫縣前較

作書法

一生筆純毫爲心軟而復健。二生紙新出篋笥潤滑易書即受其墨若久露風日枯燥難用。三生硯用則貯水畢則乾之司馬云硯石不可浸潤。四生水義在新汲不可久停停不堪用。五生墨隨要旋研凌利墨光爲上研多則泥鈍也。六生手適携執勞腕則無準。七生神凝神靜思不可煩躁。八生目寢息適寤光朗分明。九生景天氣清朗人心舒悅乃可言書也。唐李陽冰翰林禁經九生法

筆要取崇山絶仭中兎毛八九月收之其筆頭長一寸管長五寸鋒齊腰强者其硯取煎潤新石潤澀相兼浮津耀墨者其墨取廬山之松烟代郡之鹿膠十年以上强如石者爲之紙取東陽魚卵虛柔滑淨者晉衛夫人筆陣圖

筆宜一寸藏七籬提五籬畫一分以是爲率清勁遒栽

一蹤初學提活藏輕則肉圓老成提緊藏重則肉趯[illegible]

紙强弱有分筆力臨時揣酌之水太濆則肉散太燥則肉枯乾研墨則濕點筆濕研墨則乾點筆墨太濃則肉滯太淡則肉薄麤則多暈積則不勻。磨墨之法重按輕推遠行近

折。硯池寬面細每夕一洗則水墨調勻血肉得所端石惟取細潤停水歙石惟取縝澀發墨兼之斯爲寶矣。凡磨墨不得用硯池水令墨滯筆涩須以水滴汲新水臨時斟酌之。凡書不得自磨墨令手顫筋骨木强是大忌也。初學須用佳紙令後不怯須用惡筆令後不擇筆元陳繹曾翰林要訣

古人晨起必濃磨墨汁滿硯池以供一日之用用不盡則棄去來晨再作故硯池必大而深真草篆隸皆用濃墨至行草過筆處雖如絲髮其墨亦濃宋趙希鵠論用墨

夫欲書者先研乾墨凝神靜思預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動令筋脉相連意在筆前然後作字晉王羲之題筆陣圖

後

書者散也欲書先散懷抱任情恣性然後書之若迫於事雖中山兎毫不能佳也夫書先默坐靜思隨意所適言不出口氣不盈息沉密神彩如對至尊則無不善矣後漢蔡邕筆論

夫欲書之時當收視反聽絶慮凝神心正氣和則契於元妙心神不正字則欹斜志氣不和書必顛覆其道同鼎廟之器虛則欹滿則覆中則正正者冲和之謂也。大抵腕豎則鋒正鋒正則四面勢全次實指指實則筋力均平次虛掌掌虛則運用便易唐太宗筆法訣

第一執筆法　擫。擫大指骨上節下端用力欲直如提

于鈎。　捺：捺食指著中節旁。此指主力。　鈎：鈎中指著
指尖鈎筆令向下。　揭：揭名指著指外爪肉際揭筆
令向上。　抵：名指揭筆中指抵住。　拒：中指鈎筆名
指拒定。此上二指主轉運。　導：小指引名指過右。　送：小指
送名指過左。此上二指主來往。
右名撥鐙法。撥者筆管著中指名指尖圓活易轉
動也。鐙即馬鐙。筆管直則虎口開如馬鐙也。足踏
馬鐙淺則易出入。手執筆管淺則易轉動也。
第二血法。　蹲七分。三折管直心圓。　駐七分。力到水
聚。　提三分。大指下節骨竦水下。　捺九分。力滿
過十分疾過。　搶各有分數。圓蹲直搶偏蹲倒搶出
鋒空搶。　殺三分。一揭筆殺力。
字生於墨。墨生於水。水者字之血也。筆尖受水一
點已枯矣。水墨皆藏於副毫之內。蹲之則水下。駐
之則水聚。提之則水皆入紙矣。捺以勻之。搶以殺
之。補之斂。以圓之。過貴乎疾。如飛鳥驚蛇。力到自
然。不可少凝滯。仍不得重改。按前第四條蹲提捺同此意。陳繹曾翰林要訣
凡把管須識淺其鋒淺深其鋒深長筆鬥長以去紙深拙短節頭捉以去紙急也
真書之管其長不過四寸有奇須以三寸居于指掌
之上只留一寸一二分著紙蓋去紙遠則浮泛虛薄
去紙近則揾鋒處足好勢重若中品書把筆畧起大書

更起草訣云須執管去紙三寸一分當明字之大小
爲淺深也。
執管之法須置管於大指中節之前不得當節以得其
運動須要居於動靜之際書法所云招大指者大約當以筆在指端運動適意
則腕踝頓挫生意出焉若當節則掌如握拳運動不得自由轉動必得凡遲疑處多成病筆死矣安望字之
寸畧畧以食指實其中指兼助爲力指自然實
助之多以單指管之單鈎則肘臂著紙力不足而無由變有拘局而不旋的意自必以雙指苞管著提中指而斂食指以助之者也惟云要實又不必十分筆之勢齊小要有自在意思方得正所謂雙苞而
實指齊力與也以擎可擎打勁利齊指則實實則筋力均平又以名指拒前三指
所執之管更以小指拒前名指雖用大中食三指著力亦須五指共執
令掌心虛如握卵筆在掌則運便能絕其力勢在虛則運用便易轉側圓勢把腕
來平平挺起凡下筆點畫波撆屈曲須皆盡一身之
力而送之古人貴懸腕者以可盡力耳大小字皆用此法以掌貼案上則指便點著手紙終
懸紙力輕重便當大書其勢能挺起則其鋒緊則鋒必正鋒正則四面勢全也覺執之難矣
又不可令其太緊使我轉運不得自由大凡執筆令既居緊大必
指節前微而向手前矣又須執之使實急得宜不可味學執蓋執之愈緊則愈滯于用故耳大
要悅之雖緊運之須活不可以指運筆當以腕運筆
故執之在手手不主運運之在腕腕不主執執雖期
于重懸用必在于輕便然而輕則須沉便則須澀其
道以藏鋒爲主若不澀則險勁之氣無由而生至于
太輕不沉則成浮滑浮滑則俗明徐渭論執管法按此實本之唐韓方
明授筆要訣

執筆之法謂之執使者執謂執筆使謂運用故孫過庭有執使轉用之法姜堯章云執謂淺深長短使謂縱橫牽掣轉謂鈎環盤紆用謂點畫向背明張紳論執筆法

夫書肇於自然自然既立陰陽生焉陰陽既生形勢出矣藏頭護尾力在字中下筆用力肌膚之麗故曰勢來不可止勢去不可遏惟筆軟則奇怪生焉 凡落筆結字上皆覆下下以承上使其形勢遞相映帶無使勢背 轉筆宜左右回顧無使節目孤露 藏鋒點畫出入之迹欲左先右至回左亦爾 藏頭圓筆屬紙令筆心常在點畫中行 護尾畫點勢盡用力收之 疾勢出於啄磔之中又在豎筆緊趯之內

掠筆在於趲鋒峻趯用之 澀勢在於緊駃戰行之法 橫鱗豎勒之規漢蔡邕九勢

若書弱紙用強筆若書強紙用弱筆強弱不等則蹉跌不入 凡書貴乎沉靜令意在筆前字居心後未作之始結思成矣仍下筆不欲急故須遲何也筆是將軍故須遲重心欲急不宜遲何也心是箭鋒箭不欲遲遲則中物不入 每書欲十遲五急十曲五直十藏五出十起五伏方可謂書若直筆急牽裹此暫視似書久味無力仍須用筆著墨不過三分不得深浸毛弱無力墨用松節同研久久不動彌佳矣王羲之筆論

先識此字書則得之素與相忘必難揣摹臨書最有功以其可得精神也字形在紙筆法在手筆意在心筆筆生意分間布白小心布置大膽落筆翰林粹言

提筆在手便須運意不可妄落一筆一筆纔落便想第二筆合作如何下同上

欲作署書先想一字體裁得所然後拈筆落中筆時即作全體想落左筆意在右落右筆意在左上下同之明趙宧光論書

法成之後字體各有管束一字管兩字兩字管三字如此管一行一行管兩行兩行管三行如此管一紙凡此皆學者所當知也唐張敬元論書

初學先大書不得從小善筆力者多骨不善筆力者多

肉多骨微肉者謂之筋書多肉微骨者謂之墨豬多力豐筋者聖無力無筋者病晉衛夫人筆陣圖

用筆當如印印泥如錐畫沙使其藏鋒書乃沈著當其用鋒常欲透過紙背唐褚遂良論書

書必有神氣骨肉血五者闕一不爲成書也宋蘇軾論書

字要骨格肉須裹筋筋須藏肉秀潤乃生布置穩不俗險不怪老不枯潤不肥變態貴形不貴苦苦生怒怒生怪貴形不貴作作入畫畫入俗皆字病也宋米芾論書

學書有二一曰筆法二曰字形筆法弗精雖善猶惡字形弗妙雖熟猶生學者能解此始可以語書也已趙孟頫論書

心能轉腕手能轉筆書字便如人意古人工書無他異
但能用筆耳（宋黃庭堅論書）
張長史謂大字促令小小字展令大董內直論大字貴
結密不結密則嫩散而無精神偏旁宜字字相照應
一字之美皆偏旁湊成分拆看時各自成一美始為
大字之盡善者矣小字貴開潤字內間架宜明整開
潤一如大字體段諸美皆具也（明王寶叙字）
凡書要拙多於巧近世少年作字如新婦粧梳百種點
綴終無烈婦態也（黃庭堅論書）
學書須要胷中有道義又廣之以聖哲之學書乃可貴
若其靈府無程政使筆墨不減元常逸少只是俗人

耳余嘗言士大夫處世可以百為惟不可俗俗便不
可醫也（同上）
字畫小技耳然而不精研則心與法不相入何由通微
不積習則手與心不相應何由造妙師法須高骨力
須重已識其源雖師心而暗合強摹其迹雖肖貌而
實乖（明[illegible]要覽字書）
時的書有乖有合合則流媚乖則凋疎略言其由各
有其五神怡務閒一合也感惠徇知二合也時和氣
潤三合也紙墨相發四合也偶然欲書五合也心遽
體留一乖也意違勢屈二乖也風燥日炎三乖也紙
墨不稱四乖也情怠手闌五乖也乖合之際優劣互

差得時不如得器得器不如得志若五乖同萃思遏
手蒙五合交臻神融筆暢（唐孫過庭書譜）

作分隸書法

後漢蔡琰述石室神授筆勢　臣父造八分時神授筆法曰書有二法一曰疾二曰澀得疾澀二法書妙盡矣

晉衛夫人筆陣圖　凶險可畏如八分

晉王羲之題筆陣圖後　八分更有一波謂之隼尾波即鍾公泰山銘及魏文帝受禪碑中已有此體夫書先須引八分章草入隸字（真書則全）中發人意氣若直取俗字則不能先發予少學衛夫人將謂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見李斯曹喜等書又之許下見鍾繇梁鵠書又之洛下見蔡邕石經三體書又於從兄洽處見張昶華岳碑始知學衛夫人書徒費年月耳遂改本師仍於衆碑學習焉

唐張懷瓘六體書論　八分者點畫發動體骨雄異作威投戟騰氣揚波貴逸尚奇探靈索妙可謂蔡邕爲祖張昶皇象爲子鍾繇索靖爲孫

張懷瓘評書藥石論　含識之物皆欲骨肉相稱神貌洽然若筋骨不任其脂肉在馬爲駑駘在人爲肉疾在書爲墨豬推其病狀未即已也非醫不能爲之恠題署及八分則肥密可也

元吾衍三十五舉　隸書人爲宜匾殊不知妙在不匾挑拔平硬如折刀頭方是漢隸書體括云方勁古拙

斬釘截鐵備矣隸法頗深具其大略

元劉有定論書　篆直分側直筆圓側筆方用法有異而執筆初無異也其所以異者不過遣筆用鋒之差變耳蓋用筆直下則鋒常在中欲側筆則微倒其鋒而書體自然方矣古人學書皆用直筆王次仲等造八分始側法也

明豐道生學書法　學書須先楷法作字必先大字八歲即學大字以顏爲法十餘歲乃習中楷以歐爲法中楷既熟然後斂爲小楷以鍾王爲法楷書既成乃縱爲行書行書既成乃縱爲草書學草書者先習章草知偏旁來歷然後變化爲草聖凡行草必先小而後大欲其專法二王不可違放也學篆者亦必由楷書正鋒既熟則易爲力學八分者先學篆篆既熟方學八分乃有古意　童子至廿四廿五歲當學八分其法先大而後小當法唐明皇泰山碑銘（書本不古可法初學故錄之）北海相景君碑淮都石經堂邑令費鳳碑陰

史158 389

論分隸

唐張懷瓘十體書斷　八分者秦羽人上谷王次仲所作也饑目偲容遺範靈姿秀出奮所揚波金相玉質龍騰虎踞兮勢非一交戟橫戈兮氣雄逸楷之爲妙分偶華寶

宋范成大論書　漢人作隸雖不爲工拙然皆有筆勢脫乃其法嚴于後世眞行之書精彩意度粲然可以想見筆墨畦徑也

元郝經論書　漢之隸法蔡中郎不可得而見矣存者惟魏太傅鍾繇沉鬱威重人也故其書勁利方重如畫劍累棊斬絕深險又變而爲楷後世亦不可及

宋黃伯思論書　篆法之壞肇李監草法之弊肇張長史八分之法壞韓擇木此諸人書非不工也而關古人之淵源教俗士之升木於書家爲患最深夫篆之方從草之顛放八分之纖麗學便可至而天一作大勢失矣彼觀鐘鼎文識漢世之碑玉索遺跡寧不少損乎此可爲知者道

論隸分楷所緣起

許慎說文序云秦書八體大篆小篆刻符蟲書摹印署書殳書隸書漢書藝文志云漢書六體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後漢儒林傳云古文篆隸三體是漢以前亦無楷與八分之名也晉衞恒四體書勢乃云隸書者篆之捷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楷法始見於此是即指隸爲楷後魏江式書表云蔡邕采李斯曹喜之法爲古今雜形詔于太學立石碑刊載五經題書楷法多是邕書也不別八分按而後世所傳蔡邕石經俱是隸字非向指隸爲楷惟八分則始見于蔡文姬石室書勢唐元度唐人上翻書論亦云王次仲始作八分楷法謂有

楷法也是又指八分爲楷蓋楷者法也式也模也晉儒行之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式仲分隸可以爲後世楷式故或以名隸或以名分非如今世別有楷一種也至後則直以楷名隸然隸之與今楷書實屬同原余嘗謂李斯小篆如所傳嶧山碑整齊勻重筆畫調勻與今楷書何迥絕程邈減省爲隸關爲便捷約略如今楷書而無波俛挑剔等勢古所謂若漢款識字是也觀淳化法帖中載邈數十字雖出王著臨摹然太宗雅志搜羅所傳邈書必係歷代內府流傳非若以意爲之者自古搨邈爲隸書之祖前不言其作楷而止存此數十字足見楷與隸原無分別也至漢始有波假挑剔今所傳石刻

班班可見然如北海景君衡方魯峻張遷武榮等碑微
作批法而方版遲重猶存古意韓勑孔宙孔彪孔褒曹
全等則姿媚橫逸巨細長短惟意所適直開今楷書法
門矣流傳既久漸失其本自魏及晉鍾王以降專務姿
媚以悅人妍巧萬狀見者轉不察于是楷法興而所謂
古隸者乃若自成一體亦間有作碑刻者猶循其舊作
隸而特無真書楷書之名仍總名之曰隸而已始有作楷云
其實右軍諸帖皆楷書故自題曰法書盡分書者也至唐則直以隸爲
楷而別以八分爲隸貞觀元年詔五品以上子弟隸館
習書唐書古文大篆小篆八分隸書
張懷瓘十體書斷古文大篆籀文小篆八分隸書

行書章草飛白草書唐元度十體書
古文大篆八分小篆飛白倒薤散隸懸針鳥書垂露俱
分八分與隸爲二是皆以隸爲楷而以八分爲古隸也
懷瓘又云八分小篆之捷隸亦八分之捷漢陳遵善隸
書與人尺牘皆以爲寶爾後元常逸少各造其極夫許
昔二碑相傳爲元常書乃是隸體餘所傳宜示賀捷力
命表皆楷書逸少則并無隸體一字可見而云各造
其極乃隸即楷之明驗也宋周越郭昂八體俱同懷瓘
而去籀文亭章范度則約以篆八分與行草五體而云
其體雖五其流惟二篆則統籀斗垂露薤葉大小
之篆隸則統乎羲獻鍾虞歐虞褚薛與草之章八分則

助乎篆隸之間是宋亦以隸名楷也觀夢英篆下文貢
正已以楷法其下而自題爲隸書可證已要而論之唐
以前隸楷合爲一唐以後隸即今楷書與八分即古隸書分爲二
宋亦因之故趙明誠有歐陽公誤以八分爲隸之譏也
余謂凡後漢魏晉間碑不妨仍其名爲隸而唐以後之
碑則宜名爲八分而不得仍名爲隸近顧寗人金石文
字記并漢碑無不名爲八分而以楷爲正書以別之正
恐仍蹈歐陽公之失耳

論漢唐分隸同異

八分之說不一，割隸八分取二分，割篆二分取八分，此世傳蔡琰之語也，然不見琰本傳及他記載，恐不足據。王愔云，王次仲始以古文方廣少波勢，以隸字作楷法，字方八分，言有楷模；張懷瓘駁之曰，若驗方廣，則篆籀有之，變古爲方，不知其謂。郭忠恕云，書有八體，蔡邕以隸作八分體，蓋八體之後，又生此法，謂之八分，更爲奉殊。張懷瓘云，楷隸初制，大範幾同，蓋其歲深漸若八字分散，又名八分，而忠恕亦有皆似八字，勢有偃波之說，余謂此爲近是。至八分二字，秦漢言書法者俱未之及，亦惟世傳蔡琰述石室神授筆勢，有云臣父造八分時

神授筆法，八分始見於此，繼此言成公綏（晉武帝時人）隸書體，八分璽法，殊好異制；劉劭（魏武帝時人）飛白書勢云，鳥魚龍蛇，龜獸仙人，蚊腳偃波，楷隸八分，而衛夫人筆陣圖則云內險可畏如八分，王逸少題筆陣圖後亦云八分更有一波，謂之隼尾波，又云先須引八分章草入隸字中，發人意思，又云或如散隸，或近八分，或橫畫似八分，而發如篆籀，自後言八分者紛紛，而卒未有以隸碑爲八分者，蓋其時隸初變而爲楷，未得以楷書別之，故總名之爲隸；至唐則歐虞褚薛輩出，於是名楷書爲隸書，古隸爲八分，且以八分爲五體之一，而隸與八分截然分而爲二矣，于是目漢碑者則仍曰漢隸，目唐碑者則仍曰八分，又假漢唐邈不相襲矣。其實漢隸即唐八分，唐八分即漢隸，初無二也，今觀唐所傳明皇泰山孝經與梁昇卿史惟則蔡有鄰韓擇木諸石刻，何嘗去漢碑逕庭乎，特漢多拙樸，唐則日趨光潤，漢多錯雜，唐則專取整齊，漢多簡便，如真書，唐則偏增筆畫，爲變體神情氣韻之間，迥不相同耳，至其面貌體格，固優孟衣冠也，乃後人妄生議論，必欲分而爲二，宣和書譜謂唐變方廣作波勢，夫唐何嘗不方廣，漢何嘗無波勢耶。郭忠恕謂蔡邕以隸作八分體，是以隸在八分先矣，乃又云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是又以隸在八分後，豈不自相矛盾乎。洪适則謂東漢時分隸已兼有之，今

漢碑具在，試問何碑爲隸，何碑爲分，适將何從指詞也。吾衍字源七箋則分秦隸八分漢隸爲二，且云秦隸八分乃未有挑法之隸，夫秦隸無可見，何從而知，且既云皆未有挑法，何從別其爲秦隸爲八分，至以石經及漢人諸碑爲漢隸是已，又云與秦隸同名，其實則異，又謂之八分，支離遷就，毫無定見矣。陶宗儀謂建初中以隸爲楷，本一書而二名，鍾王變體，楷隸始別，是已，乃識隋唐以降古法盡廢，指八分爲隸者之非，夫指八分爲隸，猶從其本言之耳，何可非乎（歐陽公集古錄凡隸皆目爲漢隸）又云漢有隸分，唐有分楷，不知何所見而選此臆說也。

漢魏碑考

前代金石遺文，錄足補史家之闕。昔人歐陽公、趙明誠、洪景伯、楊用修、都元敬、趙子函、王元美辨之詳矣。未有論及書法者。余頗嗜分隸，以少所涉歷，披羅徧胸臆，就時時觀覽者，稍爲評騭，示之同好，或有取焉。其但紐目覩而不爲我有者，概不及之。

漢北海相景君碑 并陰　順帝漢安二年八月

碑今在濟寧州儒學。余所存漢碑始於此。額題篆「漢故益州太守北海相景君銘」十二字，分二行，文十七行，行三十三字。中有孔在第八字下，孔處二行各廢兩字。第明府及亂曰俱另起。字體頗長，點筆微近今柳葉篆，不盡作鈎趯隸釋。本文闕二十七字，余本又闕三十二字。然頗有文義可尋。趙子函謂殘闕不成文，何耶？獨額曰銘，爵曰隸，兗州識其未妥，良是。

碑陰凡三列，第三列姓名下又云「行三年服者凡八十七人」，末兩行四言詞十八句，叙立碑意。字視碑文差小，更遒勁有致。　碑文鴟梟鴟字即鵰字，觀下文「低佪低字作侲」，可見。隸釋作鵄，非。又孝子憯憯字，字書無宜，參鼎，又隸釋謂借作怫，取怫怫義。字書亦無，俱應補入。　漢碑多有孔，文字記論之甚詳，不復贅。

漢置孔廟卒史孔龢碑　桓帝永興元年六月

碑今存孔廟，無額，文十八行，行四十字。第八行「制曰可」，高出一字，下空數字；「司徒公河南」十二字第九行，雒陽宮下空數字；「司空公蜀郡」十二字，文俱與上不屬。劉太乙云，因有空，故勒於此，是也。楊用修、都元敬錄全文而俱遺此，豈未見搨本耶？考史，元嘉三年五月改元永興，文兩書元嘉三年三月，書元興元年六月，實一年事也。字特雄偉，如冠裳佩玉，令人起敬。近鄭簠每喜臨之。

漢韓勑造孔廟禮器碑 并陰　桓帝永壽二年

碑今在孔廟，無額，文十六行，行三十六字，第八行皇字高出一字，隸辨作第二行，誤。未記韓君名字，下接辛錢姓氏八人，文有不復顏氏并官氏邑中繇發，以尊孔心，念聖人之下，分隸偶存卷上。

繇與徐同，繇發連讀，隸辨以發屬下句，亦非。字超處極瘦，而筆盡頗細，與卒史迥殊。子函謂其無一宜，太乙之譏之也。　隸釋云碑陰二三六十有二人，今俱全。

漢郎中鄭固碑　桓帝延熹元年

碑今在濟寧州儒學，額題篆「漢故郎中鄭君之碑」八字，分二行，中有孔，文十五行，行二十九字。碑已中斷，今所存上截十九字，闕下截十字，太乙謂上截十八字，誤。筆法堅勁遒緊，惜剝蝕已甚。此碑諸家不見有陰，太乙誤以孔海景君碑陰移之於此，惜不及致書令弟嘯雲一正之也。

漢泰山都尉孔宙碑　桓帝延熹七年

碑今在孔廟額題篆有漢泰山都尉孔君之碑十字文十四行行二十八字首行題云有漢泰山都尉孔君之銘隸釋云凡漢碑有額者首行即入詞無額者或題其前已篆其上復標其端惟此碑爾字較諸碑特巨規矩整齊一筆不苟而姿態却自橫溢有卒史之雄健而去其板重化韓勅之方幅而有其淸眞實超前絕後第一手也厥後曹全孔龢俱從此脫胎耳碑陰全無之

漢衞尉卿衡方碑　靈帝建寧元年九月

碑今在汶上縣額題八分漢故衞尉卿衡府君之碑十字分二行字凸起額下有孔文二十三行行三十六字字巨如孔宙而筆畫麤硬轉捩重濁則石理太粗刻手

不工之故耳細玩之其遒勁靈秀之致固在也至脩階貞名等字監皆連上他碑所無蟲瘍癩癀俱從疒亦無謂

漢執金吾丞武榮碑

碑今在濟寧州儒學額題八分漢故執金吾丞武君之碑十字分二行凸起字極秀逸可愛文十行行三十一字漶漫殊甚隸釋已闕十九字今本又闕八十字故文義多不可讀字亦拘廹不甚工遜額遠甚　文不載年月中有云遭孝桓憂悲慟疾隕當在建寧之初故列于此

漢史晨饗孔廟前後兩碑　靈帝建寧二年

碑今俱在孔廟無額前碑文十七行行三十六字兩尙書及朝廷並別起時副言云云在尙書下隔二字昔在仲尼又別起　後碑十四行行三十五字時長史及史君饗後史君念孔瀆又勅瀆井假夫子冢五處皆別起自史君饗後至末字較前差巨蓋補刊通溝立市種梓非守吏乃次第舉行非一時事故前後不同然皆一人手也兩碑字脩餝緊密矩度森然如程不識之師步伍整齊凜不可犯其品格當在卒史韓勅之右

漢淳于長夏承碑　靈帝建寧三年

此碑據都元敬所得雙鈎舊本已闕四十五字則眞本不傳久矣余所收文字頗全勤約作勤紹其爲重刻無

疑但不如即元敬所疑後人僞作者耶抑并非此本而爲嘉靖時重刻漳川書院者耶文十三行行三十字每字週圍約寸七八分雖傳刻失眞然氣體雄偉不落佻巧家數其轉摺處作住筆另起如也先巳之類實刱見也

漢博陵太守孔彪碑　靈帝建寧四年

碑今在曲阜縣額題篆漢故博陵太守孔府君碑十字分二行文十八行行四十五字格式稀疎字特小秀潤淸逸楚楚可愛且純以楷法運用微作波磔所謂劒扳弩張者一切無之矣余閱孔宙及宙子褒并此三碑俱精妙殊絕意當時崇重闕里子姓非能手不輕下筆即

竹垞亦謂絕類曹全筆法，信然。彪名字今尚可見，歐公先今六百餘年，乃云磨滅不可得，或後人因摸糊太甚略加修治耳。

漢李翕析里橋郙閣頌　靈帝建寧五年

碑今在漢中略陽縣。據隸釋云：李君治武都橋道，前後二處磨崖，此析里橋郙閣頌，隸額別有數行，刻書撰人及石師姓名。余所存無額，及後數行，止存文十九行，行二十七字。太守及頌與詩別起，自第九行上截，為官掾銜字，缺至末幾。四五六字不等，洪本原闕四十一字，今更闕十字矣。字樣彷彿夏承，而險怪特甚，相其下筆，麤鈍醜拙，與村學堂五六歲小兒描硃所作，而仔細把玩，一種古樸，不求討好之致，自在行間，蓋磨崖則書刻俱倍難於平石耳。丙戌官都門，從孫樹峯前輩借觀，乃宛平北海孫氏藏本，同年劉太乙以為不足法，余謂字跡大小，隨因不若斷瑞峻字之奪目久矣。

漢司隸校尉魯峻碑　靈帝熹平二年

碑今在濟寧州儒學，額題八分漢故司隸校尉忠惠父魯君碑十字，額下有孔，文十七行，行三十二字，字體方整，有法，凡勒筆，磔筆，趯筆，挑起處，極豐肥，開元諸家似倣其體。

漢聞熹長韓仁碑　靈帝熹平四年

碑今在滎陽縣，額題篆漢循吏故聞熹長韓仁銘，十字

太乙云：碑止載當時下書監石原文，不贅一詞，甚為古雅，以世知之者少，故備錄之。但以余本相較，史家數字，豈太乙偶未細檢耶？字體肥重，絕類魯峻，但微偏耳。

漢豫州從事尹宙碑　靈帝熹平六年

碑今在鄢陵縣。碑首行孔居中，其右橫篆從銘二字，文十四行，行二十七字。太乙云：以近出故完好，方整渾穆，信漢碑之尤者。余按額從銘二字，無解。文中有州辟從事，語首二字上，尚有二字或四字，敘其官位，今斷蝕耳。且從銘字與孔平，七止餘寸許，不應寸許下便鑿如許孔也。

漢白石神君碑　靈帝光和六年

碑今在元氏縣，額題篆白石神君碑，丘字凸起，文十四行，行三十五字。隸釋以其字不類漢人，疑為重刻，但碑末有燕元璽三年題名，元璽去光和百七十餘年，中間未必重刻。若元璽以後人，又必不肯并題名字摹之也。余統閱前後諸碑，如此類頗多，不必苛求耳。　碑末列石師王明，與郙閣頌同，即後世載列石工姓氏例也。何太乙云不曉石師所謂耶。

漢郃陽令曹全碑　靈帝中平二年

碑今在郃陽縣，萬歷中掘地得之，無額，文十九行，行四十五字。書法秀美飛動，不束縛，不馳驟，洵神品也。且出土不久，用筆起止，鋒鋩纖毫畢露，虛心諦觀，漸漬久之

一切癡肥方板之病自可盡去矣何患字學之不日進哉文敘次詳贍清朗可誦較諸碑亦爲傑出太乙以夷齊史魚等語不倫譏之過矣碑陰字差小亦可愛每一縉閣實不厭字眼之重複也惜此本末一行爲裝潢家失去竹垞康熙庚戌跋此碑美其完好謂漢碑之存於今者莫或過焉後二年從京師購之碑已中斷完好者且漶漫矣今又去竹垞時甲一一週宜漶漫之日甚也

漢蕩陰令張遷碑　并陰　靈帝中平三年

碑今在東平州儒學額題篆漢故穀城長蕩陰令張君表頌十二字分二行文十三行行四十二字碑亦出近

代故歐趙洪俱不載余玩其字頗佳惜摹手不工全無筆法陰尤不堪亭林以實傍加亥爲無理南原據郭康成曾子問注駁之不知莫而後辭于殯原不必改作賓先儒多有之者不足以折亭林也雖分既且更屬難解宜亭林疑爲好事者模刻遂訛謬至此至并皆其書法不佳愚不謂然南原隸辨未見碑陰余本有之凡三列第一列十九人第二列同第三列三人共四十一人末行正書付禮一字不解

漢孔褒碑

碑今在孔廟額題八分漢故□缺一州從事孔君之碑十字殘闕特甚約廿行每行約三十字其中有字者廿

四行餘四五行無一字首云君諱褒字文禮孔子廿世之孫泰山都尉之元子及繼德前葉清和純懿二十餘字尚可讀後俱不能成文矣今抬其筆畫稍清者五十餘字存之無年月可考此碑不特歐趙洪諸家所無近日亭林南原搜羅頗廣而俱未之及余得之行笥中并不知何自來也雖糢糊已甚然實僅有之物可不寶諸

魏公卿上尊號碑　獻帝延康元年

碑今在許州額題篆魏公卿將軍上尊號奏九字碑式云文二十二行行四十九字先王及高陵兩武王二陛下皆平闕自陛下即位後十行刻於碑陰兩陛下亦平

闕隸釋謂自造于華裔之後石理皴剝字迹晻昧今世所傳多是前一段爾合之碑式所云知以刻于碑陰故前後明滅不同也余所存即前段較隸釋原文已闕三分之一後段更不可得矣

魏受禪碑　文帝黃初元年

碑亦在許州額題篆魏受禪表四字文二十二行行四十八字先皇及陛下五皇帝皆平闕余本較隸釋原文約闕八十字

魏封孔羨碑　文帝黃初元年

碑今在孔廟額題篆魯孔子廟之碑六字文二十三行行四十一字制詔皇上聖皇及煌煌大魏皆別起曹丕

四碑大變余末之見隸釋謂鱉昌兩碑自是一家良是乃獨爲誇此碑而以爲四碑之冠未必然也魏勸進受禪兩碑雖特大小體式毫髮不爽而氣味若古絕無低昂自出一手無疑特受禪筆鋒差瘦耳右軍云之許下觀梁鵠鍾繇書顏平原以受禪爲鍾今雖未能定爲誰氏要知非鍾梁不能矣孔羨碑書肥重而竪作意鈎處尤無收拾如乃可哉等字殊不耐看直開史惟則粗俗一派與前二碑迥別何果如後題陳思王詞梁鵠書亦鵠書最下者太乙乃云勸進著勁而受禪方整與孔羨碑醜肖其爲兩人無疑吾不知何所見也

從來論八分者俱分漢唐余以爲八分自漢止矣孔羨曹全乃東漢末年全碑秀潤挺拔固自獨步且出自近年鋒鍛俱存尤爲可愛夔碑已極模糊余祇存其百十字而秀逸之主實不減曹其時去黃初不過二十餘年今黃初一碑具在氣味體格判若兩途究而論之因不獨孔羨碑也即勸進受禪亦何嘗非唐人先聲乎此則其時與運爲之也否則宜官繇鵠輩林立一時追蹤往哲詎遂不能耶故愚謂魏過以開唐斷不可以繼漢洪景伯之隸釋婁彥發之字源斷未收魏皆一二家而止以漢石非無見也

分隸偶存卷下

甬東萬經授一編輯　孫縣前校

古今分隸人姓氏

秦程邈字元岑下邽人始爲衙縣獄吏得罪始皇幽繫雲陽獄中覃思十年益大小篆方圓而爲隸書三千字奏之始皇善之用爲御史用其字以爲隸人佐書故曰隸書（唐張懷瓘書斷）　程君首創隸則規範於丹青十等中上上品（李嗣真書後品）

王次仲上谷人少有異志年及弱冠變蒼頡舊文爲今隸書秦始皇時官務繁多以次仲文簡便於事奇而召之三徵不至始皇怒其不恭令檻車送之於道上化爲大鳥出在車外翻然而去落二翮于斯山故其峯巒有大翮小翮之名矣（酈道元水經注　[illegible]）次仲以楷字法稍促遂引而伸之爲八字之分故號八分（[illegible]）　上中十三人王次仲正隸及八分（韋續九品書人論）

後漢曹喜字仲則扶風平陵人章帝建初中爲秘書郎篆隸之工收名天下（晉書）　曹喜書如經論道人言不可絕（袁昂書評）

賈魴和帝時人撰滂喜篇以蒼頡爲上篇訓纂爲中篇

滂喜為下篇所謂三倉也皆用隸書寫之隸法由茲遂廣（晉書）

張昶字文舒伯英季弟為黃門侍郎尤善草書頗偕英時人謂之亞聖極工八分又善隸書（書斷）妙品八分九人張昶（上同）文舒聲劣於兄時云亞聖允為上之中（[illegible]）中上品七人張昶（書品後）上中下三人張昶八分及草（章續九品書人論）華嶽廟祠堂碑文漢張昶造自書之元帝又刊其二十餘字二書有重名傳於海內（[illegible]）

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少博學建寧中拜郎中校書東觀遷議郎熹平四年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

邕乃自書冊（丹一作）于碑使工鐫刻立于太學門外碑始立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輛填塞街陌初平元年拜左中郎將封高陽鄉侯著篆勢（後漢書本傳）熹平四年邕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illegible]）光祿大夫楊賜（[illegible]）諫議大夫馬日磾（[illegible]）議郎張馴（[illegible]）韓說（[illegible]）太史令單颺（[illegible]）等正定六經文字（[illegible]）文姬曰臣父造八分時神授筆法曰云邕初入嵩山學書於石室中得素書八角垂芒寫史籀李斯用筆勢誦讀三年遂通其理常居一室不寐恍然一客厥狀甚異授以九勢（[illegible]）邕善篆隸採曹喜真定宜父碑文猶傳于世篆者師焉（羊欣採古來能書人名）邕書骨氣洞達爽爽如有神力（[illegible]書評）神品八分一人蔡邕出世獨立誰敢比肩（書斷）上中品七人蔡邕蔡公諸體惟有范巨卿碑風華艷麗古今冠絕（[illegible]）伯喈一體八分（[illegible]）上上十九人蔡邕隸篆八分[illegible]峻極崩巘（[illegible]書人論九品）

趙賊 劉宏 張文 蘇陵 傅楨 左立 孫表史稱蔡邕自書丹使工鐫刻今所存諸經字體各不同雖邕能分書隸兼備篆體但文字之多恐非一人可

辦史云邕與堂谿典等正定諸經別有趙賊劉宏張文蘇陵傅楨（[illegible]）左立孫表（[illegible]）竊意其間必有同時揮毫者（[illegible]）

仇子長（靈帝時人）析里橋郙閣頌建寧五年仇子長書名紼（天下碑錄）

師宜官南陽人靈帝好書徵天下工書者於鴻都門至數百人八分稱宜官為最大則一字徑丈小乃方寸千言甚矜其能性嗜酒或時空至酒家書其壁以售之觀者雲集酤者多售則鏟去之後為袁術將鉅鹿耿球碑術所立是宜官書（書斷）師宜官書如鵬翔未

息翩翩自逝。衛恒書勢 師宜官爲都爲最，能大能小。允爲上之中。庾肩吾書品 妙品。八分。九人。師宜官。書斷

梁鵠字孟皇，安定烏氏人。以善八分知名，舉孝廉爲郎，靈帝重之，亦在鴻都門下，遷幽州刺史。書斷 師宜官每書輒削而焚其柎，梁鵠乃益爲版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柎。梁卒以書至選部尚書。鵠奔劉表，魏武帝破荊州，募求鵠。鵠署軍假司馬，在秘書以勤書自效。武帝懸著帳中，及以釘壁玩之，以爲勝宜官。今宮殿題署多是鵠書。衛恒四體書勢 鵠法師宜官，師善小字，梁善大字。金壺記 梁鵠書如太祖忘寢，觀之喪目。袁昂古今書評 孟皇功盡筆勢，字入帳中，允爲上之下。庾肩吾書品 上中品七人：梁鵠。梁氏石書雅勁，于韋蔡。書後品 妙品。八分。九人。梁鵠。書斷 上上十九人：梁鵠。八分。書後品 論書人

毛宏字大雅，河南武陽人，服膺梁鵠，研精八分，亦成一家法。獻帝時爲郎中，教于秘書。書斷 毛宏，鵠弟子，今秘書八分皆傳宏法。羊欣采古來能書人名 能品。八分。三人。毛宏。書斷

左伯字子邑。一作子邑 東萊人，特工八分，與毛宏等列，亦擅名漢末。又甚能作紙。漢興用紙代簡，和帝時，蔡倫工爲之，子邑尤得其妙。蕭子良集 漢末左子邑，小與淳鵠不同，然亦有名。四體書勢 子邑，分鐘梁耶，允爲中之中。庾肩吾書品 能品。八分。三人。左伯。書斷

魏鍾繇字元常，潁川長社人也，封定陵侯，遷太傅，謚成侯。魏志本傳 繇書有三體：一曰銘石之書，正書 最妙者也；二曰章程書，八分 傳秘書教小學者也；三曰行押書，行書 相聞者也。三法皆世人所善。羊欣采古來能書人名 繇同胡昭學書三十年，未嘗窺戶，與子會論曰：吾精思學書三十年，若與人居，畫地廣數步，臥畫被穿過表，每見萬類，皆書象之。金壺記 鍾繇見蔡邕筆法于韋誕坐中，苦求不與，遂搥胸嘔血，太祖以五靈丹救之。誕死，繇盜發其冢，遂得之。書苑菁華 鍾繇書如雲鵠游天，群鴻戲海，行間茂密，實亦難過。袁昂書評 鍾天然第一，工夫次之。妙盡許昌之碑，窮極鄴下之牘，允爲上之上。庾肩吾書品 元常正隸，如郊廟俎豆，斯在又比寒澗開豁，秋山嵯峨，超然逸品。書後品 妙品。八分。九人。鍾繇。太傅雖習曹蔡隸法，藝過于師，青出于藍，獨探神妙。八分，則有魏受禪碑，稱此爲最也。書斷

鍾會字士季，繇少子。少敏慧夙成，及壯有才數技藝，景元二年，爲征西將軍。本傳 會書有父風，稍備筋骨，兼美行草，尤工隸書。書斷 鍾會書有十二種意，外奇妙。袁昂書評 士季之範，元常猶子敬之稟逸少，而工拙兼效，真草兼成，允上之下。庾肩吾書品 上中品七人：鍾會。書後品 觀士季之蹟，蟠番鍾家之超越，將望古而偕

能與象賢而蹈曲如後生之可畏實氣蓋乎前哲書斷賦

上下十三人鍾會八分論九品

邯鄲淳字子叔潁川人善蒼雅蟲篆許氏字指初平時從三輔客荊州太祖甚敬異之黃初初以淳爲博士給事中魏志王粲傳注　淳八體悉工師于曹喜尤精古文大篆八分隸書自杜林衛密當作宏以來古文泯絕由淳復著書斷　淳以書教諸皇子又建三字石經于漢碑之西其文蔚煥三體復宣較之說文篆隸大同而古字小異江式論書表　陳留邯鄲淳爲魏臨淄侯文學得次仲法名爲鵠後羊欣採能書人名　邯鄲淳書應規入矩方圓乃成袁昂書評　妙品八分九人邯鄲淳書斷

韋誕字仲將京兆人建安中拜郎中稍遷侍中中書監以光祿大夫遜位邯鄲淳衛覬及誕並善書有名文章敍錄　誕師邯鄲淳太和中誕爲武都太守以能書留補侍中魏氏寶器銘題皆誕書云四體書勢　誕諸書並善尤精題署明帝時凌雲臺初成令誕題榜高下異好官就加點正因致危懼頭鬢皓白既下戒子孫無爲大字楷法書斷　韋誕書如龍威虎振劍拔弩張梁武書評　仲將不妄染翰必須張筆而左紙允爲上之下肩吾書品　上中品七人韋誕書品後　妙品八分九人韋誕書斷　熬之仲將奮藻獨步或迸泉涌溜或錯玉班布蹟遺情忘契入神悟然而負才藝履危懼晳明自

煎鬚髮改素生非其代痛惜不遇述書賦

吳皇象字休明廣陵江都人幼工書時有張子並趙陳梁甫能書甫恨逋並恨峻象斟酌其間甚得其妙中國善書者不能及也與嚴武棋曹不興畫等謂之八絕云吳志趙達傳注　皇象書如歌聲繞梁琴人捨徽袁昂書評　休明斟酌二家聯鶩八絕允爲上之下肩吾書品　上中品七人吳皇象書品後　妙品八分九人吳皇象書斷　吳則廣陵休明樸質古情難以窮真非可學成似龍蠖蟄啟伸蟠復行述書賦　上上上九人吳皇象八分論九品　皇象書吳大帝碑在江寧府雖本漢隸然探奇振古有三代純樸氣羊欣稱象善草書張懷瓘稱象小篆入能獨不言象爲隸字疑此碑近出前人未見董逌廣川書跋

蜀漢諸葛亮字孔明琅邪陽都人漢司隸校尉諸葛豐後也先主卽位策亮爲丞相建興元年封武鄉侯謚忠武蜀志本傳　先主嘗作三鼎皆孔明篆隸八分書極工妙周越古今法書苑

張飛字益德涿郡人章武元年遷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封西鄉侯謚曰桓侯蜀志本傳　涪陵有張飛刀斗銘其文字甚工飛所書也張士環詩云人間刀斗見銀鉤楊慎丹鉛總錄　飛不特能八分書刀斗銘又有流江縣紀功題名云漢將軍飛率精卒萬人大破賊首張郃于

八濛立馬勒銘。（陳繼儒太平清話）

晉索靖，字幼安，燉煌人也。爲始平內史，加散騎常侍，遷後將軍，贈司空，進封安樂亭侯，謚曰莊。（晉書本傳）　靖，張伯英之姊孫，善章草書，出于韋誕，峻險過之。又善八分，韋、鍾之亞。毌邱興碑是其遺蹟也。（書斷）　索靖書如飃風忽舉，鷙鳥乍飛。（袁昂書評）　幼安斂發舅氏，抗名衛令，允爲上之下。（庾肩吾書品）　上中品七人：索靖。索有月儀三章，觀其趣況，大爲遒竦，無愧珪璋特達，猶夫聶政、相如，千載凜凜，爲不亡矣。又毌邱興碑，云是索書，比蔡石經，無相假借。（書品後）　妙品八分九人：索靖。（書斷）

陳暢，榮陽人，晉秘書令史，善八分。晉宮觀城門皆暢書也。（羊欣采古來能書人名）

王洽，字敬和，導諸子中最知名，歷官至吳郡內史，徵拜中書令，苦讓不受。（晉書本傳）　王洽衆書通善，尤能隸行，從兄羲之云：弟書遂不減吾。（羊欣采古來能書人名）　王洽並通諸法，允爲中之下。（庾肩吾書品）　變古制今，惟右軍、領軍，不爾至今猶法鍾、張。（王僧虔論書）　上下品十二人：王洽。體裁用筆，全似逸少，虛薄不倫。右軍藻鑒，豈當虛發？蓋欲假其名與之，精之中下，豈所謂允僉望哉。（書品後）　上下十三人，而王洽八分、隸及篆。（九品論）

王羲之，字逸少，司徒導之從子也。善隸書，爲古今之冠，爲右軍將軍、會稽內史，卒，贈金紫光祿大夫。（晉書本傳）

羲之善草、隸、八分、飛白、章、行，備精諸體，自成一家之法，千變萬化，得之神功。（王羲之別傳）　逸少見諸家筆論，遂作筆陣圖及筆勢論。（金壺記）　晉成帝時，祀北郊，更祝版，工人削之，羲之筆入木三分。（筆勢傳）　王羲之書字勢雄逸，如龍跳天門，虎臥鳳闕，故歷代寶之，永以爲訓。（梁武書評）　王右軍書如謝家子弟，縱復不端，自奕奕有一種風氣。（袁昂書評）　若探妙測深，盡形得勢，煙華落紙，將動風彩，帶字欲飛，疑神化之所爲，非人世之所學，惟張有道芝、鍾元常、王右軍其人也。張工夫第一，天然次之；鍾天然第一，工夫次之；王工夫不及張，天然過之，天然不及鍾，工夫過之。羊欣云：貫越羣品，古今莫二。兼撮衆法，備成一家。若孔門以書，三子入室矣。允爲上之上。（庾肩吾書品）　逸品四人：王羲之。（書品後）　妙品八分九人：王羲之。（書斷）　荊山之下，玉石參差，或價賤同于瓦礫，或價重于連城。其八分，則二王之石也。（張懷瓘書議）

王獻之，字子敬，羲之第七子。工草、隸。七八歲時學書，羲之從後掣其筆不得，歎曰：此兒後當復有大名。尋除建威將軍、吳興太守，徵拜中書令，贈侍中、特進、光祿大夫，謚曰憲。（晉書本傳）　一上。鍾變行隸及藁體，爲八體書。（書斷）　王獻之書絕衆超羣，無人可擬，如河朔少年，皆悉充悅，舉止沓拖而不可耐。（梁武書評）　子敬泥箒，（[illegible]）

驗天骨兼以掣筆復識人工一字不遺兩葉傳妙允爲上之中（庾肩吾書品） 逸品四人王獻之（書品後） 能品八分三人王獻之（書斷）

劉瓌之字元寶沛國人御史中丞義成伯（述書賦注） 太元中孝武帝改治宮室及諸廟門欲使王獻之隸草書題榜獻之固辭乃使瓌之以八分書之後又以草題太篆改八分（書斷） 元寶翩翩兩王之次骨正力全執範宏麗（述書賦）

宋陸綜武帝時人宋武帝受禪壇記永康元年（永初作）陸綜分書（鄭樵金石畧）

梁邵陵王綸字世調武帝第六子也少聰穎博學善屬文尤工尺牘（南史梁武諸王傳） 陶宏景碑招隱寺刹下銘皆蕭綸八分書（金石畧） 世調則氣吞元常若置度內方之惠遠蕭特古趣猶昧櫝時譽而徒高考遺踪而罕述（述書賦）

陶宏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也幼有異操年四五歲恆以荻爲筆畫灰中學書及長讀書萬餘卷善琴棊工草隸永明十年辭祿止句曲山自號華陽隱居人間書札即以隱居代名梁武早與之遊即位後書問不絕大事諮詢時人謂爲山中宰相贈大中大夫謚貞白先生（南史本傳） 景書師鍾王采其氣骨時稱與蕭子雲阮研等各得右軍一體其真書勁利歐虞往往不如隸行入能（書斷） 陶隱居書如吳興小兒形狀雖未成長而骨體甚峭快（梁武書評） 陶隱居仙才翰采拔於山谷允爲中之下（庾肩吾書評） 中中品十二人陶宏景（書品後） 隱居頴脫得書之筋髓如麗景霜空鷹隼初擊（書品後） 通明高爽緊密自然擬闕宋文奚削阮研載窺逸軌不讓真仙猶能舞鶴頂鶩東雲（述書賦）

後魏江式字法安少專家學篆體尤工洛京宮殿諸門板題皆式書也延昌中表請撰集古今文字四十卷大體依許氏說文爲本上篆下隸正光中兼著作郎贈巴州刺史（北史本傳）

劉芳字伯文彭城叢亭里人博聞强記兼覽蒼雅尤造三字石經於太學學者文字不正多往質焉時號劉石經官至太常卿撰急就篇續注音義證三卷贈徐州刺史諡文貞（北史本傳）

北齊張景仁濟北人工草隸選補內書生與魏郡姚元標潁川韓毅同郡袁買奴榮陽李超等齊名後主愛之呼爲博士除中書監贈侍中司空公景仁爲兒時出國學募石經許子華遇之執手曰張郎風骨非但官爵遷達乃與天子同筆硯後如所言（北史本傳）

姚淑（孝昭時人） 北齊崇因寺碑皇建二年姚淑八分書（金石畧）

王思誠（後主時人） 北齊蒙山碑天統五年王思誠八分書（金石畧）

周趙文深〔本作文淵，避唐諱也〕字德本，南陽宛人。少學楷隸，年十一，獻書魏帝，雅有鍾王之則，筆勢可觀。當時碑牓，惟文深冀儁而已。周文帝以隸書紕繆，命與黎季明、沈遐等依說文及字林刊定六體，成萬餘言。文深及入關，貴游翕然，並學褒書，文深亦改習，竟無成，至於碑牓，王褒亦品推先之，宮殿樓閣皆其迹也。〔北史本傳〕 後周天和二年，修西嶽碑，趙文淵隸書。當南北分爭之時，得此文章字畫，足以見其景象。〔盛時泰立蘭記〕

隋梁恭之，開府中兵參軍，盛丁篆隸。〔寺碑了文行〕老了

廟碑，開皇二年薛道衡撰，梁恭之八分。〔金石錄〕

唐元宗諱隆基，睿宗第三子也。性英斷多藝，善八分書。〔舊唐書本紀〕 元宗善八分書，將相機先以御筆書其姓名，置案上。〔大唐新語〕 開元應乾神武聰明風骨巨飛，碑版峥嶸，思如泉而吐鳳，筆為海而吞鯨，諸子多藝。天寶之際，述扎師于翰林，咄源浚而波細。〔述書賦〕 能書十九人，玄道大聖大明孝皇帝八分。〔九品論〕 唐六十六人，唐元宗。〔書斷〕

殷仲容，陳郡人。八閣傳則天深愛其才，官至申州刺史。〔舊唐書本傳〕 殷仲容御仲容善篆隸，題署尤精。〔書斷〕 中書令馬周碑，許敬宗撰，殷仲容八分書，今在醴泉縣。〔顧炎武金石文字記〕

薛純陁，秘書省丁字，筆力有餘，點畫不失，尚多隸體，氣象奇偉，猶有古人體。〔廣川書跋〕 貞觀十九年二月，贈比干太師詔，并祭文，薛純陁八分書，今重刻在衛輝府。〔金石文字記〕

喬師望，高祖女廬江公主下嫁師望，為同州刺史。〔唐書諸公主列傳〕 唐西峯泰皇觀基淨居銘，上元二年，華州刺史喬師望撰并八分書。〔金石文字記〕

陸曾〔彥遠從祥彥 遠東之之子〕精隸、行、草、分、篆、飛白，臨諸家帖，無不通真。〔陶宗儀書史會要〕

陳遺玉，潁川人，涇州刺史。〔唐書宰相世系表〕 唐國子司業于立政碑，調露元年陳遺玉八分書。〔金石錄〕

孫師範〔高宗時人〕 唐孔宣尼碑，乾封二年崔行功撰，孫師範八分書。〔金石錄〕

張遂隆〔高宗時人〕 唐戎州刺史董寶亮碑，咸亨四年李儼撰，張遂隆八分書。〔金石錄〕

吳知禮〔高宗時人〕 唐無量壽佛碑，永淳元年張昌齡撰，吳知禮八分書。〔金石錄〕

徐頎〔高宗時人〕 唐太平觀主王遠知碑，徐頎隸書。〔金石略〕

盧藏用，字子潛，幽州范陽人，能屬文，舉進士，不得調，與兄徵明偕隱終南、少室二山。長安中，召授左拾遺，歷尚書右丞。藏用工草隸、大小篆、八分。〔唐書本傳〕 藏用書，幼倚孫草，晚師逸少，八分有規矩之法。〔足緫〕〔書斷〕 八分書一人，盧藏用，背露骨，花妍削，疑脩竹。

續書評 能品六十六人盧藏用續書評

李膺福曹州冤句人懷州刺史敦實子先天中歷左散騎常侍弘文館學士舊唐書本傳 開大雲寺碑李膺福撰并八分書筆法精妙金石錄

李敬趙郡人蘇州刺史懸子唐書宰相世系表 唐介休令張君清德碑永昌元年李愿撰李敬八分書金石錄

杜行均武后時人偽周王仁恭孫獄頌長壽二年嚴後撰原那靈均頌杜行均八分書金石錄

孫希嗣武后時人偽周晉州長安韋公碑長安二年楊炯撰孫希嗣八分書金石錄

吳守劼武后時人偽周同州寺佛蹟碑長安三年後碑范元悊撰吳守劼八分書金石錄

韓景陽武后時人偽周東鎮沂山碣碑長安四年房晉撰韓景陽八分書金石錄

劉昇徐州彭城人景雲中授右武衛騎曹參軍開元中累遷中書舍人太子右庶子昇能文善草隸唐書本傳 唐華嶽精享昭應碑開元八年華陰丞薄咸廙撰殿中侍御史劉昇八分書金石錄

徐嶠之字惟嶽會稽人浩之文金石文字記 純孝積學狄梁公魏齊公姚梁公宋璟之等由請張易之而從伍王迎立中宗歷趙湖洛州刺史正書行書遒媚有楷法唐書隱逸傳 唐永豐陂堰頌開元七年徐嶠之撰并八分書金石錄

妙品十六人徐嶠之續書評

韋同京兆杜陵人洪州都督唐書宰相世系表 唐沙州司馬楊楚碑神龍二年元伯儀撰韋同八分書金石錄

李步中宗時人唐杭州龍興寺碑景龍四年盧季珣撰李步八分書金石錄

郭謙光中宗時人唐崔敬嗣碑景龍二年胡晧撰郭謙光書其字書筆法不減韓蔡李史四家而名獨不著集古錄

平按武后時人常州刺史平貞昚少子八分之妙獨擅當時張燕公集

殷子陽睿宗時人唐大雲寺石燈臺頌景雲二年景初陽撰殷子陽八分書金石錄

權瓌睿宗時人唐楊乾緒碑先天元年褚琇撰權瓌八分書金石錄

王景敬睿宗時人唐同州河瀆紀瑞頌先天元年崔禹錫撰王景敬八分書金石錄

馮敦直睿宗時人唐馮本碑先天元年閻朝隱撰馮敦直八分書金石錄

蘇詵字延古武功人頲賢良方正高第補汾陰尉累轉給事中出為徐州刺史吏部侍郎唐書蘇瓌傳 唐天竺寺碑景雲元年蘇頲撰蘇詵八分書金石錄

梁庭瑛河南濟源人少以文學知名弱冠應制舉長安中累遷監察御史開元中歷遷大理卿封范陽縣

男諡曰貞穆（舊唐書本傳） 狄梁公生祠記開元十年李
邕撰張庭珪八分書（金石錄） 脩孔子廟碑開元七年
十月李邕撰張庭珪八分書今在曲阜縣府中（文字記）
八分書五人張庭珪書古木崩沙閑花映竹（述書賦注）
能品六十六人張庭珪（書斷）
李邕字泰和揚州江都人少知名李嶠張庭珪薦邕
文高氣方直召拜左拾遺開元中歷汲郡北海太守
代宗時贈秘書監邕文名天下時稱李北海（唐書本傳）
能品六十六人李邕（書斷） 邕精於翰墨行草之名
尤著初學右軍行法既得其妙復乃擺脫舊習筆力
一新李陽冰謂之書中仙手裴休見其碑云觀北海

書想見其字（宋宣和書譜） 北海分隸固自道逸（墨池編 石墨鐫華）
盧鴻一字浩然本范陽人徙家洛陽少有學業頗善籀
篆楷隸隱于嵩山開元初再徵不至六年赴徵至東
都謁見不拜詔授諫議大夫鴻一固辭放還山賜隱
居之服并其草堂一所恩禮甚厚（舊唐書本傳） 唐曹寂
禪師碑開元十二年盧鴻一撰并八分書（金石錄）
梁昇卿爲本天騎步學工書於八分尤工嘗廣州都督
書東封朝覲碑爲時絕筆（唐書本傳） 唐御史臺精舍
記梁昇卿書（集古錄） 八分書五人梁昇卿書勢波往
來巨石前却（述書賦） 能品六十六人梁昇卿（書斷）
韓擇木昌黎人工部尚書歷右散騎常侍（述書賦注） 愈叔

父（雲卿）嘗大歷世文詞獨行中朝天下之欲銘述其先
人功行取信來世者咸歸韓氏於時李監陽冰獨能
篆書而同姓叔父擇木善八分不問可知其人不如
是者不稱三服（韓昌黎集） 隸學之妙惟蔡邕一人擇木
乃能追其遺法風流閑媚世謂蔡邕中興焉（宣和書譜）
韓常侍則八分中興伯喈如在光和之美古今遠代
將刻石而成名類神都之冠蓋（述書賦） 八分書五人
韓擇木書龍開叢漢鳥散芳洲（述書賦注） 妙品十六人
韓擇木（書斷）
蔡有鄰濟陽人漢左中郎將邕十八代孫官至右衛率
府兵曹參軍工八分（書史會要） 有鄰書八分至天寶之

間遂精妙明備中多奇迹（述書賦注） 有鄰爲苑咸書小
字與一代器銘何異（集古錄） 唐蔡有鄰書見於世者
惟尉遲迥廟碑與盧舍那佛像記書法勁險當與鴻
都石經相繼也（書畫跋跋）
顧誡奢（蘇州人）太子文學翰林待詔 杜甫送顧八分文學
適洪吉州詩八中郎石經後八分蓋憔悴顧侯運鑪
錘筆力破餘地昔在開元中韓蔡同贔屓元宗妙其
書是以數子至御札早流傳揄揚非造次三人並入
直恩澤各不二顧于韓蔡內辨眼工小字分日示諸
王鈞深法更秘（杜甫集）
胡霈然（安定人郡守儀之） 工行書八分小篆（書史會要） 能品六十

六人胡霈然（續書斷）
張懷瓘開元中翰林院供奉（竇蒙述書賦注：海陵人，鄂州司馬）著書斷三卷
評書藥石論一卷（唐書藝文志） 懷瓘善真行小篆八分
（書史會要） 能品六十六人張懷瓘（續書斷）
張懷瓌瓘弟盛王府司馬兄弟並翰林待詔（張懷瓘書議） 懷
瓌書大小篆八分懷瓘書真行草合成六體（六體書論）
胡履虛（明皇時人） 唐六公詠開元十一年李邕撰胡履虛八
分書（金石錄）
崔環（明皇時人） 唐北嶽廟碑鄭子春撰崔環分書環無書名
此碑分隸遒逸直當韓蔡雁行而無樹碑年月攷其

時張守珪鎮幽州當在開元之末耳（石墨鐫華）
李良（明皇時人） 潞郡巨祠堂記開元二十一年楊傑撰李良
八分書（金石錄）
盧重元范陽人魏州長史徵了藏用弟司勳郎中（唐書宰相世系表）
唐懷渡師墓石柱頌開元五年盧若虛撰盧
重元八分書（金石錄）
裴抗平州人京掾（唐書宰相世系表） 唐貞定令柳君紀德碑
開元十一年裴抗撰并八分書（金石錄）
韋鑑京兆杜陵人著作郎（唐書宰相世系表） 唐景崇禪師碑
開元十八年崔禹撰蘇現銘韋鑑八分書（金石錄）
李琚頓邱人（宰相世系表 金石山仓） 唐貞定令杜府君遺愛頌

開元二十五年李琚撰并八分書（金石錄）
唐景陽宮石井闌銘開元中王
仁裒（金石錄云開元中江寧縣丞）
震八分書（金石略）
楊嬰（明皇時人） 唐絳州刺史邠國公韋陟遺愛碑楊嬰八分
書（金石略）
甘獻誠（明皇時人） 唐贈右僕射王洎碑開元二年盧藏用撰
甘獻誠八分書（金石錄）
張傑（明皇時人） 唐少林寺戒壇銘開元三年 藏法師義淨
撰張傑八分書（金石錄）
盧曉（明皇時人） 唐杭州刺史裴懷碑開元三年盧曉八分題
額 右僕射裴遵慶碑大歷十一年盧曉八分書并

篆額（金石錄）
胡愔（明皇時人） 唐汾陰后土祠銘開元四年胡愔撰并八分
書（金石錄）
司馬絢（明皇時人） 唐中嶽韓先生碑開元六年崔友本撰司
馬絢八分書（金石錄）
姚思忞（明皇時人） 唐嘉禾寺禪院碑開元八年徐楚璧撰姚
思忞八分書（金石錄）
白義晊（明皇時人） 唐乙速孤行儼碑開元十二年劉憲撰白
義晊八分書（金石錄）
甘遵榮（明皇時人） 唐李公元始天尊像碑開元十三年鄒璿
撰甘遵榮八分書（金石錄）

房鳳文（明皇時人）唐北嶽真君碑開元二十年房鳳文八分書（金石錄）

呂獻臣（明皇時人）唐元元皇帝廟額碑開元二十年敬抱忠撰呂獻臣八分書（金石錄）

賀遂冏（明皇時人）唐源公石幢記開元二十一年封利建撰賀遂冏八分書（金石錄）

朱瑗（明皇時人）唐館陶令徐君遺愛頌開元二十四年張字撰朱瑗八分書（金石錄）

冀撫（明皇時人）唐崔禹傳開元二十五年權倕撰冀撫八分書（金石錄）

王子言（明皇時人）唐任城縣橋亭記開元二十六年游芳撰

王子言八分書（金石錄）

戴嵎（明皇時人）唐江州刺史戴希謙墓志開元二十六年從子休璇撰次子嵎八分書（金石錄）

劉景廉（明皇時人）唐孝經雙石臺碑開元二十七年楊諫撰劉景廉八分書（金石錄）

胡秀（明皇時人）唐内常侍趙太宗碑開元二十八年男尚客撰胡秀八分書（金石錄）

李潮（杜甫之甥）倉頡鳥跡既茫昧字體變化如浮雲陳倉石鼓又已訛大小二篆生八分秦有李斯漢蔡邕中間作者寂不聞嶧山之碑野火焚棗木傳刻肥失真苦縣光和尚骨立書貴瘦硬方通神惜哉李蔡不復得吾甥李潮下筆親尚書韓擇木騎曹蔡有鄰開元以來數八分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況潮小篆逼秦相快劍長戟森相向八分一字直百金蛟龍盤拏肉屈強吳郡張顛誇草書草書非古空雄壯豈如吾甥不流宕丞相中郎丈人行巴東逢李潮踰月求我歌我今衰老才力薄潮乎潮乎奈汝何（杜甫集）

唐惠義寺彌勒像碑李潮八分書潮書在石刻者絕少惟此碑與彭元曜墓志耳（金石錄）

韓志清（廣陵人）志清八分楷書優游法度之内（書史會要）

韓志清官侍御史以學藝書畫之美聞于天下（獨孤及毘陵集）

史惟則（廣陵人）白之子天寶中嘗爲伊闕尉集賢院待制後遷

殿中侍御史（墨池編）

唐世分隸名家者四人而已韓擇木蔡有鄰李潮及惟則也（集古錄）

惟則篆籀八分如王公大人進退有度（書史會要）

八分書五人史惟則書雖足印泥深淵魚躍（續書評）

能品六十六人史惟則（書估）

史懷則與惟則同時必其昆弟也惟則以八分著名懷則之書不減惟則（金石錄）

懷則善八分（書小史）

王適工分篆（墨池編）

唐世小篆之學不數家適開元天寶時人亦八分當時不甚知名而時未有及者（歐陽文忠公集）

衛包京兆人工八分小篆通字學及象緯之術官至尚

書郎（述書賦注） 唐世華山碑刻爲古文者皆包所書（集古錄）
衞包蔡隣工夫亦到出於人意乃近天造（述書賦注）
田琦雁門人徳下之孫工八分小篆官歷陝令滁歙許等州刺史（述書賦注） 田琦楷篆八分無不精詣（書史會要）
唐魏文侯廟碑田琦八分書（墨池編）
鄭遷中書令崔湜之甥官至浚儀尉遷及弟遇適並工八分天寶中知名梁宋（述書賦注）
李權淮安王神通曾孫工八分（述書賦注） 唐祈雨記乾元二年張惟一撰李權八分書（文字記） 弟樞唐上元元年華嶽題名年月上方用小篆姓名下方用分隸皆樞書老勁不作俗筆（石墨鐫華）

裴熤下州人臨川令（唐書宰相世系表） 唐太乙寺功德銘裴熤撰并八分書（金石錄）
王士則（明皇時人） 唐尊勝石幢銘天寶九載崔態撰王士則八分書（金石錄）
羅希奭錢塘人自御史臺主簿遷殿中侍御史出爲始安太守（唐書本傳） 唐食堂記羅希奭八分書在京兆府（金石略）
崔邈劇人官監察御史（唐書宰相世系表） 唐崇覺寺銅鐘銘天寶九載崔邈撰并八分書（金石錄）
范正則（明皇時人） 唐脩東鎮沂山記天寶元年范正則撰并八分書（金石錄）

梁倣楚（明皇時人） 唐立後漢世祖祠堂記天寶一年張遐撰梁倣楚八分書（金石錄）
戴伋（明皇時人） 唐元元靈應頌玉真長公主建天寶元年戴璇撰序劉同昇撰頌戴伋八分書（王氏法書苑）
杜混元（明皇時人） 唐霍州都督李琳碑天寶三載杜混元八分書（金石錄）
韋若訥（明皇時人） 唐登州刺史韋光碑天寶三載柏良器撰姪子若訥八分書（金石錄）
張乾護（明皇時人） 唐善才寺大德元秘塔銘天寶五載楊琦撰張乾護八分書（金石錄）
王曾（天寶中爲著作郎見元宗紀） 唐薛氏追贈夫人碑天寶六載房琯撰王曾八分書（金石錄）

朱琛（明皇時人） 唐太子司議郎丁元碑天寶七載李華撰朱琛八分書（金石錄）
韓軫（明皇時人） 唐棲霞山亭記天寶十三載史翊撰韓軫八分書（金石錄）
周良弼（明皇時人） 唐蘇源明正德表天寶十四載周良弼八分書（金石錄）
徐浩字季海越州人嶠之之子少舉明經工草隸以文學爲張說所器重肅宗即位召拜中書舍人時天下事殷詔令多出於浩浩屬詞贍給又工楷隸肅宗悅其能加兼尚書左丞元宗傳位誥册皆浩爲之參兩宮

文翰寵遇罕與爲比代宗時歷吏部侍郎集賢殿學士贈太子少師舊唐書本傳

始浩父嶠之善書以法授浩益工嘗書四十二幅屏八體皆備世狀其法曰怒猊抉石渴驥奔泉云唐書本傳

善正書八分直行唐之工書者多求其三葉嗣名者惟徐氏云墨池編

妙品十六人徐浩續書斷

李邕華從弟越州錄事參軍唐書宰相世系表

怡亭在武昌江水中小島上武昌人謂其地爲吳王散花灘裴鷗造李陽冰銘而篆之永泰元年裴虬銘李邕八分書刻于島石集古錄

張參大曆中爲國子司業始詳定五經書于論堂東西廂之壁劉賓客集

張參五經文字序曰收集疑文互體受法師儒以爲定例凡一百六十部三千二百三十五字分爲三卷說文體包古今先得六書之要有不備者求之字林其或古體難明衆情驚懵者則以石經之餘比例爲助石經湮沒所存者寡通以經典及釋文相承隸省引而伸之不敢專也五經文字序

瞿令問爲道州江華縣令見元次山集大歷中八分書舜冢碑書史會要

張璪字文通吳郡人唐渭北節度使臧希讓碑復郡縣記並張璪八分書金石錄

韓秀弼代宗時人唐元待聘碑李齊物碑鄭叔清碑裴曠改葬碑鎮國公李元亮功德碑李晟先廟碑並韓秀弼八分書墨池編

唐臧希晏碑廣德二年朝議郎守衛尉少卿淮陽縣開國男韓秀弼八分書書法清勁可喜徐州山人摘

韓秀寔爲翰林善楷隸八分書史會要

唐少保李少進碑平蠻頌並韓秀寔八分書金石錄

唐解于民里門頌韓秀寔八分書墨池編

韓秀榮代宗時人唐故尚書左丞暢悅碑韓秀榮八分書金石錄

唐辛京杲碑韓秀榮八分書古今碑帖考

陸淙代宗時人唐宋武受命壇記永泰元年張謂撰陸淙八分書金石錄

劉鈞代宗時人唐絳州刺史李公德政碑大歷二年崔巨撰劉鈞八分書金石錄

李著代宗時人唐亳州刺史劉瑗碑大歷[illegible]年路甦撰李著八分書并篆金石錄

屈突寅代宗時人唐潘孝子頌大歷二年崔稱撰屈突寅八分書金石錄

俞伯僑代宗時人唐呂府君勃葬碑大歷六年俞伯僑八分書金石錄

張廷邦代宗時人唐洋州都督程元英碑大歷七年李邕撰張廷邦八分書金石錄

張宙代宗時人唐徐偃王廟碑大歷八年徐安貞撰張宙正書碑陰記張宙撰并八分書金石錄

裴平〔德宗時人〕唐文宣王廟新三門記。大歷八年。裴孝智撰。裴平八分書并篆。金石錄

戴千齡。天寶七載。封安大夫銘。李全撰。戴千齡八分書。今在曲陽縣北嶽廟中。碑陰文康傑撰。戴千齡八分書。文字記 按元續夷載傳陽郡北嶽恒山銘并序之金文戴千齡書方家有力不知爲何人 官所是此碑特不古八分耳

史鎬〔代宗時人〕唐壽安院甘棠館記。大歷十一年。蕭昕撰。史鎬八分書。金石錄

徐珙〔代宗時人〕唐太子典膳郎鄭君碑。大歷十三年。李翰撰。徐珙八分書。金石錄

王端〔代宗時人〕唐壽州刺史張鎰去思碑。大歷十四年。趙頁撰。王端八分書。金石錄

盛濤〔代宗時人〕唐鹽池神祠新記。大歷中。錢方義撰。盛濤八分書。墨池編

歸登。字沖之。吳人。崇敬子。大歷七年。舉孝廉高第。貞元初。復登賢良科。歷遷工部尚書。贈太子少保。登有文學。工草隸。舊唐書本傳 唐宰相張延賞碑。貞元三年。趙贊撰。歸登八分書。金石錄 能品六十六人。歸登。續書斷

胡証。字啟中。河中河東人。舉進士第。渾瑊美其才。奏賓幕下。吏從襄陽于頔署掌書記。寶歷初。歷拜嶺南節度使。舊唐書本傳 唐田宏正家廟碑。元和八年。韓愈撰。胡証八分書并篆額。金石錄

薛邕〔河東人〕唐鉅鹿郡夫人魏氏墓誌。天寶十一載。李槙撰。薛邕八分書。金石錄

沈千運。吳興人。所爲文。皆與時異。故朋友後生。稍見師效。元結篋中集序 千運善八分書。書史會要

韓方明。著授筆要說云。昔歲學書。專求筆法。貞元十五年。授法于東海徐公璹。十七年。授法于清河崔公邈。書苑菁華 唐新開隋山記。韓方明八分書。墨池編

裴律〔德宗時人〕唐宣歙薛邕去思頌。裴律八分書。墨池編

薛希昌〔德宗時人〕唐濟瀆記。吏部侍郎兹奕珣撰。兵曹參軍薛希昌八分書。金薤琳琅

張洴〔德宗時人〕唐聰明山碑。建中元年。洪經綸撰。張洴八分書。金石錄

盧儆〔德宗時人〕漢樊毅復華下民租碑。唐興元元年。華陰令盧儆求得而爲之記。八分書于碑末。隸釋 婁機字源

陸郢〔德宗時人〕唐嵩山會善寺戒壇記。貞元十一年。陸長源撰。陸郢八分書并篆額。文字記

王山從〔德宗時人〕唐萬州刺史苗拯碑。永貞元年。張纍撰。王山從八分書。金石錄

劉伯芻。字素芝。行修謹。累遷刑部侍郎。左散騎常侍。唐書本傳 唐贈司空于頔碑。元和十二年。張弘撰。劉伯芻八分書。金石錄

賈島。字浪仙。范陽人。初爲浮屠。名無本。來東都。韓愈教

其爲文。舉進士。文宗時。坐飛謗。貶長江主簿。會昌初
以普州司倉遷司戶參軍。唐書本傳 賈島八分。似韓擇
木。書史會要
唐衢。穆宗時人。應進士不第。能爲歌詩。舊唐書本傳 唐京河新
開水門記。元和五年。韋處厚撰。唐衢八分書。金石錄
韓瑗。憲宗時人。唐東渭橋河運院記。元和二年。席夔撰。韓瑗
八分書。金石錄
胡師稷。憲宗時人。唐明州南樓詩。元和二年。陳右撰。胡師稷
八分書。金石錄
盧自然。憲宗時人。唐徐州使院石柱記。元和四年。劉公輿撰
盧自烈八分書。金石錄

陸郊。憲宗時人。唐平淮西碑。元和十四年。段文昌撰。陸郊八
分書。金石錄
王禹。憲宗時人。唐奉先縣令李渭遺愛頌。王禹八分書。金石錄補也
韓秀中。穆宗時人。唐大海寺王像碑。長慶四年。張仲方撰。韓
秀中八分書。金石錄
李德裕。字文饒。元和宰相吉甫子。少力于學。卓犖有大
節。以蔭補校書郎。太和中。歷拜中書門下平章事。封
贊皇縣伯。武宗時。拜尉。封衛國公。德裕性孤峭。明辨
有風采。善爲文章。唐書本傳 平泉草木記。山居詩。開成
五年。李德裕八分書。金石錄 按舊唐書。德裕于東都伊闕南置平泉別墅。清流翠篠。樹石幽奇。初未仕時。講學其中。及從官藩服。出將入相。三十年不復重游。而題寄歌詩。皆銘之于
石。今有此本。詩篇錄石存也。 能品六十六人。李德裕。舊唐書附
劉三復。潤州句容人。聰敏絕人。幼善屬文。長慶中
李德裕拜浙西觀察使。三復以所業文謁郡。于是德
裕倒屣迎之。辟爲從事。太和中。爲員外郎汝州刺史
劉禹錫以宗人遇之。深重其才。從德裕歷滑臺西蜀
揚州。累遷御史中丞。會昌中。拜刑部侍郎弘文館學
士。舊唐書本傳 唐潤州節堂記。劉三復八分書。書史會要
崔瑨。文宗時人。唐崔□碑。模撰。崔瑨八分書。書史會要也
唐元度。文宗時。詔令九經字樣一卷。唐書藝文志 元度
精於小學。撰字書。使有指歸。爲十體。曰古文。大篆。
小篆。八分。飛白。薤葉。懸針。垂露。鳥書。連環。綺羅。古今

雜體。蓋亦無遺矣。書斷 能品六十六人。唐元度。續書斷
王無悔。文宗時人。唐□□□□□節度使李祐墓志。太和三年。
庾敬休撰。王無悔八分書。金石錄
王璹。文宗時人。唐元成明。春分投簡陽明洞天詩。王璹八分
書。太和二年。金石錄
烏□□。文宗時人。唐□□□金剛經。太和六年。孟巨源八分書。
□□
劉師仁。文宗時人。唐修成院佛殿記。太和九年。劉憧撰。鄭師
仁八分書。金石錄
歸融。字章之。登子。元和中進士。及第。開成中。歷遷兵部
尚書。累封晉陵郡公。唐書本傳 唐義成李德裕德政碑。

太和六年賈餗撰歸融八分書（金石錄）

鄭㵕字賓先大中五年進士第（唐詩紀事）㵕長安人善八分（書史會要）

蔡陵（宣宗時人）唐張仁憲神道碑大中二年幽州節度掌書記李儉撰幽州節度參軍蔡陵八分書（歐陽棐集古錄目）

僧翰筆書遒勁亦自成一家爲流俗所貴（集古錄） 僧翰以八分稱于咸通之際繩規甚備（墨池編） 僧翰與貝令該俱擅名江左僧翰師韓擇木之體妍美參用篆法故比令該爲勝（宣和書譜）

貝令該工八分學明皇書（宣和書譜）

鄭彥藻（懿宗時人）唐黃州脩文宣王廟記咸通六年鄭彥藻

八分書（金石略）

裴光遠（懿宗時人）唐襄州延慶院經藏記咸通九年裴光遠八分書（金石略）

張彥遠字愛賓文規子博學有文詞乾符初至大理卿（唐書本傳） 彥遠能文工字學隸書外多善作八分書彥遠旣世其家乃富有典型而落筆不愧作者嘗作法書要錄十卷歷代名畫記十卷自序其右曰得此二者則書畫之事畢矣又嘗以八分錄前人詩什數章至其做古出奇亦非凡子可到（法書要錄本傳）

姚贊吳興人工八分書（書史會要）

韋嵯八分甚平穩亦韓擇木史浩則（卻惟）之倫（書史會要）

鄭虬（長安人）善八分（書史會要）

姚宗 唐重立徐偃王碑姚宗八分書（墨池編）

徐挺古 唐崇元觀聖祖院碑徐挺古八分書（金石略）

開元太學生 唐贈歙州刺史葉慧明碑開元五年江夏李[illegible]撰國子監大學生[illegible]八分書（文字記）

阿買 [illegible] 韓愈醉贈張秘書詩云阿買不識字頗知書八分詩成使之寫亦足張吾軍 [illegible]

呂巖字洞賓河中永樂人少聰敏日記萬言號純陽子咸通中舉進士第游江州廬山得劍術頃書詩於壁初見者無字而墨蹟燦然透出壁後 [illegible]

張參政自乘年家居洞賓謁之索紙筆作八分詩一首示

他日將佐鼎鼐之意（呂純陽集）

太清宮道士盧元卿工爲篆籀八分之書 [illegible]

唐罨池縣復南館記盧元卿八分書（墨池編） 王建贈太清盧道士詩云書賣八分通字學丹燒九轉定人年（王仲初集）

道士諸葛鑑元書八分書（書史會要）

釋惠通（明皇時人）陳章甫禹廟序開元十年釋惠通八分書（集古錄）

釋□閒（僖宗時人）唐石府君碑好精卿撰沙門重閏八分書（金石錄）

探□鄭（文宗時人）唐天平軍節度使廳記太和五年劉禹錫

釋沙門有鄰八分書(書錄)右
釋翼鏡(醉文人字寶貴)禪師塔銘，大和五年沙門澤鏡八分
書額八字。(會稽志)
釋曇咳時人，不會昌中以八分稱于時。(宣和書譜)
釋元楷工八分真行，呂總謂骨氣無雙，逈出時輩。(書史會要)
後吳道士厲歸真，嘗牧牛，圖後有八分書，乃其筆也。(牧牛圖)
(畫繼)
南唐元宗李景，鍾陵清涼寺有元宗八分書，李肅遠草
書，董羽畫山水，稱爲三絕。(名畫評)
李建勳，字致堯，廣陵人，南中工德誠子，烈祖鎮金陵，豫
禪代之計，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元宗即位，拜司空，以
司徒致仕，賜號鍾山公。(南唐書)　李建勳，善八分書，
與友人詩云：𨁂跼爲詩𨁂跼書，不封將士寄仙都，仙
翁指手應相笑，得似秦朝次仲無。(書苑菁華)
韓熙載，字叔言，北海人，弱冠擢進士第，烈祖受禪，除祕
書郎，遷兵部尚書，謚文靖。才高氣逸，善談論，聽者忘
倦，分書及畫名重當時，見者以爲神仙中人。(馬令南唐書)
後蜀黃居寶，字辭玉，成都人，待詔筌次子，官水部員外，
以八分書知名。(書史會要)　唐張素卿作十二真人像，太
傅安思謙以蜀王氏誕辰獻之，命翰林學士歐陽炯
作讚，翰林待詔黃居寶八分書題之。(益州名畫錄)
元昭緞工部員外郎倣韓擇木八分書昭緞，乃杜光庭
門人。(耿煥野人閑話)
宋太宗諱炅，初名匡義，宣祖第三子，性嗜學，工文，學多
藝能。(宋史本紀)　帝善篆隸草行飛白八分，而草書冠絕。
(書錄傳)也　上撰趙普神道碑銘，親八分書以賜之。(宋史趙普傳)
徐鉉，字鼎臣，揚州廣陵人，十歲能屬文，仕南唐李昇爲
子，隨李煜入覲，太祖命爲率更令，太平興國初，直學
士院，從征太原，軍中書詔填委，鉉援筆無滯，遷左散
騎常侍，鉉精小學，工李氏小篆，臻其妙，隸書亦工，嘗
受詔與句中正、葛湍、王惟恭等同校說文。(宋史本傳)　鉉
與弟鍇皆能八分小篆，在江南以文翰知名，號二徐。
(歐陽公集)　妙品十六人，徐鉉。(翰墨書)
李建中，字得中，其先京兆人，祖稠避地入蜀，建中幼好
學，太平興國八年進士甲科，景德中進金部員外郎，
性簡靜，澹于榮利，前後三求掌西京留司御史臺，愛
洛中風土，就構園池，號曰靜居，好吟咏，每遊山水，多
留題自稱巖夫民伯，加工部郎中，善書真行，筆尤工，
多構新體，草隸篆籀八分亦妙，人多摹習，爭取以爲
楷法，嘗手寫郭忠恕汗簡集，皆科斗文字，有詔嘉獎。
(宋史本傳)　李建中善古文、八分、行書，嘗得古文孝經，研
玩臨學，逐盡其勢。(王氏書苑)　能品六十六人，李建中。
(翰墨書)

句中正字坦然益州華陽人孟昶時歸進士及第精于字學古文篆隸行草無不工太平興國二年獻八體書召授著作佐郎詳定篇韻與徐鉉重校定說文模印頒行太宗神主及獻寶篆文皆詔中正書之嘗以大小篆八分三體書孝經摹石成于三年表上之真宗召見便殿賜金紫宋史本傳　能品六十六人句中正書者

郭忠恕字恕先河南洛陽人七歲能誦書屬文舉童子及第尤工篆籀周廣順中召為宗正丞兼國子書學博士太宗朝任授國子監主簿令刊定歷代字書著佩觿集三卷宋史本傳　重脩漢高祖廟碑郭忠恕八分書字畫敧斜余家有忠恕八分懷嵩樓記墨蹟乃其暮年所書筆力老勁非此碑之比金石錄　能品六十六人郭忠恕隸書

陳堯佐字希元閬中人進士及第以太子太師致仕賻司空兼侍中謚文惠善古隸八分為方丈字筆力端勁老猶不衰尤工詩號野仙叟宋史本傳　陳文惠善八分書變古之法自成一家點畫肥重筆力勁健能為文字謂之堆墨八分凡天下名處碑刻題牓多公親迹世或效之而莫能及也宣和書譜

宋鼎字凝正益州華陽人太平興國八年進士甲科端拱初遷殿中丞通判歙州景德中知一班院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好學工篆籀八分宋史本傳

趙宗萬字仲因山陰人築室于照水坊畜一鶴號丹砂引以為侶足迹不及高門祥符中詔舉遺逸郡守薦之尋被召乃曰吾老矣不足以任事因歎跋鶩傳以自見且謂曰託於道家者流朝廷不奪其志即其家賜以羽服善八分作隸書括蒼彙紀

王礪其先太原那人遷應天宋城洙之父也附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公神道碑　王洙曰先公初不習隸書但微作八分景祐初受詔書獻穆公主碑李氏求以古隸寫之是始作隸書既出人競愛宋丞相曰近世人家桓楹之刻所未及也君謨亦曰君隸字乃得漢世猶法使所作但唐隸耳公受詔與君謨分寫邇英閣二圖公書無逸篇君謨真字書孝經既成上作飛白二軸答之後又受詔分寫集禧觀諸殿榜公書奉宸庫福殿二榜君謨神藻殿二榜公亦習古文小篆今上景祐嶽號王朋宣獻宋公受詔寫宋公不習篆公代書也公所書石隸字則獻穆大長公主碑曹夏悼碑范文正碑晏元獻碑伊先生隱山庵記正字則張少監墓志滁州四望亭詩莊生亭詩宋宣獻詩書額滁州四望亭南京御史臺讀易堂襄州峴山亭臨芳亭華嚴寺羊太傅廟南京敦忠積慶寺東都李氏開熙寺東堂連宗族故宇劉氏崇華堂王氏談錄

王洙字原叔應天宋城人中甲科累擢翰林學士以兄子堯臣參知政事改侍讀學士兼侍講學士汎覽博記至圖緯方技陰陽五行算數音律訓詁篆隸之學無所不通謚曰文 宋史本傳 王洙既喜隸書尤得古法當時學者翕然宗仿而隸法復興 墨池編 能品六十六人王洙 續書斷

趙克繼 秦王廷美之曾孫 善楷書尤工篆隸宗正薦之仁宗親臨試及令臨蔡邕古文孝經論語詩書復詔與朝士分隸石經帝曰李陽冰唐室之秀今克繼朕之陽冰也訓子弟力學一門入儒科者十有二人嘗進所集廣韻字源帝稱善藏之秘閣元祐六年以定

武軍節度觀察留後贈建國公謚章靖 宋史本傳

蔡襄字君謨興化仙游人舉進士為西京留守推官慶歷三年知諫院英宗時拜端明殿學士知杭州贈吏部侍郎襄工於書為當時第一仁宗尤愛之製元舅隴西王碑文命書之及令書溫成后父碑則曰此待詔職耳不奉詔乾道中賜謚忠惠 宋史本傳 妙品十六人蔡君謨 續書斷 君謨真行草隸無不如意其遺力餘意變為飛白可愛而不可學世或書以君謨為第一而論者或不然殆未易與不知者言也 東坡集 君謨行書最勝小楷次之草書又次之大字又次之分隸少劣 東坡評書

劉敞字原父臨江新喻人舉慶歷進士廷試第一擢知制誥拜翰林院學士侍英宗講讀改集賢院學士學問淵博嘗得先秦彝鼎銘識奇奧皆按而讀之因以致知三代制度 宋史本傳 劉原父張仲匜銘以隸寫之 東觀餘論

吳中復 神宗時人 百花潭口書有任氏一碑乃宋熙寧間吳中復撰八分書 何宇度益部談資

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仁宗寶元初中進士甲科為通志八卷英宗悅之命置局秘閣續其書神宗名之曰資治通鑑元祐元年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贈溫國公謚文正 宋史本傳 溫公隸法清勁似其為

人所謂左準繩右規矩聲為律身為度者觀其書可想見其風采 山谷集 南屏山興教寺磨崖家人卦中庸大學篇司馬溫公書錢唐自五季以來無干戈之禍其民富庶多淫靡之尚於齊家之道或闕焉故司馬公書此以助風教非偶然也 葉紹翁四朝聞見錄

米芾字元章吳人以母侍宣仁后藩邸舊恩補浛光尉歷知雍丘縣漣水軍太常博士知無為軍召為書畫學博士曾對便殿上其子友仁所作楚山清曉圖擢禮部員外郎出知淮陽軍妙於翰墨沉著飛翥得王獻之筆意尤工臨摹至亂真不可辨嘗奉詔倣黃庭小楷作周興嗣千文韵語又入宣和殿觀禁內所藏

人以爲能（宋史米芾傳）
宜官晚年出入規矩，自謂善書者只有一面，我獨有
四面，寸紙數字，人爭售之，以爲珍玩，請求碑榜，戶外
之屨常滿，家藏古帖甚富，名其所藏寶晉齋（宣和書譜）
于琮，毘陵人，善隸書，學魏受禪表，深得其行筆意。
任誼，字才仲，洛陽人，官澧州通判，小字隸書古勁，學中
郎（書錄）
杜仲微作隸書，用禿筆，自謂得漢隸遺法（書史會要）
翟耆年，字伯壽，好古博交，撰籀史二卷（[illegible]）耆年
工篆及八分（書史會要）
徐蒧，字子禮，甌寧人，由進士知饒州，後改浙史提舉常

平，知秀州，藏有書學，尤擅漢隸（姑蘇志）
向子廓，浚儀人，周敦頤拙賦，向子廓隸書，道師侯刻於
郡丞廳後（古今碑帖考）
洪适，字景伯，鄱陽人，紹興十二年中博學宏詞科，乾道
元年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謚文惠（宋史本傳）
洪适取古今石刻，法其字爲之韻，辨其文爲之
釋，以其書曰隸釋、隸續（中興藝文志）
虞似良，字仲房，號橫溪，自號寶蓮上人，官至監左藏東
庫，善篆隸，家藏漢刻數千本，心摹手追，盡得古趣，大
至數尺，小若蠅頭，各臻其妙，兼能古文奇字（謝翱金華游錄）
似良詩詞清婉，得唐人音節，尤工隸書，無一食頃

去筆札，直篇家猶運指作勢，叙稠當指處皆裂，行篆
隸韻書行于世（台州志）　虞兵部仲房書杜工部李潮
八分小篆王宰山水圖兩篇，隸法壞自公始，然亦自
成一家，搏擬鴦騰，飾鵠撝霆，天矯容與，兩雲卷舒，數
十年豐功碩德之所鍛鍊，借公爲重，不專在翰墨也。
不知公者，獨以隸古稱焉，知公者（[illegible]）
方士繇，字伯謨，一名伯休，莆陽人，朱文公元晦倡道學於
建安，往從之，以傳道爲後學所宗，工于書，自篆楷分隸
行草，諸體皆極其妙（閩南[illegible]）　朱子答方季通書云，篆
隸碑小字，書皆不減人意，未有可寄之人，會伯謨寄篆
如何（朱子續集）

呂勝己，字季克，邵武人，與張栻朱熹講學，工隸書，得漢
法，仕爲湖南幹官，曾作江州，知杭州，自號渭川居士（八閩通志）
黃銖，字子厚，崇安人，少師事劉子翬，與朱子爲同門友，
爲文累相上下，隸古甚高，得魏晉以前筆意（八閩通志）
朱協極（[illegible]）　宋敬齋家朱熹擢朱協極隸（金石志）
婁機，字彥發，嘉興人，紹熙三年進士，爲太常博士，秘書
郎，兼太子侍讀，外傳以機爲叢書堂小學教授，以累
朝事親修身治國愛民四事，手書以獻太子，實之座
右，朝夕觀省，太子得機所書，嘗下聯一編，尤喜，命戴
溪跋之，擢監察御史，遷禮部尚書，同知樞密院事，參

知政事。嘉定二年，以資政殿學士知福州，薨。深於書學，尺牘人多藏弆焉。（宋史本傳） 漢隸字源，樓攻媿序：彥發所輯也。介蔡中郎諸人，集力追神之妙，皆聚此編。（洪适漢隸字原序）

魏了翁，字華甫，邛州蒲江人。慶元五年登進士第。嘉熙中資政殿大學士，謚文靖，贈秦國公。（宋史本傳） 鶴山先生善篆，不規規於繩尺中，而有自然之勢。嘗以篆法寓諸隸，最為近古。（書史會要）

龔開，字聖與，號翠巖，淮陰人。宋兩淮制置司監官。開闢政介，作古隸，得漢隸筆意。（書史會要）

單夔，官至侍從，倣唐八分，多功，有臨師孫卓。（書史會要）

李侁，（未詳何時人） 鄆州州學新田記碑，李侁隸書題額，下效俱如漢刻，有古受禪碑遺意。（元儒記）

內臣楊日言，字詢直，開封人。喜經史，工篆隸八分書。（書史會要）

釋省欽，善八分書。太宗詔於殿上書數行，得賜紫衣。（小畜集）

樗開獎，潁人。宋益田縣修夫子廟碑，進士韓儲記，偶嗣端書，分隸深得唐人法。大中祥符四年立。（石墨鐫華）

梵珍，彭澤習文，草、篆、八分皆工。（書史會要）

錢氏，建寧人。淳祐間流落樂籍，以標容名，能八分作大字。（書史會要）

金黨懷英，字世傑，馮翊人。大定十年中進士第，能屬文，工篆籀，當時稱為第一，學者宗之。為翰林學士承旨，致仕，謚文獻。（金史本傳） 黨懷英篆籀入神，李陽冰之後一人而已。嘗謂唐人韓蔡不通字學，八分自篆籀中來，故懷英書上軌鍾蔡，其下不論也。小楷如虞褚，亦當為中朝第一。書法以魯公為正，柳誠懸以下不論也。（遺山文集 滏水集）

麻九疇，字知幾，易州人。七歲能草書，作大字有數尺者，一時目為神童。章宗召見，奇之。入太學，有文名。已而隱居，不為科舉計。趙秉文為之特賜盧仲榜進士第。俄遷應奉翰林文字。（金史本傳） 九疇字書正書八分，皆有功。（中州集）

張本，字敏之，觀津人。貞祐元年中詞賦高第。工大篆八分。正大九年以翰林學士見留，遂隱為黃冠，居燕京長春宮。（[illegible]）

元趙孟頫，字子昂，宋太祖子秦王德芳之後也。問世祖伯之孫，賜第湖州，為湖州人。幼聰明，讀書過目輒成誦，為文操筆立就。至元中搜訪遺逸，授兵部郎中，遷集賢直學士。延祐三年拜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嘗與侍臣論文學之士，以孟頫比唐李白、宋蘇子瞻。封魏國公，謚文敏。孟頫篆籀分隸真行草書無不冠絕古今，遂以書名天下。天竺有僧數萬里來求其書歸國

中寶之。元史本傳　公性善書，專以古人為法。篆則法石
鼓、詛楚，隸則法梁鵠、鍾繇，行草則法逸少、獻之，不雜
以近體。楊載翰林學士趙公狀

熊朋來，字與可，豫章人。薦為閩海提舉儒學官，而朝廷
以東南儒學之士惟福建、廬陵為最盛，將起朋來連
為兩郡教授。所至考古篆籀文字，既以福清州判官
致仕，學者稱為天慵先生。元史本傳　往者鶴山魏公嘗
以篆法寓諸隸體，最為近古。近時豫章熊先生亦用
之。道園學古錄

吾衍，字子行，太末人，家於錢塘，嗜古學，通經史百家
言，工小篆，篆籀其精妙不在秦唐二李下。性放曠，不事
檢束，眇左目，右足跛，而風度特醞藉。每以郭忠恕自
比，自號貞白處士。所著有周秦刻石音釋、學古編。篆
籀之學，任氏今其後極矣。子行始倡其說，以復于古，
而吳興趙文敏公實和之。其學乃大，後得其傳以名
世者，吳郡趙丁奇、溧陽吳孟思。王禕文公集

周伯琦，字伯溫，饒州人。博識古文奇字，篆籀尤擅，遠近碑刻，藉手
以為榮。平時有求書者，或非聖賢理道，雖百計懇求
不與。儒者以是多之，故所行亦絕少。續宏簡錄

虞集，字伯生，宋丞相允文五世孫，從吳澄游，授受具有
源委。大德初，以薦授大都路教授。文宗在潛邸已知
集名，既即位，除奎章閣侍書學士，贈江西行中書省

分隸偶存卷下　四二

參知政事、護軍，封仁壽郡公。闢書舍為二室，左室書
陶淵明詩于壁，題曰陶庵；右室書邵堯夫詩，題曰邵
庵。故世稱邵庵先生。元史本傳　虞集，真、行、草、篆皆有法
度，隸為當代第一。書史會要

陸友，字友仁，博雅好古，工漢隸、八分書，尤能鑒辨三代
漢魏而下鐘鼎銘刻、晉唐法書名畫，皆有精識。嘗至
都下，虞奎章、柯博士皆善其書，言于上，未及任用而
歸。張昶吳中人物志　友仁追跡石經，欲與蔡、鍾相上下。嘗
書八分、小篆，歌如昆刀切玉，不見形迹，而剛强之氣、
温潤之質望之儼然。墨史

楊益，洛陽人，歷行臺御史，轉員外郎，出撫南雍。學古錄
虞集贈詩云：洛陽楊友直，字擬漢中郎。同上　楊益古
隸學盧江太守碑，亦能篆。書史會要

宋恕，字如心，浦江人，舉明經，歷任武陵、東陽、慶元學正。
素與吳萊、柳貫友善，書體兇勁，得八分之正。浦陽人物記

杜本，字伯原，清江人，博學善屬文，隱武夷山中。文宗徵
之不起，右丞相脫脫以隱士薦，召為翰林待制，至杭
州，稱疾不行。工于篆隸，學者稱為清碧先生。元史本傳
杜本工楷、隸，楷書結體謹嚴，全具八法；隸書學漢陽
嶺碑。書史會要

魏敬益，字士友，洛陽人，臨江總管。古隸學盧江太守，亦

分隸偶存卷下　四三

能篆。書史會要

石巖字民瞻，京口人，官至縣尹，隸書法韓伯時。書史會要

鄭杓字子經，羅源人，泰定中辟為安儒學教諭，與陳旅為文字友，著衍極五篇，衍極記載二篇，其書自蒼頡迄蒙古，凡古人篆籀以及書法之變，皆在所論，宣撫使齊伯亨采而上之，作衍極堂以藏其書。何喬遠閩書

鄭杓能大字，兼八分。書史會要

李侯其名佚。字中伯，江右人，官至集賢待制，古隸專學孫叔敖碑，得古勁古拙之法。書史會要

王務道字宏本，山陰人，吳志淳字主一，曹南人，古隸俱學孫叔敖碑。書史會要

繆貞字仲素，常熟人，善篆隸真行書，好古博識，隱居不仕，八分小篆追踪張有，正書尤高古，致道觀虞山福地四篆字碑刻上碑隸書其題也，旁有正書題識，尤佳，所著有書學明辨。鄧韍常熟志

舒頔字道源，績溪人，至元丁丑辟池陽教諭，至正庚寅轉台州學正，為詩蒼古，不貴纖巧，習字尤喜樸拙，識者曰，宋漢隸非八法也，名其庵曰貞素，學者稱曰貞素先生。明人為朝詩集

舒頔自作貞素先生傳云，風清書閒，或篆隸數字，意與筆悟，則快然自得，雖不逮斯邕，然時人亦莫之解。貞素齋集

楊元正吉水人，翰林檢討，善行草，其隸法師蔡邕，為時所重。宏簡錄

李介石字守道，以書見省臣，命草符檄，遂器重之，授松江府提控案牘，後守鎮江，王逢有寄李守道詩云，西湖有奇士，少負不羈才，酒外嗜八分，席地書蒼苔。梧溪集

楊翮字文舉，金陵人，元末提舉江浙學校，楊孟載悼楊文舉詩云，八分書古追東漢，七字詩工到盛唐。眉庵集

汪正字大雅，四明人，工八分。書史會要

李林字九皋，錢塘人，古隸學受禪表。書史會要

周伯琦字伯溫，饒州人，以蔭授南海主簿，三轉為翰林修撰，帝以伯琦工書法，命篆宣文閣寶，仍題匾宣文

及摹王羲之蘭亭序，智永所書千字文，刻石閣中，招諭平江張士誠，拜江浙行省左丞，留平江者十餘年，伯琦博學工文章，而尤以篆隸真草擅當時，嘗著六書正訛、說文字原二書。元史本傳

伯琦篆師徐鉉、張有，正行能結字，殊有隸體，正書亦佳。書史會要

熊大年字彥齡，號西坡，真定人，居揚州，工八分行書。書書史

明

張羽字來儀，潯陽人，好著述，文詞典雅，紀載行事，詳而有體，洪武初以儒徵對不稱旨，放還，又徵起為太常丞。名山藏

張羽隸法韓擇木。弇州山人稿

鄧漩字思宜，休寧人，洪武初以文學舉授本縣訓導，調

黟縣善篆隸詹希原朱同威推重其字學（[illegible]）思
宜分書學受禪碑亦雅勁（詹氏小辨）
王廉字希陽麗水人洪武初薦入翰林修史書成授太
子說書累官至陝西左布政字宗韓擇木兼精篆隸
（何鏜括蒼志）
顧祿字謹宗華亭人能詩善書行楷學趙文忠尤工于
分隸洪武中為太常典簿（華亭志）
曾鼎字元友更字有實泰和人有孝行人稱曰曾孝子
元末為濂溪書院學正洪武三年以明經舉引疾辭
博學强記工詩檀八分書範金為小印章渾然古意
（楊士奇東里集）

李汝字宗茂博學多才善漢隸國初召為史館編修與
修元史授巴東南和令晚年歸隱鄉里扁其所居曰
兼山民所號石泉翁嘗集恭題書成四言古詩以訓
其子寧門人張中謂其結體遒勁筆勢飛動若長劍
大戟交揮其壯且武也若商彝周鼎之銘其文甚古
也（令惠大半庵志）
鄒廸字宗時子洪武中辟與化縣訓導天才逸出長
于八分書（閩書）
宋季子以字行家于臨川為詩文有法且留意于隸古
之學所獲漢魏諸碑刻必夙夜潛玩三走鄱陽見伯
誠先生歐君復悉以作隸之法授焉復從龍虎山中

質諸方壺翁從義翁于是學大進遂以善隸書知名
（宋濂重撰隸字源序）
謝章（大紳時人）詹同謝章隸書歌云君不見天雨粟泣魑魅
蒼頡制字洩天秘科斗之文久茫然史籀秦斯兩相
繼大小二篆生八分此後六書從簡易邕邈隸字近
古漢義旭行草紛如雲謝章詩書隸更好使我見之
過所聞不求妍巧自奇拙禹鼎周彝文斷缺連昌宮
中墜井欽亦繹江氏沙絕魚魚雅雅鎔畫深一字
豈但值百金遺蹤佩日看君片天生古貌多古心春
蚓秋蛇世交錯嗟我毫端久荒落墨池風暖白日長
正欲相從謝章學（天衡集）

沈度字民則華亭人少力學善篆隸眞行八分書洪武
中舉文學不就成祖擢為翰林典籍一時翰林善書
如解大紳之眞行草胡光大之行草滕用亨之篆八
分王汝玉梁用行之眞楊文遇之行皆知名當世而
胡解及度之書獨為上所愛凡玉冊金簡用之宗廟
朝廷藏之祕府施四裔刻之貞石傳于後世一切大制
作必命度書字法婉麗飄逸有容知度八分尤為高古
渾然漢意累官翰林學士（申集）
滕用亨字用衡蘇州人問學辯博文詞爾雅尤精六書
之學篆法之妙高出近世永樂　年被薦召試篆書
作麒麟龜龍四大字又獻瑞行之詩稱旨授翰林待

詔（延祐錄作）書用衡所獻禎符之詩三篇于彩刷本而
正書篆隸皆具蓋用衡以能書薦起篆隸尤其所長
時未投職故欲以此自見也（蛻翁家藏集）
程南雲南城人永樂初以能書徵授中書舍人精篆隸
爲時所尚正統中官南京太常卿（列卿記） 南雲篆法
得陳思孝之傳隸真草俱有古則又善大字（書史會要）
張端將樂人少有才名景泰間以薦授鑄印局使直南
薰殿善楷草書尤工篆隸所瓊山嘗作考隸辨以遺
之（述古）
林宗道字仲學景泰間領鄉薦爲文詞氣豪逸尤善隸
書晚年用筆益蒼勁（閩書）

左贊字時翊南城人學書于程南雲以詞翰名于時天
順丁丑登進士第擢吏部主事成化中爲廣東右布
政（何喬新椒邱文集） 左贊書法兼諸體而尤精于隸得二
李筆意（書史會要）
李東陽字賓之茶陵人四歲能大書景帝召見加諸膝
賜寶鈔舉天順八年進士授編修宏治八年入內閣
十六年加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贈太
師謚文正（詩學） 丹翁篆勝古隸古隸勝真行草（弇州
山人集）
李應禎名甡以字行更字貞伯長洲人景泰癸酉舉鄉
試入太學授中書舍人宏治中爲太僕少卿博學好

古篆楷俱入格（列卿記） 文徵明曰家君方在太僕
時公爲少卿徵明以同僚子弟得朝夕給事左右所
承緒論爲多一日書魏府君碑額謂徵明曰吾學書
四十年今始有得然老無益矣子其及目力壯時爲
之因極論書之要訣累數百言凡運指凝思吮毫濡
墨與字之起落轉換大小向背長短疏密高下疾徐
莫不有法蓋公雖潛心古法而所自得爲多當爲國
朝第一其尤妙能三指尖搦管虛腕疾書今人莫能
及也（甫田集） 少卿真行草隸皆清潤端方如其爲人
（書史會要）
文徵明名壁以字行更字徵仲長洲人以貢至京師授

翰林待詔少拙于書刻意臨學亦規模宋元既悟筆
意遂悉棄去專法晉唐其小楷雖自黃庭樂毅中來
而溫純精絕虞褚而下弗論也隸書法鍾繇獨步
世生平雅慕趙文敏每事多師之論者謂詩文書畫
雖與趙同而出處純正若或過之（文嘉行畧） 公于書未
嘗苟且或答人簡札少不當意必再三易之不厭故
愈老而愈益精細有細入毫髮者或勸其草應酬曰
吾以此自娛非爲人也李文正以篆自負及見公隸
曰吾之篆文生之隸殆以加矣（[illegible]） 徵仲
嘗自負隸法則不衛古人而獻于篆然余得其千文
一本亦在吳興堂廡也（藝苑巵言）

文彭字壽承號三橋待詔徵明子也少承家學善真行草書尤工草隸咄咄逼其父以諸生久次貢授秀水訓導擢國子助教于南京（王世貞吳中往哲像贊）

文彭篆分真行草並佳體體有法而自成家不踰父迹才似勝之工力遠不及父（小[illegible]鐃氏）

尚穀字宗呂侯官人早歲習屬詞不樂舉子業孤潔一世知名每內書隸草八分（名山藏）

徐蘭字芳遠號南塘其先餘姚人後徙尚[illegible]為郡諸生累舉不第遂潛心書法正書師鍾繇宋不表草師王獻之楷衣天寶稱過秘還等帖皆淳古遒勁度越流俗尤精六書考究點畫正其訛謬作古文奇字得邊

魯生筆法八分初法蔡邕淳于長碑不失矩度而晚年參以己意時人謂其書與程南雲並馳遠近求者無虛日蘭亦高自矜貴門有挾勢位使與隸致之輒白眼叱去曰吾豈祗役者耶人以是益重之（張時徹寧波府志）

徐蘭與曹坊同時好作隸字不師漢人而師宋盧陵朱協極雞學皆有協極所書敬齋箴石刻字甚無法俗惡可厭後之人乃有好之如徐氏者亦其所遇然也（[illegible]）

許師道字子傳號五湖長洲人嘉靖戊戌進士授都水主事改侯部入直內閣以乃老乞歸起爲尚寶司少卿歸事行詔刻意爲文章及書畫皆入能品（姑蘇名賢小記）

周紹元字希安華亭人思兼子隱居藻里工八分精篆師道工小楷及古隸（馮元成集）

周天球字公瑕號幼海長洲人少遊文待詔門下習爲書法待詔極許可之曰他日得吾筆者周生也及籍諸生不喜治帖括獨好古文詞日夜切劘久之其業乃成書法亦日有名為吳人所宗（[illegible]）

公瑕台大小篆古隸行楷皆擅範文太史琬能自得蹊徑一時豐碑大碣無不出其手（馮元成集）

王穉登字百穀先世江陰人移居吳門十歲爲詩長而駿發名滿吳會閒妙于書及篆隸吳門自文待詔歿後風雅之道未有所歸百穀振華啟秀噓枯吹生擅詞翰之席者三十餘年閩粵之人過吳門者雖賈胡窮子必蹐門求一見乞其片縑尺素然後去（列朝詩集）

王百穀隸書遒古大勝真草（[illegible]錄）

孫得源字本[illegible]號[illegible]宗顏平原八分法鍾太傅小篆倣李丞相詩句出入陶謝元白諸家採行甚卓稱縉紳推重之（向三異徵六齋全集）

孫克宏字允執號雪居文簡公承恩子以父任爲應天治中擢漢陽知府正書倣宋仲溫八分宗秦漢（松江志）

俞允文字仲蔚崑山人少工臨池久而益擅之其小隸駸駸歐柳而上登英興堂行書出入褚河南褚縱之

則米襄陽。八分自謂得西嶽碑體，以方韓蔡、茂如矣。（弇州續藁）

吳鎬，字有中，休寧人。受筆法于許元復。書各體俱能，分書入妙，幾過文待詔。號六松山人。（詹氏小辨）

王榜，全初名鼎，字康生，太倉人。書法健利有致，晚得鍾太傅受禪碑，習之至忘寢食，以故于八分尤精。（弇州山人續藁）

梁桂茂，善八分書，官臨安知府。（江寧府志）

江巖，字仲巖，婺源人。詩極壯麗，工八分書，性傲岸，時以方盧次楩云。（徽州志）

陳壽徵，以字行，莆田人。工數體書，尤善八分。（閩書）

章國爵，字伯元，號秀南，新昌人。隆慶改元，貢入太學，選得閩之政和令。書法喜顔，藏于漢隸，獨不好爲草書。（粵伯遺虛舟華）

李開芳，字伯東，別號還素，閩永春人。萬歷中成進士，授主事，累遷南太僕卿。臨池之技，縱橫跌蕩，不減素師。（葉向高蒼霞草）開芳好以篆、隸、八分作署書，自謂得斯邈遺意，體勢雖涉奇怪，亥丈之字，畧無怯澀，亦人所難。（書史會要）

胡宗仁，字彭舉，上元人，隱于冶城山下。生而偉壯，美髯，晚年衲衣拄杖，叉手徐步，鬚髯從風飃颻，市人皆目爲神仙。（列朝詩集）宗仁擅漢隸，得中郎遺法。（五雜組）彭舉師魏受禪碑，簡勁方正，中雅氣逼人。（江寧府志）

郭天中，字聖僕，先世莆田人，其祖以遊寓徙秣陵。不事生業，專精篆隸之學，窮搜斷碑，搜訪摸搨，寢食俱廢。晚年隸書益進，師法秦漢，最爲遒古。（列朝詩集）

歐陽序，字惟禮，江寧人。能詩詞，工篆籀，仕福州府幕官。罷歸，結茅於姑塘之麓，終老焉。（江寧府志）惟禮真師李更篆八分，師二季與梁鵠，結搆不疎，古雅有意。（金陵瑣事）

宋珏，字比玉，莆田人。善八分書，規模夏承碑，蒼老雄健，骨法嶄然。（列朝詩集）

沈宏嘉，字叔雅，嘉興人。工篆隸八分，董氏戲鴻堂帖，其手摹勒石也。（西湖志）

鄺露，字叔雅，南海諸生。工大小篆、八分、行草書。詩曰嶠野集，手書開雕，極精楷。（廣東通志）

馬如玉，字楚嶼，本張姓，家金陵南市樓，徙居舊院，熟精文選、唐詩，善小楷及八分書。

跋

九沙先生承都督公名儒之後世以理學經學顯而先生尤邃於經所輯辨志堂書薄海內家家有之書學非其甚所意者其隸書又書學中一節耳而世人特寶貴之求書者往往趾踵相接綃素堆積几案間數十年以為常既從事久凡目之所及心之所得舉而筆之雖未嘗有意勒成一書而沾匄學者亦已多多矣會屬余是正未幾家燼於火與先代所傳及他著一時俱盡是編其門徒程君雪汀所存別本也寫字頗多將鋟版以何令余不克訂書數語歸之乾隆甲子仲秋望日錢塘梁文泓拜手書

先太史紀年有云予素嗜字學尤篤於分隸春和手采取古來論隸學及作隸人姓氏彙為一編附以臆說及漢唐碑刻題識語數十則名九沙分隸偶存亦夙習未忘也福幼侍 先太史嘗聞訓季姊及寄伯兄書自叙年十三時見友人案頭曹全碑一冊假歸仿之及少長游學入仕以迄歸田遍求古今名蹟臨摹規畫實有愜心以故興酣落筆揮灑自如是編成於雍正辛亥之春年七十有三矣閱十載庚申家罹祝融之厄所藏漢唐碑帖消生不著述殆盡後於及門程君赤樽處得是編存稾不無魯魚痛 先太史旋歸道山未克訂正 福 珍之篋笥有年頃來山左姪

緜前萃邱署中訪知邑人焦君廸曾嗜古善書丐其拔訂緜前亟謀壽梓以公海內 福 因備述顛末記之緜前為伯兄承天次子伯兄字石粱號訥庵雍正巳酉拔貢前陽穀令卒於官能嗣 先太史臨池之學季姊承保字季齋亦能以漢隸法作擘窠大字歸長沙進士周宜獄早歿 福 謹附書於後以俟當世博雅君子採擇焉時

乾隆巳丑九月朔男 福 百拜敬識

淳化祕閣法帖考正十二卷

（清）王澍 撰

清乾隆秋水藕花居刻本

淳化祕閣法帖考正十二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王澍撰。澍有禹貢譜、已著錄。初、宋元祐中、米芾作法帖題跋、以辨別眞偽。然芾精於賞鑒、特據其筆迹以意斷之而已。雖錙銖不爽、究未能確指其所以然也。大觀中、黃伯思作法帖刊誤、始援據史籍、訂其舛迕、徵實有據、昭昭然白黑分矣。明嘉靖中、上海顧從義更細勘其字畫曲折、如姜夔校蘭亭序之例。

國朝何焯更撫姜夔絳帖平、增註其上、而徐葆光又雜採諸書附益之。於是閣帖之得失異同、漸以明備。澍作是編、復研究諸說、衡其當否、兼米黃顧三家之意而用之。以史傳正爲誤、以筆蹟辨依託、而行款標目、以及釋文之類、亦一一考核。仍依法帖原目、分爲十卷。又別爲古今法帖考一卷、溯閣帖之緣起、及諸帖之沿流而作者。又自以所得筆法一卷、併附其後。雖其考正鑒別、析疑辨譌、不足窺

欽定釋文之萬一。而大輅之造、肇自椎輪。泰山之高、不辭土壤。如是編者、固亦不妨旁資參證爾。

淳化祕閣法帖考正叙

宋太宗淳化中出內府所藏古帖詔侍書王著釐訂勒成十卷名曰淳化祕閣法帖眞僞雜出錯亂失序識者病焉然以刻自天府臣下不敢妄有訾毀故自淳化後無一人異論者米元章始以所見創爲區別黃長睿因之更攄史書考其紕繆所見益精而字畫淆譌未暇是正明嘉靖中上海顧汝和本米黃未盡之指細意按勘雖其板本皴裂字畫剥食處亦必異同並載無有遺失自米黃後閣帖釋文無有詳到如汝和

者康熙閒義門何太史焯更以姜白石絳帖平增註其上同年徐太史葆光又復旁搜博採益增其舊年來余抱痾掩關時時臨寫偶有所見輒復條疏積今五年漸以成帙於是發意博取羣書詳悉考鏡事辭參錯必補正之即字畫淆譌亦援前規備爲詳訂於是閣帖十卷是非同異皆有據依名曰淳化祕閣法帖考正其鄙見所不及考索所未備者闕之以俟賢之解人或得或失幸有以教我雍正庚戌冬十有一月朔奉直大夫吏部員外郎琅邪王澍書於二泉之

聽松菴

考正凡例

祕閣法帖十卷不惟所收諸帖眞僞不倫即其標目亦多繆誤今一仍其舊而據史書駁正之庶觀者燎然是非立辨

每家首列標目次列眞僞末乃詳按書法異同觀者但取閣帖對觀便知一出一入字字詳審

凡官爵氏族出自正史本傳者不復書所出其他書所記載則各註明簡首

卷次仍祕閣法帖之舊故不另標帖目

宋史王著本傳

王著字知微自言唐相石泉公方慶之後世家京兆渭南祖貫廣明中從僖宗入蜀遂為成都人貫仕王建為雅州刺史父景環萬州別駕著偽蜀明經及第歷平泉百丈永康主簿蜀平赴闕授隆平主簿凡十一年不代著善攻書筆迹甚媚頗有家法太宗以字書訛舛欲令學士刪定少通習者太平興國三年轉運使侯陟以著名聞改衛寺丞史館祗候委以詳定篇韻六年召見賜緋加著作佐郎翰林侍書與侍讀更直於御書院太宗聽政之暇嘗以觀書及筆法為意諸家字體洞臻精妙嘗令中使王仁睿持御札示著著曰未盡善也太宗臨學益勤又以示著著答如前仁睿詰其故著曰帝王始攻書或驟稱善則不復留心矣久之復以示著著曰功已至矣非臣所能及其後眞宗嘗對宰相語其事且嘉著之善於規益於侍書待詔中亦無其比雍熙二年遷左拾遺使高麗端拱初加殿中侍御史二年賜金紫明年卒特加贈賜錄其子嗣復為奉禮郎

按宋史有兩王著其一字成象單州單父人其一字知微成都人成象漢乾祐中進士仕宋至翰林學士兵部郎中開寶二年冬暴卒則成象卒於宋太祖之世去太宗之立尚七年去閣帖之刻二十有三年則摹閣帖之王著非成象可知然知微本傳云端拱二年賜金紫明年卒則知微當卒於淳化元年閣帖之刻在淳化三年後知微之卒尚二年疑又非知微按本傳知微善攻書筆迹甚媚而於太宗書法屢有規益其卒也眞宗稱之則摸

閣帖之王著定爲知微無疑史稱淳化元年卒定由史誤又按楊億談苑知微之爵終於殿中侍御史與史書同而世之稱知微者俱云侍書當由著以侍書得名久由太平興國三年至端拱元年凡十一年始加殿中侍御史未幾便卒故眞宗之稱知微有侍書待詔中無其比之語不稱侍御史而世亦轉相承襲口以熟耳若潘長吉宋稗類鈔竟以知微成象合爲一人荒率謬妄不直一笑也

米芾法帖題跋原題

唐太宗購王逸少書使魏徵褚遂良定眞僞我太宗購古今書而使王著辨精犢定爲法帖此十卷是也其間一手僞帖太半甚者以千字文爲漢章帝張旭爲王子敬以俗人學智永爲逸少如其間以子敬及眞智永爲逸少者猶不失爲名帖余嘗於檢校太師李瑋第觀侍中王貽永所收晉帖一卷內武帝王戎謝安陸雲輩法若篆籀體若飛動著皆委而弗録獨取郗愔兩行入卷中使人慨歎又劉孝孫處見柳公權所

收跋子敬送梨帖然於太宗卷中辨出乃以逸少一帖連在後而云又一帖不知爲逸少也公權唐名家尚如此顧何議著今長沙李氏所收逸少帖貞觀所收第一帖著名已非逸少眞蹟餘可知矣獨未知徐璹（徐浩子能別書）所訪者何如耳余抱疾端憂養目文藝思而得之粗分眞僞因跋逐卷末以貽好事同志百年之後必有擊節賞我者余無富貴願獨好古人筆札每滌一研展一軸不知疾疢之在旁而味可忘嘗思陶宏景願爲主書令史大是高致一念不除行年四

十恐死為蠹書魚入金題玉躞間游而不害元祐三年維揚倦游閣襄陽漫士米芾元章書

宋史米芾本傳

米芾字元章吳人也以母侍宣仁后藩邸舊恩補含光尉歷知雍丘縣漣水軍太常博士知無為軍召為書畫博士賜對便殿上其子友仁所作楚山清曉圖擢禮部員外郎出知淮陽軍卒年四十九芾為文奇險不蹈襲前人軌轍特妙於翰墨沈著飛翥得王獻之筆意畫山水人物自名一家尤工臨移至亂真不可辨精于鑒裁遇古器物書畫則極力求取必得乃已王安石嘗摘其詩句書扇上蘇軾亦喜譽之冠服效唐人風神蕭散音吐清暢所至人聚觀之而好潔成癖至不與人同巾器所為譎異時有可傳笑者無為州治有巨石狀奇醜芾見大喜曰此足以當吾拜具衣冠拜之呼之為兄又不能與世俯仰故從仕數困嘗奉詔倣黃庭小楷作周興嗣千字韻語又入宣和殿觀禁內所藏人以為寵子友仁字元暉力學嗜古亦善書畫世號小米仕至兵部侍郎敷文閣直學士

黃伯思法帖刋誤原叙

左朝奉郎行秘書省秘書郎黃伯思撰

淳化中内府既博訪古遺蹟時翰林侍書王著受詔叙正諸帖著雖號工艸隸然不深書學又昧今古故秘閣法帖十弓中瑨珉雜糅論次乖譌世多耳觀遂久莫辨故禮部郎米芾元章筆翰妙薦紳閒在淮南幕府日嘗跋弓尾作數百語頗有條流但槩舉其目踈略甚多故諸部中或僞蹟甚著而不覺者若李懐琳所作衛夫人書逸少瀾別稍久帖之類有雖審其僞而譏評

未當者若知伯英大令諸草帖爲唐人書而不知乃書晉人帖語之類有譏評雖當主名貽然而不能辨者若以田疇字爲非李斯書而不知乃李陽冰明州碑中字之類有誤著其主名者若以晉人章艸諸葛亮傳中語遂以爲亮書之類是也其餘舛午尚多書家責能書者備故僕於元章慨然古語有之善書不鑒善鑒不書僕自幼觀古帖至多雖豪墨積習未至而心悟神解時有所得故作法帖刋誤凡論眞僞皆有據依使鍾王復生不易此評矣元章今已物故恨不示之後有高識賞予知言大觀戊子歲六月七日西都府院東齋序

閣帖十卷刻於淳化三年米老法帖題跋一卷作於元祐三年由淳化三年至元祐三年中歴九十六年無有異論自米元章創爲區別又二十年黃長睿遂有刋誤之作則刋誤之作實自米老開之而王晉玉題刋誤後有自余發之之語按長睿官河南戸曹叅軍時在洛中久公務餘閒與其賢士大夫從容翰墨因得從王晉玉閱其所藏内府秘帖而米

老法帖題跋眞跡正在晉玉家因出與秘帖叅互證取商訂觸發遂有刋誤之作則米老爲其前導而發其覆者晉玉也靖康之亂元章眞跡散失自刋誤盛行後其次子訒始得長睿手錄本刋刻附後於是米黃二公之書始完

宋史黄伯思本傳

黄伯思字長睿其遠祖自光州固始徙閩爲邵武人祖履資政殿大學士父應求饒州司録伯思體弱如不勝衣風韻洒落飄飄有凌雲意自幼警敏不好弄日誦書千餘言每聽履講經史退與他兒言無遺誤者嘗夢孔雀于庭覺而賦之詞采甚麗以履任爲假承務郎甫冠入太學校藝屢占上游履將以恩例奏增秩伯思固辭履亦奇之元符三年進士高等調磁州司法參軍久不任改通州司户丁内艱服除除河南府户曹參軍治劇不勞而辦秩滿留守鄧洵武辟知右軍巡院伯思好古文奇字洛下公卿家商周秦漢彝器欵識研究字畫體制悉能辨正是非道其本末遂以古文名家凡字書討論備盡初淳化中博求古法書命待詔王著續正法帖伯思病其乖僞龐雜考引載藉咸有依據作刊誤二卷由是篆隸正行草章飛白皆至妙絶得其尺牘者多藏弆又二年除詳定九域圖志所編修官兼六典檢閲文字改京秩尋監護崇恩太后園林使司掌管牋奏以修書恩升朝列擢祕書省校書郎幾遷祕書郎縱觀冊府藏書至忘寢食自六經及歷代史書諸子百家天官地理律歷卜筮之説無不精詣凡詔講明前世典章文物集古器考定眞僞以素學與聞議論發明居多館閣諸公自以爲不及也踰再考丁外艱宿抱羸瘵因喪尤甚服除復舊職伯思頗好道家自號雲林子別字霄賓及至京夢人告曰子非久人間上帝有命典司文翰覺而書之不踰月以政和八年卒年四十伯思學問慕揚雄詩慕李白文慕柳宗元有文集五十卷翼騷一卷二子詔右宣教郎荆湖南路安撫司書寫機宜文字訒右從事郎福州懷安尉裒伯思平日議論題跋爲東觀餘論三卷

宋史黄伯思傳乃據李綱所撰墓志爲之而顚倒錯綜頗失緒正墓志以法帖刊誤系於伯思既卒之後蓋於卒後揔敘其平生學問故臚舉及之本傳系此於河南户曹參軍時攷法帖刊誤敘伯思自署官階曰左朝奉郎行祕書省祕書郎則著法帖刊誤正在升朝列後本傳倒置蓋誤伯思以政和八年年四

十卒而考異之作在大觀戊子正伯思三十歲時於時方年少便已博極羣書如此而取名既多躬反不昌豈不惜夫

王玠法帖刊誤原跋

長睿頃官于洛因得從之游嘗閱吾家所藏內府帖且以米老跋尾辨之惜其疎略遂著此書議論精確悉有證據使眞贋了然誠前人所未到也是書之作實自余發之嘗作詩題吾家大令帖見於第九章云政和甲午正月十三日周南王玠晉玉題於開封尹廳之東齋

許翰法帖刊誤原跋

余待罪天祿與觀中祕古蹟石刻所本其眞易識蓋了然知其僞者十九而後乃知黄子之作此書援賞者寡而掊擊者多故有以也書之考引載籍則昭昭矣至其洞察眞贗品藻高下水墨之間豪釐千里則非書家者流心知其意未易不惑余是以道余所見於天祿者使世知其論刺之嚴如此皆不妄也政和五年三月中澣

襄陵許翰崧老跋

淳化秘閣法帖考正卷第一

琅邪王　澍虛[illegible]

天都秋水藕花居校刊

歷代帝王書

此卷既皆歷代帝王書則第二卷齊獻王攸亦王也不應列名臣内若以世序爲差則陳二王不應在唐後若以陳二王爲王故列居帝次則文孝王亦王也又不應在孝武前總之淳化草率荒畧處不可勝數即此以觀亦足知其大凡矣

漢章帝書

按張懷瓘書斷云章草者漢黄門令史游所作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麤書之赴俗急就謂之草書惟君長告令臣下則可建初中杜度善此書見稱於章帝乃詔使草書上事故有章草之目章草即隸書之捷草亦章草之捷也黄長睿云草書分波磔者名章草似此但謂之草愚謂此書全是章體雖不必盡用波磔而筆法正同不得謂之非章草也但謂此爲漢章帝書則不可耳

梁武帝得右軍殘碑令殷鐵石搨一千字周興嗣次爲韻詔蕭子雲寫進始有千文之目安得漢章帝時遽有此書周憲王東書堂帖目爲杜度書度亦漢人決非是也或云即當年蕭子雲寫進本子雲筆力駿勁並駕元常此書筆柔韻俗了乏勝趣當是俗手亂集千文字僞爲古體以眩俗目蓋即後安軍破堽等帖一手僞書耳當年奉詔摹書爲典甚鉅乃開卷第一帖便以僞書先之他復何說乎

黃山谷云疑是蕭子雲之最得意者僕謂此書筆力凡猥殊乏子雲古勁風骨不惟非章帝亦決不是子雲書若果子雲所謂買王得羊不失所望何必章帝始堪寶貴乎

晉武帝書

武帝諱炎文帝長子宣帝孫也大觀列宣帝後冣是淳化置宣帝前豈以晉有武帝東晉有孝武疑不能辨故姑置晉帝之首乎荒率一至於此

元章謂此爲孝武書按後譙王帖與此不類譙王滯俗此較清迥決知非一手書然此雖清迥亦決非眞黃長睿謂爲後人依仿者是也

黃長睿云帖末故遣信還古者謂使爲信故逸少帖云信遂不取荅其語云公至山下又遣一信見告謝宣城傳云荊州信去倚待陶隱居帖云明旦信還仍過取反凡言信者皆謂使人也今之流俗遂以遣書爲信不復知魏晉以還所謂信者皆使之別名耳

[illegible]劉次莊釋作既下[illegible]釋作須防具〻施宿作具之劉作具具[illegible]劉作寒到有寒到有定非悉當是寶欲可要之皆未可定總之俗子作書攄臆寫仿非必盡有門法亦不足辨其是否也

西晉宣帝書

宣帝司馬懿也傳七葉至元帝始都建康何緣宣帝便有西晉之號亦猶東坡赤壁賦第二賦可稱後赤壁第一賦不得稱前赤壁也

此帖既稱宣帝書則當云懿白而帖首云之白疑未可定故長睿以爲未然按之字即古芝字篆作㞢象芝草莖出之形後爲語助所占增草別之實一字耳此當是張芝之書筆法高

古與一切僞作不同王侍書亦不能識別誤以
爲宣帝耳
字爲上尚書當是皆列曹尚書字爲顧汝和釋作
外非末四字之白即帖首之白字劉作之得
顧作云得亦非
東晉元帝書
元帝宣帝曾孫述書賦稱廿一豪翰英異用筆可
觀此安軍帖筆勢糺繞全乏骨力米黄目爲
僞作信是中秋帖米老亦目爲僞愚意此五
行風韻淳澹無前帖糺繞惡習目爲僞恐太

過
安軍帖末和平和和劉次莊顧汝和俱作報爲
是然書法則當是想蓋筆偶失耳
中秋帖始末兩頓字一施宿大觀総釋作頓首
頓首劉顧但作頓首當以施爲正古帖凡末
筆引長便作重字如此類正多慰挖顧釋作
慰抱左從木恐非抱字劉作慰愁亦可疑
東晉明帝書
明帝元帝長子諱紹性至孝永昌元年元帝崩
明年二月葬建平陵帝徒跣至陵所此墓次

安隱帖蓋即其葬元帝後慰守視文武之書
故墓次字越行而書法亦絶端謹蓋其孝敬
之意油然筆墨之閒矣隱即穩字古通用
東晉康帝書
康帝諱岳成帝弟此帖縱横雄厚有凌跨一切
氣象晉帝墨蹟爲之一變而年惜不永蓋有
天焉然若哀禮縟蓋亦能激揚頽波者矣
顧釋辞息醉切言也
東晉哀帝書
哀帝諱丕成帝長子四行筆力古勁絶有元帝

風格
情以灼怛顧釋作灼恒帖正作怛大觀同之怛
憯痛也以怛爲正顧釋誤
東晉簡文帝書
簡文帝諱昱元帝少子以咸安元年十一月己
酉即皇帝位越十日戊午有詔大赦天下加
恩有差此帖蓋即此時語時桓温當國威倖
人主此帖蓋即與桓温商酌慶賜事者也明
年三月癸丑亦有詔大赦然去即位已踰年
不得云慶賜故知此帖當是即位時事也

大觀帖闕祀天下舊章慰六字大慶荅三字右
半蝕事具丶丶顧釋作具具施作具二一當
以施為正莫大之祀祀字右作匕柳公權玄
秘塔作礼蓋本此而更省耳施宿釋作杞非

東晉文孝王書

帖目稱東晉文孝王顧云道子當是會稽王按
晉書會稽文孝王道子字道子則道子正文
孝王會稽思世子名道生非道子也只稱世
子並未稱王顧因不知文孝即為會稽王道
子之謚故誤為兩人

文孝王道子簡文帝子孝武帝弟也君臣之等
兄弟之差俱當列孝武後淳化置孝武前大
誤大觀移置卷末唐高宗後最是

東晉武帝書

東晉武帝諱曜簡文帝第三子孝武也當書東
晉孝武帝但稱武帝誤
譙王譙剛王遜也宣帝弟魏中郎進之子仕魏
關內侯武帝受禪封譙王以武帝泰始二年
薨安得至孝武時尚有書乎其偽無疑大觀
移置武帝省啟帖後於世次為得然書法却
是偽也
顧云劉次莊釋比得作眽得非按次莊釋文自
明帝至孝武帝六帖皆以楷書不釋不審汝
和所云又何據也

宋明帝書

明帝諱彧文帝第十一子休祐文帝第十三子
晉平王休範文帝第十八子桂陽王也宋史
以祐為祐蓋史誤黃長睿乃謂當以祐為是
豈手書反不足信耶

齊高帝書

齊高帝蕭道成也帖目當稱南齊高帝淳化但
稱齊高帝者失之北齊高歡廟號高祖故知
高帝之當為蕭道成也書法柔弱未自為偽
信是

梁武帝書

數朝帖與前譙王破璟等帖同是一手偽作長
睿以為筆勢糺繞其偽不疑是也至謂此三
帝草書當是李懷琳偽作與七賢帖同恐是
過論今觀懷琳臨絕交書筆力圓勁直擬右
軍以此三帝帖比之譬若太山之與蟻壤不

倫甚矣
二謝處謝字有失筆摹刻誤也大觀摹正
梁高帝書帖目下旁注小二字
梁高帝即武帝也姓蕭氏諱衍廟號高祖武皇帝帖目既誤以祖爲帝又以高帝與武帝分爲二人尤不直一笑帖目下旁注小二字豈亦自覺其非故特注明一人分爲二耶至米老以爲齊高帝竟似未察帖尾有蕭衍字者尤荒率也
徐澄齋云帖目四字宜刪當併入前條皆作梁

武帝書
曹郢州曹景宗也高祖平新城拜郢州刺史此與上數朝帖同是一手僞作筆柔韻俗米鑒良是
梁簡文帝書
簡文帝諱綱武帝第三子此水浅帖與上梁高祖書如出一手其僞不疑詺筆云切不知也及具下本有意字顧釋亿去
唐太宗書
太宗諱世民高祖次子謚曰文書斷云書法受之史陵按太宗書全法右軍蘭亭而縱橫自如有淩跨一切氣象當年單騎突陣英氣彷彿可見淳化所收廿四帖大半以高宗書亂之殊荒率
黄長睿云弔江叔帖非唐文皇書高宗永隆元年七月丙申江王元祥薨即此帖所謂江叔也高宗多以叔呼諸父如滕叔不須賜謂滕王元嬰此以元祥爲江叔正高宗書也按江叔高祖第二十子江安王元祥也以永隆元年薨則高宗此帖當即是年書但未知與何

叔耳
江叔帖往參々當是一一顧作具非帖末大觀有二日兩字
兩度帖或以爲是文皇與第七子祐書祐封齊王以貞觀十一年歸國明年入朝以疾留京師帝親征高麗在道憶祐疾故書如此按祐以十二年入朝留京師三年十五年還州十七年謀反伏誅文皇征高麗在十八年時祐誅已逾年矣則此帖決非與祐書但不能定爲與何人書耳

懷讓帖觀其筆法亦當是高宗書懷讓豆盧寬子唐高祖第六女長沙公主之夫又唐順之左編南嶽懷讓爲六祖法嗣開元中與沙門道一論坐禪學佛之非開元去高宗纔三十餘年或即是人氣候似少可當是氣候劉作氣復非

蓺韞多材帖黃長睿云亦高宗書唐書高祖第十九子魯王靈夔善草隸通音律帖所謂蓺韞多材者是也譪魯王次子范陽王也以魯王善草隸故云譪夙奉趨庭之訓早擅臨池之工也淳化以爲太宗書亦誤

蓺韞多材顧云韞蘊通或誤作韞也採翰墨劉正作戲顧云劉誤作遽非帖末大觀有十五日三字

進枇杷帖長睿亦以爲高宗書然未撫實按帖中有川路既遥無勞更送之語則此書當與王蜀者高祖二十二子惟漢王元昌自魯王遷梁州都督貞觀間坐附太子承乾賜死太宗十四子愔封蜀王貞觀時以責教不悛廢爲庶人惟蔣王惲以永徽三年徙梁州都督正在高宗之初史稱其造器物服玩多至四百車騷然護送爲有司劾奏詔貸不問則此帖正是與蔣王書中云川路既遥無勞更送蓋其騷然護送雖貸不問而亦深以爲非故微詞勸沮之耳帖尾云爲善之暇想足怡神規諷之意隱然可見矣

良深至悦顧云當是慰悦一作至非扌足怡神劉正作想顧云劉作相非聊蹤絲字顧作綠字劉作綠非帖末大觀有廿九日三字

此上五帖惟兩度帖爲太宗書餘俱高宗書此

使至帖乃是太宗少時書太宗書法蹤朗古澹有俯視一切氣象獨此一帖風韻遒潤與諸帖不同又於帖尾稱名當是未即位前所作

不〻信當是不知信劉作不足非〻爲北邊當是今爲劉作令爲非相去太近當是相去或作相知非寔情欣忭旋作悦何屺瞻作悒皆未是類篇忭薄昭切懷也謂我懷寔欣快也無〻當是無一一猶云不一一耳顧作無乏非

山谷云臨朝帖昨夜以下當別爲一帖按太宗諸帖每帖末俱有勅字自怡而已下無之且其書法亦與昨夜痛發無異仍當以合一爲正

臨朝帖者字無㔟字椶搨有誤

雅州造船帖按貞觀廿二年冬十一月雅眉邛三州獠反先是帝以遼東之役蜀民不預徵發百姓富庶至是將再征高麗遂使三州造船役及三獠督廹嚴急於是三獠皆反帖云只爲造船急所以如此者是也

雅州或作雍州非劉作稚州尤誤万發兵按文義當是方刻時失上一點耳或作一力二字尤誤

八柱承天帖玩其筆法與谷進枇杷帖正相似亦當是高宗書長睿偶沒及見耳

川嶽〻靈當是之靈帖失波耳顧因釋作下誤淳熙脩內司本有波正作之字

又有八柱承天帖別本與淳化所載不同吾嘗說晉唐名帖經好事者千臨百模不惟筆法逈殊甚至文義全別如魯公鹿脯帖北海縉雲帖之類不可勝數學者欲奉爲楷則將何所適從乎類帖之不及古碑正以此耳

氣發帖門下三品或作六劉顧俱作三品爲是

門下中書省帖大觀以明日移營下合作一帖宜是長睿以爲此亦高帝書無可據三里當是一二里或合作三非

引高麗使帖貞觀十九年二月帝親征高麗二十年三月還京師夏五月高麗遣使謝罪此引高麗使人辭帖蓋即其時事也高麗下有使字顧釋脫去

服蜀葵帖昨日劉次莊徐澄齋俱誤作昨者帖本是昨日

唱箭帖想々應合唱名東都帖々宜減納々即且字劉作名非

效庾信帖端謹圓潤大似永禪師文王以馬上得天下及既御極乃能厚自斂抑不作此予矜心躁氣洵可尚也

黃山谷云唐太宗廢遊甘泉帖只理會遼東一役按帝以貞觀十八年有詔親征高麗十九年春二月發洛陽夏五月度遼七月破高麗

此帖所謂廢甘泉之遊履焦金之弊者也末
云哥哥勅當是帝與諸弟書則末由考矣潛
即潛古通用
東都帖按唐書地理志東都隋置太祖武德四
年廢太宗貞觀六年號洛陽宮高宗顯慶二
年曰東都則東都之名至高宗始復此帖定
是高宗書淳化誤入太宗部
北方人語凡不爲者皆呼爲別今年別稅草言
今年不用稅草也
東都帖與高宗部九乾門以下六帖正同當爲
高宗書無疑
唐高宗書
高宗諱治太宗第九子書法秉章之勁氣其溺
愛衽席流毒宗祏即此可見
太子僻洛城帖與遺宏往東都帖同太子者孝
敬皇帝宏也宏爲武后所生顯慶元年立爲
皇太子仁孝謙謹上甚愛之故數遣往東都
逐生氣也僻洛城帖雖不言宏而決知是宏
者忠母王皇后被廢忠雖立爲皇太子未幾
亦廢宏母武氏方立爲后故視宏尤愛惜之

東都洛陽宮也武氏忌蕭王之死不居京師
顯慶二年帝以洛陽宮爲東都以處之此遣
太子往東都從武氏也欲僻洛城謂欲僻居
洛陽宮即往東都逐生氣之意
錢事帖高宗乾封元年五月鑄乾封寶錢明年
正月罷之帖云錢事且莫宣出蓋自行乾封
錢穀帛踊貴帝心悔之故有是勅耳
陳長沙王陳叔懷書
黃長睿云據陳史長沙王但有叔堅無叔懷其
弟亦無此名觀帖作名處疑是叔慎叔慎陳
宣帝第十六子岳陽王也據此則此帖目當
云陳岳陽王陳叔慎書淳化大觀俱題作長
沙王陳叔懷非是
宣和書譜稱梅發一帖字娬媚而藏勁氣觀其
峯勢銛利蓋已開歐陽父子之先
此帖多闕筆既字極下一字園字徹字皆模失
意當時本跡破損故致如此劉以極下一字
爲是字臆說耳
陳永陽王陳伯智書
伯智陳文帝第十二子永陽王也黃長睿云陳

文帝謂宣帝曰我名子以伯汝宜以叔此永陽王書宜在叔懷前淳化誤錄在叔懷後按文帝始興昭烈王長子宣帝始興昭烈王次子雖同兄弟而長幼既殊即位先後亦別伯智自當居先正不待證之文帝語始分先後也

宣和書譜稱伯智作字勁利行草尤工此二帖筆勢蹤古具有兩晉風格自是佳跡淳化熟甚帖第三行適當盡下便接寒嚴帖顛釋竟合為一帖未是劉次莊徐滋齋仍分二帖得之

淳化祕閣法帖考正卷第一

淳化祕閣法帖考正卷第二

琅邪王　澍虛舟詳定

天都秋水藕花居校刊

歷代名臣法帖

此卷為歷代名臣書張芝以有道徵不就未嘗事漢不得稱臣王敦桓溫皆晉畔逆雖居宰輔不得稱名臣又其序次尤顛倒失錯衛瓘晉最初人今居郗後王敦元帝時大將軍王導成帝相桓溫簡文帝相世次先後晉史可考今皆倒置王廙導從弟以居珣珉後珣珉皆王洽子而珣居長今反珉前郗鑒元明間人當居敦後而以列諸王後顛倒不倫一至於此至其稱官爵誤者十八九又不足責矣今定其序次宜首衛瓘次張華次王敦次郗鑒次王導王廙而謝安居後餘子各從其族斯無失矣

漢張芝之書

張芝字伯英後漢桓靈時人朝廷以有道徵不就故世稱張有道帖目當稱後漢徵士張芝書改正入第五卷

黄長睿云唐文皇右軍傳贊云伯英臨池之妙無復餘蹤當是時遠購冥搜古帖畢出御府所蓄其富無倫尚無伯英書後世豈可復得非真唐也晉世見者亦寡故庾翼與右軍書云昔得伯英章草十紙過江亡失常歎妙蹟永絶此卷章草芝白一帖差近古疑亦先賢摹放至知汝愁以下五帖則老米所云皆張長史書者信然矣按南齊太祖賜示王僧虔古蹟十一種中有張芝之書一帙宣和書譜載內府所藏有張芝草書冠軍帖章草消息帖

二種宣和所收眞僞或未可定王特進精鑒必非妄語南齊在晉後尚或有之則在當時或偶未之得或極力購取而藏者愛惜不出亦世所時有未必人間永絶故褚遂良云鍾繇張芝之跡不盈尺紙亦未嘗竟謂絶無也但此數帖狂縱不倫與獻之託桓江州助汝等帖同是一手僞書老米目爲張長史猶是過則之論長史雖顛逸然一波一拂皆有法度觀其授顏魯公十二筆意何等精嚴何等微密豈容任意揮洒此數帖筆殊浮滑顫殊惡俗乃後來極庸妄人所爲遽欲汚衊長史且不可况伯英乎罪過罪過

大段淳化僞書有三手第一卷千文及安軍破堙等帖爲一手右軍適欲遣書等帖爲一手伯英知汝殊愁及大令託桓江州助汝等帖爲一手皆互有短長不足定其勝負也

潛字乃王侍書摸本原作潛處耳處字一行耳字自爲一行後人以紙幅短妄以處字分作不可爲兩行且縮短耳字不惟失本帖筆意并王侍書模本亦盡失其眞矣顧謂王著誤

分非平允之論大觀模正

終年纏此接上吾病來本是一帖顧分爲二非當以劉爲正

行本是淳化模誤大觀正作復行當是理且當是且汝還之字甚蕭索爲不字草法俱不合律兩之字劉作竟顧作意俱可疑一以當是一脉或合作所字非要之通體狂縱全乏漢時謹嚴之意即果伯英書學之亦只可沿門擱黒况決非是乎此等書最易引壞人雜毒入心如油入麪不可澣拔正當以爲深戒

耳
長睿云帖語數往虎邱祖希時面相希張玄之
字也與大令同時虎邱地在江左當是後人
書二王帖詞耳
數處下不能容着字故提頭前面潛處耳耳字
亦正如此後人妄以耳字縮短與縮短集散
耳耳字同爲失眞也尓多當是弥若顧作弥
數非
自知汝殊愁至此二十二行總是一帖
今欲歸帖捻散 肖芸 筆法當是佳並劉釋正尔

顧以爲劉釋闕又釋作往並恐未是憂 劬 當
是憂勤以筆駛失一折耳
得鄱陽帖鄱陽庾冰也大令帖中時及之益可
証此數帖之非伯英矣不過 吋 當是疲字顧
作彼可疑
以上本二帖米以爲五豈以終筆纏此及看過
還復別爲二耶按今欲歸以下二帖筆韻猶
清故當較勝知汝殊愁也要之總是僞帖
秋凉平善帖専謹古雅信是伯英米以爲眞而
長睿云疑亦先賢摸放恐是過論

忝乃秋凉平善劉作累爲陳作不日顧云按書
法當是不爲不遂西行當是不遂或作遂非
拍桌漯没拍山谷作指桌次莊作業漯山谷
作湮皆非當是揖弃漂没 送 柔 表 作余非
作舉作集亦可疑 夫 美陽一作劉美陽一作
到莫陽俱可疑
後漢崔子玉書
安平崔瑗字子玉後漢濟北相帖目當稱後漢
濟北相崔瑗
張芝初師崔瑗杜度作章草當與宋寬書自叙

云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羅趙者羅
暉趙襲也按後漢史崔瑗順帝時人張芝之桓
靈時人則序崔當在張前大觀正序在張前
淳化誤列張後又於崔稱後漢張但稱漢豈
未考崔張世次同爲後漢乎至於於張稱名
於崔稱字自亂其例所未聞矣
米以此帖爲齊梁人書按此與第一卷章帝等
帖同爲一手僞書雖風韻較清面貌似異而
筆勢斜繞之清剛之氣則彼此正同爲僞不
疑目爲齊梁猶是寛論

魏鍾繇書

鍾繇字元常魏明帝大傅帖目當稱魏大傅鍾繇書

按吳志魏文帝黃初三年孫權使稱藩於魏十一月魏加權九錫羣臣議不應受權曰此時宜耳及帝欲封權子登權以幼辭權外託事魏而誠心不款魏遣侍中辛毗等往與權盟併索任子權又辭之魏乃命曹休等圍南郡索任子都尉浩周勸權遣權許之而又辭之及帝久留浩權與浩書又欲為登求婚并以

孫長緒與俱帝信之而權終不遣表所謂權之委質實懷不自信之心者也權以外患內難未弭畢辭上書求自改厲帝報書悃款信誓詔諸軍不得妄進表所謂報權疏曲折得宜者也時魏三公奏勸帝削權爵土移兵進討繇意以為過故云今者事勢尚當有所依違顧君思省也繇意誠厚然其辭指鬱而不揚繇而無緒豈流傳歲久遺文錯亂與然文帝卒未嘗移兵削爵以從三公之請則或因繇之一言而止者與

宣示表長睿云真跡本在王丞相導家導過江時藏衣帶中以遺逸少逸少以遺王脩脩死其母以脩平日所寶并入棺中真跡遂絶此本右軍所臨者玩賀捷表唐人模本真跡一正一偏真有意外巧妙此表信可謂幽深無際古雅有餘然比之賀捷則故有間矣豈爾時矜心作意亦未免有摸擬之跡邪應據長睿璽與得長風帖同還之右軍

顧云逯韻會音代及也鍾繇力命表有復蒙逯及語孫作人姓音錄於文義不可通處所以

晛昕當作昕省上兩筆耳作昕作盼似未是

再世榮名當是策名黔江帖正作榮智永千文榮功茂實歐陽詢皇甫誕碑榮名蕃服中俱作榮淳化作榮蓋微誤黔江帖作榮若尤誤

曲折得宜宜下有重字大觀無之文若苟或也

白當是完字

李日華云淳化祖帖宣示表後多戎輅表十二行諸帖少見按余在楊次也刺史處見一卷亦有戎輅表

昨疏還示帖何屺瞻云英字大觀蝕末筆孫仲

墻言靖康之變帖石淪沒於金開禧以後榷場中來者則剗去庾元規之名以避廢主之諱所謂亮字不全本是也今鍾元常帖中亦剗去英字末筆得非避亮子光瑛諱與

君能審已帖本作君頤作若誤

長睿云白騎帖乃王大令所臨唐開元中在滑臺人家并逸少臨宣示帖藏之故誤錄在鍾部當仍以還之大令

贏頓帖大觀合上爲一帖文義斷續無從辨其是否仍舊貫

雪寒帖不復〻〻作具非當是不復一一

長睿云得長風書帖乃逸少早年書殊未變鍾體故亦誤置鍾部長風范母子等語二王帖問多有米云齊梁人書非也按長睿鑒信不磨崧穆崧也王氏子弟右軍帖屢及之郗右軍妻家也此云郗還未卜當是重熙假節鎮下邳後語然則此帖之爲右軍無疑矣

謝書已〻〻當是具右軍月半哀忤帖具是正如此作乞作欲皆未是

吳青州刺史皇象書

吳志趙達傳注皇象字休明廣陵江都人不言所歷何官張懷瓘書斷宣和書譜皆云官至侍中此云青州刺史不知何據帖目當書吳侍中皇象書

長睿云皇象文武帖蓋爲後漢東觀校書郎中高彪送幽州督軍御史第五永箴耳結字亦古史本云呂尚七十此云師尚七十史本云明其果毅此云昭其果毅蓋作史者避晉諱師景帝諱昭文帝諱也五將三門下尚有地有九變邱陵山川云云二十六句帖俱失之

象書人閒殊少惟建業有吳時天發神讖碑若篆若隸字勢雄偉相傳乃象書也張懷瓘目以沉着痛快眞得其筆勢

即戎之身史作即戎忘身帖正忘字末筆乃以心字作波法耳或作是作從豈未覩後漢書耶

米云頑闇表與章帝一手僞帖長睿云皇象章草一表蓋唐人僞作其體正與世傳曹植書鷁雀賦正同皆非眞跡至若孫皓上晉武帝表亦章草書字畫高古與此有閒矣

頓閣字字當是容溥山谷作空蕩非凡百亦往
當是乘職山谷作朽職亦非乃宜或作中宜
或作閣宜存疑為可特棠哀傍恐當作待偶
失一筆耳作傷作侍亦可疑安或感字摸搨
小失忘往亦當是忘軀今右軍桓公至洛帖
賊重命命字亦如此寫顧作欲非素觀當是
縈觀山谷誤作裏觀智方字私當是營私索
靖月儀章營字亦如此寫顧作當私非何屺
贍云大段此帖文多斷闕或曰蛀損模搨時
但存其所有字故多不可讀耳

晉丞相張華書

張華字茂先由壯武郡公代下邳王晃為司空
領著作後遇害削奪太安二年復之則華雖
宰輔非丞相也帖目當稱晉司空張華書
絳帖平云茂先終於司空非丞相唐世已無書
跡此帖偽作麁惡多俗筆與李懷琳所作七
賢帖同其末一筆皆下垂也何屺瞻云似齊
梁人書
疾之施作欲顧作已甚皆可疑比以字顧作將
念亦可疑張華之施作呈為是或作頓首

晉丞相桓溫書

桓溫字元子以簡文帝時晉丞相孝武帝寧康
元年卒王導字茂弘以成帝咸康四年晉丞
相五年卒王敦字處重以元帝建武元年拜
大將軍永昌元年自為丞相又偽讓不受明
年大寧二年卒則三公俱當稱東晉溫與導
俱稱丞相王敦則但當稱大將軍其序當先
王敦次王導次桓溫淳化皆倒置失次
之節劉顧俱作逐節餘亦慰勞大觀作餘所淳
化模誤作堅言劉作諸相具答固非顧作諸
都督亦未是存疑為可無所以法當作議於
度劉作治度顧作酒席俱可疑

晉丞相王導書

省示帖不當是示一作不非辛酸之之當是至
山谷作言或作意皆非吾字當是吾守下多
一折顧作甚於文義可通筆法不合考異云
當作慮非也忘山谷作蹔是忌非劉顧作蹔是忘
為是毀中山谷作殿中較是劉作轂於草法
亦不合大觀竟草作寇尤非之天明往顧作
亦存疑

改朔帖羽字的字曰字欠字俱模失大觀改正
深至日何如亞一作惡當是蒸字而省其草
耳自一作日皆非滿不即遘悶﹅﹅當是不
二一劉顧等皆作具非芝﹅當是道白施釋
是劉顧無白字蓋失之
改朔五行字較細當别是一帖上帖適行盡耳
劉合上作一帖誤
晉丞相王敦書
侍﹅悲中失一筆﹅﹅當是邑邑或分作今邑
或合作意皆非曰如常當是正如常劉顧作
自恐未是悵﹅劉作快快顧作憒憒憒憒心
亂也較是

晉中書令王洽書
王洽字敬和導第三子歷官吴郡内史徵拜領
軍尋加中書令固辭不受升平二年三十六
歳卒於官則洽但當稱領軍不應稱中書令
歐陽詢言王逸少與從弟洽變章草爲今草韻
媚宛轉大行於世章草俱絶按右軍領軍之
前能今草者不可勝數何得謂二王始作今
草張懷瓘言伯英學崔杜之法溫故知新因
而變之以成今草轉精其妙爲得之矣
右軍言弟書遂不減吾觀此四帖草法淵渾行
更遒古風力直逼右軍祇以歷年不永遂名
劣右軍耳僕謂領軍格韻故當在大令上
辱告帖書問承字模有失筆還々當是還白劉
作日非
不孝帖按晉書導六子長子悦先導卒次子恬
不著所卒之年然考導以成帝咸康五年卒
洽以穆帝升平二年卒後導之卒十九年洽
年三十六則導卒時洽才一十七歳悦又先

導則當悦卒時不過十數歳未必遽能作此
書此帖所云慈兄一旦背棄必是恬也筆適
韻古幾與世將兩表相頡頏右軍畏之固其
宜矣
黄長睿云絃劉作紛按書法可疑施作豫其釋
法云劉無言以館閣法書刻于私家有此帖
乃側注豫字恐是後人署名淳化大觀模以
入行鉤勒復差遂不可辨劉氏本豫字甚明
也
兄子帖兄子號毀不可忍視當亦是恬卒時語

考晉書悅無子以弟恬之 琨爲嗣則當是琨
也
帖本作奈何奈何大觀肅府同之顧但作奈何
誤
感塞帖承字得字皆模誤大觀改正
晉司徒王珉書
王珉字季琰洽次子善行書代獻之兼中書令二人齊名故世目獻之爲大令珉爲小令太元十三年年二十有八卒追贈太常帖目當稱東晉太常卿王珉此云司徒當緣珉兄珣贈司徒故誤稱耳

閱帖考正卷二 十四

小令法護之弟名出法護右故世有法護非不佳僧彌難爲兄之語僧彌珉小字也今觀其書如瓊枝玉樹風絕塵外軋軋欲逼大令大令云弟書如騎騾駸駸ㄨ度驊騮前蓋易之亦畏之也
王珣洽長子珉洽次子則珉序當後珣淳化誤大觀改正爲是
此年帖垂竟竞字大觀避宋諱闕末筆丝懷兼割顧釋作悲懷文義是也然筆法當是恐

十八日帖以二書當是比二書劉作以非紀至未劉顧俱作暫爲是然筆法當是服心可不亦當是比也不〻〻帖明作二 劉顧作具
誤
何如帖前半一十六字與後半下何如一十九字筆法不同當別是一帖而失其前半淳化不詳文義筆法合爲一帖可怪也
得書〻之當是慰之慰與至草法相近筆駛偶圓轉耳劉顧作至非吾〻劉顧作吾亦非當是吾邑

閱帖考正卷二 十五

今欲出帖此月ろ老山谷作亟盡月小盡也劉顧作急遣帖後遣報作忌則知此之爲盡也ろ當作卿可二字合併如一古帖中多有此寫法ろ回山谷作則非劉顧作明爲是吾下大觀多一早字ㄨ出一作飡出或作限出俱未是劉作臨出得之王家畢三字小當是旁注模以入行耳家一作敬非誺枉當是豫撒山谷作豫報謂有傷筆非方友當是敬報書垂竟筆駛故失折與上孫字忽多作折同皆緣筆駛不能停綴故劉顧俱作相報非

晉司徒王珣書

王珣字元琳小字法護洽長子歷官衛將軍都督水陸軍事加散騎常侍安帝隆安四年年五十二卒贈車騎將軍開府桓元輔政改贈司徒此稱司徒是

即何如淳化大觀皆無日字劉顧俱作即日何如狀弊劉作能顧作服一作秋存疑爲得不當是不二一劉顧俱作不具亦存疑

當是頓首白劉作拜白非

李日華六研齋二筆稱王文肅所藏淳化祖帖王珣書少伯遠帖諸帖有今偏考淳化諸本並無伯遠帖皆與文肅所藏本同不審日華所稱諸帖有者又何本也

晉侍中王廙書

王廙字世將丞相導從弟右軍叔也歷官平南將軍荊州刺史卒贈侍中驃騎將軍帖目當稱晉侍中驃騎將軍王廙書

廿四日帖元章云同章帝一手僞書長睿云王世將二十四日帖與第一卷數朝等僞帖學勢無異惟後兩表極古信能傳鍾氏筆意而右軍學之也

示大觀作不此按誤同當是同劉釋得之顧作因非

王僧虔集稱晉自過江東右軍之前惟廙爲最書爲右軍法筆欣能書人名亦稱琅邪王廙能傳鍾法此上元帝兩表筆跡極古太傅遺軌宛然未墜宜爲右軍師法也

長睿云頓之匆匆按顏氏家訓世中書翰多稱勿勿相承如此莫原其由或妄言此忽忽之殘闕說文勿者州里所建之旂蓋以趣民事故悤遽者稱勿勿僕謂顏氏以說文證此字爲長而今世流俗又妄於勿勿字中斜益一點讀爲匆字彌失眞矣祭義云勿勿諸欲其饗之也注勿勿猶勉勉也愨愛之貌杜牧之詩浮生長勿勿是知勿勿出於祭義古人詩中用之不特稱於書翰耳

兩表愍字左上民字各有闕筆蓋唐人鉤摹時避文皇諱耳誠惶下大觀下有誠恐二字

晉史元紀所幸鄭夫人衣無文綵表云鄭夫人乃爾委頓今復增損伏惟哀亡愍存則鄭夫

人蓋先元帝沒
七月十三日帖骨法簡古正是平南書但傳模
多失耳[illegible]筆法當是寺顧作等可疑不〻當
是不一一舊釋俱作不言非[illegible]一作側一作
何俱非劉作月行復半文義爲得[illegible]一作獨
一作綰俱可疑[illegible]當是審旋釋最是大觀合
下爲一帖則不審姨何如文義正合顧云當
作佳按晉人凡書佳字皆作[illegible]無作[illegible]者[illegible]
說文職追切鳥之短尾総名[illegible]二字古不
通用今人書佳字乃有作[illegible]者誤也本帖上

下迷佳正作[illegible]可知此[illegible]字之非佳矣[illegible]一
作宣一作聞[illegible]一作鴻一作瀉俱可疑[illegible]如
復斷當是瘥如復斷或作疾亦通[illegible]人當是
然人舊作愁人非宜復〻當是宜復一一舊
俱作具非〻當是與不可〻當是不可言[illegible]
淳化作北反大觀作北及卍聽云當作發俱
可疑書[illegible]不[illegible]當是書不具舊俱作不足非[illegible]
[illegible]當是自護顧作白復非[illegible]息消字有闕筆
七月十三日以下九行玩其筆法本是一帖淳
化以姨何如下分一帖非瘥如復斷亦應合

上爲一帖劉另作一帖亦非
晉太宰高平郗鑒書
郗鑒字道徽明帝以其有器望乃詔鑒特草上
表疏以從簡易封南昌縣公進爵太尉年七
十一薨贈太宰帖目稱太宰是特稱郡望無
謂
帖末本有兩頓首顧釋失其一
晉侍中郗愔書
郗愔字方回鑒長子歷官鎮軍將軍都督浙東
五郡軍事又徵拜司空固辭不受太元九年

年七十二卒追贈侍中司空帖目當稱晉侍
中司空郗愔書此但云侍中誤
九月七日帖[illegible]得章當是比得章下帖同食[illegible]
當是食進言疾漸佳食今進否新瘥將適殊
難也或作逢未是
廿四日帖迷[illegible]劉作違爲是或作違或作連皆
非日諒當是日涼劉顧作諒非兩行至愔報
適盡速近下別是一帖大觀分之最是劉顧
合爲一非
兩帖皆問弟疾書當是一事而兩作書耳

逵近帖按本傳愔與姐夫王羲之高士許恂並
棲心絶粒有邁世之風此云付石首千一節
石首千未詳何物當是服食之藥也屺瞻云
當作地平古乾字劉作耳
顧云何當來當字長沙本分作少用且分兩行
誤甚
ミミ悉如常當是二一 劉作今悉如常亦通顧作
親親非敬豫丞相導次子即邱子恬也道祖
未詳
米芾寶章待訪録云晉武帝王渾王戎王衍郗
愔陸統桓溫陸雲謝安許詢方等十四帖武帝
王戎書字有篆籒體氣象奇古墨色如漆內
郗愔一帖即閣本法帖所録者昔使王著取
溥家書與閣下書雜模模此卷中獨取愔兩
行餘在所棄
晉中書郎郗超書
郗超字景興小字嘉賓愔長子先愔卒歷官司
徒左長史母喪去職服闋除散騎常侍不起
以爲臨海太守加宣威將軍不拜則帖目當
稱晉司徒左長史郗超書此云中書郎誤

此帖米芾書史以爲李懷琳僞作
晉書穆紀永和七年正月辛丑鮮卑段龕以青
州來降帝以爲鎮北將軍封齊公帖所云段
龕歸順者也右軍及次子凝之皆嘗爲江州
刺史右軍爲郗氏壻超爲右軍內姪正同時
此稱江州而不名或當是右軍也以爲宗正
不可考
晉尚書令衛瓘書
衛瓘字伯玉太康初遷司空侍中告老遜位進
太保後朝廷既誅害瓘者乃追瓘伐蜀功封
蘭陵郡公則帖目當稱晉蘭陵郡公衛瓘書
此書晉尚書令誤
按瓘初仕魏歷鎮東將軍封菑陽侯晉武帝泰
始初轉征東將軍進爵爲公則瓘爲晉最初
人序當在張華上淳化置郗超後殊不倫
長睿云頓字下當有首字古人作字畧希即可
當字孔琳之帖尾頓首亦如此羲之帖往往
有之
𢘆懷劉作夜懷未是顧作想懷爲得始尔乃還
劉作湲還顧作得還於文義皆合按其書法

則當是得也旦至當是且至作旦望非以節
度當是須節度作領節度非曰日當是自白
作得白亦非末當有兩死罪顧釋止一尤非
屺瞻謂此帖多脫字按此帖比晉人他書可
謂文從字順脫字亦少

晉黃門郎衛恒書

衛恒字巨山瓘之子歷官黃門郎與父瓘俱爲
楚王瑋所害後贈長水校尉諡蘭陵貞世子
帖目當稱晉長水校尉衛恒書
瓘嘗云我得伯英之筋恒得其骨此一十七字

骨韻專謹信得伯英之骨者也然不免專謹
之過故沉寘块扎處不及乃翁米芾書史云
此李懷琳僞作
七日云耶當是云耶一作之非

晉太傅陳郡謝安書

謝安字安石歷官太保贈太傅此稱太傅是然
與郗鑒並稱郡望殊無謂
李日華云祖帖標目謝安書安字是楷字諸刻
皆草字
安頓首帖每念君、石字鉤摸失一筆一旦幻窮

當是哀窮右軍二謝帖道婦等一旦哀窮亦
如此寫但此于字中多一折耳作知窮非
毒荼字多一折上奈何作[illegible]則筆駛不及
作折耳
米云前帖眞後六月帖僞書長睿云蓋以惶恐
再拜當時罕用然施於尊老者或有之陶華
陽眞誥有帖云許玄惶恐再拜正晉世語按
此帖與第一卷章帝千文此卷王平南第一
帖筆法正同乃一手僞作但惡態小斂耳屺
瞻云米鑒正是而伯思反原之何也

顧汝和云此稱道民山谷謂蓋事五斗米道後
漢張燕輩託天師道陵立祭酒治病使人出
五斗米而病隨愈謂之五斗米道王氏世事
之凝之彌篤未聞安石恐時通俗尚之按右
軍與郗方回並有邁世之風方回事天師道
而右軍父子亦俱事之孫恩收會稽凝之不
爲備但入室請禱云已請大道鬼兵相助遂
爲恩所害右軍以獻之女玉潤病疾亦與書
道士深以自克稱民不置與安石之稱道民
皆是此理末云惶恐再拜正是使其師尊語

晉散騎常侍謝万書

謝万字萬石安弟也歷官散騎常侍帖目得之帖稱告朗等按晉書朗字長度據之子万之猶子也謝道蘊稱謝氏彥秀者有封胡羯末胡即朗小字

各可〻當是可可大觀第二可字摹作之字誤

不〻告當是不一一告劉顧作具非

淳化秘閣法帖考正卷第二

淳化秘閣法帖考正卷第三

瑯邪王　澍虛舟詳定
天都秋水藕花居校刊

歷代名臣法帖

黄長睿云此卷僞帖過半自庾翼後一帖已向李春等十七家皆一手書韻俗筆弱濫厠諸名跡間始余觀之但知其僞而未審其從來及備員秘館因彙次御府圖籍見一書函中盡此一手帖每卷題云倣書第若干此卷僞帖及他卷所有僞帖皆在焉其餘法帖中不載者尚多並以澄心堂紙寫蓋南唐人聊取古人詞語自書之爾文真而字非故斯人自目爲倣書蓋但録其詞而已非臨模也國初論次法帖時王著輩不悟其非但採名雜載眞帖可勝歎哉今列於卷內一手僞帖於左

庾翼後一帖　沈嘉　杜預後一帖
王脩　劉超　司馬攸
劉穆之　劉瓌　王劭
紀瞻　王廞　張翼

陸雲　山濤　卞壼
右十五家并庾翼杜預後一帖皆一手僞書
庾亮　庾翼前一帖　杜預前一帖
謝璠伯　王徽之　王凝之
王操之　王渙之　索靖
王坦之　謝莊　王邃
王恬　王曇首　孔琳之
王僧虔
右十四家并庾翼杜預前一帖皆眞帖
此卷眞僞不分誠如元章長睿所鑒乃其紀
次顛倒失序者亦復不可勝數杜預索靖山
濤陸雲皆晉未度江前人而杂錯東晉諸人
後司馬攸文帝子武帝弟幾爲太子而不知
其爲晉宗室謝莊始終事宋而目爲晉庾亮
誤爲元亮沈嘉劉字爲名劉瓌之孔琳之名
截其半紀瞻史與帖皆作瞻而誤以爲贍王
僧虔南齊人而不分南北王坦之太原王述
之子而班於郎邪諸子之閒王徽之羲之第
五子不列羲之諸子之次至其官爵錯繆世
次失序又不足言矣總之淳化一帖徒以刻

自秘閣人閒不易可得又魏晉以來名跡歷
代皆藏內府世人罕見得此始流布人閒故
珍貴一時欵流百代實則其紕繆處不可一
二數愛之者或以爲俱不足論其筆法自非
後人可及非惟耳鑒亦尊許太過語耳
晉太尉庾元亮書
庾亮字元規明穆皇后之兄也未嘗名元亮帖
目誤大觀稱庾亮爲是元康六年薨年五十
二贈太尉帖目稱太尉是
長睿云帖言奉告書葙先爲媞子作江淮之閒
謂母曰媞此云媞子未知目何戚也顧汝和
云媞音氏又音啼弟文爾雅云媞媞安也
帖中乍字凡四皆當是作字而筆法各不相同
施以第三爲汪劉以第四爲治皆誤
宋自靖康之變大觀新舊二刻皆淪北地開禧
以後有自榷場中來者皆磨去亮字右邊轉
筆以避金主亮之諱所謂亮字不全本也
晉車騎將軍庾翼書
庾翼字稚恭太尉亮之弟歷官都督征討軍事
加征西將軍永和元年卒年四十一贈車騎

將軍帖目是劉遐字正長廣平易陽人歷官
散騎常侍咸和元年卒贈安北將軍
按庾翼嘗爲陶侃太尉府從事中郎此帖稱從
事中郎則當是與侃書也考晉書明帝太寧
三年陶侃都督荆湘明年當成帝咸和元年
翼年二十二始辟陶侃太尉府從事中郎劉
遐卒於是年正當翼爲從事之初不應遽稱
故吏若謂此書在從事後則劉遐卒已久又
不應與遐同名又考遐傳終遐身未嘗叅軍
事則此帖不無可疑然書法精古的是真跡

或由史誤亦未可定
顧云捡按當是檢校一作拔非
已向季春帖米云同章帝一手僞書
第二字合兩爲一上下各借一筆古帖中多有
之項按文義當是項顧作須亦通
晉太守沈嘉長書
按竇蒙述書賦注沈嘉字長茂吳郡人晉吳興
太守帖目但稱太守不稱吳興又以沈嘉爲
嘉長連字爲名尤荒率可笑本帖但稱沈嘉
不稱嘉長王侍書豈未之省耶標目當稱東

晉吳興太守沈嘉書
此帖格韻滞俗同章帝一手僞書米老未曾標
出蓋偶失之長睿題是述書賦稱長茂草勢
既捉而疎慕王不及獨斷自如若此三行豈
能慕王獨斷者耶
ふ丨當是不一一舊釋作具非
晉侍中杜預書
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起家尚書郎累官鎮
南將軍以平吳功進爵當陽縣侯卒贈征南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終其身未嘗爲侍中

也帖目誤當稱晉征南大將軍杜預書
長睿云十一月帖云道逵書問又簡問得來況
非當時語或是江左人書不特親故帖僞也
按長睿每以詞語簡直者爲非晉人語彼時
吐屬古雋自與後來不同然安知必無一二
簡直者出於尋常風氣之外耶五子之歌三
代以上作也而平易如此得謂五子僞乎過
論失實非所尚也米鑒是
預おㅛ當是頓首頓首字末多一曲便是叠字
凡古帖或末筆引長或字間少空皆作叠字

顧汝和但作頓首失之以劉作說顧作況皆
可通
親故帖米云同章帝僞帖是睿云數附書信以
慰吾心亦近世流俗語按信者使也晉人無
以爲書信字右軍帖往得其書信遂不取答
言使者遂不取荅也至唐宋人始以爲書信
之信
[illegible]女當是孤女顧釋是劉作絶汝誤也

晉王循書

徐澄齋云陶宗儀書史會要王循官至中軍將
軍善行草法書要錄王脩文字志目有王循
宋板作王修按後魏弔殷比干墓碑修字作
循則循修二字古蓋通用晉書外戚傳王修
字敬仁濛長子起家著作郎轉中軍司馬年
二十四未拜而卒官位與陶所紀正同則王
循當即王修陶特誤以中軍司馬爲中軍將
軍耳褚遂良撰右軍書目第二東方朔贊小
汪云書與王循此王修事也王循無別考
米云同上僞按帖語自是晉人書法則同章帝
一手僞作

循下有一[illegible]字劉作舊當是遮顧云褚遂良右
軍書目有阿遮帖張彥遠帖語有報敬倫遮
恐是王氏子姓按敬倫道子恬也遮未詳米
臨報敬倫遮帖作敬倫逸誤

晉劉超書

劉超字世瑜琅邪臨沂人仕晉右衛將軍爲任
讓所害贈衛尉帖目當云東晉衛尉劉超書
大觀是
竇蒙述書賦注云超手筆與元帝相類自職居
近密遂與外人書絶故述書賦有稟天然而
自強亂帝札而見拘之語長睿云今此書字
勢絶與元帝不類其僞明矣

晉散騎常侍謝璠伯書

謝璠伯於史無考世稱謝璠伯善草書只此四
行沉着痛快風力故自適上也
見者當讀作現言江東精兵不可猝得惟當善
養現在者耳如以來當是如比來劉作此來
誤

晉黃門郎王徽之書

徽之字子猷羲之第五子仕至黃門侍郎棄官

東歸則帖目當稱黄門侍郎大觀是此但云
黄門郎蓋誤
寧復ろ乁當是可言顧釋是或作可可亦通劉
作可耳誤ろ乁當是不一一舊作不具皆誤

晉謝莊書

按宋書謝莊字希逸歷官中書令常侍金紫光
禄大夫卒贈右光禄大夫長睿云謝莊首終
仕宋而題曰晉大誤也帖目當稱宋右光禄
大夫謝莊書
一日忽恚悶當是一日忽患悶劉合一日兩字

作間或以恚作戀皆非今坦當是企但或作
坦非卟來已漸勝當是昨來旋以為可疑亦
未是須日寒重當是頃日劉作須自非招動
按書法當是憎動言寒重居患惡動耳劉顧
皆誤作增

晉侍中司馬攸書

司馬攸文帝第二子武帝同懐弟字大猷小字
桃符武帝踐祚封齊王帖目當書晉齊王司
馬攸書
徐澄齋云此帖當如長沙王永陽王之例附第
一卷帝王書後
齊王善尺牘為世所楷書斷稱其蘭芳玉潔奇
而且古此三行楷法雖專謹然骨韻殊俗米
云與章帝一手僞帖信是末首頓首上當有
脫失

晉劉瓌書

述書賦注劉瓌之字元寶沛國人晉御史中丞
義城伯帖目當云東晉御史中丞劉瓌之書
帖於瓌下失之字大誤
長睿云瓌之乃東晉時善八分者大令既不肯

書太極殿榜謝安石遂令瓌之以八分題之
今此帖非眞與王廙二十四日帖無異
元寶書述書賦稱其剛直為兩王之次骨正力
全軌範安麗今此帖筆法糺繞殊乏正骨米
云同章帝僞帖不疑
瓌之頓首下本帖空一字大觀肅府俱有兩點
當是頓首頓首帖末瓌之下大觀有頓首頓
首四字

晉王坦之書

王坦之字文度王述子仕至北中郎將徐兗二

州刺史卒贈安北將軍帖目當稱東晉安北將軍王坦之書

長睿云王著叙王坦之書列於逸少諸子間意以名皆從之殊不知坦之乃述子自太原王耳非郎邪族也非通古甚邪至爾

王懷祖書述書賦稱其高利迅薄連屬欹傾爻度師法乃翁而得其高利迅薄之意瑶環瑜珥蘭茁其芽風流照瞛故當不減會稽諸子也

已與謝郎當如施作已與顧作已與非以不可者當是艮不可者或作斷不了者未是當詣公應作當詣公無疑

晉王渙之書

渙之爲義之第三子未詳其字未仕帖目但稱名冣合晉上當增東字

長睿云王氏凝操徽渙四子書皆眞帖逸少七子上四人與子敬書具傳惟玄之肅之遺跡未見餘皆得家範而體各不同是善學逸少書者猶顏延之對宋文帝論其諸子自謂峻得臣筆測得臣文奐得臣義躍得臣酒書亦猶是也僕今以擬王氏諸子則逸少之書凝之得其韻操之得其體徽之得其勢渙之得其貌獻之得其源大令書特知名而與逸少方駕者蓋能本父之書意所循者大故也逸少之書眞行則法鍾草聖則師張二家之法逸少所自出大令從而效之所以特高於諸王猶魯堂諸子由賜商偃皆以儒稱卒之得其傳者子淵而已

未可當是上下二字疾書合爲一耳古帖中往往有之旋合二字作叔未是

晉王操之書

操之字子重義之第六子歷官侍中尚書豫章太守帖目當稱東晉侍中尚書王操之書

帖首操之等以正是等白書既已恐未明又更加點以足之帖末操〻〻當是頓首傳摸失眞耳施作等白誤

晉王凝之書

凝之義之次子字叔平歷官江州刺史左將軍會稽内史帖目當稱東晉左將軍會稽内史王凝之書合置渙之之上

黃山谷云余觀疑之字法冣密恨不多見僕謂
此書大似獻之
此卷載羲之諸子書不特以坦之斑於羲之諸
子之列誤認太原爲郎邪者荒繆可笑即其
叙次羲之諸子亦復失倫考晉書羲之長子
玄之早卒次凝之徽之操之獻之獻之既別
自爲卷則序四子當首凝之次渙之次徽之
次操之乃得其正耳
徽冷當是漸冷施作微冷誤吾字冣小當是旁
注摹者誤入行耳

晉征西司馬索靖書
索靖字幼安燉煌人太安末歷官使特節游擊
將軍卒贈司空安樂亭侯未嘗爲征西司馬
帖目當稱晉司空索靖書
徐澄齋云索靖晉冣初人當列衛瓘後
載妖帖詞雖斷闕文特古雅然亦同章帝一手
僞書雖氣骨稍勁而神韻甚俗銀鉤蠆尾幼
安奇趣了不復存矣參觀出師頌便知此爲
僞蹟無疑元章長睿皆未標出偶失之耳
妖𡠜當是妖蘖或作蘖非字書無此字過於當
是遏臧顧作過可疑莫去當是莫告劉作莫
去非去一作念一作會皆通於是當是於孚
或作爭未是前有爭字作爭書法正與此不
同翔榮當是翔榮作集作巢皆非於舞或作
歌舞劉作起舞顧作鼓舞皆可疑處農顧作
處農於文義爲近然書法當是虔姬棄當是
姬棄顧釋是或作業非
長睿云七月廿六日帖本七紙晉王平南廙每
寶玩之值永嘉亂乃四叠綴衣中以渡江唐
蒲州桑泉令豆盧器得之叠跡猶存今所録

惟一紙耳模傳失真無復意象
信至當是信至劉作悉單非悉於二字摸搨失
真劉作壽知非顧作悉知亦可疑
晉侍中劉穆之書
按宋書穆之字道和小字道民仕晉至左僕射
雖卒於晉世未嘗仕宋然始終爲宋謀主宋
武始表贈侍中司徒南昌縣侯及受禪又追
封南康郡公則穆之始終受宋恩遇特深當
稱宋南康郡公劉穆之書大觀標目良是
述書賦稱道和閑雅高踪絕塵注云今見行書

一紙六行即此帖也然筆韻短弱殊與竇氏
所稱不類當是俗手依聲僞作米云同章帝
僞帖不虛也
帖首當有闕文亦云當是亦知顧作所欲非古
推遷當是官推遷顧作故推遷非更字波蝕
更下一字全蝕劉作諱顧作律皆可疑
晉尚書王劭書
王劭丞相導第五子字敬倫歷官尚書僕射中
領軍卒贈車騎將軍帖目當稱東晉車騎將
軍王劭書淳化標目作尚書大觀標目作尚

書令皆誤
米云同章帝僞帖按此帖在僞跡中頗爲蕭括
乃僞書之最佳者然紕繆惡習故自在
晉車騎將軍紀瞻書
紀瞻字思遠丹陽秣陵人歷官驃騎將軍常侍
卒贈開府儀同三司帖目當稱東晉開府儀
同三司紀瞻書淳化大觀標目皆誤淳化又
誤以瞻爲贍尤與史不合本帖首尾俱作瞻
帖云貧家無以將意所謂物微意全者也按瞻
歷仕淸華厚自奉養館宇崇麗有足賞玩此

云貧家定非思遠語不特詞語不古書法凡
猥爲足判其非眞也
永携二字可疑或作永携亦未是今定顧作蓋
或作送俱未是疑當是逞所以顧作所謂爲
是陳與義作所須亦可疑
晉司徒王廞書
晉書王廞傳王廞字伯輿導之孫薈之子也歷
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長史帖目當稱東晉司
徒左長史王廞書
米云與漢章帝一手僞帖

分割或作瓜割或作分割分割近是悲涕或作
悲涕或作懸涕亦可疑皆由傳模失眞故闕
之爲得帖尾廞疏下大觀有八月廿八日五
字
晉太守張翼書
竇蒙述書賦注張翼字君祖下邳人官至東海
太守帖目當稱東晉東海太守張翼書
此亦僞作翼書學羲之幾欲奪眞此殊凡猥遠
欲汙蔑君祖不亦過乎
拙陋顧作賴郎可疑闕之爲得不一當是不一

一顧作具非
晉陸雲書
陸雲字士龍機之弟吳平入洛為大將軍右司
馬帖目當稱晉大將軍右司馬陸雲書
米云以上三帖同章帝偽帖
表節或作春或作喪當以春為正春字章草作
表此特以左鉤引直耳及〻顧作及鄉按草
法當是鄉字可〻按文義當是可與作之作
云俱未安經〻施作高孫模作亭未可定人
欽之當是欽之劉顧作歎之未是

自劉穆之至此六帖皆是偽帖
晉海陵恭侯王邃書
世說新語注王邃別傳邃字處重瑯邪人舒弟
也歷仕中領軍尚書左僕射帖目當稱東晉
尚書左僕射王邃書淳化稱海陵恭侯未知
所據
宣和書譜云王邃作行書有羲獻法婚事一帖
布置婉媚結搆有法按此帖意局剛清故嚴
謹之意為多要之正自適上
張丞當是張丞或作巫非令知當是令知或作
乏非
晉中書令王恬書
王恬丞相導第二子字敬豫小字螭虎歷官會
稽內史加散騎常侍卒贈中軍將軍帖目當
稱東晉中軍將軍王恬書
螭虎草隸書斷稱其世難與比是時張翼以書
得名議者謂不能過恬此兩行一十九字格
韻直逼右軍奚翼之所敢擬
中不〻當是力不一劉作不具顧作少令皆非
晉太守山濤書

山濤字巨源河內懷人也歷官右僕射光祿大
夫侍中拜司徒太康四年年七十九薨帖目
當稱晉司徒山濤書此云太守不知何據
長睿云山濤啟事與李懷琳所撰七賢書中濤
書自相矛盾但此啓文是而書非七賢帖中
筆語皆妄也
巨源正書竇泉稱其朴略此八行筆法扭捏殊
無朴略意與前王劭王廞同出一手偽書
質〻少華文義當是質正書法作止當由模搨
之誤或偽書人不了文義信筆誤書耳

黃山谷云帖末十九字長沙帖誤置羊欣書後

晉侍中卞壼書

卞壼字望之濟陰冤句人歷官領軍將軍給事中卒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帖目當稱東晉侍中驃騎將軍卞壼書

壼晉書作壼帖目誤

述書賦稱望之草書驟古而老此六行筆勢紆繞與章帝等書同米黃目為偽作信精鑒也

朝岩郎當是朝將中郎兩字連草合為一耳與前王渙之書卞二字後羊欣昇卞二字同一筆法劉施釋闕亦通顧作比中末是諸以當是諸誠一作城非以愛顧作改愛可疑當由模搨之誤左筆法是友按文義則當是叛存劉作傳非何屺瞻云當是防字古防房二字通

晉謝發書

謝發爵里無可考

米云已上三帖同章帝偽書

末以劉作末知最合顧作欲末是帖末筆惻感三字潭帖誤連山濤書後

宋特進王曇首書

王曇首瑯邪人太保宏少弟僧虔父也歷官太子詹事侍中卒追贈左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帖目當稱宋左光祿大夫散騎常侍王曇首書淳化曇下失首字大誤本帖明有首字

差可當是差可施作耳非諸本施作清和非劉顧作請亦為合不宜自當是所宜顧云當作亦誤未能令遣劉作令顧作合皆通以有劉施作俗是顧作從可疑曇字劉誤作答當是首字惟誤首為答所以標目止作王曇雲也

宋中散大夫羊欣書

羊欣字敬元泰山南城人由新安太守轉義興太守除中散大夫帖目是

敬元師資大令見重一時行書尤善故時人有買王得羊不失所望之語此帖魄短力弱去大令風規正達其偽不疑米鑒良是

得去下當脫月字

宋太常卿孔琳書

孔琳之字彥琳會稽山陰人歷官祠部尚書卒贈太常帖目是琳下失之字大誤大觀有之

字

長睿云琳之帖有恨恨脚中轉劇近明散未覺益十二字偏小蓋行測注字摹帖者妄以入行耳當依本爲正按李日華六研齋二筆稱王文肅公所藏淳化祖帖孔琳之書歎具旁增悒悒脚中四字何頼右有轉劇近明散未覺益八字總十二字皆旁添與今刻不同則長睿所云誤摹入行者蓋亦未見祖本耳愚謂不獨此十二字前觸忒觸字難勝勝字亦小當亦旁注誤摸入者自君劉作自郡顧作

自群皆可疑當由模搨有誤地家定當是地窮劉顧作冣非王右軍聖教序窮亦作家奈今二字當是奈何念痛悼筆駛合爲一字耳示下模糊一字良所惠當是良所惠劉施作君非出如當是悲悒劉顧作幽悒恐未是劉〻當是歎一劉顧作歎具施作歎歎皆非以〻長睿作恨恨顧作悒悒皆可通達〻劉作迷甚冣合顧云疑作亡非或作反誤記孤遊也〻奈何當是孤子孔琳之奈何頻首書垂盡筆駛不可收故有失耳或以奈何作

等字亦未是

按史琳之以楚臺員外散騎侍郎遭母憂去職服闋除司徒左西椽以父致仕自解未幾司馬休之以爲長史旋以父憂去官此當是其居憂時書幽咽淒斷都無倫次其孝思沉痛油然見於筆墨之間不獨妙善草隸而已

齊侍中王僧虔書

南齊王僧虔琅邪臨沂人歷官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卒贈司空或誤稱晉令標目但稱齊侍中亦未是當稱南齊司空王僧虔

書

長睿云僧虔兩啟皆佳結字與擬王琰乞江郢所統郡啟同書聲信不虛得

淳化秘閣法帖考正卷第三

淳化秘閣法帖考正卷第四

瑯邪王　澍虛舟

天都秋水藕花居校刊

歷代名臣法帖

前卷以宋謝莊爲晉此卷復以宋蕭思話爲梁陳逵晉西中郎將也而以爲陳薄昭之宋給事中也而以爲唐十七史非僻書乃漫不討論一至於此信可怪也

梁尚書王筠書

王筠字元禮一字德柔瑯邪王僧虔之孫歷官太子詹事年六十九爲賊所逼墜井死帖目當稱梁太子詹事王筠書

元禮此書格韻清迥猶有大令風範獨惜模搨多誤耳何理理字竟似俚[illegible]敘來字竟似東逵白遺字畧似遠王筠王字竟似至當由上帶白字來便筆法多一折故有似至耳或作白呈亦通[illegible]勤當是清勤顧作請勤亦誤此與第六卷右軍寒嚴帖書法雖異詞氣畧同觀此益知彼爲齊梁僞作無疑矣

梁特進沈約書

沈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歷官特進光祿大夫侍中少傅帖目當稱梁特進光祿大夫沈約書

休文不以能書名此帖筆力雖清駛然頗不中程度要之決非俗手所到

々年劉顧作今年最是[illegible]劉作約乘離誤顧作殆差故亦非疑當是殆無能[illegible]顧作爾可疑當闕之[illegible]劉作始得此書則此下竟少一字誤甚顧作始得此事至亦未是當是始得此處一決[illegible]顧帶上字作沈約白亦可疑總之休文胸多卷軸意不在書故率爾寫來不可識別然下筆超絕渾是一段書卷之氣雖不專家要自雋上也

梁交州刺史阮研書

按張懷瓘書斷阮研字文幾陳留人官至交州刺史帖目是

書斷稱阮研書行草出於大王若飛泉交注筋力最優庾肩吾書品亦云阮研居今觀古盡窺衆妙故竇臮述書賦有急溜懸礎之語此帖殊軟緩絕少急溜懸礎意米云同章帝僞

作不疑

如過嶠始字大觀失摹女字内一點然此字淳化模亦微失劉竟誤作恨所字當是所有或作具非亦當從施作不一顧作具亦非頓首下大觀有四月一日四字

梁征南將軍蕭礭書

長睿云齊豫章王嶷之孫礭在梁位司徒右長史此云征南將軍不知何據恐是梁邵陵王綸之子確也按梁史齊豫章王嶷第六子蕭子範之次子礭歷官司徒右長史未嘗為征南將軍邵陵王綸次子亦名確字仲正以侯景乞盟詔確入以為南中郎將此云征南將軍當是仲正蓋誤以南中郎將為征南將軍耳帖目當稱梁南中郎將蕭確書

又按梁書齊豫章王孫梁邵陵王子名皆從確不從礭確礭兩字雖同音然史並未從礭當以史為正又大觀帖目作梁廣州刺史蕭確益可証此蕭確之當為邵陵王之子矣

米云同章帝偽按此與上阮研書在諸偽帖中尤俗惡可笑黃長睿以為非江左書信然

梁蕭思話書

按宋史蕭思話南蘭陵人孝懿皇后弟之子歷官都督郢湘諸軍事鎮西將軍孝建二年卒贈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觀帖目稱宋征西將軍蕭思話書最是此目為梁豈以梁為蕭氏故稱梁耶其可笑如此

言切劉作言切顧作寒切俱可疑闕之而兮顧劉作少首或作小告亦可疑闕之

梁蕭子雲書

蕭子雲字景喬齊豫章文獻王第九子仕梁歷侍中國子祭酒帖目當稱梁侍中國子祭酒蕭子雲書大觀標目是

長睿云蕭子雲有章草出師頌一章甚古雅與此卷正書列子遠矣按蕭子雲答武帝自論其書云始變子敬全範元常張懷瓘書斷亦有晚學元常筋骨亦備之語此書列子二章古雅渾勁風力直擬太傅長睿顧少之訾之者依聲附和遂有十月凍蠅之譏皆過論也

又出師頌一章宣和書譜等書皆以為索靖長睿目為子雲亦誤

第三章取也與也下大觀無失其所也四字

陳朝陳逵書

世說新語注陳逵別傳逵字林道潁川許昌人晉黃門郎西中郎將帖目當稱晉西中郎將陳逵書淳化標目題為陳朝陳逵宜其來長睿之掊擊也

宣和書譜稱逵作行草古而腴草字飄發不滯有義獻之風歲終帖筆力右厚果有義獻意後伯禮帖骨柔脉短則是僞書米黃未標出偶失之耳

逵乃當是逵白筆駛偶多一小折耳顧作百非三當是足下兩字合為一各借一筆耳第三卷羊欣帖亦同此

伯禮帖問訊陳云訊與訊同足前許當是兄前許亦緣筆駛多一折耳顧作足前許非介蘇當如施作介蘇介紛之省也今逵當是今遣或作進從付當是願付令信劉施作佳願作使俱可疑大抵此帖模搨多誤足介遂今信程六字皆有失筆不足據

中書令褚遂良書

褚遂良字登善散騎常侍亮子歷官尚書右僕射以諫阻立武昭儀貶潭州都督未幾又貶愛州卒於官神龍中復官爵德宗追贈太尉帖目當稱唐太尉褚遂良書標目上失唐字

遂良雖與虞歐同時然少後于虞歐當置詢後

遂良以高宗永徽六年諫阻立武昭儀左遷潭州都督此潭府下濕帖乃其在潭時語按遂良諫阻立武昭儀引義極諫叩頭流血終始不屈雖觸怒身死固其所安豈有裁一貶斥遂不勝煩苦之理帖云潭府下濕不可多時

況兼年暮深益憒憒竟似有刻不可居之勢既已執之於前乃忽悔之於後前後違反不可收拾曾謂遂良之賢乃至此極必無之事也此蓋僞書者不明大義以為此情所必有故倣效褚書惑人耳目而不自知害名義誣先正有如此也故其為書前猶矜練略得登善手意數行以後便脚手盡露惡道全出矣黃長睿云帖末云舅遂良報薛八侍中前河南謫潭時無有薛姓為侍中者自永徽六年遂良貶潭州都督前此上至神堯時為侍中

者裴矩齊王元吉杜如晦王珪魏元成楊師
道劉洎張行成高季輔宇文節韓瑗凡十一
人未有薛姓者至儀鳳中薛元超始作相既
在遂良後又不作侍中當時在外鎮亦未有
兼此官者其僞必矣按伯思此語可謂辨甚
鑿無此證以理而推亦知必僞況其鑿鑿可
據有如此者乎
諸何〻〻按文義當是足言筆法却是去意當
由模搨有誤更得汝𠀤當是狀或作兆非兆
下帖本有重美二字顧釋脫去從居帖本作

徙居顧釋作徒居亦誤
按𠀤乃章草狀字與十卷大令鐵石前帖𠀤字
不同彼爲非字也右半寫法先後各異顧汝
和以爲與大令帖同誤也
長睿云山河帖乃河南所書枯樹賦中鈔出耳
此庾子山作而褚書之後褚遂良述四字乃
集書者妄益帖內星安㤢者哉字不知從何
處集來
長睿云家姪至帖乃眞河南得意書翩翩有逸
敬體愚謂此帖筆勢肥濁骨韻軟緩全帶俗

氣定是僞書學者依聲習之便入惡道不知
長睿何見遽有此語董思白每爲學者論書
輒亦拈此爲法所未喻也
傎即倏字一作攟誤
唐秘書少監虞世南書
虞世南字伯施越州餘姚人隋內史侍郎世基
之弟叔父寄無子以世南繼其後故字伯施
智永善羲之書世南師焉歷宮銀青光祿大
夫宏文館學士卒年八十一贈禮部尚書帖
目當稱唐禮部尚書虞世南書

徐澄齋云世南爲遂良少所服膺當列褚前
長睿云虞世南大運帖歐陽率更比年帖皆集
二公碑中字爲之按大運帖乃集夫子廟堂
碑比年帖則未知所集何碑矣
夫子廟堂碑以今關中本爲勝關中本重刻於
趙宋之初字雖淵雅然風神全失此所集字
比之重刻本蓋弃其字形而亡之況風神乎
又況永興原碑乎益以知唐碑之可貴而閣
帖之不足尚矣
大運帖玄無之道大觀諱玄字末一點以宋太

祖小字玄朗故高宗臨蘭亭於天朗氣清朗
字亦闕月中兩小畫
去月帖等一兩日字當是牽顧作牽未是兩日
二字或合作曺尤非望可自力當是望可言
左脚痛㝵少日望可力疾行耳顧作耳非末
諸字帖本有言傍顧釋作咨誤
臨樂毅論帖每以等〻當是數記存之江顧作
記字草書作等第六卷右軍帖熙字亡不可
知與此正同皆當是存也〻當是之筆駛少
廻峯耳言樂毅論數亦記存此帖但近以脊
痛廢書不能學耳次非釋願學亦通但以字
作學於草法殊不合吾舊作數行草草則與
上下文義皆不貫決知非是
米以臨樂毅論帖爲俗人僞作信然此書柔緩
全乏永興謹嚴意且其文義至遣書謹空已
盡得書以下七字又以別帖續之文義全不
相屬筆意亦與上不類其僞不疑
永興當太宗即位之初年已衰老抗表乞骸骨
不許至貞觀十二年再表請致仕乃始許之
此疲朽帖云未有東顧之期惟增慨歎蓋其

思歸之切已十數載於茲矣此必其再請致
仕時語謂囑司事者使爲主持得力耳〻力
當是得力或作卿力顧作公力皆誤
鄭長官帖恒不蕩蕩劉作垣顧作恒顧較是
唐率更令歐陽詢書
歐陽詢字信本潭州臨湘人貞觀初歷官太子
率更令弘文館學士封渤海男卒年八十五
帖目是
蘭惹帖乃率更觀書跋語筆法謹嚴定是真蹟
虞永興別帖亦有承示名公書盡可以頓醒
滯思之語與此畧同然彼當是依倣此帖僞
爲永興書以愚俗目不足信也
靜思帖文義接上帖來疑當是一時語
自魏晉來多以使爲信故右軍十七帖中有往
得其書信遂不取答之語又太清樓續帖第
四卷右軍帖亦有今因其信答君書想必至
也之語此云定須寄信下平安帖云極欲知
君等信息則遂以爲書信之信矣古人問信
信字多作訊不作信晉陳逵伯禮帖云明願
問訊正作訊則以信爲書信之信蓋自率更

始
定〻當是定須筆駛失一點耳顧作頃未是立
具當是立具言定須寄信望立具勿遲也顧
合二字爲一作意字亦非
比年帖米云俗人僞作
淳化所收率更六帖惟比年一帖僞作餘皆嶮
勁揃削的是率更手筆與其所書史事等帖
正同世訾之者乃有園囿寒儉之譏殆非能
知率更者

唐諫議大夫柳公權書
柳公權字誠懸京兆華原人太子太保公綽之
弟歷官太子少師年八十八卒贈太子太師
帖目當稱唐太子太師柳公權書
長睿云柳少師與弟帖末云誠懸呈人多疑之
以顏籀注漢書丞相衛傳云字以表德豈人
所自稱柳不當稱字然嘗觀逸少敬謝帖自
云王逸少白廬山遠公集盧循與遠書自稱
范陽盧子先叩頭則古人稱字蓋或有之顧
從義云公權與弟故可以字也
聖慈帖與虞永興臨樂毅論帖筆勢畧同而此
更縱耳當是一手僞書末二字[illegible]當是敬
空亦與虞帖同空字失下半故行稍短施作
懸未是顧作敬問或可通按公權嘗爲敬穆
文三朝侍書公綽以其頗偕工祝致書宰相
乞換一散秩遂遷右司郎中宏文館學士文
宗思之復召侍書文翰林書詔學士帖云聖
慈允許守官稍減罪責豈朗爾時語耶然誠
懸有紫詔出守翰林一帖亦同時書而縱橫
沉勁有不可逼壓之勢與此相去逕庭則知
此爲僞作無疑矣

按柳公綽傳公綽有弟二人公權公諒又公綽
伯父子華有子二人公器公度則史傳所稱
公權弟僅有三耳此八月定發帖有弟五人
蓋史以其無甚奇特故不具載公權致書兄
弟同氣之情故應備及耳此亦可補史書之
闕
伏審帖展[illegible]當是展豁右半筆駛偶縱耳顧作
展割誤悵〻當是悵悵玉篇悵悵惆悵也唐
林藻深慰帖預懸離別之悵悵也顧釋是徐
作悵非[illegible]當是後使一作復便非帖末一

字當是空蓋帖尾押字與前譏空字同唐宋人書帖多有之此曰書盡筆駛不復多作折故從宀耳朱作耶或作言皆未是

唐李邕書

李邕字太和廣陵江都人李善子天寶初歷仕汲郡北海二太守代宗時贈祕書監帖目當稱唐祕書監李邕書大觀標目是

北海書出于敬而鼓努驚奔勢更過之蓋魏晉淳古之意自此遠矣觀其爲人辭辨義烈皆有過人而英邁之氣太重故其平生多見顛

沛卒以豪侈不拘細行致決殺以死此帖云欲使小兒入京當從澧州去蓋是其從中官楊思勗討賊嶺南時語十二日一作十二月

帖末慶曆帖有散騎二字

唐諫議大夫褚庭誨書

墨池編云褚庭誨錢塘人左散騎常侍无量之姪開元中仕至諫議大夫按舊史无量本傳无量杭州鹽官人此稱錢塘人者誤又按蘇頲所撰褚无量神道碑稱庭誨爲无量次子左拾遺則此所稱无量姪及諫議大夫者亦誤帖目當稱唐左拾遺褚庭誨書五行淵潤有神采時人曰爲小褚不虛也

人信惠問仍以信爲信使之信

唐尚書郎薛稷書

薛稷字嗣通蒲州汾陰人太常卿薛收從子鄭公魏徵外孫歷官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帖目當稱唐太子少保薛稷書

貞觀永徽間虞世南褚遂良以書專家稷銳精臨倣結體遒麗遂以書名天下而於褚公得之尤多故時人有買褚得薛不失其節之語

此四行者蓋亦嘗與之一變矣

此帖兩錙錙字三國志俱作錙音茲此當由書法小異

唐洛州刺史徐嶠之書

徐嶠之字維嶽越州人吏部侍郎師道之子太子少師浩之父三世書法皆有名於時按舊史但稱徐嶠新史則云浩父嶠之徐浩古蹟記自稱先考故洛州刺史贈左常侍嶠之真行草名冠古今又浩書山口碣石稱故銀青光祿大夫洛州刺史上柱國嶠之贈左散騎

常侍則當以其所自稱嶠之者爲正而舊史
稱洛州刺史亦誤以洛爲洛本帖正作洛也
帖目當稱唐左散騎常侍徐嶠之書此帖正
其授洛州時語
闍梨當是闍梨或作閬誤動正安隱當是動止
偶多一小畫耳泉本正作動止第三卷山濤
書諒尤貿正以止作正此動止安隱又以正
作止皆由行筆偶誤忽忽自魏晉來皆作勿
勿到此始有忽忽字右軍帖雖有遇信忽卒
萬不一陳之語然是僞書不足據

唐東宮長史陸柬之書

陸柬之蘇州吳人虞世南之甥少學舅氏以書
名官至太子司議郎帖目當稱唐太子司議
郎陸柬之書
長睿云陸柬之帖殊不類唐人語當是臨晉宋
人帖或效其語作此耳
此在淮陰於揚刺史守知官齋見此帖古刻縱
橫古雅十倍淳化則知淳化本之模搨失眞
多矣
上下無恙重一恙字當是於越行時多書一字
如魯公論坐書藁使百僚共得瞻仰使字之
類耳

唐薄紹之書

按竇蒙述書賦注張懷瓘書斷並云薄紹之字
敬叔丹陽人官至給事中行草倜儻時越羊
欣黃長睿云薄紹之宋世爲丹陽尹書與羊
欣齊名時號羊薄淳化目爲唐人謬甚按敬
叔乃丹陽人非丹陽尹長睿亦誤帖目當稱
宋給事中薄紹之書大觀標目是
冋非當是周旋一作同於非甚氵一宅氵字可
疑何屺瞻云恐是須字模搨失耳多字成交
當字亦模誤劉作嘗文義恐未是帖末兩白
字皆當是白與卷前陳逵書白字正同

淳化祕閣法帖考正卷第四

淳化祕閣法帖考正卷第五

瑯邪王　澍虛舟詳定

天都秋水藕花居校刊

諸家古法帖

長睿云自蒼頡至程邈書皆僞

此卷尤荒率可笑不惟卷首諸家畧無據依其後諸家錯繆尤甚秦時未有楷而以爲程邈宋儋開元時人而不知爲唐隋法帖文帝書也不列首卷帝王之次扱老二帖不辨爲率更敬祖二帖不知爲大令其他如晚寒二帖移屋二帖其不能識別又不足言矣惟智果係隋僧懐素係唐僧不宜列於名臣之次章草蜀志兩帖無可王名爲當以古法帖目之耳

蒼頡書

蒼頡黄帝史也帖目當稱黄帝史蒼頡書

易曰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蒼頡通於神明仰觀奎文圓曲之勢俯察龜文鳥跡之象博采衆美合而爲字是曰古文孝經援神契云奎主文章蒼頡倣象是也今此書字雖不可識按其書法風力短淺全乏古意乃與後世小篆無異並非古文故秦淮海亦有了不與科斗相類乃近大小二篆之疑虞世南書旨述云蒼頡象形傳諸典策世絶其跡無得而稱以此而言其僞決矣

夏禹書

大禹書傳於世者惟衡嶽岣嶁峯七十二字筆法奇古多不可識然鑒者尚有字奇而不合法語奇而不中倫韻奇而不合古之疑今此十二字全與岣嶁不相似又余嘗得大禹開山幣乃大禹佩之治水者面四字幕二字亦不可識然筆法横絶揚之可以上天折之可以入地定非大禹不能今此書又與開山幣不相似其僞不疑

右二書亦間有一二字可識者然既是僞作非必盡有原本不過以意塗畫漫作數十字分別部居以爲此某書某書耳雖可識者亦不足據也

魯司寇仲尼書

秦淮海云魯司寇仲尼書者吳季子墓銘也銘

在丹陽季子墓上字徑尺餘唐張從申記云舊本湮滅開元中玄宗命殷仲容摹搨其書以傳大歷中蕭定又刻於石此小字者蓋後人依效爲之者也歐陽文忠公謂孔子未嘗至吳不得親銘季子之墓然則季子墓銘其眞者猶疑非孔子書况依效爲之者與

此僞書者竊取延陵季子碑於十字中節去五字又於前後妄增七字共十二字以爲是孔子書按延陵碑字長徑尺篆法敦古李陽冰學繹山碑得此而後變化則此碑即非孔子亦斷不是漢以後人作今此十二字筆力短弱比于延陵碑相懸倍萬又其所存延陵碑五字形貌雖同精神迥絶遽欲以罔千古識者之耳目吾誰欺

劉昌詩蘆浦筆記云孔子書十有三字內有吳君子之五字與延陵碑同或者後人衍此題墓上按十字碑唐明皇命殷仲容模搨大歷中蕭定重刻於石張從申碑跋可證閣帖刻於宋太宗淳化中逮出十字碑後謂閣帖縮取延陵碑則可謂延陵碑衍閣帖可乎又閣帖僅十有二字此誤以爲十三本不足置辨聊復書之以當一笑

史籀書

張懷瓘書斷云史籀周宣王時爲史官善書師模蒼頡古文損而益之或同或異謂之篆亦曰史書帖目當稱周史官史籀書

長睿云史籀書傳世者岐陽石鼓耳今此書云揚州裴易德系字殊無三代體與其詞皆唐人筆也

樓鑰攻媿集云黃祕書謂李斯十八字乃李陽冰篆王密所撰明州刺史河東裴公紀德碣中字此史籀書即此碑額中字也歟乃碧落碑第二字唐字也陽冰嘗愛碧落碑故用之州裴德三字皆在系即紀字之半但無易字疑以明字疊而成之特以大爲小爾豈祕書未考此碑之額耶

紒或作楊旍作剔顏汝和云碧落碑有唐五十三襍唐字正與此同王著蔡京輩皆未考此碑耳

秦丞相李斯書

李斯楚上蔡人西入秦位至丞相斯妙大篆始
省改之以爲小篆著蒼頡七篇帖目是
長睿云李斯書米云未知何人書僕案其文乃
李陽冰篆王密所撰明州刺史河東裴公紀
德碣中字也其碑畧云驚逋復田疇闢教以
耕耨故爲政可期月而致寛之則法令非行
公之化夷俗爲鄒魯使父子長幼各得其宜
此帖乃摹田疇等十八字爲斯書與碑中篆
無銖黍差而米云未知何人書蓋未嘗見此
碑耳

秦程邈書

書斷云程邈字元岑下邽人始爲衙縣獄吏得
罪始皇幽繫雲陽獄中覃思十年益大小篆
方員而爲隸書三千字奏之始皇善之用爲
御史用其字以爲隸人佐書故曰隸書帖目
當稱秦御史程邈書
秦淮海云程邈始作隸字今漢碑在者皆隸字
而程邈此書乃是小楷觀其氣象豈敢遂信
以爲秦人書長睿云有此隸方生今正書不
應邈已作之

此帖乃書老子法本章語米云與章帝一手玩
其筆法稍有正骨微與章帝不同

宋儋書

按竇蒙述書賦注云宋儋字藏諸廣平人高尚
不仕戶部侍郎宇文融薦授秘書省校書郎
帖目當稱唐秘書省校書郎宋儋書
長睿云宋儋唐明皇時人學鍾書但作側戾殊
失大勢王著錄此書不知乃唐士意以爲逵
古人故與斯邈並列其誤至此儋有嵩山圭
峯禪師等碑傳於世字亦不甚工

黄山谷云宋儋筆墨精勁但文詞蕪穢不足發
其書東坡云其人不解此狡獪書便不足觀
如儋書畫不可棄也
按宋儋書魄力雖微覺短淺然一正一偏清思
迥迥具有魏晉風韻唐人觚稜斬截習氣盡
行打碎殆亦當時矯然絕俗之士也長睿譏
其但作側戾殊失大勢依聲附口吾所未許
且亻乙當是且絕作紀非作作尤非聆景大觀作
聆京誤竟欲大觀竟字闕末一鈎蓋避宋諱
不ほし當是不復一一筆駛直帯下故有似

得耳顧作不得具亦誤

衛夫人書

張懷瓘書斷云衛夫人名鑠字茂猗廷尉展之
女弟恒之從女汝陰太守李矩之妻右軍少
嘗師之卒年七十八帖目當稱晉衛夫人書
東坡云此書近庸妄人傳作衛夫人書耳晉人
風流豈爾惡耶
米芾書史云劉涇倅莫王貽永侍中孫爲守得
摹帖一卷乃胄曹叅軍李懷琳僞作七賢帖
又有李氏衛帖比今閣帖字亦多亦其所撰
也次無名帖次郗超帖亦摹在閣帖中次陸
機衛恒帖衛亦摹入閣帖也皆貞觀間一種
僞好物
長睿云衛夫人帖蓋唐初李懷琳作事見竇臮
述書賦如續帖中嵇康絕交書世傳七賢帖
皆懷琳僞作也此與師帖尤疎繆按梁蕭子
雲荅武帝勅云臣昔不能拔賞隨時所貴規
摹子敬多歷年所年二十六著晉史至二王
列傳欲作論草隸法言不盡意遂不能成十
許年始見勅旨論書一卷商略筆狀洞徹字
體始變子敬全範元常逮邇以來自覺功進
此僞帖云但衛隨世所學規模鍾繇遂歷多
載年二十著詩論草隸又云筆勢洞精字體
遒媚皆竊取子雲啓中語欲小改之遂失其
句讀今世高識豈無何不悟此又既與師帖
自當著名不但稱夫族及姓也以數事攷之
其僞不疑東坡論此帖以其勅從力館從舍
爲僞未中其病蓋自二王以來譌字甚多陳
爲陣策爲筴皆二王輩自製不可據此定眞
僞也顧汝和云春秋婦人稱姓如周女曰姬
宋女曰子齊女曰姜是也長睿未之考耳
按此帖雖是僞作然出自李懷琳手猶有魏晉
遺法不比僞程邈書規模朴拙了乏生態也
又衛夫人本晉人而云詣晉尚書館書無端
稱晉益可知此帖之非晉人書矣

古法帖

此帖疑是子敬書以首尾無獻之字遂失主名
耳壽春富陽亦會稽近地也
小勝當是似小勝帯上筆駛遂省一折耳施
釋是顧作以非之子當是兄子作兄作元皆

非

隋朝法帖大觀無朝字

此當是隋高祖文帝書開皇元年二月文帝始
代周稱皇帝十二月即聽民出家賦錢寫書
造象二十年十一月又禁毀佛天尊及神象
蓋文帝自初及晚深信佛老故其與僧慧則
書尊崇切至如此淳化概目以為隋朝法帖
蓋未深考耳
淳化首卷為歷代帝王書此帖應序入首卷唐
太宗書之上

長睿云帖中敬字闕其波蓋淳化中摹此書時
特省去避諱耳或指此目為偽帖非也

隋僧智果書

書斷云智果會稽人居永興寺工書嘗謂永師
云和尚得右軍肉智果得右軍骨墨池瑣錄
云合處不減古人然時有僧氣
黄長睿云梁武帝評書乃命袁昂作者梁武帝
下當有勅袁昂三字此云梁武帝評書誤矣
按梁武自有書評自鍾繇至薄紹之凡三十
二人其勅袁昂評者自右軍至李斯凡二十
五人又荅敕有鍾繇蕭思話薄紹之三人共
二十八人智果此書乃兼采兩家語目為梁
武與目為袁昂所謂楚則失矣齊亦未為得
者也長睿豈未之深考耶
梁武帝評書凡三十二人此帖存者王僧虔王
子敬羊欣阮研徐淮南陶隱居吳施王羲之
蔡邕陳曠平蕭思話李鎮東范懷約孔琳之
李巖之薄紹之鍾會張伯英鍾繇凡一十九
人袁昂評書共二十八人此帖存者王子敬
羊欣阮研王儀同殷鈞徐淮南陶隱居曹喜

王右軍蔡邕皇象鍾會崔子玉邯鄲淳師宜
官梁鵠張伯英衛恒索靖鍾繇蕭思話薄紹
之凡二十二人中間同者一十二人彼此俱
無者柳惲桓玄程邈三人重見者曹喜一人
則於袁昂評所存僅十八人耳各人評語皆
主梁武而參錯袁昂益知長睿前鑒之誤
王僧虔書梁武作如王謝家子弟無楊州二字
末云皆有一種風流氣骨此但作風氣袁評
闕王子敬書梁評有絕衆超羣無人可擬八
字此帖無之皆悉充悅此帖皆下無悉字袁

評作河洛閒少年雖皆充悅此作河朔皆上
無雖字羊欣書與梁評同惟以如作似袁評
作如大家婢爲夫人雖處其位此以如作似
以爲作作又無大家雖處其位六字阮研書
品下多次字排斥作排突袁評品次下有叢
悴二字此帖無之王儀同書梁評闕袁評同
殷鈞書梁評闕袁作鈞此作均高麗使人此
無使字甚有意氣此作乃不有意氣滋韻終
乏精味此作而姿顏自足精味徐淮南書梁
評同但此以殊不寒乞作然不寒乞袁評作

徒好尚風範終不免寒乞陶隱居書梁評闕
惟狀下有雖字袁評形狀作形容峭快作駿
快吳施書梁作施此作拖梁評作一往見此
無見字袁評闕柳産梁袁評皆闕曹喜書梁
評闕袁評同此惟以道人作道士王右軍書
梁評同此惟以雄逸作雄強袁評作如王謝
家子弟縱復不端正者奕奕有一種風氣此
全與蔡邕書梁評同袁評末句無如力二字
大觀止一奕字程曠平書梁評如鴻鵠高飛
此無高飛二字弄翅頡頏此多布置二字又

如輕雲忽散乍見白日此作初雲之見白日
袁評闕蕭思話書梁評同袁評闕李鎮東書
梁評同惟芙蓉下少之字文彩下少如字袁
評闕桓玄書梁袁皆闕范懷約書梁評眞書
有力而草行無功此以力誤作分而草行三
字但作草書二字袁評闕皇象書梁評闕袁
作如歌聲繞梁琴人捨徽此作韻音繞梁孤
飛獨舞孔琳之李巖之薄紹之書梁評皆同
袁評孔李皆闕薄紹之全與秦獄吏程邈扶
風曹喜梁袁皆闕鍾司徒書梁作書有十二

意外奇妙此十二下多種字奇妙作巧妙末
有絕倫多奇四字袁評巧妙作殊妙絕倫多
奇作實亦多奇崔子玉書梁評闕袁評同此
以一枝爲單枝末少有絕望之意五字邯鄲
淳書梁評闕袁評同師宜官書梁袁評同惟
以袁鵬羽作鵬翔翩翩下多而字梁鵠書梁
評闕袁評作如太祖忘寢觀之喪目此全與
張伯英書梁袁皆同惟梁作漢武袁作漢武
帝此但作武帝衛恒書梁評闕袁評作插花
美女此作插花舞女袁評舞笑鏡臺此作援

鏡笑春鏡字避宋諱少末一鈎大觀全索靜書梁表評同靜當作靖靖静古通用鍾繇書梁評同此以雲鵠作雲鶴過下增耶字表評作意氣密麗若飛鴻戲海舞鶴游天餘同梁

黄山谷云鍾繇書有十二意外奇妙按梁武帝觀鍾繇書法十二意謂平直均密鋒力輕決補損巧稱與山谷所稱不同又梁武評書論鍾會有十二意外奇妙表昂評亦爾則知所謂十二意外奇妙者乃謂會非謂繇也

長睿云此書字法局促天然大少疑非智果書

果號得右軍骨借譽浮其實亦不至爾馮班鈍吟雜録云長睿疑智果書此不習南朝書法也按此書字法古勁行楷草章無法不具爲得魏晉遺意信非智果不能惟行間忽縱筆作大字號子母體者雖名變化實落習氣所謂僧氣未除者正謂此爾學者不知從而效之便入惡道不可不戒

自宋齊以來書法大壞謬體百出惟陳僧智永隋僧智果墨守前規不失魏晉遺意二王後得書法正脉者惟此二僧耳而永師淵雅風格更出果上

自首至尾書分五節大觀作一節第四節獄吏程邈忘其名一作忠一作志當是摹誤未可據又程邈曹喜兩條梁表皆無此當是書者以意增入與前後又别一體

何氏書

長睿云何氏書者若云何人耳或以爲何姓非也米以二帖爲歐陽率更書良是

淳化以此兩帖列於古法帖之次目爲何氏書蓋不能定其名氏也惟米老目以爲率更書

余研玩之次恍見率更運筆益信米老精鑒米老辨閣帖眞僞不差豪髮恨王著當年少此識力遂開後人多少訾毁

兩帖信率更得意書淳化所收率更諸帖此當爲長

大觀帖恒字闕末一畫玄字闕末一點竟字闕末一鈎皆避宋諱榮即策字鍾大傅宣示帖再世榮名亦如此不〻頓爾當是不勞頓爾勞草書作〻此筆駛稍省耳顧作身非也當是他右軍佳果帖惟以他爲事他字正如此

陳作地非也當是竟永師千文孫虔禮書譜
竟字俱如此顧以爲疑未是
第二帖故當示爾宜作取或作所亦通切忽歸
文義當是切思歸書法則似忽字蓋緣筆駛
中間兩筆轉處稍輕耳五月三字與王珣末
冬帖首字同正是三字非邑非足

蔡琰書

後漢書列女傳蔡琰字文姬蔡邕女興平中亂
没於南匈奴曹操贖之帖目當稱後漢蔡琰
書

山谷云蔡琰胡笳引自書十八章極可觀不謂
流俗僅餘兩句米云同章帝一手僞書米鑒
是

漢祀褒當是漢祚褒或作祀非

古法帖

敬祖都陽兩帖皆王子敬書重見第十卷此乃
目爲古法帖不謂侍書草率乃爾豈于此目
爲古法帖後知其爲子敬書乃復改正故重
見耶

長睿云敬祖王廙子武岡侯協也與大令不同
時恐非其書按子敬與敬祖爲再從叔伯父
敬祖以元帝時爲撫軍參軍早卒子敬卒於
孝武太元十一年年四十三則當生於康帝
建元二年上距元帝之世尚二十一年敬祖
又早卒非同時人無疑長睿鑒最是然此書
絶神駿且見唐模斷知非僞或當時有此一
帖而子敬書之耳

敬祖帖嚴使也聞吾家鬱岡帖刻此書乃唐人
所模作嚴使君按文義當以唐模爲正

長睿云孤不度德以下二帖皆諸葛傳中與昭

烈問荅語有一段自孫權據有江東以下與
此文脉相接誤置第十卷王大令部中皆章
草書雖字畫大小微異而筆勢若一大是全
寫亮傳首語此文雖出亮言亦史家潤色之
又中云亮曰亦史家所記米遂謂亮書差千
里矣此帖當是逸少書蓋與此公豹奴帖筆
法同

長睿以蜀志三帖爲右軍書自魏晉來古法未
漓能爲章草者多矣右軍父子索靖蕭子雲
皆得伯英不傳之妙此必魏晉名手所書既

不得主名不須強爲排突目爲古法帖正當
爾
長睿云大觀以夗紹爲弱下另作一帖標唐張
旭書不知何據
十卷大令帖孫權一段當在此二段後
孤不怗侯義史作信義顧汝和以爲侯即古伸
字未詳 楷術史作智術此書法作楷顧作措
亦可疑 君謂顧誤作若 廿當是計一誤作此
亮曰帖宂內當是亮曰章草曰字正如此劉旋
誤作白表紹當是表紹章草有似表耳顧作
表非不可 又當是不可與章草與字正如此
或作久非

僧懷素書

懷素字藏真零陵人好草書自言得草聖三昧
棄筆堆積埋於山下號曰筆塚性嗜酒一日
九醉時人呼爲醉僧帖目當稱唐僧懷素書
米云同章帝僞按懷素書雖狂縱然極清剛此
書有其狂縱無其清剛與下張顛書筆法正
合大段侍書摹搨閣帖多失肥濁不得古人
真面目耳鑒者推許太過目爲古茂皆過論

也醉僧此帖蓋亦摹搨失真耳宜其來米老
之疑也

張旭書

張旭字伯高蘇州吳人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
乃下筆世呼張顛仕爲常州尉帖目當稱唐
常州尉張旭書
二帖大觀作一帖標目作隋僧智永書智永陳
人非隋僧也
前帖晚後劉作後顧作復皆可通
古法帖一本無帖字
元章云移屋足下二帖並羊欣書末有欣白二
字
長睿云移屋意適二帖真羊中散書與唐薛邕
家所畜筆精帖字勢同與法帖本部中三月
六日帖殊不類彼六日帖乃僞也筆精帖真
羊公得意書或以爲逸少則過矣
梁武評中散書如婢作夫人不堪位置婢之婢
爲重臺老米書學中散故世有重臺之目帖
末欣白二字米云當作欣白與上一帖皆羊
欣書信非重臺不能鑒也

微援褁地絳帖平云援與園同按本帖下有空
園字正作園則此援字當如顧釋欄者爲是
直步廊當是直步廊顧誤作宜本帖下有彌
宜字正作直空園帖正作空園顧誤作恐園
彌宜下大觀接重複七字然後以移三間屋
九字并耳字終之於文義爲順又移三間屋
九字差小僅及前後之半當是於行間添注
摹勒時誤以入行又不詳文義故兩行互易
耳

第二帖既ミ當是既即顧作有非ミ暑當是忘
暑劉顧作惡暑非慰對ミミ當是慰對者
卿少顧作告今少可疑下便有今字筆法正
不如此垂了當是垂了ミ吾今年病垂了始
小差也或作垂耳非大小ミミ劉顧俱作大
小會使可疑當是大小今床疾言我幸垂了
小差而家下大小今皆床疾我惟惛忽移日
耳ミミ當是每每施作每日未是古帖中凡
帯上作黒點者皆是重字不是日也ミミミ
ミミミ當是玄昌之問可與音介言玄
昌書問可與音介致之也劉作玄哥哥問可

足介亦未是ミミ當是勿勿劉誤作忽忽既
ミ當是既即與帖首同劉顧作既與可疑宜
人當是宜人劉誤作直帖末ミミ當如米作
欣白或作須得亦可疑大抵此帖摹勒多誤
不能遽定是否

淳化秘閣法帖考正卷第五

淳化秘閣法帖考正卷第六

瑯邪王　澍虛舟詳定

天都秋水藕花居校刊

晉王羲之書一

王羲之字逸少司徒導從子尚書郎正之孫淮南太守曠之子起家秘書郎征西將軍歷右軍將軍會稽內史年五十九卒贈金紫光祿大夫帖目當稱東晉右軍將軍會稽內史王羲之書

適得書帖

此帖米老目為偽作黃長睿亦云然姜白石言自唐以前多是獨草不過兩字連屬若累數十字而不斷號曰連綿遊絲此雖出於古人不足為奇反成大病古人作草如今人作真其相連處特是引帶右軍書雖鳳翥龍翔實則左規右矩未有連綿不斷者至顛素始專用此法魏晉時未之有也此帖字相連屬如筆不停綴者然既乏頓挫兼帶俗韻黃長睿以為筆無晉韻乃近世不工書者偽作不刋之論也

中字草法作中帖作中多一折不合中冷顧釋作中治按右軍帖有中冷無賴語則此正當是中冷中冷甚快〻猶言中冷無賴也快〻劉作怏怏顧作憒憒皆通都不知足下來一言以中冷靜眠不知足下到門甚無意也顧釋作來一非觀其筆勢亦是門不是一

此帖不論字非右軍即其詞句亦只是後來流俗語長睿駁之良是

知欲東帖

知欲東帖與上適得書同是一手偽作後面差涼奉對汝不等帖皆同雖筆較清拔要之皆偽作也

謝〻顧釋作謝欲按筆法下半多一折定非欲字劉何釋作吳或近之〻何當是云何或誤作之何

差涼帖

與上二帖一手偽作

奉對帖

此帖九字中有兩以字劉顧釋上作比下作以按兩以字筆法同皆當是比山谷鑒是

比草法當作以〻然右軍皆書作以與以字同故
劉顧遂分爲二
又以字篆作ㄹ與已字同故右軍多用以爲已
蘭亭序以爲陳迹是也此等處右軍帖㝡多
本卷昬取以畢心以馳於彼皆用以爲已
汝不帖
此亦僞作米於前奉對下注已上四帖僞豈以
此一帖爲真耶粃糠眯目雖老米亦復不免
何也
前〻當是前云舊釋皆作與

奄至帖
長睿云自適得書至馳悚耳中間諸帖除穆松
中秋二帖差似逸少書餘並近世不工書者
僞作按適得書等帖長睿以爲僞作信是此
奄至帖筆力清挺風神照映爲似右軍書但
比之右軍清駛有餘淳古不足耳長睿目爲
近世不工書僞作恐是過論
日月如馳帖
此與上奄至帖長睿以爲差似右軍是也米於
此帖下注以上三帖真則竟以汝不可言帖

亦目爲真過矣
穆松張彥達二王帖錄作松當是王謝子弟小
字右軍帖中往往有之省汝酸感汝顧釋作
疏於文義安而書則是諸或由疾書筆誤
右軍草書鳳翥鸞翔實則左規右矩故爲古今
絕品十七帖是其烜赫有名之書曾有一字
怒張否以此稱量右軍凡筆勢怒張者皆非
也王侍書模右軍帖乃以此等怒張之書爲
右軍首選豈以此爲右軍絕奇書耶其無識
一至於此

靈柩毋至帖
此帖筆頗清挺與上奄至日月兩帖略同然時
見怒張態當是僞書中之清謹者面狀雖移
神氣自一不可爲其瞞過也
考異云日月如馳靈柩毋至淳化帖張彥遠帖
錄所載皆爲兩帖大觀合爲一帖竊謂更當
合下慈顏幽翳毋二十年慈顏以毋故越行
耳與後伏想嫂安和正同
慈顏幽翳帖
此比上靈柩帖筆法正同首行猶謹嚴後則怒

張之至脚手盡露矣其僞不疑
自奄至此禍至此皆一手書并直一手并是一
時初猶專謹漸以怒張至慈顔幽騷則益縱
絶矣然自是當時好手所書故米老猶以奄
至日月二帖爲眞與上適得書等帖佳惡故
不類吾向稱此四帖爲李北海所臨大是有
合

省別旦夕兩帖

此二帖在十七帖中右軍烜赫有名之書也長
睿皆列在僞中未曉米於旦夕帖下注以上

三帖眞則并以慈顔幽騷爲眞矣亦誤
省別帖以唐摹十七帖對按至字作字宜字拉
字摹揚皆有失筆其餘字形雖同神觀迥絶
故知閣帖去眞益遠

州將桓公桓宣武溫也穆帝時溫督荆梁四州
諸軍事安西將軍辟謝奕爲安西司馬故云
無奕外任也無奕謝奕字仁祖謝尚字桓溫
有事中原使尚率衆向壽春進號安西將軍
故云仁祖日往也
旦夕帖使与諸本皆全泉本少一折竟似欲字

合字誤也

娷安和帖

此亦僞帖米老鑒是
此與前日月如馳帖同是一事此言娷病前言
娷背棄也此當在日月如馳前
松上下松即穆松古人于字或单稱或兩稱惟
意所適右軍於郗曇或稱重熙或稱熙正同
此於謝萬或稱萬或稱阿萬則更稱名且於
名上加一阿字尤見親厚無間之意自至猶
小差至施作慰按筆法當是至然文義當作

慰言娷疾至篤得小差爲慰也蓋緣行筆太
速故有似至耳得涼漸和顧作利施作和當
以和爲正言得涼乃漸和耳蓋亦行筆速故

諸從帖

脩載王者之世將第三子歷荆州刺史帖云脩
載在遠音問不數當是其在荆州時也司州
王胡之字脩齡朝廷欲綏緝河洛以胡之爲
西中郎將司州刺史假節以疾固辭未行而
卒故云司州疾篤不果西公私可恨也
此帖唐摹本失州疾篤一行十一字

此諸賢帖
逵ㄣ與多小患ㄣ當是頃言逵此刻與諸賢異
多小患也劉顧作須未是遠人名右軍有得
逵嘉興書等帖但未詳何人耳疾篤不得數
爲歎篤爲數三字俱有失筆當由模搨有誤
爲一作可
米以此上兩帖爲眞黄伯思俱目爲差近逸少
論太過
宰相安和帖
元章云僞

長睿云或云此帖乃郗愔書宰相者簡文帝作
相王時也殷生者殷浩也然此或是書愔語
耳而結字實近世人僞作愔書自與逸少草
年抗衡此帖了無晉韻其非審矣
啖豆鼠帖
此與上宰相安和同皆是僞作
豆或作宣非
旃罽胡桃帖
此載十七帖藥是二字原帖傍注故差小淳化
模入行中者失之

知足下ㄣ當是得言戎鹽爲服食要藥知足下
已得之也帖正作得泉本摹作謂誤也
方回郗愔字史稱其栖心絶穀與姐夫王羲之
高士許恂並有邁世之風帖云頃服食方回
近之吾此志知我者希是也
秋中帖
米以此上三帖爲眞則亦以前啖豆鼠帖爲眞
矣蓋誤
胛廣韻古狎切背上兩膊閒也後漢張宗傳中
矛貫胛劉作脾風誤

又不能帖
此下二帖與前娵安和宰相安和等帖同米目
爲僞是也
[illegible]二字[illegible]顧作熙按草法當作[illegible]今作[illegible]當
是傳模之誤[illegible]當是存字孫過庭書譜謂必
[illegible]錄存字祖此劉次莊作孝陳去非作學皆
非熙謂重熙郗鑒子曇字右軍妻弟也卷後
有兩重熙帖亦但稱熙熙存亡正爾復何於
求之言熙於理不當亡或緣內好故故云當
求之內事末云前塗願一一誨之以悟其心

蓋是重熙將假節下邳時語

顧云帖中二政字當作正逸少祖名正故王氏作書正月或作初月或作一月及他正字皆以政代之也按顧說㝡是近人不解此義多以求正為政或以孔語解之曰政者正也不妨通用又以郢人善用斤移為郢政斧政愈違愈譌可為一笑也

疾不退帖

此亦偽作與上又不能帖同出一手

顧云此帖語重十卷但十卷以損亦二字合作

處字又少一云字本帖此豈常三字旁各加一點當是謂此三字重上句十卷當旁無點下作憂憂餘皆同

飢色可可飢當是肌劉顧作飢誤詩一作疎非當如劉顧作竦

七兒一女三帖

此下三帖皆載十七帖中並真

晉書羲之傳羲之七子知名者五人玄之早卒次凝之歷官江州刺史左將軍會稽內史徽之歷官黃門侍郎操之歷官侍中尚書豫章太守獻之歷官中書令贈侍中光祿大夫晉書所載惟此五人而不及肅之渙之按世說新語注載王氏譜云肅之為羲之第四子操之為羲之第六子中興書云徽之為羲之第五子惟渙之僅見於蘭亭志為羲之之子而不詳其行次然參考以紀當在第三竊為之列其序曰玄之凝之渙之肅之徽之操之獻之若夏儀王謝世家以肅之為操之弟則未知所據矣一女嫁為南陽劉暢妻生子瑾歷官尚書太常卿大令乞假表云臣妹劉氏在

餘杭當暫過省者是也

省足下帖

此當是與益州刺史周撫書晉穆帝永和三年桓溫攻成都李勢降以撫為益州刺史鎮蜀右軍十七帖中多言蜀事皆是與撫書此亦在十七帖中故知同為與撫無疑也

當告卿求ゑ張作近顧作進旋作迎當以旋為正言可得果當告卿迎我為少人足故也十七帖ゑ字比淳化多一折淳化乃傳模誤耳

汝即岷字

譙周帖
十七帖以嚴君平下分作兩帖淳化合之又唐
人摹本譙周帖中今字一有爲所在其人有
以副此志十字閣本失
夫人平康帖
元章云以上二帖僞長睿云夫人及蔡家二帖
亦後人依放按此二帖與第十卷天令鄱陽
極熱等帖行楷雖不同筆法自一右軍自會
稽還後多不自書往往出代書人手此二帖
正當爾然風力遒厚雅有正骨與一切僞書

不同
奚行復面奚當是真筆駁僞省耳或釋作異非
蔡家賓至帖
與上夫人平康帖同出一手
按此後散勢帖小佳帖奉告帖鯉魚帖月半帖
近得書帖昨書帖一日一起帖侍中書帖皺
豫帖俱當出代書人手惟虞休一帖則與前
日月如馳等帖同又是一手所作
足下散勢帖
復以灼怛顧作悒怛或作胡怛按晉哀帝郎君

委瘵帖情以灼怛與此正同灼怛當是晉時
語作悒怛近是胡怛則大非矣以漸消〻當
是以漸消乏之言得散力疾患當以漸消乏也
作息非
散勢以下七行當是一帖上問人疾末乃自道
文既一貫書法弁一舊以末三行另分一帖
誤劉分復以悒怛二行更爲一帖尤誤
昨得熙帖
此卷重熙凡有三帖前熙存亡正爾復何於求
之後適重熙如此皆道重熙事按史郗曇以

四十二歲卒後帖正重熙假節鎮下邳時語
此帖乃始知其患氣前帖則其垂死時書也
蓋三帖正倒置
知足下連不快帖
此亦當是與重熙書同上帖蓋一時事米老以
爲智永書臆決無據
小佳帖
此與前衰老等帖筆法正同特稍縱耳然有正
骨與宰相安和等帖不類亦當出右軍代書
人手

奉告帖
又之悲酸劉顧俱作見之或作兄亦通
鯉魚帖
大觀以義之白三字連上帖送此以下另爲一
帖又南唐刻本繫下遣鄉里人往一行之後
與淳化大觀異
矜字闕波避宋諱
月半哀怍帖
米老注此帖下云已上二帖真按鯉魚帖與上
奉告帖筆法正同米既以鯉魚爲真則亦當

以奉告爲真乃獨目奉告爲僞吾所未喻又
此三帖前奉告鯉魚兩帖筆韻文裕與前夫
人平康等帖同月半哀怍帖雖筆勢稍縱而
神韻自一皆當出右軍代書人手
哀怍當是哀怍舊作哀悼未是懸耿玉々々而
又當是懸耿至匆匆白不具劉作至具願不
既誤再拜諸本皆作冉々惟泉本多一折作
冉刂
遣鄉里人往帖
一行當別爲一帖大觀得之淳化適行盡耳劉

顧俱連下行成爲一帖殆未細審耳
口々々也顧作言一作具皆非當是一一言遣
鄉里人口道一一耳
行成帖
東坡云此張說送賈至文也乃知法帖中真僞
相半
山谷云王羲之餞行帖當是虞永興少年時書
元章云是月也下僞帖
長睿云賈曾送張說赴朔方序中云脩官而行
成旅比從是月云云有詔具寮斐開祖宴且

中後命寵以蕃錫此當是後人集逸少書寫
此序而亡其首尾故語不綴屬耳先輩以爲
張說送賈至文非也米以是月下爲僞殊不
知自行成下已僞蓋未嘗考賈曾文也
以從按賈曾文當是比從劉顧俱作以從非玉
當是殷慶歷帖闕波故山谷誤作列載陰唐
文粹作戒陰時文粹作賦
此帖筆力緩弱且通體氣脉不貫定是集書長
睿以爲集右軍書是也山谷以爲永興少時
書恐是臆說

近得書兩帖

兩帖俱當出代書人手不ミミ當如施作不一

一劉顧釋作不具未是

濶別帖

山谷云濶別以下九行當是永禪師得意書

長睿云濶別帖字既甚惡而筆語乃爾非逸少

書無疑

按此帖詞致纖妍當是宋齊後人語不類晉人

吐屬長睿疑是山谷以為永禪師得意書亦

是臆說

旦極寒帖

旦極寒帖絶似官奴蘭亭後面追尋傷悼雖稍

縱要皆是右軍極筆

虞休帖

此亦僞帖與前日月如馳等帖同出一手米黃

不著失之ミ劉作連近是顧作患非

建安靈柩帖

何屺瞻云按絳帖平此帖墨蹟在王順伯家傳

寶有緒右軍帖傳至今者秘閣尚有二十餘

軸多唐人鉤臨聞此妙迹恨未得見嘗見墨

本頗勝官帖也

永惟下實晉帖有朋字此當由模搨脫失無由

言苦苦字張作告或作昔作嵌皆非劉顧釋

作苦最是聖教序無苦集滅道苦字從此模

去也[illegible]當如劉作報張作批誤

一日一起帖

元章以此帖為張旭書長睿云米論多以草字

差大者為非二王書一槩求之理恐未竟僕

謂此及下侍中敬豫二帖皆當出代書人手

與前夫人平康等帖正同

侍中帖

[illegible]劉作顧或作欣皆非顧作顧近是

侍[illegible]ミ中書二字直下顏魯公論坐藁刑部

尚書上柱國書上三字六曹尚書曹尚書三

字祖之書下一點劉顧皆作書書不可通按

古帖凡帯下一點皆作白此當是侍中書白

言侍中有書白涂侯危篤也涂當是涂姓也

顧釋作徐非

敬豫帖

敬豫王恬字也小字螭虎丞相導子淡劉作豫

陳作像施作豫施釋正顧汝和云書法豫傍
寺字作〻〻二卷王珉第四帖卿可豫此卷潤
別帖想清豫及此敬豫帖七卷長素帖得敬
豫俱如此法當以不疑

清和帖

右軍草書無不中規合矩此帖字多荒率格亦
不遒當是偽書米老目為真殆過
適〻劉作吾施作知俱可疑當由摹有失筆想
二〻舊作庚或作康顧作庚顧或是逮王劉
顧作王或作至至或是下無所王同大段此

帖摹搨多誤

追尋傷悼帖

元章云此子敬代父書長睿云非也字勢圓緊
既非獻之體而中云吾老矣餘願未盡惟在
子輩耳大令壽四十三無子與此不合按右
軍七子玄之早卒意當是玄之卒時語
一旦夫之當作哭或作失非快雪堂作尖竟似
尖字尤非但有及塞當是酸塞或作毀按首
筆作畫以酸為正

子嵩帖

長睿云此帖亦非逸少書庚子嵩非同時人也
按子嵩逸少伯父行帖云子嵩之子則是同
時也長睿誤至謂非逸少書則不刊之論矣
語〻二字未詳劉顧作臨川亦臆決

表生帖

文衡山云此帖曾入宣和御府即書譜所載者
五璽爛然其後賻紙及內府圖書之印皆宣
和裝池故物而金書標籤又出裕陵御筆當
是真跡無疑舊藏吳興嚴震直家震直洪武
中為工部尚書嘉靖間歸錫山華中甫刻真

賞帖模搨精良出淳化上按此帖真跡今在
華亭王儼齋大司農家嘗從借觀與真賞帖
所刻不殊毛髮信真賞為有明第一佳刻也
按張彥遠右軍書記帖末尚有弟豫須遇之大
事得其書無已已二謝云秋末必來計日遲
望萬羸不知必俱不知弟往別停幾日決其
共為樂也尋分旦與江姚女和別殊當不可
言也凡五十九字真跡無之然彥遠所錄宜
不應有誤想由後半失脫耳
謝書〻〻當作一一顧作具非已還未顧以閣

本未字不出頭當是樂按真跡未字正出頭
乃閣本誤耳至到之懷劉誤作則所也張
彥遠右軍書記作吾所盡也或作無未是
想大小皆佳帖
此帖摹搨多失誤知劉顧俱作知賓可疑
書法當是扶扶或是人名故云有時嘔食也
劉顧俱作然亦可疑若作不已則點
連上字當作王若以點連下字作至則
或當是不一又不字右點多一曲俱由摹
搨有失舊作倉猝亦可疑或合二字
作覆非敘服首多一折當是一服散舊釋
俱失之厘顧云藥名門宮也又可作紙南
人呼爲側理如君告如字亦有失筆
太常帖
軍當如顧作領軍劉作鎮軍誤司州爲平
復以當是比劉顧作以非大奴以還吳以當
是已右軍書多書以爲已吾於前奉對帖已
詳之或作比誤
・司州帖
公私之望一本之下失一波泉本全得等書

當是犬古人書多以右肩上點連畫并書
如求作求之類不可一二數今楷書猶獨等
字犬傍作犭可見舊釋誤作大
帖末太宰中郎四字與本帖字形小異當是署
所與書人欵右軍帖多有如山陰張侯謝二
侯之類古人凡與人書多不書所與書人欵
其有欵者蓋偶爾今人處處有之又古人凡
與人書多以己名置所與書人之前言某人
致書於某人也今人多倒置
得里人書帖
里人當是得或誤作鄉日當是比日與下
以此爲至患字不同中字或作辭步
米切股也或作骬遐諫切脛也按帖右旁
多一折當是髀
疾患帖
此帖米云僞按筆雖稍縱然故清古與卷前諸
僞帖不同長睿謂此下節日兩帖詞筆皆有
王氏風氣殆唐人縱筆臨倣僕謂此三帖亦
猶是
想弟帖

前子嵩帖長睿以爲非逸少書此帖筆法正同
乃米老目以爲眞而長睿不加駁正何也
不果以當作復顧作役亦通然文義當是復也
或作後非言想弟必見過得暨時寫懷若不
果復來則斯欲難與臨書但有歎息耳
紹欲當是斯欲顧作期欲非以成此書當是比
成此書書既完以此一字似以故重加點別
之顧作似非

節日帖

夾雨劉誤作兩

僕可帖

長睿云廿日羲之下二帖結體雖疎詞筆皆有
王氏風氣殆是唐人縱筆臨倣非模搨也係
可耳當是僕米作餘一作深皆非

定聽帖

自疾患至此五帖皆僞元章但云已上三帖則
始終以想弟一帖爲眞矣失之

重熙書帖

此當是重熙假節鎮下邳後書先是北中郎將
荀羨有疾朝廷以郗曇爲羨軍司加散騎常侍
頃之羨徵還除曇北中郎將都督徐兖青揚
等諸軍事帖云荀侯疾患想轉佳荀侯即荀
羨也羨以疾徵還朝廷即以曇代羨右軍意
不欲之故云得勉此一役當可言也白當是
得劉顧作自非勉即免字大令阮新婦免身
得雄亦作勉末云淺見寶不見今時兵任可
處理十二字句言我淺見寶不見今時兵任
有可處之理蓋曇實爲右軍妻弟愛之甚故憂
之深後果以與賊將傅末波戰不利降建威
將軍尋卒右軍蓋憂其必敗故云如此甚可
憂也々時文義當是今時筆偶失耳顧云當
作令誤
何屺瞻云王本荀下有足下故爾堪行想不成
病耳吾至無賴行刻二行十七字按此於上
下文義不屬當是別帖語誤入此耳

二謝帖

同々當是同之下一點特重正是之也顧作同
同非知吾當是知與孫過庭書譜絲與絕倫
之妙亦作吾顧釋作春恐未是方回郗愔字
知與亦必是人名今不可考矣

元章云已上二帖眞

淳化秘閣法帖考正卷第六

淳化秘閣法帖考正卷第七

琅邪王　澍虛舟撰

天都秋水藕花居校刊

晉王羲之書二

淳化收右軍帖凡三卷獨此卷僞書頗少然亦已參半矣如初月以下四帖荀侯佳近修小園子等帖贋書亦知其僞至以智永一帖濫厠其間則又謬妄之甚者矣其他諸帖句摹失誤處十帖有九通法帖十卷句模多失而此尤甚又十七帖一卷明如日月灼然在人耳目之前尚且首尾衡決字畫淆譌如此他更何說不知侍書當年何緣草率乃爾

秋月帖

秋月帖羸疾下當是問字黃山谷以爲而字失一筆文義是矣帖殊不爾觸暑遠涉觸字甚明山谷誤作冒而以爲多一筆皆失之不ゝゝ當是不一一劉顧作不具亦非

桓公當陽帖

桓公者桓溫也晉穆帝永和十二年春以桓溫爲征討大都督督諸軍討姚襄帖所云桓公

當陽者是也溫以是年秋八月破姚襄於伊
水遂入洛方其被命半年尚未入洛而意其
必能克敵故云又當至洛也蔡公者蔡謨也
謨數議防虜甚有筭略爲國倚重以永和十
二年卒故云蔡公遂委篤也顧以蔡公爲謝
琰按琰以破苻堅功封望蔡公在孝武帝太
元八年遠出桓公至洛後又琰封望蔡公非
封蔡公決知非琰也仁祖謝尚也桓溫北平
洛陽請尚都督司州諸軍事將鎮洛陽以疾
不行故云疾更委篤也右軍有桓公至洛及
桓公摧寇罔不如志兩帖此云又當至洛則
尚未至洛當在兩帖之前也
蔡公公字上多一畫當由作書時筆偶誤或模
搨有失大觀改正處字此模正大觀誤

謝光祿帖

大觀以此合上爲一帖按此帖語勢實接上來
即非一帖亦當是一時語今年彫落可哀歎
即當今人物眇然而艱疾若此令人短氣之
意
二朝奄忽顧以上一畫重上念字下一畫作一

朝壑甚二朝奄忽者言昨夜仁祖委篤今復
光祿奄命所謂亦奄命也謝光祿未詳

徂暑帖

不〻〻當是不一一劉顧作不具非

月半帖

寬割睛三字摹搨有誤晴當是睛或作情非省
〻當是省苦施作告非帖中〻〻顧多釋作
具此帖遣不具正作具則知凡書〻〻者之
當爲一一不疑也

長素帖

一行十字當別爲一帖適行盡劉顧遂合下得
敬豫爲一帖非小大或作小大誤大佳二字
亦模失當是不甚佳也

敬豫帖

故進退於字中失一轉模搨誤也

知念帖

以居職以字中失一筆益當是益或誤作蓋
右軍書字字左規右矩然中自有龍跳虎卧之
勢此帖專謹有餘飛騰不足恐亦出代書人
手與前卷宰相安和等帖所謂楚則失矣齊

亦未爲得者也米黄二公但能鑒彼之非真而不能知此之爲僞猶是一方之見

長風帖

壯温託字左傍似言當是筆誤

此帖有褚公摹本刻吾家鬱岡帖中比之官閣本相去懸絶官閣本模搨多失真即此可見

謝生帖

此帖重見第八卷筆法一同惟在山之下八卷多一下字可歎之下八卷多不審比出二十字

初月帖

米云此下四帖皆僞山谷云四帖語不類晉人或是集書時貴人戲作行布其閒以待後之別者耳長睿云恐是著書觀其所補永禪師十字格韻與此正同

羲之ク〻施作皇耳一作皇皇皆非劉顧作皇恐亦未盡當是皇恐皇恐

時事帖

黄山谷云足下時事少可數來主人相尋以下十一行語鄙字畫亦不韻非右軍簡札灼然

不知那得濫厠阿堵中

主人劉誤作至人下官吏不東西大觀作更不東西于文義爲安此模誤言ろ當是言叙鈎模小失耳一作欲非

前從洛帖

明ろ定是明府無疑末頓首字摹誤

以上四帖米黄諸公多鑒定爲僞然與第六卷諸僞作不同前太縱横此則柔弱專謹故當別出一手耳

寒切帖

寒切劉作寒切爲是筆帶上來又鈎摹小失故有似忉耳顧作寒忉非懸情懸字鈎摹亦誤

不ミ當是不一劉顧作具非

勞弊帖

十月七日帖米以爲集成長睿云𣅜見君帖亦然蓋二帖字意皆不相屬而十月帖頗取十七帖中語厠其閒可知其僞

按長睿云足下尚停數日得告承長平未佳足下小大佳也知比得丹楊書熱日更甚期已至旦反想至七帖皆後人依倣僕謂此後唯

承足下還來已久荀侯佳僕近修小園子三
帖不問可知其僞得告承長平帖筆力短淺
餘六帖與右軍一同故當是眞卽昕見君一
帖詞語雖不屬然與十月七日帖不同彼爲
集書顯然可見此猶無據古帖多斷續不可
讀未可遽以疑此帖也
二兄當是叔兄或作甚見非或作七兄更非以
以當作信比顧作信次非二兄當是二兄前
有叔兄及從弟知此當爲二兄也劉顧作兄
亦非

皇象帖
王弇州云勿三楊用修謂勿勿非勿三也係右
軍誤然此三字甚明恐是三思之三因促還
皇象草章故促之勿三也
遠婦疾帖
遠必王謝子弟名前卷有遠頃與多小患帖後
有得遠嘉興書帖故是一人但未可深考耳
想二二當是想二一劉顧作具非
阮生帖
此是僞書與窜相安和等帖同出一手筆力縱

逸少右軍安和之度
安字鉤摹失筆
得遠嘉興書帖
此帖專謹中時露縱橫與後荀侯佳帖同是一
手僞作而米黃諸公皆未之省蓋偶失之
足下尚停數日帖
帖首云字大觀原有上一點顧誤以爲失半百
餘生一作生誤劉作里亦非顧云當是武字
言相去不過五十餘步耳而伍二字鉤摹有
失而大觀改正作甚山谷作小船或作甚恒

一作所恨皆未可定闕疑爲得不云憂卿當
是不大劉顧作不甚非
足下疾苦帖
此下三行當別是一帖舊釋以行盡誤與上合
長平帖
此帖筆力短弱骨韻猥瑣與前知念許君帖同
出一手僞作
帖中字勾模多失平患念白再凡五字皆有失
筆患云當是患苦劉顧作患者非
小大佳帖

敬和王導第三子洽也謝公嘗與右軍書敬和
栖託好佳重熙詳見六卷謝二侯三字與本
帖筆法不類當别爲一行蓋此書與謝二侯
故列款紙尾如快雪帖山陰張侯之類張彥
遠以此三字别爲一帖非也古帖凡稱人款
書法多與本帖不類米元章往往有之後擇
藥帖同此

省飛白帖

此帖筆弱語凡亦是僞帖
省字闕目大觀泉本目全泉本首行字多闕

得丹楊書帖

丹楊顧云縣名以其地多赤柳故曰丹楊友事
復行當作反事言辦事始還反便復行也顧
云當作友非遲面ㄑㄑ當是二一劉顧作面
具非

大常帖

大常謝無奕子靖也或以爲謝幼輿按鯤以卒
官後追贈太常不得云吏部僕射謝仁祖也
永和中拜尚書僕射
懸詠當是懸竦劉作懸踈非應古當是應有以行

盡故兩字連屬耳或作膺非

向亦得万書帖

備悉當是備悉大觀是也淳化傳模失筆
此與下賢室委頓帖當是一時書詞語多同筆
法亦相似万謝万也卅虎未詳

熱日更甚帖

早旦乘凉行劉作且是顧作旦非

賢室委頓帖

此與前每念長風帖有褚公模本在吾邑虞大
理玉雪家吾宗損菴先生以模入鬱岡帖中
狀貌與此同而精神筆法迥絶以官帖視唐

摹無怪張伯雨有土苴之誚
何以决尔决當是便筆偶出耳大令外甥知問
帖郗新婦更篤更字亦如此劉顧作使非乃
得友當是發或作友非安石謝太傅安字也
法劉顧俱作潘岷瞻云當是往字存疑爲可
以語張令正是以一作比非

多日不知問帖

聅一劉作聅問冣是顧作比問非一作比門尤
誤此二字鉤摹有失

期已至帖

一行十字當自爲一帖適行盡耳劉顧連下爲一帖誤

當力東帖

東治道當是治道劉顧作論非或作諳尤非帖本作無緣劉誤作吾緣省之當是省若施作告非米以當力以下爲僞則亦明以期已至十字别爲一帖矣

舍子帖

信字梟本失上一點之劉誤作欲顧作舍爲是

舍子帖顧云帖末許下猶空半字與下四紙飛白應爲一帖大觀合爲一誤耳

飛白帖

褚河南摹本墨跡合上賢室委頓六行爲一帖不惟筆法相同并今送致此四紙文義亦貫官帖誤分爲二

月末帖

遲見君君字鉤模有失

鄉里人擇藥帖

擇字鉤模有失發之與十七帖似夢中語之字正同劉施俱作簡誤十七帖致爲簡隔也嘗字草下少一折知此之非簡也莫多劉顧作莫與可疑當是公字或作有作即作可尤非

昨見君歡帖

此與上知念許君飛白等帖同是一手僞作以劉施正作昨顧作所非以一作後一作復皆通治周定是德周顧作值周非俱治當是俱治與前當力帖東治道筆法正同山谷作臨顧作諳一作謁皆非言與宏遠俱治故疾患得小差也字懐當是寫懐末筆模搨失一折

耳

承足下還來帖

元章以此帖爲子敬書東坡云足下還來一帖其後云釋智永白而云逸少書余觀其語云謹此代申唐末以後乃有此等語而書至不工乃流俗僞造永禅師書耳山谷云倘因行李願存故舊鄙語非右軍意書札亦相去遠甚是智永書之不臧者劉次莊云此帖蓋太宗取其書類右軍遂參次其間所以貴之耳太宗於草聖寂爲深妙何乃特不曉此釋智

永字耶邪子愿云行李帖智果書果字省筆乃押字劉次莊誤作智永僕謂此帖語既凡鄙字尤惡劣不但非右軍書亦斷非智永文皇書學最深豈不識字至此乃以智永忝次右軍閒耶要是王侍書草率苟於書成故不復省視耳智永智果亦不足深辨也

已字鉤摹有失予劉作别顧作早俱可通或作子於文義未合未知孑劉顧俱作智永邪子愿作智果俱未可定存疑爲得

雪候帖

吾卜患顧作吾患爲是劉作苦恐非泉本作支則又以劉釋爲正矣存疑

此帖非右軍書

宏遠帖

知遠山谷作宏遠爲是前所見君歡帖有宏遠俱治語知此之當是宏遠也而書作知竟似知故顧作知恐是鉤摹誤宏遠王粹也見嵇含傳前有遠婦疾得遠嘉興書二帖皆當是宏遠也又按草法當是頃劉釋作須則左傍應多一點顧作次於書法不合一作江亦可

通右軍江生佳帖江字亦如此

荀侯佳帖

以企惶文義當是深疾書時偶失轉筆故有似諄及淳耳安西西字作西乃俗書右軍俱作西叔當西耶得安西六日書無有作西者顧作好非好又當如長睿作明公顧作那可非盈或作遇或作里可疑ゝ疑是介顧作令非

元章目此爲僞作信然長睿云詞筆皆如初月帖按初月帖筆猶嚴謹此更流漫與後僕近

修小園子同風力故出初月下

此帖事俗語俗筆俗其僞不疑米黄諸公皆不

知君分住帖

見及何也

及與前丹楊帖及事正同皆當是反或作友非

旦反帖

修内司帖闕首行十一字不ゝゝ當是不一一

劉顧作不具非

深以自慰帖

理有火斷當是大斷匪直文義應爾書法亦的是大顧云書法當作火非ゝゝ一示問當是一

一示問顧作具示問非

晩復毒熱帖

長睿謂深以自慰晩復毒熱二帖爲唐文皇所臨所鑒良是卞永譽少司寇家藏有文皇臨毒熱帖眞蹟字形雖不甚同而筆法意態無不吻合並以佳下闕九字後尚有中令一帖及文皇示虞世南勅并世南報奏意長睿當時曾見此書故斷然目此二帖爲文皇臨也然愚意旦反想至帖亦文皇臨觀其筆法深謹與自慰毒熱兩帖絶相類無右軍龍翔鳳翥之勢亦當斷以不疑耳

何屺瞻云王本作日午毒熱想足下所苦並以夷與涼〻散帖本作言此顧作意散誤

足下家帖

此帖元章長睿皆目爲僞蓋擬末耳字縱絶右軍從無此法故斷以不疑耳僕謂此帖筆法淵潤與前旦極寒追尋傷悼等帖同惟末耳字筆法全異文義亦復不屬當由集書時有人於紙尾縱筆作此一字王侍書不之省故誤模入耳

羲之上大觀有王字

小園子帖

元章以此帖爲子敬書長睿云處動靜以下方是子敬筆前兩行乃唐人書字勢帖語與後逈殊愚按此一十五行當是三帖前三行字勢與後逈殊文義至行往希見與下不屬當是一帖中五行至餘可耳文義已盡下得華直疏又當爲一帖前兩帖皆適當行盡又筆法略相似故不復省覽誤以爲一耳要知此三帖不特非右軍亦斷非子敬蹟漫狂縱全是俗筆而目爲右軍父子汚衊罪過

〻〻處當是何公劉顧作比二非故〻當是一一言何家動靜二皆知也或作故與亦通劉作故之顧作故故皆非慶〻文義筆法皆當是慶慰下永嘉〻亦同或作至亦非及似劉作反側大觀同之反字句模有失耳顧作及比恐非華〻當是華直劉作宜非何以帖明作似或作以非未〻帖明作未得或作行非

龍保等七帖

此下七帖皆取十七帖模入而龍保帖遲見下失九字多一之字離不可帖前失一行八字誤出第五帖愛爲上之下愛爲上帖前失兩行二十一字十七帖爲右軍烜赫有名之書而首尾譌闕參錯至此其他諸帖非人所經見者舛誤更可知矣

龍保帖下忽無端增入之字與前義之白下增耳字正同亦可證僕謂耳字爲後人增入精鑒不疑也

清晏歲豐帖

安世鳳云此帖致佳乃釋之者最可笑或作有異產已可捧腹至云所使有豐一鄉是何言語况并出亦改爲使愈不可解細繹之乃所出有無一乏之也始涣然明了蓋所出者地所產也所有者非地所產而聚於此者皆無一乏之也文義草法無一牽强右軍帖如此處多有

歲豐劉顧正作歲豐施作無非所出唐模眞跡作出淳化誤作使

朱處仁帖

所在劉作何在亦通然按草法當以所爲正取荅荅字眞跡旁注故字差小淳化誤模入行耳

愛爲上帖

爲上當是爲上劉作退非是或連上行至吳作吳會或連下違離作念違離皆可通是文義當是違句模失耳霅谿堂古刻正作違或作連誤

七十大慶帖

汝即岷字領即嶺字務帖崇山峻領正作領

按十七帖一卷皆右軍眞跡所謂鳳翥鸞翔左規右矩之妙具於此見之不知王侍書當年何所見遂生去取其閒且不過此數帖已半脫誤乖舛即其存者又復句模失眞比之唐模相去千里不謂草率乃一至此可惜可怪

淳化祕閣法帖考正卷第七

淳化祕閣法帖考正卷第八

琅邪王　澍虛舟詳定
天都秋水藕花居校刊

晉王羲之書三

此卷僞書最少僅四五帖耳鉤模失誤處亦比他卷爲少

小大悉帖

長睿云此帖殊惡未云因緣不多亦近時語按此帖筆法浮滑既乏右軍勁骨而當時鉤模又極草率疑誤不成字處極多如未將字施作惟顧作惶汝海汝字黃作臨顧作諮死書書字黃作書顧作罪不可辨又以來當是比來顧作以來亥為當是實禽王略帖賊重命想必禽之為字亦如此顧作賓命多問當是牽問或作年問故不耳當是故尔耳或作不耳皆未可據以爲定

卞公陳云卞壺也

清和帖

此與七卷桓公當陽帖皆是未入洛前語云殷生數問北事勢復云何時桓公雖奉命北征尚未聞伊水之捷故數問北事云何也安西庾翼也或云謝奕按奕以從兄尚卒後乃遷安西將軍當桓宣武入洛時方表尚都督司州諸軍事決知非奕考晉書成帝咸康六年春庾亮卒以翼都督江荊司雍梁益六州軍事授安西將軍代亮鎮武昌康帝建元二年秋翼經略中原移鎮襄陽此云安西已至決當是翼也晉自度江後中原淪沒右軍深痛惜之故於庾稚恭經略中原桓宣武北征入洛切切經心屢書及之忠愛之意蓋可見矣

首行適字次行云字勾模有失三行荒字失下一橫波帖于荒字下甚字上有空知荒字刻未全也泉本正有橫波

運民帖

大觀以此合上作一帖無可據且筆法亦與上不同又以此下頃爲此七字合作一帖文義似相連屬而筆法又不同仍舊爲得

當字處搬字鉤模有誤

多日不知問帖

以小差當是比小差或作以右軍以與已通作

以顧作似非若耶觀宜當是觀望模搨有失
耳大觀改正良是乃左當是苦言病後往若
耶觀望乃苦輿上隱痛耳一作者非一日一
迄當是一日一昔言一日一夜勞復不極也
劉顧作一日一發非山字末筆疾引下當是
不二而鉤模時失之耳

鄉里人帖

鄉里人二行十五字與下文義不屬又第二行
稍短當别爲一帖名或作不非

轉佳帖

点自勞弊点字首多一折難以求泰以字左多
一點皆鉤模之誤去當是或唐孫過庭書譜
或字皆如此一作咸非

大熱帖

力不了當是力不二一劉顧作且非豕ミミ當
是義之白凡古帖一點在行中者爲疊字在
帖末者爲白字此當是白劉顧作上非

周常侍帖

常侍周孝侯處第三子札也按晉書處與子札
皆拜散騎常侍然處在未度江前其子札以

晉度江後始拜散騎常侍督石頭水陸軍事
則正在右軍時故知當是札也

吾唯辨辨帖

前四行當别爲一帖不大思下三行筆力殊縱
爽與前不同又文義不屬知當爲二帖也

得西問帖

玄度許詢也

中郎女帖

此帖筆力散緩當是僞作
生劉顧作往一作德治劉顧作泠一作論俱未

可據以爲定兩存之

發瘧帖

不乞當是不具筆駛偶異故似有字耳豕ミミ
當是義之白古帖凡帖末一點皆是白字此
承之字疾筆牵带故不可卒辨耳

腫不差帖

面近王本作面白淳化作近爲是

足下各如常帖

長睿云此帖亦唐人作比初月帖差勝愚謂此
帖韻遒筆古正當是右軍書長睿每以文從

字順者疑非右軍十七帖何嘗不文從字順
以此見疑過矣弇州云淡悶干嘔咸古字須
右軍乃解欸然
長睿云淡古淡液之淡干古干濕之干今人以
淡作痰干作乾非也
按喬仲山云干嘔帖字畫圓勁雄雅而紙亦古
知是唐初人所臨於書行空間直界成路蓋
爲久而卷舒恐致背紉絲文磨損字面故置
之書筒而秘之文三橋云喬説非是古人寶
愛名帖常以自隨王世將得索靖二十四日
帖置之衣帶中至宣和間摺痕猶在即此類
也筆法高古迥非後人所及上有南唐内合
同并集賢院印又䄄爲溪黄素箋首前後皆用
宣政内府圖書印之嘉靖間王元美得於慧
山談氏印識題跋具存此帖傳流有緒如此
其非僞作無可疑矣
力不工ゝ當是力不一　劉顧作力不具非

賢内妹帖

夂字舊釋作賢則少第一筆當是知然本帖有
知字作ㄊ或由書法各異

狼毒帖

三兩劉顧作三兩於文義爲得然右軍帖凡兩
字皆作叏此作兩則是兩也遠近清和帖又
項水兩兩字正作兩

夜來腹痛帖

修齡王胡之也亦稱司州北中郎荀羡以疾徵
還朝廷以郗曇爲荀羡軍司代羡都督徐兗
等州軍事此云重熙旦便西與別蓋將代羨
時語也

安西帖

此帖重見本卷後筆法既不相同文亦詳略各
異一帖而前後異同若此何所可據乎

濶轉久帖

長睿以卒未近緣如何非晉士語疑此帖爲僞
按此帖飛動中具肅括意定非右軍不能長
睿鑒未是
知足下常冋之當是同之劉顧作得誤

冬中感懐帖

ふゝ明是不二劉顧作具非帖末之字帶下
一點乃是白字一本無白字失之

邛竹杖帖

顧汝和云周益州名撫字道和咸和中監巴東諸軍事益州刺史永和初桓溫征蜀以撫督漢中巴西四郡軍事鎮彭模以功進爵建城縣公在州三十餘年卒

山谷云右軍與益州書凡廿許帖即今之十七帖也銓次者誤置兩卷中耳

不得執手帖

不得上絳帖有羲之頓首字悵然下亦有羲之白字

劉次莊分足下以下十二字別作一帖誤

阮郎帖

長睿云阮公故尔一帖非逸少書

阮郎未詳何人或云即陳留阮裕裕有重名為王敦主簿敦目右軍為不減阮主簿豈即其人邪阿萬當是謝萬太傅安弟也桓溫經略中原以萬為豫州刺史監司冀豫并四州軍事假節右軍以其矜豪傲物故箋與桓溫有違才易務之語此帖云阿萬守篤大灸不得力蓋是其受任北征時忽有疾也萬石此出右軍深不欲之故詞語遲回反復如此末云自以出惟須小差則所謂成事不說者耳鐵石亦未詳或云殷鐵石則是梁人決知非也

阮ㄗ字末多一折當是阮郎劉顧作阮公未是或作既月尤非ㄗ万當是阿万右軍有阿万來一昔不得眠帖當是一人顧作何万非也大灸不得力黄作大惡顧作將力皆非復助且三字鉤模皆有失大觀摹正

絳本誤以此帖合下上虞蒸濕二帖為一帖

蒸濕帖

元章云此子敬代父書長睿云非也結字殊不同詞亦與晉體愚謂詞故無異但結字不類右軍耳

病字末筆鉤模少一折羲字模誤刻下行短當失一面字

不得西問帖

此六字亦是桓溫未入洛前語

江令宅圖帖

顧汝和云劉釋作近令送此宅圖近字與下文詞意似舛而與水丘之丘字筆法正同當作

丘彥遠帖錄云今與丘山陰書借人又語丘令臨葬借輕車竊意即此丘令也右軍宅在越之蕺山今爲戒珠寺隸山陰屬非此宅圖耶

卌敍四十字并也劉誤作州前徐澄齋誤作卅水丘與帖首丘字同或亦誤作近

以上四行當自爲一帖適行盡劉次莊便合下謝生爲一帖誤

謝生在山帖

說已見第七卷不審此出下三行當別爲一帖

飛白帖

劉次莊以丘令宅圖至此四帖合爲一帖非

昨遣書帖

喜慰ミ之時行當是喜慰之亦時行劉顧連之亦二字作足下按下字草法當作[illegible]此作二則是亦字劉顧釋誤大觀ミ上失一點故施作重慰亦誤ミ日文義當是今日非緣模誤即書時偶多一折耳作令非[illegible]按書法當是公與卿小異劉顧作卿亦非帖末之下有白字一本無白字非

採菊帖

何以永日當是何以言當採菊消此永日也劉作似顧作比皆非採系當是採菊山谷作採藥謂失一筆亦非

增慨帖

增慨下筆法與前五行不同當別是一帖想示能果劉施釋作必固非顧作君亦未是疑當作示右軍行穰帖還示正如此[illegible]劉施作遲正是顧云書法當作返非[illegible]散按書法當是節散劉顧作善散亦可通

由爲帖

按此七字筆法迥與上不同亦當別爲一帖官帖正越行汝和謂由爲二字連下因上行示下不能容故耳誤也不ミ當是不一劉顧作不具非

月半帖

米云此字敬代父書長宿云帖雖晉人語字不合作蓋後人寫二王尺牘中語耳按汝帖有右軍念足下因極之至不可居處一帖詞語筆法與此正同大小異耳要之皆是僞帖

獨坐帖
果ㄊ按書法當是者舊俱釋作去亦通
安西帖
長睿云安西庾翼也翼之鎮荊州以石虎衰暴婁表請北伐康帝及朝士皆遣使譬止孫綽輩亦致書諫之則逸少所見之表殆亦論北伐事也翼之此舉朝論弗以為然故逸少亦以為常言及聞其遷襄陽乃云稚恭遂進鎮東西齊舉想剋定有期也則始雖同羣議而終以為當猶趙充國之討罕羌初是之者十

三中十五最後十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無足怪也然翼有志無年徒奮于倍之氣而乏一統之功此志士所嗟慨者
此帖已見本卷惟多說不復付送讓都督八字
如兄子帖
如兄子下當別是一帖乙劉誤作見ㄊ當是督劉合上帖俱誤作共嵩即庾子嵩遠即王弘遠
黃甘帖
三百當是三百上下各借一筆耳劉顧誤作二百舡ㄟ劉顧作船信玩其筆法當是匠字古者以使為信如云信遂不取荅言使者不取荅書也後世始以信為音信之信晉時未有此語此帖若作船信不可得則是以為音信矣恐非晉旨
尊夫人帖
米云偽帖
日五期帖
此帖格韻殊俗亦是偽作
兩快帖

万石謝萬字前阮郎帖稱阿万當即万石右軍與萬為輩行而年長於萬故或稱万石或稱阿万古人相知無間每如此桓溫經略中原以萬為豫州都督前阮郎帖云阿万守篤大灸不得力而從事已至甚無討蓋是其將往豫時適有疾也此云萬石轉差灸得力不蓋聞其病少瘉不知其果得力於灸否也兩帖詞語正相首尾
不ㄊ懷當是不去懷劉作不知誤望其〻至字似王字當由鉤模少誤〻〻當是不一一下

還具正作了則知此之當爲不一一也劉顧
亦作具非
取卿女聟帖
汝和云聟埒同于禄字書聟聓埒上俗中通下
正劉與施誤分作知耳兩字保泉本作沐大
觀同往當是腫不當是不言腫休不今何似
甚耿耿也劉顧誤作知
適欲遣書帖
元章以此帖爲智永書長睿亦以爲非逸少乃
其跋秘閣續帖又以爲真愚謂此帖圓勁古
雅定非右軍不能米黄所鑒皆臆決無據故
一人而前後互異如此
此帖又見續帖第四卷無帖尾故果之王羲之
六字
以來當是比來劉施誤合作幾〻〻 或作區區
面〻顧云疑是拜字
此郡帖
東坡云逸少謂此郡難治吾無故舍逸而就勞
當是爲懷祖所檢察耳按右軍與王述情好
不協述先爲會稽以母憂去郡右軍代述止

一弔遂不重詣述甚恨之及述都督揚徐諸
軍事撿察會稽苦急右軍疲於簡對故有無
故舍逸就勞歎恨無所復及之語蓋將辭郡
時與人道情曲如此耳非與述也長睿遂謂
逸少與藍田方隙豈復自章逋滯夫以右軍
之清真雖與述道亦復何害豈若後世之周
章回互者哉無何果辭疾去郡於父母墓前
自誓不出既已誓墓旋即辭世蓋懷祖之撿
察適以成右軍之高服食採藥登岷嶺峨眉
皆當是此後語則此一帖實右軍出處之關
淳化以殿右軍帖後大是有見
此帖傳模多誤自以常才非字失一筆大觀模
正舍逸於勞當是就勞帖誤作能劉正作就
夂人事請託米作交人顧作夏顧是小考米
作北都長睿作小却兩皆失之小明是小不
是北考明是都不是却言此郡煩劇或小都
得小差爲可耳即求分會稽爲越州之意始
終恥爲懷祖下耳自行人失辭爲時流所笑
於是始爲誓墓之文決然辭去當作此書時
意尚未決絶也未名或作未忽或作未免或

作未見皆可疑小字差字上作竹頭亦誤米
元章謂不差豪髮未之細審耳以當是頃劉
誤作須

淳化秘閣法帖考正卷第八

淳化秘閣法帖考正卷第九

琅邪王　澍虛舟詳定
天都秋水藕花居校刊

晉王獻之書一

王獻之字子敬右軍第七子起家秘書郎歷中書令卒贈侍中特進光禄大夫太宰帖目當稱東晉特進光禄大夫王獻之書

右軍書雖鳳翥龍翔實則左規右矩所以無妙不臻大令則離而二之規矩者過於專謹翔舞者過於縱逸所以右軍風流漸以澌薄

子昂得其專謹元章得其縱逸皆於大令各得一體然皆能絶詣其極所以能名一時傳後世此卷大令諸行帖風格清勁已拔子昂之髓後卷諸行草則元章底本盡露矣雖不及右軍猶堪陶鑄米趙王元美謂大令散朗多姿已逗漏李北海米元章趙文敏消息可謂善鑒

相過帖

此帖韻殊清迥自是子敬存意書米元章以為無名人僞作殆是臆決長睿亦借非獻之韻

自可賞亦以米說爲過
未嘗暫捨當是掇字施作撈殆無宊處施作寘
顧作寘潅流施作潅顧作灌既已往矣顧云
當作負然文義當是矣皆未可據以爲定闕
疑爲得

諸舍帖

以問慰情當是比問劉顧作以非

永嘉帖

此與上諸舍帖筆勢不同上適行盡劉顧合上
作一帖誤我爲還慰意下五行與永嘉四行筆
勢正同且文意相屬定當是一帖顧反分作
二帖尤誤

貫壽我當皆當是王謝子弟小字長睿云我爲者猶
表章顧虎之類或以此我爲即逸少所愛之我爲
甚可鄙笑按右軍有我爲羞不甚懸心一帖當
是一人王氏子弟多以禽名爲小字如鵝不
佳我爲還慰姊意之類賤之深正愛之甚也
已斗向發宜作當言我爲還今正當發分張傷懷
也下斗復憂懸亦同大令鴨頭丸帖二當字
皆如此書顧作嘗非

諸女帖

何日至至上至轉筆圓下至轉筆稍方上當是
至下當是慰言阮新婦以何日至至則慰姊
目下也目下之末一帖有君書二字按此帖
下當有亡失二王帖多不可讀而王侍書又
了不關意苟以成卷遂至首尾脫失不復成
章者不可勝數如七卷所收右軍龍保等帖
皆十七帖中所有焰赫在人耳目前者王著
乖離舛繆尚如此況不經見者乎以此而推
其他乖離舛繆大率類此昔人有閣帖如土
苴之論推理殆不爲過

授衣帖

長睿云授衣帖歷世所傳自爲一卷官帖中亡
其帖尾政在此耳下尚有當今可復使不萬
全不願其以多負難易得之便自可今不爲
因系耳比者悁悒當不可言當不可言獻之
死罪共四十三字官帖亡之又其間多有燥
筆及魚食處而官帖不復依本所失多矣按
長睿所見當非大觀正本僕於仁和湯懷請
小字家借得亮字不全本對校因系作因累

當不可言只作當可言無不字於當可旁各加一點言下亦加一點末死下無罪字與長睿異絳帖則與長睿同惟以因參為因參則異耳又絳帖自當今下四十三字筆法差瘦與前不同大觀則前後如一一帖而二刻互異如此果將何所為據乎

腳及可痛氣當作脚及耳痛氣言脚與耳皆有痛氣也劉顧釋作可文義不可通又可字與帖末可字長短雖不同筆法自一當以耳為正顧釋誤先大惡大字不乃為患患字俱模失政當作正正乃家諱故右軍父子多以政為正說已見第六卷

安和帖

此帖龍蛇宛轉絕有奇致決於右軍風度亦不免少漓矣蓋已開顛素之先要之自謹入縱由正入奇風會遷流自然有此然愈縱愈奇亦愈以薄矣窮必思反志古之士所以貴復其初也

體復何如當是體復何如何字筆尾少帶與如字接故有似必耳顧誤作何必誤以有佳佀

當是行有佳酒行黃諫作何酒次非作洽俱非

大觀帖尾有獻之兩字字亦微大施謂別用摹入按古帖凡作名處多有異態右軍帖中如此者不可勝舉此蓋官帖失摹非大觀移掇也

姑比日帖

此帖及下思戀歲終兩帖馮涿州家快雪帖亦模入而渾化雄厚快雪清迥各有勝處快雪當別一模本然古帖多失真即此亦可推見

獻之白一本之下無白字按古帖多以獨點遠帶下為白此帶之字連下或者不省故失之耳右軍帖帶下者多有以服散當是以已字

右軍多作以說見第六卷顧作此亦通

顧汝和云比驗張堪小字

思戀帖

奉元無復日當是奉見劉顧誤作奉兄

節過歲終帖

漸復爻帖正作先劉釋是施作爻顧作克皆非

頎餘餘帖

施云此帖前段已亡無文義可考
育與俛亦當是王謝子弟小字㥯懸字首多
一折當是筆帯上來摸者偶重耳然懸字左
傍是倒首理亦無誤

適奉帖

適奉以下四行劉次莊別爲一帖最是顧誤合
爲一

夏節近帖

再拜上文義當有獻之二字摸失之耳嘅復〻
少文義當是嘅復多少然書法却是知亦緣

勾模有誤

思戀帖

無往不至文義當是無往〻至言思戀無所不
至也至與禊帖群賢畢至書法正同唯起筆
多一小折與願餘帖懸字同皆由模失劉顧
皆釋作慰按草法慰作𢘓起亦無折仍當以
至爲長

歲盡帖

獻之亦〻憒當是惡憒言歲盡感懷貿殊惡憒
也或作忌作忘俱未是勿〻謹〻話不次勿當

是勿〻晉人多以倉皇爲勿〻筆勢偶短耳劉
作匆非匆〻乃近世語晉士無此謹〻當是
謹白法不次當是諸不具顧作匆謹拜疏不
具皆失之〻乃拜字古帖再拜多作再〻或
作行非

衛軍帖

衛軍王恢也或稱王薈按王薈以疾卒于官贈
衛將軍帖云衛軍猶未平和則薈尚未卒不
應遽稱衛軍考晉書王劭第三子恢爲右衛
將軍此稱衛軍定當是恢况下僕射正爲王

劭則衛軍爲恢無疑
冠〻〻懸企〻〻當是首劉作告非
吾家欝岡齋亦收此帖筆法與此不同字之大
小亦異當別是一模本

靜息帖

長睿云頻消息內外極生冷內外二字本行旁
注故字差小而昧者摹塡著行中非也當依
本爲勝諸帖中此例甚多如十七帖中令人
遠想慨然孔琳之帖恨〻脚中轉劇等字本
皆側注後人摹以入行殊失格體至如蘭亭

敘古本二十八行第十四行間接紙處特濶
梁舍人徐僧權於其旁著名當時謂之押縫
梁御府法書率如此而此帖僧下七權字世
人乃云僧者曾之誤因模入行中讀爲曾不
知老之將至非也考晉書逸少本傳載此叙
俱無曾字蓋可是正乃知善模帖者勿問其
黯淡注闕橫斜細大一放其本而不小異乃
不失眞矣今法帖多妄更易至以注字入行
大小既殊體不綴屬後人從而效之一行之
中洪纖頓異號子母體如第五卷僞智果書

是也每一觀之使人深慨

又云礜石深是可疑事兄考患散輙發癰散者
寒熱散之類散中益用礜石是性極熱有毒
故云深可疑也劉表在荊州與王粲登障山
見一岡不生草木粲曰此必古冢其人在世
服生礜石氣蒸出外故草木焦滅鑿看果礜
石滿塋又今洛水冬月不氷古人謂之温洛
下亦有礜石今取此石置甕中水亦不氷又
鸛伏卵以助暖氣其酷烈如此

姊性纏綿帖

施宿釋注云自姊性纏綿下載續帖第二卷右
軍部中字體一同按帖中明有獻之字其非
右軍不問可知續帖誤也又前行宜思之也
下有獻之字文義已完此兩行當別是一帖
且筆法與前不類的的無疑顧合上作一帖
誤

姊性帖兩考字皆是當或誤作常

鄱陽帖

鄱陽庾冰也冰既輔政懼權盛求出遂除都督
江荊等州軍事江州刺史鄱陽屬江州郡故

稱鄱陽也冰七子倩柔以海西公廢桓温陷
以武陵王黨殺之藴於廣州飲鴆卒希以討
桓温故城陷被誅希遁及子姪五人斬於建
康市惟友及藴諸子獲全所謂鄱陽一門歎
故至此坐視其滅盡使人悲歎者也子高未
詳

阮新婦帖

勉與免同考乃當字大令凡書當字多如此劉
顧作常誤

奉對帖

羲獻兩世皆爲郗氏婿羲之郗鑒婿獻之郗曇婿獻之以選尚新安公主遂與郗離婚此帖當是離婚後書孝武帝太元十一年獻之以吳興太守徵拜中書令遇疾請道士上章法應首過獻之云不覺餘事唯憶與郗家離婚按王謝爲江左名族獻之又名父之子乃不能以禮自守怵於富貴自絶糟糠爲終身之疚此帖云方欲與姊偕老豈謂乖別至此唯當絶氣雖未嘗不深以自訟然一誤莫反悔亦何及觀其字畫草草多失法度即當年媿

恨之意可知然猶知自訟故猶有可尚處考晉書重熙止一子名恢此帖稱方欲與姊偕老定當爲與恢書或即與妻長睿但云當是與郗家帖未之深考耳

長睿云郗氏自太尉鑒後爲江左名族其姓讀如絺繡之絺而世人以俗書郗字作郄因讀爲郤詵之郤非也郤詵乃春秋晉大夫郤縠之後郗鑒乃漢御史大夫郗慮之後姓原既異音讀迥殊後世因俗書相亂遂不復辨亦近代氏族及小學不講之故也

觸遇々暢劉作觸頬不可解或作觸額當可通觸額合歡暱也如字右闕中一筆當由鉤摹失誤後見姊姊字可證多顧作別爲是長睿作反亦通或誤作列仰作當是纏綿顧作俯仰誤者顧正作當劉誤作常

夏日帖

思道機之子楨之也小字思道多多當是奈何奈何中加一拂當帶下作點摹者失之耳顧但作奈何失之

思戀帖

奉見帖明是奉見或作奉具誤作還帖是信還顧云作還亦誤

白東帖

倉卒々當是倉卒之劉誤作今娛帖本作娛劉誤作悮不乃之不惡上失一小畫

發吳興帖

顧云徑威二字特小似以旁注摹入行者按徑威當是纏感劉顧作經感非告風疾告字差小亦旁注摹入

五王本楷書吾字与王本草書與字故當是復

一作後非故々當是云劉顧作故足亦非視
華視字左上失一點
聅遂不奉別帖
黄山谷云聅遂不奉恨深帖有秦漢篆筆中令
自言故應不同真不虛耳中令書中有相勞
苦語極佳讀之了不可解者當是牋素敗逸
遂多闕耳觀其可讀者知其尒耳米元章專
治中令書皆以意附會解說成理故似杜元
凱春秋癖耶
長睿云聅遂不奉恨深此江左世人語非子敬書

按此帖載王方慶萬歲通天進帖中爲王氏
歷世傳寶墨跡豈有僞理長睿每以辭語明
顯者爲非二王書臆决無據又此帖唐書摹墨
跡今藏　武英殿裏在京時嘗得見之不奉
下紙破碎尚有別悵二字猶存其半淳化去
之深字唐摹本作深淳化作㴱大觀承之皆
誤又通體字形雖具而精神氣骨無復十一
淳化信上甚矣
腎氣丸帖
比服服字作𦙶大觀作服當以大觀爲正齊劑
通前漢藝文志百藥齊和正作齊此書劑字
以中筆帶下當字淳化模失大觀殊楚楚也
先夜帖
此帖乃大令倣右軍筆法者故竟體有似處然
縱逸之氣故時露沿洿二字相混無別當由
模誤顧作湯酒亦臆決洿字首筆當帶上別
字來本書與刻帖行列處長短不侔故越行
中斷耳大觀正依本
玄度帖
長睿云玄度帖米以爲無名人作僕謂此真晉

人語但筆勢疎緩謂大令書則非帖云仁祖
欲請爲軍司按獻之以晉孝武太元十一年
年四十三卒上推謝尚於穆帝升平元年卒
時獻之方年十三請軍司又在升平前大令
是時纔十許歲安得已作書論時事殆是穆
帝時人僞作第十卷玄度何來遲亦此類按
世說新語注獻之卒于孝武帝太元十三年
考本傳謝安以太元十年乙酉卒獻之跡請
加禮未幾遇疾卒於官若如十三年之說則
去安之卒已三年不得云未幾遇疾卒矣當

以長睿之言爲正
玄度許恂也興公孫綽也齡即修齡王胡之也
仁祖謝尚也諸ㄨ當是吴劉作吾或作從誤
慕容帖
米云亦無名人僞按此兩帖與第七卷前右軍
諸帖當是一手僞書賴字左半鉤模小失
薄冷益部兩帖
黃山谷云薄冷以下至消息二十八字是歐陽
率更書不但得之筆法比、語氣似隋唐間人
元章云薄冷益郎並歐陽率更書

長睿云米以薄冷益部二帖爲歐陽率更書實
然但米誤以益部爲益郎耳益部者舊傳益
借陳壽所著益部耆舊傳也
寫取了字筆末引長當是寫取耳顧作了恐未
是求ㄔ、次按書法信下當有疊字劉但作
求信次非
錫大佳帖
錫大佳下兩行當别爲一帖非直文義不屬筆
勢亦小異要之亦是率更書
前告帖

此與前玄度兩帖皆一手僞書米鑒良是又鉤
模多失筆家ㄟ當是家從舊釋誤作信非直
晉人不以信爲書信之信觀其草法亦是從
不是信也德遠彳字中失一小畫所致彳字
本一重筆有飛白今分爲二永ㄱ觀其筆勢
疑當是永ㄅ失中一畫何可ㄟㄅㄙㄱ疑當
是何可與恐永問末當有闕文耳作之下今
永門恐未必是存疑爲可
欝欝帖
此左思詠史詩後以地勢使之然六句長睿云

乃後人集大令書
此帖鉤模失誤全不成字而筆力委瑣全非大
令風骨長睿目爲集大令書猶是過則之論
仲宗黃門一帖
此兩帖深謹中有游行自在之致格韻絶類右
軍當是大令倣右軍書乃大令帖中最上之
作長睿以爲亦王氏書非大令鑒未是又獻
之無子此云諸兒禍變無常當是諸從之有
禍變者
按獻之兄徽之爲黃門侍郎後獻之月餘卒此

云黃門隕背當别是一人晉書王彬傳長子彭之嗣位至黃門郎彭之爲獻之從叔或當是彭之也

外甥帖

令當是令劉作念非云當是知劉作欲非吏篤更字上多一點當是鈎模有誤

思戀帖

此帖重見本卷帖末少靜字文既少異筆法亦頗不同一帖兩刻且見本卷乃不及覺不省當年何便至此又不省歷代何以都不省覺乃傳寶至此泉本不復録此三行宜矣

此卷凡有三思戀帖第一帖雖與後二帖不同然詞意則一後二帖中字大半第一帖所有應是後人簡括第一帖僞爲之

冠軍帖

此帖重見十卷而字勢大小絶不相同燋燋可乙乙後作燋悚可言此作燋悄字書無悄字乃鈎模之誤當以悚爲正可乙當作可言劉顧作耳誤

可必不帖

此帖前有闕文三行别是一帖劉合下諸舍四行作一帖誤且第三行勢下明有空地其非一帖決矣

諸舍三帖

首行八字與後塞仰以下十八字筆勢不同當是兩帖泉本無下十八字亦有見但脱失可惜耳

淳化秘閣法帖考正卷第九

淳化祕閣法帖考正卷第十

琅邪王　澍虚舟詳定

天都秋水藕花居校刊

晉王獻之書二

前卷僞帖最少止玄度等數帖耳此卷僞者過半惟月終及尊體復何如二帖風韻與前卷同疾得損服油等三四帖倣右軍新婦鴨頭丸等帖風力圓勁爲大令真筆餘皆俗手僞書爲沿門擂黑者開先路就中鵞群一帖筆力猶鬱勁適發可觀然去子敬風流亦以遠矣

桓江州帖

自此至慶等已至十帖皆是僞書元章謂是張長史以其草法狂縱故有斯目實臆決也長睿云米以爲張長史雖未必然要非大令書也此帖亦不至惡但縱任近俗無晉世清韻耳按此十帖與第二卷張芝知汝殊愁同出一手韻濁體俗不惟非大令亦斷斷不是張長史長史雖狂縱然自有一段逸氣此殊滞下乃俗手習顛素者僞爲二王帖語耳王元美謂長史去此尚三舍恐是大令創草此元美震於其名不敢更爲異同之論耳若大令果作如此書雖兩晉低手之末亦不堪位置何緣便與右軍齊名

此與第六卷右軍適欲遣書等帖又不同彼糾繞無勁骨此猶是圓渾故當別是一手然學之不已定可沿門擂黑

長睿云張彥遠右軍帖錄有此語此亡其半上有知汝欲來下云云凡九十字亦見續帖逸少部中結字殊應模矩蓋王氏子弟臨逸少書勝此遠矣按張彥遠法書要錄所載右軍書語並無此帖大令書語中有之亦分作兩帖不省長睿所見又何云也或當別是一書邪

桓江州桓玄也或稱桓沖按沖以孝武寧康元年都督揚豫江州軍事不得專稱江州桓玄以安帝隆安四年領荊州刺史玄固求江州朝廷不能違則江州當是桓玄玄之領江州後大令之卒十有二年則此帖之僞正不待證之筆法決知非是矣

東以張彥遠作攺枋當是枋文壽承云疑借作船舫之舫東攺枋恐是當時船名言當具東攺枋三四迎汝也或作攻未詳無湖地名晉書地理志作無湖無上無草按無字即蕪蕪之無本不應有草〻乃湖字劉作御黃作仰皆非信還〻〻當是二一張彥遠正作一一顧作具非〻當是臼陳誤作自以當是比〻〻疑當是紀若顧作絕欲可疑未識字勾模有誤大抵此帖文多斷續不可曉本是僞書亦不足深辨也

張彥遠法書要錄所載與此小異攺枋下重一枋字末句比作書欲不能成之亦與帖有異同當是鉤模脫誤

疾不退帖

語同六卷說已見前而書法彼此不同如此決知僞作無疑也

此豈常下〻〻筆法當是至〻然以第六卷證之當是憂〻筆駛誤耳肌色上大觀有至字

〻當是竦或誤作踈

消息以上五行與上文義相屬當是一帖劉次莊正合爲一〻以施作頭項劉顧作頭項疑當是誤攻言恒患按劑誤攻耳

鐵石兩帖

鐵石或云是殷鐵石東坡云梁武帝使殷鐵石臨右軍書而此帖有與鐵石共書語恐非二王書字亦不甚工覽者可細辨也按右軍亦有鐵石今出求救帖皆是僞書

前兩帖〻字俱當是項二王帖凡項字俱作〻若須字便作〻左上多一點

達於當年若作達字上多一小畫若作遲字中又多一折或以上小畫爲一字作一達亦未必是存疑爲可不知〻得一散懷文義定當是邪模搨時失一小折耳作邦非

玄度帖

長睿云玄度何來遲亦似逸少語其字皆長史藏眞輩僞作或自書二王帖中語耳如第二卷知汝殊愁及藏眞長史部中諸帖一手也〻〻當是常復顧作當謂非多感下大觀多共字〻豈須言當是卿或作公非後面得〻送亦是卿也過半〻定當是半日模搨失耳

當是喻顧作吹非千帖明是一十顧云當
合作畢非所以致紀陽當是鄭陽以地名故
右從邑模搨時失一折耳泉本正有之顧作
歎陽非帖後有諸歎乃是歎也又何物近道
兩行按文義大觀模誤顧乃謂大觀改正亦
非久劉顧作貪黃誤作奕

忽動小行帖

宔字山谷作畫以為筆誤成十是也自不以為
當是自不可已竟似何則亦由筆誤岐當還
當是岐當還岐人名也岐當二字以筆駛故

亦不甚應模矩

委曲帖

委曲以下六行筆意更縱且行間亦微有空當
別為一帖為字模誤於勝常正是想顧作於
誤向達都向字失左筆但恐作但恐與第二
卷張芝帖且字同則知此上數帖與張芝帖
同為一手偽作無疑矣
元章云已上八帖大唐左衛長史張旭書

慶等已至帖

宋曹之格寶晉齋帖有子敬十二月割至帖至

慶等大軍止共三十二字董玄宰戲鴻堂帖
以為辭意相屬以置此帖之前合為一帖信
是有見至道尋去按書法當是直道劉顧作
冝誤戲鴻本作還道與至全不同此當模誤
分張乃言當是分張可言帶上張字末一折
作可字首筆古帖中往往多如此劉顧不知
此義釋作分張少言誤

以上諸偽帖書既狂怪文義又斷續不可通而
王侍書以置子敬卷首豈以此諸帖為子敬
奇絕之作耶第六卷適欲遣書等帖亦以置

右軍之首見亦如此侍書具偽莫辨雅俗不
分一至於此宜其為米王二公掊擊盡也
元章謂已上諸帖為張長史書吾於卷首已辨
之矣獨于委曲帖下書以上八帖為唐張旭
書豈以此一帖為大令耶此帖書狂韻俗與
前數帖同而帖中且字上帖但字與第二卷
張旭帖中且字如出一手不必問其他即此
一字已腳手全見矣其同為偽跡無疑

新婦服地黃湯帖

未還ㄅ尔ㄅ字可疑劉作何顧作可俱未確

絳帖亦收此帖與淳化殊不同絳本云獻之自
吾鄱陽東歸新婦遂不佳服地黃湯來眠食
尚未復常憂懸不去心阿姨所患得差否前
所論事想必及也明當與君相見耶獻之按
新婦帖有唐人摹本與淳化正同當以淳化
為正絳本所收乃是後人集大令書鄱陽東
歸集鄱陽歸鄉帖語阿姨所患得差否集阿
姨帖語明當與君相見集鴨頭丸帖語皆集
十卷大令書當是偽帖

鴨頭丸帖

此帖眞跡萬曆間藏新安吳用卿家刻餘清帖
中信是大令合作宋思陵題為右軍且為之
贊柯九思等亦未敢有異論恐俱誤

阿姨帖

按此阿姨帖及後豹奴鄱陽等八九帖皆豐潤
工穩然乏大令超軼之妙與右軍夫人平康
等帖同出一手恐亦是代書人作僕此論似
駭人意然正有見

豹奴帖

長睿云豹奴桓嗣也王氏甥故二王帖中時及
之如右軍豹奴晚不歸家之類然此豹奴此
月帖亦後人依倣

僕謂阿姨以下諸帖為一手偽作此豹奴帖筆
意充裕與前後諸帖同出一手長睿目為後
人依倣益可信鄙見之非妄矣然此數帖格
韻猶正與前桓江州等帖不同故是偽書中
合作

孫權據江東帖

此與第五卷孤不度德及董卓以來兩帖皆無
名人書蜀志諸葛亮傳中語此帖正接董卓

帖後王侍書不省以前二段為古法帖以此
一段為大令帖又於帖首妄加七月二日獻
之白七字本書魏志何得以為大令尺牘眞
不直一笑也

世字中闕一筆蓋避唐太宗諱則此帖乃唐人
所摸唐時書法極重乃亦胡亂傳寫如此王
侍書不為削奪乃列之官帖中既偽於前又
誤於後不謂古人竟亦有爾深可怪也𨒅乃
盡字章艸法故爾次莊誤作建

長睿云西連巴蜀與用武之國連武二字章草

體差相亂模者謬誤置之
其下按蜀志失主字帖末信義著於四海下諸
葛語尚未竟而忽以來之大國誠難至也八
字盡之此與帖首七月二日獻之白七字同
其謬妄如此
何屺瞻云來當作封亦臆見
鄱陽帖
散騎王敬和洽也歷散騎中書郎
疾得損帖
大令此帖乃倣右軍然英儁本色故自不乏

極熱帖
门〻手悶下兩點或連上作悶悶或連下軍字
作悶暈皆可通
患臆帖
此下四行與上極熱帖筆法既殊文義亦不相
屬當別是一帖又筆法柔滑應是偽作
按長睿以此兩帖皆近世俗言字勢亦不至佳
爲非王氏帖吾前言長睿每以辭語顯直者
爲非二王恐非定論大抵世愈降則文益多
何緣希此消息君有好藥等語便非大令耶

此論書法但當以字爲主此極熱兩帖與上
鄱陽阿姨等帖筆法氣韻皆同而此更柔滑
以此而言長睿目爲非王氏帖故當斷以不
疑耳
冠軍帖
米云此帖偽大觀以此重第九卷故不著
服油帖
長睿以不至絕艱辛也爲近世俗言非王氏帖
按此大令倣右軍書圓渾變化直擬乃父爲
大令帖中最上之作長睿不能書故不善鑒

耳
阿姑帖
阿姑帖同上豹奴鄱陽一手書〻當是知一作
欲非
舍內帖
分达當是分違右軍行至吳帖違字亦如此劉
作分連顧作分遣皆非
復面帖
此與上冠軍帖皆一手書筆直韻弱擬大令之
面貌而亡其神采信是偽作長睿以爲宋齊

人恐尚是過論
言〻按書法是居字一作首帖前有首字作〻
與此不同作居爲是末〻〻當是二一作耳
作具皆非
還此帖
米以此下兩帖爲僞按此皆大令擬右軍書得
西問帖尤是合作米鑒過也
領軍王洽也穆帝時徵拜領軍按庾亮曾爲中
領軍庾氷亦爲領軍將軍然皆在大令前此
領軍定當是洽丹揚庾和也升平中代孔嚴
爲丹揚尹和於太和初亦代王恬爲中領軍
然不應一人兩稱決知領軍非庾和也鄱陽
見前卷
故〻風當是苦風帖後疾〻字同此作在非作
者亦非亦〻得當是亦云得作足得非
得西問帖
寇復云何當是寇作寢非右軍桓公摧寇帖寇
字正如此
月終帖
此帖米以爲僞按此與前卷永嘉授衣等帖筆
法正同皆大令極矜練之作米目爲僞恐是
過
東家帖
此帖與前豹奴鄱陽同出一手
昨日諸願帖
昨字誤從目鉤模有失洽當是洽作洽誤常悪
〻故尓快〻當是常悪公故尓快快言搸之
創不差胸次常悪想公亦當快快古人文字
簡質如此顧作常念筆法不合快〻一作憒
憒亦通昨來以下當是昨來復下澄齋誤以
昨爲作次莊誤以復爲腹皆非殊〻文義當
是殊之言以昨下故殊之也筆駛有似口耳
顧云疑作口非石的九的字中少一點模搨
失耳泉本有之當以泉本爲正婁〻多當是
與得力亦緣筆駛故有似何字顧謂當作之
尤非謹〻當是謹白劉顧作謹謹亦誤
不審尊體帖
米以此帖爲羊欣書尤爲臆決此與上月終帖
皆大令合作米以前帖爲僞此竟云羊欣自
異其鑒不可解〻當是者作告作去皆非

㛐等更惡帖

此與前阿姑東家㛐等帖筆法正同長睿云亦王氏書非大令可謂至鑒

擕其長幼詣汝帖正作詣顧誤作諸大都可刂當是大都可耳前卷授衣帖兩耳字俱如此書顧作可可亦誤

鄱陽歸鄉帖

此帖重見五卷米亦以爲羊欣書按此與前不審尊體帖筆法不同而亦以爲羊欣不知何據又米於第五卷帖注云子敬而此乃云羊欣自異其鑒亦不可解

此帖與東家㛐更惡等帖大略相同此更率而滑矣定是僞書

海鹽諸舍帖

黃山谷云右軍寫經换鵞時子敬尚幼少未必能作此簡此是好事者爲之耳如貞觀初楊師道輩可作此字

元章云僞帖長睿云前輩謂此墨帖乃大令眞跡筆勢險遠如從空中數丈外擲下此非僕之所敢知也此書殊不惡但怒張狂勁無晉

諸賢韻味又帖中詞云崇虛劉道士鵞群並復歸也獻之等須向彼謝之蓋以逸少嘗書道德經換鵞山陰曇礦邨道士舉群贈之故傅會作此帖耳崇虛館乃宋明帝泰始四年建後于敬五十餘年何得已稱之又魏收釋老志太和十五年詔立道家寺於桑乾之陰名崇虛寺去晉愈遠矣其僞不疑

海盬筆法當是海監顧作海鹽按晉書地理志吳郡有海鹽縣大令父子家於會稽去海鹽近定當是也崇字鉤模有誤

敬祖帖

此帖重見五卷字亦微異

淳化秘閣法帖考正卷第十

淳化秘閣法帖考正卷第十一

琅邪王 澍虛舟著

天都秋水藕花居校刊

古今法帖考 附錄

自宋太宗刻淳化秘閣法帖天下寶之歷代以來競相傳刻遂至多不可攷或同或異或增或減大段皆本淳化而傳刻既久漸離本宗刻法懸殊精神迥別甚至有一帖而彼此互異者文義且乖書復何論彙帖之尠佳刻正爲此也今攈所知取其盛有名者彙次爲卷以便考質其所未知者闕之俟來者爲補正焉

澄清堂帖

家損菴先生筆麈云丙戌秋七月至吳江得觀同年王行孝所藏澄清堂帖十餘卷皆二王書字畫流動筆意宛然後余在翰林有貴董持一卷視董玄宰玄宰絕叫以爲奇特遂鉤摹數十行附戲鴻堂帖末無復筆意後跋以爲賀鑑手摹南唐李氏所刻按東觀餘論云世傳十七帖別本葢南唐後主李煜得唐賀知章臨寫本勒

石置澄心堂者玄宰誤以十七帖爲此帖又誤以澄心堂爲澄清堂也按邢子愿侗來禽館集澄清初不定何代本取質婁江尚書尚書以詢顧廷尉研山以爲是南唐官拓賀監手摹清潤天授品列昇元上本朝孫北海承澤閒者軒帖考亦云賀季真手摹誤處皆同玄宰

按筆麈云於同年王行孝處見澄清堂帖十餘卷閒者軒帖考云余舊見數冊丁亥又見第一第三第四三冊卷首皆有甲乙字號則澄清當是十冊損菴葢嘗見此帖驚絕奇異卷帙繁多一時不暇悉數故約而言之曰十餘卷爾

昇元帖

閒者軒帖考云南唐李後主出秘府珍藏刻帖四卷每卷後刻昇元二年三月建業文房模勒上石爲淳化閣帖之祖余止見宋人翻本上有賈秋壑印朱溫之子亦刻有貞明帖今不傳

淳化秘閣法帖

歐陽修集古錄云太宗皇帝時嘗遣使購募前賢眞蹟雜爲法帖十卷鏤板藏之每有大臣進

登二府者則賜以一本其後不賜或傳板本在御府院徃時禁中火災板焚遂不復賜或云板今在但不賜爾故人間尤以官法帖爲難得

米芾寶晉英光集云太宗皇帝留意翰墨嘗借王氏所收書以集閣帖十卷

曹士冕法帖譜系云熙陵出御府所藏歷代眞蹟命侍書王著摹刻禁中釐爲十卷各于卷尾篆書題云淳化三年壬辰歲十一月六日奉聖旨模勒上石

此以閣帖爲從眞蹟模勒

吳郡陸友仁云嘗觀褚伯秀所記江南李後主命徐鉉以所藏古今法帖入石名昇元帖此則在淳化之前當爲法帖之祖

邢侗來禽館集云昇元帖是南唐徐鉉所摹緣在淳化前故名爲祖帖余家有澄清堂帖是竪竹簾紙墨色黯澹古香拂鼻鐫手於轉使處時露鋒穎遂令逸少須麋宛然計知微亦曾見此二本以爲近昇元乃模采爲多致傷肥重

李日華云淳化帖以南唐建業文房帖爲祖而稍損益之建業帖李主重光所爲經韓宋二徐鑒定非苟然者淳化所益一二由侍書王著裁入是以長彈元章多有容擊

汪仲嘉云淳化帖即翻刻昇元帖

此又以昇元帖爲閣帖祖本

劉跂暇日記云馬傳慶說此帖本唐保大年模勒上石題云保大七年倉曹參軍王文炳模勒校對無差國朝下江南得此石淳化中太宗令將書館所有增作十卷爲板本而石本後以火斷闕人家時收得一二卷

此又以保大刻帖爲淳化祖帖按昇元帖前賢稱者不一孫北海曾見宋時翻本上有賈秋壑印保大刻帖從無及者惟劉跂暇日記有之然其言又鑿鑿可據如此載陶南村輟耕錄姑存其說以俟鑒者

大梁劉衍卿世昌云大德己亥婦翁張君錫携余同觀淳化祖石帖卷尾各有題識第一卷高平范仲淹第五卷東坡張文潛姜白石第六卷洛陽伊川老夫太學博士陳士元蘇舜欽陳題云此正祖石刻第七卷陳簡齋題云魏晉法書非人間合有自我太宗皇帝刻石寵錫下方見

不滿十數臣與義頓首謹書第八卷蘇頌張舜民第十卷太宗書淳化四年六月廿二日賜畢士安籤題云淳化祖石刻

此以淳化祖帖爲石刻

陶南村輟耕錄云今世言淳化閣帖用銀錠欀棗木板刻而以澄心堂紙李廷珪墨印故趙希鵠洞天清錄亦云用棗木板摹刻故時有銀錠紋用李廷珪墨打手揩不污然又傳仁宗嘗詔僧希白刻石于秘閣前有目錄卷尾無篆書題字所謂祖石刻者豈即此歟

王柏淳化帖記云本朝太宗皇帝天下甫定即遣使購募前賢眞蹟集爲法帖十卷鏤板于禁中然當時命王著辨精麤而著之識鑒不明眞僞莫察玉石雜糅遂爲全帖之累

汪逵淳化辨記云其本乃木刻計一百八十四板二千二百八十七行其逐段以一二三四刻於旁或刻人名或有銀錠印痕則是木裂

此以淳化爲木刻

前人言蘭亭如聚訟竊謂淳化亦猶爾觀前幅所刻言人人殊何所可據以爲定乎歐陽公去宋初不遠版之存亡已不可辨何況今日僕以臆斷竊謂太宗旣出內府所藏命侍書王著模刻更復購募前賢眞蹟命集成十卷王著識見不精眞僞莫辨遂以南唐倣書數十種參錯其間遂至玉石不分淆譌千古昧者乃云原本昇元昇元帖經韓宋二徐鑒定非苟然者決不至如王侍書草率或其閒亦有采自昇元者見者遂目昇元爲祖本耳輟耕錄所載劉衍卿祖石之說竊謂淳化本無石刻諸公誤以初搨賜本爲祖石寔則棗木本耳所謂祖石即昇元帖也帖後篆款旣云奉聖旨模勒上石諸公因之故亦以初搨爲祖石也歐陽公集古錄云太宗購募前賢眞蹟鏤板藏之王柏淳化帖記亦有鏤版中禁之語元祐中親賢宅從禁中借版墨百本分遺宮僚多木橫裂紋其爲版本的然無疑矣

黃伯思法帖刊誤云余備員秘館因彙次御府圖籍見一書函中盡一手倣書每卷題云倣書第若干各卷所有僞帖皆在焉其餘法帖中不

載者尚多並以澄心堂紙寫蓋南唐人聊爾取古人辭語自書之耳文具而字非故斯人自目為倣書蓋但録其詞而已非臨模也王著不悟其非採其名雜載眞帖閒可勝歎哉

曾宏父云閣帖其原得自江左多南唐善書者取前語以意成之非臨非模是謂倣書藏之祕閣凡數十匣明題云倣書皆用澄心堂紙與李廷珪墨悉後主在江南日所製者宣政閒劉無言輩猶及見之

米芾祕閣法帖跋云唐太宗購王逸少書使魏徵楮遂良定眞僞我太宗購古今書而使王著辨精摘定為法帖十卷其閒一手僞帖大半甚者以千字文為漢章帝張旭為王子敬俗人學智永為逸少余嘗觀侍中王貽永所收晉帖一卷內武帝王戎謝安陸雲輩法若篆籀體若飛動著皆委而弗録獨取郄愔兩行入十卷中使人慨歎

二王府帖

黃庭堅云禁中板刻古法帖十卷當時皆用歙州貢墨墨本賜羣臣元祐中親賢宅從禁中借板墨百本分遺宮僚但用潘谷墨光輝有餘不甚黯黑又多木橫裂紋士大夫不能盡別也

法帖譜系云余觀近世所謂二王府帖者蓋中原再刻石本非禁中版本也前有目録卷尾無篆書題字蓋顯然二物矣

孫北海得古閣帖八冊第六冊有紹聖三年題云御府法帖板本掌於御書院歲久板有橫裂紋魏王好書嘗從先帝借歸邸中模數百本又刻板本藏之模搨鐫刻皆用國工不復可辨北海云書法甚工張爾唯以為蔡君謨等二王者魏王也

按此則魏王府既借板墨百本又更刻一本并祖刻為二本矣

續閣帖

曾惇石刻鋪叙云續閣帖十卷元祐五年庚午祕省乞以淳化閣帖所未刋前代遺墨入石有旨從之至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辛巳八月畢工歷十一年費緡錢一十五萬乃成模寫者待詔邵彰上其事者祕書少監鄧洵武孫諤也首卷晉唐帝后書二卷三卷悉王羲之書四又羲之

暨其子操之等筆五又所書黃庭經樂毅論蘭
亭敘六又其家寶章集七乃晉索靖所書月儀
八則虞世南賀知章柳公權帖後則無名人帖
九則李懷琳書嵇叔夜絕交書末卷唐無名人
所書月儀

大觀帖

石刻鋪敘云大觀初徽宗視淳化帖石已皴裂
且王著標題多誤詔出墨跡更定彙次併武帝
一帖合於西晉武帝後擇七卷後右軍帖內誤
入智永書列在第五卷合首卷古帖三段併而

歸一及躋晉宣於晉武之上之類使先後次敘
不紊逮名臣帖亦然俾蔡京書之及卷首末刻
石太清樓下此正國朝盛時典章文物俱備視
淳化草創之始不同且當時盡出真蹟臨摹定
其舛誤非若外方但因石刻翻刊京雖驕吝字
學恐出王著右是大觀之本勝於淳化明矣

按徽宗既以淳化標題多誤出御府所藏墨
蹟命龍大淵等更定彙次今閱大觀究不能
正其紕繆別其真僞其駁正者不及十之一
仍舊者尚過十之九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安
在其爲勝淳化乎

法帖譜系云大觀中奉旨出內府真跡命龍大
淵等更定位次刻石太清樓字行稍高而先後
之次亦與淳化小異其間有數帖多寡不同標
題皆蔡京所書卷尾題云大觀三年正月一日
奉聖旨摹勒上石靖康之禍新舊二刻皆淪異
地有自榷場中來者已磨去亮字矣

此所謂亮字不全本也但磨去亮字右曲脚
以避金主亮之諱非全磨去亮字也

太清樓帖

曹士冕云淳化祕閣帖板雖禁中火灾不存而
真跡皆藏御府徽宗朝奉旨以御府所藏真跡
重刻太清樓而參入奇跡甚多其中有蘭亭者
是也因名曰太清樓帖

法帖譜系注云按大觀帖大觀太清樓帖今所
傳自有兩本而前人多混而爲一

太清樓續帖 即續閣帖

法帖譜系云徽宗既刻大觀帖十卷又以建中
靖國祕閣續帖十卷易其標題去其歲月與官
屬名銜以爲後帖又刻孫過庭書譜及真觀十

七帖總爲二十二卷爲太清樓續帖

紹興國子監帖

法帖譜系云紹興中以御府所藏淳化舊帖刻板置之國子監其首尾與淳化閣本略無少異當時御府拓者多用匱紙蓋打金銀箔者也故字畫精神極有可觀今都下亦時有舊拓者迺來碑工往往作蟬翼本且以厚紙覆板上隱然爲銀錠損以惑人第損剝非復舊本之遒勁矣

淳熙修內司帖

法帖譜系云淳熙閒奉旨刻石禁中卷帙規模悉同淳化閣本而卷尾乃楷書題云淳熙十二年乙巳歲二月十五日修內司恭奉聖旨模勒上石

淳熙祕閣續帖

石刻鋪叙云淳熙祕閣法帖十卷淳熙十二年三月被旨模勒入石皆南渡後續得晉唐遺墨首卷則鍾繇王羲之帖次則羲獻書內黃庭小楷後有臣褚遂良臨五字三卷則歐陽詢蕭瑀褚廷誨孫思邈狄仁傑張旭顏真卿七賢書四卷則明皇批荅裴耀卿等奏狀五卷李白胡英李邕白居易帖六則張九齡三相暨李紳告身七則李陽冰篆李德裕畢誠李商隱書八則懷素顏草九則高閑亞栖齊己書末卷則楊凝式并無名人帖上皆有內府圖書宣和及紹興小字印章或睿思殿印如李紳告身後有高廟親筆跋語黃庭經懷素顏草則有李主建業文房之印視今長沙所鐫筆法迥殊

以上皆官帖

臨江戲魚堂帖

法帖譜系云元祐閒劉次莊以家藏淳化閣帖十卷摹刻堂上除去卷尾篆題而增釋文

曹士冕云劉次莊摹閣帖臨江用工頗精緻且石堅至今不曾重摹獨二卷略殘缺今若得初本鋒芒未失者當在舊絳帖之次新潭帖之上然其釋文閒有謬處

陳繹曾云此帖在淳化翻刻中頗爲有骨格者澹墨搨尤佳

利州帖

法帖譜系云慶元中四川總領權安節以戲魚帖并釋文重刻石於益昌官舍權江州安德人

釋文字畫較臨江帖爲稍大

臨江重刻二王府帖

閒者軒帖考云劉次莊既橅閣帖於臨江又別刻二王府帖自述釋文之誤

以上皆臨江派

潭帖

曹士冕云淳化閣帖既頒行潭州即模刻二本謂之潭帖余嘗見其初本當與舊絳帖雁行至慶歷八年石已殘闕永州僧希白重模東坡猶嘉其有晉人風度建炎中長沙守城者以爲炮石無一存者紹興閒第三次重模失真遠矣

陳繹曾云希白模刻潭帖風韻和雅骨肉停匀但形勢俱圓頰乏峭健之氣蓋淳化之子也

按此則潭帖與長沙帖當爲兩帖舊以長沙爲即潭帖誤也

慶歷長沙帖

法帖譜系云丞相劉公沆帥潭日以淳化官帖命慧照大師希白模刻於石置之郡齋增入霜寒十七日王濛顏眞卿等諸帖而字行頗高與淳化閣本差不同逐卷各有歲月第一卷題云慶歷五年季夏慧照大師希白模勒第二卷慶歷八年重冬月慧照大師希白模勒第三卷則五年六月第四卷八年重冬月第五卷戊子歲孟冬第六卷五年季夏第七卷五年重秋月第八卷五年季夏月模勒上石第九卷八年重冬月第十卷五年重秋月每卷各有慶歷及慧照大師希白重模字不復贅録

洪邁容齋隨筆云潭州石刻法帖十卷蓋希白所鐫最爲善本程欽之待詔以元符三年帥桂林東坡自儋耳移合浦得觀其藏帖每帖各題其末第二卷云唐太宗作詩至多有庾徐風氣而世不傳獨於初學記時時見之第四卷云吳道子始見僧繇畫曰浪得名耳已而坐卧其下三日不能去庾征西初不服逸少有家雞野鶩之論後乃以爲伯英再生今覩其書乃不逮子敬遠甚止可比羊欣耳六卷云宰相安和殷生無恙宰相當是簡文帝殷生則深源也耶第八卷云希白作字自有江左風味故長沙帖比淳化待詔所模爲勝世俗不察爭訪閣本誤矣此逸少一卷尤妙庚辰七夕合浦官舍借觀第九

卷云謝安問獻之君書何如尊公答曰故自不同曰外人不爾曰人那得知此帖今藏余家石刻鋪叙云容齋隨筆謂坡仙遺墨今藏其家但二卷郤愔書第三帖何以斷當字分兩行希白善書者於此殆不可曉今長沙帖間不存希白臨摹歲月或云士人又私翻木板有紋可辨

劉丞相私第本

法帖譜系云劉丞相既刻法帖於郡齋復依倣前本刻石十卷以歸私第余頃在九江見故家所藏一本與長沙本絕相似而小異後有人跋云此先丞相私第本也疑即劉氏子弟所跋後復見一本於姑蘇與九江所見同紙墨皆與南碑不類而慶歷等題字止三兩卷有之蓋即劉氏本也

長沙碑匠家本

法帖譜系云舊傳長沙官本扃鑰不可常得碑匠家別刻一本以應求者余頃收一本與長沙古本首尾略無小異而字體小小不同疑為碑匠家本頃又藏一本凡舊刻石損闕者皆別刻數行以易之其餘却只是舊石此必碑匠所為也

長沙新刻本

法帖譜系云舊刻毀於靖康之變中興以後復刻新石其間凡遇舊刻損闕處並不復刻字亦無卷尾歲月刻手甚繆殊不足觀

長沙別本

法帖譜系云嘉定間先君帥長沙余隨侍焉時碑房中有斷石一片乃法帖第一卷尾段字行高低正與淳化帖同而絕不類古潭末後亦有淳化篆字此石實不知所從來近歲三山林伯鳳重刻于家直指為古潭帖余未敢臆斷也

三山木板本

法帖譜系云三山帥司書庫有歷代帖板本蓋好事者以長沙舊帖刊勒卷帙規模皆同今已散失不全矣嘉熙庚子脩貢帥幕尚及見之

按此則孫北海以長沙新本即三山木本蓋誤

廬陵蕭氏本

法帖譜系云右法帖十卷用十千為號崇寧五年蕭公編紀其略云皇祐中先伯父大博作邑

和州之含山得墨帖於丞相充國劉公摹刻未畢先君殿丞繼之始終六年乃獲成就迄今五十餘年刓缺大半令續完之以藏于家蓋用潭帖刻也慶元間已損失二十餘段共少三百四十餘行

蜀本

法帖譜系云余頃得一帖凡數卷于蜀中次序先後高低皆與長沙古帖同初亦疑為黔江帖今見秦氏真本則顯然二物矣大率此帖全用長沙古本模刻而字行亦間有增减處既不知所出未敢臆說姑附見於此

以上皆潭派

絳帖

王佐云宋尚書潘師旦以淳化閣帖增入別帖重模刻二十卷於絳州北紙北墨極有精神在淳化閣帖之次其石比淳化帖本又高二字

曹士冕云絳州法帖二十卷乃潘師旦用淳化帖重摹而參入別帖比今所見閣帖精神過之舜臣事力單微而自能鐫石雖井闌階砌皆徧刻無餘所以段數冣多或有長尺餘者（師旦尚[illegible]宗[illegible]國公主又名潘駙馬帖）舜臣死二子析而為二長者負官錢沒上十卷於絳州絳守重模下十卷足之（[illegible]庫東本）幼者復重模上十卷亦足成一部於是絳州有公私二本靖康兵火石並不存百年之間重模至再慶元間余官守長沙嘗見舊家有南渡初親自北方攜得舜臣原所刻本未分析時二十卷其家珍藏非得二千緡官陌不肯與人乃北紙北墨精神煥發視重所模者天淵矣

法帖譜系云歐陽公集古跋尾謂近時有尚書郎潘師旦以官帖私自模刻於家為別本以行於世而傳寫字多轉失然亦有可嘉者單炳文論絳帖至為精微頃刻石襄州有云淳化官本法帖今不復多見其次絳帖冣佳而舊本亦已難得嘗以數本較之字畫多不侔焯家所藏舊本第九卷大令書一卷第四行內面字缺右邊轉筆缺處隱然可見今本乃無右邊轉筆全不成字面下一字與第五行第七字亦不同又第七行第一字舊本乃行書止字今本乃草書心字筆法且俗以此推之今之所見多非舊本

又云余既獲見炳文絳帖辨正然後知近世所

藏二十卷多非舊物每恨未識眞本而襄州所刻第九卷大令帖亦毀於王旻之變慮其遂至湮絕曰以舊所藏本模刻於家頗傳諸好事者淳祐甲辰自霅川官滿端歸假道三衢始獲觀眞帖於滄洲毛監丞所不獨第九卷與單說正合而二十卷首尾俱全亦可謂珍玩矣且云得之金華潘氏是殆師旦之苗裔也其帖之異同大畧條列於後

帖總二十卷元無字號及段眼數目

第二卷鍾繇宣示帖第一行內報字右邊直

畫句起向左畔第二行萎字內下面夕字上畫微仰曲第五行名字右角微有一點第十行當字上三點傍有微护却在空處

已欲日帖脚下有破石紋

此卷內第一段與第三段右並闕角

第九卷大令帖正與單炳文襄州所刻石本纖微弗差故家所藏未有其比

右潘氏絳帖二十卷紙墨字畫模印皆與今人所藏本不同而第九卷顯然可見自非單公炳文表而出之亦將泯於無聞矣北方所刻諸本往往南渡後北人轉相傳模無足深怪但武岡舊刻未知始於何年亦止用新本模刻爲可恨耳

絳帖別本

王佐云絳帖十二卷第一卷孔子蒼頡秦漢魏人書第二卷晉南朝唐宋帝王書第三卷四卷晉人書第五卷六卷右軍書第七卷八卷獻之書第九卷南朝隋唐人書第十卷晉何氏衛夫人及隋唐僧人書第十一十二卷宋名賢書此刻歲久不完崇慶初高汝礪爲節度使又補完

之增入顏魯公諸帖且題於後今又不完存者五十七幅碑入晉王府不易得矣

陳繹曾云古法清勁足正王著肉勝之失然駿馬露骨又未免羸瘦之病蓋淳化之子今之學者不見古帖得此亦可寶矣惜不完也

東庫帖

法帖譜系云世傳潘氏析居法帖石分爲二其後絳州公庫乃得其一於是補刻餘帖是名東庫本第九卷之舛誤蓋始于此今好事家所藏絳帖率多此本字畫精神遒勁亦自可愛而衛

夫人一帖及宋儋帖頗多燥筆如蘭亭叙群字落筆之類此稍異於諸本其所以不及舊帖者第九卷大令書石不破闕而炳文所論三字已誤且逐卷逐段各分字號以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太平何以報願上登封書爲別此又異於舊帖也

東庫別本

法帖譜系云此帖與東庫本絕相似或是一石但庾亮帖内亮字皆無右邊轉筆蓋避逆亮諱也亦各亮字不全本

新絳本

法帖譜系云右一帖二十卷首尾規模段眼字號並同東庫本獨衛夫人宋儋二帖無燥筆又字畫較東庫本微局促墨法雖與東庫本同然實是兩石

石刻鋪叙云絳帖前後各十卷相傳潘駙馬以閣帖增損翻刊間摹淳化被百歲月於卷末然不見跋尾無自稽考編次多有不同閣以漢章帝爲首列蒼頡夏禹書於第五絳則蒼頡夏禹書爲首卷置列歷代帝王書於後帖之二卷閣摠二王帖爲五卷絳則前後帖皆有之衍而爲十且以第二卷張芝王洽書析爲第二第五卷以三卷庾亮下壹書析而爲第三第四卷古帝王帖則刪漢章帝晉宣帝明康哀簡文帝梁高帝梁簡文名臣帖則削司馬攸王劭王廞蕭子雲智永唐李邕等數帖却增入王濛羊諮書後帖一卷全刊入本朝太宗宸翰一卷末冬晚書院偶成一章則當以吳越忠懿王書作標目猶前段高宗皇帝書之類何由於謚號下花押如此是自稱於生前九卷增入張旭千文四十五

字藏真草書乃素書跋顛旭語復云顛草之趣貴在雄逸藏眞乃云其辭又非專爲此卷千文但絳初入石定爲直行閣之與鼎則爲橫碑十卷增入顏魯公王廙高閑李建中書或謂他所刊之帖皆以橫石而絳獨立石印搨之際上下字跡相聯既裁爲經冊手軸則何所考竟且匠者摹搨以通爲一碑無綴逐段橫搨何由相綴又謂紗紙紋可辨要當自有眼目嘉定間李全在山東印搨絳帖以遺要人又有自榷場貿易以來者殆古刻不存再翻新本謂即閣帖僞爲

非也岡之梅班粗率況其筆意余所見絳帖幾十覺藏眞草書筆勢皆有截斷處良由元係橫書絳刻入石遷就移作直行岡以絳為祖不敢有豪髮異乃獨此帖易直為橫兜帖紹興續刻者也亦舍絳而取法于岡是橫刊之為當矣至于以橫碑剪為直行是又偽之拙者此以岡帖或兜帖湊成其文自不甚順但今之辨帖者執此以別眞贋

北本

法帖譜系云右二十卷墨色與古本相近而第九卷大令書只同新本未知何處所刻

又一本

法帖譜系云董良史家所藏本第九卷大令書字畫亦誤獨面字有右邊轉筆異於他本且不與舊本同也

武岡舊本

法帖譜系云右二十卷不知刻於何時碑段稍長而日月光天德等字號間於行中字畫亦清勁可愛而第一卷衛夫人宋儋無枯筆第九卷大令帖諸字皆誤信乎出於新絳也

石刻鋪敘云後帖之九卷張旭書其藏眞顛草數十字橫鐫于石筆勢清勁蜿蜒立意出奇于絳之直行

武岡新本

法帖譜系云右二十卷帖即舊石也中厄於庸繆之人厭其字畫清瘦頗脩治遂失本眞其最可鄙笑者第二卷鍾繇帖再世榮名今名字已修作谷字矣且拓匠不工凡損剥處鑿痕宛然呈露而字畫模糊畧不可辨帖之繆者莫甚于此

曹士冕云武岡軍重模絳帖二十卷殊失眞且石不堅易失精神後有武臣守郡嫌其字不精采令匠者即舊畫再刻謂之洗碑遂愈不可觀其釋文尤舛誤然武岡紙類北紙今東南所見絳帖多武岡初本耳驗其殘闕處自可見

烏鎮本

法帖譜系云湖州烏鎮張氏以絳閣二帖鋟木家孰字畫差肥而極有筆意頗勝諸帖惜其間錯誤數字為假耳

福清本

福州福清縣民家有舊本板刻絳閣急就章雁塔題名四帖其刻稍精賣碑家得之往往駕名官帖以惑人但彼中匠者不善用蠟每有砑光痕可以證辨

資州本

法帖譜系云資州以新絳前十卷刻石前有目錄元刻麻石上續搨者不逮舊所得本遒勁矣

彭州本

曹士冕云彭州帖亦刻歷代法帖十卷不甚精采紙色類北紙人多以為北帖

法帖譜系云掘地得之字畫清勁頗類舊武岡而差優

蔡州本

曹士冕云上蔡臨摹絳帖上十卷雖比舊絳少下十卷而過出臨江長沙之上

木本前十卷二本

法帖譜系云甲秀陳氏藏此墨本不知所出又一本余頃獲於都下亦不知所出稍不逮甲秀所藏雖皆出於新絳然亦自是一種

以上皆絳派

黔江帖

法帖譜系云秦子明嘗以里中兒不能書為病其將兵長沙也買石摹刻僧寶月古法帖十卷舟載入黔江壁之黔江紹聖院刻石潭人湯正臣父子詳見山谷集中其卷帙之多寡次序之先後字行之長短悉同淳化閣帖其所以異者第一卷有篆書三行其次有楷書一行云降授供備庫副使充東南第八副將訓練潭州諸軍潭州駐劄秦世章家本其後又二行云長沙湯正臣重摹男仙芝靈芝鐫第二卷至八卷尾各題長沙湯正臣重摹八字却無淳化篆書及世章銜位又第八卷取卿女婿帖內第二行休字立人作兩點第二卷鍾繇宣示帖再世榮名作榮名正與戲魚帖同第九卷尾題長沙湯正臣摹勒七字第十卷題長沙湯正臣重摹男仙芝為一行

鼎帖 即武陵帖

石刻鋪叙云武陵帖二十二卷紹興十一年辛酉十月郡守張斛集祕閣法帖合潭絳臨江汝海諸帖參校有無補其遺闕以成此書後列郡

官名銜徐登甫云紹興廿一年通判趙子濬刻
法帖譜系云武陵郡齋板本較諸帖增益最多
博而不精殊無足取
董其昌云王伯谷所搨絳帖疑為澧州帖觀其
每數十行輒有武陵二字又疑為鼎帖緣閱第
一卷以宋太宗為弁跋曰太宗皇帝御筆在絳
州摹為諸帖之首復疑名曰鼎州提舉曰沅辰
判事常武為鼎州而武陵其附城邑也乃定為
鼎帖特為絳州二字所誤而世人只知有絳帖
遂誤為絳州帖耳

星鳳樓帖

陳繹曾云曹士冕摸刻工緻有餘清而不穠亞
於太清樓續帖珊瑚網云宋尚書趙彥約刻見北海又云曹尚書彥約
王氏法書苑云星鳳樓帖刻於南康軍雖以衆
刻重摸而精善不苟並無今人書

玉麟堂帖

陳繹曾云汴人吳琚居父模刻穠而不清多雜
米家筆

寶晉齋帖

閒者軒帖考云米老得謝公書及右軍破羌帖
因名其齋曰寶晉此帖乃宋曹之格摹刻卷首
標題篆書宋有曹氏家藏眞跡識以大圖書字
多元章所臨在諸帖中此為稍下

羣玉堂帖

閒者軒帖考云羣玉堂帖十卷韓侂胄刻本名
為閱古堂帖首卷南度後帝后御書二則晉隋
帖三則唐帖四則懷素千文五六九悉宋帖七
山谷帖八元章帖十則蔡君謨石曼卿帖後韓
以罪死籍帖入祕省嘉定中改今名摸刻極精
而紙墨亦妙其米帖視紹興帖英光堂帖俱勝
蓋韓之客向若水精於鑒定帖乃其手摹也

澧陽帖

法帖譜系云澧陽舊有法帖石本其後散失僅
存者右軍數帖而已
閒者軒帖考云澧陽刻帖十卷甫完即播散僅
存右軍書甚精

汝帖

閒者軒帖考云汝帖十二段大觀三年己丑八
月郡守敷陽王寀刊石置之坐嘯堂摘取諸帖
中字彙合為之每卷後有汝州印後會稽又以

汝帖重開謂之蘭亭帖

王佐云汝帖十二卷第一卷三代金石文八種第二卷秦漢三國人書十五種第三卷晉南朝帝王書第四卷魏晉九人書第五卷晉人王郗桓三氏書第六卷二王書幷洛神賦第七卷南朝十人書第八卷晉胡北朝十二人書第九卷唐三朝帝后書第十卷唐歐虞褚薛書十一卷唐李顏韓賀六臣書十二卷韓愈及五代諸國七人書其石不佳諸帖中最下者也

黃伯思東觀餘論云頃在洛中見汝刻十二卷雜取法帖續帖中所有者時載之又琅玉閒遊偽帖并以一帖省其文別爲帖語及強名者甚不能辨也此猶無害至其集古帖及碑中字爲多如以逸少帖春秋輒爲患不得北軍問遠近清和等語乃摘取北軍遠近春秋等字集爲一帖強爲王衍書以續帖中諸縣故佳字強名爲王楨之書取汝州東漢州輔碑中數字強名爲蔡中郎書取衛州魏孝文弔比干文中數行強名爲崔浩書如北齊碑便目爲溫子昇後魏碑便目爲沈法會如此者甚多且如弔比干文魏孝文作而崔浩之死在太武時乃目爲浩書其不稽古如此至若張華帖內雜以寶章集中王慈字薛稷帖中雜以法帖內子敬字皆集成之字意全不相屬如是者不可具載幸世尚多古帖極有未傳者自可刻其全篇何必區區作偽以誤後學但貽識者嗤笑耳

款識帖

閒者軒帖考云錢塘薛尚功編次幷釋起于夏而盡于漢共二十卷紹興十四年甲子郡守林師說爲鐫置公庫以片計者二十有四上代制作古法燦然對之令人意淵神曠

博古堂帖

閒者軒帖考云宋人集諸家善本爲一帖三代止周穆王壇山四字漢止蔡中郎石經論語二段晉則右軍蘭亭敘筆陣圖黃庭經樂毅論曹娥碑東方朔贊大令十三行及謝太傅書唐人則虞褚歐柳小楷顏魯公行楷書及白樂天書宋止米元章末集漢隸千文皆精工勁秀蓋宋去唐未遠名刻具在故得以集其佳勝

又云穆王吉日癸巳四字在眞定府贊皇縣山

中宋祁搜獲縣令劉莊盤取歸州權郡事李中
祐龕置廳壁政和五年取入內府

紹興米帖

紹興辛酉奉詔以米芾行草書勒石凡四卷明
時板藏內府順治初廢爲階砌今所存止一片
有半余曾見之

荔支樓帖

閒者軒帖考云陸放翁集前人筆札以嘉州石
刻之置荔支樓下又名宋法帖

鳳墅帖

閒者軒帖考云曾李卿宏父刻石鳳山書院前
帖二十卷續帖二十卷皆宋人書曾云本朝聖
君名臣眞筆目所見者刻之自成一家又於人
之賢奸各分品類自謂可以續通鑑

賜書堂帖

閒者軒帖考云宋宣獻綬刻於山陽金鄉首載
古鐘鼎款識㝡精但二王帖詮釋未盡

甲秀堂帖

閒者軒帖考云廬江李氏刻前有王顏書世多
未見後繼以宋名人書

百一帖

閒者軒帖考云王旻叟慶模刻前人謂其筆意清
遒雅有勝趣

忠義堂帖

顧炎武金石文字記云忠義堂帖皆顏魯公書
宋人所刻奉命帖移蔡帖論坐書祭姪季明文
鹿脯帖乞米帖寒食帖與蔡明遠帖廬八倉曹
帖送劉太沖帖皆有之又有送辛晃序清遠道
士同沈恭子遊虎邱寺詩末題大曆五年十二
月又有開元二年二月顏元孫告身一通乾元

元年四月顏昭甫告身一通寶應元年七月顏
惟貞贈祕書少監告身一通殷氏贈蘭陵夫人
告身一通大曆十二年八月顏眞卿刑部尚書
告身一通建中元年八月顏眞卿太子太師告
身一通後有宋至和二年蔡襄跋嘉定乙亥留
元剛刻石

世綵堂帖

閒者軒帖考云泉州知府常性於洪武四年以
淳化閣帖翻刻郡庠從閣帖祖本模刻上可追
媲潭絳宣德中取入內府如近年顧本潘本遠

不及之

馬蹄帖

陳楙仁泉南雜記云淳化閣帖十卷宋季南狩遺於泉州已而刻石瘞地中久之時出光怪櫪馬皆驚怖發之即是帖也故泉人名其帖曰馬蹄眞跡

徐澄齋以此本即爲泉帖按泉帖以宣德間取入內府不復流落人間然其搨本往往見之此帖向亦嘗見二三本石刻粗燥字畫枯瘦且石多破碎政與泉本不同當是兩刻世多目爲蘭州本

肅府帖

徐澄齋法帖考云萬歷四十三年乙卯秋八月九日溫如玉張應召奉肅藩令旨重摹上石肅世子識鋐跋云太祖分封我莊祖於甘蘭錫以宋人淳化法帖珍藏內庫至憲王恐我子孫各王府不徧及且無以公海內乃延溫張二士摹勒上石未竟而薨至于辛酉六月始竣事模勒之工先後七年新舊二本不爽毫髮

東書堂帖

閒者軒帖考云周憲王爲世子時手模上石共十卷以淳化爲主參以秘閣續帖及增入宋元人書

王元美云憲王臨池之力甚精惜其天資少遜以故粉澤有餘膚理不足蓋摹筆至使古人之跡屈而從手其于蘭亭亦然

寶賢堂帖

閒者軒帖考云晉靖王爲世子時刻石以閣絳大觀寶晉爲主而益以所藏宋元明人墨蹟凡十卷

王元美云此帖行款次第頗不俗第石理既粗而摹刻搨手俱不稱

停雲館帖

閒者軒帖考云文衡山父子皆精書學而又能自鐫刻嘉靖中摹勒舊跡及近時名筆共十二卷清勁不俗近世諸刻推此第一

停雲館帖先有四卷帖首標題乃是小字後更毀去重摹爲十二卷余向得二卷於京師被友人索去頃于張生義仲手又見一卷比之後帖爲較勝也

首卷晉唐小楷多擬越州石氏本入石越州本今在錫山秦太學元獻家雖是古搨要亦枯燥少神采停雲祖之更益板滯宜爲吾宗損菴先生之所呵也

唐荆川先生云余見停雲帖李懷琳絶交書後乃見孫氏所藏宋本則精神相去十倍書之者非有異而刻之者異也雖有善書非善刻者不能發其精神而傳於世也余見孫過庭書譜真跡亦正如此文氏父子精于摹搨又得章簡父等妙手左右之尚且不能無憾況下者乎

真賞齋帖

錫山華東沙出其所藏古蹟勒成三卷上卷鍾繇薦季直表中卷王羲之袁生帖下卷王方慶萬歲通天進帖鉤摹者爲文待詔父子刻石者爲文氏客章簡父模勒既精鐫蠟尤妙爲有明一代刻帖第一出停雲館上後以倭亂燬於火更勒一石遂有火前火後之别賞鑒家以季直表袁泰第一跋第十十一兩行倒置者爲火前本實則前後兩本無甚差别也

閣帖潘氏本

汪砢玉珊瑚網云潘允亮自摹入石

閣帖顧氏本

珊瑚網云顧從義借潘氏所藏宋本模勒上石復刻淳化法帖釋文考異最爲詳確

又云潘顧二本皆以賈似道家所藏重模而潘本瘦顧本肥

餘清齋帖

新安吳太學用卿以所藏真蹟模勒餘清齋正帖十六卷續帖八卷刻極精詳惜是板本不免猶有斧鑿痕跡

鬱岡齋帖

吾宗損菴先生所摹勒凡十卷上自鍾王下迄蘇米蒼深不及停雲而秀潤過之故當遠出戲鴻之上十卷木石各半木本今已盡損不全石猶完好

戲鴻堂帖

董思白以平生所見真跡勒成一十六卷惜刻手粗惡字字失真爲古今刻帖中第一惡札

快雪堂帖

涿州馮銓所摹凡六卷以得右軍快雪帖真跡

因以名其帖刻法秀潤故亦有名於時然乏昔人蒼深之韻

淳化祕閣法帖考正卷第十一附錄

淳化祕閣法帖考正卷第十二

瑯邪王　澍虛舟氏著

論書賸語

古人學書皆有師傳密相指授余學之五十年不過師心探索然古人之旨可得而窺又年來縱意摸古心所通會往往條疏紙尾撿括合者并錄成卷名曰論書賸語附見卷末期以就正有道云爾

執筆

執筆欲死運筆欲活指欲死腕欲活

五指相次如螺之旋緊捻密持不通一縫則五指死而腕斯活管欲碎而筆乃勁矣

作蠅頭書須平懸肘高提筆乃得寬展匠學漸大則手須漸低若至擘窠大書則須是五指緊撮筆頭手既低而腕乃高然後腕力沉勁指揮如意執筆一高則運筆無力作書不浮滑便掩沓

學歐須懸腕學褚須懸肘學顏須內鉤學柳須外擫

運筆

世人多以捻筆端正為中鋒此柳誠懸所謂筆正非中鋒也所謂中鋒者謂運鋒在筆畫之中平側偃仰惟意所使及其既定也端若引繩如此則筆鋒不倚上下不偏左右乃能八面出鋒筆至八面出鋒斯往無不當矣至以禿穎為中鋒只好隔壁聽

又世人多目禿穎為藏鋒非也歷觀唐宋碑刻無不芒鋩銛利未有以禿穎為工者所謂藏鋒即是中鋒正謂鋒藏畫中耳徐常侍作書對日照之中有黑綫此可悟藏鋒之妙

如錐畫沙如印印泥世以此語擧似沉著非也此正中鋒之謂解者以此悟中鋒思過半矣

筆折乃圓圓乃勁

勁如鐵軟如綿須知不是兩語圓中規方中矩須知不是兩筆

使盡氣力至於沉勁入骨筆乃能和和則不剛不柔變化斯出故知和者沉勁之至非軟緩之謂變者和適之至非縱逸之謂

結體欲緊用筆欲寬一頓一挫能取能舍有何不到古人處

解得頓挫斯能跌蕩指如懸槌筆如死蚓豈有是處

古釵腳不如屋漏痕屋漏痕不如百歲古藤以其漸近自然

顏魯公古釵腳屋漏痕只是自然董文敏謂是藏鋒門外漢語

釵腳漏痕從生入從熟出

東騰天潛淵之勢於豪忽之間乃能縱橫瀟灑不主故常自成變化然正須筆筆從規矩中出深謹之至奇蕩自生故知奇正兩端寔惟

一局

以正為奇故無奇不法以收為縱故無縱不擒以虛為實故斷處皆連以背為向故連處皆斷學至解得連處皆斷正正奇奇無妙不臻矣

以拔山舉鼎之力為舞女插花乃道得個和字

杜元凱言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厭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到此乃是和處

能用拙乃得巧能用柔乃得剛

用筆沉勁姿態乃出

須是字外有筆大力回旋空際盤繞如游絲如飛龍突然一落去來無跡斯能於字外出力而向背往來不可端倪矣

隔筆取勢空際用筆此不傳之妙

南唐後主撥鐙法解者殊鮮所謂撥鐙者逆筆也筆尖向裏則全勢皆逆無浮滑之病矣學者試撥鐙火可悟其法

須有不使盡筆力處

工妙之至至於如不能工方入神解此元常之所以勝右軍魏晉之所以勝唐宋也

歐多折顏多轉折須提轉須捺

結字

結字須令整齊中有參差方免字如算子之病逐字排比千體一同便不成書

作字不須豫立間架長短大小字各有體因其體勢之自然與爲消息所以能盡百物之情狀而與天地之化相肖有意整齊與有意變化皆是一方死法

純肉無骨女子之書能者矯之而過至於枯朽骨立所謂楚則失矣齊亦未爲得者也古人之書鮮有不具姿態者雖峭勁如率更遒古如魯公要其風度正自和明悅暢一涉枯朽即筋骨具而精神亡矣作字如人然筋骨血肉精神氣脉八者備而後可爲人闕其一行屍耳不欲爲行屍惟學乃免

有意求變即不能變魏晉名家無不各有法外巧妙惟其無心於變也唐人各自立家皆欲打破右軍銕圍然規格方整轉不能變此有心無心之别也然欲自然先須有意始於方整終於變化精習久之自有會通處故求魏晉之變化正須從唐始

用墨

東坡用墨如糊云須湛湛如小兒目睛乃佳古人作書未有不濃用墨者晨起即磨墨汁升許供一日之用及其用也則但取墨華而棄其渣滓所以精彩煥然經數百年而墨光如漆餘香不散也至董文敏始以畫法用墨初覺氣韻鮮妍久便黯黮無色然其著意書究未有不濃用墨者觀者未之察耳

墨須濃筆須健以健筆用濃墨斯作字有力而氣韻浮動

臨古

自運在服古臨古須有我兩者合之則雙美離之則兩傷

臨古須是無我一有我只是巳意必不能與古人相消息

習古人書必先專精一家至於信手觸筆無所不似然後可兼收並蓄淹貫衆有然非淹貫衆有亦决不能自成一家若專此一家到得

似來只爲此家所蓋枉費一生氣力

窮其源流究其變化然後作字有本不理其本但取半路𢹂攙不濟事

臨古須透一步翻一局乃適得其正古人言智過其師方名得髓此最解人語

攝天地和明之氣入指腕間方能與造化相通而盡萬物之變態然非窮極古今一步步脚踏實地積習久之至於縱橫變化無適不當必不能地負海涵獨扛百斛故知千里者跬步之積萬仞者尺寸之移

孫虔禮云學之者尚精擬之者貴似凡臨古人始必求其似久久剥換遺貌取神則相契在牝牡驪黃之外斯爲神似宋人謂顏書學褚顔之與褚絶不相似此可悟臨古之妙也

正書樂毅爲主黃庭内景洛神佐之行書蘭亭爲主聖教爭坐佐之草書十七帖爲主書譜絶交佐之

人必各自立家乃能與古人相抗魏晉迄今無有一家同者匪獨風會遷流亦緣規模自樹僕嘗說使右軍在今日亦學不得正恐爲古

人蓋也

作字

作一字須筆筆有原本乃佳一筆杜撰便不成

作書不可不通篆隷令人作書別字滿紙只緣未理其本隨俗亂寫耳通篆法則字體無差通隷法則用筆有則此入門第一正步

凡臨古人始在能取繼在能舍能取易能舍難然不能力取無由得舍

善學柳下惠莫如魯男子於此可悟舍法非拆骨還父拆肉還母何從現得清淨法身來

篆書

篆須圓中規方中矩直中繩

篆書用筆須如綿裹鐵行筆須如蚕吐絲

篆書有三要一曰圓二曰瘦三曰參差圓乃勁瘦乃腴參差乃整齊三者失其一效書耳

陽冰篆法直接斯書以其圓且勁也筆不折不圓神不清不勁能圓能勁而出之虛和不使脉與血作然後能離方遁圓各盡變化一用智巧以我意消息之即安排有跡而字如算子矣有名一代解此語者絕少所以篆法無一可觀

隸書

漢唐隸法體貌不同要皆以沉勁為本唯沉勁斯健古為不失漢人遺意結體弗論也不能沉勁無論為漢為唐都是外道

吾衍三十五舉云隸書須是方勁古拙斬釘截鐵挑拔平硬如折刀頭方是漢隸今作者不得古人之意但以弱豪描取舊碑斷闕形狀便交相驚詫以為伯喈復生豈不可笑

隸出於篆然漢人隸法變化不同有合篆者有離篆者有增篆者有減篆者為體各殊譌舛錯出須要合篆乃為正則林罕言非究於篆無由得隸此不刊之論也

楷書

晉唐小楷經宋元來千臨百模不唯妙處全無并其形狀亦失惟唐人碑刻雖經剝食而其存者去真跡僅隔一紙猶可見古人妙處從此學之上可追蹤魏晉下亦不失宋元

楷書不當布置平穩然須從平穩入

黃山谷言大字欲結密無間小字欲寬綽有餘作蠅頭細書須令筆勢紆餘跌宕有尋丈之勢乃佳觀褚公陰符經顏公麻姑記有一字局促否

行書

以楷法作行則太拘以草法作行則太縱不拘不縱蕭灑縱橫濃纖得中高下合度蘭亭聖教鬱為何遠

不徐不疾官止神行胸有成書筆無滯體行書之妙盡矣

懸鍼欲徐徐則意足而態有餘垂露欲疾疾

則力動而筆能覆逆米老言無垂不縮無往不收此兩語宣洩殆盡

草書

右軍以後無草書雖大令親炙趨庭之訓亦已非復乃翁門仭顛素已降則奔逸太過所謂驚蛇走虺勢入戶驟雨旋風聲滿堂不免永墮異趣矣孫虔禮謂子敬以下莫不鼓努爲力標置成體內不足者必外張非直世降風移之故也余論草書須以氣和平斂入規矩使一波一磔無不堅正乃爲不失右軍尺度

稍一縱逸即偭規改錯惡道岔出米老譏顛素謂但可懸之酒肆非過論也

姜白石論草書須有起有應各盡義理愚以爲此只死法耳欲斷還連似奇反正不立一法不舍一法乃能盡妙夫惟右軍必也聖乎

草書如何守正圓中規方中矩如何盡變無圓而不矩無方而不規如何用力從規矩入從規矩出如何究竟一步不離步步縱舍至於能縱舍斯謂從心不踰右軍化不可爲其底蘊不過些子顛素只此些子差所以永墮異趣

牓書

牓書須我之氣足蓋此書雖字大尋丈只如小楷乃可指揮匠意有意展拓即氣爲字所奪便書不成

牓書每一字中必有一兩筆不用力處須是安頓使簡淨令全字之勢寬然有餘乃能跌蕩盡意此正善用力處

凡作牓書不須豫結搆長短闊狹隨其字體爲之則參差錯落通體自成結搆一排比令整

齊便是俗格

凡牓書三字須中一字略小四字須中二字略小若齊一則高懸起便中間字突出矣

牓書結體宜稍長高懸則方若結體方則高懸起便匾濶而勢散矣

論古

鍾太傅書以唐摹賀捷表爲第一幽深古雅一正一偏具有法外之妙力命表模搨失真了乏勝槩季直乃是僞跡了乏賀捷勝槩不足觀也

右軍臨鍾墓田爲勝然比於賀捷十得二三耳
宣示非不古雅然鋒穎禿未屆神妙當由
模搨失真故
右軍楷書以新安吴氏所藏樂毅論爲最似柔
而剛似近而遠神清韻和使人有天際真人
想高紳學士家不全本雖名流傳有緒亦已
不囿精華矣
世俗所傳晉唐小楷實木無潤如出一手雖越
州石氏刻烜赫殆數百年究亦精華銷之無
古人撒手懸崖妙處
余得古搨洛神賦全本篆隸楷行草皆備真是
有妙畢見無美不臻次惟毘陵唐氏所藏十
三行駘宕腴潤猶有游行自在之趣賈秋壑
玉板本則神明渙散不足取則而世皆寶之
貴耳賤目吾所未喻
右軍十七帖爲草書之宗唐摹墨跡萬歷間藏
邢子愿家刻石來禽館爲有明十七帖之冠
子敬則已縱至於顛素則奔逸太過去右軍
風流益以遠矣
魏晉人書一正一偏縱橫變化了无蹊徑唐人

斂入規矩始有門法可尋魏晉風流一變盡
矣然學魏晉正須從唐入乃有門户
有唐名家各欲打破右軍鐵圍自立門户所謂
皆有聖人之一體然各能以其一體精詣其
極不似後人意滿手滑竭盡氣力無有至處
古人言虞書内含剛柔歐書外露筋骨君子藏
器以虞爲優然學虞不成不免精散肉緩不
可收拾不如學歐有墻壁可尋
虞得右軍之圓歐得右軍之卓褚得右軍之超
顔得右軍之勁柳得右軍之堅正如孔門四
科不必兼擅而各詣所長皆是尼山血嗣
學褚須知其沉勁學歐須知其跌蕩學顔須知
其變化學柳須知其娬媚
古人摹書最佳以其意不在書天機自動往往
多入神解如右軍蘭亭魯公三藁天真爛然
莫可名貌有意爲之多不能至正如李將軍
射石沒羽次日試之便不能及此有天然未
可以智力取已
虞褚離紙一寸顔柳直透紙背惟右軍恰好到
紙然必力透紙背方能離紙一寸故知虞褚

顏柳不是兩家書至筆力恰好到紙則須是天工至人巧錯天地和明之氣絪緼會萃於指腕之間乃能得之有數存焉已

右軍平生神妙一卷蘭亭宣洩殆盡聖教有蘭亭之變化無其專謹有蘭亭之朗徹無其道厚無美不臻莫可端倪其惟稧帖乎具體而微厥惟聖教從聖教學蘭亭乃有入處

歐褚自隸來顏柳從篆來

褚公書人以爲微至吾以爲沉雄非洗刷到骨盡去渣滓那得屆此清虛境界宋人以爲顏

出自褚此理可悟

褚河南書陶鑄有唐一代稍嶮勁則爲薛曜稍痛快則爲顏眞卿稍堅卓則爲柳公權稍纖媚則爲鍾紹京稍腴潤則爲呂向稍縱逸則爲魏栖梧步趨不失尺寸則爲薛稷

柳誠懸臨蘭亭無復一點右軍法此所謂善學柳下惠者也至其自書蘭亭詩則風韻滯俗不堪嚮邇矣山谷言子弟可百不能惟俗不可醫當爲深戒

敘脚漏痕之妙魏晉以來名能書者人人有之至顏魯公始爲宣洩耳匪直魏晉自秦漢來篆隸諸書未有不具此妙者學者不解此法便不成書

文至昌黎詩至子美書至魯公皆獨擅一朝之勝正以妙能變化耳世人但以沉古目之門外漢語

李北海張司直蘇武功皆原本子敬然吾謂司直勝北海以其風神澹遠爲不失山陰規格也北海惟嶽麓寺碑淵渾有風骨雲麾碑則鼓努驚奔氣質太重學之不已便入俗格至

蘇武功體肥質濁又在北海下矣

學顏公書不難於整齊難於點宕不難於沉勁難於自然以自然點宕求顏書即可得其門而入矣

爭坐一藁便可陶鑄蘇米四家及陶鑄成而四家各具一體貌了不相襲正惟其不相襲所以爲善學顏書者也若千手一同只得古人豈復有我

臨淳熙續帖魯公送劉太沖敘書後云世稱顏書者多以雄勁題目不知其變化乃爾人不

自立家不能與古人惟肖顏公能打破右軍錢圍所以能為右軍血嗣有志臨池者不可不知此語

顏公書絕變化然比於右軍猶覺有意然不始於有意安能至於無跡乃知龍跳虎卧正是規矩之至

顛素二家世稱草聖然素師清古於顛為優顛雖縱逸太甚然楷法精勁則過素師三舍矣人不精楷法如何妄意作草

唐以前書風骨內斂宋以後書精神外拓豈惟書法淳漓不同亦世運升降之所由分也惟蔡忠惠公斂才於法猶不失先民矩矱下此諸公各帶習氣去晉唐風格日以遠矣

米老天才橫軼東坡稱其超妙入神雖氣質太重不免子路初見孔子氣象然出入晉唐脫去滓穢而自成一家涪翁東坡故當俛出其下

山谷老人書多戰掣筆亦甚有習氣然超超元著比於東坡則格律清迥矣故當在東坡上

宋四家書皆出魯公而東坡得之為甚姿態艷溢得魯公之腴然喜用偃筆無古人清迥拔俗之趣在宋四家中故當小劣耳

有唐一代書格律森嚴多患方整至宋四家各以其超逸之姿破除成法蓋拓向外來而晉唐謹嚴肅括之意亡矣至趙子昂始專主二王而於子敬得之尤切閣帖第九卷字字皆子昂祖本也比於宋四家故當後來居上

子昂天材超逸不及宋四家而工夫為勝晚歲成名後困於簡對不免浮滑甚有習氣元時一代書家皆宗仰之雖鮮于困學諸公猶為

所蓋其他更不足論有明前半未改其轍文徵仲使盡平生氣力究竟為所籠罩至董思白始扶破之然自思白以至於今又成一種董家惡習矣一巨子出千臨百摹遂成宿習惟豪傑之士乃能脫盡耳

工夫粹密子昂為優天才超妙思白為勝思白雖姿態橫生然究其風力寔沉勁入骨學者不求其骨格所在但襲其形貌所以愈秀愈俗

自朴而華由厚而薄世運遷流不得不然蓋至

思白興而風會之下於斯已極末學之士幾於無所復之矣窮必思反所貴志古之士能復其本也

淳化祕閣法帖考正卷第十二附正